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二·經部·詩類

學詩詳說三十卷學詩正詁五卷 〔清〕顧廣譽撰 …… 一
讀詩考字二卷補編一卷 〔清〕程大鏞撰 …… 三九五
詩地理徵七卷 〔清〕朱右曾撰 …… 四三五
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 〔清〕陳喬樅撰 …… 五一三
毛詩多識十二卷 〔清〕多隆阿撰 …… 五六三

學詩詳說三十卷 正詁五卷

光緒三年六五三四
陝學吳大澂署檢

學詩詳說正詁序

同治紀元之四年余備兵滬上前事者豐順丁公方建議創設龍門書院以來四方髦俊之士特求夫經師人師者俾任栽培之職爲　國家豫儲楨幹之才意至遠也余亟觀厥成請於合肥相國聘當湖顧徵君訪溪先生來主講席書幣再往迺惠然肎來甫見於賓館温温靄靄充然有德之容余固巳心欽之矣比延入講舍出示課程六則其論學以性理爲宗主以經史爲根原以立品敦行爲先資以通時達權爲要務其教人則懃懇眞切因其資地之高下隨其學業之淺深而務使一歸於篤實以斲至乎有體有用之學蓋廓如也暇則出所著詩說示余曰此某四十餘年心思智力所畢萃於是者經義淵博某烏敢自信特旦暮孜孜積成此帙執而覽焉亦可驗吾學得失之徵以補前賢未備之說且以誌元明以來諸儒先之緒論之僅見於是編者蓋自兵燹而還曩所流傳於世不數數覯者今且泯然無存尚賴前日蒐輯之力以庶幾前賢闡發遺經之意不盡沒於一燼是則某之志也夫然某於是經無日不讀讀輒有所增刪其說故雖屢易稿不敢遽付之梓以俟後之人論定焉可矣余受讀一過而益傾仰先生之學先生主講甫三月遽以疾終講舍嗚呼學術之不振久矣高才之子或縈情於利祿或耽玩乎詞章卽有一二研經碩彥又復以考據穰博爲能其探本乎性情之地者蓋甚尠矣夫治性情者莫善於詩風人之義最易感人雅頌則政事之得失功德之隆污足以經緯萬端而勸懲

百世自天子以至庶士胥於是乎取資而後之儒者論說益不厭其詳已先生始名此書曰學詩求是錄及避地定海之青壘從流離播徙之餘而不廢攻苦鑽研之業山居屹屹別有會心於是易今名焉爲學詩詳說三十卷而其辯正諸家訓詁者別爲正詁五卷蓋其最後自序之意以爲讀是編者將由博而反約斯則君子深造自得之學也已由是性情治而家國可治向所期於爲　國楨幹者不將卽是而收儲才之效乎余不學重以先生疇昔之誼爰述所聞於先生者而爲之序

光緒二年冬十月年愚弟永康應寶時再拜譔

自序

廣譽之以求是錄名詩說久矣比又有味於孟子之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迺取以易吾名焉夫經之義蘊大矣深矣其歷萬古而如新者固賴有落落數大儒而凡才人學士操觚牘殫思慮以從事乎此者當其神契而無所障蔽於經指亦必有發明前人所未及者焉故汎濫而罔知折衷與堅持門戶而觝排異己者皆不可以言經而詩其尤甚者也詩之至約者何非夫子之所云思無邪乎然必逐篇以求之逐章逐句以求之久之而無邪之眞理忽焉著於吾之心目則詳說之貴也廣譽學詩垂數十年始而以傳注測經茫乎無以窺其樊籬也繼之以經衡傳注曉然有以知其黑白也今而若接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覩其形容聆其聲欬忘其詩之爲詩也雖然欲幾夫子無邪之言則存乎性情言行顯微之閒而非可以詳說盡之矣廣譽之易名詳說志反約也因倣毛公故訓傳釐爲三十卷而別出其專論字句異同者爲正詁五卷云同治三年六月平湖顧廣譽識

學詩求是錄朱序

詩之道一而已而說詩者非一端惟在彙古今化同異折衷於詩人諷勸之心先王立教之方孔子編定之指而後眞是乃出蓋自魯韓齊三家盛行於漢世雖以大小毛公之傳與其序說遠有端緒而迄不能與爭迨鄭氏諸儒踵興始崇序傳爲之申明而傳箋遂著於天下魏晉以後至唐孔氏之疏宗焉宋之歐陽公王介甫蘇潁濱呂與叔小有變通至李氏樗加詳東萊呂氏博綜諸家加以矜愼嚴氏以下多宗焉朱子初亦略同東萊後於序或從或不從率以經之辭句爲準有元以來宗焉陳氏啟源力主序與傳箋掊擊集傳并及呂嚴談漢學者稱述之而立論又爲之一變是何說詩者之紛紛也夫自朱子詩序辯說

作迄於今七百年矣而主序者多主集傳者少則序說之不可廢章章明矣而說者遂專以攻擊集傳爲能亦豈通論哉毛序間出於講師之附益故辭或不逮其意而說與他書盡合昔人已詳言之集傳之廢序誠爲太過善觀之則序說時亦賴以發明故必合毛鄭孔朱呂嚴諸家之義參以元之許氏謙明之何氏楷我　朝之朱氏鶴齡李氏光地方氏苞顧氏鎭各家論說而後詩指可明也陳氏必欲祧朱祖漢不免囿於一偏而株守集傳者往往因陋就簡流爲講章大與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相戾豈若不分漢宋求當於經之爲得乎予嘗持是意以衡量詩說而未易多覯今乃得顧君惟康焉君自弱冠後卽從事毛詩出入漢宋門戶者十餘年通其郵者又幾二十年凡四易稾成

學詩求是錄三十四卷既卒業請爲之序予披覽大概知其平心易氣頗有東萊呂氏之遺考典必極精詳析理竝窺奧窔其於詩人諷勸之心先王立教之方孔子編定之指尤反覆致意焉昔河間獻王爲實事求是之學而毛氏序傳卽出於其門允爲能求是者今之專事考據亦知以求是爲重究其所謂實者未必實而所謂是者未必是也若君之博采旁搜擇其尤善者而又多所補正於其閒其庶幾眞能求是者歟咸豐七年春二月同里朱壬林撰

學詩求是錄自序

廣譽爲學詩求是錄既成或問曰子之先序及傳箋何也曰序之淵源遠矣三家亡而毛巋然獨存眞者不可磨滅也學詩而不由序其猶瞽之無相與大毛公亨者師事荀卿氏實作詁訓傳以授小毛公萇蓋古傳注之作自周秦閒者惟此書獨傳然猶遏抑於三家者數百年及鄭箋出申明毛義難三家三家用微是皆大有功於詩教者也然則朱子何以有辯說也曰序之從來固遠顧古者口說相承久而易有所謬誤又或爲講師增益而箋疏諸家信序太過輒曲解經文以遷就之蓋自歐蘇以來早以穿鑿爲疑至朱子而埽除略盡焉然其宏綱鉅目散見於三百十一篇者不幸而幷遺捃摭者亦不少矣孔子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曰詩三百則統乎風雅頌矣雅頌之思無邪風之思亦無邪詩與春秋皆以存幾希於人心者也春秋之存心在褒貶詩之存心在美刺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而集傳概謂之淫詩且舉其聲情之近似乎淫者而亦目以淫詩此不如東萊呂氏爲得先儒謹愼之意矣然則近之專攻集傳是與曰朱子何可非也朱子之度越諸子固自有在卽以釋詩論其義理之精徵他家有之乎曰無之辭氣之通暢他家有之乎曰無之其解二南則一與大學相表裏也論擊鼓唐無衣則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義也而終風出其東門黃鳥旱麓韓奕雝諸篇竝據一人灼見爲自來說詩者所未及雖以質之百世而莫可易

者且朱子舊說見於呂氏所引其篇信大小序略與呂氏等惟其初之守也確故其後之去也堅雖序萬不可廢而懸是義以與序相參其爲固滯繳繞之藥者不已多乎或者徒於單辭隻句閒深文周內摘其短而沒其長不知其用心居何等者邪廣譽踰冠卽從事毛詩始嘗專宗集傳或專宗注疏久而知皆非自得之道經者天下之公天地萬物之理蓋無不該既名窮經則當一以經爲主不可偏有所徇偏有所徇是經之道廣而自我隘之也於是衷之毛鄭陸孔朱呂以正其端參之歐陽蘇李范嚴以究其趣博采之宋元明　國朝諸家以暢其支擇其合於經者取之違於經者去之說似可通而實乖正義者辨之或申或駁務直陳所見爲學詩求是錄三十四卷將以窺尋四始

六義之本而無失乎孔子編詩垂教之心自顧檮昧何敢遽執爲是以待世之深於詩者鑒其愚而示我周行焉耳咸豐九年秋七月平湖顧廣譽識

第 7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正内

學詩求是錄後序

廣譽曩編定詩說序之矣然猶往來於懷時有修改繇粵匪之亂展轉遷移最後至定海之青壘我生不辰逢天俾怒有甚於大雅所陳者顧以平素精力在此不忍廢棄每寇氛少遠復事訂正積前後所錄又得十之一二迺命兒輩重謄寫之而續為之序夫詩之為道大矣哉發明其要者遠有大小序近有朱子集傳序皆詩教所賴以闡明者也後有作者無能為役矣而朱子之孫鑑詩傳遺說注指此為舊序謂猶是用毛序時所作說非無據然就是序文詳之則其不盡從古序固已焯然可見且所重乎朱子者豈必拘於年之先後哉亦惟其是而已劉氏通釋與朱胡羅諸本竝以冠於集傳綱領之前良有理也又自陳氏啟源書行世解詩者率祧宋而祖漢夫漢之不可無宋猶宋之不可無漢也而必斷斷為鴻溝畫之過矣廣譽觀漢代學術近古如申韓轅三子立身具有本末雖遺書久軼就其存者蓋未嘗不以大義為先若近儒所長假借音轉之類不過得其詁訓之一端焉耳以於經文有助而前儒多未之及故頗采取焉以補其闕然或遂以蔽詩學之全而概置大義於不講則亦非漢儒之所許者已因記重訂緣起竝附所見以與世之善言詩者質之同治元年歲次壬戌重九後三日廣譽又識

顧徵君訪溪先生家傳

嗚呼正學之難明久矣莫難於奮然崛起於舉世汶汶之時而篤志不變又莫難於負經師人師之望足以提唱後學而卒能竟其所施如徵士訪溪先生有可慨焉先生姓顧氏諱廣譽字惟康自號訪溪平湖人曾祖兆颺副貢生祖光祖本生曾祖兆麒祖同祖考上達皆邑諸生妣周孺人生五子先生其第三也先生年未四十即以經學名於時屢為學使者所賞而吳縣吳姓舫侍郎兩督浙學尤重先生學行與錢唐伊君樂堯竝目為浙士之冠舉先生優行貢成均咸豐紀元

詔舉孝廉方正大吏以先生應

詔吳公實力主之故郡縣薦牘先生弗獲辭我浙自張楊園陸清獻昌明理學而後繼承絕業者甚少先生少日即篤信謹守一以楊園清獻為宗依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以治經又晨夕紬繹宋五子書身體而力行之同邑方孝廉坰早歲詩文絕流輩先生勉之以實學孝廉盡棄其所學惟先生之言是從孜孜焉窮經繕性精進不懈先生秉沈潛之質得孝廉而識解愈精孝廉具高明之資得先生而操持彌固以其底於有成先生治經自漢唐義疏以迄近代名公撰著莫不搜剔幽隱考證精密而折衷於至當其精力所萃尤在於詩今所刊學詩詳說可按也其為古文詞也由桐城而上溯震川以斟酌唐宋而原本史漢要皆自抒心得不徒規規於古人矩矱蓋其見諸書者實足以發揮道教扶植人心其他一切膚行備詳於葉徵士行狀中

不具書慨自世教陵夷士風卑靡設先生得位乘時本諸身以措諸世其治效必有可觀者即不然如胡安定之於蘇湖曹月川之於蒲霍二州師道立而善人多德教覃敷必周乎湖山數百里之境也而乃數奇不偶甫膺選舉以寇亂不獲赴召試及寇平後客居滬上今爵相合肥李公方撫吳知先生名延主江蘇昭忠錄纂修旋應永康應觀察之聘主上海龍門書院講席甫及三月遽病卒時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先是湘鄉郭中丞保奏經明行修之士數人先生與焉中丞實未識先生及聞先生歿深惜之夫命之通塞於先生亦何所加損而有心者不能不為世道慨矣往者孝廉方先生攝武義教諭僅八月以丁母憂去及選錢唐遽於履任之前二日卒同志之友

何所遭亦適相符合邪先生享年六十有八歿後鄉士大夫籲請崇祀鄉賢明年奉

旨入祠所著悔過齋文稿七卷板已燬續文稿七卷學詩詳說三十卷正詁五卷四禮榷疑八卷鄉黨圖考補正四卷劄記若干卷學詩詳說與正詁先生既歿十年同志者鳩資付梓屬余為立家傳并諸簡端余欽仰先生之學行已久雖不文而不敢辭謹著其大者如此

論曰先生生平學力及教子弟皆持之以恆不求速效其持己接物謙卑遜順出於至誠雖與子弟言亦常若欿然不自是嘗謂學問之道實無窮盡吾就力所能為者為之而已此可見先生為學之本而有志之士所當奉為圭臬者也

光緒三年春清明後一日教弟馬承昭拜譔時年七十有三

學詩詳說卷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國風

周南召南

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氏箋先王斥大王王季孔氏穎達疏謂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龜山楊氏時謂儀禮大合樂爲歌周南召南儀禮之作正在周公之世如前說是以聖人自居乃以賢人待召公周公豈肎爲之最允朱子詩序辯說以先王卽文王案蘇氏轍詩集傳（以後只稱蘇氏諸家放此）曰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又李氏樗詩集解（後亦只稱李氏）曰召南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卽文王非大王王季此朱子所本嘗爲定說　洪氏邁容齋隨筆曰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案此說甚有理

周南召南分屬以地爲主不以人爲主朱子用蘇氏李氏義旣得其大矣李氏又述楊氏說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也當時周召分陝故以其詩繫之申以爲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如江漢汝墳卽陝之東也如江沱卽陝之西也故詩有周南召南之辨案二南所以分兼此乃盡黃氏櫄集解疑文王時無分陝事不知李氏明屬之武王其意以大師編詩始以後所分之地繫之於事理正合然所云陝東西者除周境內言之也故周人所作盡入周南而召南皆諸侯詩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召分陝而治北界河雒南入楚塞以陝州爲中綫而兩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可知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也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皆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襄順慶保寧是已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漕沔也汝墳言汝旁則今之潁州也而皆繫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案一統志河南陝州有陝原在州西南亦名陝陌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陝有陝陌注博物記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王所謂中綫兩分者以此說與楊李義相發明

大略近之

周南

鄭譜周屬右扶風美陽縣朱子集傳在鳳翔府岐山縣一統志今因朱制不改而漢美陽縣兼有今扶風縣之地

關雎

疏無大小序之別陸氏德明釋文載舊說云起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衞敬仲所作今謂此序只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意亦與疏同但能先列前儒成說始出己意較得矜慎之道成氏伯璵毛詩指說又謂關雎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粲昭明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案如陸孔意是序無所謂大小也如成氏意是關雎序爲大衆篇序爲小也與舊說不同然舊說有所自來何可盡沒第亦有未安者大序爲總論詩綱領何以關雎麟趾之化云云專論二南是以關雎至末云云又專論關雎篇也朱子作辯說斷自詩者志之所之也爲大序其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教以化之下徑接然則關雎麟趾訖末以與三百一十篇序竝爲小序實視舊說益爲允當

朱子小序辯說謂詩雖若專美后妃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因引曾氏鞏所以然者本於文王躬化之說此足補序所未及又

詳序所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則固兼有此義但未若集傳之直揭斯指耳

朱子釋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曰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案疏以五句平列得此義方貫穿

大序之論正風雅也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善矣其論變風雅也一歸之國史則是舉其委而未溯其原蓋必先王立爲之制不論美刺概許上陳以爲世之戒勸而後國史得以守其官職采而存之若先王本無是制國史亦何由吟詠以風其上而通行於天下乎集傳足以補其所不及

序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附會論語文而失其義箋又以哀爲衷之誤亦詰屈難曉辯說出昭然若發矇矣嚴氏粲詩緝曰所謂不淫其色哀窈窕皆非詩旨蔣氏悌生(著五經蠡測)曰序惟以哀樂淫傷分爲四段誠爲紕繆其餘非孔子之徒不能作

箋取興之失歐陽氏既駁之宋張氏綱(見華陽集經筵詩講義)亦曰說者以關雎爲后妃之況以文義考之當況淑女而不當況后妃也

其以好逑爲和好衆妾之怨亦非至本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釋此詩義不可易張氏又曰后妃求淑女說者止稱其無妒忌
之行此未足盡關雎之義蓋治外者求人才治內者求淑女惟
文王得多士而立政於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於內則由閨門
而達之朝廷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濟大業而卜世卜年之
永者其基固由於此李氏光地詩所（後稱安溪李氏）曰雎鳩摯而有別
以興淑女之貞一幽靜欲得之以爲君子之善助嬪御以下皆
所以助君子者也與公侯好仇同后妃無妒害之德極誠求之
切可以章文王刑于之化方氏苞詩集傳補正（後只稱方氏）亦曰朱
子以君子好逑非衆嬪御所可當故改爲宮人思后妃而作禮
王后以下曰夫人曰嬪曰婦曰御妻蓋進御於君則有相配之
義焉以嬪御爲君子之好逑正足以見君子和敬之德三說申
明箋義甚精蓋此與樛木螽斯事有大小之殊彼二詩主言不
妒忌一節而已此則欲其補己之不逮以相與佐成君子之德
故列葛覃卷耳之前
匡衡傳齊詩者一則曰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
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再則曰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亦謂
后妃前漢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辭瓚以爲魯詩後漢明
帝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人君退朝入
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並以淑
女指后妃知三家無正風雅通作刺詩固謬而解淑女爲后妃
正與毛合蓋所謂詩始關雎者實出孔子經之本義定於一而

其用則廣也
此詩毛氏序傳與箋異如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
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又
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又
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明以后妃
爲淑女義固正大而於此章之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有難通者
集傳謂是宮人求后妃語類又謂文王求后妃均有未安程子
則謂后妃非指人言爲呂氏祖謙讀詩記（後稱呂氏或稱呂記）所本然葛
覃卷耳皆謂大姒不應此詩獨異且誰求之而誰思之其實必
有所屬仍與上二說不遠究亦未安故箋說淑女指三夫人以
下其義爲允但其以關雎興后妃殊於全詩不貫且如鄭意是
以大姒之心爲大姒之辭不應有贊美大姒語也
傳雎鳩王雎本爾雅釋鳥又云鳥摯而有別疏引郭氏注云鵰
類江東呼之爲鶚陸氏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大小如鴟幽州
人謂之鷲又引楊氏許氏皆曰白鷢案釋鳥又曰鷢白鷢郭注
似鷹尾上白則白鷢與雎鳩有辨邵氏晉涵正義謂鶚鳥鳴緩
而和順與白鷢相似而色蒼非即白鷢允矣集傳亦本毛說云
狀類鳧鷖則出於鄭氏樵與舊說未合凡詁經有本義左傳雎
鳩氏司馬也杜氏注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此取其鷙也
詩關關雎鳩取其有別無取其鷙故箋曰摯之言至也王雎雌
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乃詩之本義也集傳因以爲和樂而恭敬
之喻則又取興之精義也

傳既云窈窕幽閒下又足以貞專集傳亦足以貞靜指其德之實也二字雙聲合之爲義當兼內外揚氏雄謂善心善容可也分屬則非箋以爲深宮形容失之愈遠淑故窈窕窈窕正以成其淑坤順之德如此天資之美也抑亦有學問之助焉

荇菜傳箋作賦謂后妃共之以事宗廟呂氏從程子作興謂取后妃所有事宗廟之物以興集傳直言興而已案詩之言采荇猶夫人之采蘩大夫妻之采蘋傳箋爲得莊重之體左右箋本釋詁訓助爲長

李氏范氏處義詩補傳嚴氏俱謂必得左右之人以求荇菜故后妃寤寐以求之下章亦謂后妃以琴瑟鍾鼓友樂左右蓋欲兼取傳箋之義其意甚善但揆之經文終欠自然未敢從也

方氏謂芼訓熟而薦之於左右義不相應當從傳訓擇蓋既廣采之而又擇取其美也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又謂詩芼字亦作覒說文云覒擇也玉篇亦云擇也引詩左右覒之古字多借用芼乃覒之借耳兩說相須乃足　語類或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傳安以琴瑟友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其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案荇菜之流采當以祭言琴瑟之友鍾鼓之樂不當以祭言孫氏毓謂豈得以祭祀之樂友樂淑女良有理也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程子猶沿舊義集傳論語集注始正其誤而集注之解尤精[illegible]　曰過於樂則淫過於哀則傷后妃求媵妾之賢而未得則憂而至於輾轉反側哀而不傷也既得之則樂之以琴瑟鍾鼓樂而不淫也案此與集注求后妃之義有別而以二三章分屬兩句則皆得之

鄭氏更定爲五章毛公故言作三章案求之不得四句別爲一章於文勢未安故後儒並從毛本

葛覃

呂氏枏詩說（後稱高陵呂氏）曰知稼穡之艱難王者之本也知蠶葛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各得其本而天下治矣刈濩澣濯后妃親執之乎曰雖有贊勞不害其爲親執也

呂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見序稱后妃之本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案呂氏從序而不諱其失乃讀詩要法

由葛覃而莫莫以至刈濩爲絺綌總見葛不易成之意其及黃鳥之飛鳴者嚴氏所謂先時感事抑亦因以紀物候見長就之非一時焉爾傳以葛覃爲興蓋即事起興非取義也箋申之甚鑿歐陽氏已加駁正

服之無斁之服箋云整也陳氏鵬飛易之云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倦之心李氏亦謂服之無有厭斁即序所謂躬儉節用陳氏啟源以儉見於下章澣濯箋義爲優案上云爲絺爲綌女功之事已完此當如陳李之解言不惟爲之勤而又服之久方與

序合禮記緇衣引此作服之無射正是衣服之義傳於此無文
未必同箋服之訓整雖本釋言以注葛履則允以詮葛覃則非
也
傳引魯語古者王后織玄紞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見自王后
以及庶士妻皆勤女功也女功有蠶事有麻事有葛事蠶爲重
麻葛次之於時周禮未制大姒公侯夫人婦德婦功之盛蓋勤
及葛事矣故詩云然亦舉葛以見蠶績也箋謂女在父母家未
知所適故習絺綌以附會序說失之陸氏佃曰后妃親蠶以勸
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其義爲允
言之訓我雖本釋詁經傳罕覯且此下明有兩我字果即指我
奚必變文曰言邪又如傳箋解宜云師氏告我而云我告師氏

語勢亦倒諸家竝從蘇氏說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當矣
其以告歸爲教告以適人之道則因序謂在父母家故耳
方氏曰禮經止載后夫人躬桑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躬
執所以內事治而女教章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夫
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人將命者所以養廉恥而禁狎暱也妻
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於君
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爲起化於微渺者其意深矣此論扶
詩之精
何氏楷世本古義王氏安石(後只稱王氏)曰有天地此有男女豈以
女子而可無教乎古者設師傅保姆之官以教王六宮故葛覃
之有師氏宋姬之待傅姆民閒之有女師主女教也以今觀祭
祀賓客之禮琴瑟鐘鼓之樂房中之詩彤史之書非學何以能
之此古者后妃夫人所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
汙澣私衣之義傳合之而箋析之疏各爲說而意在主鄭案箋
義近是但釋害澣害否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
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疏謂私服公衣皆悉澣之則與
文勢未合集傳云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汙而澣其禮服之衣乎
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如此義方周盡呂氏嚴氏同之
蓋私者褻衣在夏則絺綌是已衣者禮服不皆可澣鞠展褖當
澣三翟則否內司服鄭注禕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
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
亦以燕居侯伯之夫人揄翟唯二王後禕衣此論其概耳王后

夫人以禮見君固服展衣若天子諸侯冕而親迎王后必服禕
衣侯伯夫人必服揄翟矣準此於歸寧疑亦有宜用三翟者與
其褻衣夏時一以絺綌故詩首及之
疏論歸寧禮詳密惠氏周惕詩說謂歸安父母所謂無父母詒
罹者也左氏傳以杞伯姬來爲歸寧之說非是毛傳因左氏誤
陳氏奐詩毛氏傳疏(後只稱陳氏疏)謂古者后夫人廟見使大夫寧有
寧父母禮無歸寧父母禮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
有此蒙案天子諸侯昏禮亾所可據者經傳文耳此經言歸寧
父母是殷時夫人有歸寧明證也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左傳曰歸寧也凡諸侯之禮歸寧曰來是周時夫人有歸寧明
證也舍此自爲說者非蒙所敢從又此疏引襄十二年傳楚子

庚聘秦爲夫人寧云是父母没不得歸寧而左傳疏則云昭元年秦鍼奔晉其母猶在蓋父没母存亦使卿寧彼疏正與此疏相足故傳自杞伯姬及僖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宣五年子叔姬來外無歸寧之文伯姬歸宋穆姜故在不云歸寧也

卷耳

求賢然後能審官而求賢又不可以不審官求賢者廣搜博訪在寘之先審官者因材器使當寘之始陟彼崔嵬二句臣下之勤勞也能燕勞之乃爲眞知然特輔佐君子而已非后妃親其事也以此朝夕思念至於憂勤是爲后妃之志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在后妃之賢不待言爲學者言之也

古序說有師承傳釋寘彼周行與春秋襄十五年左氏傳合故後儒多從之辯說以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宜施於臣下首章我爲后妃後章我爲使臣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朱氏鶴齡毛詩通義謂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嗟我懷人之我我文王也我馬虺隤之我我使臣也是文王親暱使臣非后妃親之暱之也文王親暱使臣故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暱文王故可以我文王胡氏承珙毛詩後箋亦謂首章嗟我懷人之我卽是我其君下三章我字則以鄭所分爲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竝見可無疑於是詩案后妃覩君子之事爲己之事其云嗟我懷人者似是后妃自我故序旣云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傳所謂思君子官賢人寘周之列位二章箋則不復以是深憂思也疏皆謂后妃所懷然詩人立言有章而寘之酌之又皆文王之事則朱胡二說近得之蓋有鑒於辯說而云然也

藍田呂氏釋首章下二句云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引大東詩行彼周行爲證固與下文一貫第后妃旣以體羣臣爲心似統言官人爲是下乃就勤勞之甚者言之耳且所解正合左傳可無更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此則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皇華遣使臣采薇遣戍役出車勞還帥此則曰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至誠惻怛周南與大小雅之言如出一口志合道同在文王爲刑于寡妻在后妃爲輔佐君子也

風詩言近指遠此第曰陟彼崔嵬而已箋卽云臣以兵役之事行出如采薇兵也皇華役也曰我姑酌彼金罍而已箋卽云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疏申之甚明此鄭氏之達於風體也

樛木

傳南南土箋南土謂荊揚之域陸氏奎勛陸堂詩學曰豈岐豐獨無南境乎玩其音節蓋亦房中歌曲時氏樞同邑人著有詩經說志未刊曰南者陽方草木就陽則榮茂故詩以南土釋之朱子謂爲南山者亦此意也詩與荊揚絕不相涉

傳箋以下竝以君子指文王集傳獨指后妃朱氏睦㮮詩故謂三百篇未有以君子稱后妃者仍以須文王爲是戴氏震補注

亦謂恐君子之稱不可通於婦人蒙謂文王后妃一體也文王受其福履而后妃之福履從可見矣

箋疏釋只爲是案以仲氏任只母也天只觀之則集傳作語辭優矣李氏曰所謂樂只君子但是衆妾祝願其上之辭此集傳所本樛木螽斯其言不必衆妾之言其心自是衆妾之心

范氏家相詩瀋曰有后妃之賢而君子之樂可知也易曰夫婦得而家道成傳曰一正家而國定福履是以綏之

關雎后妃求賢嬪妾爲助也樛木螽斯則爲衆妾稱美后妃之不妒忌求助之道大非后妃不能有此志事不妒忌乃后妃德之一端且必出於衆妾之口而後見其爲眞不妒忌也又凡言后妃者推本之皆有文王存焉黃氏於是篇云此文王雎雎在宮時也得之矣

螽斯

序之文體不一時有不善屬辭之失而二南爲甚歐陽氏詩本義謂周南召南失者類多是也又謂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辯說大指亦然黃氏則以言若云者繼上文之辭不妒忌者乃其推本之論許氏謙詩名物鈔述其師金氏說亦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下文二者皆通實勝舊義歐陽又謂振振繩繩蟄蟄皆謂子孫之多諸家多承用之案詩辭既以螽斯爲興又云宜爾子孫則衆多之意已在其中傳箋以爲子孫之賢較允子孫惟多而能賢乃爲父母之福且於訓義尤協范氏詩瀋引韓詩外傳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母賢能使子賢也謂與毛傳合可見母教之聖善此則舊義爲優

箋凡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案戴氏溪續詩記謂觀詩人之意以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黃氏震詩日鈔謂螽斯是詠子孫宜爾方指后妃何氏古義亦謂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良是　錢氏澄之田閒詩學曰螽斯以喻子孫之衆多不以比后妃也惟后妃不妒故子孫衆多有如此篇中全不露此意但言宜爾子孫如此使人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耳

爾雅蜇螽蚣蝑傳釋螽斯本之嚴氏以爲卽蝗也蠜也螣也說詩者多依用邵氏晉涵（著爾雅正義）曰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也郝氏懿行（著爾雅義疏）亦曰斯與蜇聲義同釋文蜇亦作蟴或體字也胡氏後箋又謂蚣蝑舂黍皆雙聲螽與舂斯與蝑亦雙聲其又名斯螽者方俗互名之案螽斯之卽蜇螽近儒以聲言之益明蚣蝑與蝗皆一生幾百子但蚣蝑雖閒食稼而不甚爲害蝗之屬而非卽蝗蝗則所到之區禾稼爲之頃刻立盡直是惡物故蚣蝑可爲興而蝗不可爲興此亦立言之則也嚴說不可從

疏以此實與體又述鄭荅張逸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集傳以詩通言螽斯故以爲比然爾者爾后妃則是興非比又詳朱子舊說見於呂記者有云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據此則卽謂是比下二句自可指后妃也

宜字最重蓋福者德之自然之應故必有德而有福方謂之宜

若無德而有福則爲倖而非宜世固有身本無德而福壽多男備極人生之福者此特出於氣數之適然而非天地之常理由君子觀之不謂之福也

心公而大則己與眾妾均事君子眾妾猶己也眾妾之子孫猶己之子孫也如是則眾妾之子孫亦視之如毋矣故后妃所生之子孫固子孫也眾妾所生之子孫亦子孫也思齊曰則百斯男此亦曰宜爾子孫振振兮惟其能合眾妾之子孫爲子孫也處嫡妾者知此義又烏有形骸之閡乎戴氏謂雖有庶子庶孫以正嫡言之皆后妃之子孫也案戴氏以分言上所云者兼以情言且此義所該甚廣又不獨女子嫡妾之際爲然

何氏謂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也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胡氏謂爾雅蟄靜也郭注見詩傳疑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蒙案作靜義味較深長且與振振訓仁厚繩繩訓戒慎尤合蓋仁厚以宅心戒慎以守身和靜以處眾皆賢子孫事也

桃夭

集傳謂是文王之化首序謂是后妃所致兼之乃備然必如集傳解宜爲和順方可兼用首序之義若如後序所云國無鰥民而已則於后妃乎何與蓋當時文王之禮教所以訓閨閫之女子者必至詳且明而后妃復以身率之故德化所感國中之女皆知有以和順其家也　經所云宜傳謂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固是然集傳和順之意乃其本義男女及時誠美事而和順家室則正位內外之道而尤足以見文王后妃之風化也觀大學引宜其家人證齊家益信

昏姻之候毛鄭異義毛本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以季秋至孟春爲期鄭本周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以仲春爲期故於是詩傳謂有室家無踰時箋謂年時俱當集傳呂記從鄭李氏嚴氏從毛案杜氏佑通典載束晳議云序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後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良是至論其候蘇氏曰古者昏禮以歲之際自冬及春皆可昏也馮氏應京詩名物疏曰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此爲得之蓋男女昏姻惟在順天道人事之宜歸於不失其時而已無限定一月之理詩之取興多在春者以其氣候和融草木茂盛於昏姻之義爲近耳不謂惟此時得昏也束氏杜氏又謂終年得昏固甚通達然夏月之昏雖非國家制度所禁而於天道人事爲非便故昏期多不之用卽今時亦然如蘇馮說義自該括也

傳釋家人爲一家之人諸儒所本安溪李氏謂家人自家之內外長幼以及臣妾皆是也助夫以理內外能使家之尊卑長幼下逮臣妾無不得其驩心焉故曰宜其家人方氏謂既曰室家又曰宜其家人蓋婦人固有當於夫而不宜於家人者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是也至於宜其家人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於其夫者始不爲燕昵之私矣申集傳義甚明

兔罝

序以詩爲后妃之化自是賢說呂氏嚴氏雖力爲推闡終不如辯說之當

陳氏壽熊（震澤人著有詩說未刊）曰序於周南之詩不必屬之后妃者亦皆以爲后妃之化蓋以爲內主賢則君心正百事理否則害伏於家而被於其國雖其說之之過有若文王之治無不資於內助者而於國本在家家人女貞之義亦可謂三致意矣

肅肅傳訓敬箋亦謂鄙賤之事猶能恭敬皆是也歐陽氏謂布置椓杙何用施敬李氏非之曰賢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如一致仁山金氏亦曰臼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語類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亦以肅肅言之也

三章言中林則進於丁丁中逵矣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王氏曰中林人莫之聞見也欲觀好德之實其在於處隱乎蘇氏曰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也至矣竝得其義

傳於三章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首章謂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疏次章申毛以爲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嚴氏謂可爲公侯之干與城言勇而忠也可爲公侯之善匹言勇而良也可爲公侯之腹心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勇而知也正與傳義合集傳首章曰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衞內者亦同傳箋又曰善匹猶曰聖人之耦腹心同心同德之謂爲呂氏所本竊意集傳言其體傳言其用兼之乃盡

金氏通鑑前編引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與罝兔之詩辭意脗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朱氏通義謂墨子之言經傳未聞恐難據爲故實竊案詩辭必實有所指墨子去古未遠其言固自可據

芣苢

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龜山楊氏謂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

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黃氏謂和平說者以爲天下和平李氏以爲不如程氏曰家室之和平然始於家室之和平而極於天下之和平二說一說也易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后妃不妒忌於閨門之中而風化及於天下之夫婦豈非有以感人心而然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尤於此詩見之二條竝善

此謂家室和平極於境內和平婦人皆以有子爲樂事理而義閟辭濟而意遠眞周南之詩也若列女傳（貞順篇）載蔡人妻宋人女既嫁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終不聽而作是詩言芣苢之草雖臭惡猶始於采捋終於懷襭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文

選劉峻辨命論注引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章句說亦略同則芣苢初非惡臭之草解又俚淺不逮鄘柏舟遠甚何以列於正風羅氏願所嘗采女蔡妻何名周南猶其細者矣

傳采取也有藏之也疏以為總其終始語類吳氏必大謂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似非其序恐有是得之之義答云首章兼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然今集傳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正用吳氏義嚴氏亦謂采采非一采矣而又采之喜樂之深也有言采而得之為己所有也自采至襭言之序案二說集傳為長疏又謂六者本各見其一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非一人為此六事然既掇又捋既袺又襭亦何不可但一人為之亦人人為之固非一人事耳

郝氏敬毛詩原解曰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託詠采芣苢詩之所以善於言也案賢才眾多以罝兔言室家和平以采芣苢言皆風體德化之極也於是由國中而及境外矣

漢廣

黃氏曰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時居周南者因漢水而起興故作漢廣之詩自文王而言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范氏補傳謂無思犯禮合男女言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嚴氏謂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言求而不可得為非並允若首序德廣所及辯說嘗為失之遠陳氏啟源以前三詩化及國中此詩方及南國故云廣與漢廣字偶同疑得之

朱氏善詩解頤曰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案汝墳麟趾皆此義

疏謂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㝡允詩固就小家以見道化小家且然而大家不待言矣游只訓行曲禮所游必有常論語不遠游亦此義集傳以為江漢之俗其女好游似不如舊說云不可求者主前此風俗言之也

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此章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作詩者自在江漢合流之處也一統

志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漢陽軍今湖北漢陽府案詩曰漢有游女又先言漢廣後言江永游女在漢水入江地也李義不可易陳氏疏引水經江水注韓嬰敘傳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因謂今河南南陽府即其地則詩不應及江也

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沿泝也朱氏亦曰截流橫渡故以廣言循流上下故以永言

箋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訓義近是但方詠其不可求乃云示有意非立言之體歐陽氏易之曰之子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欣慕焉者此於文勢為順集傳呂記從之然後人多疑其意近媟嫚蔡又案詩中凡言之子于歸悉指出嫁此不當獨異嚴氏謂游

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何氏古義亦謂非必作詩者自欲娶此女蓋謂其不可以非禮干設言人若欲娶之者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而後可娶耳兩說允當蓋箋之失在訓言爲我而不在訓歸爲嫁歐陽易其歸之訓而不易其言之訓故仍不能無誤詩始終皆言敬之之意而已

傳五尺以上曰駒釋文無音其於株林乘駒作驕引沈重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舉皇皇者華而不及漢廣足以知此篇之本作駒矣故於皇皇者華云本亦作驕而此不爲音也段氏說文注乃云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殊非陸意段謂駒未可駕車然小雅皎皎白駒獨非乘駒明證邪蓋駒與馬有差賢者殆以去位故乘駒此以庶人之妄故亦於卒章降而言駒與

汝墳

李氏曰文王之化非獨能使士大夫從於征役以勉於王事亦能使婦人勉其夫以正此足以見文王之化盛也

諸家以三章爲君子未歸之時集傳謂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首章爲追賦案卒章如舊義是未歸之閔勉如集傳是已歸之閔勉均通既見之爲虛擬實指詩亦都有之然詳二章自是實指爲多當從集傳

箋謂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亾於思則愈矣云既見君子則其不死亾已著何必贅言呂氏載程子說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當矣然仍解爲未歸逆計之辭集傳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乃於辭義俱得夫幸君子之不遠棄我則其能以禮自防而不至有所隕失可知且見其柔順卑遜惟恐不得當於君子德性之美尤有以過乎人也

箋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最允若韓詩以爲辭家薛君章句謂王室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又後漢周磐誦詩至此卒章慨然就孝廉之舉案詩言既仕則當任其勞無遺父母憂非言處亂世者有親在必當仕此正序所謂勉之以正也所以然者則文王之道化爲之至石氏介謂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程子經說亦謂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蘇氏又謂有文王以爲之父母可無久病此爲張氏所本而集傳呂記同之究不如舊解之安

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此箋義所本集傳載爲後說列女傳又曰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此詩有似韓義然特原其始之所由仕異於韓說之方今出仕其云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亦與序勉之以正合

輔氏曰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

嚴氏曰魴魚赬尾閔之也父母孔邇勉以正也

范氏補傳曰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謂勉之以正哉（此駁朱呂之解范後於朱呂故書中時論及之世以列朱呂先非也）嚴氏亦曰非以服事殷者所敢安良是

麟趾

程子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呂氏述之語類門人亦以此句似無義理爲問而朱子答以當補入辯說

集傳以公子指文王后妃之子而范氏補傳謂序指言衰世則非周之公子嚴氏謂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案美后妃子孫衆多已見螽斯詩又繫漢廣汝墳之後而序者且曰關雎之應則文王與周南國君公子當皆在其中文王后妃德之所被乃益遠矣

許氏曰如集傳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其意重在麟不須歸重於趾定角大抵因趾定角之不妄踐不抵不觸則足以見麟性之仁厚今但以麟之趾一句先立於上卻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然公子之所以仁厚豈非文王后妃之化乎案此條明析足補集傳所未盡

傳以公姓爲公同姓是又疏於公族於文爲不次陳氏啟源堅執舊義失之但王氏知傳之不安其說則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陳斥以未聞稱孫爲姓且氏其祖之字乃公子之孫非公孫又傳氏非傳姓說非無理集傳取鄭氏喪大記注姓之言生也易王氏下一句至爲精審而上一句猶仍王說案喪大記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玉藻子姓之冠也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楚語率其子姓從其時享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注特牲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以彼證此知公姓即子姓之姓凡自之出者均謂之姓從子以至孫曾是也不惟孫也而孫亦在其中王說特微少別白耳

輔氏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

集傳釋二南每篇於自家而國自近而遠自國而天下一一爲之表明而推本於正心修身令與大學相表裏復於卷終總言之聖學用功之要昭如日星此從來所未有也

學詩詳說卷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召南

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召樹聲相近訛耳亭故召公之釆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案一統志鳳翔府岐山縣有召亭逑明統志召公亭在岐山縣西南八里今名召公村

鵲巢

箋疏均以國君謂文王夫人謂大姒此誤解關雎序之過同一文王大姒也自周南言之爲文王后妃自召南言之爲國君夫人則名實紊矣且羔羊以下諸序又多稱文王此何以云焉呂

記載龜山楊氏說本之程子以后妃夫人皆泛言果爾似大姒當日竟無實事可陳殆不其然案集傳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證之序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尤無不合至嚴氏之從之也楊氏又曰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此足以折正舊說之誤

辯說曰文王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嚴氏亦曰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案疏之誤釋得此始正　又案嚴氏所載朱子說曰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爲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此朱子舊說參之程子楊氏者也辯說改歸一意義尤分明（案此知朱子舊亦載序於前而釋其義與李呂同也）

折中曰百兩御之君親迎也韓奕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是也百兩將之上卿送也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疏亦引此）盈之娣姪衆也韓奕之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是也成之昏禮成也百兩迎送以成之者敬其事也記曰敬慎重正而后親之也

方氏謂婦人之德惟不妒尤難嫡之性行素信於姪娣故以從媵爲樂而詠歌之又曰方比也始行同此百兩既至分處三宮皆得比方於夫人故深以爲幸案不妒忌之美小星見之鵲巢乃夫人全德專說以不妒忌則隘矣方只當訓有下盈字乃謂衆媵姪娣之多耳

采蘩

嚴氏曰言可以謂有夫人之德也左氏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所謂可者不在物而在人也傳亦謂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案此召南所以先鵲巢而次采蘩也

古者自王后夫人以至士庶人妻必以奉祭祀爲重蓋能與先

姒爲體則凡事君子和室人無不專靜純一可知能盡祀先之禮則凡織紝枲治絲繭無不周詳審慎可知此德容言功之有其本也

不失職擧其全而言奉祭祀乃其重且大者也箋判別爲二亦是而以采蘩夙夜在公分屬則未允在公亦奉祭祀事耳

王氏志長曰祭以自致爲敬天子躬耕以供粢盛射牲以表親殺后妃采荇夫人采蘩皆自致爲敬之義也徐氏光啓曰采蘩躬親使人爲之亦是自爲之也二說正相足成

箋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疏據祭統九嬪職文謂王后夫人以豆爲重蘩爲菹非爲羹其義確矣又以蘩非水菜於沼沚旁采之下澗中亦於曲內邵氏爾雅正義則謂蘩水陸並產而以此及左傳蘋蘩薀藻之菜是蘩之生於水中者竊以其義勝孔何則詩明言于沼沚不言於其旁左傳以與蘋及薀藻並稱皆水菜也關雎詠荇菜亦言左右流之必以水菜爲辭者蓋取潔清事宗廟之義又見沿泝不憚勤勞爲爾若采蘩生蠶自是陸產胡氏後箋謂采蘩雖同而用則異是也集傳附生蠶之說胡氏駁曰蠶事不可謂公侯之事蠶室不得爲公侯之宮亦是

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集傳直以公爲公所呂氏嚴氏同之明以在公爲正祭之時而近人多堅主鄭義案箋疏以夜在事爲先夕視濯夙在事爲朝視饎爨夫人斯時服次此於禮文無據徒準特牲士禮言之耳然特牲視濯乃宗人非主婦無以見諸侯祭禮之必夫人況周禮大宗伯享大鬼視滌濯小宗伯大祭祀視滌濯以天子及士尊卑懸絕而爲禮略同益見侯禮之視濯未必夫人主之矣至饎爨惟士卑故主婦親視若王禮則表粢盛告絜且不掌以大小宗伯而掌以肆師是夫人視饎爨之說尤未可信鄭特以被即髲鬄髲鬄即次非夫人祭時所服案傳但云被首飾也集傳用其解而云編髮爲之最爲直截李氏黼平毛詩紬義曰如鄭孔則此祭服翟衣而配副祭畢釋翟衣而又服被何經文始終言被不一及副邪毛則依經爲傳在事去事俱服被未嘗有服副之文良是集傳編髮之云非以被當周官之編君子偕老釋副亦曰編髮爲之蓋副編次三者爲制雖不同而皆用他髮通得謂之編髮即通得謂之被詩所謂被則副也鄭泥一被字而上下文義相因而誤呂嚴知從毛傳仍存髲鬄之義未若集傳之卓嚴氏引曹氏粹中說謂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未確

蒙既爲此說後見顧氏鎮虞東學詩之解曰被副編次之總名毛氏謂首飾者得之不當如鄭以爲髲鬄夙夜在公總上公侯之事公侯之宮而言蓋正指祭時薄言還歸則祭畢而歸矣不當如鄭祭前祭後之說依毛訓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意正相合若戴氏震毛鄭詩考正謂說文髲鬄也鬄髲也二字轉注鬄又作髢髲被古字通用然則此詩之被乃所謂髢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胡氏後箋從之夫以古字髲被通用說固近是然經何以舍副

禮服之正飾而專言其下之髲鬄邪況髲鬄又非盡人而用者如君子偕老不屑髢也是矣

篇終於還歸時言被是未釋服之飾非已釋服之飾也鄭謂釋祭服而去髲鬄自廟反寢豈祭服卽釋於廟中乎姜氏炳璋毛詩廣義又謂自正寢易副以被歸於燕寢亦強爲之說

草蟲

傳箋以爲在塗之女歐陽氏非之至朱子而其說益著然蒙以傳義尤古姜氏廣義曰覯者遇以禮也三代之時女子十餘年之內無日不有姆教凡四德三從及七去之條習聞於耳及將嫁三月教於公宮又重言之故女子有所警惕而常恐違禮也迨嫁女氏以車馬送三月無違言然後反之不然其女當以此車馬駕之而歸也春秋傳屢言郯伯姬杞伯姬來歸左氏曰出也可知女在母家時以禮自防安得有情欲之感哉後世女子一歸夫氏總不言出於是閨中絕少禮義之訓矣毛謂防其歸宗大有關於世道人心案呂氏主朱子說仍載毛歸宗及范氏三月後反所以養廉恥之義亦取其精確也惟鄭覯精之訓太泥詩於六義爲興傳箋不可易

婦人於君子存泰然自以爲是之心將無所不至矣況有所挾乎我心則云者不敢必之辭也玆所謂以禮自防也我心傷悲傳引曾子問語固善然非獨以離親也亦有無父母詒罹之義焉

當時后妃夫人女教修明婦人適人者惟恐禮有未嫺將無以

當於君子是心也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之心也亦卽士昏禮夙夜無違命無違宮事之心也言君子而舅姑在其中矣於未接見時懆之則接見後之言動以禮可知風體也

采蘋

鍾氏晉（同邑人著有經說未刊）曰季女之稱亦據其未嫁而云若助祭夫氏自當稱婦蓋序言其能循法度可以供祭祀實未曾美其供祭祀也是推本其在家之日教成有素所以見文王教化之廣也時氏樞亦曰此詩當是旣嫁之後追敘在室之時教成之祭經言季女據其在室稱也序言大夫妻正其婦順名也經文序文本兩不相悖二條並善得序指

傳箋皆謂教成之祭王氏肅孫氏毓以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據序大夫妻爲言也黃氏呂氏及集傳並述之蒙初亦主其說及見顧氏學詩之說曰毛鄭是也春秋書逆婦姜來逆婦皆未昏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爲大夫妻乎所當辨者牖下耳案奧南少東穿壁爲交窗其名曰牖在戶之西奧不正當牖不得以牖下爲奧箋云戶牖閒之前疏云去牖近故曰牖下也考特牲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于筵前無奠于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西上右几（禮皆外設）注曰爲神布席其爲牖下明白可據禮不言祭而教於公宮教於宗室實見於記則教成之後應有祭也牲用魚芼以蘋藻記不及詳義爲補其闕耳故牖下之義明而此章之說定矣在牖下者

孔氏以為外成之義以女尸祭鄭氏所謂成其婦禮也此就疏經典未有以奠為牖下之文而暢言之至為明確詩不言已嫁之祭而言教成之祭者非重此祭也以三月之教於此見而十年以後之教亦具以見也

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疏謂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汪氏龍毛詩異義以為祭與禮女截然兩事傳豈合之傳言禮之於宗室當謂教成之祭行禮於宗室故曰將嫁曰必先下言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本昏義文正謂教成之祭也胡氏後箋亦以為祭於宗室使之為主即所以為禮也此得傳指

箋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

疏謂所以不於室中者取外成之義引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案彼為禰廟戶外牖下此則宗室戶外牖下箋又云宗子主此祭彼禰廟女父主其祭此宗室故宗子主祭見古之重宗法而教成之必告祖廟蓋臨之以祖宗神明欲女知教之當恪遵也

諸氏錦著有毛詩說曰此與采蘩一例序言大夫妻能承祭祀其稱季女者何也記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昏禮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女之終婦之始也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云爾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傳言錄伯姬注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而後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也宗室大宗之廟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氏分而祖不殊雖百世猶敬其宗焉尊祖之道也傳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言宗子則有宗子之母姑老則宗婦攝之尸之為言攝也主也此季女者抑庶子之為大夫祭必於宗子之家者與序明言大夫妻曰承先祖詩曰誰其尸之先祖者大夫之宗廟則傳所云先嫁三月女家教成之祭未必然矣此條主王孫朱呂說根據禮經春秋言之亦善

甘棠

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白虎通義巡守篇竝以為召伯述職事蓋本魯詩而韓詩外傳之說則加甚焉惟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

公卒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近得其實胡氏後箋謂坐棠聽政在召公當日必實有其事然亦偶爾為之未必終年暴露也宋兩劉氏竝以舊說為墨子之道集傳或舍甘棠之下從劉說也此義亦不可不發

序箋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疏引鄭荅張逸問以此篇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後為伯時事未免誤會經及序文之指集傳直云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當矣蘇氏曰召公之為牧伯武王之世矣而詩稱召伯思者之辭也嚴氏曰武王分周召為二伯詩稱召伯是作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亦復簡明

不言愛其人而言愛其所茇之樹則其感戴者益深不言當時

之愛而言事後之愛則其懷思者尤遠召伯之教有然而文王德化之淪肌浹髓胥在不言中矣

唐施氏士丙解勿拜有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之說集傳呂記從之案廣韻引詩作扒而曰拔也本亦作拜陳氏啓源據之謂拜乃扒字之借是也然因集傳曰勿敗非特勿伐勿拜非特勿敗遂謂三章文義由輕而重此則有意立異而非經指如其說將謂茇憩與說亦有輕重之次乎

行露

序云召伯聽訟詳詩始終皆女子拒强暴之辭無一語及召伯朱子舊說謂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最允若云召伯如何聽訟則其義轉淺惟直陳女子之平日守禮之

意與所以折正强暴之辭而召伯之聽訟自見此風人之旨也疏述鄭志答張逸之問亦善詩非必女子自作或詩人代述女子之志而讀者不可不以女子言求之故集傳每謂自作與傳以為興歐陽氏謂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時被霑濡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依其說則是賦非興集傳本之然詳詩辭自是興體呂氏用杜氏預春秋傳注豈不欲早莫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此說為允若箋以厭浥句為二月中嫁娶時夙夜為昏昕道中多露為過時則去風人之指遠矣

傳義僩嚴如釋室家不足曰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纔申以幣可備也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歐陽氏駁之以為肆其强暴以侵陵豈復猶備六禮集傳因謂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固善然强委者如鄭公孫黑事故得執以為辭若竟未嘗備强暴者亦無由興訟以雀角鼠牙兩喻詳之則箋說尤於情事為合

亦不女從與室家不足義正相承故傳謂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强暴之男集傳亦謂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女從矣貞女志節此足見之戴氏補注謂事得直不從其誣辭不如舊義蓋不從原屬女子而所以全其不從之志則召伯玉成之力也

首章極其委婉淑慎之情也二三章極其嚴厲剛正之節也兼之乃以成其貞信室家不足剖別到底亦不女從死生以之不

如此不足以拒强暴而自遠於禽獸也

折中曰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凡訟之興皆起於無情無情而能興訟者設為疑似之情也聽婚姻以媒聘然亦有媒雖遣而未和聘雖行而强委如此詩所云者一或不察則强暴得志而善良蒙冤下拂人性而上干天和非小失也故易有噬嗑詩存行露教聽訟也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

列女傳韓詩外傳載申女許嫁於酆徒以一禮不備遂至不行而被訟范氏補傳謂如其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於搆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此可見劉韓所述多賢知之過未折以聖道之中正也

羔羊

序德如羔羊朱子以爲衍說最當蘇氏亦曰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或謂如羔羊之德或謂如羔羊之人或謂如羔羊之詩皆強爲之解又朱子於周南序桃夭后妃之所致兔罝后妃之化皆曰非是而此首序鵲巢之功致獨無辨者彼專言后妃不能該文王此總言鵲巢足該國君也

朱子舊說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案此釋序義集傳亦本序許氏謂節儉卽衣服有常之事而正直則從容自得之本是矣

後漢書王渙傳注引辥君章句云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美大夫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說與傳義近然傳但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非於此取喻也至以絲喻屈柔之行適與序所謂正直者反古未有以此爲人臣美事者釋文引韓詩委蛇作逶迤云公正貌夫曰公正則無所爲屈柔矣毋乃自相矛盾邪

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韓詩傳亦云公正貌箋則謂委曲自得之貌案委曲自得委蛇訓義如此傳與韓詩傳則就正直之見於進止者言之左傳叔孫穆子引此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孔氏廣森著經學卮言曰大夫自公門而出正愼之至雖跬步亦有常度漢書言郎僕射竊識霍光下殿門進止處不失尺寸此行可蹤迹之謂也

道德之淺深見諸氣象者不容掩而事後之流露尤眞故詠被

之祁祁於還歸時知奉祭之誠敬詠委蛇委蛇於退食時知在公之正直且惟眾正在朝萬事各得其理是以有此雍容氣象正夙夜匪解靖共爾位之極致非晏然無事之謂

殷其靁

序言勸以義箋因釋歸哉歸哉曰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揆之序指固是矣然婦人於其夫雖風雅正經所陳未有不望其歸者歸哉歸哉文法與悠哉悠哉懷哉懷哉略同亦未見果是勸以未得歸故辯說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而集傳訓以冀其早畢事而還歸朱氏解頤申以爲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並行不悖並允當然呂氏引朱子舊說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則不必廢序第易去箋說而詩義益明似尤善也

序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李氏則謂西陝諸國之大夫案李說似直截然疏謂知非六州諸侯大夫者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靁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其言有理呂氏從鄭爲是

傳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案召南大夫爲召伯屬大夫所施者文王之政耳而鄭云王命者文王之爲方伯由殷王之命則文王之政卽王命矣傳箋取義正大若張子謂將風雨則思行者

嚴氏謂感風雨將作而思行者則詩不必詠靈所在且有似後世詞人之言矣

集傳釋兩斯字義本王氏蘇氏而更明著遠勝疏說之膠轕陳氏啓源謂傳箋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傳之斯此總釋兩斯字箋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止當違斯之一斯字案依此則毛鄭集傳本無不合疏誤會毛鄭意耳

摽有梅

桃夭序曰昏姻以時此詩序曰男女及時古者嫁娶必以及時爲重一以導陰陽之和一以全節義之大也然此爲爲人父母者言之耳若男女則當守禮義重廉恥不應汲汲於斯故此詩自以舊說爲是

歐陽氏曰古者昏禮不自爲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期求庶士以相昏姻最得詩指范氏補傳謂詩人設爲女氏之辭戴氏謂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並與之合案詩爲父母之言求亦宜主父母言而我則自我當嫁者箋義良是父母代女我之而詩又爲之代述其情且不言其已得及時者而言父母汲汲爲女擇嫁之心蓋如是則男女之不得及時者寡矣故曰男女得以及時也詠女不詠男者風之體也呂氏云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三章皆言求者兼有擇配之意及時貴早而擇配宜審也且就女氏言之如是其男氏之先使媒妁相求從可知爾集傳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以求我迨吉屬庶士說是期望之辭不如序之直截

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集傳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此謂之正解箋訓勤雖本爾雅不可用胡氏以爲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是矣

黃氏謂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張氏次仲謂求者父母之情庶者未定之詞謂者媒妁之言諸氏錦謂前二章迨其吉兮迨其今兮父母之命也後一章迨其謂之媒妁之言也同一詩也出於女子者不足存出於女子之父母者不可廢歸妹人之終始也古者冰泮逆女摽梅時則冰泮後期矣此女之父母因有勤望之憂詩之意如是鍾氏晉亦謂此詩何以見其及時邪惟恐不及時也惟恐不及時斯及時矣俱當

小星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集傳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義正相足嚴氏曰小星者樛木之化也

箋以小星喻衆妾三五爲心柳與參昴並喻夫人但詳上兩句文義相承所謂三五參昴者非小星外之星也且星不可以喻夫人集傳易以三五言其稀見星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而義無所取次章則云參昴西方二宿名是以三五參昴俱指小星較爲直截呂氏同集傳惟釋三五從毛鄭以與參昴相對亦善范氏補傳嚴氏謂夫人一

而已是也又謂參昴比小星爲大蓋以喻娣媵則多此迂折
朱氏道行曰君日象夫人月象衆妾分被餘光以自照故取象
小星因星小故曰嘒三五偶指所見而云也何氏古義曰孔子
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於天婦從夫故
月紀日爲后夫人之象衆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與於星
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正其所指之小星也胡氏後箋亦曰禮郊
特牲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昏義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
陽相須而后成者也是則月者后夫人之象自不得以星爲比
或以經不言月爲疑不知序言惠下詩但陳其下之安命而夫
人之惠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也三說竝

以三五參昴卽小星同集傳而以小星取喻衆妾尤確
疏引書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
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
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謂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與諸妾肅肅夜
而疾行異又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亦異於夫人案書傳有息
燭後舉燭之云是亦宵征夙夜在公矣僅不肅肅耳彙纂載之
節去此五字甚審參以箋所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疏謂是往
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然則夫人當夕往矣固不待息燭舉燭
時也
傳箋以命爲禮命之數朱子易以命爲所賦之分呂氏從之二
者固相表裏然必先有命分之命而後有禮命之命未有不明

於所賦之分而能安於禮數之等者也故知命最要傳箋是也
釋文韓詩作實古寔實通用言此者有截然無所僭踰之意有
恬然各得分願之意
疏申鄭苔張逸之義說抱衾帳之法甚詳悉陳氏壽熊又曰夫
人專夜卽未必御亦與君同室故不別須帳衆妾二人共侍當
如士昏禮媵御于戶外進御與否旣未可必卽以御一人言仍
有一人在外故須有一人在帳中者彤管傳曰后妃羣妾以禮
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而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
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著於右手蓋旣
御改著右手所以示別正爲有一御一不御及不御者耳朱氏
彝尊謂天子身非金石豈能日御九女謬矣蒙案陸子讀禮志

疑曰近儒多以鄭氏周禮九嬪注爲非然所謂當夕者只是泒
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慾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
江有汜
鍾氏晉謂序云美媵詩非媵作也蒙案詩有美刺必設爲其人
之辭而美惡自見此風體也
呂氏載程子說以汜渚沱爲媵妾均承其澤之興蘇氏亦謂江
則有汜嫡則有媵李氏黃氏以下同之蓋詩意以正理爲興義
本易直方氏曰水決而復入爲汜歧而爲渚江之別出者爲沱
皆大水之枝流猶姪娣之附於女君也亦與程蘇合箋於次章
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其解別出宜
諸家之不用也

程子謂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李氏䟽之呂氏又曰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最是嚴氏亦同葢偕行而不使進御於君非竟不與偕行也古者天子至士媵妾有一定之數非嫡所得專主其或逮下或擅寵則存乎嫡之性行耳箋疏謂嫡不與偕行集傳承用其義恐非事實（待年字自偶誤用公羊注語）曰其後也悔明詩作於旣悔之後矣序謂嫡能自悔義不可易蘇氏解爲未然之辭謂不敢怨而俟其悔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戴氏同之非是

未至無悔先須能悔悔者良心出死入生之大機也

傳沱江之別者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釋水水自江出爲沱又曰江有沱郭注岷山道江東別爲沱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禹貢梁荊二州俱有沱潛旣道之文胡氏渭錐指於荊州曰詩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寰宇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北爲內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縣北東入江者是胡固以夷水當詩之沱矣案李氏以江沱爲陝之西王氏夫之據此經文謂是川北西漢水南之地並以爲梁沱陳氏疏云漢志以郫之江沱爲禹貢之沱而汶江枝江皆不言禹貢禹貢道江條岷山道江東別爲沱沱爲江水發源之別流當指梁沱說說文沱江別流也出㟭山東別爲沱箋亦引道江條之沱爲詩江沱作證詩繫於召南之國宜以梁沱爲近蒙案梁之郫江荊之夷水皆江沱也然周召二南以地分江漢旣屬周南則此云有沱當爲梁之郫江不當爲荊之夷水陳說是邵氏正義述書疏引郭氏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揃山與江別更流因云後人謂之郫江今成都府灌縣有都安故城後序江沱之間葢去其地不遠董氏譏其失詩指殆未然

箋嘯蹙口出聲嫡旣覺自悔而歌集傳嘯言其悔時歌則得其所處而樂呂記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敘案鄭義亦通而集傳呂記尤善若戴氏謂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爲說雖美而義別出矣　處傳訓止葢卽程子得其所處之意箋云悔過自止未是

野有死麕

詳詩辭暨序當作於召伯布政之始故篇中所陳皆女子所懷凶荒殺禮之事爲無禮者言固無暇拘定六禮也其辭危其情決乃天下由亂向治之大機也

序惡無禮舉詩之要箋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疏曰吉士誘之女思媒氏道之知不由媒妁思麕肉爲禮知鴈幣不至欲令舒而脫脫知劫脅成昏並確案昏姻必有媒氏道成之白茅包麕是納采之殺禮舒而脫脫是親迎之殺禮六禮爲禮禮之正也殺禮亦爲禮禮之變而不失其正也故禮有不親迎之文聖人之權也紂不能正其風俗致天下大亂文王之化國中有桃夭篇矣遠則先正其大者大者正而女子克全其如玉之德矣故觀女子之懷而可知文王之政

詩二　七

詩二　八

紂之所以亡

是詩傳箋盡矣疏申之亦甚明箋於首末兩章竝謂貞女欲令吉士爾爾乃舉首末以該全詩疏因謂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冣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有女懷春爲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且於次章下曰貞女又欲男子如是其釋詩義實爲後儒所未逮或疑如玉不可以爲女子自言曰此倒繳上文語也首章旣言有女所懷此復言懷此白茅束鹿者爲如玉之女云爾末章乃代如玉之女自我舒而脫脫卽春時事旣道之而復以禮來如玉之女所懷也然則非懷春也懷春時之以禮聘取而無失其如玉之德也是謂被文王之化傳箋不可易

前二章注疏而後呂氏得之爲多集傳從歐陽氏說以誘爲挑誘之誘呂氏謂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尙名之吉士者乎其釋詩大旨及吉士誘之句正與毛鄭相發惟解懷春二字亦誤會自朱子從歐王氏柏詩疑遂以爲淫詩而欲黜之益知解經以謹愼爲主

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疏引鄭志荅張逸曰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朱氏通義謂舒而脫脫正責之以嘉禮來非敎之緩來也何氏焯謂左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則春秋解詩者兩無字皆自無也當矣

沈氏濂識小編引舊唐書禮儀志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麕之刺興焉因曰二南不應有刺詩蒙案此蓋出韓詩雖云是刺所陳則皆昏姻禮節與傳箋義同也

何彼襛矣

首章言王姬二三章言平王之孫當在武王成王之世矣必歸本文王者重風化所自也大雅稱文王之聖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對言之也專言則在宮當兼肅雝有之故詩美王姬曰肅

雝朱子釋關雎首章約之以和樂而恭敬卽本此二詩也

序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疏載崔氏解初嫁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車爲例又載其後解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卿大夫妻得上攝一等因據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衞是侯爵故厭翟以後解爲與鄭合允矣又謂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案厭翟下重翟一等若五等諸侯夫人皆然序何以特於王姬言之明二劉不獨與鄭不合先不合序也嚴氏又引曹氏說侯伯夫人皆厭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義益分明　疏曰此時齊侯子未爲諸侯若爲諸

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爲繫於夫也說甚周至又曰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此疏家深通經義處

嚴氏曰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爲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詩三章只是風體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大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爲文王之風

折中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爲平王猶武王之爲寧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爲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

平王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東周平王已成聚訟然前說是而後說非也李氏曰若爲東遷平王則不當列之於二南矣最盡以事實考之疑前說者或謂文王不當稱平王則孔氏引武王稱寧王蘇氏引商湯稱武王爲證矣又謂王姬宜媵元女則孔氏以尊故命同族爲媵已自解之矣最似有理者范氏補傳謂大公子武王女甥舅不可爲昏姻則姜氏又以爲丁公子乙公爲世子而丁公爲之娶矣若東周平王之說以莊公元年十一年均有王姬歸于齊文也許氏駁之曰元年則襄公十一年則桓公詩當云齊侯而非齊侯之子陳氏啓源又曰王姬果平王孫必大于泄父女桓王林妹也歸襄者去平王崩已二十八年大子伋父在其前王姬齒當踰三十歸桓者齒又長何愆期之甚

是進退無據也案此猶就事實斷之也龔氏曰左傳載季札觀樂於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蓋以爲王化之基也亦安得有所謂刺詩矧聖人論詩首重二南則以是詩爲正風所以翼經而從聖他說可存而弗論衆言殽亂得此乃定云

以平王爲宜臼之說不知其所自始觀蘇氏謂近世學者因此詩稱平王齊侯遂以爲東周之詩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與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大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爲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爲文王之詩哉是當時已有其說而蘇駁正之如此山堂考索引林氏說以王姬爲桓王女平王孫實不始於林也若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

送之齊侯齊僖也鄭荅張逸以爲魯詩說前人固有略相似者然惟未見序說故有此

呂氏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詩爲美王姬作自應先美王姬末章反復詠歌之非有他義錢氏詩學曰次章主嫁者言故先以平王之孫尊王也末章主娶者言故先以齊侯之子從夫也安溪李氏曰春秋書法天子女下嫁不言來逆者先曰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而後著其所適之國配詩先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與春秋法同逆女事則歸之卒章曰釣緡者是也至此乃言齊侯之子尙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也案錢李所云者立言之體也呂所云者立言之指也兩說可相

參

折中曰國立於君臣家始於夫婦婦挾富貴之勢以驕其夫而慢其舅姑則家不可齊矣故雖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亦必使之肅雝以執婦道然後諸侯卿大夫之女皆不敢以勢驕人而士庶人之家夫倡婦隨不令而自行矣此成周之盛事而夫子存之爲後世法也

騶虞

中庸言能盡人性則能盡物性孟子言仁民而愛物故詩居召南之終序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集傳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皆知本之言然所以德及庶類者未至此極則王者之心終有所不慊故序又以爲王道之成也

周氏幹（著有讀書管見）曰觀何彼襛矣而知文王之化不獨孚於當時而且行於後世觀騶虞而知文王之澤不獨沛於人民而且被於庶物

鄭謂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呂亦謂此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集傳謂草木之茂與下句皆恩及庶類事二說經兼有之四時皆田特舉春者既以見蒐田之時因以見草木之殖也

釋獸豕牝豝傳同案廣雅及周官大司馬鄭司農注並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說又不同季氏本曰觀駟鐵詩云奉時辰牡則將爲乾豆之具用牝者非也何氏古義亦曰案廣雅凡獸二歲通名爲豝據杜氏解左傳春蒐謂蒐索擇取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名也二說一謂將爲乾豆一謂春獵當蒐取不孕並得先王田獵之意釋獸文未可拘又豝豵自是豕之細別謂豝爲豕二歲之名可廣雅謂凡獸二歲之通名恐未可也

彙纂曰朱子謂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且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若以盡物爲心於禮爲過而與嗟美文王之澤及草木昆蟲之意亦未符不若鄭孔以獸五豝矢惟一發爲仁心之至其義似更優爾

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案虞人翼五獸而射一發者禮也言庶類蕃殖者於五者皆豝五者皆豵見之集傳謂禽獸之多

允矣第以壹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則有盡殺之嫌呂氏載舊說但云言禽獸之衆多而無下句較善鄭荅張逸問曰樂官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此雖斷章亦見詩重言獸之多

周禮鍾師疏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俱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蒙案鄭氏無駁是許鄭皆斷從傳也又文選魏都賦劉逵注引魯詩傳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是韓魯以騶爲囿而虞者掌囿鳥獸之官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

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鄭始從三家而箋詩駮異義定從毛也傳義之長遠則如山海經周書王會解司馬相如封禪書近則明宣德時夏原吉騶虞賦無不脗合歐陽氏本新書以騶虞爲騶囿之虞官陳氏本射義以爲虞官嚴氏又本月令七騶左傳六騶以騶御與虞爲二官歐陳所據卽韓魯舊說嚴氏又別出矣詳古毛詩說以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嗟歎之斷騶虞爲獸名語類亦謂只可解爲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此不待他證而卽決者也李氏紱乃謂麟趾以麟爲興故卽美之以麟騶虞無是然彼則先興後指實此則徑爲指實體有小異言詩何可執一邪　嚴氏以爾雅無騶虞爲說不知爾雅雖多釋詩而不皆釋詩其釋詩亦多未盡不得以此疑傳箋也

傳一歲曰豵與廣雅周官鄭司農注同葢相傳舊義箋豕生三曰豵則本釋獸豝牝豕吉日曰發彼小豝則豝小矣七月曰言私其豵明豵亦小也此又豝豵竝言毛傳爲近疏謂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固是詩特舉小者而言乃風體也

學詩詳說卷二

學詩詳說卷三

平湖顧廣譽惟康

邶鄘衛

鄭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案郡國志河內郡朝歌北有邶國是北爲邶也一統志朝歌故城在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古沬邑武乙所都紂因之周初爲衛國是東爲衛也鄘城在衛輝府附郭汲縣東北而淇縣在府北五十里是南爲鄘也鄭所分當有本固不專就詩辭見之若王氏肅服氏虔以鄘在紂都西孫氏毓已據地勢駮正矣邶鄘衛室壁分野娵訾之次

鄭譜邶鄘衛之說與地理志互有得失志言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而譜謂三分殷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三監不當數武庚孫氏毓以鄭爲長是也志引書序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譜謂更於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疏以國大非制申之案陳氏啟源以爲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耳安得方千里又謂計戶口爲定然漢制未可例周顧氏日知錄亦謂今其相去不過百餘里蒙觀春秋之初乃鄭所謂既幷邶鄘後者而不得爲大國則非過制矣故賈馬服王杜諸儒竝與志同朱氏倬亦謂如志之言則康叔之初已兼二國此說是志又謂周公遷邶鄘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鄘竝言淺邶鄘衛竝言淇與河譜則以作詩者從其國本而異之疏因謂詩人自歌土

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則如志所云既無以別之且邶風卷末與鄘風時世相接中但間一柏舟篇豈宣公以前皆作自邶地宣姜以後皆作自鄘地邪其不然審矣呂氏載朱子舊說猶以爲聲之異集傳直云不可曉最是

邶鄘衛分自何時不可考顧氏謂漢儒之誤非夫子之舊疑未然

詩惟衛爲富武之德文之功共莊二姜之義他邦不數數覯也諸詩亦俊偉而光昌纏緜而悱惻其餘頌善之篇刺惡之作往往情深文明有裨於倫紀非國多君子何以及此觀吳公子之稱道特盛足以見之矣

邶

柏舟

序仁而不遇詩之大指盡此而其所以得爲仁處傳箋及疏以二章亦有兄弟解爲同姓臣最得要領集傳因其辭氣卑順柔弱據劉向列女傳以爲婦人詩案可去而言不能者過也不可去而言不能者傎也若婦之於夫固所謂不可去者矣如舊義則介可去可不去之閒而惓惓不忍去故見其仁自來宗臣疏廢託繾綣之辭以抒無聊之慼往往有類於柔順卑弱者亦其愛君之至情所鬱積而發也屈原之離騷是已足見作於同姓臣爲允孟子集注仍用序義當爲定說劉上封事引憂心二句亦云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正與序合輯列女傳時以事有資勸戒取節焉耳纂纂曰由此推之凡集傳與序相持而原存疑義者後人仍可合儒先之論以參觀庶無失乎朱子翼經之苦心斯爲得爾

辯說謂詩有詞旨大概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必爲某時某人者序必舉其時其人以實之以爲欺罔說詩者多疑其過蒙謂此固不可知然某事可以辭斷而某時某人不能以辭斷且不知亦無害於詩義存而傳疑可也如此詩語類亦謂只得解作仁人不遇但疑不是爲頃公作此爲平允

陳氏壽熊曰序於詩之詞意不主於美刺或雖有美刺而不及於君上者亦必以美刺其君上言之葢以一人一事之善否必本於國俗國俗之善否必本於君身所以責風化之原爲長民者之法戒無問作詩者所指何如悉以此義統之不免少所別白遠於事情而其用意則可謂深切者矣

傳柏木宜爲舟集傳柏舟堅緻牢實嚴氏謂詩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舟喻國流於水中喻國之靡所厎止今以柏舟自喻其材美以汎汎喻己之不見用卽繼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其辭傷於迫切非仁人氣象案柏之爲舟最堅實忠臣與貞信之婦生平志事亦不外一堅實而已故以此取喻而不爲夸嚴說非是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句法與下章一例箋疏謂鑒不可茹而我可茹集傳易以我心匪鑒不能度物允矣下言我於君亦有兄弟之義似可據矣而不可以據正申言我心之不能度物也薄言二句又以申言不可據之意

以憂之深至不能寐欲愬之君而無可愬意者己之猶有闕失

乎乃反之而無闕也於是指言憂心之由而以憂不忍去終爲始終言憂實始終是仁

旣反之心又反之身自省極其嚴也反之心而有常反之身而盡善自信極其篤也自省嚴則不罶缺陷之端自信篤則不喪生平之守君子處憂患之道不出此矣故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荀子曰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

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義本該括箋謂稱己威儀如此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似稍別呂氏謂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嚴氏亦謂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也方與上一例

覯閔受侮從愠字生出旣多不少從羣字生出四句乃所以不遇之由也至四章然後指斥之亦可謂有序而不迫矣

折中曰日喩君月喩臣君暗則臣而臣亦暗臣暗則無以輔其君而君愈暗是君臣更迭而暗如日月之更迭而微故中心隱憂如衣垢而不澣也如是則可以去矣顧以地處親賢心憂宗國雖時不可爲而終欲委曲以圖濟不能翻然而奮飛也

朱子語類讀詩須看詩人之意如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又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曰旣有可怨之事亦須有怨意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此示人以敦倫之道用情之則乃作詩讀詩根原也雖就婦於夫言然云他倫皆當以此爲法又所舉屈原賈誼仍是君臣一倫亦以其道本相通耳

綠衣

朱氏公遷曰前二章發乎情後二章止乎禮義前二章則觀事勢顚倒而傷其變後二章則察時勢以處其變桼前二章所以鳴其憂憂所當憂也後二章則以徒憂無益又欲以紓其憂庶

幾乎樂天知命之道矣

綠衣與黃裏反對傳所云綠閒色黃正色允矣箋破綠爲褖王氏應麟困學紀聞謂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嚴氏曰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盍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喩妾衣以喩上僭得之惠氏棟謂此或見齊魯詩就令有之於義旣短豈可舍毛以從之乎　詩有必當以禮訓之者有不當以禮訓之者故箋亦得失互見宜分別觀之

疏一章以表裏興幽顯二章以上下喩尊卑嚴氏謂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下二句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李氏黃氏以憂爲憂國張氏廣漢亦謂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桼嫡妾易位夫婦之倫先乖

其憂在家不齊嫡妾反常則萬事皆將不得其理其憂在國不治二者都有要以失位爲主是所謂怨而不怒

綠兮絲兮諸家說各不同呂氏載程子說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近之許氏又謂綠之所以成綠而爲衣者人以絲染治而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變之而然也上綠字包前章衣字在内就程子說而小變之尤善

我思古人二句箋謂思古人定尊卑之禮者使人無過差是猶意在責人也呂氏載范氏說以爲致其敘則在我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立意固厚然致其敘乃莊公事非莊姜之力所及莊公方惑嬖妾莊姜烏能使之有分而無過邪集傳謂思古人處之盡善者以自勵使不至於有過於下章又曰思古人之善處此者能先得我心之所求語類亦曰言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此眞得莊姜之心可爲萬世處變法矣

陳氏櫟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唯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此類是也

絺兮綌兮二句對上章言上以喻君子變妾使上僭此以喻君子薄己使失位也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是也疏以指妾則誤集傳過時見棄嚴氏申以猶班倢伃秋扇捐篋之意覺於莊姜氣象不稱程子曰絺綌所以來風何氏古義申以止謗莫如自修則莊姜反己無闕可無作此自疑之詞矣

燕燕

彙纂曰史記州吁襲殺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佯爲善州吁至鄭邪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於濮據史以論詩則戴嬀之大歸正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而惓惓於戴嬀爲之涕泣不置者當非僅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與謹案莊姜之送戴嬀至有深意而詩詞略不之及者易大傳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美所以不動聲色而終遂討賊之心也

傳燕燕鳦也本爾雅箋疏俱以燕燕專喻戴嬀集傳亦以燕燕爲重言之呂記載王氏說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爲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是以兩燕爲差池也嚴氏述曹氏說燕燕兩燕也又謂莊姜撫戴嬀之子平時與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相爲先後而常相隨逐也今戴嬀大歸而己獨留不復得如雙燕誤矣

傳遠送過禮箋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於野者舒己憤盡己情得此注方見遠送于野爲婦人之變禮詳其所當詳也

溫惠淑愼皆女子婉娩聽從之行而先以其心塞淵則順而能健易所謂牝馬之貞也沈潛篤實德業之成恆必由之故文公之中興也亦曰秉心塞淵

箋戴嬀思先君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楊氏謂戴嬀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案二說兼之乃盡先君之思戴嬀之思先君也以勖寡人亦以之勖寡人也莊姜之思先君嬀亦知之

而訣別復以相勖惓惓無已之心也事君子小君之道於是爲至

顧氏夢麟曰春秋隱公四年書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注戊申三月十七日葢未幾而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完被弒後州吁未殺先當春夏之閒見燕託興案此知石碏之討姜葢有以內主之矣

日月

詩與綠衣辭氣迥異序以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考之詩辭殆無可疑呂記載廣漢張氏云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弒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爲由己不見荅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此說確不可易辯說謂是莊公在時所作案綠衣之辭舒日月之辭蹙兩詩似未可一律論終風亦與綠衣有殊然其詩自作於莊公生存故有餘望非此詩比也

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嚴氏亦曰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象之常如君與夫人之相須古之道也案此喻不可易昏義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

古處集傳呂氏解爲古道相處卒章不述傳箋解爲不循禮（朱子舊說以爲不可稱述必經文有可字方明集傳仍從傳箋）案易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晏子曰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孔子荅

哀公之問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此所謂古處所謂述也莊姜之守正如此正莊公之所以不荅也

胡能有定正指不能定桓而言呂氏謂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葢推原禍亂之所由而非爲己私盡之矣

德音無良猶云逝不相好箋謂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嚴氏謂聲音言語也此及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耳此但道其實若集傳以爲德音美其辭無良愧其實則涉於詆矣俾也可忘李氏謂當是莊公忘莊姜言使我果當忘乎集傳本之此與不我顧不我報一例就莊公說不就自己說若箋與呂氏以爲莊姜忘莊公則似莊姜眞有觖望於莊公矣

終風

序曰莊姜傷己又曰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無思州吁之說傳箋始解爲思州吁但傳義尙渾箋則解成莊姜深有望於州吁者然而諸家從之莊姜深明大義者安肎出此陳氏啟源曰州吁弒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衛人未嘗以之爲君莊姜安得以之爲子母子之情絕之久矣何自致其惓惓乎姜氏廣義亦曰如諸儒說是莊姜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認賊作子招之使來此朱子所以深惡而斥之也陳又謂凡經言思言懷皆非指州吁傳訓寁爲跲是礙而不能行之義云莊姜傷己者傷己不能正州吁之罪姜亦謂傷己者傷己之不能討賊案劉氏

克詩說謂州吁弑桓則逼莊姜矣其於母子之睽可勝言哉楊氏猶以母子之道言亦不知務矣已先諸家言之此於莊姜情事則得矣然詳詩辭有懷思而無憎惡陳奐所云似非本指耳

折中曰終風莊姜懷莊公也朱子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是也天下無不可處之境亦無不可化之人雖不可化不可以爲難化而遂置之也是故人倫之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此易爲也卽激烈而以身殉亦無益也必思積誠以化之積誠以化別無他術親愛之而已矣性情通則心移恩義篤則神洽故化也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莊姜之於莊公皆是也

辯說謂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錢氏詩學曰詩辭實爲莊公作也郝氏鼎鐘（嘉善人與柯氏均蒙就商而論及此）曰詩首章所云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以莊姜之正州吁雖暴妄所不敢出且果州吁無禮如此莊姜何又思而懷之柯氏曰此篇當作於莊公方在之日曰悼曰思曰懷皆指莊公言友人沈氏曰富（吳江人著有經說）曰竝后貳政匹嫡耦國禍亂之本古今一轍爲之君者猶嬉笑自若恬然不知夫人雖欲朝夕進言而無望幸接見之時又輒如此遂致氣窒胸臆發爲歌謠蓋其心在一國憂及數世豈徒傷夫婦之恩爭嫡庶之分哉二詩當與白華小弁同例前日之怨是則今日之不怨非也又曰序以爲姜爲州吁作集傳改爲爲莊公作與詩之體始合而蔣氏郝氏猶爲之說蔣云施之州吁則可施於莊公義有不可郝云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婦怨夫則傷於怒眞蹈孟子所稱固哉高叟之轍矣案此數條申明朱子之意更無可疑

傳終日風爲終風韓詩終風西風也毛爲得之箋申以爲無休止是矣王氏述聞謂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既終語之轉案此以解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爲可通至云既風且暴則不辭矣且終與既義究有別故先儒皆無是說不可從

擊鼓

衛人怨州吁以好用兵之故而其怨州吁好用兵又以弱篡弑之故序怨其勇而無禮非其本也呂氏載朱子舊說以爲案左傳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辯說引衆仲之言而曰州吁篡弑之賊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乃知本之論范氏補傳謂言雖怨切無叛之意不失爲忠厚故聖人有取嗚呼豈知其弑君自立雖恃權勢役人而人莫爲用是爲忠厚於故君而非忠厚於王法必討之州吁詩之指固與春秋同哉

曾氏鞏以踊躍爲州吁好兵喜鬭國人怨之以此諸家率同其說案傳謂使衆皆踊躍用兵箋云治兵時集傳亦云坐作擊刺之狀此得本義蓋衛人怨州吁尤以篡弑之賊故不樂爲用不必於詩辭屑屑求之也

水經注白馬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津取名焉秦置白馬縣一統志河南衛輝府滑縣有白馬故城在縣東二十里本衛曹邑

歐陽氏於末二章主王氏肅說以爲與室家訣別之辭固是但井三章言之則未確此章言無鬬志之甚乃實事非虛情李氏謂爰居爰處章士卒必敗之辭夫身在行閒不守紀律如此非爲人下者所宜爲亦非所宜言也而以施之篡弒之賊正見其君臣之大義猶在人心此所貴乎以意逆志

凱風

諸家竝從序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引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案晁說良是閻氏述之

仍參用序義未然管氏世銘凱風說孟子謂之過小度不過年老之人喜怒失節虐使其子而已其子深自咎責惟愧己之不能悅母而絕無怨懟之心聖人列之於經以教孝也若如序傳所云母生七子而其子又皆能賦詩母之齒亦長矣必無不安其室之理萬一有之乃是人類之不祥家庭之大變安得謂之小過孝子有不垂涕泣而諫之哉漢章帝賜東平琅邪二王詔云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章帝之於經深矣其引義必不若是失倫可見東京以前爲詩者必不如序說所云也蒙謂此說盡之趙氏孟子注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亦不同後序所云故是詩但當以首序爲主傳無一語及不安其室意箋始言之亦可見

宋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謂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廬陵龍仁夫曰是詩當於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夭夭之盛則母之拊我畜我出入腹我其劬勞亦甚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況於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而一毫怨懟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强矯飾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發見者也季氏本謂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爲過小毛氏奇齡（見國風省篇）亦謂孝子自責也以其母之責之也以其母之責之之過情也假曰不安室則莫慰母心似矣何劬勞勞苦之有孟子曰不可磯是不孝也

是責子也夫磯以過責耳不然國之大事在社稷家之大事在閨幃未見其過之有大小也則何宜怨不怨之有亦主孟子而以序義爲非諸說皆以孝子自責竊以孝子責己而母心感悅詩人美之凡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辭

柯氏謂據詩言自幼小而至成立皆賴母氏爲之長養則七子少孤可知此事孤寡之親難於事具慶之親也七子深自引咎克盡子道而母卒感悅非孝子而何案此卽就詩辭繹得之殊不可易

傳棘難長養者棘薪其成就者於棘雖無明訓然指蘄棘不指小棗可知小棗不爲薪也集傳於此云小木叢生多刺園有棘則云棗之短者義尤明著嚴氏謂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

為酸棗楚茨言抽其棘青蠅止于棘非酸棗引釋草茦茦音策刺
郭注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茦
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閒謂之棘案嚴所分失之其引釋草
及方言正此詩棘字之證葢詩首二章皆正興三四章皆反興
吹心喻劬勞爲薪喻無令勞苦見不能有益於母莫慰見不能
善其容聲也
水經瓠子水注濮水枝津水東逕鉏邱城南又東逕浚城南西北
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
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一統志浚城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南
安溪李氏以旣不能成身以悅親又不能順親以盡孝檃括詩
指最簡明

睍睆二句鄭以兼喻顏色說辭令順是矣李氏呂氏從之集傳
淸和圓轉之意嚴氏引錢氏光鮮貌因謂檀弓華而睆睆明貌
也睍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爲黃鳥之聲許氏亦謂睍
睆字在黃鳥上其下別言載好其音睍睆與音字文意似不連
安詩緝說是足以裨補集傳
呂氏坤呻吟語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不可不知臣罪當
誅兮天王聖明忠臣不可不知柯氏又謂凡爲人子親有過自
當幾諫然不可存自是之心禮曰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言我
無令人七子之所以爲令也又言莫慰母心七子之所以深慰
其母也
雄雉

序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集傳則謂婦人思
君子行役而作高陵呂氏曰葢國人代婦人作是二說實一說
也必爲婦人辭者主文譎諫之義也所云淫亂不恤國事特推
原之辭耳箋遂據以詮首次二章上兩句甚謬又以男曠女怨
分配四章前後隔絕無此文法也其解我之懷矣二句固與春
秋傳合揆之全詩則不甚通貫曾氏謂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
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葢自遺也又謂大夫行役婦人
本無可從之理此怨思之切耳當矣
首二章文法與燕燕略相似嚴氏曰雉初飛則張其翼喻其夫
始往從役之時也次章言但聞其音之下上則飛去漸遠矣又
曰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日月之久辭之
序也
嚴氏引朱子舊說春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
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
王之澤猶在也此主刺時與今集傳致望君子不同而義亦善
呂氏亦引舊說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合之乃備葢語衆
君子正以諷朝廷也
韓詩外傳曰傳曰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
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曰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
有並引不忮不求二句申說甚精
持身涉世之病皆從忮求生根於氣質之近而伏於念慮之微
人一或任其滋長將敗莫大之德召無窮之患有不可勝言者

矣能以之自省而自克焉則不爲嗜欲所勝而守身也愼不事
利害之攻而處世也安朱氏善詩解頤所謂孔門克己之術求
仁之方也

匏有苦葉

詩刺淫亂與他篇顯斥不同於六義爲比當從集傳呂氏謂一
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
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喩大所謂主文而譎諫輔氏
亦謂若有不敢正言之意此序公與夫人竝爲淫亂之說所以
可從箋以夫人爲夷姜蘇氏李氏范氏諸家以夫人爲宣姜呂
嚴從鄭姜氏廣義謂夷姜事稍曖昧若宣姜則築新臺以要之
矣故刺宣姜之詩嚴而直刺夷姜之詩微而婉其義爲允

傳文簡質於此獨詳以詩之隱約其辭也惟云瓠葉苦不可食
蓋卽取魯語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爲說而辭未明著疏遂
謂以二事爲一興則孤立此句與全詩無關恐非詩指集傳易
爲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義方通
貫其云量其淺深卽本毛因時制宜之義嚴氏解下二句從歐
義云不問水之淺深惟欲渡也不思厲揭施之淺深爲宜非所
以喩違禮也

軌釋文及疏惑於由輈以上之文皆以爲宜作軓唐石經因之
改軌爲軓若然則與牡音不協此陸孔之失唐石經之改經文
失又甚焉呂嚴竝沿其誤朱子取協韻定從作軌最是而訓爲
車轍尙承用疏說許氏謂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爲

軌黃公紹古今韻會引說文軌車轍也又車軸謂轊頭也轊卽
車軸之端貫轂者車輪有高下有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旣
同則轍跡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
言也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也蓋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
寸軌居輪之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孔疏以爲轍跡非也
以是言之則此章軌字不必改作軓但不作轍說可也此足補
集傳之闕傳文有譌王氏述聞以軸誤爲輈軌上當有濡字軌
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
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
正同案傳文輈爲軸之誤固是其以軌上有濡字則濡軌非如
涉厲揭之爲定名義亦可疑　歐陽氏解不濡軌與傳箋同其

以求牡爲古語通用則不如傳箋之確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謂嫁娶時也鄭以請期解之然納采請期
可以解上二句而不可以解下二句云歸妻則不止請期矣胡
氏一桂詩傳附錄纂疏又謂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亦未然此
言庶士如欲歸妻尙必行親迎正禮以諷切其君非直言士事
也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
而況於人君乎
卒章仍就濟渡爲說而曉之以正道招招舟子誘之深人涉卬
否處之決卬須我友持之正傳所謂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
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也

谷風

朱子舊説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正釋序化其上義

傳東風謂之谷風本之爾雅釋天其義則傳所云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集傳所云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也嚴緝從錢氏范氏補傳説以谷風爲谷中之風與北風大風無異習習連續不斷不獨於黽勉同心二句不順而義味亦淺

行道正言其見棄也箋以行道之別喻君子之不能如失之程子以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偕老之義較勝而未若集傳足欲前而心有不忍如相背然於文義爲協且尤見棄婦情

義之至

邶去涇渭絕遠箋以絕去所經見殊泥呂氏曰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確矣又箋謂涇以有渭故見濁而已持正如沚然不動搖鄭既以湜湜爲持正則當以渭自喻今以涇自喻渭喻新昏則二句文義不貫程子謂涇反以渭爲濁而其沚則湜湜集傳又謂涇渭既合清濁益分別出之沚猶有清處均未安呂氏則曰涇新昏渭舊室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此說爲長蓋詩以清濁爲有德無德之喻非喻色之衰盛也

毋逝四句與小弁同箋以後爲所生子孫固誤其解上二句曰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亦未允陳氏疏謂喻新昏者入我家而亂我室我欲禁其無然而不可得也此即許氏所云笱置於梁以待魚發起之則不可得魚毋發我笱謂勿敗我所爲之事雖去而猶有顧其家之意也而語特簡盡

首章黽勉同心言夫婦當同心以黽勉四章專言己黽勉事所謂德也輔氏謂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勞睦鄰爲德此可見其勤而不怨安溪李氏謂首言德音莫違後言既阻我德此章則其德之實是矣末二句箋釋爲以疏喻親則意未足而義亦隘程子易以周恤鄰里而集傳呂記從之最允

昔育恐育鞫二句集傳前解爲長諸說俱未安也折中曰夫昔日持家睦鄰相與爲生者恐生計有窮及爾顛覆原爲爾非爲

我也今爾既因我而生育不鞠何爲比我于毒而欲棄之乎

集傳追言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其怨之深者正望之至箋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嚴氏述范氏意以爲怨其忘昔日之共艱苦於義爲短毛氏奇齡謂有洸有潰怒也念昔與爾同心時寧有怒邪此應習習谷風四語得之

式微

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應氏劭注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春秋左氏宣公十五年傳奪黎氏地杜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一統志今山西潞安府治此黎侯國也志又有東郡黎縣孟氏康注以爲詩黎侯國又魏郡黎陽縣晉氏灼注謂以黎山

得名黎縣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黎陽縣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濬縣東卽開州西壤相接此黎侯寓於衛地

傳中露泥中衛邑王氏蘇氏別爲之說集傳正本王案水經河東逕黎陽縣故城南注云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於衛詩謂胡爲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酈氏爲是說亦未有以見其地之果名中露泥中也而詩之所以言中露泥中固可就其辭得之蓋城居小阜則時有暴露之虞土地汙下則不免泥塗之困故云中露泥中耳王氏地理攷既載之又曰泥中蓋惡其卑溼也甚明然王蘇義自優蓋在外則以復國爲義未復國雖所居之地寬大猶之中露泥中于家子所謂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也

折中曰言此者激其君以有爲也其存君興國不忘欲反言短而意則長矣非不甘其辱而有所怨也

疏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沈氏曰寓亦謂賦式微旄邱者其亦有范蠡之雄略子家羈之忠忱乎惜也逸其姓名

均善案此更當於言外求之疏謂亦所以責衞君李氏謂先王建國欲使患難相救欸恤四鄰朱子謂見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乃盡其旨許氏以爲怨辭恐未然

胡氏春秋傳引詩詞而云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此別一義

旄邱

鄭譜以式微旄邱皆宣公詩辨說引陳氏云宣公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劉氏瑾詩傳通釋曰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時方爲赤狄所滅與此二詩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姜氏廣義曰衛州伯也黎衛接壤桓文未興安得不以方伯連帥之職望之衛哉王申舊說良是

一統志旄邱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寰宇記在臨河西南四十里案此後人因詩文而指地以實之作者所指卽此與否則不可知也

此詩集傳優於舊說者略有數端處與久舊指黎君言然此從上章何多日也直下俱用何也相承不應忽指衛臣忽指黎君前後背戾如集傳方一例此章法之審也匪車不東箋以黎所寓在衛東嚴氏駁之曰黎在衛西爲狄所逐入衛境而寓亦在西耳故往衛則東集傳解爲非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乃於事理爲合此根據之精也要其大指尤在言之有序不迫與辭氣躁忿者殊得詩人敦厚之意呂氏竝仍其說允矣

傳言與仁義也必以有功德箋申之甚明能扶傾定危弭亂除暴之謂仁義能行仁義而有濟於事之謂功德推其說亦極正大

舊以爾雅鶹鷅釋流離斥衛太過非風人之旨且辭與上章相類均作賦體自指爲妥王說良是褎如充耳傳以褎爲盛服充

耳爲盛飾言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箋易以充耳爲塞耳顔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集傳呂記從箋以於不救之義爲切故也而微涉於巧亦未安案李氏曰褎盛服也引王氏說徒盛其服而不能聽其告愬也黄氏曰褎如服充耳而不聞也充耳者瑱也范氏補傳亦曰如褎然盛服用充耳而無所聞也嚴氏又謂責其不能聽己之愬遂譏其褎然盛服如眞以瑱塞其耳而無聞也參取毛鄭之義乃爲得之

簡兮

詩刺不用賢碩人之賢可以承事王者專於有力如虎二句見之傳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案治衆動於近成

於遠之義似經文所無然呂氏春秋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其說適合惠氏棟謂其蓋皆有受之艮然據此則序文自是正解蓋霸國未興天下猶以仕周爲榮見賢者仕不得志則以爲是王朝之選也

程子不用御亂御衆之說易云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而大指仍從序義則所謂賢者又失之淺故集傳本張子解簡爲不恭且以爲自作而歸重於卒章王氏詩疑謂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至末章始託興而思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爲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是矣而何氏古義又以爲詩皆旁觀贊歎之辭絶非自作語艮亦有理參取諸說則詩以刺不用賢而末章乃詩人代道賢者心事思者賢者之思也身爲末世伶官而遠思三代之盛王所志如此眞能抗然萬物之表是以爲賢此亦同序特不用其末一句耳

呂氏謂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作詩者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周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益善蓋言其得生西周盛王時亦爲名臣而衞之不用賢愈見詳云誰之思其非泛指衰季之臣可知

萬舞傳以干羽言兼文武舞箋據公羊傳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故以萬舞專指干舞呂氏辨正之至明且確疏申傳曰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申箋則曰此萬舞幷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此言干戚舞下言羽籥舞蒙案春官序官籥師中士四人注籥舞者所吹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又司干下士二人注干舞者所持謂楯也然則萬舞干戚羽籥之總名武舞文舞各有司存碩人所司專在文舞故言羽籥不及干戚耳非獨以舞之先武後文也　又案初學記引韓詩萬大舞也又疏引異義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而許從毛是韓亦以萬兼干羽與毛同

前三章通言祭祀萬舞一事首章將祭簡擇故曰之方中而碩人在其前列上頭也次三章正言其舞公言錫爵則舞事畢矣傳釋曰之方中二句爲教國子弟事箋引周禮大胥職文申之前後析爲兩事非經意矣

注疏三章章六句集傳改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呂記從舊兼載此說以韻考之集傳尤協

泉水

箋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疏因謂君子善其思故錄之楊氏則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案楊說爲正然則非錄其思也錄其思而能以禮自止也

傳箋不指何泉藍田呂氏曰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其義足補傳所未及集傳亦主呂說案泉水卽卒章之肥泉亦卽衛竹竿之泉源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一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至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斯水卽所謂泉源之水也說詳竹竿篇

諸家以謀諸姬爲商歸計問姑姊爲致殷勤不瑕有害爲不爲過差有害則思歸純作決辭（箋以與謀爲謀婦人禮非是）集傳以謀諸姬問姑姊爲商度可否不瑕有害爲恐有害於義則思歸純作疑辭

案問姑姊當從諸家謀諸姬不瑕有害當從集傳

疏申傳箋以問爲覲問又謂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諸侯女有嫁於卿大夫者歸則見之似泥范氏補傳以爲不言兄弟而言姑姊遠嫌嚴氏又謂旣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尙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者也允矣集傳以諸姑伯姊卽首章之諸姬以問與謀義近也許氏謂姪娣從嫁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姊豈亦在所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良是

傳於泲禰但云地名於干言則云所適國郊也箋以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干言猶泲禰王氏謂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集傳呂記從之嚴氏又謂衛成公後遷東郡濮陽泲屬東郡則亦衛地也禰無所見與泲竝言亦衛邑可知泲禰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泲禰之下以女子有行言則爲嫁時曾宿餞之地干言之下以遄臻于衛言則爲思歸而欲宿餞之地案傳以干言爲所適國郊明泲禰爲自衛來時所經矣且就經文言若泲禰干言均屬所嫁國適衛所經則出宿飲餞不應有二地也陳氏啟源堅持箋義又混傳箋而一之非是胡氏陳氏疏俱不從箋當矣

瑕傳訓遠與遐通以二子乘舟傳不遠害推之王氏肅謂不遠禮義之害近是疏云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與毛意別詩言歸衛豈不願惜乎不遠有禮義之害耳集傳曰豈不有害於禮義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卽此意但訓瑕爲何未若毛義之安

須地理攷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詩思須與漕又引傳氏寅說自須至漕由東而西也一統志須城在衛輝府滑縣東南

北門

箋有詩人事君無二志語是亦以詩爲自作疏謂此詩人敘仕者之意非鄭指也案此與柏舟均非他人所能代爲而序文若與代作不殊者爲采錄詩者言之爾

謂之何哉楊氏所謂無可柰何也箋訓謂爲勤未允其云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忠之至則當

傳北門背明鄉陰案明者喜之象陰者憂之象故以爲興未必如箋以喻仕闇君也若張子謂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呂嚴同之李氏曰但以從王事出自於北門非取譬於暗君也黃氏曰忠臣役於王事自北門而出耳安有爲人臣子以仕不得志而遽以昏闇喻君乎諸說固善然以行役出北門因取爲憂心之興亦無害其爲忠兮如傳義

折中曰已焉哉決辭也不復有他望也天實爲之不敢尤人而歸於天也謂之何哉不敢怨天而安於命也

古者班祿有定制而祿必足以代耕今云終窶且貧官卑故祿薄也宣公時王命猶行於諸侯故伯兮云爲王前驅而此詩亦先王事後政事一集傳曰猶皆也錢氏曰猶專也箋謂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賦稅有定制不聞以意爲增減且經但言一耳何以見其減彼一邪

終窶且貧二句作詩之端已焉哉三句作詩之本衛有仕者上而君相不知事務叢集而令其困於窶貧下而同室不知摧謫迭乘而莫可安於窶貧不得志如此不能不怨者發乎情也然終無所懟恨一歸之天命以自安止乎禮義也此其所以爲忠與

北風

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以並爲威虐之故程子以爲考詩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案詩言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是勢已迫切乃百姓之避害似異君子之見幾李氏曰去國非人之本情今衛之暴虐而民亟去者蓋恐遲留於此而遭其禍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竊以此爲得之

辯說謂衛以淫亂亾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案春秋傳隱桓之閒蓋甚簡必其事由之以致禍亂然後著之如夷姜事以惠公出奔書宣姜事以狄滅衛書外此皆在所略故詩可以補傳之遺不必執傳以廢序詩之說且是詩之次正當宣公之世危亂之幾雖伏危亂之勢未成特以暴虐故相攜持而去未至若集傳之甚凡此且依序說爲是朱子舊說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亦從序

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箋本之而曰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爲急刻之行矣歐陽氏易以爲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謂當亟去爾程子亦謂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亟也哉李與呂嚴並用其義集傳同案如歐程於爾雅亦未嘗不合也此說之可兩通者

傳箋以狐赤烏黑言君臣並爲威虐程子則謂以其色知其物不難辨集傳又謂狐烏皆不祥物案風雪以喻威虐其言君臣皆然則具於此二句傳箋爲長

呂氏謂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嚴氏同集傳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案序言百姓得兼士士固有乘車者孟子有言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靜女

此篇當從序說蓋設爲賢君得賢妃之辭我者我賢君也辭旨縹緲閒騷人之先取喻亦相似而立言脈絡則極分明首章言其以禮自防思之而不得見也二章言既得見之能遺我以法則也夫能遺我以法則是潔白之至矣故三章以荑爲喻其言自牧歸者如靜女之自他國來至也詩統以德爲主曰姝曰孌美色也曰靜而取喻於城隅彤管則言德矣荑又以喻德之美乃眞美也彤管有煒二句既美其德而因美其色也匪女之爲美二句則非美其色而專美其德也詩列新臺之前而辭意隱約略似匏有苦葉何氏古義謂國人不欲斥言故託言思靜女以爲刺亦猶車舝之思淑女也艮是序夫人黃氏以爲夷姜嚴氏以爲宣姜未若闕疑之爲得也

此詩惟傳所釋爲善愛而不見二句呂氏以爲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者得之俟我者我賢君則愛而搔首者亦賢君也說懌女美朱子舊說其女之美又可說懌是也傳義正如此王氏肅謂喜樂其成女美則經文語意未完必添字而後可通其女美自謂色美卽上所云孌王以德美爲言非詩本指箋又謂懌當作釋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則是說釋繫乎女史不繫乎賢君亦失之支（或以說文無懌字疑鄭爲是然說文不載之字不少何可蓋執徐氏鉉謂經典通用釋蓋釋有解義言之解爲說釋心之解卽爲和說矣那亦不夷懌釋文作釋文選琴賦其康樂者悶之則欣愉懽釋是頍弁庶幾說懌板辭之懌矣俱訓和說爲順）匪女之爲美卽蒙上章女美而言美人之貽又蒙上章貽我彤管而言傳謂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貽我法則最明箋乃以遺我賢妃易之誤　傳志往而行止（依岳本）　胡氏後箋以志往爲愛之行止爲踟躕而不往見是亦庶幾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但詳辭旨當如呂說

歐陽氏始以爲男女淫奔之詩集傳本之諸家從其說者亦多然案大義既不逮序說就經訓求之又有難通者三靜女不可以爲淫一也彤管非男女私贈之物二也又左傳有言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謂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黃氏亦引此以證歐說之難通）若如歐說則傳文將何以解之三也

崔豹古今注載牛亨問彤管何也董仲舒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赤心紀事也案此所云史官蓋謂女史尙書大傳言進御君所亦與傳同陳氏疏謂御覽（皇親部一）引劉向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以示進退之法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亦西京舊說與傳互有

詳略丁氏晏（著有毛鄭詩釋及續錄）謂藝文類聚（后妃部）引全同案漢儒傳聞符合如此必有所本不可輕更　丁氏又曰劉氏芳義疏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夫人有女史外內各有官也見太平御覽引（百四十五）又釋名謂止御以丹的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此是漢法與古制用環異也玩傳言彤管之制見古人深宮動息纖悉必書如此此三代齊家之法所以遠過於後世也

傳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此言重其始之潔白有始自能有終也疏曰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若衛宣夫人則所謂無始矣安能有終乎此詩人微指也

新臺

史氏之諱國惡臣子權衡之義也故君見弑娶同姓之事恆變文以出之風詩之刺君慝斯民直道之公也故通國母納子婦之事皆正辭以陳之詩之用直與春秋並者以此然究不皆斥言也惟宣姜文姜則正斥之亦人心幾希之賴以不泯也郝氏原解謂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其語頗精嚴氏乃謂燕婉之求自齊人言之故以籧篨戚施醜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姜氏廣義駁以此則宜列於齊風不入衛風矣良然　錢氏詩學曰衛之淫風自新臺始前此無淫詩也案此知風俗之淫皆自上倡之

傳瀰瀰盛貌浼浼平地也疏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未然蓋言河水之盛平於地也

釋訓籧篨口柔戚施面柔之文他經或有此義而不可以解新臺蓋如是則詩之責宣公反寬矣蘇氏謂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天下之惡疾所以深惡宣公李氏主之呂氏謂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非於此取義說本曾氏實勝鄭箋集傳亦此意

二子乘舟

洪氏邁容齋隨筆據春秋年數以左傳載衛宣烝夷姜爲疑案左氏隱二年傳疏曰急子之娶當在宣初是以宣之烝父妾在桓初立時也洪蓋失考毛氏奇齡又謂夷姜必莊姜娣何以甘爲獸行夷姜事在桓未弑前莊姜戴嬀俱在何以容其姦而不覺則曖昧之事非可理測姜氏廣義則以春秋書衛人立晉左氏云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疏晉去衛居邢安知非以烝夷姜故爲桓公所黜乎毛又謂晉早見獸行討賊如石碏豈可就邢立之然宣雖有罪州吁既誅次序當立莊姜石碏順眾心而立之亦事勢之宜無足深怪至引世家以夷姜爲宣夫人則桓十六年傳疏早駁其謬蓋夷姜之不正即詩序可見左氏尤言之鑿鑿何可廢邪（全氏祖望顧氏棟高皆疑及此非）

傳以乘舟爲涉危之喻呂記引蘇氏說自衛適齊必渡河集傳亦曰乘舟渡河如齊也姜氏申以伋壽之死傳賊待於隘殺之左氏云盜待於莘殺之則二子死於陸地詩何以言乘舟蓋二子之死甚闇未嘗明示國人作詩者亦未嘗親見其殞命之所

以伋奉命至齊弟壽先行自衛適齊者必渡河此衛人所共知者因以乘舟渡河爲辭猶曰二子適齊耳最明

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謂有何不可而不去皆以責之爲閔之也集傳以爲見其不歸而疑之則專閔其死集傳爲允輔氏曰此所謂害害其身而已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是也蓋二子之死雖未當理而足以愧天下後世不子不弟之徒聖人有取焉故集傳呂記皆以衛世家贊辭終

學詩詳說卷三

學詩詳說卷四

平湖顧廣譽惟康

鄘

柏舟

史記載武公弒其伯自立事司馬氏貞索隱已駁其說謂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没身謂之睿聖又詩著衛世子共伯蚤卒不云被弒若武公殺兄代立豈可爲訓蓋太史公采雜說爲之良是蘇氏古史集解李氏皆謂武公睿聖必不爲篡奪然史遷不見毛詩序其致誤猶可說也疏釋序文乃引世家而不知駁正則益誤矣呂氏就序早死時髧彼兩髦辨之始明

髧彼兩髦傳箋甚明疏謂以其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是也嚴氏從錢氏范氏補傳說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實維我儀嫠居之容儀我寡特之人所當然案兩髦非去髮之謂云彼明非自指不如舊義遠矣郝氏敬鄒氏泉又謂此共姜未嫁自誓之詩兩髦丱也分髮作兩髻曰丱何氏古義駁以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孰謂兩髦不可言既冠允矣朱氏通義述之非是

我儀我特直視爲天定之不可易所以能之死靡它也親命不可違至生平大節所關則當從義而不從命或藉口父母之命敗其素行而不顧詩所不許也

母也天只毛以天謂父呂氏引朱子舊說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集傳易曰雖至於

矧誓無他心毋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勝舊說多矣人之惡惡也不深則其惡有時而萌詩以改嫁為慝惡之也深矣共姜之終能守義以此

朱氏善詩說解頤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閒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亾天理之未嘗滅也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置之鄘風之首宜矣桀邶鄘雨風時世相接獨位置是詩於其閒以冠鄘風當非無意朱氏所云足以發之

牆有茨

序衛人刺其上明刺惠公疏曰此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是矣嚴氏以朔尚幼而謂之刺頑非正本之論也三詩先刺君次刺宣姜次兼刺頑及宣姜固自有序

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胡氏後箋申之謂牆以防非常宜於堅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興中冓宜於肅清而乃有不可道之言今欲埽之則恐傷於牆之堅猶欲道之則恐揚其國之惡耳興意深隱以下有中冓言醜故祇取於合好掩惡之意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此說稍泥疏衍之云蒺藜不可埽埽之則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滅而除之反違禮而害國夫淫昏之行正宜滅除何得云違禮害國案以末句傳於君醜也三章末句傳辱辱君也參之知其說之良允疏謂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令有此淫昏一若既有淫昏之後更無防閑之法齊風何以刺魯莊公也呂氏引范氏說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嚴氏同范）亦卽傳義覘胡說尤簡盡

傳但云中冓內冓也箋申以為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未必毛指頑之通宣姜是實事豈他人所冓成也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晉灼注亦曰魯詩以為夜也中夜之言外人何從而道之呂氏引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陳氏疏謂當作室）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傳上句云不窺人闈門之私時魯詩立於學官蓋用其說故就鄘詩言則應說為允就本傳言則晉說為宜）因謂中冓當從應顏說

蓋閫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此說為善

君子偕老

首章先陳夫人事君子之正道而後責宣姜之不淑二三章承子之不淑言之謂宣姜服飾猶是容貌徒有美麗而已所以深惜其無德不能偕老而不宜此象服也章末但詠歎其美而不淑之意已見於首章嚴氏劉氏通釋謂與猗嗟詩同意固是然此詩義較顯著矣

傳笄衡笄也本天官追師追衡笄文見笄為衡笄之笄耳疏牽合衡笄為一物集傳呂記仍之馮氏名物疏謂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

釋衡非釋笄最明陳氏啟源同此無可疑者嚴氏謂傳以笄卽衡笄一物與箋義異因云惟副有衡笄出於副之兩旁紞以懸瑱陳氏既非之近胡氏後箋陳氏疏復主嚴義陳謂笄下懸瑱然紞懸瑱者自在衡不在笄追師注言之悉矣

傳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胡氏謂傳所云自是以珈飾笄與鄭珈爲副飾不同得之疏概謂以玉加於笄爲飾混傳箋爲一矣揆此兩義以箋爲長疏又謂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桐城姚氏（著有九經說）曰太元之嘗首曰時髮髮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女子易哿哿卽珈也笄與珈女子皆得有之惟后夫人之飾爲盛耳蒙案太元文葢以哿爲女子笄之異名廣雅亦曰笴䈪也笴卽太元之哿亦卽珈而要不可以釋詩之六珈字通而立言意各有主也然則疏此說非誤矣

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又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漢制過侈故箋云如今步搖上飾卽繼以古之制所有未聞疏謂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此注疏之審也許氏據鄧后紀注而云不知步搖之身亦編髮爲之否然案輿服志於假結下復云步搖似漢制步搖與副是二物非以編髮爲之者矣鄧后紀注以上有垂珠而宋玉諷賦主人之女垂珠步搖是皆以珠疏則以珈字從玉謂以玉葢古者用玉六國則易用珠至漢又考古定爲皇后之首飾云

委委佗佗二句正序所謂人君之德也傳釋之甚明爾雅釋訓亦曰委委佗佗美也韓詩曰委委佗佗德之美貌其義悉合箋於此無釋者以義具於傳也葢此泛論夫人之德宜如是非謂宣姜疏謂鄭以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恐非箋指

象服箋謂揄翟闕翟案周官追師注褘衣揄狄闕狄均得服副鞠衣展衣服編褖衣服次是翟衣固與副相應陳氏疏疑卽褘衣李氏亦有首著副而服褘衣之說然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揄狄鄭氏於天官內司服差之以爲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

夫人闕狄惟二王後褘衣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注褘王后之上服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狄而下下章箋亦云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焉義至明悉可無別爲之說況傳於其之翟也亦云揄翟闕翟而釋此象服初不見褘衣明文乎

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疏申鄭引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注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後鄭推次其色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因謂是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詳明足據申傳則宋孫氏毓說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謂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然鞠衣宜

白何以越取黃祿衣又何以越靑而同黑也且褘衣旣赤而展衣亦赤皮弁不疑於凶而婦人獨嫌於白義有難通不可從翟衣當夏裏亦衣緆絺展衣亦用玉瑱象揥各舉其一耳三章大指如集傳呂記方爲盡善案集傳旣載呂說以胡然爲問之而所釋則云見者驚猶鬼神意微別蓋與末章均言其美尤於詩意爲合然如此亦是所以惜之而仍載呂說不之易者以呂義自善不欲輕改之也呂於朱子說亦然

桑中

鄧氏元錫曰桑中蓋刺之者之詩唐麥葑匪一其采沬鄉沬北沬東匪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匪一其姓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軌焉蓋恥心亾而淇沬之閒上宮之地風瀆四流而莫可止

也管氏世銘亦曰桑中刺奔徧刺國中之淫者也沬鄉沬北沬東非一鄉一邑也孟姜孟弋孟庸非一氏一族也著姓猶然則編戶可知矣齒長猶然則幼艾奚責矣桑中上宮淇上所期不一地也采唐采麥采葑所託不一事也而全詩首尾若代其人自爲敘述作詩者無與焉因詩人忠厚之意亦所謂據事直書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若眞以爲淫者自言毋論竊人妻妾固未可自道其實且此詩一人之辭乎三人之辭乎一人之辭固未必徧游沬鄉沬北沬東而竊三姓之婦三人之辭又安得次比爲詩而所淫者適皆爲孟也祇就詩言釋之而義已難通矣案朱子以爲淫者自敘誠不如序刺淫之允呂說不可易

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

傳於姜弋庸皆云姓疏曰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集傳謂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許氏謙以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足以補孔之闕矣若庸集傳亦但云未聞疑亦貴族也通典以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范氏補傳因謂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古或作庸傳氏寅亦謂鄘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見王氏地理考引）陳氏啟源錢氏大昕以爲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是矣錢又自爲說曰古書庸與閻通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漢書谷永對策閻妻驕扇卽小雅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尚書中候作剡閻豔剡

文異義同其說較優然未若疏與集傳闕疑之尤安也（陳氏疏亦云未聞）

孔氏廣森曰孟子章句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烏之意此序所謂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詩可以觀案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集傳桑中上宮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孔此說可與相參

呂氏於詩持論最嚴有過於前儒者如此詩篇後所云是也朱子有讀呂氏桑中篇其言正相反自馬氏端臨文獻通考以下多主呂氏說折衷諸孔子之言而合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呂氏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創懲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自是直截朱子謂

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
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多此曲折矣夫思無邪一語旣
通言三百篇則雅鄭必不同部而桑中溱洧諸篇其聲猶止於
中聲其辭猶止於禮義斷以孔子之言而無不可信葢旣是刺
淫則所謂淫者非眞淫矣其云論語荅顏子之問亟欲放鄭聲
豈有删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其辨鄭詩鄭聲之分尤
不可易孔子又嘗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方惡其亂必不竝存
諸詩以垂教葢鄭聲固非鄭詩雅樂亦非止大小雅之謂凡六
代之樂與詩三百篇皆是呂氏以古樂新樂古樂今樂太常教
坊爲詩與鄭聲之别最當

朱子之說亦有所本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
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是以桑閒爲卽桑中也
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
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篇（原本作十九樂記疏以爲誤今依改）
鄭無駁從許義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
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
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疏竝據詩爲言是以鄭聲卽鄭詩鄭
衛之音卽鄭衛之風也然周官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
聲注淫聲若鄭衛凶聲亾國之聲若桑閒濮上樂記鄭衛之音
亂世之音也桑閒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
閒者亾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殷紂使師延作師涓爲晉平公
寫之是也則桑中與桑閒别又宋初無風子夏乃以與鄭衛齊
竝數知所謂音者未必卽指風詩言自當以呂氏爲定解云

鶉之奔奔

首章曰我以爲兄次章曰我以爲君兼刺頑與宣姜詩辭甚明
序專刺宣姜未盡先斥頑者旣爲匹耦故當先之且罪頑惡宣
姜也兩人者皆鶉鵲之不若故互倒而不易其辭

傳說最當其云兄謂君之兄者葢謂我乃以爲君兄也言人之
不善鶉鵲之不若者而儼然爲我之君兄乎疾惡之甚與次章
我乃以爲國小君同義箋易爲我君反以爲兄則是非刺頑與
宣姜而刺惠公矣疏申以爲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
閑四句上下各刺非傳旨呂氏從毛當矣集傳謂爲惠公之言

以刺之姜氏廣義謂如兩章俱述惠公語惠宣姜子也防閑則
可而曰鶉鵲之不如乎說良有理嚴氏於首章曰爲惠公恥之
次章曰爲國恥之亦迂曲若陸氏佃謂兄女兄君女君娣若妾
之辭益鑿

人倫常理受之於天人而淫縱反其倫理是逆天也故其兆爲
覆宗滅國之禍氣機感召可畏如此范氏胡氏春秋傳之說足
爲炯戒

定之方中

序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疏曰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
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陳氏疏謂
上言營宮室下言建城市也義可相參其云樹當讀如列樹表

道之樹且以此句爲限則非經指樹之榛栗三句自是營宮室中規制二章則言相度建城市之處所而營宮室亦包舉其中耳春秋於楚邱言城而此言作楚宮室者城之者諸侯而作宮室者文公此主述衞事也春秋書城楚邱不書城衞穀梁傳以爲衞未遷而此得自營宮室者營在前而遷在後也春秋城楚邱在僖二年正月而此於夏十月作宮室乃在元年冬者城與宮室同時作而魯獨後期彼據魯而此據衞也

傳室猶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後儒多從傳然鄭義實優桐城姚氏謂宮者先君廟也猶春秋稱武宮桓宮莊宮之類故於定方中時卽作此宮室則君所居也待作宮成更揆日作室室與宮

亦所謂散文則通對文則異者此能發明箋指

箋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此順文言之末及細別范氏謂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梓漆之供器用可知又別而爲三呂嚴從之集傳則以榛栗皆可供籩實椅桐梓漆皆琴瑟之材案椅梓各一木而釋木說文皆云椅梓也疏以爲大類同而小別是亦可見其均中琴瑟矣何氏古義引陳氏暘樂書曰桐之爲木其質則柔其心則虛椅之爲木其實則梓其表則桐古之爲琴瑟必以桐其唇必以梓則椅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爲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當如集傳爰亦以訓於爲是

折中曰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重宗廟也繼作楚室立朝堂也建國之初百物宜備故田疇之外佐以種樹阜財用也榛栗以備籩豆椅桐以伐琴瑟興禮樂也

集傳於北下曰漕楚邱皆在滑州地理考引元和郡縣志隋置楚邱縣屬滑州後改衞南本漢濮陽縣地通典滑州衞南縣衞文公遷楚邱卽此城又引輿地廣記漕楚邱二邑相近今拱州楚邱非衞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持擇亦綦愼矣疏引春秋傳杜注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嚴氏述之其說始於地理志而郡國志水經注及何注公羊杜注左傳承用其誤一統志山東曹州府曹縣有楚邱故城在東南河南衞輝府滑縣有衞南廢縣在縣東六十里本衞楚邱地詩作于楚室顧氏方輿紀要於曹州曹縣引明初省志云春秋時楚邱有二此

爲曹國境內之楚邱非衞地之楚邱也辨別甚悉而趙氏一清釋水經注胡氏後箋陳氏疏釋詩言之尤詳

傳楚邱有堂邑者箋觀其旁邑諸家竝不言其地王氏地理考許氏引傅氏羣書百考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錢氏詩學謂此地去楚邱遠不宜望見由誤認濮州爲濮陽耳其說良是

經以升與降對望與觀對又於望楚抽出旁邑及大山高邱言之見其望之之審傳景山大山京高邱也箋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竝以景山爲大山集傳有二說一云測景以正方面一云山名許氏以後說爲是葢測景之事首章巳言之而於此句之上

有望字下有觀字則皆相視地形之意又毛云景山大山也案許從後說而又及毛氏之義蓋以毛爲可從也水經注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合黃溝枝流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過楚邱城西下引郡國志及杜注地理考載之案其言卽曹境之楚邱輿地廣記所謂附會名之者也王氏雜然引之殊誤

折中曰此敘其將營宮室之先也升虛望楚審形勢也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愼封守也將設險以守國也降觀于桑辨植産也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卜云其吉謀及卜筮愼之至也終然允臧要其成也能愼始者必能善終盡人事者必獲天祐也

靈雨既零及其時也星言夙駕不敢晏居深宮也說于桑田與民相親勸督兼施也文公之勸本務於是乎至匪直也人傳謂非徒庸君此不足以美文公集傳謂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則重者似反類於輕李氏又謂匪直爲民人如是亦微有增添惟嚴氏引錢氏說非特人也而申之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强至於騋馬與牝馬其有三千匹其義爲安管氏世銘定之方中說謂猶云不但人民生聚與騋牝句相爲首尾而中以秉心句隔之此倒裝句法正與錢說同

疊山謝氏謂秉心也塞故事事樸實不尙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强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案秉心塞淵雖於末章言之其實一篇之主建宮室也植材用也察形勢也辨土宜也勸耕桑也致蕃息也數者皆以心之誠實淵深爲本

騋牝三千箋既曰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又曰衛之先君兼邶鄘有之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此非詩指安有倍於邦國常制且又過之而反以爲美者乎集傳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方氏謂記云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朱子所引誤其云生息之蕃謂國馬云衛國之富則以公馬言矣陳氏啟源堅執箋說及疏所云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爲三百乘僅得馬千二百不合三千之數不知專以革車言固

止得馬千二百若兼國馬言不已得二千五百之數乎況左傳所紀亦就衛之故境所得兵賦生息已加十倍耳若統併滅邢地計之當必不止三百乘也且朱子之義亦有所本王氏志長周禮刪翼引林氏云天子馬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殘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何氏引之其論至爲名通王氏又曰詩人推其富彊之故本之秉心塞淵絕無僭踰之意良是蒙案公馬僅三百乘國馬何遂多至三千之數果爾則是瘠於民而肥於馬奚美之足云況以文公之儉

必不踰禮而上擬天子之制也陳氏是箋疏而非集傳謬矣至嚴氏以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正合諸侯之數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爲三千其說誠誤陳駁之非過

折中曰定中再造衞也觀其立國之初日不暇給然規模宏遠矣因天之時辨方正位察地之利體國經野立其基也基立而政行焉養之以農桑衞之以戎馬教之以禮樂而歸本於心之塞淵天德王道燦然可覩矣

此風體故多舉其一端大雅緜公劉則詳矣

許氏曰布衣帛冠正文公貶損自警如越王臥薪嘗膽之意錢氏曰文公國都甫建卽汲汲務農養馬以爲富強之圖葢未嘗一日忘狄難也案下三篇皆言文公內脩事攘外莫若內脩孟

子對梁惠王之事正如是

詩於衞文魯僖詠歌者不一而足齊桓晉文則無詩非衞文魯僖之功業有過於齊桓晉文也大抵齊桓晉文純乎伯不少決裂藩籬之舉而衞文魯僖猶近王謹守繩墨無大更張故寧舍彼取此卽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之意也

蝃蝀

胡氏後箋曰後漢書楊賜傳注引韓詩序蝃蝀刺奔女也夫曰刺奔則時有淫奔者而刺之也曰止奔則時未有奔者而止之也案集傳正同韓詩經曰乃如之人則未必遽能絕奔而舉知相與疾之此爲以道化民之實事而奔之所以止也二說實一說也范氏補傳曰謂之止奔則衞人有厭亂者矣

詩以蝃蝀爲淫奔之喻非以蝃蝀爲人事所感也傳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箋虹天氣之戒恐失之附會

傳隮升也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並不以隮爲虹疏因周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九曰隮注隮虹也引詩此文遂以隮爲虹鄭司農則云隮升氣也案朝隮于西本與上章各自爲文何以見其爲虹且虹非陰陽之正氣不可爲女子有行之喻呂氏載程子范氏二說皆謂陽交陰爲相應不指爲虹而猶附載眡祲注於下范氏補傳嚴氏引曹風南山朝隮傳云隮升雲也以此亦爲升雲嚴又謂易以雨爲陰陽和陰陽之氣和則雲氣朝升於西方必有終朝之雨今俗猶以西方早雲爲雨之候喻昏姻以禮則家道成也最允漢荀氏爽釋需上

六爻辭云雲上升極則降而爲雨故詩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已開范嚴之先矣要之周官之隮可以爲虹鄘曹詩之隮不可以爲虹言各有當耳

朱子以虹能截雨馮氏名物疏引玉厤通政經曰見於西則爲雨莫見於東則雨止因謂在東爲截雨在西爲行雨後儒卒同之而亦未必詩指也胡氏謂上章既以蝃蝀爲天之淫氣至於人莫敢指次章不應又以爲陰陽和而有雨之徵集傳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此義仍與上章一貫案詩辭蓋謂朝隮以致雨非謂朝隮以止雨集傳究於詩辭不相似知朝隮指雲不指虹也

傳不待命也箋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似淺王氏謂男女

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訓義較確至程子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集傳呂記述之斯言也可以翼經而行矣張氏次仲謂自守己之貞言則曰信自天理之正言則曰命坊記曰刑以坊淫命以坊欲亦善

君心之好惡風俗之貞淫出焉卽國祚之短長繫焉故讀桑中而知衛之所以滅讀蝃蝀而知衛之所以興

相鼠

白虎通諫諍篇引爲妻諫夫之詩陳氏疏謂當本魯詩案詩辭刺也非諫也

傳箋取喻近鑿而以鼠與人之無儀者同則不誤歐陽氏矯其失遂以爲人不如鼠陳氏意同集傳呂記從之嚴氏謂不當以人之儀喻鼠之皮詩蓋言鼠只有皮人則不可無儀人而無儀何以異於鼠得其義矣胡氏後箋曰蘇氏謂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此解正本箋疏

傳以止爲所止息較箋容止之義爲精蓋止如止於仁止於敬之止儀者禮之文言其外止者禮之實言其內禮則統內外言也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視聽言動莫不有禮卽莫不有儀有止一行之或違一動之不愼則無以順性命之理而自異於禽獸禍患之興邦家之敗恆必由之此所以生不如死也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引此三章此與劉康公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子產言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同一極至之論詩人亦有見於此故言之痛切乃爾

邃宇意尤切至蓋眞見其不可一息虛生斯世也

干旄

傳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疏申以爲賢者願告以治民之法其義殊迂箋謂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卿大夫建旄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集傳主此易四之以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尤允若王氏謂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禮賢者則詩何不先言良馬

四之後言素絲紕之又程子謂素絲束帛也蘇氏謂素絲良馬所以贈之案詩但云素絲而已既與束帛有別且古者車馬有定數惟大夫得乘四馬序下箋云賢者時處士也則衛大夫宜不爲此非分之贈賢者亦必不爲此非分之受也朱子不從王程而從鄭視呂氏爲審集解李黃竝從程蘇誤

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說其有忠順之德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舊集傳有二本一云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見呂氏讀詩記引一云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見語類文蔚述竝與箋同朱

子後嫌其說斷而復起謂當通指賢者言方不費力今本所以
復更正也程子云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愛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樂告以善道也此今本所出蒙
案序賢者樂告以善道則何以告之正是賢者之心舊說所謂
不知所以副其意者鄭所謂心誠愛厚之至也若作旁人之辭
於序意有別朱子固明言之且上四句是述彼姝者子待我如
此因自忖將何以告之文勢亦甚直截似舊說爲長　左傳竿
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杜注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韓詩
外傳亦引此而云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均可證明序義
傳姝順貌箋有忠順之德案此好善之本也中論虛道篇曰君子
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
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引此彼姝者子何以告

詩四　十八

之正與傳箋義同
在位之要務莫過於折節下賢非獨己之幹濟有資而人心風
俗更有轉移於不及覺者誠治體所當先也若薦賢之事固重
於下賢然非能下之於平日何能薦之於臨時嚴氏乃謂賢者
來自他國如季札聘鄭子產如晉之類若謂賢者隱居浚郊文
公不能用而臣子徒見之則文公愧矣何足美爲不知文公雖
亟於用賢豈能遽羅盡一國之賢彼臣子之好善孰非文公有
以風之故詩人因所見以美其事安知大夫之終不薦而文公
之終不用乎至名卿相聘無國無之反不足以爲美耳
沈氏鎬曰首章紕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紕旌旗之旒縿次章組
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此章祝之謂以素絲
之縷維屬於旌旗也語意自有次第毛以紕爲所以織組以組
爲總以素絲而成組以祝爲織祝與紕皆無別祝與組語意更
倒置矣釋名祝屬也白虎通義號祝者屬也是祝本有屬意不
必改祝爲屬蒙案此條確鑿足補疏家所未及

載馳

箋以大夫跋涉爲衛來告難末二句申明上四句之故其說亦
善但與末章大夫君子岐出呂氏載朱子舊說夫人欲自歸唁
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大夫之跋涉其說本之蘇氏蘇云大夫
許大夫之弔衛者也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嚴氏亦從之
若集傳之說謂爲設言則可謂爲實事則不可蓋果如所云則
夫人已成過舉彼許大夫曷不止之於未然而乃救之於已然

詩四　十九

邪許氏謂閔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閒
爾周十二月今十月是禾黍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如卷耳草
蟲之類不必以爲實然也蓋夫人欲歸唁衛侯知於義不可而
極其思託意以賦也乃是詩之定解疏所申箋義與引鄭志荅
趙商語未若此說之精確也
范氏詩瀋曰唁衛或在次年或在戴公未立之前胡氏謂戴未
立以前不容有唁當僖元年春夏閒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
無寧居許穆夫人所爲賦載馳以弔失國與衛侯似指文公爲
近鹹邱麥野雖皆係設辭亦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爲託興也
陳氏疏是之案春秋傳於濟河立戴公廬曹下卽云許穆夫人
賦載馳明是欲唁戴非唁文且於賦詩後紀齊侯使公子無虧

卽師成曹之事是作詩甚早且惟驟聞宗國喪亾許旣小弱外又未有强援是以亟思往唁豈次年比哉觀詩一曰大夫跋涉再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衞新滅而齊未及救足以證之矣箋露於漕邑謂戴公也疏引左傳服氏注許夫人閔衞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竝分明

陳氏啓源曰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旣不我嘉曰許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夫未嘗追敘云夫人閔衞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詩意只如此案陳此條最是

傳以不能旋反爲不能旋反我思濟爲止於下我思不遠不閟爲重嚴氏以不遠非遠而難行不閟非閟而難通又求之過深呂氏謂爲許人者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閒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立言固婉以下章衆穉且狂例之殊不相似集傳許人不以我歸爲是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衞此說爲是惟視爾不臧當以箋視女不施善道救衞參之乃盡葢許人但知自往弔唁而不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故也

釋草莔貝母詩假借作蝱傳采其蝱者將以療疾集傳主療鬱結之疾是也箋以喻婦人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非其義矣然祇如許氏所云託意以賦耳圖經云貝母以八月采根與衞滅時不相當也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許縣故國姜姓四岳後大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一統志許昌故城在河南許州府石梁縣東北魏黃初二年改許爲許昌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夫人意在求救於齊桓也下不如我所之卽指此列女傳載將嫁因傅母以言雖涉附會而謂君子善其有遠識就詩觀之猶信

不如我所之許氏謂不如我之自往也此解直截葢我往則必使控于大邦而有所因極矣

宗國覆亾深痛於心而思歸以圖救之之策情也然但賦詩言志而卒不敢屈羣議以悖先王之禮義也至其詩必非徒作葢因許使以遺戴公救之道固在其中矣

毛鄭五章蘇氏同之而附載或說以爲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襄十九年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集傳斷從或說當爲定本前儒過拘章句如服氏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疏旣駁正至以杜解爲弁賦四章以下陳氏疏謂以下二字係後人誤衍故於後注云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足證疏之申杜殊非杜指然則蘇所云或說其卽本之杜氏也與若陳又析末四句爲五章亦未允

學詩詳說卷四

學詩詳說卷五

平湖顧廣譽惟康

衛

淇奧

疏謂淇奧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歐陽氏補圖屬之平嚴氏欲更定爲幽王詩何氏古義引中論虛道篇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戒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奧謂補圖爲有據胡氏後箋亦曰詩言終不可諼自是武公耄年國人誦美之詩陳氏疏又曰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世蒙案此詩卒章所詠固見武公年高德卲亦以四方綏靖而然若當幽王時慭武必有愀乎其不樂者不如是之從容而和易也歐陽爲允

切磋琢磨依古義骨象玉石各有攸屬文法與金錫圭璧一例但彼以成德言此以進德言亦該得循序致精之意

詩言武公之德內外本末詳備如此而必始之以切磋琢磨者雖有甚美之質非勤於學問自脩知行竝進不能礲錯以成德也瑟僩赫咺則合於禮樂之敬和矣

箋會謂弁之縫中疏引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會縫中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曰冠無論麤細必有箴縷之迹於其有箴縷之處飾以璂玉則不見箴縷矣羔羊傳古者素絲以英裘然則皮弁之縫亦綫縷爲之與裘略同裘縫中綫以絲組飾之弁縫中綫以璂玉飾之其義同也　傳弁皮弁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疏謂諸侯亦皮弁以視朝案此入相於周之明文諸侯視朝委貌非皮弁

詩人言有道氣象往往假車服以見其人充耳會弁就服言猗重較兮就車言而尊嚴樂易之容可觀矣

重較傳謂卿士之車序入相於周疏以充耳會弁暨此句當之而釋重較義不甚明戴氏考正謂左右兩較故曰重較傳因詩傅會非禮制也果爾則凡車兩旁所有皆可以言重何獨於較名之釋名較在箱上爲辜較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正與毛合胡氏後箋曰詩正義謂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然考工記疏云鄭云兵車自較而下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昭十年左傳公使王

黑以靈姑銔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服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案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據此疏則傳謂卿士之車蓋以武公爲周卿士故有重較與此兩說足補孔疏之闕蒙案陳氏禮書載考工記文及注疏而以賈疏與詩疏不同許氏具引之但未斷二說之得失實則賈爲長也

三章後四句程子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此與集傳竝得其指嚴氏曰人於謹言之時鮮有過失至戲謔笑談之際而不爲虐見和而不流非以戲謔爲美也亦審觀抑戒賓之初筵兩詩武公固以嚴敬爲主而張弛

得安者也
集傳以首章爲學問自脩之進益二章爲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三章爲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義至精當方氏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始而見其學脩之篤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要終而美其德器之純也次章則言德容之稱其服末章則著其動容周旋之中禮以見其爲盛德之至也亦分明

考槃

辯說謂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陳氏祖范著有經咫一書以爲序謂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案集傳論其辭而序論其義所謂主文而譎諫也淮南子云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上廉其惟隱者故錄考槃亦就其辭言之爾
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政與父臣爲難能莊公至使賢者退而窮處其不能繼先業亦可見矣鄭莊秦康皆然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箋誓不忘君之惡立說太過歐陽氏謂如其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安得爲賢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允矣然程子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亦非詩指集傳則易爲誓不忘此樂范氏補傳謂若訓矢以陳則不可加以永字嚴氏謂與上槃樂寬大意不類是也
箋不獨解三章末句誤卽其解次句亦非也寬者寬大鄭解爲寬然有虛乏之色則非寬矣邁傳寬大貌韓詩作過過美貌鄭云飢意則與毛韓不合軸傳進也讀爲迪本釋詁迪進也王氏肅申之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宏信道篤也案寬邁言其氣象迪則言其道義程子所謂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進退合道者與鄭據釋詁逐病之文不如王義其失總在欲甚君之惡而於隱處者之義先有未盡也

弗過王謂不敢過差與文勢不相似集傳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其義爲是
永矢弗告非不欲告也無可告也使能舉以告人則其情猶之淺矣亦無與告也使尙有人以告則其窮未爲甚矣

碩人

語類輔氏問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又郝氏敬曰此詩本爲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荅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盛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恆情易曉者開喩而莊姜之賢不復爲昏主道矣此詩微指二說盡之
衣錦褧衣傳以爲褧襌胡氏後箋引說文縈枲屬詩曰衣錦縈

衣又裂絺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褧毛詩絺三家詩也其於絅枲爲衣無異義鄭箋衞風褧禪也於鄭風云蓋以禪穀爲之穀者細絹則以絲非以枲疏云婦人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故以單穀爲之夫衣錦尚絅方謂惡其文著而乃云欲露錦文是矛盾矣鄭義似不如許蒙案胡說固是而許義又似太樸朱子語類引沈氏括說褧與絺同是用絺麻織疏布所爲而以爲不知是否最允

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一統志直隸順德府附郭邢臺縣周初爲邢國有襄國故城在縣西南夷儀城在縣西臣瓚曰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蒙案說文以爲地近河內懷應氏劭以爲河內平皋卽邢邱均誤

後漢郡國志濟南郡東平陵縣有譚城故譚國水經濟水注武原水北逕譚城東譚國也一統志山東濟南府附郭歷城縣有譚國城在縣東

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案此蓋兼玉藻昏義爲之說疑外治事繁內治事簡夫人退正寢之朝未必以大夫之退爲節也陳氏疏曰經中朝字君字皆就夫人說列女傳賢明篇引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此可援魯以證毛然國人致望莊公禮於莊姜祇此二句微見其意今解君爲女君則詩指安在恐不然也

箋莊姜始來時衞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案以大夫爲自夙退而不使君勞則言盡而意無餘嚴氏謂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荅豈吾君疲於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邪若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使吾君勞於聽斷可也則是借端託諷而於經指不無添出惟集傳云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依經爲釋而閔憂不荅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詩辭得此更無可疑呂氏述之允矣范氏補傳意亦同

惲氏敬碩人說謂三章宜與四章易置文勢方順或以其說爲然案如此有似後人文字且以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作收則成夫人初嫁詩矣惟以此章位置於上而結以下章乃見今之不然寓言外閔惜之意姜氏以爲四章承上來嫁說是也若陳氏

疏謂夫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後遂有大夫反馬告寧之禮由衞返齊必溯河上流故云北流其言絕非詩指

河水洋洋五句卽管仲言賜我先君履西至于河之意乃極齊西境近於衞者言之故箋云齊地廣饒也言齊以河爲界而姑尤以西從可知矣

傳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疏引左氏桓三年傳以證案傳文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此雖從者多人而要以卿爲主於庶士之名無當董氏則云庶士其媵臣也案左傳晉人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卽媵臣也惟媵臣故敘於庶姜之下集傳呂嚴從之勝傳說矣

氓

此南有喬木行露野有死麕之變也詩有正卽有變故可以觀本義曰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爲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邵氏寶曰豈當時刺淫之詩而託爲婦言者與其言則能盡婦之情矣蒙案此詩人狀淫婦困而自悔之辭以爲世戒而其意固不止此也劉氏謂不罪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嚴氏謂刺時則上所化也得之其曰美反正則講師所附益淫婦自爲氓棄何云反正其失身之辱適足見哂於世美於何有辯說以爲無理良是此序但去此句則於義無戾

謂之曰氓素不相識人也而得來卽我謀者淫佚之志有以招之也不然此何等事而敢輕相謀哉固不待語之畢而知其從之也必矣

水經注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一統志在衛輝府濬縣西

體傳兆卦之體韓詩作履雖與坊記合要是體之通借耳

鄭釋桑之未落與落近褺歐陽氏駁之是也但以喩男之情意盛衰亦未然朱子舊說猶兼容色情好言之集傳專以容色言最當亦於序華落色衰復相棄背爲合朱氏通義顧氏學詩同歐說失之又案此正卒章所云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之時也而事之悔不可追亦正在此此婦人困後所必有之辭而詩人卽借以戒凡爲女子之辭

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順文立說集傳則曰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外事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說得周密使讀者無可寬假朱子之釋經類如此

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自狀之辭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護之辭也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自訴之辭也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自是之辭也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自悔之辭也而其意終歸於自悔然悔之而無可悔矣易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始之不正終必敝也

方氏曰據禮雜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是裧與裳帷爲二物也

蓋裧在上而裳帷在下耳儀禮士昏禮言裧此詩言帷裳各舉其一以見其全容則兼裧與裳帷而貴者之稱也覩疏尤明

箋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專心於女集傳謂自我往之爾家而値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二說不同以下文四句詳之集傳爲是呂嚴同之顧氏學詩亦曰當如集傳謂渡水以歸不當如箋說倒敘奔時也蒙案二句正桑落黃隕之事必先言三歲食貧者自明其不當棄而棄耳

曰以我賄遷是有財也兄弟不知是有親也總角之宴是猶幼年也而甘蹈私奔之恥風俗之由來遠矣集傳釋五六章皆以見女子以守身爲大所當愼之於先極分明

嚴氏解老使我怨爲擬議之辭謂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劉氏通釋謂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食貧三歲爲婦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方氏亦謂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則爲夫婦者久矣三歲爲婦乃計其食貧之日耳靡室勞矣謂室中之事靡不躬執其勞可見嚴說之未安

竹竿

蘇氏曰此與泉水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毛氏以爲不見荅而思歸失之矣歐陽氏曰此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其言多述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己志思歸而不得爾一駁

序說一辨傳箋按之經文爲合其自爲說猶涉迂曲至集傳而始明惟二章不如二水之說未安案姜氏廣義謂承上思字言泉源淇水如在望也而無如終遠兄弟父母何也較善嚴氏謂詩全不說不見荅之意但未語著一憂字使人玩味之而其情自見然泉水亦有此二句何以不云不見荅也蓋思而不遂未有不積爲憂者豈必不荅乃有憂哉　序思而能以禮句自精水經注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藍田呂氏釋泉水謂此詩所謂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見讀詩記一統志淇水在衛輝府輝縣西北接彰德府林縣界東南逕彰德府湯陰縣界南流復入經淇縣東南入衛詩淇水在右漢書地理志河內其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泉源水在衛輝府淇縣南亦名陽河詩泉源在左

前二章言思歸而不得後二章復言思歸以自見其意

芄蘭

序刺惠公案云能不我知先云童子佩觿是其能之不若年爲之也使自知不足處以受人則德可進政可脩而乃傲然自是見於容儀之間者如此雖欲效忠而無路矣刺之仍以冀其悟也此蓋父兄大臣之詩

傳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疏引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以上此本左傳又云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恐不然有冠而後有

佩未冠何佩觿韘之有惠公年十五六卽位必卽位而冠矣故傳云然耳

傳不自謂無知善矣而與經文不相似故箋易以才能不如我衆臣所知呂氏載朱子舊說但能傲然不我知未若集傳同箋之允也王氏述聞謂詩凡言寧不我顧旣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能亦非才能之能當讀爲而古字多借能爲而胡氏後箋陳氏疏同其說而小異案如箋說方與上佩觿反對若謂不知我不狎我則上二句都成贅設於義爲短且恐滋以意改經之弊凡此類均未敢從

傳以容爲容儀而遂謂佩玉遂遂則容遂二字虛實不同箋因

幷以容爲容刀集傳易云容遂舒緩放肆之貌嚴氏申以容雍
容也離騷遵赤水而容與祭義陶陶遂遂不忍遽去舒徐之貌
勝舊義矣至傳謂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韓詩悸作萃垂貌
葢悸爲萃之假借也若程子謂悸悸者執心不定也李氏證以
更始羞作刮席不敢視爲范氏補傳嚴氏所本然才能不足以
知於我而執心不定猶可望其知惟舒緩放肆而垂其紳帶自
如此以見其驕而無禮也集傳從毛
錢氏詩學引劉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又爲
說曰觿所以解結以象智也智不足則虛佩觿矣韘所以發矢
以象武也武不過人則虛佩韘矣案古人凡事垂訓義兼文武
如此

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案大射
儀小射正贊設決朱極三士喪禮有決又有纊極二決與極固
相須爲用惟禮經之極此詩之韘他無所見而決則屢言之軍
攻亦云決拾既佽疏故謂禮無以韘爲玦也似合從鄭或疑禮
有佩決不聞佩極然禮既佩決捍矣不言佩極亦省文耳

河廣

箋以詩爲襄公卽位後作疏謂詩假有渡者之辭文公時衞已
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集傳呂記從之嚴氏曰詩言誰謂河
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衞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
世子衞戴文俱未立也後儒多主其說案彙纂曰此詩以爲毋
思其子則本於慈廟絕而不往則止乎禮於義爲正若以爲桓
公時詩則夫人於已出之後而爲復往之思不足爲賢矣當從
箋疏及朱傳爲是如嚴說雖曰詩主思子而作終欠直截（集傳既從箋疏仍云衞在河北失考許氏番易朱氏公遷皆言之大全引嚴說於其下誤）
陳氏啟源亦以嚴爲不然謂衞未遷時宋桓公尚在敘不應稱
襄公母矣況襄公未立尚可至衞安知母子終不相見詩猶可
無作也艮嚴
讀詩須識其與禮相表裏處如此詩雖以宋桓已逝襄爲國君
極母子慈孝之至情而黯然相望不敢踰尺寸也葢以祖宗父
命臨之則母子慈孝猶爲私情一舉足而不敢忘禮范氏所謂
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耳後世不乏賢知之行裁以此義則不
合者多矣

范氏說足補禮經所未備所謂生則致其孝朱氏善以爲母之
轍雖不可以私返子之使未嘗不可以私往歲時問安之使交
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允矣至沒則盡其
禮案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
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而通典載庾蔚之議引晉制爲出
母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又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二年詔聽
解官以申心喪是爲父後者爲出母得行心喪此則禮以時殊
古人以父命爲重爲父後者義不得爲故經傳無文若殯葬大
事襄公號呼慘痛所不待言而必慎簡貴近使臣以展爲子之
忱固亦天理人情所莫易者哉

伯兮

序云刺時箋以從王伐鄭實之辯說駁曰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是也范氏詩瀋亦謂從王伐鄭於義甚正詩人何故興刺春秋事左氏失載甚多何必定指一事爲證蒙又案詩繫於惠公宋襄公母之後若雜以宣公事則紊其次鄭說殆非

豈無膏沐二句思夫之情固深事夫之義亦至

朱氏疏義曰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己之志三章四章則極其憂思之苦而言之范氏義集傳呂嚴竝載之此說之可以翼經而行者也

有狐

序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是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也古者有此二禮皆所以育民人衛不舉是典致男女失時故刺之此序能見其大詩所狀者匹夫匹婦之失所而所刺者君若相志不存乎富庶其民也嚴氏曰有狐之詩桃夭摽有梅之變當矣

戴氏以此爲國人作衛之男子失時故有感於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蒙案先儒竝解作詩人狀寡婦欲與鰥夫爲室家之辭見男女胥失時以刺在上者之不爲民計也若易爲衣裳無與治立言雖婉然舉男而遺女矣

綏綏傳匹行貌葢以爲反興也集傳易爲獨行求匹之貌則以爲正興其說始於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案齊南山亦曰雄狐綏綏箋雄狐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明此亦當爲求匹貌慈谿黃氏引毛與戴氏安閒不迫之貌以爲得詩意恐未合南山文參究之也

傳之子無室家者箋謂之子是子甚明沈氏守正乃以之子指狐夫之子豈可以稱狐而裳也帶也服也亦豈狐所宜有者哉朱子雖嘗有下更不用實說則謂之比之論然未可拘也況之子卽是實說邪舊說比之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是矣

疏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久而無匹非先爲妃而相棄善會序意箋所云婦人之寡集傳所云寡婦皆當以是觀之

木瓜

齊桓之於衛德至厚也至厚者無可言借施之薄者言之謂人有薄施於我雖厚以報之猶若不足爲報而願永以爲好而況德之至厚者乎雖不及感恩一語而感恩無已之意畢見於言下此詩之善言情也朱子舊說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耳葢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原是從序後改爲疑亦男女相贈荅之辭彙纂引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則朱子亦嘗用序說矣要之詩序未易遽廢不但是篇也

疏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美氏廣義謂序美齊桓其義不刊而或以爲惡文公之不仁今味其語意有感德之盛情無風刺之微意二說得之若嚴氏謂感其救患之恩設爲瓜瓊不等之喩非以尋常施報論所謂木瓜猶言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殊鑿

箋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其義近褻非立言之體故李氏以下並從歐陽氏爲結好之好案左傳昭二年衛侯享韓宣子宣子賦木瓜杜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先於歐矣

崔氏銑洹說木瓜爲殿者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

學詩詳說卷五

學詩詳說卷六

平湖顧廣譽惟康

王

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屛四方故立京師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一統志河南河南府柳星張分野鶉火之次禹貢豫州之域周初曰洛邑成王營爲東都平王遷都之是爲東周河南故城在附郭洛陽縣西北卽故洛邑王城也地道記河南城東去洛城四十里洛陽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卽故成周城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呂氏引蘇氏詩亾陳靈說以證朱子釋之則從程子楊氏說以爲雅亾案兩義俱通然旣云詩亾亦兼變風言葢變風美善刺惡與雅之用同幷此亦亾而春秋之作愈不得已云詩亾然後春秋作者謂春秋所以繼詩斷自隱公者王迹之熄始此且就史之可考者存之也　范氏詩瀋謂詩亾者大師不采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於王國亾則詩俱亾非僅雅亾

詩譜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以爲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善於申鄭王氏困學紀聞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

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此皆定論顧氏日知錄又以周王巡侯甸大師陳詩采於東都者謂之王驪山之禍先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詩此變風所由名與先儒說異然小雅體近風者多矣何以不入風且二雅何以不軼而獨軼風殊難據

陳氏壽熊引穀梁楊氏士勛疏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此疏先駁范義後爲斡旋是黍離降爲國風之說唐人已能辨其失矣蒙案楊義正與孔同其云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今詳小雅國風其體實無甚分別但其政能及於天下則爲雅其政止行境內則爲風黍離十篇雖不必劣於幽王而政令有播之列邦者乎此大師孔子所不能強名以雅也然則二南豳風何以亦曰風曰文王周公固止可謂之國也

黍離

序閔宗周不可易矣而閔之心安在哉張子履祥備忘曰黍離之大夫憂王室之傾覆而無興復之期也其心無日不皇皇焉如有求而弗獲唯斯人爲然蓋當日君臣上下偷安於王城方六百里之地棄豐鎬如敝屣而不顧周道豈能復興勢不至日剝月削淪亾之盡不止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若徒然悲傷感歎則亦無望於人之知我而所憂所求皆無所託矣案此最得詩人心事失故地者必求恢復詩辟忠臣蓋莫不然孰謂周而無其人乎作此詩所以激發其君若臣也然有是心而其權不屬是以志不獲伸耳

黍稷二穀昔儒以人所常御未有明指後世遂多溷淆爾雅釋草粢稷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又云衆秫注謂黏粟也邵氏正義謂前人釋稷多異說以今驗之卽北方所謂稷米正月土膏脈發卽可布種呼稷爲穀子其米爲黃小米郝氏義疏亦謂今北方以黍爲大黃米稷米爲小米疑得之程氏瑤田九穀考力辨稷爲今之高粱高粱古謂之藋粱廣雅云藋粱木稷也蓋是稷之別種恐不可以專稷之名　黍稷蓋各有早晚兩種其早者春初卽種而晚者五月乃種故管子云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蓺稷百日不蓺稷而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非種於春何以登於夏此其早者也若小正仲夏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而此詩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則其晚者耳今吾浙寧波紹興閒稻皆再稔黍稷亦猶是矣此由地氣民事之不同不能以一例論也

宗廟宮室化爲黍離稷苗乾坤何等時哉此而不憂猶得爲有人心乎列聖憂勤惕厲以成之後王荒淫怠肆以敗之詩追罪致此之何人忠憤之情也然但云何人而未嘗直辭指斥忠厚之意也箋謂此亾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李氏謂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李說爲長

元城劉氏謂行役往來非一見而所感之心不少變而愈深案傳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又見稷之實故歷道其所更見疏申之云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未得還歸遂至稷之穗七月時又至稷之實八月時劉說正與傳疏合嚴氏以苗穗實惟取協韻失之楊氏愼謂是一日所賦夫詩固作於一日而所賦則歷道其所見乃是忠臣傍徨不忍去之心不可易也安曰背本忘親又承幽王荒淫之後安亾而不亾者固是文武成康之遺澤亦以諸侯如晉鄭衛秦各展其才力以擁戴宗周而兵農未分人自爲戰家自爲衛倉卒之變不生民閒封建井田之猶存故也使在後世潰敗不可收拾矣

君子于役

序謂僚友思危難以風呂氏謂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集傳易爲室家思其夫彙纂謂從室家而言其情更爲眞切而無行說若從同僚而思其危難則篇中未露此意故朱子不從當爲正解范氏補傳謂此詩作於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正駁集傳世儒以范在朱子前非也

王氏總聞謂當是在郊之民以役適遠而其妻於日莫之時約雞歸棲呼牛羊來下故興懷也大率此時最難爲別懷婦人尤甚又引班氏日晻晻其將莫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懷哀詩人之歎時案此引班氏自是確證必以爲在郊之民稍泥箋言畜產出入尙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立言之指如此章再言君子與采綠稱之子有殊故集傳亦以爲大夫

曷至哉箋何時當來至哉以時言集傳今亦何所至哉以地言方氏以爲聘問征伐家人未有不知其地者當如箋說蒙案下章曷其有佸是指其時明此亦當然方又謂始則猶望君子之歸終則第望其無飢渴而已厚之至也尤矣

君子陽陽

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程子曰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此嚴氏引朱子舊說君子當衰亂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於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三說義正相成

傳國君有房中之樂疏引鄭荅張逸問謂是路寢房中又引斯干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以爲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因斷云路寢之下小寢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案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制同者特鄭依大戴盛德爲說耳其於書顧命有左右房覲禮記几俟于東箱皆未合所荅趙商張逸輒云成王承先王宮室殊涉附會此由房自是路寢非小寢鄭義不可從又案禮記玉藻疏孔氏此說本之劉氏若熊氏安生則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亦屬臆斷

宛邱値其鷺翿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此云謂羽舞不同者彼

持以與舞當是舞師帥引此同列相招則是用自蔽翳而非以指麾觀文立說耳顧氏謂彼箋爲正恐非

由傳訓用箋訓從沈氏鎬以箋義於相招意爲切得之敖字傳無訓釋文云遊也本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文（胡氏後箋謂即此傳原文）箋謂是燕舞遊燕義同以執翻相招知爲燕舞毛鄭一也王氏稗疏以爲敖即九夏之鰲夏恐非

此與兔爰皆以君子值亂世而憂樂迥殊蓋所處之地然也

揚之水

序不曰遠屯戍於申國而曰遠屯戍於母家此微指也蓋以著其私而有母無父之意亦足以該之程子謂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允矣集傳謂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尤足發明詩辭所未及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申爲南陽天下之膂至楚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平王東遷即切切焉戍申與甫許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顧氏學詩深然其說案申地之爲中國要害固是但平王自以母家而戍之非果有見於天下之大計也設偪楚被伐者非其母家平王未必肯遣戍矣不然岐西數百里祖宗根本之地且不難盡捐以予秦奚愛於

申哉竊謂平王之罪無可寬也

傳箋以揚爲激揚集傳呂嚴竝本張子說訓爲悠揚然悠揚可作緩解今只云揚不可言緩是訓激揚不誤而鄭謂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乃誤李氏曰豈有湍迅之水不能流移束薪乎案歐陽程蘇皆解似箋說而義則異蘇謂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李氏主此）最明此王室微弱政令不行於諸侯之喻也

箋以彼其之子爲鄉里處者又訓懷爲安未知安不欲歸見之疏申以所思之甚在父母妻子集傳易訓懷以思當矣而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蔣氏悌生謂以國風類考之彼其之子凡五未有目其室家者況征戍之人初無攜室同行之理良是案歐陽氏曰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諸家竝從之於義爲長蓋上既與王令之不行自當指諸侯之人末二句乃自思還歸也序箋所云時諸侯亦有使人戍者乃鄭泥解周人之過耳

箋申在陳鄭之南疏引左傳杜注申今南陽宛縣是也集傳謂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地呂今未知其國之所在王氏困學紀聞引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傳曰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案一

統志南陽府南陽縣附郭周初申國申城在縣北二十里呂城在縣西三十里元統志今南陽縣西有董呂村卽古城又案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不同者古今里數之贏縮也集傳信陽軍之說誤本通典梁氏益云是楚靈王所遷在信陽州之方城內（今屬河南汝寧府）非平王時之申也

疏謂以甫許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集傳謂甫許蓋以申故幷戍之案何氏古義引鄒氏忠肯云甫許與申接壤當時楚人因伐申而幷侵甫及許容有之卽不然而二國惕於震鄰或邀王寵併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年幽王既弒立宜臼於申者許男與焉（陳氏疏述昭二十六年左傳疏劉炫引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視疏義爲有據（錢氏詩學朱氏通義及近儒多從其說）范氏詩瀋謂戍申戍甫戍許不一戍而序專言母家者甫許之戍因戍申而連及之也得之

集傳謂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案劉氏謂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程子亦謂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其保助之李氏以程爲是申國有難天子當命方伯與鄰國諸侯以救之豈得獨勞畿內之民此集傳所本而程李較周至然集傳之意亦就屯戍言之耳不謂天子竟無用兵征伐事也陳氏啟源歷引經傳爲難胡氏後箋謂出征究與遣戍有別經傳所言皆天子征伐諸侯之事從未有以畿甸之民而爲諸侯戍守者此序言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斯言允矣

中谷有蓷

許氏謂詳味詩辭人在言外蓋當時君子之言非婦人自作姜氏廣義亦云詩人所見只一女而歎而歗而泣以漸而深曰有女曰嘅歎知非此婦自作案詩非婦人自作信矣然詩中所陳仍狀婦人之心蓋如此乃足見其忠厚之情也

傳暵菸貌箋申之曰雖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疏謂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又謂下四句以漸而甚初而歎次而歗後而泣是上下違反也故程子蘇氏皆以先燥其乾者而脩而溼亦以其漸集傳呂記本之方見一例但暵爲歲旱有以暵之又與嘅條啜字作形容之辭者微有不合陳氏啟源謂暵說文作灘注云水濡而乾也詩曰灘其乾矣毛鄭義與說文合頁是但陳意主於申明鄭指則有未安竊意詩蓋言始而乾者於然無色繼則其脩者溼者亦然如此解仍是以漸而甚而於形容之辭亦無不協

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呂氏曰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呂解於上章言艱難合正曾氏所云厚之至也

范氏善矣李氏謂孔子繫易言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

之以㥁㥁者久也則常而久者乃夫婦之道也凶年饑饉爲夫婦者正當患難相恤豈至棄而不保可以見平王不能厚風俗也此中谷有蓷所由作也疊山謝氏謂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振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案范言養之無道李言教之無素謝又歸諸荒政之不脩總以證明序之閔周且宣王遇災雲漢憂旱衞文遭變零雨勸農以故克成中興之業而平王之漠視民病乃如此又以見其無志也

兔爰

序桓王失信王師傷敗辯說謂未有以見其此詩之爲是而作集傳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卽據經爲斷姜氏廣義申以爲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正東遷之初也安得指桓王伐鄭事范氏詩瀋亦謂桓王在位二十三年惟伐鄭事見春秋傳詩曰逢此百罹明爲平王詩幽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犬戎入寇王殁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王乃覥顏庇仇戍申戍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顧氏學詩又以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若不用衍序則篇次相從正得蒙案下葛藟序釋文雖兼存桓平兩說而譜及此詩疏定從鄭作平王此篇列其前亦不當爲桓王詩

傳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則取喻尚寬與下意不甚合呂嚴以兔比諸侯雉自比亦未安蘇氏謂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集傳本之義方警切所以然者小人逐勢利君子持

名節故也

尚無爲傳尚無成人爲也胡氏後箋謂我生之初但自言其幼時並不繫於時代無爲者言不識不知無所事事案詩意正以生初生後時勢安危迥殊自傷不幸無爲無造無庸者皆謂國家無事耳若泛述幼年情事則成贅辭矣

兩尚字箋俱訓庶幾集傳則於上尚字訓猶下尚字訓庶幾尤明晝

云尚寐無吪正序所謂不樂其生疑於情辭之過激矣然忠臣義士際國家之衰亂眞有目不忍覩耳不忍聞反不若死之爲愈者正其憂國之心爲之也況危亡之及身乎

葛藟

如集傳解正與小雅黃鳥我行其野相類更直截然謂他人父之云終是刺辭而葛藟庇本根亦與棄九族反刺爲切則序義自確翁氏附記以爲序云刺平王棄九族故三章皆言終遠兄弟族親爲兄弟是此句實陳棄九族之事若作流民失所解則應首二章自云遠其父母而末一章乃云遠其兄弟方與謂父謂母謂昆義相比協不宜三章皆以遠兄弟爲說也最當箋謂葛藟生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胡氏曰易爲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陳氏啟源申鄭義且謂詩言緜緜安見其生不得地姚氏炳亦謂河滸河涘河漘乃近水高出之地並非水中正葛之所託以生者案春秋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詩之取喻自重葛藟能庇本根與他人之不我有反其

言河滸則以其地之可以蔓延也葛藟猶之王室也其本根以喻王而枝葉以喻宗族也枝葉之茂卽本根茂之而還以自庇其本根王能敦厚其宗族而王亦藉以安固亦猶是耳

傳箋謂責王無父母恩是我謂他人爲己父夫遠者王遠之而謂者王族謂之上下不貫故王氏易爲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以王謂他人爲父母兄蘇氏李氏呂氏同之范氏補傳疑其非詩人本意謂豈有王之兄弟敢如此指斥嚴氏亦以爲非案何氏楷謂平王以其父廢己爲可恨感申侯之立己爲有德父讎不討反汲汲圖報焉非謂他人父而何知詩辭自有所指非泛然立言之比王說不可易亦莫我顧李氏以爲我九族則上已明云終遠兄弟此爲複出不如蘇氏謂彼非王族亦安肯顧我哉葢我者我王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

三章皆云終遠兄弟而上二章先云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者郝氏敬謂兄弟相親以父母同也不顧兄弟卽是不顧父母也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姜氏廣義謂故爲逆耳之言且動之以先王先公之思善矣

采葛

黃氏日鈔謂詩傳折衷載朱子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案唐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矣蒙謂折衷所謂新說者實卽舊說固自從序也

傳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蕭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療疾箋因謂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以大事采艾喻以急事呂氏曰毛謂事雖小甚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失傳意此呂之善申毛指也陳氏啟源謂詩言采多矣或言地或言時或言事則於此取義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案箋意近鑿陳強爲回護非是

陳氏疏亦以箋爲誤會

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閒而讒之范氏補傳曰鄭謂人臣因出使而懼讒不爲無理葢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遂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說不可廢也江陰楊氏曰君臣朋友之際或有因睽違而生讒譖者舊說未可廢彼者他人代爲憂慮之辭張氏次仲亦曰彼是詩人從旁憂疑之語並得詩指

郝氏敬以采葛喻讒言蔓引采蕭喻其薰灼采艾喻其爍膚案依此則首句方指讒言下句接說不見文勢非一貫故先儒皆不如是解

大車

序陳古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集傳大夫猶能以刑政治私邑故淫奔者畏而歌之集傳義甚通貫然於卒章首二句未安朱氏通義謂生既不得相奔以同室死又安得合葬以同穴良有理卽謂是欲奔者無聊之思亦恐非所以垂訓葢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以言淫心未忘者尙有所畏而不敢穀則異室二句箋所謂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則進於是矣美

氏廣義據漢書哀帝詔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列女傳引此義同足證前人解經竝與鄭合

集傳以此詩去二南之風遠不用序陳古刺今也呂氏從序亦云猶在文武成康之後者以卒章同集傳義耳如傳箋則詩自兼淺深言之卒章所云雖二南之風亦不過此故云陳古

傳謂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服疏中以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於禮無據箋謂子男入爲大夫者則有本矣然詩惟言毳衣而已何以知爲子男之入仕者也天子之朝豈無職服毳冕者乎王氏謂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

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說至精審呂氏嚴氏許氏從之良是

毳衣天子卿職所得服也詩特舉以形容其可畏耳傳箋殊泥嚴氏引曹氏曰毳衣冕服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祀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得之疏又引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不知彼文乃謂諸侯之臣鄭注本明若天子之臣卿既六命其大夫則四命與公之孤同服不宜獨異亦當自希冕以下也

箋釋謂予不信二句云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信如白日未然也夫婦有別古今通禮何不信之有惟蘇氏曰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棄也此最簡盡嚴氏又曰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覩其自誓之辭所守之堅可知矣此由上之風化使然也亦善二句之爲久要自誓者李氏歷引左傳晉公子重耳范宣子魯昭公語證其爲相誓之辭允矣

邱中有麻

歐陽氏以留爲滯留與舊說異案文勢作氏爲是釋首句有三說以爲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爲子嗟所治者毛氏也以爲子嗟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者鄭氏也以爲子嗟隱居邱陵之閒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蘇氏也蘇氏爲長呂氏嚴氏

從之段氏昌武引陳氏曰有麻有麥有李言其所居有此足以自養無求於外猶韓子云盤之土可以稼也亦與蘇同將其來施施則冀其不與斯世決絕而有時復出非嘉其肥遯之謂故序以爲思賢若歐陽曰思其來而祿之王氏曰將其來而祿於朝李氏是之然此固詩人意中之事而未出之於言中也

管氏世銘邱中有麻說曰子嗟子國自是賢者之名毛傳以爲父子則不知其何據要必如黃鳥之奄息仲行鍼虎專爲其人而發惜其事未見於春秋傳後世無從確指其何如人與作詩之緣起而將其來施施將其來食與杕杜之飲食白駒之縶維詞相近焉則小序思賢之說不可廢也

疏以美寶喻善道嚴氏謂張平子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珍寶爲

仁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王氏志長亦謂施施擬其始來之狀也來食則已致其飲食之忱貽我佩玖則賢者可以善道惠我卽白駒以金玉之音望之伊人者意漸深而思漸切矣並得詩指

陳氏壽熊曰如集傳說前二章彼留之子而我將其來可也三章方留於彼而遽貽我佩玖於文須增設而後通矣如舊說以留爲子嗟氏則慕其人識其居欲其來而飲食我贈貽我義既一貫亦復情文兼至且彼留子嗟彼留子國與從孫子仲一例無可疑也案此可并見歐說之難從

學詩詳說卷六

學詩詳說卷七

平湖顧廣譽惟康

鄭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洪氏亮吉府廳州縣圖志陝西同州府華州有鄭縣故城在州北一統志河南角亢氏分野壽星之次許州府新鄭縣周初鄶國春秋爲鄭國都有新鄭故城在縣北

緇衣

後序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呂氏謂此詩武公入仕於周而周人美之也集傳亦謂周人作是詩案之詩辭爲合美其德舉此詩之要其曰善善箋釋爲治之有功疏申之曰有國者善中之善殊爲不辭呂則謂講師誤作武公之好賢朱子舊說是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見黃氏日鈔）二者未知誰是序意要之此句屬辭終未分明固講師之失也　嚴氏曰說者多以此詩爲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作而附於豳此自是周人作申朱呂說明確陳氏啟源又謂好賢自屬周人鄭人述而爲此詩亦善

緇衣傳謂卿士聽朝之正服箋申以爲卿士居私朝之服天子之朝服皮弁服諸家所本案淇奥云會弁如星猗重較兮終南云錦衣狐裘自國人言則舉其在王朝最貴重者詠之以致其尊也此詩曰緇衣之宜兮自周人言則舉其在私朝可接見者

詠之以致其親也立言不同適足相證

服以章身德稱其服曰宜王者用賢至於宜而可矣是服固不易宜也蓋爵祿者天子用賢之具而中有精意焉禮遇之隆發於中心之誠則詩所云是而惟德之宜者克堪之充其道堯舜周文之悅賢不是過矣

傳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案館訓舍似非王宮卿朝之謂且鄭以緇衣爲居私朝之服所謂私朝本指治事之宮此適館不當又以實之蘇氏云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李氏亦曰諸侯各有館舍也此勝箋說其以還爲還采地之都則是范氏又以適與還詩人自謂諸儒從之未若舊

義之愨實

疏申傳以采祿王所授衣服王所賜言予爲予授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授之又申箋以授之爲民授之改作衣服亦民爲之諸家多從箋然傳義實長何氏古義引徐氏學謨云適館授粲豈民之得施於上者汪氏異義亦謂改衣授粲出自王朝則爲隆禮重任而民之願亦非虛辭也當矣

禮記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藍田呂氏注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就是詩言緇衣必其宜正也改爲授粲之不容已誠心也

諸家並作三章章四句無異辭疏於關雎章句下云句者聯字

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顧氏詩本音於此云敝字當作一句還字當作一句難屬下文當作三章章六句案陸氏奎勛云敝還字作一頓離騷善用此法蓋少讀即可連下爲句此所以一字不制也似無庸特創此例武氏億經讀考異據顧說因云一字爲句詩多有之恐未然

將仲子

後序之說蘇氏駁之然未可厚非也呂氏解詩義甚善而立言之指未盡嚴氏謂詩以公與仲有殺段之謀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案詩欲公之處段而不至於亂非欲公之縱段而終至於亂也莊公能守正禮以事其母待其弟封段以百雉之邑

迫其縱恣不憚嚴正以諭之愷惻以感之恩義兼施段必斂而自戢何至終亂哉故祭仲之言私心也即其言而善用之則公理也詩人言此見公之不聽仲諫本非出於心之誠愛徒以父母諸兄人言之故則曷若納仲之諫裁之以先王先公之制使君臣兩安亦初無愧於父母諸兄人言乎

朱氏通義謂叔段之難制國人知之祭仲之諫莊公國人亦知之特骨肉間事難以顯言故託爲公之拒仲以婉諷之意欲公申繹仲語先事而圖之惜乎公之不悟卒以養成其惡也甚當至云莊公非欲殺段者其始重違母意處之大邑迫叔寖強盛不得不以同氣爲敵國伐京伐鄢勢迫使然陳氏啟源亦謂莊公未必有意殺弟則又回護莊公太過蓋莊以失愛之故久有

厭望於母與弟且亦以此自懷嫌疑之見當其繼請制而請京心雖不欲姑濡忍以從母之請而徐俟於其後此時雖不必果有殺弟之心而嫌怨已深後日壅極而潰思手刃其弟而後快皆權興於此其去故與大邑以陷其弟者一間耳故以莊爲志成乎殺者猶爲近之若竟謂莊無害弟之心失之更遠矣至范氏補傳謂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道莊公本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耳論古尤無當

經文父母諸兄八言有序而取興則不必有序箋以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只就首章言之而二三章可推矣嚴氏謂杞桑檀皆美樹以喻兄弟義正同傳於二三章云桑木之衆檀彊忍之木特其所以取喻兄弟之故胡氏後箋遂謂桑以喻段之得衆檀以喻段之恃彊恐涉附會　箋無干我親戚與下句無甚分別李氏易爲無與我家事較確

呂氏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又述藍田呂氏說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折中曰古者園內多樹檀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也疏以樹杞爲所樹之杞不如嚴謂樹杞猶言杞樹之當

叔于田

范氏補傳曰此詩與唐揚之水意同聖人之存二詩以戒後之人君謹於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不幸有如京沃亦當防閑於蚤

無俾寖大以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錄詩之意也嚴氏曰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語他及而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聊爲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乎哉何氏古義又引章氏潢云辭雖美叔段意實刺莊公國人不敢直指其君故辭在此而意在彼乃風之體也案三說各明一義合之乃備此詩之所以與春秋相表裏而序說之不可廢也

辯說謂段以國君貴弟不應出居閭巷下雜民伍然詳詩辭乃因叔之出田繕甲治兵誇耀愚俗里巷之閒自覺其闃然無色耳非以叔爲居此巷也此似無庸疑者

詩中所言如此有微指焉嚴氏以爲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縱臾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許氏以爲非小人黨惡者之言蓋君子知幾者所作終篇雖略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且公子居大都專事驅騁田獵沈湎於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禍敗之來豫知之矣案許就集傳小變其說見詩之善於立言而嚴依序二說亦相足詩陳愚民之悅叔正諷公以禮裁制意最忠厚

大叔于田

傳叔之從公田也爲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張本且以別於上篇確矣秦氏日箋曰黃氏謂叔段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案方叔段之未襲鄭也君臣之分未絕安知叔段之必不入鄭而從田

邪乘乘馬二句疏此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李氏謂執轡如組見叔之善射也嚴氏亦以疏自爲支離詩正以叔執轡如組爲善射案大叔之豪貴未必果身自執轡疏說不可謂誤下文善射又良御益忽又代御以誇耀多能於廣衆之前然其時必暫輟射姜氏廣義謂至是并御者轡執之且射且御以顯其能恐無其事叔之自顯善御惟此時爲然首章之襢裼暴虎卒章之釋掤鬯弓始終固以射爲事也　陳氏疏引簡兮正義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謂正義不出一手信矣至以彼疏爲是觀卒章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知亦非毛意也

疏據釋地以此藪在圃田是也火烈傳轉爲列箋謂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疏以宵田申之案張氏衡東京賦云火列具舉武士星敷李注引毛詩作列此必三家詩有作列者故毛以列釋烈而張賦直作列詳其義正與傳箋合然張亦竝不云宵田集傳烈熾盛貌嚴氏謂烈如載燔載烈之烈不如傳箋之有本陳氏疏又謂列周禮作厲鄭司農注山虞典祀竝訓厲爲遮列即遮迾也詩假作烈案云具舉只合作列爲是

疏宵田之說陳氏謂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曹氏謂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惟冬田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集傳曰火焚而射也案爾雅釋天宵田爲獠郭注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魏風伐檀箋宵田曰獵郝氏義疏謂獠獵聲轉義同故鄭引獠即作獵然田之用火多矣何必宵田陳氏諸家爲是

將叔無狃二句疏謂公謂之云云李氏謂戒者國人謂叔不當再如此也恐其傷女國人愛之之辭也朱子以爲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尤與序合案漢書顏注狃忕也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忕爲之恐傷女也其說先於李氏矣

傳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送不專言射與上磬控非一例蘇氏易以掊拔曰縱覆彇曰送較善而覆彇之爲送未明嚴氏則曰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射者云前手擫後手縶予悅切擫即送也縶即縱也此爲得之

錢氏詩學曰上章言黃此章言鴇益田馬之中有黃者有鴇者或兩服爲黃兩驂爲鴇也

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更以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疏謂如者比諸外物案且亦與如舞鴈行一例故後儒多從鄭

詩上四句互相見下六句有前後次序

呂氏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

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案呂氏此類說詩有似孟子

兩詩之作見叔洨露輕脫之態適足以買禍其可憂者在一身又見叔之驕恣跋扈而公無以裁之不至於骨肉參商不止其可憂者且在國家用意略同但上篇猶叔之自田此則從公之田上篇猶簡約言之此更鋪張言之則其情益切矣

清人

詩有其事公使克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是也詩有其義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亾師之本是也君臣竝言歸重於君正以申明首序之指詩固與春秋之書鄭棄其師相表裏也

春秋書棄師史之法直而嚴鄭詩陳將潰風之意微而婉胡氏呂氏盡之矣又方氏曰以春秋傳證之然後知先王井伍邱乘之法教孝作忠諸善備焉葢有田有宅之農民各愛其父母妻子見主將失意於君則鳥獸散而歸於家況能挾之以叛乎自秦漢以後用招延募選之兵然入伍籍者類皆獨身無藉素行不足自託於鄉里易與爲叛馴至大亂應募者少則按戶籍以選丁男不教而戰驅赤子於必死之地不亦痛乎井田不能驟復則唐之府兵明之衛所乃百世不易之良法發明別義亦善

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地理攷引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又水經注(渠水篇)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故杜氏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案王氏總聞亦引此又曰左傳衛侯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衛鄭相近彭或是此胡氏後箋駁以上云公入則是入國而盟彭水當在衛都不當引以爲證確矣顧氏方輿紀要河南開封府中牟縣雙洎小清河在縣西南五十里卽古清池水亦名清口水

傳以抽爲抽矢以射箋則云車右抽刃釋文引說文作搯(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案許葢本之三家鄭則文從毛本義用三家益精審矣

羔裘

序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集傳美其大夫之辭於詩辭均可通然依序說方見主文譎諫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詩之爲用乃如此又詩稱彼其之子嚴氏謂稱彼所以譏此義亦明著葢莊公以梟雄御下一時用事之臣大率狡猾而多詐桀驁而不馴與詩所謂舍命不渝邦之司直正相反朝鮮忠良釀篡奪之禍者二十餘年詩人其有先幾之見矣箋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疏謂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良是至辯說謂如子皮子產之徒亦舉其人以示其概見鄭固有當之而無愧者耳非眞以詩爲子皮子產作也陳氏啟源詆之朱子豈不知詩之絕於陳靈哉

三英傳箋釋爲洪範之三德歐陽氏曰亦當述羔裘之美發明其說者程子曰若素絲五紽之類葢衣服制度之節集傳呂記

本之段氏昌武曰曹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爲組紃以
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姜氏廣義曰此章已作別調不與上
章一例竝善又李氏紬義曰初學記引郭氏璞說三英英謂古
者以素絲英飾裘卽素絲五紽也據此知前儒早有此解不始
於歐蓋首章但言羔裘之潤澤而已次章兼及袪袖三章則并
及英飾以次加詳也（嚴氏謂立政三俊注亦謂剛柔正直英卽俊也仍主傳箋未然）
輔氏曰首言其能舍命不渝次言其爲邦之司直末乃以爲邦
之彥而結之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案輔說良是苟人臣而
盡與時委蛇鮮特立之操其在權姦則舞智以欺君其在庸碌
則因循以誤國賈誼所云俱亾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者也害
可勝言哉

遵大路
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袪而留之疏國人思望
君子假設得見之狀竝當蓋遵大路者思賢之人自謂而所以
思遵此大路者古者去國以禮必由大路（本范氏詩瀋）蓋遵此得見
而留之也箋又以惡我爲擥持其袪不寁故謂莊公則文義迂
曲且乖詩人溫厚之指嚴氏謂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
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此詩止惜賢者之
去而莊公身不行道爲君子所棄可見矣蒙案如此解方見詩
人用意之遠立言之婉
不寁故蘇氏謂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朱子舊說亦謂子無惡
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嚴氏謂速猶倉卒不可倉卒於故
舊謂棄去之速也此說爲允
女曰雞鳴
序以爲刺不說德辯說謂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集傳此
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朱氏通義曰述夫婦之賢者正所以諷
不賢者與序意不相悖善矣
傳箋義前後不屬歐陽氏曰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
皆是夫婦相語之事蓋言賢夫婦相語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
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
其賢也而鄭於卒章謂是異國之賓客因又以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亦爲賓客考詩言偕老者多矣皆爲夫婦之言也且賓客
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殊不近人情又曰詩陳賢夫婦相警

勵以勤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鳧鴈以爲具飲酒歸以
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
夫也其卒章又言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
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也歐釋此詩至
當不易蘇氏以下竝承用之而集傳闡發尤詳陳氏啟源力駮
歐說何邪
此述士女有雞鳴昧旦之警而齊詩稱賢妃警戒其君亦云雞
鳴東方明夫婦之倫無貴賤總以早起勤職爲先又二詩皆自
女發之亦風體
云與子宜之則無怠廢之萌矣云與子偕老則無勃谿之擕矣
云莫不靜好則無宴私之形矣閨門懿德已舉其要陳氏疑其

不得爲賢則易曰在中饋斯干曰唯酒食是議常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果何謂邪且風人立言往往即淺以見深亦非惟此詩爲然也

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集傳詳爲之說本之大戴禮保傅篇及韓詩內傳其文曰佩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玭珠以納其閒下篇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陳氏疏謂戴禮衝牙蠙珠以納其閒者就中組言之也傳琚瑀以納閒者就左右組言之也陳歷辨孔賈以來諸家與朱子說合

嚴氏釋來之爲招來而新相知者順之爲和順而莫逆於心者好之爲好慕而尊敬之者辭有次序又曰此由其夫好德故其妻能奉承其意尤善

王氏總聞曰大率此詩婦人爲主辭故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

有女同車

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疏謂假言忽實娶之當矣案顏如舜英美其容將翺將翔佩玉瓊琚美其度不獨彼美二句爲美辭故有女與孟姜只是一人況風詩於心所思望多作設辭如靜女東門之池之類此詩亦猶是也嚴氏以上四句斥忽所取他國女說本歐陽而詳言之云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辭胡氏後箋謂通篇皆形容歎羨之辭而不娶之失自在言外上言有女者虛想其人下言孟姜實指其姓不得謂之文複也

不曰昭公而曰忽此序稱名之失也序之直斥名者於衛唯州吁於陳唯佗彼皆以孽篡宗以此施之固宜忽世子也且立爲君三年有謚矣安得比而同之嚴氏反謂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殊謬

此下數篇或刺忽或閔忽呂氏主序而詆忽已甚辯說謂忽未有可刺之罪讀者襲序之誤必欲文致其罪誠爲平情之論但概易以淫詩亦未安竊思序說宜有所傳其所刺之事多可從而所刺之人或未盡確考忽之在位前後甫三年耳何以詩反若是之多忽以外子亹爲賊臣擁立旋即見誅若子儀在位十四年無甚大過徒以微弱不振卒爲突殺安知數篇之中無爲子儀而作者乎且其刺且閔者本以得國之正不忍坐視其孤

弱而然則亦忠愛之心爲之至篡奪之突直思正之而已唐風於翼與曲沃亦然此可見民心之至公非必惡其人而興刺也故必參酌兩家乃盡經指

山有扶蘇

序所美非美朱子舊說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是矣而刺忽之云未有以見其必然范氏詩瀋謂此詩爲刺臣之辭甚明但未知的在何時深得闕疑之法亦善會辯說意也

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曰釋文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說異鄭乃互易其小大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

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枎古疏胥蘇通用阮氏校勘記從其說良確據此則扶蘇自應在山呂氏謂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正與傳合箋以首章上二句喻用臣顛倒失其所次章上二句喻養臣顛倒失其所孫氏毓譏其自相違戾當矣疏所駁非是嚴氏立說小異而略同於箋亦小木之說誤之也

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疏申爲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狂爲狂愚案所云美好即於閑習見之上篇傳云都閑也故以對狂言正與子充指性行誠實一例箋以美醜爲喻失之

都言其治體通達詩辭所舉雖簡然用人之道通達誠實盡之矣所美非美則見爲通達而得狂愚信爲誠實而得狡僞危亾之禍恆必由之

折中曰子都禮儀閑習者也扶蘇荷華顏色可觀故以興子都也言山尚有扶蘇隰尚有荷華而朝廷之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則是竝無華國之士也子充德義充實者也橋松游龍枝幹可用故以興子充也不見子充而見狡童言竝無棟梁之材也又曰山有扶蘇國無人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以爲無人者非無人也有人而不用也其始也有人而不用及乎習尙既成舉國皆爲狂狡則欲用而果無人矣

二章傳狡童指昭公汪氏異義疑傳文有誤略謂傳以子都子充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合序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如以目昭公亦必於狂且下著之不應於次章始言似此傳係狡童篇文脫誤在此案果如今本不但顯與序違且令經文上下齟齬毛不宜有此汪說最確

所美非美以無知人之明故也國家之安危繫乎人才賢否倒置則綱紀不張百病交作荼毒先及於生靈而國事亦終受其害故人君以辨別忠佞爲先

蘀兮

叔兮伯兮傳指君謂羣臣箋指羣臣相謂倡予和女傳言予倡女和箋言女倡予和皆箋義爲近其首二句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得之

諸家主序者義亦不一呂氏曰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雖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女要女矣較善西山眞氏曰所謂臣强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稟於君蘀兮蘀兮諸大夫處强臣之中猶蘀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爲倡和自結黨與以爲避禍之本案此視呂義尤於序合詩人以刺昭之不自振奮也

嚴氏又謂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爲也呼諸大夫而告之言天大風則槁葉無不落喻國有難則大夫皆不安禍將及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忠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二女字皆呼諸大夫此則其義爲刺而所述爲忠臣憂國之辭存

參

狡童

傳箋以狡童斥忽牽於序說而誤辯說曰昭公非有大惡且猶在位豈可忘君臣之分而目以狡童誠有功名教之言又謂昭公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卽位年巳壯大不可謂童序於山有扶蘇方以狡童指昭公所美此遂移以斥公其舛尤甚更極切中狡童斷不可以指昭公審矣惟淫女之說亦難從

以狡童非斥昭公者有數說謂是目祭仲者始於陳氏而黄氏范氏補傳述之范曰彼祭仲者賤之子忽者親之較善嚴氏又曰仲自莊公時巳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巳老矣不應目爲童因謂山有扶蘇刺忽所美非美乃見

狂且狡童此詩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說尤精審後儒多從之但子亦不必定指忽范氏詩瀋謂子者指其君也庶得之矣

陳氏啟源以下復主毛鄭舊說據箕子歌爲證案何氏古義有曰說者謬謂箕子目紂爲狡童然何知非指飛廉惡來輩邪此可以息其喙矣

使我不能餐息憂念其主至於如此此與君同休戚者忠義悱惻不能終閟之辭漢劉向之倫也不可以私情狎昵律之

褰裳

箋解子惠思我爲有心正己褰裳涉溱爲往告以難歐陽氏謂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因易爲褰裳涉溱而來王氏蘇氏以下從之案褰裳涉溱當是奉國以從自謂己往非彼來下豈無他人亦已往他國非他人來此故春秋傳子太叔賦此詩而宣子言敢勤子至於他人是其明證此詩但當依箋集傳雖作淫辭而解上四句甚分明末句足以膂說所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巳甚而不可緩也上下仍復完善呂覽載晉人欲伐鄭令叔嚮聘焉子產賦此詩叔嚮歸曰秦荊近其詩有異志不可攻也事雖未確而說詩正與左氏同

嚴氏曰忽以世子嗣位其立也正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王道旣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己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溱洧合流由來巳古一統志載縣志溱洧自密縣兩水會合而東爲雙洎河後洧流獨盛溱水漸微今涸是今新鄭有洧水無溱水矣今昔之不同如此

丰

此與東門之楊序皆云親迎而女不從集傳易爲私期輔氏申以爲親迎在六禮之後豈有親迎者巳在堂而不行者然坊記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傳時有違而不至者正用其語則周末固有此敝俗矣禮記注不親夫以孝舅姑係鄭氏誤解　姜氏廣義謂天下無有淫奔而俟於堂者亦無衣錦褧衣駕車而行者知序說爲安

李氏謂此詩乃女子爲淫奔所誤故思其初而悔不從正禮之爲禍案詩以刺亂不正陳其不隨而反陳女子之自悔其不隨蓋亦因以示戒用意尤深至詩凡此類皆欲在上者聞而正之也

傳巷門外也堂無文申之者王氏肅曰升於堂以俟孫氏毓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疏斷從王說爲㕙堂李氏紬義胡氏後箋復申孫義以爲閭門左右塾之堂案此皆就婿家門外展轉附會於義未安惟陳氏疏引士昏禮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謂是婿家之巷此旣爲俟之明文傳之云門外卽據禮經下俟我于堂亦與齊風著篇俟我于堂合竝謂婿家之堂較確

疏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韵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甚明

箋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釋文易以豉反疏謂志又變易於前讀如字疏爲是嚴氏謂呼迎者之字曰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案果呼前夫則叔伯有定不應竝舉此自謂他人有來迎己則便從之蓋男行女不隨義已絕也亦安見人之果來迎乎

東門之墠

傳以詩正言刺亂故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翁氏附記曰朱傳以鄭詩多屬淫奔故於東門之墠序云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獨取其得解乃今詳繹諸家之說而知序說亦不如此也傳本渾言男女交際之難易次章準上文亦難易爲喩李氏謂此詩冣難曉此是思古之詩東門之墠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藘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甚遠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者

鄭謂望其來迎己則曲說也胡氏後箋曰此詩每章下二句實與漢廣之不可求思靜女之愛而不見相似皆有可望不可卽之意傳以墠阪之遠近難易喩禮與非禮之別於義精矣劉氏克詩說謂此亦非難踰之物特義不得往耳室旣邇矣人之遠者有禮以限之也亦足發明傳義蒙案詩蓋疾時俗之淫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因卽就鄭民居稠密之處以起興而曉之以禮東門之墠言地之易行也茹藘在阪不以禮則易行之中而有難行者存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爲男子言之也東門之栗言物之易取也有踐家室不以禮則易取之中而有難取者存焉豈不爾思子不我卽爲女子言之也互文以見男女之皆當待禮耳箋以下多失之胡氏引易林貲之鼎東門之壇茹藘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正與傳合黃氏曰東門之墠雖易至而茹藘在阪爲難及女子之室雖甚近而禮義之不可犯則若甚遠一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亦善

在阪言茹藘明不必其大也家室言有踐明不必其深也

許氏以爲述男女相倡和之辭近鑿其曰朱子謂刺詩雖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賦之之人常在所賦之外凡若其自言者則淫邪之人所自賦也嘗於桑中之序論之是固然矣然以後世觀之放淫之辭深能道狎邪之情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爲辭章而深知風俗者爲之此類亦多非獨此詩亦非獨淫邪之詩爲然則眞善學集傳者

風雨

大序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於此等詩觀之意尤顯著然不言世無君子而自陳其願見君子則主文譎諫之義居亂思治欲得賢才以維持移易之嗟歎再三爲此詩者亦君子也

疏申傳箋以爲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云何而不悅言必大悅嚴氏亦謂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辭安溪李氏謂鄭俗昏亂而猶有心知禮義獨爲言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同道者見而喜之案依序義孔嚴爲長許氏并以雞鳴比政亂亦不如舊說呂氏引朱子舊說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是猶從序也

當極亂時人皆遷於習俗而有君子不改其常度是天心所賴以不墜也且君子在世無論得志與否不有補於時必有裨於後又世運所恃以可轉也今而未見天心世運殆有不可知者矣詩人願見如病得瘳而喜且悅者以此

子衿

青衿爲學子之容挑達乃刺譏之語就詩以言其當如序說信矣案朱子作白鹿洞賦在集傳成書之後其辭有云廣子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質曰舊說自不可廢則朱子之意灼然可知

程子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遷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

疏曰言學校廢者謂國人廢於學問非謂廢毀學宮艮是夫學校設而學不講猶不設也是時猶承周先王教士之遺法學術原無不端爲之師儒者又必極一時之選其教弟子皆有成法故見廢學卽引爲憂若在後世則當以端學術擇師傅爲先然後學問可得而言也

箋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案之詩辭似未合程子解首章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

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明以此爲師儒思學者折中直曰學校廢壞師儒不安其職而去閔其弟子之失學而賦此也又於下章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足正其失

傳以嗣音爲習詩樂亦就音言之耳實則嗣當如箋訓續音如德音之音詩書禮樂皆是三章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意可見矣中說房元齡謂辟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辟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

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正解作嗣續道德之音禮樂不可一日廢當時之嗣音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數世之嗣音也收所言是數世嗣音時值喪亂在上之學雖廢而在下之學不可廢廢則世道或幾乎息矣詩人不得之於上猶望之於下中說足發其未盡之蘊

容貌氣體閒貴於端凝患於挑達挑達者端凝之反究其病根固以天資輕躁亦以習尙浮薄也一入乎此則詩書禮樂之精道德性命之理皆不足以動其心矣士風之壞二字盡之

傳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疏謂城之上別有高闕武氏億引說文缺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缺又引公羊定十二年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

南面以受過也謂與許合案何氏說楊疏巳以城墉不完爲疑且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是乎有城非如樂有軒縣可虛其一面至天子諸侯城制等差自有里若雉數在矣故傳箋竝無其文段氏說文注城門上有臺謂之闍無臺謂之缺說較近理未若疏義之合傳箋也

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程子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怠廢一日怠之則其志荒矣放辟邪侈之心勝之矣折中曰天地之生才有數壞之於平日而欲用之於一旦將安從得之一日不見而如三月豈直師弟朋友之相思哉以爲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不育教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數說義相足

揚之水

以興辭推之序說爲是但不必定是昭公詩無信人之言專謂搆讒者一身之離閒無庸辨也己去而君無忠臣良士之足倚其危亾將愈速則不可以避嫌而不辨況兄弟之親乎其辭略似狡童篇皆忠臣詩也

嚴氏曰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爲强矣

終鮮兄弟箋謂寡於兄弟之恩於義添出鮮兄弟自謂少兄弟非眞少兄弟也有之而不得其助則謂之少也宜箋又謂作此詩者同姓臣也不可易葛藟終遠兄弟通謂九族柏舟亦有兄

弟同姓臣所作此亦宜然曹氏嚴氏專就昭公親兄弟言之似失之泥

朱子舊說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閒此忽之所以亾也亦用序義

出其東門

集傳爲正折中曰序閔亂閔時俗之淫亂而作此詩也嚴氏質疑謂此貞士閔亂而自申其志也前刺亂爲刺淫亂則此閔亂亦閔淫亂衍者謬以亂爲喪亂益以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云云姜氏廣義引漢書地理志鄭國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此其風也則二詩之旨瞭然矣序云閔亂閔

淫亂之成俗也自後序男女相棄傳以如荼爲喪服遂致此詩不可解劉氏辰翁曰詩中所云聊樂我員聊可與娛似非男女相棄時語陸氏詩學亦謂貞士刺淫之作經文明順不待三復而後見也鄭俗之淫竝於衛風者惟此詩之如雲如荼與末篇之秉蕑贈芍乃其明證案漢志則三家說早有與集傳合者故班氏云然

彙纂曰玩經文詞意從容無干戈擾攘男奔女竄景象朱子定爲鄭風淫亂而此人能不染汙俗安其室家之貧陋以自止於禮義可謂得風人之正解矣

馮氏名物疏曰禮記左佩紛帨紛帨卽巾也此巾宜爲佩巾或以爲婦人裹頭之巾蒙案馮說佩巾是也內則子生女子設帨

於門右注帨事人之佩巾也士昏禮記母送女施衿結帨注帨佩巾春秋傳嬴氏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衛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杜注巾拭手者可見女子之事人以巾帨爲重也黃氏佐謂巾以擁蔽其面茹藘則染其布裳者甚誤古者婦人之服衣裳連

傳闉曲城闍城臺說文闉闍也城曲重門也箋則謂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二說毛許爲長爾雅釋言闍臺也釋宮闍謂之臺釋文引孫炎云闍積土如水渚可以望氣祥也此闍爲城臺之明證而說文城曲重門之義尤確蓋城曲重門必有高臺以壯形勢備觀瞻故謂之闉闍實則主其門而言詩所以云出也又案禮器天子諸侯臺門鄭注闍者謂之臺是門臺亦名闍也

李氏引漢郊祀歌云顏如荼注應劭云荼野菅白華也言奇麗白如荼也師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顏貌如茅荼之柔也此可爲集傳一證

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案此以上章例之知其亦女服耳未確定其爲何物箋云染巾則亦例以上章意其爲巾也

輔氏曰聊樂我員自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同樂其樂也案如雲如荼淫風也穢行無足思縞衣綦巾貞德也常道故可樂

野有蔓草

序既云思遇時矣又云思不期而會何也蓋不期而會非淫奔也下箋所云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其事也

案地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月也奔者不禁皆此不期而會之謂民之遇此乃是君之澤下流時亂則安所得之故曰思遇時也

蘇氏謂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據春秋傳子太叔賦詩爲證又吳氏肅公則謂朋友期會朱氏通義陳氏啟源則謂君子遇主竝引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本子事案詩不止言美而更及清揚之婉恐非思君子詩也其謂是會友遇主者以爲節取則可以爲正義則未然蘇又謂如舊說則趙武將與伯有同譏此不然鶉之奔奔義絕不倫非若此詩於義本正可斷章取也

詩首二句是指其時箋云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是也又因以爲興王氏肅申傳曰草之能延蔓被盛露也

民之能蕃息蒙君澤也是然正與非反興邂逅相遇亦君之澤
使然疏釋作反興使詩辭上下文不相貫未妥也
傳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案傳不期而會蓋通釋經文四字
非專釋邂逅字不期而會曰遇本之穀梁傳隱八年可見嚴氏引
陳氏云綢繆詩言昏姻云見此邂逅邂逅正謂昏姻非淫奔也
又自為說曰邂逅謂其議速成猶迨其今兮之意今人言事之
速者云邂逅而成案兼此二說方盡其義詩詠昏姻多矣獨綢
繆及此詩言之足知是殺禮之昏與尋常昏禮有別然綢繆則
引以自慶此則用以致其思亂世之民情孔悲矣
集傳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是亦淫詩歐陽氏曰男女昏
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閒此朱子所本胡氏後箋謂太平御
覽引韋昭荅問云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說
蓋出三家蒙案此又先於歐陽且以為發於女子之情失之更
遠

溱洧

首序之刺亂確矣若後序所云殊可疑夫謂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案之詩辭誠然而以為成於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恐非事理
所宜有且詳是詩其為寬閒逸豫之時異於困頓流離之會亦
易明矣故韓詩注以鄭俗三月上巳采蘭兩水上祓除不祥為
說李氏引之集傳呂嚴並從其義自是允協
管氏世銘溱洧說曰溱洧之旨與桑中大約相同而其言尤明
白易見期我要我若為其人代言集傳因以為淫者自言以詩
中有我字也至此詩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則顯然轉述之辭維
士與女伊其相謔則隱然嚬蹙之道矣特未為蝃蝀之大聲疾
呼出其東門之正色直辭耳而其心之恥而不為何以異哉鄭
衛之俗自淫鄭衛之詩自正以淫俗而猶有惡淫之詩此天理
之所以常存而聖人亟錄之於三百篇以廣無邪之訓也然則
大史采風皆有貞而無淫乎曰以備慶讓黜陟自當貞淫並采
以資絃誦則無取乎淫者之辭矣案此條足翼呂氏桑中之義
陳氏疏曰水經洧水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酈注洧
水東逕新鄭縣故城中又東為洧淵水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
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又潧水注潧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
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潧
與洧者也然則潧入洧逕鄭城之西城南為溱洧合流鄭城西
南皆溱洧所經溱小洧大故下文但言洧之外舉洧以該溱也
蘭說陸疏為確朱子楚辭辨證曰黃魯直言一幹一花而香有
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案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即今
之零陵草香與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大抵
古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溼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
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
皆非可刈而佩者也足以證明陸說
鄭衛之淫序以為一化於上一由於兵班氏地理志以為風土
使然班說為朱子所本而嚴氏非之謂若是則教化為虛言而
二南之義為誣竊意兼之乃盡嚴又謂詩之見在者夫子所存

以爲世戒也聖筆所删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案鄭聲非卽鄭詩嘗以呂氏桑中篇說爲正

學詩詳說卷七

學詩詳說卷八

平湖顧廣譽惟康

齊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又北海郡營陵縣或曰營邱志又云臨甾名營邱應氏劭於臨淄曰齊獻公自營邱徙此於營陵曰師尚父封於營邱陵亦邱也此主志或說也薛氏瓚則曰臨淄卽營邱今齊之城中有邱卽營邱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此主志文而不以或說爲然也水經淄水注引爾雅釋邱水出其前左爲營邱而云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今臨淄城中有邱在小城內周遭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邱之名與爾雅相符孫氏炎郭氏璞注竝云今齊之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詩疏謂水所營繞故曰營邱以邱臨水謂之臨淄應說爲謬數說竝同獨顏氏師古謂臨淄營陵皆舊營邱地殊非緣陵乃杞地一統志山東青州府虛危分野玄枵之次臨淄縣有臨淄故城在縣北八里亦曰齊城

詩譜以雞鳴下五篇哀公詩南山下六篇襄公詩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序竝不舉號諡鄭據詩次言之孫氏毓以雞鳴譏晏起而東方未明刺早興疑非一君其說有理疏堅執鄭義未然也實則哀公爲大公玄孫變風始作有詩若干篇何以閒八世至襄公而詩乃嗣音亦其可疑者闕之爲是

雞鳴

序思賢妃辯說以爲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集傳云美者就其辭言之耳實則思賢妃意爲多荒淫怠慢其失自在時君詩人不得已而有是思主文譎諫之意也

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案此小誤夫人以雞旣鳴則朝盈警戒其君以早起耳其實君起常禮不待朝盈也下章亦非分言夫人及君朝禮

匪雞則鳴二句疏曰作者言夫人言雞旣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序下則曰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胡氏後箋以爲彼此互岐繹經文首次兩章上二句爲夫人之言下二句乃詩人推原夫人所言之時實景如此而其恐晚之心愈見若如序疏所云則是夫人自以爲尚早非經意矣辨析甚當集傳呂記竝同傳箋以蠅聲爲早嚴氏從曹氏說哀公以雞鳴爲蒼蠅之聲東方明爲月出之光顧氏學詩駁以據此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旣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蒙又謂下二句果哀公荒淫之辭是三章無一語及賢妃而序文爲贅設矣且末章依舊說何其溫厚依嚴氏何其媟狎詩必不然其以雞鳴前無蠅聲後儒因遞出新義皆以辭害志竊所不取　蠅之爲物不時有當其感炎熱而動深夜亦飛鳴有聲固有早於雞鳴者矣況四方物性不同又本係設言者邪

或疑依舊義如經文辭氣雜出何曰詩與小雅庭燎相似彼先正言其時方狀宣王之心此先述賢妃告君方正言其時立言不若此無以見其非眞雞鳴與蠅聲也三章疏所謂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孔以爲承次章東方明申言之良是

朱氏通義安溪李氏竝述或說月爲日之誤未詳出自誰氏胡氏以爲本集傳則無其文所謂東方明則日將出者蓋據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言賢妃以君將視朝之候復用相告故繼之云此再告也非月當作日之謂不然釋上章方以蠅聲早於雞鳴釋此又以日出晏於東方明不相悖乎

會且歸矣傳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義甚典確集傳謂侯君不出將散而歸此雖係設辭然古人立言有體季氏本謂恐無此禮良是

箋庶衆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案庶予子憎此說爲允曾氏以庶無釋無庶嚴氏亦曰無庶猶庶無古人辭急倒用曾又以予子平說嚴氏復謂予子吾子也哀公稱其所昵均未然而嚴之解予子尤非

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我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案春秋傳所謂妻柔而正者如此

太平御覽引韓詩雞鳴讒人也（疑脫疾字）辟君章句雞遠鳴蠅聲相似也案此但可以釋匪雞則鳴二句於篇首二句及次三章則

雖通矣

還

序文所云正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呂記述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此深得詩人微指

劉氏通釋謂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爲哀公所致也此說爲允姜氏廣義亦謂不說上之荒於獵而但言國人之逐禽幷不言國人逐禽之非而但述其交相稱譽則其俗之不美由於上之化導可見後序謂哀公詩不可從其去取正折衷朱子也　鄧氏元錫曰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此姜說所本

箋謂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疏以馳車明之是也又曰竝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二獸疏申以子卽與我竝驅逐兩肩獸亦是王氏謂竝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似失其義如箋疏說則一時出獵之爲子我者非有限數也何嘗不多邪

漢書地理志引詩還作營峱作嶩云臨甾名營邱顏氏注齊詩作營之往也（此顏謂齊詩段氏小學疑之案蓋本之前儒可無致疑）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嶩山也然不可以釋毛本之還且其義亦短旣云往營下又何以云竝驅從禽也董氏引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案釋文第曰峱崔本作嶩初無是說陸又引韓詩還作嫙好貌儇作嫙亦好貌與毛字異義同殊勝齊詩凡主地名爲說者皆好奇之過不可從也

輔氏謂古者四時各有田獵所以奉順天時發抒民氣而以之習戎事備典禮也然田獵不以時或耽樂於此則先王必以爲戒今齊以游畋成俗互稱譽其便捷輕利以爲美則其心荒肆而失其是非之正矣案此亦程子易傳所謂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若宣王之車攻吉日秦襄之駟驖便嚴肅不同騶虞至矣

著

嚴氏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折中曰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以下皆行之親迎于渭世子之禮也韓侯迎止諸侯之禮也有女同車美得禮也俟我於著刺失禮也春秋於夫人之逆至苟有失禮必詳書之重人倫之始也故曰禮始於謹夫婦

箋謂陳親迎禮以刺張子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著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呂氏復詳爲之證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旣奠雁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此昏

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義至確矣箋說通述人臣親迎禮則壻既受婦當自內至外今由著而庭而堂皆自外至內明此爲正陳不親迎事故集傳及諸家竝從張呂

疏申箋曰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揖曾氏釗謂士昏禮序婦從降自西階在壻降之後則壻先出不與婦竝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邪況揖讓之禮皆賓主共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後壻稱主人壻自升堂至降出竝不言揖者蓋女父不降送婦又無賓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壻授婦綏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箋自謂婦至揖入之禮先言著次言庭又次言堂蓋事之序孔釋爲引出之時失之辨正詳確然又謂詩意本陳親迎禮不言引出者舉引入以互見也案果陳親迎禮詩何以不舉女家引出而偏言夫家引入邪明當從張子義

素青黃即充耳玉色當從傳（釋素爲象瑱者以明其爲士耳未允也）而尚之爲佩以疏所申爲長三章總言卿大夫士當從箋鄭以素青黃爲紞孫氏毓駮以瑱縣當耳故曰充耳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鄭說爲謬於名而失於實其辨確矣且紞色亦非一時易別者故詩辭皆不及之況初昏邪知尚之爲佩者佩玉瓊琚瓊瑰玉佩詩言佩每以瓊冠之此詩舉佩以見服猶舉充耳以見弁冕也知總言卿大夫士不分三等者三章或相次或變文無以見其尊卑之縣絕也

詩辭始終僅舉充耳暨佩者女子始相見有廉恥之道焉又刺不親迎得見充耳暨佩又以知古者由父家之壻家猶未爲之擁蔽其面焉（通典東漢魏晉始以紗縠幪首）

方氏有讀齊風篇以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其論殊鑿而以言此詩尤臆斷

東方之日

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王氏肅曰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傳又曰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王曰言昏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申傳甚簡明疏以姝子指男子我室爲女子之室猶據箋義以明毛未是

胡氏後箋曰傳以日月在東方皆言君臣明察之盛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主文而譎諫者也序又以男女淫奔歸於君臣失道推本之論傳以每章下四句皆陳昏禮之正以刺今之不然其云姝者初昏之貌蓋與靜女之姝同乃指女子之美下句室爲男子之室履禮也即就也言彼姝之子所以在我室者由我以禮聘始來就我而爲昏也闥亦男子之闥發行也言我以禮迎始能歸我而行夫婦之禮也楚辭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故傳以日月在東方皆爲明盛箋以日月在東

方喻不明殊迂曲薛君章句謂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又淺矣案胡之必易疏者昏禮壻親迎升堂不入室婦至夫家始有入室明文也發合如疏爲發足謂啟行也

禮通言六禮而親迎爲重咸彖傳所謂男下女禮記所謂男先於女者也序不能以禮化者亦指不能正此昏姻之禮耳

東方未明

序既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又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蘇氏以爲雖衰亂之世蚤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時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顚倒衣裳哉辯說亦謂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二說爲是集傳承用上二句去其末句至爲精審李氏反疑號令

不時爲贅未允

嚴氏謂此詩主刺哀公非刺挈壺氏又謂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與郝氏敬亦謂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爲說亦善然集傳尤直截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聖人法天道以爲節臣無用其促遽君無待於召令此所以爲得中中故可常令一不依節而上下紛紜如此夫豈可常者哉蓋節卽禮時君方自謂勤政而不知其非禮也

李氏曰瞿瞿毛以爲無守貌蓋謂折柳不足以爲藩亦猶狂夫爲挈壺無守而不任職是以兩句爲兩義王氏謂折柳樊圃則其於限禁也不足賴矣狂夫瞿瞿則其於守視也不足任矣與毛相似蘇氏謂爲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此雖兩句合爲一義不如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懼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此說盡之蒙案程子說爲集傳呂記所本　集傳瞿瞿驚顧之貌此兼本蟋蟀傳瞿瞿顧禮義此詩程子說狂夫見之且驚懼意推之他經皆協

說者以不能辰夜主刺挈壺氏案如程子說此句乃蒙上二章言上所刺本以失之夙此更窮極其弊謂折柳以樊圃狂夫猶爲之瞿瞿以有限耳今東方未明而遽自公召令不能時節其夜如此是無限也則今雖失之夙者後必有時而失之莫矣蓋

進銳退速勢所必至非獨失爲政之體而已

南山

衞人之刺宣曰籧篨齊人之刺襄曰雄狐逆理亂倫人情其憤雖君公之貴不得奪是非之公也而此詩之辭尤顯著故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以其爲大故不可一日立於其朝矣嚴氏皆別爲之說而以此爲通刺魯桓殊泥至後二章刺魯桓乃探論致禍原本桓亦不得爲無罪嚴謂辭意不貫亦非也

傳南山齊南山疏謂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不指實何山胡氏後箋引牛山南郊山爲證而意主南郊山陳氏疏則專指牛山謹案一統志山東青州府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左思齊都賦牛嶺鎮

其南水經注天齊水出南郊山下卽牛山也毌說又有南郊山在縣東南十里連麓而異名耳據此則南山之卽牛山無疑牛山南郊非二山也胡說本之顧氏方輿紀要未甚明晝　又案劉氏帝臣曰南山傳齊南山疑卽孟子所云牛山也其說先於胡氏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葢謂隨其服之尊卑各自爲耦耳箋說甚鑿詩以兩與雙見其耦非以兩與雙相爲耦也且葛屨何以喻文姜冠緌何以喻齊襄義無所取疏强以鄭意申毛藍田呂氏謂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兩五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甚明又謂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則沿鄭誤集傳謂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極簡盡

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疏申以旣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嚴氏引曹氏說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横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葢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蓺麻爲喻也此勝疏義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季氏本謂桓公娶妻時父母巳没而此云告父母者告廟也正與傳合箋議於生者卜於死者則通凡爲昏者言之與傳義相足

左氏傳於嬴之會云成昏于齊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然詳詩云旣曰得止乃有媒之明文且前是公與齊侯陳侯鄭伯有稷之會矣烏知其無爲之媒介者乎

箋釋鞫以盈從釋極以盈極疏謂非繆中極恐非竝就桓言之是也集傳俱訓窮意正同傳極至也葢承窮字說窮之至爲極也

申繻之諫詩人之譏竝據禮言究觀其故則桓弑隱自立于討不加會嬴之舉如齊之役葢皆天奪之魄焉而襄之斃桓連稱從妹之閒又隨族其後無錫高氏有言人心卽天自感自應豈不然乎

甫田

詩有正義有旁義此爲齊襄妄求諸侯而作正義也讀者可通之於學問推之於凡事旁義也

傳箋三章皆興集傳以爲比由不指襄說故以小大遠近平言

依序則作興爲是箋謂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蘇氏謂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竝得經指然詩人先破其好大喜功之心而後告以求之之有道立言次序宜與集傳相參黃氏謂齊宣之求大欲卽齊襄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之意末章卽孟子發政施仁之意舉似頗當

箋謂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蘇氏謂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苟脩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呂氏謂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

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竝允詩人不欲覓絕之
而諷以求之自有道也用意忠厚如此然襄公無道安能端本
澄源故但以喻意出之亦於知人之明不悖范氏補傳謂襄之
求大功求諸侯猶童子效成人冠服嚴氏謂以喻襄之獵等躁
求義味不逮遠矣

盧令

蘇氏謂時人以田獵相向故聞其纓環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我謂我儇兮集傳亦謂與還略同然詳繹經文國人喜望之神溢於言表自非有德之君不足以當之序謂陳古以風其寄意尤深也傳於美且仁歸之平日而田蹴又以順時其樂同獲義亦本末兼盡與孟子對齊宣王之言正相發明

詩八　十二

胡氏後箋曰還詩揖我謂我等語是自令其從禽之事故通篇直刺其荒此詩云其人者是想望之辭故以爲陳古

何氏古義曰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郜左傳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爲襄公好田之證嚴氏謂國人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此得言外之指

仁言其恩鬈好貌紬義謂卽澤陂之卷言其容箋讀爲權訓勇壯者非張氏參五經文字權字注從手作擢者古拳握字胡氏後箋謂訓勇壯與下章偲字意複偲說文曰强也言其才美則統言其德也文與叔于田章末相似而氣象懸殊故傳釋彼以美爲美好此則以爲美德言固各有當耳

敝笱

序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詳詩列南山之後載驅之前序說可信郝氏敬謂詩作於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也莊公於文姜其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耳故敝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允矣

詩惡魯桓不能防閑文姜張子以歸止爲反歸於齊者是鄭必以初嫁釋之而大國女出嫁僕媵盛多又不可謂之不能防閑則以爲心志之不定殊爲曲說顧氏學詩謂考莊公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於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言歸止惟

詩八　十三

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事足以證明張子之義矣　陳氏啟源知箋義之難通別爲說曰桓弒君自立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於讙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既恃齊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其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笱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之年矣詩人探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說似有理然拘一歸字之詁致費周旋未安也

陳氏又謂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於桓末年僖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案詩人吟詠與春

秋書法不同春秋惟出嫁及大歸曰歸其歸寧則但見於傳文左氏於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云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是也若詩辭則葛覃云言告言歸歸寧父母矣猶曰此父母在也至載馳歸唁衛侯明其兄也非婦人反父母家稱歸之證乎

載驅

序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序惟有所傳故斷然以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歸諸襄公之事傳箋以四章上兩句言襄公往會通道大都下兩句言文姜來會一本序說集傳易爲通言文姜於文勢似尤順但簟茀傳謂諸侯路車何氏古義引陳氏禮書云齊襄方叔之車以簟茀衛夫人之車以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二者更不容溷嚴氏雖謂婦人之車亦言茀然婦人言翟茀不言簟茀胡氏後箋謂齊人自刺其君其辭宜隱故簟茀四驪但言其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言之所謂言隱而旨顯也蒙案齊人於君固未嘗斥言亦以著其彼此來會同心淫縱而其爲惡又自襄公倡之也宜從舊說

顧氏學詩謂嚴言四句分作二人辭意斷續必竝言文姜文方貫今案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注齊地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胡傳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爲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爲齊侯之志者況首言載驅薄薄明已在道疾行未言齊子發夕明是聞襄來而連夜啟行赴之君敘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誤文亦無不貫也剖析最精

發夕傳自夕發至旦此說未是詳經文蓋言文姜聞襄公之來其時已晚隨卽發行不待明日所以深刺之意亦必有所宿之館豈弟翱翔遊敖則日中在道事也韓詩釋爲且雖古有此訓亦非其義

豈弟傳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謂無慙恥之色是矣翱翔遊敖由是而生箋讀豈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此亦必有本故爾雅釋言曰豈弟發也然毛義自善

汶水諸家皆知有琅邪泰山之異而說未明書何氏古義謂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酈道元云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又許氏說文以爲汶水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此淮南子所謂汶出弗其者乃青州之大汶小汶非此汶也其水入濰而淮南子以爲流合於濟則幾與此汶混矣此論爲確

襄公文姜固無羞惡之存然敢於宣淫如此者則以王室衰弱大司馬九伐之灋不復行於列國故也風詩春秋安能爲之諱乎胡氏春秋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傳引敝笱爲證而曰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竊謂詩錄此篇亦然

猗嗟

序義周至集傳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
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呂記曰是詩譏
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嚴
氏曰文美之事甚難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遽
言之也並善得詩指
抑若揚兮集傳揚目之動不如傳抑美貌（從陳氏疏）揚廣揚疏申以
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額貴闊此揚是實字卽君子偕老
之清揚揚且也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下清揚婉兮傳婉好眉
目疏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是解揚字仍與鄘詩傳揚眉上
廣近胡氏後箋謂此揚專指目言與廣揚之揚不同嚴氏引錢
氏云揚起也言目俊茂氏補傳引禮記曰揚其目而視之謂其

瞻視之明是也揚屬目不屬眉末章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
兮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允矣
箋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
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集傳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
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二說並當詩之妙於立言得集傳益明
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釋文
反韓詩作變變易胡氏後箋謂復其故處當卽五射所謂參連
也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賈疏曰四矢貫侯如井之儀此於
韓詩變易之義爲近然此義上章不出正今已足該之必如箋
說乃爲更進一義耳
詩首章詳言威儀次章威儀技藝平言卒章則詳於技藝三章

有次序始至見其有威儀及射而又見其有技藝也嚴氏曰始
概言其射之臧下乃詳言其所以爲臧不出正言其中射則貫
言其中而有力四矢反言其再射又中前處也三者所以爲臧
也案此當作於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之時卽公羊傳之公
與齊侯狩于郜莊於是無人心矣作詩者齊人故猶未討其忘
父讎也
序刺魯莊不能防閑其母趙氏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
刑以馭下就後事言善矣顧氏日知錄述劉原父說左氏曰夫
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
乃中禮爾又述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
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先儒皆

主此說因以序與趙氏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夫文姜之反
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
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
莊公年少當時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
尊挾齊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
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顧氏此言尤爲探原之
論陸氏詩學亦曰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空復夫人
親與乎弒如鄭莊之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乃爲權而得中趙
氏所云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第可施於穆姜非所施於文
姜也意與顧合　乃其禍端則桓實成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使魯桓能用其言亂何從生故曰禮之

防人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集傳備載始末於南山篇後有以也

明崔氏銑洹詞曰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何僕從之制寀莊於始生舉大子禮儲位早定桓夘莊即立豈齊襄之力魯請以彭生除惡而齊殺彭生其心猶有畏於魯也莊亦未嘗藉齊以自固莊之元年春正距桓夘已歷三時姜猶留齊不敢歸歸而魯人責以大義旋即孫齊姜亦非眞有以愚其子懾其下者至二年爲禚之會姜始肆行無忌故始之通桓縱之後之姦莊成之也崔說未合又曰如莊公者痛父復仇而已它無所忌焉居文姜而餼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于衣衰食糲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庶治兵蓄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其論與顧陸竝極嚴正朱氏通義述崔緒論乃謂爲莊公者誠無計以處此則不成議論大失崔之本意矣王氏總聞亦謂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沒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强安可防閑此不明風詩春秋之義者也君卽早年大臣安在匹夫不可犯以非禮況於有邦且威儀技藝固美矣顧獨暗於大義乎

學詩詳說卷九

平湖顧廣譽惟康

魏

呂氏於鄭譜下引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案譜云雷首之北酈注則云北去首山一十許里二者不同毛氏奇齡戴氏考正皆謂在雷首南一統志解州觜參分野實沈之次芮城縣有河北故城在縣東北里許一名魏城卽周初魏國亦引鄭譜水經注文而解州中條山在州南二十里在芮城縣北十五里中條卽首山是魏都在首山南十四里許也漢書地理志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鄭譜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疏以爲其境踰汾朱氏右曾曰蒲坂爲魏地北接汾陰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古耿城在河津縣東南十二里自河津縣西南至榮河縣九十里河津爲耿地則魏地不得踰汾矣（汾陰今山西蒲州榮河縣）蘇氏魏爲晉詩之說集傳載之而爲疑辭嚴氏引曹氏說謂當在未幷於晉以前又自爲說曰季札觀樂邶鄘衛爲衛風而魏唐異譏知魏風非唐矣園有桃十畝之閒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朱氏疏義又曰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褊急與勤儉質樸亦不同直以爲晉詩不可也陸氏詩學亦曰唐詩終於晉獻魯閔元年晉獻始滅魏以其地賜畢萬則魏自當有詩矣可例諸邶鄘哉至公行公族以晉官而指爲晉詩然齊有公行則亦

未可泥也足證蘇說之難從

方氏謂魏風非既併於晉之詩觀伐檀碩鼠可辨晉自曲沃桓叔以好德爲國人所附至於武獻方務撫輯其民而用之豈肎使之失所而永號所云樂土樂郊未必非望走在晉也亦善

葛屨

葛屨刺褊者刺俗也而亦以刺君然其俗機巧趨利皆其褊心所爲詩之所明言也歸本於其君儉嗇褊急無德以將者詩之所未及言序者爲原其意云爾故集傳謂其俗儉嗇褊急義似小異而實與序相發明

傳箋言禮俱聚疏亦詳明集傳以服之爲服之於身好人猶大人然好者美好佩其象揥又與君子偕老象之揥也文符明是女子尊貴之飾且以提提云云爲威儀服飾之美揆諸上之履霜縫裳下之褊心亦不甚協知當依舊說好人卽女而服作整治解言裳要衣領或可使好人整治何乃使之縫裳乎好人提提三句乃婦初入門事言是女容飾之盛如是而遽使服縫裳之功所以爲褊心而可刺呂記從毛鄭得之

范氏補傳嚴氏依集傳而又變其說范謂今所至通都大邑寠人家女子至出市井爲人刺繡恬不爲怪嚴謂未嫁之女其手纖纖謂其可出爲人縫裳治衣裳之要領以爲好人之服而利其傭資案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以下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古者男女之別綦嚴恐無未嫁女出爲人縫裳之理況如舊義此好人卽卿

大夫之妻未成婦而其夫使縫裳所以興刺安得以爲庶民未嫁女而爲他人縫裳也嚴又謂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今俗稱猶然蓋當時俗稱如此集傳故以易舊說然卽可通於上章之末二句而不可通於次章上三句當從傳箋

維是卽指上女手縫裳言之詩人病其褊心是以興刺褊心斥魏俗未是斥君箋說似過

儉美德也儉而不知去太甚則褊急以處心纖嗇以殖貨其弊將入於先利後義故君子得中之爲貴廣漢張氏說甚精

汾沮洳

序其君儉以能勤釋文本作其君子疏亦謂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此斷以君子爲是魏卽儉嗇亦何至以國君而躬自采菜哉詩所指當卽指貴官故舉公路公行公族以例之言與其職不相稱耳則當作君子不當作其君亦明矣錢氏詩學又謂采莫采桑采藚非大夫自采使其家人采之耳皆與小民爭衣食之利也與孟獻子所謂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異矣亦通

傳萬人爲英與下章美如玉不合范氏易以草木之華是也

箋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案此以左傳軞車之族當公路而不云公行服氏釋左傳曰軞車戎車之倅杜氏曰公行之官以軞車當公行而不云公路疏始牽合爲一云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行列謂之公行陶氏定山以爲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諸侯亦

宜分公路公行爲二官最是蒙又就詩辭觀之公路與公行殊文猶之公族何以見其必爲一官陶又謂秏車是兵車非路車斷從杜氏亦不可易惟謂路車主守且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皆以同姓爲之則於經無據又以傳有餘子無公路謂或卽以餘子爲公路案疏云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足證其失若李氏紬義亦知孔公路公行爲一之非而難杜鄭謂左氏果以趙盾爲公行何以不直曰爲公行而曰爲秏車之族然左氏初不及公路又何以知秏車之卽公路乎陶義爲允

輔氏曰儉以能勤而不顧禮則苟可以得者無不爲也采莫采桑詩人特舉其一事耳然則作此詩者蓋生乎其時而不溺其

習者也案生其時而不溺其習有先王之澤以爲據依也風雅刺詩蓋莫不然

園有桃

首二句作興爲是傳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程子亦謂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民雖寡能用則治於興義見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允矣箋以爲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恐非

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如傳說是善會不能用其民之意者若箋所云是不達序意者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衞之使狂夫不能攀折我落其實焉德教亦所以衞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嗇焉大國滅之將亾是猶食其桃棘弗修其圃他人是殽我可得食乎案此申序傳之義精矣詳繹之嫌於圃字太著迹蓋園有桃喻國有民園有桃其實之可殽者以培植灌溉之故也喻國有民亦可得其力者以有德教治之故也詞淺而意則深推之凡事莫不然

序謂大夫憂其君詩人之意則然而其辭未必直斥也箋謂彼人指君呂氏載朱子舊說亦云彼君之所爲今集傳省去君字較審云彼人以有不忍斥言者耳士箋釋爲事迂曲戴氏曰士作是詩季氏本曰士未仕之稱亦稍迫切季又曰彼人指當國之人則允嚴氏謂士者人臣之通稱此爲得之

彼人是哉二句舊說謂狀不我知者之辭本當嚴氏易爲咎見

責者云彼之所行果爲是乎子所言何爲如此也許氏同之義味反淺

蓋亦勿思指不我知者非自指集傳至當箋謂無復思念之以自止失之

折中曰魏小而偪於晉事有可憂而當國者不知且自以爲是也附和者同聲是之有知而憂之者且羣起而非之於是無識之人隨俗浮沈置是非於不問而可憂之事果無有知之者矣其敝皆由於膜視國政而不與分憂不思故至此也庸臣誤國大抵如斯勿思一語辭婉而意深矣

陟岵

顧氏本音載李氏因篤之說曰父曰母曰兄曰皆至行役爲句

而子季弟於句中韻協下音段氏曰此五字句予與巳止韻次章季寐棄韻三章弟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巳六字句案疏云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寢無得巳止是亦以父曰嗟予子句行役夙夜無巳句如段讀全詩句中爲韻者其句末必有韻李說未若段氏之確也

箋以爲思其父母兄之戒集傳易爲想像其親念己祝己之言案呂記引廣漢張氏云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說蓋本之張氏經父曰母曰之文繫於陟山瞻望之下明不必父母之有是戒而孝子由體親心如是也由是推之親或不幸先亾亦安往不可想像哉嗟乎此古人所以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者也

折中曰既從王事似不得復顧父母而聖人錄陟岵者敎天下以中道也夫軍旅之際原不可貪生而失之怯亦不必輕生而傷於勇此其道惟在於愼愼之云者詳審而斷以義也猶來云者原非期以必來也義猶可來乃望其來蓋欲其立功而生還非敎以貪生而苟免也終君之事而復不背親之恩盡孝正所以全忠也

方氏謂三代前無子別父母之詩蓋孝子仁人不忍一夕離親而宿於外至以征役遠行則睽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故必待辭家就途之後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己慮父母之疾痛衰瘉但言父母閔己之勞瘁懼己之棄捐隱深悱惻之至也

十畝之閒

首序刺時固是後序其國削小民無所居蘇氏駁曰夫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亾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爲民者哉辯說亦謂國削則其民隨之豪案經曰桑者則非謂所受田可知行者將然而未然之辭也如後序義於經文殊不相似

蘇氏謂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此集傳所本蓋其道行也其言從也國雖日削與君同存亾可也道不行也言不從也進而無補於世孰若退而無愧於心此賢者處身之

正而非有所恝於君國也雖然賢者之自處則得矣而有國家者任其樂於就閒而不爲之所時事不可問矣故曰刺時

箋以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爲削小之甚疏因謂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然無是理也且十畝果卽所耕田詩何不言耕者言桑者張子以爲場圃之地集傳亦謂郊外所受場圃之地是矣劉氏克謂名詩以十畝之閒者如孟子五畝之宅二家相比而言其情爾姚氏舜牧范氏詩瀋略同案諸家亦是舉此以見其概非定謂二家兩宅也如集傳自渾

嚴氏曰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或相與旋歸或相與逝往皆見閒暇無所事也

折中曰君子之仕也原欲受事以宣勞豈好逸哉乃有時而思

逸者非果於忘世也或事權不屬欲勞而不得或時勢難爲徒勞而無功故不得已而羨人之逸也

伐檀

序說與詩辭皆合如集傳覺於中四句不相似合從舊義魏有君子而不見用所用者皆尸位之流時事不可爲矣然詩於在位不見爲榮見爲辱於君子則知其志信其行固作者好惡之正亦先王之澤存焉爾

傳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申以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本明下又云彼君子斥伐檀之人見其非別指耳疏誤會以爲君子身自伐檀范氏補傳謂詩人言君子不得進仕失其所非謂君子自爲伐檀之事也檀不宜水不可用於河猶

君子不得進仕俾之家食非所宜也孫氏燾（同邑人著有毛詩說）亦謂坎坎然伐檀木而置之河干不爲人用猶君子不得仕進也河水濁而俟其清且成波文猶君子之待時也毛之說詩如伐檀等語未有作實事者得之

檀木性芳而堅伐檀爲車本可致遠而寘之河干以俟水清漣喻君子負才而處閒散地也其必取義伐檀者爲實以古聖賢成己成物之學難進易退之道厚自期待而不肎貶屈以從時趨也不素餐之根原早立於此

集傳謂美君子之不素餐故以中四句狀君子之志但須添字乃明王氏詩疑曰集傳作自言呂氏作詩人之言詳胡瞻爾庭有縣貆之句他人指之爲直截案序所謂貪鄙所謂無功食祿皆於此四句見之無功食祿正貪鄙之實爲人臣者明此則知一日食其祿卽一日不可無其功反是者貪且鄙豈必簠簋不飭而後爲貪哉

方氏曰呼而問之曰爾不稼不穡何以取我之禾三百廛乎爾不狩不獵何以瞻爾之庭有縣貆乎治人者食於人以貧薄之地竭力以奉爾望相恤也而爾不我恤獨不聞君子之不素餐乎言彼者諷此人之不然也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囷乃下所以奉上若自食其力不宜言數如此其多且於禾曰取則爲取於下明矣古者民風渻厚田獵獲禽必獻於上豳風所謂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也

傳一夫之居曰廛疏申以一夫之田百畝案遂人夫一廛田百

畝廛與田別此方言禾數因廛以見其田也

億傳爲萬萬箋爲十萬集傳呂記並從箋蓋廛之禾秉有億而億爲之囷此大夫之祿三者各指其一而實則同（曹氏謂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億數與三百廛遼絕案古者言囷不拘然畝石都小實亦不大相遠也）若如傳義非一廛所能有也

碩鼠

後序以碩鼠指其君甚乖義理蓋貪殘之政可去而君民之體不可失也黃氏謂君雖重斂猶吾君也而國人以碩鼠喻之是無君也意伐檀刺在位貪鄙則此詩未必非刺在位辯說曰託於碩鼠以刺有司之辭庶合風人之旨嚴氏亦謂碩鼠指聚斂之臣臣之奉行由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爲

稱其君不可也戴氏又謂碩鼠譏有司也謂狡童碩鼠爲君失聖人刪詩之意矣序此類斷難從

鹽鐵論取下篇云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此三家說蓋取春秋事以言詩亦刺重斂之義然去魏亾之世幾七十年且非魏事也

有德有勞與首章有顧一例是就上之人說箋不有施德於我不有勞來我是也范氏謂不以我爲德不以我爲勞則與有顧不類矣且民而欲上之以我爲德亦非立言之體集傳呂記從之未若舊義之安

集傳之比只指首二句貫女去女則直斥其上矣輔氏謂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有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說自分明

爰得我直范氏謂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直誰之永號集傳當復爲誰而永號乎此二說爲是

折中曰魏之爲國地狹而民貧寬以撫之猶懼不競而乃重斂者未必不因國小起見也國小而介於強大則役繁而賦寡財不足以集事則必至於加賦賦加則民愈貧民貧而賦不減則輸納不前於是乎迫之以追呼威之以敲扑非不知民之苦也而莫有以爲苦者謂民愚且弱雖苦之不至於怨叛不知苦之甚而至於不可受則逝將去之矣敵之來也猶有計可以禦之民之去也則無術可以留之至於民去而後知向之重斂乃爲敵積也故魏風終於碩鼠

廣漢張氏謂猶有所未忍絕故著其情於詩范氏補傳亦謂有不忘其君之意說固厚矣然民之不忍遽絕自在三歲貫女之時至是莫我肯顧而後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焉則去之雖決而不得罪其忍也政之害民莫甚於重斂夫子錄此正以著民情之無常欲在上者知所監戒耳夫言固各有所當也

學詩詳說卷九

學詩詳說卷十

平湖顧廣譽惟康

唐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又曰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譜以下竝同之皇甫氏謐以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薛氏瓚應氏劭又以唐爲河東永安疏謂詩唐國果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爲晉侯駮正甚明嚴氏亦曰堯都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爲晉陽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一統志太原府昴畢分野大梁之次晉陽故城卽今太原縣治故唐國晉水在縣西南

蟋蟀

序謂刺僖公集傳易爲民閒歲晚務閒相與燕飲序說關係較大且此詩非知禮士大夫不能作也

馬融廣成頌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所云以禮爲界甚善誠辨於其界而運以精心於治國乎何有何謂精心思是已此道之經緯也政之本原也

傳九月在堂何氏焯曰歲聿其莫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姜氏廣義䟽之以其用周正也固是然詩或據民俗而言不能畫一葛生夏之日冬之夜又於夏正爲近矣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於外云禮樂之外憂云可憂也王氏肅申之以爲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案此有精理詩欲僖以禮自虞樂傳兼言樂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居以是則無斯須去身矣然又防其或有踰越以召憂此所謂憂深思遠箋曰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外謂國外至四境憂謂鄰國侵伐之憂義相足成列女傳仁智篇引周語密康公事而曰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此與毛近職訓主本釋詁詩之通訓十月之交抑桑柔皆然也

呂記引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歐陽氏曰思其外謂廣思慮也集傳謂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嚴緝又謂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此皆正解與傳箋不相悖傳就行樂言箋就國政言諸說則義近鄭而渾言之

呂記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大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案無已大康好樂無荒防其過也職思其居良士瞿瞿示以節也歲云莫矣而不及時自樂則是終歲張而不弛固不可然世人言樂徒求諸淫佚縱恣之中是乃不樂之大者樂於何有故卽繼以無已大康爲樂不過度而惟職思其居則分內之責無不盡矣職思其外則意外之慮無不周矣職思其憂則事後之患無不防矣好樂無荒又承無已大康而申言之蓋至瞿瞿者無

念不在禮義蹶蹶者無動不在禮義然後終以休休而安焉夫樂至於安而止矣是所謂以禮自樂也以禮自樂則仍無忘其儉而能得乎儉之中道故足樂也

山有樞

序文似繁義實分明范氏補傳申之曰晉儉陋之弊至昭公極矣序詩者推言其弊之由起謂不能修道以正其國也道者政之本也本之不修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財則不能用有鐘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洒掃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亾將至故爲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也詮序勝疏

呂記謂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以是物行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嚴氏亦謂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則必瞿然知懼汲汲思所以爲防患之計矣竝得詩指然其感發而思所以防患者無他亦曰修道以正其國焉耳

漢書地理志引蟋蟀葛生及此篇語以爲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案此蓋魯詩說集傳謂視前篇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義亦本此但云是荅蟋蟀而解其憂則近臆說車馬廷內鐘鼓與瑟亦非農家所有也

辯說謂此詩之辭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郝氏敬以爲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此不然如章末二句詩人忠厚之情豈忍施之於君非謂君人者惡聞而宜婉於言也何氏古義

曰朱子之論自正惟謂荅蟋蟀之意則無據詳味詩意以爲大夫相告語者近是朱氏通義姜氏廣義鯉之且謂辭不直斥昭公而意則憂君之至蓋詩本爲昭公作也允矣

傳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嚴氏曰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於義爲長

錢氏詩學曰上章鍾鼓不言日此言何不日鼓瑟者以士大夫無故不徹琴瑟也羅氏云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

修道所該者廣詩就淺而易見者言之而義無不包惠氏周惕曰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修爾戎兵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鄰侮之矣夙興夜寐洒埽庭內所以無廢事也弗洒弗埽則門內無譽省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案服食起居音樂雖人生至淺近事而道卽行乎其中況人主尤當振刷志氣使綱擧目張不可一日以怠觀序接言政荒民散知詩曁序所云原非謂行樂之事也惠說足發呂嚴未盡之意

揚之水

當如序以爲刺昭公詩與叔于田大叔于田同例全述國人之辭而不贅一語使爲君者聞之有鑒於民心之去留而早爲之所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嚴氏以子指潘父之徒君子指桓叔分析太過又以末章爲反辭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則是我爲作詩者

自我之辭未若舊說通作國人言爲安案詩特就大概民情立說以悚動其君使之知所悔悟實則民性自多忠義不忘故君況於唐風之惇厚又非他國比哉

箋以揚水二句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有禮義歐陽氏謂序言桓叔盛彊爲晉患昭公微弱民皆捨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桓叔之善治其民而民之就禮義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此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能流束薪義同因易以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案二語未融白石與束薪不同謂益形其磊落耳）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耳劉氏敞亦謂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非昭公微弱不

能驅百姓歸沃沃以盛彊如此方與王鄭一例

傳引郊特牲文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當爲綃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疏曰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略之也又曰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案鄭云魯詩者魯詩說也而即以見作綃之爲魯詩鄭改字率有據也詩不斥正服而舉中衣猶是風人之情然欲推戴爲君之意昭然矣

地理志河東郡聞喜縣晉成侯自晉陽徙此鄭譜曰叔虞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一統志聞喜故城在山西絳州聞喜縣西南古曲沃今聞喜縣今之曲沃則古之新田也屬平陽府

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謂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亦謂詩人述民情如此非詩人自我亦非作詩之人即從子于沃之人也劉氏謂卒章曰我聞有命者道民將叛之實也蘇氏謂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欲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謂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以見其得衆心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是言得衆心也張橫渠曰民愛桓叔聞有叛逆命不敢以告人以見民心之愛桓叔其深如此數說甚明

鄭莊彊而段輕故但言其多材得衆而已足晉則昭弱桓狡與鄭事勢不同詩言素衣朱襮從子于沃以見顯移國祚而不難言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以見陰行弒逆而莫禁憂之深故言

之切蓋桓情叵測且非此不足警動暗主之心也

輔氏謂君人者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之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心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所論暗弱之失國家末事皆然可爲萬世殷鑒然威靈氣燄豈事誅賞之不測哉亦彊勉爲善令大綱舉萬目張而已

椒聊

嚴氏謂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於彼其之子曰爲告昭公故稱桓叔爲彼陸氏詩學亦謂彼其之子顯外之姜氏廣義又謂郝氏敬以彼其之子指昭公謬甚桓叔篡弒之賊聖人所必誅

存二詩以見晉人憂國之忠而亂賊之必不容於天下也最是
無朋傳釋爲無比箋釋爲平均不朋黨後儒皆從毛是也孫氏
毓謂桓叔阻邑不臣以蕐傾宗與潘父比至弒昭公而求入焉
能均平而不朋黨乎其論甚正疏乃以鄰國駮之不知沃既爲
昭公所封君臣之分自在況其背恩忘義陵暴宗國尤王法所
必誅者詩一曰碩大無朋再曰碩大且篤特以其善自結於民
而勢又蕃衍盛大將爲害於晉爲昭公言之耳豈眞以成師爲
是哉

傳條長也疏曰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阮氏
挍勘記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通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
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不以枝言陳氏疏亦謂條與脩皆

從依聲二字同訓於義爲勝陳又以下章傳言聲之遠聞也此
六字當本在條長也之上言上當有遠字遠言聲之遠聞也正
釋經遠字條長也釋條字箋椒之氣日益遠長正申毛傳亦確
蒙又謂聲蕃聲之誤就椒聊說故箋以氣言

成師之在晉猶鄭突之篡忽明永樂之篡建文皆乘時妄據非
分以蕃育其子孫最不概於萬世之人心者也詩人非特不當
美并亦無庸刺序刺晉昭不可易

綢繆

序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自鄭氏外說者竝以爲思見而不得
未若蘇氏謂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集傳本此蘇又謂居
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有所怨之辭也集傳易爲喜之甚而自慶之辭詳詩
義兼之乃盡蓋因自喜而終之以懼也新昏者如此國之亂甚
矣生民之失所可思矣有所怨者怨當時之君若臣也陳氏壽
熊曰今夕何夕皆心竊私幸之辭非相語也傳子兮者嗟茲也
疏申以自嗟歎也王氏述聞謂嗟茲卽嗟嗞殊鑿

朱氏通義從集傳謂與序意不合蓋惟男女失時益見遂其昏
姻者之可樂也又謂說苑載越人歌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
流正用此詩今夕何夕語不可云不得見而思之也秦氏日箋
亦謂詩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案如蘇及集傳
合之序說少迂以釋經文則順依諸家用申序說固順以解經
文則迂矣

凡言昏姻得時不得時者率謂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時若月
之早晚不爲失時詩之所陳皆不指此而是詩尤易見三章本
昏姻正時也而男女竝過其當昏嫁之年且猶有遂有不遂此
詩人所爲歎耳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可以嫁娶矣
參星正月中直戶疏引王氏肅說三星在天謂十月則在東南
隅謂十一月十二月甚明箋乃以爲心星昏而不見嫁娶之時
胡氏後箋駮之曰經傳以星紀候自堯典夏小正以至春秋內
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無既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
未見之時以言之者既不見矣何以爲候古人觀象授時所以
明民民所不見何以示之最是　箋以心星在天三月末四月
中在隅四月末五月中在戶五月末六月中集傳呂記從其在

天之說而不用其在隅在戶故呂記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集傳謂在隅爲夜久在戶爲夜分於義較優然未若傳之允允也

良人傳以爲美室三章一義固善然經傳未見稱女爲良人者故王氏以爲言女子之失時者而諸家從之

傳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王氏肅因曰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疏亦謂此時貴者亦昏姻失時案此泥粲字之訓耳是詩豈爲在位作邪李氏曰國語雖曰女三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當矣且上章云邂逅明是凶荒殺禮之昏安得備一妻二妾之制

杕杜

辯說以曲沃晉之同姓服屬又未遠未必如序說集傳因易爲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蒙案序較有關係而義亦正大集傳則其事無足重輕且呼行路之人而求助行路亦必不許我矣序說爲長

郝氏敬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杕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乎陳氏啟源亦曰兩胡不非望詞乃決詞也言他人決不輔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東萊得之若甫言他人不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於文義乎毛無傳意當如呂傳湑湑不相比也是正興後四句箋以戒異姓臣輔助君揆之詩指未協呂氏謂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深曉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無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最允蓋此必晉君懲於曲沃之叛因疏遠其兄弟而益以無助不知同父同姓之非可概論也鄭風揚之水詩義同

許氏謂此詩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前三句以朱子之意求之後六句以東萊之意求之恐得此詩之旨此可與序說相參朱氏通義又謂此詩當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義言行路之人決無相佽相比之理所以勸人之篤於同氣也其意正合

羔裘

箋謂是卿大夫采邑之民特以維子之故推之初無他據歐陽氏以爲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良是其餘訓義箋本允當呂嚴從之案身既在位有爲民父母之責而不恤其民失爲上之道矣而詩但曰自我人居居是未嘗怨也古者民有去本國適他國之事今曰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足見風俗之厚不忍去大夫正以不忍去君也夫晉勢日衰在位又不知撫恤而民猶懷其故好而不忍他去豈非厚哉

嚴氏謂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亾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姜氏廣義亦謂國家危急之秋尤以民爲邦本倘爲時勢所迫虐用其民民將叛之誰與之守幸而不叛亦與之同盡爾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義亦見

君臣無立國之經猷也柰國勢之存亾視乎民心之去留故時
阽艱難尤以恤民爲急二說足以發之姜氏推及於君在位之
不恤民亦君之責也
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疏引釋訓居居究
究惡也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郝
氏義疏據釋文居又音據謂居居猶倨倨不遜之意釋言究窮
也孫本之爲說究居聲轉爲義故傳云究究猶居居然孔所謂
懷惡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義
尤明暢
不憲故也不憲好也臣對君之辭維子之故維子之好民對臣
之辭葢臣於君民於臣有義焉有恩焉古者恩義兼盡觀於七

月小雅則可見矣故久爲之臣民者曰故曰好疏乃謂在位者
幼少未仕時與此民相親愛故稱好殊泥
鴇羽
朱氏通義謂綢繆以下序不言刺何君孔氏槪判爲昭公詩非
也至以鴇羽爲追刺昭公尤不然案鄭譜列此爲昭公詩故孔
爲附會其義如此其譜鄭則以出其東門三篇爲厲公詩孔又
據三篇序文皆公子爭後事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當爲厲
公詩夫一云公子五爭一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事正同也於
鄭厲之最後一君於唐歸之始亂之君前後違戾鄭氏之失而
孔從爲之辭
序以君子下從征役集傳易以爲民王氏總聞謂詩以種蓺爲

辭當是農民何氏古義曰今案詩中有蓺稷黍等語似與君子
不類允矣顧氏學詩謂以稷黍稻粱爲言者求爲隴上之民而
不得然大夫征役皆自言其事未有假言農事者　五世李氏
黃氏皆謂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而朱子舊說同之益知綢
繆以下不當直以爲昭公詩
王事凡下從上役本於王朝之定制者卽是非必勤王而後爲
王事也嚴氏謂諸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或謂哀
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良是
王事靡盬二句謂王事靡息身在征役故不能蓺稷黍耳箋乃
謂旣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疏因謂雖歸而不能誤矣集傳今
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甚明

朱氏道行曰子少則怙父母旣壯則父母怙子所謂相依爲命
也怙父母正子之所乃今不得故呼悠悠蒼天而訴之
國風困於征役之詩或怨其上或思其家獨陟岵思念父母鴇
羽欲養父母藹然孝子仁人之意唐魏有先聖遺風固不徒以
儉哉
無衣
此序甚誤孔氏雖云其臣之意美之然序果出聖賢之手則或
直筆示譏或微文見意必不苟焉而已今乃不然而特書曰美
其非成於孔子子夏可知也諸家過於信序曲爲迴護程子呂
氏猶沿其誤自辯說集傳出大聲疾呼而晉武篡國弒君之罪
暴著於世其有功名教非淺又詩雖他人所述亦必約請命之

辭爲之乃云豈曰無衣七兮則謂之倨慢無禮信矣陳氏啟源誑之何與

春秋之義在襃貶詩之義在美刺此不當曰美明矣辯說謂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其辭至嚴正也嚴氏每謂首序國史所題經聖人之手於此獨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簒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豈眞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葢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葢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其說與呂氏迥異則朱子辨正之功也陳乃欲翻朱子之案不知錄淫詩之案可翻此詩之說不可翻也此而可翻則三綱淪九法斁矣

范氏詩瀋曰武公之請命名爲尊王而詩人述其請命之辭卽不啻大書其簒奪之實乃序曰美武公也春秋之法綦嚴序者何以昧此大義朱子辨此審矣

序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辯說謂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已不然其說

矣後之釋詩者猶沿序誤以史記推之當是武公使大夫請命而非大夫爲之請且是請命天子而非請命天子之使爲序者葢見詩中稱子意對天子之使言故曲爲此說然臣可以子稱國君卽國君亦可以子稱天子此又序之失也

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疏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陳氏疏謂禮爲人臣者無外交雖或有天子之使適晉晉大夫不得與天子之使交通且命出自天子又不得私相干請葢序中使字必吏字之誤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稱士士不得上通天子故屬於天子之吏若成二年左傳晉鞏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杜注委屬也三吏三公也此其義證矣晉武克曲沃以寶器賂僖王必有大夫至周其大夫亦但能屬乎天子之吏爲君請命僖王得賂遂以武公爲晉侯是請命在周斷不在晉由轉寫吏誤作使遂多謬說此詩卽其大夫所作故爲美而不爲刺至武公幷晉天子不正簒國之罪而反許受命之請編詩者隱喻刺意爾案此條駁正箋疏極其精覈申明序說亦與朱子無悖

黃氏日鈔曰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爲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簒逆之人徼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爲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竊僭禮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爲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

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憚乃如此蒙案所載新說與呂氏之說不遠猶有回護序說之意焉乃舊說也斷以今本爲正

楊氏守陳曰無衣序謂美晉武公朱子辯說至當矣然辯猶開兩說至傳則直以爲武公之所自作者耳愚謂武公亂賊也若果其所自作則亂賊之言聖人未必錄之葢詩人陰刺如辯說之後一義云耳蒙謂作者但陳其辭不溢一語幷不及天子之許自是立言體存之正以著亂臣之罪乃春秋據事直書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

注疏而下竝作二章章三句顧氏本音以豈曰無衣句七今六今句作章四句案上四字少讀連下爲句未可判作兩句也宜從舊

有杕之杜

此篇序義辯說以爲全非詩意是也武公以孽奪宗暴橫實甚何憂其寡特哉嚴氏謂國人自致其愛慕之意曰彼賢者其肯暫過我乎若肯過我我心中愛之將何以飲食之乎國人自欲飲食之見君不能養賢如此兼取首序亦善但其解首二句云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東猶武公之寡特而無輔亦泥序之過不如集傳謂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義方直截葢卽以爲刺晉武亦純述一己好賢之意而武之不求賢自見言外非以杕杜爲晉武喻也

曷飲食之箋謂何但飲食之義屬添出且風體以飲食爲重此不應獨輕云曷者好之至而物若不足稱其情也

葛生

傳箋皆不以此婦之夫爲喪亾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亾者集傳呂記竝承用之此一說也嚴氏則以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及次章言塋墓易爲悼亾何氏古義姜氏廣義主之又一說也二者孰是曰當以前說爲正而後說輔之何者予美亾此謂予之所美者不在是則夫猶在也晉獻攻戰多勝故不言悼亾言思存然好攻戰則有歾亾之道焉廣漢張氏以爲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歾亾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於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義尤曲盡詩主文譎諫設爲婦人思其夫不在之辭序所云好攻戰則國人多喪者乃要其終而言非以詩爲正指喪亾也

何氏引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惔惔方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歾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亾之詩舊矣案此則昔人早有爲是說者然於詩辭究太迫切如嚴云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歾之地郝氏敬以角枕錦衾爲斂襲之具皆非詩指

傳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竝當

徐氏光啟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韵者

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

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因有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之說於經文爲支非經指亦非傳意陳氏疏曰凡齊必居於正寢故爲之別設此角枕錦衾也又引古禮文以言夫從征役旣缺時祭婦人斂藏枕衾乃特假夫在齊物以起興爾案傳所云齊物未見經據范氏謂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邑嚴並從其說疑得之詩所指宜廣而新昏之別更可傷此舉其新以見其舊也

息者易隨卦彖傳嚮晦入宴息之息以夜言旦箋明也獨自潔明於義別出程子曰獨處至旦其說爲是獨處是統言息就夜言旦則自夜至旦也

前三章就當時言末二章以日後言蓋不至寡人之妻不止矣李氏曰造次顚沛未嘗少忘於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與柏舟詩無以異

采苓

上篇暨此篇序一好攻戰一好聽讒並以爲刺晉獻公案獻公攻戰疏歷引春秋傳爲證其聽讒朱子舊說亦曰觀驪姬譖殺太子及羣公子之事可見且於詩之世次亦合也殆無可疑者集傳以采苓爲比則人之爲言卽蒙采苓爲說此正王氏以人之爲言六句連上采苓之義而李氏以爲下皆教獻公之法不當連上文爲說者也後說作興較是至取興之指傳以采苓細

事喻小行首陽幽僻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歐陽氏以下言人人殊傳箋近之

傳首陽山名疏謂在河東蒲坂縣南王氏地理考引水經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案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一名首陽山一名歷山一名薄山一名襄山一名蒲山一名中條山一名獨頭山一名甘棗山一名渠豬山一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蓋隨地異名也永濟卽漢蒲坂蒲州後升爲府集傳首陽首山之南蓋本之輿地廣記山南曰首陽之說但於下首陽之東難通當如論語集注云首陽山名

釋文以爲作僞爲非疏依僞字解陸爲長陸於爲有去聲如字兩音去聲據箋如字蓋出他家如字爲長

然與信有別信存於心然可也行之於事重言舍旃兩言苟亦事一發而禍機貽數世不得不愼之又愼也

箋於人之爲言謂爲善言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旃舍旃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歐陽氏以下文再舉人之爲言不舉舍旃舍旃知非二事易爲戒獻公聞人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較審諸家多從之至末二句則箋所云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本當歐易以爲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然徐察虛實卽在苟亦無然之中胡得者乃謂讒言者無所得卽別本作僞可見集傳上四句從歐下二句從箋折衷盡善徐察而審聽之一語亦最爲止讒之要

嚴氏謂凡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益察其書所由來也案此釋下四句別爲一義亦通然依集傳尤斬截

學詩詳說卷十

學詩詳說卷十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秦

漢書地理志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一統志甘肅秦州井鬼分野鶉首之次秦亭在清水縣東北後漢郡國志隴縣有秦亭闕駰曰秦亭秦谷是也水經注秦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於是縣志在縣東三十里即今白河鎮

范氏補傳曰季札觀樂詩之次第秦處魏唐之上聖人刪詩以秦次唐豈無其說意者秦爲隴西之國與戎雜處不用周禮至以人從殉夫不用周禮是不能用夏變夷以人從殉是變於夷者也顧乃盛甲兵好攻戰益有吞併諸侯之漸聖人見微知著降其次而示貶有合於春秋中國用夷則夷之之意況秦至秦仲始命爲大夫變風遂作其不足以處魏唐之上明矣

史記秦本紀平王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至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鄭譜平王以岐豐之地賜襄公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二說不同疏以終南在岐東南大夫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不惟岐西如本紀秦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傳秦境東至于河襄公後更無功德之君復自何世得之後儒多沿用其義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謂終南山凡八百里亙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爲據又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汲冢周書穆公二年滅芮

春秋傳僖十九年秦取新里遂滅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之初一舉手而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勢所必無者足以駁正鄭譜而發明史記之說顧氏又謂莊二十一年莊王與虢酒泉猶在同州府澄城縣而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猶在西周之封内也自晉滅虢斷桃林之隘而秦穆亦東竟至河築壘爲王城以塞其路而周之遺地遂盡入於秦自秦穆始也此又補史記所未及至爲確鑿

歐陽辨蒹葭箋秦處周之舊地曰案史記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戎序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蓋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呂氏與嚴氏王氏地理考竝述之　金氏通鑑前編亦曰秦襄公與西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讎其勢亦不兩立平王以岐豐之地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竝主史記爲言固不始於顧氏至顧氏而復發明之耳

近李氏細義頗反顧說今以史記考之如寧公滅蕩杜取蕩氏武公伐彭戲氏伐邽冀戎皆戎地也武公滅小虢穆公滅梁滅芮其初縣杜鄭與滅小虢連文則亦虢邑皆諸侯地也然則當時岐以東之地不屬戎卽屬諸侯文公所獻諸周者蓋如酒泉之類殆亦無幾耳黍離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知豐鎬舊京之地周固不能有秦亦未之有也所以殘廢至此不然孫堅之討董卓猶知修昔陵廟曾謂秦襄而孫堅之不若乎顧氏謂平桓之世東西周猶通封畿號令猶行西土雖主史記而張皇失實然因此遂疑史記而信鄭譜則非矣史記惟秦爲全書遷固有所受之果如鄭說史不應沒而不書也

陳氏疏於終南篇曰地理志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豐之地列爲諸侯此班孟堅括史記襄公至德公以後而言下文故秦地於禹貢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亦統獻孝以後而言自鄭誤讀班志詩譜云襄公遂横有周西都八百里之地高誘注呂覽疑似篇　亦云受周故地酆鄗其誤與詩譜同案陳說良是志特言襄公所由列爲諸侯耳詳其下云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自明陳并推鄭致誤之故讀詩者可無惑於詩譜所云矣

車鄰

辯說謂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集傳渾言秦君劉氏通釋申以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爲諸侯之後許氏謂秦仲固嘗爲附庸之君以西戎滅大駱之族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詩語不

類然則車鄰實襄公詩爾何氏古義陸氏詩學張氏慧竝以爲然姜氏廣義謂詩語若極爲誇美而親暱之意多名分之防少與駟驖篇徒御㦸然號令嚴肅者不同然事體各殊辭氣自別無以定知其爲二君顧氏學詩又謂鑿空改序不可訓則述其所見以求經文之安即朱子亦渾言秦君未可云鑿空改序也且詳後序上下兩篇其事若相成以爲一君者允宜

傳寺人內小臣疏申以爲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內小臣之官案周禮賈氏疏曰據周官寺人不掌男子此詩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蓋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得掌男子義較直截

寺人但用以通出入非信任之也楊氏愼遠以爲褻而云終於亾秦寺人之禍無當詩指陳氏啟源曰閽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疏引燕禮及左傳爲證見傳命是其常職然則寺人之令非以爲刺也良是至以嚴氏爲秦用寺人爲失而辨之則嚴初無其語

釋地下溼曰隰又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嚴氏謂三者地形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又引曹氏云說文阪山脅也前漢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

二三章傳箋以下皆爲興錢氏詩學曰二句誇其土饒物產蓋不以爲興案詩人多就土所產以興舊說是

安溪李氏以舊說但爲美秦仲有車馬侍御者未盡蓋美其接下之簡易和樂人得其歡心也自古創業之君未有不略其禮文上下交歡而足以濟此秦所以成霸之本也案舊說亦未可廢然必參之李說方見詩之精蘊云寺人之令言隨時可進見也云竝坐鼓瑟言一見即歡洽無閒也逝者其耋言坐廢時日徒自使老逝非謂去仕他國也皆言其延攬人才使人踴躍鼓舞以赴功名也讀此與二南居然見王霸氣象

駟驖

後序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姜氏廣義曰下篇以出兵時言見强敵有必摧之勢此詩言平時講武極其完備整暇見在我爲習練之師惟其兵爲習練故知敵有必摧惟其豫習平時故出兵時車甲可誇從義甚勇是駟驖正小戎之張本序以園囿之樂與田狩竝言昧其旨矣案是詩與小雅車攻吉日氣象大小雖別而有志經武則同此其所以卒能力御犬戎而肇開富强之業也

箋以六轡在手言馬之良疏曰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嚴氏則謂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輔氏亦謂在手言御之善勝鄭義矣媚子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似迂而理則優集傳易爲所親愛之人亦是嚴氏朱氏道行寬以便嬖當之案王氏肅曰卿大夫稱子卿大夫即公親愛之人謂之媚子見君臣相親也豈以稱便嬖哉

許氏又謂此但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

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此人也此與輔
氏娟子疑指御人同於上下文勢既順且詩詠田獵若車攻四
淸亦主以宣王言明此亦然也
傳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本天官獸人疏申
以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王氏述聞謂虞人驅禽以
待射斷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辰當讀爲愼周禮鄭司農
注五歲爲愼是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案王制天子
諸侯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以親耕親蠶
之義推之乾豆亦當以親殺爲重親殺必射其時者所謂事亾
如存也舊說不可易
箋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已習其四種之馬輕

車驅逆之車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此皆遊于
北園時所爲也疏謂此倒本未獵之前李氏亦謂此如定之方
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案箋義審矣
惟以四馬爲四種之馬則未然此四驖卽謂上駟驖以公之乘
車言而凡從遊者之車皆四馬亦在其中夫一田狩也而既試
習其馬又試習其犬公之愼重閱武者如此信乎序之未足盡
詩指也
集傳田事已畢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韓愈畫記
有騎擁田犬者案此順文爲說但於四馬既閑有未協而以車
載犬從遊事亦可疑陳氏啟源曰後儒謂以輶車載犬始於文
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誤不足信犬本以能走見長何反用馬力

載之集傳引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良是
鸞鑣箋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疏曰經解注引韓詩內傳鸞在衡
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
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胡氏後箋曰劉昭注續漢
書輿服志載白虎通義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與
韓內傳同左傳疏云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
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
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其辨甚明說文鑾下云
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段注四鑣八
鑾此破鸞在衡之說專宗毛氏是許晚年定論某又案輿服志

注引許愼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
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存韓毛者不同當亦造說文
時定論也蒙案鄭氏兩解未若毛義之當得此可定於一云
小戎
後序國人矜其車甲謂是推明婦人能閔君子之由可也鄭氏
解爲作者兼敘內外之志分每章上六句國人所矜下四句婦
人所閔詩無此章法也集傳易爲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
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上下方貫而同仇之義亦更著然非必
眞家人所作也亦詩人述其意以著其事耳
朱子舊說西戎方強則征伐宐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
宐怨矣而不怨反爲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

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忮忿之私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討賊之意與文載嚴緝與今集傳辭異而義同也

秦臣子不共戴天之讎義也上承天子之命義也至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戰無不勝矣可見大義激發人心自奮以此爲訓猶有忍恥事仇如宋高宗者

三章但言車馬之盛強甲兵之堅利而隊伍之嚴整士氣之奮揚胥舉之矣而其原則又有在鄭氏謂所以美君政教之功安溪李氏謂以能自強於刑政講武厲戎錄功卹死風聲所漸民習見以成俗此與集傳之以義興師正相足成集傳言其本鄭氏李氏言其用不可偏廢蓋仗執大義固足以作軍士之氣而訓練措置動合機宜信賞必刑人知用命又所以勝算在我而善達其忠孝之心襄公之能戡定西戎者在此然詩中俱不明言令人自得之此風之別於雅也

傳小戎兵車也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案此是也蓋卽指其君子所乘言之王氏肅謂駕兩馬者董氏謂天子戎車爲元戎諸侯戎車爲小戎范氏補傳又謂乘車爲大則兵車爲小均非　胡氏後箋曰下二章竝未別言車名而曰四牡曰俴駟則王說非矣埤雅謂首章駕我騏馵故王言兩馬不知首章之五

〈詩十一〉八

楘梁輈所以馭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馭兩驂也若止兩馬則游環脅驅何所用之

傳俴淺收軫也疏據鄭車人輿人注謂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比大車軫深八尺爲淺蓋經云俴收自當以前後兩端言之而不及左右兩旁又鄭於軫圍云輿後橫者也於加軫與轐焉云輿也義各有當陳氏禮書專主軫圍之注而戴氏侗復執輿方之義祇得其一偏耳軫有四面而其可見者惟後軫故說文亦云車後橫木此云俴收則疏兼前後木爲宜也

陰靷疏謂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靷繫於陰版之上令驂馬引之諸家竝承用戴氏考正疑之以爲車前揜版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騑馬之靷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軓之前故稱陰靷耳李氏紬義亦謂說文云靷引軸也旣爲引軸則不必定繫於橫軓之前也陳氏疏又謂軸在輿下者謂之橫任靷引軸則當繫於橫任在陰版之後橫任兩頭有靷故左傳稱兩靷謂靷繫於陰版之上非也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小箋以爲古毛詩本皆作洪洪卽鐐字之假借也續猶系也續靷者系於靷之環白金爲環之飾也箋云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釋名續續靷端也蓋靷以皮爲之靷環所以系靷是曰續設於軸上不設於軓前也竝足補孔之闕失

傳合而載之王氏肅曰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集傳因有必載二者備破毀之說黃氏日鈔謂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足爲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

〈詩十一〉九

不同允矣
傳俴駟四介馬也箋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案兵間馬必著甲故凊人云駟介而春秋傳譏齊侯不介馬而馳晉師陳氏疏謂駟馬之駟當作四不字衍韓以四馬解駟著甲解俴韓詩六月傳云馬被甲則戎車之馬皆著甲矣良是

鏤膺舊說皆云馬胷帶范氏補傳謂韔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膺謂弓室之胷嚴氏申以采芑崧高韓奕言鉤膺上下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爲馬胷帶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案詩所陳車馬器械甚有條理此果言馬帶則爲雜出不倫

范嚴義是也何氏古義從之
傳閉紲緄繩縢約也陳氏疏引考工記譬如終紲引如終紲注紲弓韣爲釋是也其以緄繩縢約疑有互譌則未允凡經文對則別散則通緄縢固俱可訓繩令既對文義當有別然云緄縢則是繩以約非約以繩玉篇於緄云繩也於縢云繩也約也正本此傳傳文無譌

詩上六句大指先儒已舉其要詳下四句多言溫和德性固是追念君子平生然足知其用兵決不以屠戮爲事矣閔君子之勤勞不憂其死亾者襄公風聲氣概所加西戎雖強莫之能敵也一云在板屋再云在邑自是伐而處其地第順文及之者秦之上下一以取周地爲心不以小攻取爲意也

輔氏謂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竝行不悖案輔說良是然一章言車而駕我騏馵豫以起次章之馬二章言馬而龍盾之合旣以起卒章之兵器鋈以觼軜又以蒙首章之車三章言兵器而俴駟孔羣復蒙上章以言此章法錯綜之妙也

蒹葭
不能用周禮秦之所以遠不如三代也而其端自襄公始序之爲說其有所傳與傳發明於理自是而所謂伊人疏以王氏肅說申之謂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其義迂而不切箋以伊

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乃與詩相比附當爲正解蘇氏義與箋合集傳不用序說自爲一義朱氏解頤謂賢人之肥遯者唐氏順之謂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者朱氏謀㙔謂故老之遯跡在秦者襄公不能招致之竝足證成集傳之指若李氏因篤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朱氏彝尊全氏祖望稱之此別有意然非正解也

襄以戰功開疆闢土而於周禮之厚風俗正人心所以固其國者則未之及也是以有周遺獻深明先王之道者高蹈而不出襄公而能用周禮亟知求其人與共理矣刺之卽以告之也
傳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案詳序義以傳

為是下六句則箋為長

白露為霜露之始為霜也未晞未已亦其將為霜之候也蒹葭得之則成而黃故以為用周禮之喻疏強為得禮無禮之分非是

胡氏後箋謂小雅白駒所謂伊人與此正同其上文傳云宣王之時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毛意伊人卽指賢人可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葢所以申毛意也此箋語以人為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陳氏疏亦謂箋云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此申傳也案兩說意固善矣詳繹傳文似不其然葢不安於傳義而曲以箋說解之耳

傳一方難至矣箋假喻以言遠蘇謂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二說微異案以下詳之言其可遠可近視所從之者何如則二者均可通然賢者究是隱處傳箋為正

諸家以遡游宛在與遡洄阻長不同並解為順而易得集傳易為近而不可至意以一方與中央異處也其說固高然舊義較平正

折中曰在水一方不可招而致也然君子非不欲仕也但惡不由其道逆其道而求之將終不可得見順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終不能遡游從之也

終南

序終南戒襄公下又云美之戒勸之集傳雖專作美辭而辯說

無駁明末以序義為非傳箋皆於興寓戒勸案詩非興體且李氏謂上二句為勸戒則下二句為美之其文不相貫誠中其失李又曰其君也哉葢言不可以徒服其服也呂氏亦曰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次章引朱子舊說同今集傳但多亦戒勸之辭句並以兩章末語為戒勸庶合詩指蘇氏謂詩未見所以為戒者豈以壽考不忘為戒之與當兼上章言之實則通二章是美而戒勸卽存乎其中所謂以頌為規也

序能取周地為鄭譜所從出歐陽氏從史記見卷首　呂氏引之復述朱子舊說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是歐與序不相悖通鑑前編載宋太宗時秦襄公塚壞得銅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天子遷洛岐豐錫公秦之幽宮鼎藏于中益知朱子舊說之尤善

終南山說者不一胡氏禹貢錐指引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云終南之山唯見於秦風而小雅則稱南山不一而足又有北山葢南山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焉北山謂都北諸山九嵏甘泉巀嶭等也自詩美襄公以終南起興說者遂以終南蔽南山謂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亙八百里皆終南矣案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又云太一巃嵸李善注漢書武功縣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此說是也竊意太一垂山皆禹貢之惇物後人改名離為二山耳水經注

云太一山一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二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郿縣志云太白山在縣東南四十里渭水之南東連武功縣界武功志云太白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亦名太乙山接郿縣及盩厔界而垂山則但述漢志語其形體若何高大若何莫能言之葢垂山卽太一之北峯無二山也俱在縣東故莫得而判焉後人又以太一之南爲武功其北爲太白在禹貢則總爲惇物郭景純所謂一實而數名者也蒙案胡氏此條抉數千年之疑竇陳氏疏謂禹貢終南惇物皆在雍州渭南惇物漢扶風武功縣之南山而終南爲漢京兆長安縣之南山今陝西西安府南五十里終南山卽此古文

尚書終南惇物皆在武功界內而以太一當終南未是也自鄭誤仞班志而說者因以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亙八百里皆屬之終南則謬之謬者也正本胡氏義又案王氏地理考亦據二賦以終南太一非一山總未若胡氏之明畫耳

范氏補傳以爲二章皆賦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嚴氏因謂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誇言雍州之爲上腴陝區也有廉角又有平寬亦誇言山之美也案君子至止者至終南也襄卽未至此而詩人美其受天子命戒勸以至此而君其地且壽考而令人不能忘也意自在終南作賦爲是

嚴又謂詩凡一句各指一物者興也葢興則意在於物故每句中專指其一以爲丁寧之意如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凡一句疊言兩物者皆賦也葢賦則敷陳其物之多意在有之一字而不在於所指之物故疊言之如有熊有羆但言獸之多有鱣有鮪但言魚之多有驪有黃但言馬之多別無異也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說甚精當王氏述聞謂紀當爲杞堂讀爲棠引白帖終南山類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爲證疑其出韓詩此別一義

傳條槄也釋木槄山榎郭氏注今之山楸郝氏義疏條槄疊韻故古字通陳氏疏謂傳以條卽槄槄假借字是也傳又云梅枏也本釋木疏引陸氏以爲皮葉似豫樟木理細緻於豫樟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枏既詳且明矣而兼載孫氏炎荊州曰梅揚州曰枏郭氏似杏實酢

之注義未畫一釋文引沈氏重云孫炎稱荊州曰枏揚州曰梅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枏明不從孫說邵氏正義曰衆經音義引樊光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益州曰赤楩似豫章無子也是樊光不以梅之名枏者爲似杏之梅矣釋文引沈說沈氏之意以揚州人無稱標梅爲枏者故駁正孫注叚以樊光之說則梅枏卽赤楩矣郝氏曰南山經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枏郭注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南爾雅以爲枏此注得之案惟條爲山楸梅爲赤楩秦風於此獨舉此二大木益知范嚴誇言材木之義可信若似杏之酸果則亦常木耳何足以侈稱終南之物產哉

傳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箋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疏曰諸侯在國視朝及受鄰國之聘

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
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
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諸侯受天子
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申毛鄭義甚典覈陳氏
禮書謂終南之詩始之以錦衣狐裘終之以黻衣繡裳蓋先言
燕服而繼之以祭服也馮氏名物疏駁之曰古人之裘最重狐
白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故天
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惟卿大夫得衣
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益禮服之重者也
陳氏以爲燕服戾矣胡氏後箋亦曰下文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方言儀貌尊嚴而獨舉其燕服有是理乎且先燕服而後祭服

又何義也
傳紀基也堂畢道(定本有平字) 如堂也箋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
之牆然焦氏補疏以爲爾雅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閒之道
中閒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
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互相發明案焦說最是若專謂兩邊之如
牆則經初無牆字但山之平處多矣非牆無以見其爲堂故釋
邱與詩文亦互相發也
段氏謂箋畢也當作基也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案段
說是鄭先釋經文大義後乃專就毛所云畢道平如堂者申之
也
黃鳥

三良從死或罪穆公或罪三子或罪康公集傳兼之而未減三
良但臨其穴二句箋謂秦人臨視其壙爲之悼慄(呂氏嚴氏主此)爲是
錢氏詩學曰三良先自殺矣蒙又謂從死者聞命卽自殺各爲
之棺及葬而後以其棺附焉臨者秦人臨之也故左傳及序竝
罪穆公自是正論
戴氏云誰從穆公其辭隱而傷不言穆公以人從死也不敢歸
咎於君而呼天以致其意隱之至也蒙案惴惴其慄痛深而戰
慄也至於求代爲死不得而哀孔長矣詩述國人之情於三良
固致哀之不暇而不忍有所責也人百其身箋一身百死猶爲
之集傳所從秦人語固當如是
春秋傳自公言之則曰死而棄民詩自國人言之則曰殲我良

人可見善人民之主在上者當爲民惜之
集傳推原其事始於武公而深言用人殉葬之罪以爲王政不
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眞極至之論呂氏不之引殆未及見與
漢書匡衡疏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穆與羣臣飲酒
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
薨皆從死胡氏後箋謂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說姜氏廣義
以應說不足據當從左史李氏紬義亦謂如應說不過一時酒
後之言羣臣共聞而三子獨許以身殉恐非事實良是但姜以
三子恐處死之道未盡善詩爲之表白旣失之過深李又直以
三子爲無罪則亦未明古人以道事君之義也
王氏地理攷載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

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南何氏古義因曰二冢迥不相及葢從死而非同葬蒙案揚子云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服氏虔亦謂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葢其葬別爲之穴而總不離乎左右若葬非同處何云殉葬三良冢恐出後人附會未可盡信

晨風

忩我箋以與忩穆公之業牽合爲一迂曲難通傳今則忩之矣胡氏後箋謂指賢者言是矣但上以穆公思望賢者文勢仍不順呂氏以爲義同權輿未見君子二句康公初立事如何如何二句責其不能終意雖小變而文勢略同案蘇氏曰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晨風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君奈何獨忩我而不顧也嚴氏亦謂此穆公舊臣所作義方融貫忩先人之故舊必自忩其先人之業始序乃探本之論嚴氏以爲本心既失無所不薄是首二句喻願自效於新君也中二句知其情意已隔而積誠願通也末二句言新君忩己之甚也葢人臣之道合則進不合則退詩人以先君待己之厚於其不合猶有冀望而不忍去忠矣而爲康公者獨置若罔聞何哉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忩我義與蘇合

六駮陸氏疏不從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之說以爲駮駮馬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甚確陸孔兼存其義意葢是之特不破注耳集傳李呂嚴皆從陸疏其言六者何氏古義云崔豹古今注以六駮爲名意即所云犖駮也以音同故通犖爲六耳胡氏亦曰六字當爲犖之聲借六駮即犖駮疊韵爲名犖駮者言其文采良是葢本以色之駮犖而名此獸梓榆又以駮犖有似此獸而名錢氏大昕據釋木駮赤李以當詩之六駮王氏稗疏已有此說未若陸義之安近儒多專守傳說盍思惟植物故以隰有言食虎豹者乃猛獸或在深山或在曠野蹤跡無常何能以隰有概之邪爾雅原是釋獸誤在傳箋

無衣

朱子舊說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傳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最簡盡呂氏所采蘇范二說足以發之其云興者胡氏後箋謂此以同袍興同仇耳疏用王氏肅說以朋友興殊謬箋易傳作通是刺辭亦非　范氏補傳曰襄公征伐不休則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而復世讎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修怨逞忿且無王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于興師言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正述傳義案吳公子札所云周之舊者尤於此及蒹葭篇見之

集傳謂是民人平居相謂之言解極直截但序說未可廢當以傳爲正其於篇後論秦民厚重質直強毅果敢此與漢書地理志引爲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之證合至謂後世定都者所當監而爲國者尤當審導民之路則深明天下形勢之要而卒歸之仁義如此解經自見其大陳氏啟源輒謂此乃趙宋一代之習見非萬世之通論何輕於立異如是

陳氏禮書曰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甲亦曰介曰函曰鎧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案詩所陳車步所共卒復以兵包之

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汗垢疏謂箋易傳爲襗案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賈疏亦引詩與子同襗廣雅襗褻以襗與袍並訓長襦意三家詩有作襗者而箋從之耳鄭雖易字義與傳不遠釋名釋衣服汗衣近汗垢之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程子謂澤者如今汗衫之類李氏從之集傳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並與傳合傳云潤澤者是釋其義疏申爲猶甘雨之潤物非也

方氏謂豈曰無衣言衣裝皆夙具也戎事均服故曰同袍非彼此共服之謂案爾雅釋言袍襺也而玉藻云纊爲襺緼爲袍則是常服非戎服且在王于興師之上故諸家並不如此說集傳甚明朱氏解頤以爲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許氏又曰先王之制民居於近郊者爲比閭族黨州鄉居遠郊者則有鄰里酇鄙縣遂使之相保相受其在野則八家同井使之友助扶持有事則會萬民爲卒伍而用之平居暇日情意之孚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得歡心一旦同在戰陳而左提右挈協心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相爲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舊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同袍者相賙之意曰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化爲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均以首二句屬無事時說許氏又以推先王立制之盡善洵足羽翼經傳

渭陽

辯說謂我見舅氏以下與上非出一手最褎案晉文以僖二十二年卒康公爲君在文六年後序必以作詩在卽位後者特以篇次列晨風無衣下耳然鄭清人文公詩而雜列莊公之間錯亂固亦有之列女傳曰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云云蘇氏亦用序說而去其卽位之說並與集傳合不可易嚴氏質疑謂案詩意作於送之之時非卽位後作也

箋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疏據地理志右扶風渭陽縣故咸陽也謂地在渭水北是也其以雍在渭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諸家亦本之李氏細義以爲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從北來注之酈注雍水合鄧公泉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於雍縣城南縣故

秦德公所居也雍水又合杜水漆水岐水中亭川諸水南流入渭此下渭水又東逕鄗塢南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渭城南渭城卽秦咸陽也是雍在渭北由雍至咸陽皆循渭水北岸東行不須渡渭故箋直言東行送舅氏於咸陽正義謂雍在渭南誤箋惟言至咸陽之地正義謂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亦非陳氏疏亦以爲渭陽在渭水北送舅氏至渭陽不渡渭也攷咸陽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西北正義誤蒙案二說一證古一據今竝確孔蓋以雍若在渭北則詩言渭陽非所以識別不知雍水雖與渭通而秦當時所都近雍而遠渭故地以雍名自是以東或當雍北或雍巳入渭而陸路之距渭較遠至咸陽而正當渭北焉故漢元鼎時徑稱以渭城則渭陽非咸陽莫屬矣水經又云渭水又東過長安縣北又東與沈水枝津合又逕長安城北然則渭城以東城邑又在渭陰始須渡渭而南康公之送舅氏所由至此而止云疏說果誤

陳氏又謂康公作詩時穆公尙在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此贈車馬何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注云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然則康公亦白穆公而行與此義善矣蒙又謂路車非大子所有蓋卽於餞行贈之如顯父之贈韓侯實卽穆公物耳

自雍至渭陽三百有餘里古之送行罕有若是之遠者此必白於穆公或先奉公命而然康之篤於舅正以孝於母也其送公子雍而多與徒衛亦猶是心耳晉臣謀國不遠而易德以爲怨誠不能爲趙盾恕矣

重耳康公母所欲納也比事遂而母不及見矣康公深用抱恨不忍不言而尤不忍明言但曰悠悠我思而巳古人深於言情如此

重耳公子耳而贈以路車乘馬成其爲君也致穆之命也瓊瑰玉佩乃是康自致其情先公後私禮也

自范氏以康公爲不能充是心李氏承之以令狐之役爲言廣漢張氏亦然云怨欲害乎良心而不能自克又云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斷論康公甚確全氏祖望以爲迂刻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范氏詩瀋同陳氏啟源又謂令狐之役益見康公念母之心案令狐一戰曲誠在晉使康公敗歸之後遣一介責晉君臣以背約反攻之罪晉必愧謝之不暇否則始雖報復數年後亦當推念母之心釋小嫌修前好以爲兩國息事寧人之計康乃不然非秦取晉一城卽晉拔秦一邑積怨不解遂與春秋相終始尙得爲能自克而充孝思者乎張氏舉令狐爲言者以其亟戰不休特數其始事耳無庸深辯近人好反宋儒之說託爲平允其實將令學者益趨姑息苟且而不復知事理至當之歸非小失也

何氏古義曰五代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惰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欷豈亦以思母之故與

權輿

詩十一　圭

李氏引漢書穆生事而曰人君之待賢誠意有所不至則必見於飲食之間惟賢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集傳亦引之曰卽此詩之意本之李也姜氏廣義又謂居食但指一節不忍斥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與且爲穆公舊臣與君其休戚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翻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正未忍遽絕也此可與前二說相足

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王氏肅申以居大屋而曰屋立於先君食受於今君其說有病爲疏所駮因以毛同之於箋屋卽釋言之握故訓爲具渠渠猶勤勤君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義與每食無餘上下反對視王爲長案錢氏詩學曰言君於館餼之外時嘗置酒設宴於宮庭以爲禮也今惟以食客待之但得食耳無餘賜矣案此則其言屋仍是言食上下未嘗非一例當得經傳之指何則夏屋爲大屋自是直截毛意果與鄭符屋字不應無訓也渠渠箋義是

楊氏愼丹鉛錄證以明堂位之房俎閟宮之大房謂夏屋卽俎案明堂位注房足下跗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依其制有取於房無取於屋古人立名不苟當不以房之稱旁通於屋楊說不可從

傳四簋黍稷稻粱疏申以考工記旊人爲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春秋傳四升爲豆地官舍人注方曰簠說文圓器圓曰簋說文方器公食大夫禮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馮氏名物疏謂以諸侯朔月少牢四簋推之此云四簋是以諸侯朔月之盛食禮賢者也案說竝精覈康公始初之待賢者如此其盛蓋承先君之舊而然

康公渭陽念母非無孝心而晨風權輿皆以忘先君舊臣見譏詩人者由其無遠大之志沈毅之思明於小而暗於大也

學詩詳說卷十一

學詩詳說卷十二

平湖顧廣譽惟康

陳

漢書地理志淮陽國陳故國一統志河南陳州府角亢氏分野壽星之次宛丘故城今府治古陳國

漢志稱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鄭譜因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諸家竝沿用何氏古義始疑其未足信陳氏啟源謂文王后妃之德化及南國夫人大夫妻與漢濱之游女大姒親孫女獨不率教乃好事淫巫開陳地數百年敝習況傳稱胡公不淫斯亦足表正其封內民顧不從君而從夫人皆理之難曉者張氏慧顧氏

學詩說略同案春秋內外傳及陳世家皆不載此事匡衡疏始稱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顏注以大姬好祭鬼神鼓舞而祀引宛丘次章以證而班志言陳俗好巫鬼據宛丘次章東門之枌首章文注皆以歌舞事神釋之詳二詩非巫舞亦非事神是陳俗之敝且不在巫鬼而強以爲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所致何邪考匡以齊詩兼習魯詩班氏藝文志稱魯最爲近之此必齊魯舊義故取證竝與毛異鄭既主毛仍引用其說尤誤矣蒙即就志言核之而益知其必不然也

疏謂志不言無子鄭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又謂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注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案如所云純是附會若之何可據信邪此例不破注之弊也

嚴氏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黍𦬸之也蒙案陳多淫詩甚於鄭衛靈公君臣宣淫之事又他國所未有也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詳其詩實劣於曹檜曹檜特以篇什寥寥而國又小故次其後耳

宛丘

傳以子爲指大夫箋易以斥幽公諸家多從鄭以說較直截且第云子固無傷於忠厚之意若下篇則直斥其人矣朱氏通義謂二說本合蓋風行自上刺大夫亦是刺幽公亦通集傳不指定何人亦闕疑之義非謂詩所刺不過鄉曲之民也

釋丘宛中宛丘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疏引李巡孫炎竝云

中央下與傳同郭氏曰宛丘謂中央隆峻邵氏正義證以下釋山云宛中隆及此篇下云丘上有丘爲宛丘然郝氏義疏以爲宛中隆者謂中央下而四邊高因其高處名之爲隆釋丘據中言故曰宛此據外言故曰隆矣臧氏琳亦謂丘上有丘爲宛丘謂有上下兩丘上一丘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知集傳呂嚴從傳爲允

地理攷載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又載元和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輿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陳氏疑歐陽氏（名忞著輿地廣記）之傳會邵氏亦引酈注郡縣志又引太平廣宇記在宛丘縣南三里高二丈云宛丘在元魏時酈氏已云不知所在而李

氏能按其道里樂氏（名史著寰宇記）且計其崇卑疑後人別指一丘以
當之非王隱所云漸欲平者矣辨證明核
首章下二句集傳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呂
氏謂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是矣箋云信有淫荒之情義殊
不逮其實事於下二章見之夫擊鼓缶値羽翿亦在上者所不
廢然無冬無夏以爲之則蕩矣有情無望矣値傳持也漢書顔
注立也（集傳訓植本此舊說訓遇則本王氏）毛義爲正其云鷺鳥之羽以爲翿立
之而舞以事神也所謂事神蓋本魯詩於經爲支依序則是無
事敖游恆舞而已
東門之枌
嚴氏極言首序之不可盡去凡刺詩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

作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案嚴說是也
傳文簡而明如云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則知詩兼
東門南門以爲言矣云子仲陳大夫氏不言男者單言子男可
知女子之爲子義必具於上下文也云原大夫氏則知釋爲原
野之非不言女者以不績其麻足以明之也水經注宛丘在陳
城南道東是宛丘在陳南門外與東門異處子仲子常婆娑於
枌與栩之下貴家子之棄業遨遊也次章言原氏女亦棄其績
麻而婆娑於市周官司市命婦過市罰一帷衛南子招搖過市
孔子恥之市非女子婆娑之地此貴家女之棄業遨遊也終章
然後廣言國中男女交會相說皆貴家子女爲之先矣范氏補
傳謂宛丘自東門而出失考

嚴氏質疑謂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駮傳以子仲之子莫
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集傳因
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
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績其麻絕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
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又爲男女
相悅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娑其
下次章市也婆娑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枌次
章言南方之原既往東門又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
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娑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外
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
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

之女也末章越以鬷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
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錯亂複疊之病矣蒙案此條辨析詳
明故具錄焉
何氏古義謂幽公恆舞酣歌國人化之相與縱觀巫覡貪其游
戲所謂上好者下必有甚也詩繫此於宛丘之後所以著巫風
之自若歸咎於大姬或未足信案何以此詩歸本於君最是至
謂縱觀巫覡則經之所不言毛之所未及仍沿漢志之誤耳蓋
婆娑舞也傳亦本釋訓初無所爲巫覡之說也
穀旦于差差擇也原氏之女擇之也晴明則出風雨不出是即
擇也擇此穀旦而往市婆娑耳原字不韻明連下讀箋謂擇南
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原爲巨室其女乃與通國宣淫恐無

是理古者匠人營國面朝後市陳之市雖不可考未必與東門宛丘同所蓋由南方而之市與首章各一事也

大家者士民之表衛之世族竊及孟姜陳之子仲原氏互事遨遊則一國之風俗可從而知也而其端又開於君上序推本君之淫荒良是論者多歸咎大姬之好歌舞牽踵襲漢志之譌謬夫論引不績其麻二句以為休其蠶織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其說亦出齊魯詩也

衡門

此序難從僖公旣愿無立志者顧始終皆作安恬之語不為激發之辭欲以砭其病得毋反以益其病乎又詳傳釋樂飢謂可以樂道忘飢亦無一言及後序之意當以集傳隱居自樂之義

為正韓詩外傳載子夏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因引此首章子夏所言乃詩之確證列女傳賢明篇載楚老萊妻事亦引此首章蓋三家詩有與集傳暗合者未必皆斷章取義也集傳所謂自樂者實有所樂於先王之道侻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非徒徜徉自適而已也傳與外傳皆此義

輔氏謂此詩以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則辭順理明甚易而實是夫逐物徇外乃人之常情今玩其辭意安愉恬淡非樂內者有所不能也許氏謂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兩章無外慕之心此雖賦體而實似比也蔣氏悌生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人之患惟不安分而多嗜慾則忮害貪求靡所不至喪德伐性由茲而興故君子之道思不出其位而已安溪李氏曰人能常存衡門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申明集傳良是

錢氏詩學謂誘僖公誘其求賢也言衡門泌水之閒大有其人陸氏詩學亦謂此詩近正但以賢者而甘心隱約國之危殆可知矣范氏詩瀋又謂詩為隱居作無疑隱雖為美德惟見幾而作審其時必不可為而抱道在躬奉身避難乃為高隱衡門之詩其以儉德避難者乎故序曰誘僖公三說融合首序集傳亦通

東門之池

詩辭簡而意則遠集傳以為男女會遇不如序思賢女配君子為當張氏次仲謂淑姬非妖麗之女晤歌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亦謂言彼美則非所會遇者可知豈非所見者在此所思者又在彼邪得之

李氏曰自古人君倚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亾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昊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終不肎歸升感激自奮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傳池城池也疏謂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水經渠水注則曰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

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又元和郡縣志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王氏地理考竝載之胡氏後箋謂此皆後代遷徙已非故跡若毛云城池故當在城外也案毛孔詁經鄺李紀跡疑當以鄺李爲據

禹貢豫州厥貢漆枲絺紵胡氏錐指謂詩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疏云紵亦麻也荆揚之閒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鄭子產獻紵衣焉杜注鄭地貴紵陳鄭皆豫域紵固其土宜也逮晉世有白紵舞江左歌辭極狀舞衣之精妙則吳地亦貴紵矣延及唐時通典言貢苧布者宣常湖吉袁郢復岳郴朗凡十州皆荆揚之產陸所謂一歲三收者矣此古今風土之變也案今之以土產苧布苧麻名者爲江蘇之蘇州府安徽之池州府和州江西之南昌袁州饒州廣信四府湖北之黃州府蓋揚又較多於荆矣

東門之楊

此與丰皆親迎女不至但彼陳女子追悔之情此述男子守候之狀所從言不同皆以極其刺夫親迎行而女且不至夫婦之倫敗壞已極此爲民上者之責也朱子舊說謂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義最直截當時實有其事而詩人作此以刺其所刺不在時之晚也集傳易爲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則罪在期會而負約之罪反輕當以序說爲正陳氏啟源謂昏以爲期親迎之候明非私約良是

墓門

毛鄭以夫指傳相蘇氏則指佗此毛鄭是而蘇非者呂氏從蘇失之至其載程子陳氏及朱子舊說皆以爲追咎先君不能置良師傅所致與鄭孔責佗不誅退其傅異則鄭孔非而諸家爲是詩追溯禍源意自在先君非徒區區爲佗言也范氏補傳曰詩人於首章原其所自則曰師傅之不良國人且知之佗之父兄豈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誰使之然哉蓋責其父兄也於卒章要其所終則曰師傅之不良予旣歌以訊告於佗矣不顧予之訊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之言亦何及哉蓋責佗也義甚明確蓋首章云誰昔然矣故知其爲責父兄卒章云顛倒思予故知其爲責佗揆之經序爲協若黃氏於次章亦以爲嘗告之先君而先君不我信則序不當云刺陳佗矣

尊詩序者每以鄭忽衞州吁陳佗此大非也陳氏疏曰陳佗陳君也其謂陳佗者何春秋魯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序從春秋志也鄭昭公未踰年出奔衞春秋書鄭忽忽世子當立故鄭風序但云刺忽不從春秋書鄭忽內之也佗不當立故云刺陳佗從春秋書陳佗之例外之也穀梁傳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詩春秋相表裏於序見之矣案此言善於申序其實鄭昭後已復歸成爲君不應稱名也而論陳佗則是

疏佗既立此傳猶在仍用其言將至誅絕故作詩以刺欲其去惡傳就良師殊謬鑿佗去惡傳就良師自是延未行篡逆時情事佗能用其言則大子可不殺國家可不亂佗亦可免於誅僇

之罪今既不聽用造此大惡方恨力不能以伸義討豈反望以安定國家之事果爾不幾自比於亂賊哉

有棘二句賈生所謂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也有梅二句所謂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也墓門有棘始於爲師傅者一人之不良有鴞萃止則不良者以其類來集而亂國殺身之禍成矣

防有鵲巢

箋以所與爲處勢自然本不誤而云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則立辭太寬歐陽氏譏其汗漫不切允矣然易爲積漸搆成亦近附會案集傳以鵲巢旨苕爲防邛所宜有朱氏疏義申之曰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宜有之事乃有之竊謂此篇宜從序說刺宣公而訓釋則用集傳庶得詩指呂記嚴緝竝同歐義未然也

傳防邑也邛丘也後漢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呂嚴兼載之集傳邛仍舊義防則云人所築以捍水者何氏古義從集傳案云邛云中唐竝於隄防爲類有防則有樹木固宜有鵲巢非必邑然也

侜字最盡讒人情狀程子所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迂曲以致其惡是矣蓋或訐以情之所有或誣以事之所無變幻百端必中傷之而後快小雅所以致歎於讒人罔極也詩不直指其人而但詰之曰誰不欲直言指斥亦忠厚之意且讒人潛蹤匿影不可知其何人之辭也

美韓詩作娓美也音近通用程子以予美爲心所賢者呂嚴從之不如箋指宣公尤合序義蓋此卽君子憂懼之辭

胡氏後箋謂防有鵲巢仰而可見邛有旨苕俯而可見中唐有甓近而易見邛有旨鷊遠而易見陳氏疏亦謂防之有鵲巢中唐之有甓邛之有苕鷊皆信而有徵無可誑者皆就箋處勢自然而小變之從反興例實勝諸家說

月出

譜及疏以爲宣公詩恐未然桑中溱洧與東門之枌固是男女相說未若此詩之勞心悄兮色未至而神先馳之其心志蠱惑爲尤深也在位至此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疑亦靈公詩也

辭與他詩有別呂氏謂用字聱牙意是方言者得之抑或辭多假借與集傳以月出爲賦其時固勝舊說喻女色之皙至以舒窈糾爲舒幽愁之情意與下句微戾不如傳訓舒爲遲窈糾爲舒之姿文勢較順疏申以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蘇李及嚴亦從傳嚴引宋玉神女賦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當矣至其刺好色不言既得言未得者思之所結無窮尤見其好之至耳

張氏爾岐著有蒿庵閒話曰窈訓幽遠糾訓愁結凡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聞事之比之彼詭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於胸而不可解故曰窈糾懮受訓憂思亦有勉强忍受不能自聊之意夭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一本集傳而申言

之案玉篇廣韻竝云懮受舒遲之貌引此詩胡氏後箋謂三章皆有舒字又皆以曡韻字形容舒之狀貌末章舒夭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爲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蠱要紹便娟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胡取證夭紹得之窈糾懮受從可推矣

株林

箋以首章上二句爲民責公下二句爲公拒次章又爲民責公一篇之中或責或拒拒而復責呂氏以爲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敢拒之有足以折之矣然易爲詩人爲之隱曰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嚴氏略同亦未允案疏引王氏肅曰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毋反覆言之疾之也蘇氏亦曰非欲適株林

也將以從夏南耳李氏申之曰蓋靈公之適株林也託他事以往故有匪適之言此得詩指集傳正用上三家之說言君之往株林志不在株林而在從夏南也下章乃陳朝夕往株林事刺之切矣

疏曰實從夏南之毋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集傳謂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兼此二說乃盡若范氏補傳謂國人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則言外意也

傳大夫乘駒箋謂是變易車乘以至株林疏引王氏肅說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因曰王意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錢氏詩學主王義謂於乘馬者言稅野於乘駒者言朝食互相備也抑又甚大夫之惡以爲君諱者然案詩蓋是變文協韻王錢義亦可參若鄭說則泥矣

衞宣宣姜齊襄陳靈淫亂之事詩人直言無諱皆錄於國史不聞有以爲謗訕而罪之者此蓋三代盛王相傳采言之法而尤大備於周觀周語召穆公之告王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師曠之答晉悼也亦云其使人人得以盡言者如此所以慮後世人君之淫恣自專而大爲之坊也故雖昏君暴主代作而先王之法猶存不能禁臣民之無刺譏而爲下者亦藉以抒其忠愛無所顧忌而不言逮其後君知公論可畏義有甚於諱國惡遂仍之而不復諱且以王

制所存不敢諱亦不能諱此詩之所由見錄也世變既大忌諱日深於是此義有所不行而詩始亡矣後儒不知而曲爲之解毋乃未論其世而昧先王立法之意乎

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陳靈之謂矣集傳篇後之言最簡盡

澤陂

汪氏異義曰傳爲憂傷時世淫亂之詩箋爲男女悅愛之詩序云刺時也則詩爲刺者所作下云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著淫亂之由也云憂思感傷者著作詩者之情也箋讀序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爲一句解經傷如之何不從傳爲傷無禮而謂男子傷不得見有美之一人是爲淫奔之詩非刺淫之詩

矣傳義爲富蒙案詩固多直陳其事而美惡自見然汪本傳義
解序實得詩指詩繫株林之後其時君臣宣淫無禮巳甚詩人
知大亂之將作故傷之如此有美一人蓋卽指公防有鵲巢稱
予美離騷亦云恐美人之遲莫寤寐二句傷之切也碩大且卷
碩大且儼言公之儀容儼爲矜莊貌者如漢成帝尊嚴若神而
湛於酒色是也上篇疏逖所爲此篇親戚所作不能無言而不
忍明言但於興義隱含其事耳

馮氏桂芬曰說文陂阪也一曰池也傳澤障卽池蓋水旁淺灘
故蒲荷生之非隄防之謂

釋草荷夫渠傳同陳氏疏曰此莖葉實之總名也箋夫渠之莖
曰荷鄭蓋讀荷爲茄釋草其莖茄夫渠之莖爲茄不爲荷也疏
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是鄭本三家詩之證案鄭固有
本然首章自當舉其大名毛本爲正

有蒲與荷嚴用陳氏說皆以美物相依是二章之蕳三章菡萏
則孔氏所謂變文叶韵也

涕泗滂沱如箋說所謂哀而傷也依傳則忠君愛國其感慨欷
歔一發於性情之正而不得謂之過矣詩惟不指女子故云碩
大又云儼世未有說淫女而稱其碩大矜莊者言此以見猶有
君人之度而陷溺將致危亾所以可傷耳

學詩詳說卷十三

平湖顧廣譽惟康

檜

鄭譜疏左傳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
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
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甚明檜譜謂檜國在禹貢豫州
外方之北滎波之南而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鄶在密縣不得在
外方之北也地理攷亦載之案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
東南過其縣南注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鄶城南
卽引徐說一統志鄶城在密縣東北五十里接新鄭縣界引左
傳杜注又引元和志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嵩山又名
外方在登封縣北十里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縣
亙百五十里是譜說明有未合李氏紬義謂驗其地勢乃在外
方之東是矣疏申鄭以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失之

譜謂周夷王厲王之時檜之變風始作疏申以史伯云檜仲恃
險作序者不言檜仲在檜仲前不知有幾世宣王中興知非宣
王詩夷厲是衰亂之王理得相當案檜詩之時世無考故作序
者不斥言何君以匪風誰將西歸推之其在西周時固無疑然
羔裘則不能自強於政治匪風則憂及禍難其去亾國當不遠
安知非卽檜仲時乎呂氏謂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
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貟允姜氏廣
義謂史伯云鄶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其云

驕侈怠慢正與詩合此則竟指爲鄶仲殊勝譜說
集傳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後儒疑之案鄭風傳云其子武公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封其曰得地卽此所謂滅曰徙封卽此所謂遷國是桓公字顯爲武字之譌若蘇氏謂檜詩不爲鄭而此引爲檜詩皆爲鄭作則誤也

羔裘

序義詳盡蘇氏謂孔子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燔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燔肉也（黃氏意略同）然知不可諫而去其託微罪妄也今將作詩以感悟其君則致匹之道卽見於詩辭之中非舍其本事而託言一端也

姜氏廣義曰檜國褊小迫於强大王室衰微漸相幷吞觀鄭桓

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遙游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案此說得之

大夫以道去其君箋以待放於郊釋之疏引公羊傳待放之文爲證可也至云三年之久此必公羊附會夫得環則還得玦則去不過旬月閒事耳奚待三年乎孔失於辨正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案息民祭之小者耳檜君服是未爲好絜也而變易常禮其失爲大蘇氏謂錦衣狐裘則是違禮僭上非徒好絜疏言之矣箋又謂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强於政治此與傳所云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最得經序之指三章言如膏足明其好絜矣繼以日出有曜又見其視朝之節皆其逍遙翱翔之時爲般樂怠敖之甚也其義微而顯矣

錢氏詩學曰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裘燕服也逍遙而以羔裘是法服爲嬉遊之具矣視朝而以狐裘是臨御爲褻媟之場矣先言逍遙後言以朝是以逍遙爲急務而視朝在所緩矣案狐裘當以此說爲正但謂是狐白則非燕服宜用黃其下云云足以申明鄭義蓋惟無意政治是以輕重倒置如此萬事墮壞可從而知也

疏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

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案此釋經最慤實嚴氏譏其此外不能有爲豈知此卽怠忽政治之實事乎

七章錢氏引陸氏說此正聽朝之時而反以燕游又與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異矣因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尚有視朝適寢之時今倂視朝適寢皆無之案錢說未是上言以燕服視朝適寢見其苟簡於政治此言其以朝在堂者復違其日出之時而就羔裘以形之詩辭互相發非謂至此幷不視朝適寢也然則檜君所致絜者蓋惟游燕之服爲然矣

呂氏載范氏謂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又引朱子舊說謂孟子去齊

其心葢如此云甚善葢諫君不從以道引去者人臣事君之義心不忘君至於傷悼者人臣愛君之忠惓惓無已兾幸其君之一改非竟恝然已也集傳從序而未載其首句似於出處之義未盡著云

素冠

傳以素冠爲練冠素冠故素衣箋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素衣素韠爲祥祭之服王肅孫毓及孔氏從鄭呂氏從毛毛之失孔氏謂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是期卽釋服違禮之甚何止刺不能三年是矣鄭之失呂氏謂以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牽合殊甚是矣呂說固辨而所主練服之義終可疑故後儒仍從鄭案呂又駁孔經傳未有以布爲素之說云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不必專以帛爲素甚確且素裳素韠皆朝服雖祥祭時服之實吉服也此刺不能三年當思見喪服不當思見吉服文王世子公族有外罪公親素服左傳秦伯素服郊次曲禮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重素不入公門此皆素布非素帛可知閒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鄭注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緣乃此素衣確證鄭引玉藻而不引閒傳徒以彼文言麻不言素而不知麻之亦可名素也詩三章始終皆既祥之服固非練服亦非大祥除喪之服當時去周初未遠大祥前不至遽有變還而大祥後之服漸以不講故賢者以爲刺歷考諸說惟集傳縞冠素紕既祥之冠素冠則素衣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能取毛鄭之長而去其短疏謂喪服始終皆無韠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其言固核然素冠素衣皆既祥之服則素韠可從而知葢既祥則得服之矣若此獨指祥祭之服與上兩章有未合也馮氏名物疏陳氏啟源反以後二章與鄭異爲疑殆未之深思耳

顧氏學詩引玉藻閒傳文謂素衣卽麻衣無容改訓爲裳曾氏釗謂衣是大名裳亦可稱衣但素裳乃朝服之裳於喪服無涉除成喪之祭朝服縞冠者祥祭雖用朝服而縞冠仍未純吉故祥祭之服異於吉服在縞冠辨之若止言素裳於朝服何別邪竊謂素衣卽麻衣閒傳大祥素縞麻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注引詩麻衣如雪如雪者言其白也據此則麻衣爲白衣當卽此詩之素衣矣胡氏後箋亦謂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又云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以素與玄對卽是白素之素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連文更不得謂經傳言素皆是白絹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是則喪服稱素明矣竝不從箋素衣謂素裳之說

輔氏曰言庶見素冠繼以棘人欒欒言服與情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亦何爲哉案於首章言之下二章俱蒙此可知

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疊山謝氏所謂與之同歸於孝道如書之同歸於治同歸於亂非與之同歸於家何氏所謂歸以

事言一以心言是也箋疏失之
君子於古今通義始變則防其微此詩所刺是也既壞則復其舊孟子之告滕文是也皆守禮不隨俗之意
隰有萇楚
首序曰疾恣後序曰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夫國君荒淫於色臣民有所難言故邶之靜女陳之東門之池小雅之車舝皆寄託深遠言在此而意在彼未有欲箴其君之溺情而故以不情矯之者也甚以為疑及覩王氏困學紀聞引富辰曰檜之亾由叔妘乃知此必有為而作故其辭近激惜在春秋以前事不可考耳序説蓋有本
傳箋釋夭之沃沃為年少壯佼指人言殊於字義未合呂氏易之曰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欲者矣反思始茁其芽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欲故其辭過而激説最允當詩以三句興一句凱風首章亦然也
無知之知李氏引樂記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注知猶欲也此為確詁無知所以先於無家無室也釋詁云知匹者謂所知為匹偶之事非正訓知為匹也
又案集傳之義最足垂戒亦不可不存李氏私記不從序義謂此詩三章以枝華實為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義不在於引蔓故無取焉朱氏通義亦謂序云疾恣謂疾檜君之恣於政刑不知恵恤其下猶所云淫刑以逞也國人疾其君以下當是後人誤解恣字而妄益之其他主集傳者亦衆而姜氏廣義發明尤詳
姜氏曰説文恣縱也序曰疾恣何以見疾其君之淫恣後序妄增淫字耳蓋先王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講武各有其時惟驕恣則土木游畋無所不至政之所以繁也周制什一而賦惟縱淫則横征酷斂無有醉飽賦之所以重也又曰詩不言君之恣而但示以己之苦亦不明言己之苦而但言草木之樂幷不言我以有知而苦但言草木以無知而樂而己之愁苦難堪誰使之然哉疾恣之義躍然矣
匪風
序思周道據經顧瞻周道言也歐陽氏以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明與序違辯説執歐義難序未安也呂嚴旣主小序亦用歐説尤欠畫一當從傳箋李氏謂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為道路之道當矣呂氏論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一條甚精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上昌邑王疏引詩説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其義正同蓋周漢儒先説如此然詳經文蘇氏所謂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董氏所謂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尤於語勢為合所以然者政亂非復有周盛王之道是用顧之而心怛也文與小雅大東首章相似但彼專以王

剸言此兼就本國言耳

盛周之道所謂綱舉目張者矣然寬仁安靜莫非行所無事故詩譬之於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此能揭其精義西歸非必如箋所云仕於周凡朝聘京師皆是時去宣王中興未遠人猶知以王室爲歸也箋又以好音爲周之舊政令則是周之舊政令卽周道乃上所云亨魚者治必自王朝始則本正而原清故願以是遺之焉

安溪李氏曰懷遺也凡烹物者水火旣調則不欲多以匕箸動之而魚爲甚爲其脃疏而易散也故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言務安靜也周之亂也政役紛擾天下囂然故曰誰有亨魚者吾將爲漑釜鬵不敢謂己能烹但願知烹飪之道猶可以助漑

釜鬵爾誰將西歸宗周則我將遺之以好音言欲贈以善言或其忠款得聞於上也發明亦善

歐陽氏謂有能亨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又問誰能西至於周使其慰我以好音嚴氏亦謂誰能亨魚而漑滌其釜鬵乎誰將西歸鎬京而安我以好音乎竝以誰字直貫下句於語勢不相似而義味亦淺

學詩詳說卷十三

學詩詳說卷十四

平湖顧廣譽惟康

曹

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縣故曹國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鄭譜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一統志曹州府房心分野大火之次定陶縣在府東南四十里唐堯初封於此夏爲三朡國周爲曹國都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四里而書序孔傳三朡卽今定陶後漢郡國志定陶有三朡亭寰宇記亭在定陶縣東北二十里

蜉蝣

釋文引鄭譜旣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又引譜蜉蝣至下泉四

篇共公時作互有岐異而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案春秋書齊桓之事昭公九年中曹蓋無役不從左氏亦不紀其秕政何至詩辭之迫切乃如此曹自共公無道國始多故候人鳲鳩所刺大抵與此詩適合後來之困辱識者蓋有以見其微矣然則此亦共公詩耳辭非虛立乃見詩人忠愛之忱

集傳之玩細娛卽序所云好奢忘遠慮卽序所云無法以自守與任小人爲人君者豈必大惡無道卽此足以亾其國而有餘蓋立綱陳紀任賢使能固居治天下之大端矣又云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辯說亦云言昭公未有考是朱子特不定其爲昭公詩耳其大義固不異也

箋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最是蓋主言羣

臣而君亦在其中故下二句專就君言在朝皆小人則君將有危亡之難是可憂也又卒章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首章之衣裳朝服也卒章之麻衣深衣也此亦常制其好奢則於楚楚如雪見之

於我歸處箋義近之安溪李氏曰言我心於何憂乎於我之所歸宿者爾文義尤合但當參以箋說我者我君不忍斥言而亦不忍究言之辭也呂氏謂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此非事理所常有詩人不應計及詩本興體集傳作比則曰衣裳曰歸處非所以施於微物集傳比體有失之過易者此類是也

掘閱集傳闕疑云未詳箋以爲掘地鮮閱謂其始生時又疏申

傳以爲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二說小異而皆於經之上下文協可從也李氏紬義則謂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說文堀突也引詩作堀言此蟲依地突以自容不知夕之將死也張氏次仲姜氏廣義又謂閱與穴通引管子掘閱得玉莊子逸文空閱來風似亦有據但不見好奢之意耳

候人

序上但云刺近小人下乃云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是詩只言近小人耳而其所以近小人之故則以其遠君子范氏補傳謂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兩立必然之理是也傳箋以首章上二句言遠君子失之

舊說以候人之子分言君子小人程子蘇氏始以候人荷戈祋爲小人但解爲實事謂卽服赤芾之人李氏駁以候人微官而已以微官而有三百則他官爲何如耳是集傳易爲興體謂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此亦專言小人而無貟以候人服赤芾之嫌善矣方氏則仍作賦體云此蓋謂才德無以異人只可給役事之小者如候人之荷戈與祋是也而彼其之子乃纍纍而服卿大夫之服乎案此就集傳而小變之卽易解六三負且乘之義當爲定解

方氏又謂周官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則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候人之職周語敵國賓至候人爲導侯國不備官或以候人兼掌訝之職與其說可

與疏相參桐城姚氏又謂此候人是徒役非候人之官引鄭注周禮候人職治其禁令以設候人云選卒以爲之卽引此詩其說爲是葢候人之官亦不何戈祋也古人掌其事之官與供其事之役不嫌同名周禮中此類多矣益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者實不濡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不稱者實不稱也傳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意與不稱其服戾箋云非其常歐陽氏謂此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求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於高處而不稱其服也程子亦謂鵜在梁不濡其咮以與無功而受祿不稱其章服之美待遇之禮方於興義爲切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晉語楚成王引此二句而云郵之也韋注

媾厚於其寵也遂終也此與箋不久其厚義近而優於箋章身之服君之所以厚其臣也而終之者則存乎臣不遂其媾卽易九四鼎折足覆公餗意鄭誤以厚屬之臣而云終將薄於君夫小人之薄於君何待久而見哉張子謂不稱其寵待則不泥詁訓而固已得其義矣

一曰不稱其服再曰不遂其媾可見身之章服君之眷遇皆必有功德以稱之此可以為懼而不可以為榮故未仕則當思裕其學已仕則當思盡其分也

傳南山曹南山也王氏地理考引括地志有曹南因名曹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一統志曹南山在曹縣南八里俗名土山春秋僖十九年宋人曹人盟

于曹南論衡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

四章箋之申傳非傳意傳薈蔚雲興貌不以為小雲又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是舉其甚者以言之非蒙上為喻也蘇氏謂小人之朋黨相援竝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正可發明傳釋上二句意下二句蓋言羣小人在位則下民困病不免於飢特舉少女者風人之體也詩始終言好近小人近小人則遠君子可知

折中曰國家之爵祿原以待君子非以予小人一予小人則爵祿不足以為勸矣且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小人之進者愈多則君子之退者愈困朝廷之用舍盡與草野之好惡相反則其國可知矣

鳲鳩

序以為刺不壹集傳易為美案是詩言用心均一而極之於胡不萬年惟文武周召有之曹諸君無足當此況共公時乎序說未可易抑詩刺共公而所陳皆治天下之大道又原本於用心之壹為變風所僅見足知曹有君子而共公不能用也

傳箋以其儀一為義一古儀義通用疏謂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故轉儀為義傳所謂執義一則用心固周末西漢諸儒多如此解蘇氏以後皆以為威儀之一如集傳呂記所引陳氏說及嚴氏所云義亦精美案緇衣兩引淑人二句蓋以證執義之一經解引三章文則以證威儀是為義為儀傳記

固已兼存要之義一可以該威儀義一其本矣下章方言威儀亦次序之宜

荀子勸學篇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云云故君子結於一也此傳義所本又說苑反質篇引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義也以一義理萬物天心也列女傳慈母篇引首章而曰言心之均一也鳲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義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說詩至有精理又於序文為合當是定解

蘇氏謂鳲鳩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足證詩以用心之壹為主儀一常如

傳云執義一也

集傳釋次章以爲有常度甚執義一而用心固則正其衣冠者自有常度亦其根心生色者然也

騏傳騏文也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疑箋義爲確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說文璂璂重文而璂璂又與騏綦通故鄭於詩以璂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璂璂綦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東京賦䟫紞紘綖玉笄綦會綦之從糸璂之從玉以糸貫玉故也又謂弁師注必讀璂爲綦者取義於貫結也其說良覈

三章復蒙其儀一兮而云其儀不忒儀不忒卽用心壹如是則朝廷百官萬民皆正而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故可以正四國正國人箋以胡不萬年爲人欲其壽考則天人協應之道矣

歐陽氏謂歎其胡不萬年在位以刺今不然嚴氏朱氏通義從之於全章皆美不合

下泉

序專罪其公侵刻下民嚴氏弁謂晉文詳全詩序說爲正至四章所陳自是有周盛時之事齊桓且不足擬之況晉文邪卽謂兼爲晉文而發固無不可要之其意深遠矣故曰思治

傳稂非溉草得水而病程子亦謂泉冽不潤物浸能害物苞叢生之茂乃反害之集傳意同嚴氏據誤本經文因謂泉源深遠則流清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稂苗也今所浸乃叢生之根又强解與體爲賦皆非詩指安溪李氏亦誤引井冽寒泉食以證又以下泉陰雨爲天子諸侯高卑之別殊失其義

四章集傳義長有王者有明王以綱紀諸侯也上三章之念周京者以此有明王則又有賢伯以承宣德意斯時又安有下泉之浸苞根者乎箋以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似迂

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疏謂武王成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案詩言四國有王序亦云思明王賢伯鄭孔是也胡氏後箋以爲郇侯封國在冀州境若爲州伯祇治其當州諸侯未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爲思之此必爲東西大伯曹國在其所轄此說似泥詩但思古明王時賢伯治諸侯有功者耳豈必計及其所轄邪

水經涑水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曰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服說與俗符賢於杜氏矣蒙案一統志山西蒲州府猗氏縣本周郇國春秋郇瑕氏之地郇城在縣西南括地志郇城在猗氏縣西南四里

陳氏傳良謂檜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卒章傷天下之無伯其實不然詩前三章皆念周之明王卒章亦先言四國有王而後言郇伯勞之其所云勞不過承宣王命善於其職非如五霸之摟諸侯伐諸侯也是亦傷無王耳陳據序思明王賢伯語不知賢伯卽郇伯鄭箋集傳以爲州伯是與强國之霸迥別不然其公之世正當齊桓宋襄晉文相繼何云無霸哉惟霸者代作而

士君子不忘周初之盛於此見王澤之猶有存也而齊唐不載桓文之詩從可識矣

學詩詳說卷十四

學詩詳說卷十五

平湖顧廣譽惟康

豳

燹豳今屬右扶風栒邑案漢書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一統志故豳城在陝西邠州三水縣西縣志縣西南三十里爲古公鄉亦謂之古公原上連土牆延南即公劉墓云嚴氏曰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觀大師樂歌之次第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案變風終於豳中說之論盡之故集傳呂嚴竝述焉

七月

辯說引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於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案董說極有理故集傳從之然春秋傳吳公子札之稱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其云樂而不淫當指是篇居多而復言其周公之東則是篇之爲遭變作可信也許氏述金氏之言曰七月之詩周公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爲是諄諄幾於强聒者噫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國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竝行不悖也于後公乃爲詩貽王

名曰鶗鴂則鶗鴂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其言眞得周公之心金許二家補正朱子處最有功

七月大義集傳曰記所釋備矣嚴氏又謂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許氏亦謂凡事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矣有天下國家者豫其所當豫則無有不善矣本張子慮事有豫之義而申言之最得詩旨

疏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案孔說確矣首章言衣爲寒時所必需爲蠶績之緣起箋專以績言者泥也食則直言耕田初事如蠶之

求桑采蘩故後止言收穫

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此唐虞夏之中星也左傳火中寒暑乃退月令季夏昏火星中此周季之中星也葢歷千有數百年而差一次矣計公劉時當以六月火星西流而云七月者七月爲寒之始且至是而粲然可覩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經之所以變文也蘇氏謂言月者夏正言日者周正此可與傳相參而傳尤該括姜氏廣義謂一歲之中必有歲首公將以子月爲正月旣與夏時相戾且四月以下皆不可通如以寅月爲正月則本朝正朔之外又有一朔是天下二朔矣非所以大一統也因以十者數之終也十後以起其數但避兩正月之名示以從夏時之實必舉四之日者子丑者夏時之終寅卯者夏時之始卽始終之二月以日之是從夏時而仍不失尊王之義者也案元公立言微意此說盡之　韓詩章句曰三月之時可豫取耒耜繕修之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也陳氏疏御覽兩引　又曰二之日夏之十二月三之日夏之正月陳氏疏初學記引　亦如毛兼夏周爲說

傳豳土晚寒於首章于耜舉趾言之謂地氣寒多晚而猶寒也箋於三章之鳴鵙四章之其同竝述傳此語是解爲至晚始寒故其答張逸以爲晚寒亦晚溫與傳意別矣孫氏毓嚴氏駁之良是集傳亦於卒章曰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足以見傳是而箋非也大抵據首章及四章知其地之多寒疏說以與月令參較有少遲者便謂晚寒所致不無附會程子謂

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最當陳氏啟源乃謂地氣寒溫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若南北相同則雖東西縣絕溫寒無異亦思王制論東方之不火食同於南西方之不粒食同於北此何說耶

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言愛其吏釋文王申毛如字孫氏毓亦以箋作饎爲非案此以見農之勤於其事耳作饎文旣迂折於義亦短果如鄭說在民爲愛吏在吏不爲擾民乎

傳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以公子爲公之子歸爲由田野而歸箋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以公子爲女公子歸爲于歸疏申箋以爲婦人謂嫁爲歸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

姬之館云於舉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援據甚明采蠶桑者女子之事豳公雖勤民夫人親蠶卽所以率之何乃使公子舍其本務而終日奔走田野也傳義殊疏箋之訓公子同歸是矣其云春女感陽氣思男秋士感陰氣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悲則欲嫁亦乖經指李氏引王氏說女心傷悲則以將嫁思離親也得之集傳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豫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但詩廣言民俗非專指貴家大族且與同歸二字有礙當指女公子爲是

戴氏考正謂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辭曰殆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又謂經傳中男女皆曰子（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異自見竝當其謂後爲公子裘自豳民之男子言之謂豳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以爲公子裳亦指女公子說本何氏古義然古者女子不殊衣裳而內司服王后夫人無裘服故惟二章公子爲女而三四章則否

桑之大者伐而落之小者角而束之蠶事成也鳴鵙而載績麻事興也元黃而朱陽染事精也不曰爲公之裳而曰公子者見君必夫人世婦蠶繅所出以爲祭服無假民間之獻乃三代不易之法然一蠶績一獻皮而惓惓不忘其上如此正箋所謂厚於所貴程子所謂知義而集傳亦謂是至誠惻怛之意也

七月鳴鵙與月令仲夏鵙始鳴夏小正五月鴂鳴不同王氏肅以古五字如七五爲七之譌王氏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韵以別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韵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韵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韵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爲韵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閒甚遠故必轉韵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鵙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韵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此條足補疏所未及

上三章言衣服皆推本於七月流火其易見者也而此復推之於四月五月陽之極盛而陰早伏焉聖人之察物理如此易之道也

傳葽葽草說文同之又曰此味苦苦葽也箋以夏小正之四月王萯秀當之疏已爲疑辭曹氏則據釋草葽繞蕀蒬注今遠志斷以爲卽其物嚴氏從之馮氏名物疏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草有華不得云秀如秀是吐華則葽繞華以三月開不以四月案說文萯王萯也葽蕀蒬也於葽則云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是許氏固不以爲王萯亦不以爲遠志邵氏爾雅正義亦以葽卽遠志之說爲非陳氏疏謂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蒹葽郭注葽秀屬引詩四月秀葽廣雅葽秀也程氏

瑤田通藝錄辨之曰莠秀於六月非秀於四月葽非莠明矣苦葽亦未審何草案此闕疑之法最允陳氏啟源胡氏後箋並主曹氏失之遠志以繞二字名不名葽也其味固苦而非卽苦葽故曹氏以前未有以葽爲遠志者

折中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然聖人又恐養兵而費民之財也習武而妨民之事也故纘武功於衣食之閒於子月觱發之時往而取貉又取狐貍爲公子裘而取獸之時巡伺捕逐禦寇緝奸之法已習於此矣於丑月栗烈之日使丁壯同出合圍羣獲習爲戰陳又使私其小者爲養老之需獻其大者以充祭祀賓客及君庖之用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閒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閒教忠孝故民從其化而不知國享其福而不覺也

貉自取之而狐貍以奉公子豵則私之而豣以獻於公尊卑之義也自捕則但獻之公子同獵則必獻之公亦尊卑之義也且於田曰載纘武功又見有備無患之意箋疏以爲習兵不忘戰輔氏以爲武事不可廢是矣古未有忘戰廢武而能長保田蠶之樂者

集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說本程子李氏以爲三蟲皆螽類自昔說者皆以爲三物王氏詩疑亦以集傳爲未解許氏又詳載陸疏之說馮氏謂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之誤起於程正叔程之誤起於崔正熊崔混莎雞蟋蟀程又混入斯螽云案經於十月始明言蟋蟀者乃倒文法使上三句長短相配耳

箋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墐戶之室而居之又於七章曰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是入宅者當以都邑之室言疏謂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非是別有室案前漢食貨志言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入於邑因引首章四之日舉趾三句及此章後四句而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明此云入室者卽入都邑之室不得謂非別有室且疏於此謂卽夏秋之室而釋七章則以塞向墐戶爲都邑之屋是自相矛盾矣揆其所以鄭之分別都邑野廬惟於此詩言之其釋雅頌及他經俱未之及疏家以此爲鄭義而不敢有出入顯與此箋有不合箋又謂至此而女功止此就本篇有明文者言之則然耳漢志又言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是女工於冬宜增加以今驗之猶然豈豳民憂勤之俗而反不然詩中不復及者以上八月載績原謂績事始於是月非謂績專在八月義足包之也毛氏絲事畢而麻事起至確孔於序文下謂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似未明斯指而此又不糾正殆皆爲不駁注之例所拘耶

改歲之義箋疏不明黃氏日抄以爲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墐之計非必謂塞墐之時爲改歲之時也何氏古義亦以爲改歲原不正指十月乃豫計之辭朱氏通義

又以爲豳風皆用夏正改歲卽卒歲之歲若曰歲將改矣可以入室而處矣非以建子月爲改歲也足正其失

剝棗之剝傳擊也釋文普卜反李氏引王氏安石初解剝棗不用毛注曰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卽具奏乞除前説段氏小箋曰剝卽攴之假借字今字作扑蒙案毛詩之字多假借而不可以臆説如此集傳於此音義竝同俗本輒失載其音非其舊矣

疏申鄭義以穫稻作酒主養老茶樗主食壯餘皆老壯通食程子則以食鬱下皆養老食瓜下皆食壯集傳申之以爲少長之義豐儉之節最允蓋孝弟之積爲風俗者莫大於此於飲食之助者言之則飲食之正可從而知也

瓜何以與壺苴列也案經傳所云瓜皆甜瓜甘瓜非西瓜寒瓜自五代胡嶠征回紇得寒瓜之種始名西瓜先是陶宏景注本草已言永嘉有寒瓜而未徧中國甜瓜非佳果故古論瓜與疏食菜羹類記而是詩亦以列於壺苴茶樗云（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剝瓜亦可見）

呂氏載范氏董氏説以宮功爲公室官府之役非也篇中所陳君民之際皆閭閻愛上之情發於自然者爾其著爲定制者多不之及如方納稼時必出賦税奉公上而未嘗一及焉明此亦非徭役以其無待言也況與下文又不貫乎箋釋爲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是矣又以乘屋爲治野廬之屋李氏駁曰案上入執宮功則是野中無事遂入都邑既入都矣則不在野廬之邑甚當蒙謂鄭見塞向墐戶是都邑故以此爲野廬不知彼言治室爲一時禦寒之計此言治屋爲來歲修葺之謀二者本未嘗同也集傳當爲定解

農事畢矣猶晝夜拮据以治其屋此見其終歲之勤而農之汲汲以治屋者正以專力於耕此見其本務之篤又五章終首章前段之意則曰入此室處適出一日二日之前此章終首章後段之意則曰其始播百穀亦在于耜舉趾之前卒章又因鑿冰納冰并及開冰上之裁成天地亦適與首章經營衣食之時相當易傳所謂終則有始也

箋謂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義最平實集傳意亦同其載蘇氏説陸氏詩學曰如其説是先王不欲扶陽而反以抑陽也方氏亦曰冰之出入乃物理人事之宜然非爲節陽氣也卽以其説推之四月陽盛以冰節之猶可通十二月微陽蘊伏於下惟恐其不盛長何故反納冰地中以解之哉又曰陽氣之在天地猶火著於物陽者天地之盛德氣也所以爲發育萬物之根本萬物非得此不生朝絶則夕槁矣稍衰則漸萎矣近取諸身火之薄於邪氣無根而妄發者乃害於人若本然之火則陽氣也人之所恃以生也培之猶恐其衰乃畏其盛而思所以解之乎此根極理要之言使朱子見之必在所取

傳以卿大夫行鄉飲酒禮箋以國君饗羣臣正齒位張子又以民忠愛其君之意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而諸家從之案三説皆可通以上出納冰事詳之疑鄭

義爲長葢至七章而民閒男女之事俱畢民所爲莫非豳公之風化君之事非可以徧舉詩辭歸重歲終故於豳公但舉藏冰饗羣臣兩事一以調燮陰陽一以爲民觀法也若如傳及張子說則藏冰之文於上下不相連屬矣

八章總以勤於農桑爲本然或不體卑幼之情則近於褊急而嗟我婦子入此室處可以見寬大之風焉或不殊長少之等則涉於驕倨而以介眉壽會我農夫可以見尊敬之義焉至內外大小各得其所而或足己自安不能深明君民一體之道猶非三代上美俗而詩言公子者三言公者再又何心之忠愛其上也且篇中多言風俗而序與集傳並以爲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豳所以成此風俗后稷先公之風化爲之則言豳地風俗莫非言后稷先公風敎不惟末章爲然也

是詩章法之善亦非後人思慮所及首章以衣食提綱而下七章分應先儒已明言之矣至以首章言則何氏古義謂自七月至四之日循序推衍更復渾成以全詩言則輔氏謂前三章言暑退將寒故以七月始其次則以四月五月六月順遞爲始而迄乎九月七章遂以九月始繼以十月八章則以二日始而終於十月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次序如此豪案兩條甚善體會且由五月而六月衣食更端渾然無迹此皆在有意無意閒故曰化工之文

又文有詳略之法有所詳以見其纖微曲折如是之周至其略者則由詳者可推而知也故詳衣則食略詳蠶則績略然非眞略也於績舉其始於八月則九月至二月胥舉之矣於食舉其終於十月而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一切幷言於此則三月至八月胥舉之矣又七章言農功之正而七月之菽十月之稻九月之苴先於上章言之惟上首言六月不能更及四月麥六月黍又於此因稼禾之納而總數焉其變化誠不易測也

胡氏後箋謂反覆禮注詩箋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有是也葢籥章於每祭皆龡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豳詩取言耕作則曰豳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辭正指類以曉人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云是謂豳風豳雅豳頌是謂者猶禮

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葢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籥章龡之以爲一詩而其三用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並非截然分何章爲風何章爲雅何章爲頌也案胡氏此條良覈至指爲疏家之誤詳孔氏亦但申明鄭義未見有分章歌龡之說恐幷非疏意然則所云取其一節而偏用之者殆宋諸儒誤會鄭指而朱子亦以爲然也與

鴟鴞

折中曰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沖齡踐阼未知周公之心三監皆叛流言四起王室之危如巢將覆矣夫肉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羣叔流言亦乘成王之

危疑而起設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故鴟鴞之詩憂外侮之意少而弭內患之意多葢所以啟牖王心救亂之所由生也

書金縢我之弗辟史遷與馬鄭竝讀爲避而義異史謂我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馬鄭皆謂避居東都詳文勢自當如馬鄭說但鄭解罪人斯得與此詩失之迂曲而孔傳以辟爲以法誅三叔又有僞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與相證明故從孔傳較多集傳亦仍之至與蔡氏帖則曰只從鄭氏爲是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

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偪堯之子卽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發明周公心事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他家猶多出入卽號專宗朱子者亦多堅主集傳舊說由惑於蔡仲之命之文而不知其非眞古文也許氏謂詩傳未及改若從避音而以前說求詩則聖人之心與當時事勢之實皆可見矣艮是

義理朱子定說已盡其有足相發明者項氏安世謂周初中外未定流言乘閒而作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周公茍不避之禍亂忽發國家傾危將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葢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輯寧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復生矣金氏王氏樵意亦同則知以周公不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傾覆者謬矣此曹氏說劉氏通釋謂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許氏謂武庚既誘管蔡流言而失君臣之義兄弟之親爲周家之罪人所謂取我子也方氏謂既取我子指誘致管蔡以謀亂也其曰鬻子之閔斯葢痛管蔡自絕於天終爲王法所不容以大傷文考文母之心焉耳則知以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管叔既已受誅者疏矣此朱氏疏義說黃氏謂出郊之迎已見於金縢之末而三監之事乃方見於大誥之書則流言之罪當在成王既悔之後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專握兵而往也劉氏又謂大誥一書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此皆就書詞上下繹之而居東之非卽東征益見諸儒論之詳明如此猶或執孔傳致難者獨何也

箋以辟爲避居東都固是其以罪人斯得爲成王多罪周公官屬公爲詩以請其官位土地王氏肅歐陽氏李氏駁之已悉至集傳更廓清無餘所釋比義尤確若文之前後脈絡安溪李氏以爲首章末二句終既取我子之意二章以下皆以終無毀我

室之意先敘初營巢時急於補苴懼陰雨之卒至而下民或有侮予者又敘其方營巢時多所捋取以爲之材多所蓄積以爲之備手攫不足繼以口銜勞瘁之至惟慮室家之未成耳手口既勞故羽毛爲之散亂巢方垂成高縣而果有風雨漂搖之至羽毛沾溼則手足無所施矣此嘵嘵哀鳴所以不能自止也其說通貫詩中大指金氏謂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盡之

爾雅釋鳥鴟鴞鸋鴂疏引方言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疏謂似黃雀而小此一說也郭注云鴟類陸氏埤雅從其說呂氏引之並引藍田呂氏說惡聲之鶩鳥集傳亦謂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又一說也案如前說則箋所云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寧之如後說則歐陽氏所云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審之本篇參以他詩其當如後說不當如前說明矣胡氏後箋曰鴟鴞鴟鴞確是呼而告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文例正同

此比體之最明著者傳槪以爲興不如集傳之允當

拮据集傳通指手口正與毛手病口病韓口足爲事曰拮据合蓋此皆互見之辭不然何勞偏在手而病偏在口也朱氏通義從蘇嚴以拮据二句順文專言手蓄租二句倒文專言口亦通

方氏謂流言之人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欲貳公於王也而公之詩曰我室曰侮予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宗臣體國不敢自貳而亦因以悟王也甚當

徐氏光啟曰五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惟予而已無可他諉者爲予室故也上四予字匪躬之義下一予字體國之忠陰雨未至當思有以豫防之公固已致力於前矣故曰迨風雨既至當思有以救止之則非公身處事外所得爲不能不以悔悟之機望王故曰維音嘵嘵

東山

此序詳明辯說謂周公勞歸士之辭非大夫美之駁正其小失而於其下則爲之申釋當矣嚴氏以序大夫美之爲非并譏及一章言其完也之語則過嚴以前二章皆爲述歸士在途思家之情然四章自有次第則以首章爲將發行事亦未可謂誤且惟全師以歸而後得興其思家之情況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非

完而何邪

姜氏廣義謂完字尤爲一篇之綱戰危事也東山之役設有死傷雖奏凱西旋而父之哭其子婦之哭其夫者多矣周公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豈舍哀死憫傷寡婦孤兒之隱而專論其室家之情好哉誠以仁義之師又好謀而成故在彼無屠戮之慘在我無輿尸之凶全師而出全師而還及其既歸勞士也但言其室家懸望之苦男女及時之樂而他無閒焉智之盡仁之至也案此條善得周公之心

此所謂悲非以不歸而悲正以將歸而悲乃喜極而悲者也悲字含下二章意呂氏述蘇氏謂以未可歸而悲失之

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久處桑野古者聲寘塡塵同三章烝在

栗薪傳烝衆也箋栗析也君子又久見使析薪古者聲栗裂同案烝在文同訓義亦當同而一爲實一爲衆傳之未安也桑野栗薪文相似桑野承蠋說則栗薪亦當承瓜說乃云君子久見使析薪箋之未安也又慆慆不歸虛言其久至三章末方實言三年自當屬婦人思君子說而以爲其夫已至久不見此瓜集傳之未安也　嚴氏謂烝有三義衆也進也久也此詩言烝在者二以爲進則可以言蠋不可以言瓜以衆爲喻則獨宿不取衆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爲勝其說爲是

果臝之實六句狀荒涼之景周公爲軍士設身以處舉其甚者言之耳嚴氏謂爲無室家者固可通觀下章云洒埽穹窒則征夫未歸之前雖有室家者未必無是景象也

我征聿至婦之望其至非夫之巳至也猶杕杜之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就婦人之心言之下四句亦然序所謂室家之望女是程子呂氏之說甚允嚴氏又以爲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則多此轉折要之狀其室家思望正以慰軍士之心也

瓜所繫木亦多矣獨言栗薪者集傳謂栗周土所宜木是也釋文引韓詩作蓼云衆薪也亦通但蓼之訓衆未見所本耳

箋以昏禮爲追敘蓋鄭素執仲春婚嫁爲得時欲以倉庚于飛當之而詩中言果臝熠燿瓜苦皆夏末秋初之物故爲是說李氏駁之曰四章言男女之及時則不得爲追序案此知毛氏倉庚作興爲善及時者及男女婚嫁之年不必仲春疏引王氏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胡氏後箋謂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允矣集傳及呂氏載程子說竝主昏時亦不以爲追敘

爾雅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氏炎以褘爲帨巾郭氏璞以爲香纓孫說於禮經符合故疏以下竝從之

傳言久長之道也胡氏後箋申以歸士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更思所以久長之道此以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專爲新昏言之也程子則以新舊分指新舊昏上句結本章下句結通篇也尤善集傳呂嚴竝從之箋疏之解於序文不協而義亦短

詩但言室家之情不及其父母者呂氏解小雅祈父引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以爲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竊謂周公蓋早舉是典不令內顧其父母以能不血刃而摧大敵故作詩以閔勞之者備至而此獨不煩慮及也

嚴氏謂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復宜與杕杜不同也案杕杜言室家之望而已此則幷室廬之荒歸後之樂無不詳敘蓋旣以人之心爲己心而又親在行閒與士卒周旋日久深知民情之甘苦故爾

安溪李氏謂豳風數詩其序相次若鴟鴞悟王旣歸復有大役則不應伐柯之親迎反在東山凱還之後案豳風七篇蓋先公

所自作他人美公者次之破斧又宜與東山以事相從此伐柯
所以列東山破斧後與

破斧

四國傳以爲管蔡商奄桒地理志鄁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霍叔即在武庚之國數商故不數霍奄君詔武庚以叛而爲成王所踐者何氏古義謂觀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旣於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金氏又謂三監及商朱氏通義曰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爲四國之一明矣是此詩四國正解若集傳以四國爲四方之國義亦正大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氏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

東征四國是皇法言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數說略同詳其義皆以四國爲四方之國班氏所云傳曰葢魯詩舊說而與公羊氏合其從來亦遠矣

傳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箋謂流言旣破毀周公又損傷成王歐陽氏駮以詩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鄭說尤無義類因云斧斨刑戮征伐之用集傳本之嚴氏又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竝言乃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敝義益精審復本張子謂管蔡之亂何能爲但能破我斧又缺我斨而已何氏古義以爲周公雖無急於戰勝攻取之心然武庚之叛挾三監并奄與淮徐之地幾半天下葢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東征三年始平之破斧缺斨正三年從征內事葢亦舉勞苦而極言之也蒙謂詩言旣言又是形容日久勞苦之辭參合諸說乃得詩指

集傳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云云猶是以居東爲東征故云然若如定說則是時成王已悔悟迎周公管蔡武庚相率以畔公奉成王之命聲討其罪名正言順其志事大白於天下人之心義尤易見然詩絕不揚厲其有功王

室何如而必曰匡四國哀我人斯是亦眞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矣

傳遒固也箋斂也疏謂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爲斂案商頌百祿是遒說文引作揫廣雅揫固也遒揫通用凡物必斂之使聚則固結而不搖人心亦然毛鄭之義正相成也

范氏論周公處管蔡與舜之處象所以異集傳載之以表周公之心且爲萬世不幸而遇人倫之變者法案逸周書作雒解云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則非加刃也傳稱周公殺管叔春秋於上所不赦而自殺自縊者皆曰殺三監挾殷以叛管叔而蔡霍生者葢於法分首從也金縢亦云管叔及其羣弟罪固有

輕重哉

伐柯

序不曰刺成王而曰朝廷箋謂成王既得雷風之變欲迎周公羣臣猶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說最迂曲已爲歐陽氏駁正呂記引董氏云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其義甚精又自爲說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蒙案此之謂天下公論亦春秋責賢者備之義吾知二公負罪引咎之心有倍甚於詩人之所責者矣不如此不足以爲二公又案嚴氏於卷阿曰周公居東之初成王未悟之日伐柯九罭等詩人心顒顒謂朝廷一日不可無周公在召公必不但默也史傳略耳此亦知二公之心者

集傳東人喜見周公朱氏通義謂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陳氏啟源亦謂如序說不獨見周公之德爲人所說服亦見作詩者惟恐王之不用周公又惟恐王之待公未盡其道憂國之情待賢之意纏緜懇惻具見於斯故足訓也若東人以見公爲喜而欲留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關朝廷理亂之故哉案二說得之

箋當使賢者及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之說甚礙理孫氏毓駮之集傳通作比體自喜得見義亦未安程子曰首章言伐柯取妻各有其道明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次章言其道最盡伐柯二句朱子舊說比王欲迎周公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末二句嚴氏謂我欲見周公當陳其籩豆踐然有行列隆禮以迎之而已何氏古義謂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疏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也並允當蓋我者我王之予指周公與下篇我覯之子原無二義而籩豆有踐袞衣繡裳則所以迎公之禮也

九罭

箋以卒章爲東人欲留公呂氏斥爲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是也其以二三章爲曉東人則未可謂非呂引程子陳氏說謂是深責在朝廷之人語明與詩辭有未合主持似過集傳則統以爲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辭義尤未安郝

氏敬謂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立言失輕重之義此言卻當兩詩誠合從序錢氏詩學曰篇中有于女信處于女信宿之語則非出於東人之口可知

傳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案毛爲反興鄭爲正興以經文推之鄭義較順故諸儒多從鄭嚴氏謂設九罭之常網則僅可以得鱒魴之常魚喻常禮非所以處周公也故我欲見之子周公當用龍衮之衣及絺繡之裳上公禮服往逆之此亦反興而義更名通當爲正解　疏於上篇以王肅追刺之說爲未然於此又云追刺朝廷當作在歸攝政之後前後未畫一

卒章程子謂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迎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此吕氏所本惟無以以也語似衍案傳謂無與我公歸之道蓋言朝廷宜尊禮聖賢是以有此袞衣而曾無以此服迎我公歸者是無其道矣王宜亟以襯公迎之來歸無使我心悲也毛程義合陳氏疏曰終望朝廷之歸公故云無使我心悲是矣若嚴氏以首章爲主二三章西人欲公歸卒章東人欲公留亦近箋義未若毛程之渾厚得大體也

伐柯之體直九罭之體曲首章先陳朝廷正理二三章爲朝廷惜四章爲朝廷望也東方但可信處信宿耳而久不以公歸則使士民心悲朝廷不可違人望也

狼跋

公孫傳指成王劉氏指周公均不可通箋謂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訓義是也而以致政成王爲說歐陽氏駁以與序言王不知乖當矣范氏補傳又謂後序推本其初言之詩人所詠乃周公東歸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嚴氏主此然范以此詩爲東歸後作是也兼復辟言之則未允蓋辟居東都委政於二公而去之巳而王心悔悟以禮迎歸始則赤舄几几終則德音不瑕其善處危疑爲大美也集傳猶主孔氏故專以流言解之耳

公孫碩膚詳經指謂公之孫爲大美非謂公孫其大美也公之孫能不失其聖故云碩膚

狼之取興傳以爲不失其猛程子謂果爾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且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允矣朱子亦謂是反說特不取其狼性貪之云竊意詩蓋言患難之興雖勇敢强有力者不能不動形困躓以反興周公之不失其聖也

安溪李氏曰自古賢聖惟其歸潔之志與日月而爭光中孚之誠質鬼神而無愧至其外者雖格天之業豈以自存於胸哉既不以功美自多故亦不以疑謗自沮雷氏鋐讀書偶記述沈氏近思之言云周公之德容於赤舄几几處可涵泳想像程子云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此二語寫出聖人心事氣象某思孔子微服過宋卽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卽蕩蕩焉無顧慮之意其竝行不悖之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學者能戒懼慎獨中有不愧不怍之意焉斯近之矣兩說竝得聖人心事

學詩詳說卷十五

學詩詳說卷十六

平湖顧廣譽惟康

小雅

鄭譜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上下相應此與譜序謂之詩之正經謂之變風變雅文法略同意主以正對變言正經猶云正雅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誤矣呂氏據楚辭離騷爲經九辨以下爲傳謂六月以下爲小雅傳民勞以下爲大雅傳夫六月民勞以下皆經也安得謂之傳乎朱子於楚辭集註引之語類載問何以分詩之經詩之傳荅以得之呂伯恭今集傳無是說葢傳以發明經指也詩正變迥別不可强以爲變雅之傳釋正雅之經與楚辭又異朱子覺其誤刪之矣

序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疏申以爲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變雅取大雅之音歌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集傳同之安溪李氏則曰雅有小大以義別也通上下之情聯親疏之懽其事未遠於風是以爲小雅也推受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於頌是以爲大雅也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皆文武成康之世周召輔政時之所作與風詩之二南同雅之正體故先儒謂之正雅也宣王詩從小雅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命將出師選徒講武義亞於采薇出車也從大雅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敬迓天威遇災而懼既保南土遂城東方奄撫北國而終之以淮徐之役召伯先之天子繼之革正僭王之罪而立中興之基義亞於開豳荒岐作豐宅鎬也案大小變雅之分亦聲義相兼爲多李氏說可與先儒相輔而行也至謂節南山至鼓鍾東遷之詩楚茨以後所謂豳雅則無徵不信殊不可從

先儒皆以小雅周公作朱子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删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葢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其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詩周公删定者葢於常棣采微魚麗序文見之然諸侯不雅文王當時未必作爲雅章以干大典疑先儒之說有所傳云

范氏補傳曰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閒取一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案此與服氏虔謂是變小雅者合勝杜注矣

臧氏琳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篇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選注引蔡邕琴操云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風俗通窮通篇蔡中郎正交論竝云伐木有鳥鳴之刺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鹽鐵論繇役篇云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是以鹿鳴伐木

采薇杕杜皆爲刺詩困學紀聞云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蒙案三家說是以小雅無正雅如國風無正風顯與儀禮春秋傳不合胡氏後箋曰三家不過謂陳古以諷非謂鹿鳴出於衰周殊屬附會

鹿鳴

鄒氏忠允謂燕與饗異饗重而燕親詩云嘉賓式燕以敖又云燕樂嘉賓之心則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其飮食之於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陳氏啟源又謂序云燕羣臣嘉賓此言作詩之本意與四牡勞使臣皇華遣使一例若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言非作詩本意也朱子見儀禮樂記之文改曰燕饗通用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蓋作鹿鳴者專爲燕而歌鹿鳴者則不僅燕燕饗通用非誤然非所以釋詩兩說良是然集傳發明詩義實過諸家終不容擯況篇後又云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豈本爲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義固未嘗不詳愼也

傳周行訓至道集傳以爲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嚴氏亦謂以告我者爲相愛蓋道之使言也燕禮於旅也語所以通下情求規益疊山謝氏又謂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並得其義箋所云示當作寘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寘之周之列位此於文勢不順且是以文王爲以爵秩動人也又序忠臣嘉賓得盡其心正在此二句顧氏學詩之說允矣

德音者道義之自然符驗也鄭注儀禮曰嘉賓有孔昭之明德程子曰聞望昭明兼之乃盡道德在躬萬民祛其凉薄同列挹其儀刑集傳謂不待言語之閒而其示我者深善矣箋以視爲古示字疏曲禮幼子常視無誑士昏禮視諸衿鞶爲證甚明杜氏注傳暨黃氏嚴氏依文爲訓失之

何氏古義曰首章言鼓瑟吹笙至此復言鼓瑟鼓琴者蓋旅酬將終作無算樂之時也禮旅酬旣畢無算爵公有命徹冪然後升堂反坐作無算樂向者獻酬有節笙歌閒合皆三終今曰無算不限三也案此先儒所未及詩三章立言有次第其說揆之上下文尤協錢氏詩學從之良是

一章言樂以聲音將以幣帛二章言燕以旨酒三章總言音樂旨酒是相承爲說一章欲其示周行三章言樂其心而嘉賓之道德足以師表人倫則於二章具之是又詳略互見也

傳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竭力卽首章之末二句是序所謂盡其心也我樂其心而後彼盡其心也集傳言安樂其心欲其敎示之無已義正同

方氏曰首章云示我周行次章云君子是則是傚而末章云以燕樂嘉賓之心蓋人君之於賢者求其善言則如不得聞師其德行則如將不及然後奉之以幣帛將之以酒醴始足以燕樂賢者之心若駕馭以權術縻繫以爵祿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庸鄙之夫或奔走焉豈足以致賢者之心而盡其力哉

又曰尊之爲嘉賓宴之以樂歌將之以幣帛飲之以酒醴所以盡羣下之情者至矣而所以望之者則曰示我周行曰德音孔昭曰視民不恌則凡出言之無章令聞之不宜威儀之不類者周旋於琴瑟笙簧筐篚樽俎之閒必有愧怍而不安者矣故必平時不惑於德義然後臨事能盡志於禮樂此先王之以善養人而德威惟畏者也前一條爲人君說後一條爲人臣說並深至

四牡

後序辯說譏之嚴氏謂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爲不計其君之知不知也此特序詩者之辭以爲臣有馳驅之勞而其君能深體之其心之喜說當如何非使臣必待見知而後說也如此觀序亦自無病高陵呂氏又謂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亦是序固主爲人君言之耳

方氏謂聘禮使出釋幣歸釋奠並於禰廟葢列國交聘必以卿五十服官政則父母必篤老矣必無父母而後承使故皆於禰廟也王朝下聘不過大夫羣士則具父母者多矣故勞還之詩諄諄及此春秋王使至魯多公卿衰世之過禮耳案此說善矣然傳謂是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尤覈春秋傳云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方伯體既尊又率撫畔國事殷則出使者多不能徧使卿其得有父母之存也亦宜傳爲正兼以方說義乃完備

我心傷悲以不得養其父母也不遑啟處則所以不得養父母之由也

箋以翩翩者鵻三句爲感厲其臣似非經文之指感厲自當在方遣之時如下篇所詠是義固各有當也況飛之下繼以言下言集何云勞乎蘇氏謂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程子又謂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並作反興其說爲是集傳呂記正用程義

將母來諗傳箋王氏范氏說均未安厚母薄父豈先王所以語其使臣者乎蘇氏謂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集傳呂嚴從之陸氏詩學又云舉母卽可該父亦善

燕羣臣嘉賓以至兄弟朋友主於述己之情而已至使臣戍役之遣與勞則不言己之情而代言彼之情者事莫勞於出使莫危於軍旅故必就其事勢之所必至而不敢自言於君上者探取以陳之則彼之艱難困頓不啻君與爲涉歷而洞悉其情形者也臣民得此宜何如其感奮乎

傳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疏謂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蒙案此不獨爲上下篇發例凡所云文武詩者舉發例於此矣推之全詩皆合朱子舊說以文王已有詩恐不如傳義之確也

皇皇者華

疏曰送之以禮樂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此直爲禮耳并言樂

者以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首章上二句是案此釋下句固是其釋上句則非孔以禮樂屬使臣說不屬遣者說則序當云勸之以禮樂不當云送之以禮樂也朱子舊說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蒙謂歌不必卽是詩而意則存焉遠而有光華卽首二句所興之義是非懷靡及而咨五善者不能全詩固已包舉其中矣

左傳五善國語六德其言參差不合但當據內傳以正外傳之得失則言有折衷如外傳所云懷和爲每懷內傳未嘗有此說也外傳業經內傳是正昭然可見而傳箋仍爲所牽未允也箋又於烝民篇曰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稽留將無所及於事然其上明云出祖而業業捷捷矣無庸復以懷私稽留相戒也知經指未必如此歐陽氏謂每思惟恐不及也懷思也程子亦謂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義方明著

程子謂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集傳亦謂宣上德達下情蓋文王以方伯武王以天子使人傳播德意於諸侯其事勢與春秋列國相聘有別而理則同故晉以饗穆叔而穆叔拜之若後之有宣撫廉訪之職與夫特膺簡命者其眞此詩之謂邪

春秋傳曰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外傳亦曰忠信爲周此傳箋所本歐陽則謂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呂氏謂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傳乃經之本旨最允蒙案惟忠信之人能舉其眞實之情勢

而盡言以告故教以擇而咨訪焉然必先以每懷靡及者時以不得稱職爲心而後問於其下者無不審也

春秋傳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傳箋遵用歐陽氏謂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自蘇氏外卒同其說陸氏詩學謂觀叔孫豹所述正漢儒詁訓之祖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意主傳文甚當

折中曰咨訪固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乃可以徵信否則所訪不實爲害滋大故曰訪問於善爲咨也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爲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有咨親之義焉然則叔孫之釋此詩其必有所傳矣

朱氏疏義曰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案五章末一句皆是勸以義諷詠之卽以風厲之也集傳因以爲戒卽此意又以辭之婉而不迫爲詩之忠厚此先王所以入人深也

常棣

集傳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

辯說略同呂記載朱子舊說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集傳於序有去取而舊說申序第詩皆周公作他詩一本文武之意而此則以己意敘入耳鄭譜荅常棣何故列於文王詩之問曰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得此燕兄弟者文武之政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二語益明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兼常變言而尤重處常以人之於此易忽也五章由變言常周公作詩深意正在此傳箋失之歐陽氏斷以爲此乃責之之辭程子蘇氏遞有發明而集傳尤簡盡近儒於此猶墨守傳箋所見殆未宏矣

傳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所申殊支離原隰各自爲處曷云聚居其以兄弟相求能立榮顯之名又於外喪意別出程子謂方困窮離散羣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義亦略同如此上下方貫呂嚴從之集傳謂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爲相求似太深上云兄弟孔懷而相求則是生存非必積尸之謂觀下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可見

舊說以急難二字平列須添字方明釋文難下有二音何氏謂兄弟急難者言兄弟相急於患難謂相救也魯語急病讓夷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字法本此案此則難爲患難之難於義爲長

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也疏申傳義以爲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辭甚詳明是傳文非有衍字也其以詩辭之飫卽周禮之飫毛鄭非有二義孔氏釋詩強傳就箋者不少從未竄易其字固可據信段氏據韓詩飫作醧其說曰脫屨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醧宴醧是一事因謂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

飫飫乃醧之假借左思賦曰愔愔醧讌以古韻訂之从酉區聲乃與豆具孺叶韓用正字毛用假借案經文四句上下相承鄭孔以上二句言飫下二句言燕殊非詩指段氏本韓詩以飫爲醧之音近假借固當然必強改毛語以成其是則未確陳氏疏又以傳不字爲下字之誤又就段說而小變之蓋皆不安於毛義而爲之辭耳要之飫字之解以蘇氏訓饜爲直截程子謂飫樂飫足意亦同蘇也

爾雅釋言孺屬也傳本之又云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亦謂以昭穆相次序似失其指程子謂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此與李巡孺骨肉相親屬之訓合蓋比附不可解之謂孺言其情之真也湛與耽通傳於鹿鳴云樂之久樂不可極而

以燕嘉賓兄弟正以久爲善言其情之長也
妻子好合二句不以燕言兄弟旣翕方是言燕箋謂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案妻子好合謂己有妻子之好合非謂妻子和合其宗婦內宗也毛傳無文明不同鄭蓋言處變以朋友反形言處常以妻子反形總以申明首章莫如兄弟之意
詩之大義朱子呂氏至矣嚴氏亦謂此詩傳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復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亦善安溪李氏曰反覆篇中言兄弟急難禦侮

發乎天性正與管蔡相反如謂詭辭以哀之則又無復勸戒之意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由關雎以致麟趾之應故周公推以著訓者如此他日急難禦侮之言不效於管蔡蓋大舜不知象殺己之心也夫所謂閔管蔡之失道者非以詩爲正言管蔡也心有所閔故爲詩志切情哀惻然動聽閔者管蔡而戒勸者凡今之兄弟也若文王兄弟無故亦爲是言則爲無病之呻吟公旣遇變故作和平之音則爲骨肉而秦越常棣之詩公之憂患爲之也李說未允
篇中良朋卽中庸所謂朋友之交列之五達道者非不欲助也勢不能助也兄弟和樂而後家可長久故宜室家樂妻帑必由之此自天子至庶人所同者而人往往昧之故以是究是圖終焉

伐木

韓詩序伐木廢句恐有誤三家作刺詩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見文選注引箋所云昔日未在位居農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蓋本韓詩案韓詩指庶人言鄭乃本以言文王義尤迂曲歐陽氏以爲文王未居位時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不爲農亦必不自伐木庶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當從毛爲興丁丁嚶嚶興勸善規過之義出谷遷喬興德業精進之意嚶鳴求友興不忘規諫之益所以起下兩章燕飲之事傳義當矣惟以喬木興高位詩意亦兼有之而不盡此也中論貴驗篇引首四

句曰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尤允
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和如晏子所云平謂德業以義言也程子釋和爲相好嚴氏釋平爲不爭以情言也合之乃全云神之聽之者陸氏詩學謂神明可質是此卽易繫辭傳所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
箋有酒有羜以召族人飲酒又云粲然灑掃陳其黍稷謂爲食禮疏申以爲有酒有羜是燕禮非饗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左傳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天子燕饗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辨證明確疏又謂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相通明兼有饗但文不見耳尤爲通論劉氏以籩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不知燕禮無用黍稷者天子禮

不盡同此無或異劉特欲合上下爲一事而不知其非禮制也何氏古義引羅氏願曰牡乃大牛是饗禮陸氏埤雅又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案詩但言牡且在肥羜之下只如疏肥羜之牡爲是籩豆亦謂食禮詩主言情之殷不主言禮之備耳

於諸父諸舅曰寧適不來若不敢意其必來尊之也於兄弟曰無遠又深樂其皆在親之也箋解寧適不來二句本當戴氏考正以爲此言寧適有不來者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以其畢來明庶幾非我不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案云適非必不來也諸父諸舅年固高矣集傳所謂有故亦事理所必有此正先王之曲體人情也當從舊說

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集傳以同姓之尊釋諸父異姓之尊釋

諸舅至兄弟則但云朋友之同儕者不別言同異姓明兼之也其云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專承諸舅言者上已云先諸父而後諸舅此層遞言之耳且其語本之范氏陳氏啟源嘗爲偏指異姓謬矣若安溪李氏謂因燕朋友而復召諸父兄弟戴氏謂此章言兄弟卽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畢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陳氏疏又謂周禮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詩言燕飲召族人飲酒之禮諸舅乃兼及之耳尤非

呂記引程子說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最是上四句是倒文法也箋以順文解之致上下岐異嚴氏謂一詩之內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曰微我弗顧微我有咎迨我暇矣及湑我酤我鼓我舞我皆同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荅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但當述己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己之辭也此爲定說酤一宿酒合依毛傳李氏紬義引說文酤一宿酒也醴一宿孰也釋名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是一宿酒名醴又名酤蒙案酒與酤對則別散則通商頌既載清酤是也

西山眞氏曰鹿鳴之詩以臣爲賓伐木之詩以臣爲友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玩此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案孟子所謂天子而友匹夫於詩言益信

安溪李氏曰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開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故可以反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極源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由此而興而五詩之繼以天保也爲之兆矣于思言道自造端夫婦次及子臣弟友以終於鬼神其夫子序詩之志乎案文武周公作詩精義正是如此而夫子述之故韓子云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注疏本六章章六句集傳呂記從劉氏作三章章十二句劉之說云每一章輒言伐木凡三言伐木故知當三章陳氏啟源據序下疏所云二章卒章謂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然阮氏挍勘記又謂六章章六句其誤始於唐石經足知毛鄭陸孔與朱呂本無不合

天保

疏謂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報之有聖人示法義取相成耳非故報也安溪李氏亦謂五篇非一人一時之作就其後世用之以燕親疏亦未必一日之事此篇之作又未決爲前者之人否也惟盛世之君臣勞勉頌規矢揚賡遂斯固事之必然藉非一時酬荅而序詩者意則存焉不必據此爲疑端此善於申序與集傳者而箋實開之

傳箋以來多以福言嚴氏謂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必本之以德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宐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

君臣相與之義邪蒙案詩始終言天首二章祝君有是德以有是福三章乃盛言其多福四五章又言德之格於神人以致福然後以福之永久終焉於章法亦極得也

單傳有信厚二訓（宐從前一義）箋訓盡謂使女盡厚天下之民舊於單厚原以德言多益戩穀則否范氏補傳謂厚取厚下之意益取益下之意嚴因謂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福不消受也使爾多行利益則民物無不蕃庶也厚謂忠厚益謂利益於民近是而未盡蒙謂厚如易坤象傳君子以厚德載物益如益彖傳益動而巽日進无疆皆以德之成己及物者言除傳訓開箋謂開出予之其義爲允

傳戩福穀祿本之釋詁釋言集傳引閩人氏滋云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單厚多益也則本之說文釋詁呂記嚴緝同之而段氏說文注以集傳爲是嚴以俾爾爲祝君德必如集傳方可通輔氏曰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無不適宐嚴謂使爾盡善無所不宐宐君宐王宐民宐人宐兄宐弟無所不順也均是

輔氏又謂罄無不宐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案四句之別此爲得之箋以罄無不宐二句就羣臣言非是

傳公訓事雖本釋詁諸儒多從鄭義爲是其釋禴祠烝嘗本之釋天夏殷之祭則礿禘嘗烝見於王制祭義而鄭具言之此疏謂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不如

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是文王時已改曹氏謂此詩云禴祠烝嘗者蓋追作於成王世朱子舊說亦謂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今集傳云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蒙案此詩之作當如曹氏及朱子說既濟六五爻辭亦公所繫也

傳質成也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程子訓質爲實王氏亦謂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集傳本之此各是一義而訓實尤長蔣氏悌生曰此詩祝其君受福之辭不以福言福而以德爲福不以德言德而以質實爲德可謂知所本矣蓋浮華侈靡或以啟爭亂之原而質實無僞實能基皇安之治顧氏日知錄曰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

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也祈天永命之實必本於親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必以養生爲本竝允陳氏啟源引易大傳百姓日用而不知爲難然下云徧爲爾德則無慮於日用不知矣何以日用飲食在乎周禮以治之井田以安之何以徧爲爾德在乎躬行以率之教化以淑之日用飲食乃徧爲爾德之本徧爲爾德則日用飲食之成也至徧爲爾德天下皆法君之德以爲德而君之德益隆矣劉氏通釋謂德者一篇之本領得之

顧氏又曰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言猶云人之生也直案百姓百官族姓也本之傳說然欲以民兼百官庶人則百官有天工人代之責不當但以日用飲食爲美合從舊義楚語民之徹官百王公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此百姓卽百官之證蒙上民之質矣言故先羣黎後百姓耳不必以民兼百官也

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况折中曰此承上文言神人皆和故自天申之也前言福之多此言福之久多而且久所謂亦孔之固也

詩不曰如月之望而曰如月之恆不曰如日之中而曰如日之升此易豐卦彖傳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及易卦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意天保爲周道之極盛而立言如此故詩中有易理也松柏之承疏謂以喻王子孫世嗣相承蓋福必至是而後爲長久

朱氏謀㙔謂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王先公以詒之尊敬之義也固是而歸重乃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四句又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自古君臣未有舍民而言福者

采薇

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箋昆夷西戎也疏引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云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陳氏疏曰此文王爲西伯四年中事西戎之患岐周先罹其害北狄之禍涇洛以東皆得恣逞其凶威故但稱文王伐犬夷不及玁狁者就岐周言之也詩篇中於伐玁狁至再至三而於西戎止有薄伐一語者陳王事也精覈勝疏

朱子舊說云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序說必有所受揆之詩文亦無不合朱子舊說見於呂記徵引者義甚明著及作辯說則斷以天子之命爲衍說而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駁難者甚多而方氏之說較善云紂方以威武臨諸侯玁狁西戎不靖必以征討命方伯紂卽無命文王亦宜請命故言自天子所命我出師而來郊牧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三詩及左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乃其明徵也如以王爲周王則

武王伐商戎羌已役屬於周克商之後九夷八蠻罔不率服玁狁豈能復爲寇暴使征戍之民靡室靡家而誓衆之詞歎多難之棘乎就事論理足以證成序義

序遣戍役也案事本是文王遣將率將戍役以往而序云然者疏謂以將帥與君同憂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文王體恤之情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戍役而言卒章總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朱子謂設爲戍役自言之辭合之而詩指備矣

箋於薇亦作止云先輩可以行疏申以二月下旬遣柔止爲中輩三月上旬遣剛止爲後輩三月中旬遣蘇氏謂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留案出師貴速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明是聞命卽行必無如鄭蘇所云之事古者師行三十里自岐周至朔方始發在道所歷固宜薇之作而柔柔而剛也

程子謂猶今之防秋據宋制言之文王當時似不如是使無西戎之復興則雨雪時可及期而歸矣觀出車杕杜所云雖過其期亦止一期有餘無所謂再期也

歲亦陽止釋天十月爲陽疏云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月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恆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程子易傳亦云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

無間可容息也許氏謂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肇基乃在亥半則小雪之時正六陽之極陽絕於上而回於下之幾也因是名十月爲陽正闡幽之意竝有精義

我行不來集傳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與劉氏所謂勇於報國誓死而不敢顧其親同詳詩意蓋言憂心甚病而我行猶未能來也程子謂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長是此及上章靡使歸聘皆是敘其情下二章乃風以義耳

上敘軍士之情所以體卹其私者至矣此乃敎以將卒之相親戰守一心以風厲之傳捷勝也箋申以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也而以侵伐戰三者當之則鑿程子謂君子總彊盛之事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亦謂冀其功之速成集傳本之以爲庶乎一月之閒三戰而三捷允矣

傳腓訓辟王氏肅謂所以避患未若箋腓當作芘爲長陳氏禮書謂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徐氏光啓謂二句見古人車戰之法案上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示以將率士卒上下同心一如人身之頭目手足也程子劉氏讀腓如字非是集傳以程子義列後說語類答吳必大之問又以爲當删去此朱子之精於古訓也

豈敢定居者戰勇氣也期於必勝故曰我戰則克豈不日戒者戰又危事也貴立於不敗故曰臨事而懼二者行軍要法也

曹氏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案二十四氣十月爲小雪大雪北地固有雪矣而雪與陽止非異候也嚴氏曰言昔我往戍之時蒲柳依依然柔弱即首章所言采薇之時也今我來歸遇雪下霏霏然即首章所言歲亦莫止也首尾申言之亦丁寧以安其心也此言霏霏想像而豫言之耳此說爲允

安溪李氏曰首章言以玁狁之故而不得已於役次三章乃道其思家之情如此先公後私之義四五章言師行戰則務捷居則必戒應首章玁狁之故卒章應次三章憂思之意亦本程子與集傳而語特簡盡

憂心烈烈四句在戍時之情也王事靡盬四句未歸時之情也卒章所言歸途時之情也於遣并籌及此文王視民如傷之仁也夫民人爲王朝捍衛外夷義也聖人仁心周浹以行其義易兌彖傳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後世非牛羊使人則漫無紀律而已甚至漫無紀律而生民之禍亟矣

出車

箋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歐陽氏更之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於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如此上下文義方貫集傳呂嚴並從之何氏古義謂首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爲南仲之辭胡氏後箋亦謂傳於首章云出車就馬於牧地合之荀子大略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出車就馬當指文王案我爲文王自我則憂心悄悄二句亦當指文王恐非當日情事且荀子所謂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蓋是天子畿內之禮如執以例文王則遠在西岐情事不符當屬南仲無疑荀子自是斷章取義李氏謂毛蓋本荀子然未必得詩人之意其識高於近儒（集傳王指周王而解義同歐）

楊氏引曲禮朱雀元武文以爲師行之法四方之星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集傳呂嚴並載之陳氏啟源謂鄭氏注禮以陳法言至以爲旗名本崔靈恩說經孔氏禮疏駁正者蒙案禮注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疏旣隨文釋義又曰鄭注四獸爲軍陳

則是軍陳法也但不知何以爲之耳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若類前而論四宿之陳畫旌爲勝且鄭云又畫招搖星於旌上則知四物是畫故云又畫也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數皆放其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案崔並畫四旗皆爲北斗星於義不安云云據此則鄭雖釋爲陳法未嘗不兼畫旌義孔本專宗鄭指於此獨以畫旌爲勝非崔靈恩一人之說也孔所駁者以其不云畫四獸而云皆畫招搖耳陳引疏而意與之戾何與

呂氏以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申胡不旆旆是直以爲不旆語類譏其太巧集傳曰豈不旆旆而飛揚乎案疏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集傳同舊義其理爲長嚴氏亦引董氏說禮

云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呂據者聘禮恐未可以例行軍

呂氏又謂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集傳亦載案老子云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孫子云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此呂氏檃括兩文而爲之說也

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箋王使南仲爲將率陳氏疏曰王制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州伯屬於二伯文王西伯南仲州伯故云南仲文王之屬案屬者只是屬大夫上篇序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卽命此人故鄭云王使南仲爲將率也若是州伯則當稱國

稱爵而不稱字矣且文王遣將會伐又何以略而不言與方氏曰南仲爲皇父之大祖必周初人也此詩爲文王時事其稱天子及王命皆謂商王方伯遣將出師自當稱王命以誓戒與秦風王于興師衞風爲王前驅同義

陳氏疏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與召虎方叔同列而文王時無南仲班以此南仲與常武南仲爲一人從魯詩說也匈奴傳及鹽鐵論繇役篇出車與六月皆以爲宣王時詩當亦從魯義後漢書馬融疏亦云玁狁侵周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馬治毛詩而亦兼取三家案此以班氏諸家本魯詩固是亦見三家之難據信矣

詩一曰往城于方再曰城彼朔方如春秋之諸侯城緣陵就其侵犯之地而城之使之不能爲患也此中國禦戎之要策城之敵必來爭故盛其車甲旌旗以臨之而敵自望風遁走所謂玁狁于襄也箋釋爲築軍壘鄭氏博物當有見而云然然築壘究不可以言城也

呂氏曰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尙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案此所謂文王之用師矣

朔方傳及疏但云北方集傳以爲今靈夏等州之地王氏地理攷引曹說尤詳皆以漢朔方郡當之陳氏啟源謂漢始借詩語以名郡未可援漢郡以釋周詩靈夏爲陝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南仲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至北垂連平二寇朔方之爲靈夏未敢信陳氏疏又謂六月之方卽出車之方當在今甘肅平涼

府固原涇州鎭原閒地理志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郡國志同不云卽詩之朔方也唯水經河水注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元和郡縣志夏州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卽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城彼朔方是也其言朔方始混朔方城在今薩哈賚喀河之南延安慶陽殷周已屬荒服焉得北濱河套而築城以禦狄邪三代西北疆域地不廣大自趙武靈王攘地西至雲中九原秦始皇使蒙恬帥逐匈奴築長城漢武帝遣衞青等度西河歷高闕收河南築朔方城立朔方郡皆非三代時疆域所有也攷證尤詳核

程子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此三代之法而後世所當師也

箋以黍稷方華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朔方似誤往者往至朔方來者來自朔方也義適相反集傳呂嚴之說善矣而愚以今來爲自西戎來亦可疑經末及伐西戎何先言其由是以來乎錢氏詩學曰此城工已畢歸戍在道復被簡書命伐西戎直至深春始還末二語可見又曰王事多難與首章語意同此更爲伐西戎起語言所以遲至雨雪載塗而後歸者以西戎助玁狁爲虐復承王命徂征自北而西歸途轉緩故不遑啟處也陳氏疏亦曰黍稷方華著城方之始雨雪載塗著伐戎之始案此於情事爲合西戎近故以正月伐二月即凱旋兵貴神速於此可見錢發明此義不可易

箋以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本當歐陽氏易以將帥之室家思其君子呂氏辨之允矣嚴氏質疑亦曰杕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辭以此施於將帥則不莊矣程子謂此復言兵出而眾和爲一方所徯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案此則南仲行師之紀律孟子所謂如大旱望雲霓如時雨降者矣　草蟲詩草蟲阜螽止以取興非以紀時此亦宜然箋乃謂晚秋之時以所見而興致與上下難通陳氏疏釋上章既不用箋仍云聞伐西戎之命在秋月不無矛盾

曹氏曰西北二虜相犄角爲寇故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平錢氏詩學亦曰既城朔方則玁狁不能乘虛爲害而西戎可伐西戎既敗則有以翦玁狁之羽翼而玁狁可平事實相因也

方氏曰凡師有功必有錫命策勛之典召虎之錫祉吉甫之受祉是也采薇一月三捷出車再舉有功乃無一語及此何也蓋西伯奉簡書以敵愾商王受既無錫命豈敢自策諸臣之勛故於戍役則代鳴其哀於還師第虛嘉其功實無錫命策勛之事可陳述耳常武無及焉何也王親在行歸告郊廟社稷山川自有舊典以播於樂歌則似自耀其功非言之體也采芑則蠻荊不戰而來威其征伐玁狁之功前此矣事後追敘亦非體也案此深明立言之體要者

杕杜

采薇歌詩以遣之而已此與出車並云勞則有凱還飲至之禮焉卒役分勞固以殊尊卑且同日則隆於尊貴情將無以周浹於卑賤故必如此而後上下之交各愜也先王於此義盡而仁亦至焉

期在冬歸在春多勞室家之思詒父母之憂文王恫瘝乃身故首章據初期爲說二章以下皆言過期思望之情至四章而極矣傳謂室家踰時則思范氏謂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勞以忠於上也此得聖人之心然無所爲非常之賞者賞以財則不繼賞以爵則病國後世始有之三代盛時無是也

疏以卉木萋止爲時未黃落是仍作冬時也果是冬時何不言卉木之腓而轉言其盛也郎氏光庭謂萋萋新葉藍田呂氏又

謂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莫矣歲莫之期既不至將至春莫猶未歸集傳嚴氏同之陳氏疏曰上章謂冬此章謂春詩人歷道其所經所謂踰時也出車篇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薄言還歸文義與此同此兼言伐西戎之事允矣

疏謂夫爲父母李氏以爲曲說是也邱氏云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案不曰憂我舅姑而曰憂我父母詩代言婦人思念其君子卽以君子之心爲心也姜氏廣義謂但言父母之憂則養已有人蓋有兄弟而可以行者也亦允

輔氏謂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案此說固善然但可以言戍役不可以言將率觀易師上六爻辭周禮秋官司勳可見上篇之不及賞方氏詳之矣

三詩同異鄭王范氏言之甚精又蘇氏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亦善

南陔

鄉飲酒禮燕禮皆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蓋孔子以前篇第之舊如此自毛公以存者爲數推改什首故不首南陔而首南有嘉魚蘇氏知其非古始以南陔爲什首此毛本之一正矣然由庚崇邱由儀猶以類從也呂氏又以六月序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合始列由庚於前以崇邱次南有嘉魚後由儀次南山有臺後此毛本之再正矣然魚麗猶在南陔前也集傳又以魚麗之升由於毛公一依儀禮退之與由庚相次以南陔殿鹿鳴之什白華爲什首此毛本之三正矣先儒更相參正至此殆無遺憾范氏詩瀋謂儀禮用詩非詩用儀禮陳氏啟源謂奏樂之度豈編詩之次然詩之存者儀禮之奏樂皆不紊其次第卽可以是推其亾詩之次第左傳所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亦可見至六月序魚麗亦列南陔前知爾時詩辭先亾已取魚麗以足前什毛之推改亦有開先而執古者遂以爲一定之次不容有所移易可乎段氏雖從舊本然云孔子時當作鹿鳴之什白華之什良允辯說謂序此句爲鄭所移恐未然鄭分魚麗爲文武詩正信用序文耳　今石經从彙纂用集傳依儀禮閒歌之序分什

鄭氏樵謂詩之命名一篇之義有全屬題中者有不全屬題中者有全不在是者作序者但攷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李氏亦以爲然蒙案鄭意主六篇有題無詩未然而謂但攷兩字以作序似有理姑就詩之見於樂歌者言之升歌之鹿鳴合樂之關雎卷耳鵲巢其義皆與篇名不同又以閒歌三詩言南山有臺一篇亦有不可强合者何此亾逸之六詩獨一一與篇名應邪是則可疑也

序於六笙詩云有其義而亾其辭劉氏小傳謂有聲無詩董氏

又謂亾其辭者非失亾之乃本亾也集傳主此說案張子謂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呂氏亦謂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詩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氏又謂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郝氏敬以下辨者益衆大較不出呂嚴所云當從舊說

魚麗

序於采薇繫之文王魚麗則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鄭譜幷遡文武而云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疏則以采薇等篇皆文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魚麗序

文武竝言是武王詩故於此篇專歸之武王序與鄭氏初無明文也又申譜義據六月序小雅之廢華黍以上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遂斷自華黍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是奚足以定之恐亦非鄭意也故朱子舊說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詩南陔至菁菁者莪爲周公成王詩本序譜說也而呂嚴從之及作集傳又據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此朱子卓識迥出前儒之上夫以魚麗屬之文武且不可而謂魚麗至華黍專屬之武王者復何待辨哉然遂舉鹿鳴九篇概歸之成

王詩則如出車之篇有援諸事實而難通者矣故必參以舊說其義乃備蓋杕杜以上皆文王事而武王述之文武一道也自此以下則爲周公成王詩此固就詩辭大指可斷者爾

詩正言萬物盛多能備禮耳文武四句乃推原言之以其道同故舉文幷及武疏乃謂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武王承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竟以始終畫分二王試思逸樂豈武王之心而武王時亦安得謂之逸樂哉殊非序指

集傳以魚麗三詩皆爲燕饗通用之樂陳氏啟源謂古人之用樂與作詩之本意不必相謀小序所云者作詩之本意也既有此三詩後乃取爲閒歌之樂章非專爲閒歌而作此三詩也艮

允

讀序所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則知必有治內治外之大法而後可以成魚麗之化讀傳所謂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則知又必有撙節愛養之方而後可以致魚麗之盛

顧氏學詩謂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爲句以就箋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謂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爲句矣以多屬魚者鄭意下章物字當爲魚也蘇氏則以旨多皆屬酒朱子從之呂范嚴皆用其說以下三字承酒爲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但言魚酒非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說則接入下三章文多費周折李氏謂君子爲酒醴以宴賓而

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詩言魚之麗於罶者有鱨鯊爲有魴鱧爲有鰋鯉爲則他物之盛多稱是矣君子有酒以宴賓而其物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爲則能備禮矣集如此解辭義前後方通貫

范氏詩瀋引說苑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又推之曰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維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維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欲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旨勿貴也胡氏後箋亦曰此詩嘉偕時皆謂政之善即首章傳所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也故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經文維其二字確是推本萬物盛多之由猶言惟其如是所以如是褎褎者華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凡言維其者如此此詩文法倒裝耳詩義得此方明　胡又曰左襄二十年傳賦魚麗之卒章疏云物其有矣者謂魚有鱨鯊魴鯉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皆較詩疏爲勝

學詩詳說卷十六

學詩詳說卷十七

平湖顧廣譽惟康

南有嘉魚

詩之言嘉賓與鹿鳴同其言君子有酒與魚麗同而序謂太平之君子又與鳧鷖同箋於彼皆釋爲王者於此獨指朝廷之在位者何也疏徒執與共是等夷之稱不思孟子云弗與共天位也非指君之於臣乎且此與共乃謂與賢者共享其樂夫能至誠與賢者共享其樂而與共於朝不待言矣集序自魚麗以上屬之文武此篇之後始歸之成王故特云太平之君子以別之所釋殊誤呂嚴得之若魚麗與此篇不合分屬文武成王又當以集傳之說爲正

嘉魚傳箋陸疏不言何魚陸氏埤雅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故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也李氏集傳呂記竝承用之嚴氏謂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詩人以魚之嘉者猶瓠之甘者喻賢耳王氏總聞亦謂嘉魚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恐或是因詩取號黃氏日鈔又謂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因乳泉而美亦未必原名嘉魚也以王說爲得之集嚴氏諸說正相足成從舊爲是

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釋文引王氏肅曰烝眾也雖同本爾雅王義爲允呂嚴從之呂曰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

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案四句皆見其至誠樂之三章所興言君子至誠下賢賢者得以上進四章則由君子至誠與其故賢者亦至誠翕然而來也陳氏啟源以序至誠當斷句非是

首二兩章上二句云南有者見求賢不遺於遠罩罩汕汕興太平君子羅致賢者之不一也謂上之於下三章興君子屈己下賢賢者歸附也謂上下之交四章興賢者專壹相率而來也謂下之於上由淺而深下二句首章箋云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三章云與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賓以我安四章云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顧氏學詩謂安賓之後再行坐燕禮故云式燕又思所謂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也又卽室人入又之義胡氏後箋疑又爲侑之假借陳氏疏讀又爲右未若此說之確此亦皆由淺而深以見其有加無已之情所謂至誠樂與也

南山有臺

上篇樂與賢此篇樂得賢皆太平君子之先務蓋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文武之與賢得賢也成王之嗣守其業亦然當如序說箋以邦家之基萬壽無期就人君言爲允但其訓只爲是云樂是賢者未允呂氏謂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君子誠可謂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嚴氏同之義方直截

箋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歐陽氏易以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亦謂山之有草木喻國之有賢者嚴氏又謂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喻周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此於序得賢意爲切

顧氏學詩謂君子斥時在位者與魚麗嘉魚同例詩辭稱頌暴義當屬君序言得賢則能爲國家立太平之基明得賢者立之不言賢者立之也最當胡氏後箋陳氏疏竝據左傳引詩襄二十四年昭十二年以君子斥賢者案引詩多斷章非必盡據本詩之義如此詩解爲得賢者則義更正大推之後世而無不準且於序文爲合此與樛木之樂只君子略同也

曰然則詩樂得賢篇中何以多美人君也曰此正所以重美賢者也夫人君以得賢而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則賢者之爲邦家之基從可見矣且人君以得賢而爲邦家之基致其身於壽考賢者之願孰大於是況首二句以喻國家有賢何嘗非美賢者也

嚴氏於四牡別爲三杞案傳於將仲子云木名於四牡云枸檵而此與湛露無文明不如嚴說何氏古義謂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當卽是枸檵杞李皆可食陳氏疏又謂本草注枸杞有高一二丈者疑卽此然則南山之杞亦卽枸檵非異木也

如序義得毋近於夸乎曰詩意言得賢則如是不然則否矣小雅之列是亦以寓規於頌非夸也且詩之本指固謂得賢者若歌詩賦詩引詩自可借以美賢者詩之取用不窮在此

蓼蕭

詩所陳爲諸侯朝見天子而天子被以德澤之事以其六服借

來故序云澤及四海乃舉遠以包近見澤之所及者廣耳箋引爾雅文直以四夷之長釋序而於詩每云遠國之君則是言遠而遺近失序指矣李氏謂此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夷之長呂氏從之范氏補傳亦謂澤及四海者謂由諸夏以及四夷允矣

集傳謂是天子燕諸侯之詩亦善許氏申以爲蓼蕭之詩尤見東孫樂易直猶賓主相敵慶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因極論君臣禮之變自秦始高世之主尤不可不聞斯言也然如序說亦未嘗不見此義又黃氏謂是詩皆爲諸侯被天子之澤而歡悅之辭蓋自我出之則近夸大而澤之及不及未可知惟自彼出之而後見澤之實有以及人也王者歌之亦兼以自循省焉嚴氏謂是諸侯稱贊天子足以補呂氏所未盡但謂以荅湛露彤弓之歌詩則何以列於湛露彤弓前邪戴氏謂諸侯享天子而作是詩顧氏學詩亦疑爲諸侯來朝受賜而頌美天子之歌皆用嚴義而小變之未若作之自我而爲彼人之辭之得也

箋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取義殊拙下篇不云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乎蘇氏謂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呂氏述之此勝箋說

詩兩言燕箋燕與安異釋諸家用董氏義竝訓爲燕諸侯錢氏詩學弁訓以安謂來朝而燕則湛露是然此六服皆朝下專是方內諸侯而各有燕詩歌亦別氣象廣狹不同序文甚明則首

章之燕自是燕諸侯姜氏廣義謂諸侯朝見天子不得云笑語乃不易之論至孔燕豈訓甚安鄭兩釋之固未嘗誤也書與豫通蘇義是

前後四海諸侯所同惟於三章一言豈其兄弟蘇氏以爲同姓諸侯呂氏因謂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顧氏亦謂周之宗盟同姓爲先故舉豈兄弟言之而顧其壽且豈樂也袁又案呂云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夫曰各稱其分莫不滿足則畛域不分之中自有等差不紊之義非竟混淆無別也周道親親故於此特揭言兄弟必有加厚於疏且遠者大公至正之道固如是爾

箋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疏申之甚詳悉若然則是將見經不當云既見況上三章皆述既見之後此章反述將見之事於次第亦不合王氏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李呂嚴竝同集傳則謂鞗革和鸞皆諸侯車馬之飾案王說亦善然經初無錫予明文當以集傳爲正姜氏曰載見之龍旂和鈴以未見之前言之故云休有烈光此鞗革和鸞以赴宴而來既宴而歸統始終言之故云萬福攸同足以明之矣既見之後天子以德懷諸侯諸侯安然不失其常度是萬福所聚也

湛露

箋以豐草杞棘桐椅取喻三等諸侯固鑿其謂夜飲之禮同姓

成之異姓讓之則止似有據何氏古義謂燕飲有宵而設燭之禮何謂止可行於同姓卽據左傳稱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賦此可知概指凡諸侯而言未嘗分同姓異姓也陳氏疏亦謂燕諸侯兼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可見此詩本不專謂燕同姓蒙又謂朝正燕禮當與祭畢之燕不同

箋於興義太鑿匪陽不晞只以興不醉無歸春秋傳所云天子當陽諸侯用命者當陽是南面而治之義與詩陽字不同前儒多於此誤歐陽氏曰湛湛之露潤澤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又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允矣

詩十七　六

傳宗室之文諸家申之不同集傳以爲路寢之屬呂嚴從之案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寢路寢也胡氏後箋曰有謂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此補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當亦同之此燕朝正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而忽移於廟後之寢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非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詩禅疏說)案傳引宗子與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亾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若燕同姓諸侯於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此夜飲乎抑惟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此足證明集傳之說

詩四章互相備首章言匪陽不晞於二三章則言在彼豐草杞棘至終章湛露之意已顯故言其實離離見豐草杞棘之亦然也

不醉無歸在宗載考明王之以情相親也莫不令德莫不令儀賢侯之以禮自守也然卽於燕而歌之朱氏解頤謂亦於疑美之中寓規戒之意良是

彤弓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

詩十七　七

也不然則强陵弱大幷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案范溯其原呂防其流於先王控制天下之道竝有發明

受言藏之鄭氏主諸侯言王氏主王言李氏謂此詩是天子賜有功諸侯當爲諸侯藏之(安溪李氏亦謂藏載當從鄭氏爲諸侯受者)蒙案集傳呂記用王氏解未若李氏之當至箋謂受出藏之乃反入疏申以爲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與左傳藏示子孫不同者蓋就詩而言只合云藏載於車范匄由其後言之則云藏示子孫耳鄭審於詁經非王氏肅所及(何氏古義同王氏肅)

疏謂首章爲總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爲總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衆準是以推首二句載之櫜之意主於藏亦藏爲總矣

箋一朝猶早朝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不爲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故終朝而卽成禮所以致其欽也案釋一朝義以此爲確詩多言燕此獨言饗見其爲非常之典也

傳右勸也疏申以設饗禮勸其功箋據燕禮主人獻賓賓受爵奠于薦右爲釋案傳義是也嚴氏謂右助也右與宥侑通左傳一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又兩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爲宥陳氏疏亦謂楚茨傳侑勸也周禮大祝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爲侑此右侑聲通之證侑本字假借作右又作宥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得此無疑義矣

醻傳訓報箋釋以禮之獻酬嚴疑饗未必有醻酢因仍從毛何氏古義引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說尤有據饗無酬爵未嘗無酬幣也此皆後儒遞加密處

菁菁者莪

序說於政教所關最鉅必有所本朱子集傳易爲燕飲賓客之詩至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又云樂菁莪之長育且曰舊說亦不可廢則朱子之意可知矣藍田呂氏謂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於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才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以此篇也顧氏學詩亦謂鹿鳴以下皆朝廷禮樂之典而歸於樂育人材見周家制治之隆在於得人而得人之本在於養士編詩之義深矣得之

朱子舊說謂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爲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又藍田呂氏說長育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二說均善

箋謂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是以樂屬見君子有儀屬君子歐陽氏謂君子樂而且有威儀是通屬君子集傳謂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威儀矣嚴氏謂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是通屬見君子案嚴云詩中既見君子重言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若以樂且有儀爲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陳氏疏引文三年左傳叔孫莊叔釋詩亦就見君子者說並確知屬見君子者是嚴又謂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亦當

錫我百朋箋謂得祿多言得意案此但言育材之事未及官之范氏以爲言獲益於王之多范氏補傳亦謂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箋於首章即云官爵之而得見夫天子有親視學之典是多士之見君子也奚待官爵之而始得見乎

傳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義本該渾箋以喻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固善但上三章皆言育材不言用材則釋爲因材器使不如以爲因材施敎之允矣

疏謂傳箋所云載乃以載釋義非經中之載可謂善會傳箋陳氏啟源謂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然幾見有句中兩言載字亦作任載之義者邪

六月

疏既主鄭義獨遣吉甫王不自行又備列王氏基孫氏毓說皆以此篇王不自行然猶兼取王肅孔晁說以毛意上四章王自親行下二章遣吉甫行此固因毛有日月爲常之釋殆兼以末二章始明言吉甫故乎案經於發端即舉元帥者采芑之方叔是於中閒揭出元帥者出車之南仲江漢之召虎是至篇末始及元帥者此詩之吉甫是然詳繹之前四章孰非所以言吉甫乎夫即王親簡閱自可遣將征伐善乎陳氏疏之言曰篇末傳使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是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在國也則毛意亦昭然可知矣

傳箋不明言何月呂記述劉氏說建巳之月集傳易以建未嚴氏從之張氏以甯謂周六月夏四月也若夏之六月正値盛暑北蕃弓矢俱脫故歷代書防秋非玁狁入寇時也允矣

常服箋所云戎車之常服韋弁服是矣傳誤以常爲日月之常而服乃戎服則謂王親自簡閱果爾則載常可矣載服何爲且二字分析亦不辭此詩詳言出征略言簡閱如發端二句及次章上四句是言簡閱然不云王親臨之知但董之於吉甫猶采芑之治兵爲方叔也傳說未然

王于出征箋訓于爲曰集傳謂王命於是出征二說俱通泰無衣王于興師箋亦訓於也此詩多倒揭文法王命於首二章末言之見當此六月簡閱以興師者王命出征玁狁以匡王國佐天子故也王所命之大將則吉甫也果如王孔說王自親征則匡王國佐天子爲不辭矣毛豈若是乎至三章上四句正指吉甫言五章所謂四牡所謂薄伐與此相應上晦下明耳吉甫名至五章末始顯此倒揭法之尤易見者也卒章張仲孝友亦此法

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呂氏引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厤志武王伐紂初發以十月戊子而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此視孔疏爲詳明而朱氏濂毛詩補禮曰白虎通引奔喪記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案奔喪記又漢詔所從出）曰今戴禮佚此文故疏未引

戎師之事帥有威嚴者有務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

備此言軍帥得人之盛皆從元帥以行蓋就兩有字見之元老之方叔亦其一矣集傳首將帥皆嚴敬以其武事義亦相近其以其爲與供同則視鄭之如字爲勝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立於不敗之地也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操乎必勝之勢也箋疏釋織文鳥章非呂氏剖析言之則易混

爾雅釋地十藪周有焦穫郭注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集傳引郭說而專以穫當之謂在宋耀州三原縣許氏曰郭注以焦穫爲一所集傳既引之而又云焦未詳所在此意未詳蒙案許說是也一統志焦穫澤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六十里谷口下涇水出仲山東南流兩岸阻夫原中衍爲川其形如瓠　陳氏啟

詩十七　十二

源疑傳義之未然時氏樞則以傳謂爲周地者是謂爲接於玁狁者非焦穫去鎬京百里而近於時爲畿內故爾雅言十藪焦穫屬之周玁狁部落在太原以西去此甚遠不得言接也二說非無見然毛深明地理何以致誤陳氏疏曰焦穫在渭北涇東漢書西域傳所謂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也又曰當時玁狁交侵之患近在焦穫居心腹之內遠在鎬方居肘腋之閒涇東涇北皆是北狄蹂躪之處而實未嘗踰涇也得此方知毛說之不苟至鎬非鎬京之鎬箋疏甚明

以先啟行箋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釋文行戶郎反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薛君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箋蓋本此集傳元戎軍之前鋒啟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作如字讀左傳楚孫叔曰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注元戎戎車在前也詩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又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注啟開也行道也釋文於以先啟行竝無音王氏亦謂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竝集傳所本蒙又案啟行者啟我軍之行道與公劉爰方啟行同義若如鄭薛說宜爲摧陷之名不得但謂之啟矣

南仲之禦玁狁也曰城彼朔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至于大原此王者制戎狄之法也固無宋世金幣之賂亦豈如秦皇漢武

詩十七　十三

窮兵沙漠以爲功者哉

大原集傳以爲大原陽曲案胡氏纂疏載王氏炎云詳焦穫涇陽竝在鎬京西北而大原陽曲乃在河東玁狁犯鎬京西北之地王師乃東行涉河與敵人兩不相值何緣可以驅之出境深所未喻然猶未實指其地也金氏謂當在原州明周斯盛山西通志曰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至于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至涇陽非自冀州大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大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大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說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

州卽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為五原郡則詩所云至于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大原也周謂大太二字音本不同此非是大音秦釋文巳然則實指其地矣顧氏日知錄謂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胡氏禹貢錐指謂漢安定郡治高平縣

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固原州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謹案一統志寰宇記後魏置原州取高平曰原為名當時未必知此地之卽大原也然顧說深合地理涇陽既在今平涼則大原當卽在今固原北界蓋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吉甫逐之則至大原涇陽為內地而大原為邊地也遞加考覈益臻精密

此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崧高稱申伯云文武是憲雝詩詠文王亦云文武維后王氏釋此以為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史記晏嬰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疊山謝氏謂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案此後世之不古若國家所以鮮獲人才之效而生民之禍日烈也

江漢是逾等之賞故必詳言秬鬯土田六月蓋常格之賞故但以旣多受祉總言之此二詩之別然云多則非功高而酬薄可知朱氏疏義謂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卽所以為福恐非

傳箋以我行永久我者王我吉甫是王之燕吉甫集傳以我者吉甫自我是吉甫之燕朋友案此為國家賞功之禮詩歸重於王故以王命始以王燕終泰氏日箋謂此詩語意鄭重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體當如是得之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

不過有羊牲魚鼈非常膳箋所云加珍美之饌足以通之不必以為私燕也

諸友自謂僚友箋以諸友恩舊者未確呂氏引酒誥太史友內史友云君以臣為友然誥出於君上之口則可詩成於臣子之手稱友非所宜矣王氏稗疏又謂禮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為賓此與卿飲大夫為賓之禮也依其說祇是燕飲常禮未足為異況春秋侯國之史故於天子之大夫稱字雅乃王朝所作恐無名卿而字大夫之例蓋詩主美宣王北伐名吉甫者重其事張仲第因事及之自可稱字耳

傳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呂記又引范氏說宣王

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審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習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嚴氏亦謂孝友者德之本卷阿美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北伐之功繫夷夏盛衰詩人美其功而結以張仲孝友之辭蓋有深意存焉豈非審君德者有其人乃攘夷復境之本與諸說並見其大

采芑

方氏謂首章言軍容之盛壯次章言主將之威儀三章言行師之節制末章美其成功而原其老謀著其容望言之序也又謂

將發而簡車徒主將與大司徒其涖之車必盡陳干必盡試然後可簡其精銳以行其車三千者所陳之車數也其率之以行者不過六軍之數而已故再言率止以明之經指得此乃著惟軍容之盛壯主將之威儀首次二章均有之干當依傳箋集傳訓扞試其師可以扞敵者而率之也

采芑三句傳興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王氏言事書引詩曰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正與傳合蘇氏謂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案蘇說固是探其本則由宣王先能新美天下之士如毛王所云也集傳作賦事以興朱氏通義陳氏啟源皆有辨

李氏謂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嚴氏從范補傳義新田菑畝中鄉不應指菜說固有理然詩凡言采並指菜不指穀也究以毛爲長耳

其車三千箋釋爲三千乘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朱子謂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豈必實有此數嚴氏是之謂兵有先聲後實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案朱子之論固名通然亦就舊義而言故有是疑耳若方氏以車三千爲簡閱所陳則孔王二說自可參用先聲後實之說起於楚

漢之際春秋之時未之見況西周乎

傳鉤膺樊纓也疏引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注鉤婁頷之鉤也爲證又引金路以封而云或方叔爲同姓又下云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何氏古義謂孔以馬婁頷解鉤以鞶與纓解膺案婁頷之鉤惟金路有之非革路所有膺乃馬之胸前何得訓爲器物又鉤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婁頷之鉤明矣胡氏後箋亦謂崧高鉤膺濯濯傳韓奕鉤膺鏤鍚箋並同毛意蓋以帶在馬膺卽謂之膺猶巾車鍚面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卽謂之面樊纓有刻金飾卽爲鉤膺與婁頷之鉤別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亦云鉤膺當胸也辨正確矣

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

疏申以爲不用戎服槑裘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允矣嚴緝述曹氏說謂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杜預身不跨馬故詩人詠其車廄之美而已恐不然前二章所云卒止尚是卒之在道未至戰地故不戎服耳

傳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弱（陳依疏文增入）矣疏謂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胡依李集解引訂）而言之也案毛意殆不滿於此詩故云然而疏誤會其指蓋積衰之後振動發揚固萬不可少然於救民塗炭與持盈保泰本原之地槩從略焉則又易開驕侈之心主德世道之升降實判於此此詩用意似不逮前篇故毛以爲言耳

顧氏日知錄謂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安溪李氏亦謂觀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於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并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案此亦毛氏之意而并及宣王他詩誠不可不發之論但其中亦有不可槩論者

方說亦有本而義特精審王氏謂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眾荊人自服也蘇氏亦謂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眾且治而蠻荊遂服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即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言治兵也此二說以前三章所云竝言治兵爲傳箋所未及而集傳呂嚴俱不之從者詩稱宣王南征乃言治兵過多用兵過少揆之立言體例有未安也何氏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荊蠢動即命征之更涉附會參考諸家益信方說之不易

三章取興與上二章義別而仍舉方叔涖止三句者蒙上爲文以見制勝之由於簡閱也又將出則簡閱其師將戰則誓戒其眾古人之慎戰如此大指則方氏所謂行師之節制盡之

傳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段氏小學謂漢書韋元成傳引荊蠻來威是則詩固作荊蠻故傳云荊蠻荊州之蠻傳寫誤倒之也文選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尚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坰爲韻耳王氏懷祖諸家亦各有

證佐胡氏後箋謂荊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荊則是以蠻槩一州矣蒙案詩書所稱如荊楚徐戎淮夷皆州若川名在上戎夷之名在下諸說可從　陳氏疏又引漢書賈捐之傳後漢書南蠻傳竝謂荊蠻爲荊楚案厲王時熊渠已去王號而若敖至宣晚年始立度其背叛竝非楚一國所能爲也不然何不直稱荊楚而統云荊蠻哉

元老劉氏通釋以爲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是矣壯猷則論語所謂好謀而成也傳以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李氏謂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得之大邦當如集傳猶言中國

朱子謂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盛稱其軍

容之盛而已嚴逃陳氏說南征北伐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詞迫采芑之詞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又自爲說曰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詞氣雍容以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荊也觀此可知兩詩之別

李氏鍾僑謂六月采芑兩詩所陳軍容之整將帥之能王靈之赫狄蠻之服至於臨陳合戰克敵制勝之謀無一及焉大雅江漢常武兩篇亦然乃立言之體要以見天子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車攻

集傳本序其舊說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嚚嚚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徼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亾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案此申序之辭

序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疏曰言因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呂嚴言之亦甚明安溪李氏於四章曰言來朝之諸侯皆從獵非正行會同之禮也於八章曰有聞無聲是易所謂邑人不誡也大成者言田獵之成禮也純以田獵言非是

傳甫大也韓詩作圃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皆不言地名箋甫草者甫田之草鄭有甫田曁傳呂記因之說固有本以一統志考之圃田在開封府中牟縣西敖山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與河陰縣接界水經注云山上有城卽仲丁所遷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其相去百有餘里恐無一時幷獵兩地之事嚴氏謂下章言獵於敖地不應又言圃田得之嚴氏質疑戴氏考正並同

陳氏疏據靈臺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謂圃田敖山俱在天子囿內果爾後不應割封鄭且古者百里當今四十里有奇乃以爲皆天子囿內此與何氏古義以敖地正在圃田中者同一附會

傳夏獵曰苗鄭駁異義云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夏田明矣王制疏引疏以此時宣王爲夏田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諸家從之集傳謂苗狩獵之通名也此亦有意以苗非大射獵之時也五禮通考方氏觀承以爲周禮四時皆田以四時皆有農隙也然王制已有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之文蓋夏禾方盛於田獵不甚相宜詩特云之子于苗此與六月之師同意蓋宣王非無事之時旣盛夏行師又行夏苗之禮以習軍陳也案此則宣王以有故行之箋義自允

傳金舄達屨也箋金舄黃朱色也疏加金爲飾赤舄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若小爾雅云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而金絇也疏所不用陳氏啟源以孔爲臆說胡氏後箋謂古謂之金舄必是以金爲飾如金罍金厄皆是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屨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晏子曰古者人君大辯衮冕以鈞爲屨倍

重不欲輕也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其說數矣

箋疏以助我舉柴爲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傳但云柴積也至七章始因大庖之盈而順及分禽之射以補經文之不及明與箋疏不同如箋疏說則諸侯何以先天子田畢餘獲之射何以先於田獵其理難通程子以下皆不從之陳氏啟源專主舊義非也詩文多先虛擬而後實言之此亦然

疏於六章曰王乘四黃之馬旣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猗七章曰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以六章爲專言王射視諸家特明析錢氏詩學謂此章方言田獵之事專主宣王言四黃宣王乘也顧氏學詩亦謂上章言射夫助我舉柴此當爲天子獲禽事案此爲宣王親射故篇中詳於天子而略於諸侯以下乃立言之體

劉氏通釋謂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卽御田車馳驅之法也

傳不驚驚也不盈盈也疏申以爲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豈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案此蓋舉徒御之警而諸侯以至大夫士可知舉大庖之盈而乾豆賓客可知吉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亦此大庖不盈之義傳因大庖之盈而及澤宮班餘之射此善說詩也

選徒囂囂始事之肅靜也蕭蕭悠悠終事之肅靜也有聞無聲又綜始終言之見治兵總以嚴整爲貴所謂君子而大成者雖因會同田獵以見而王者之全量無不包舉其中李氏鍾僑謂治軍而至於有聞無聲則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之宣王時爲六軍之帥者必山甫吉甫方叔召虎程伯休父之倫也仁知威信素孚於列校慈和禮讓周浹於衆心故能致此其曰之子謂軍帥也曰君子者乃宣王也整軍經武卒成周之舊典求賢宅俊類文武之灼知豈非繼體之君德業之大成者乎

方氏謂宣王中興詩人不舉其內政之修以示後而六月采芑車攻吉日皆言征伐田獵之事大雅江漢常武城齊營申亦皆外事何也未有內政不修而外威能振者古之將帥卿士也卒伍農夫也觀車馬之殷盛則井甸之蕃實可知矣觀軍帥之謀武則宅俊之得人可知矣觀衆志之向方則政教之素洽可知矣觀庶邦之時會則德威之遠孚可知矣蓋繼體守文之君所患者因循縱弛不能建威銷萌使萬事墮壞於冥冥之中故周公訓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召公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詩人之意亦猶是耳又曰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大政也而此詩惟詳於田事而略於會同何也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舉會同則知爲發禁施政而其事不可毛舉也宣王時南蠻北狄淮徐羌戎皆不靖其會諸侯多因定征討之謀而不可預言故但言其車徒之盛射御之善行陳之肅蓋將嚴以明士順以武卽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之根本也並能得詩深處

吉日

嚴氏以田車旣好四句爲禱之之辭未若集傳旣祭而車牢馬

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之善升彼大阜二句初不似禱辭此漆沮之從二句傳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未融疏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益誤衆從卽從其羣醜之從言於漆沮而從此羣醜以其爲天子之所也漆沮正著田獵之地句法與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同集傳謂覩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竝爲天子田獵之所王氏總聞亦曰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卽王所也最是如傳說以漆沮與天子之所判爲二天子之所又在何地疏以驅逆之車釋此從字殊非經指陳氏啟源詆集傳徒以利獸爲樂古制蔑如不知依朱子解則獸之所同二句乃探言漆沮之旁事非以利獸爲樂也　劉氏通釋云此言差馬

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

蘇氏謂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亦謂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卽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沮漆者別也此職方氏所謂其浸渭洛又非河南之洛也其說爲集傳呂記所本馮氏名物疏述之謂馮翊地近焦穫多產魚獸竝爲漁獵之地然嚴氏以李說與曹氏漆沮二水名本大王避狄所徙岐周之地並載朱氏通義則謂岐在岐周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胡氏後箋又謂大雅緜傳沮沮水漆漆水也周原漆沮之閒也周頌潛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毛以漆沮爲二水皆在岐周吉日傳不言有異則三詩之漆沮皆爲一地可知朱二說俱通岐周漆沮尤有據若王氏地理考兼載段氏昌武說以爲會於東都繼田獵之後竝爲下流之漆沮失之遠矣

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集傳謂從王者卒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案上篇傳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詩以燕天子猶之奉時辰牡當言天子之射四章乃廣言從王者之射天子國君一發而已今言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則非天子也不言王射中者天子無事以善射爲能且上篇已言乘與善射義可互見耳

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呂氏申之至矣其二詩之細別戴氏謂車攻會諸侯而治兵託於田也吉日因田獵而御賓客專於田也蔣氏悌生謂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均善

學詩詳說卷十七

學詩詳說卷十八

平湖顧廣譽惟康

鴻雁

宣王中興之烈至於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著矣鴻雁一詩其本也箋謂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衆案中興事業以勸民爲本而勸民又以定居爲始此宣王之識先務也此篇及雲漢皆見王能憂民之憂

蒙初嘗舍集傳從舊說之子指使臣及細揆次章末二句卒章下四句若作使者事義有難通何者安宅正謂民之安集既非所以言使臣哀鳴嗷嗷又流民自訴病苦之喻故知者以爲劬勞而不知者以爲宣驕使臣承宣德意而致劬勞乃是分所當爲豈計人之知不知哉果爾則心先不誠矣知集傳爲正但非必流民自作恐是作詩者爲流民言之之辭以美宣王耳蓋言是子之由劬勞而得安定則王所以處之者可知矣卒又言上能知其哀訴罔非眞情則王所以曲體而善全之者更可知矣之子蓋就流民中保有室家足以自立者言然且劬勞于野則餘益可知矣及矜人哀此鰥寡亦蒙此句貧窮之民可矜鰥寡尤可哀劬勞又不足以盡之矣故系於其下之子其正月所云富人與

古者貧富不相耀然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則固有貧富之可分矣而先王卽有

道焉以繫之俾之互相保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卽其招集流亾之法必有不同乎後世者讀是詩可想見其槪焉

傳末得所安集則嗷嗷然胡氏纂疏謂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不能不哀嗷赴訴案胡以哀嗷爲赴訴之喻是也然惟未得所安集故如此傳義爲允

此哲字從視民如傷來惟誠故明也反是則與民痛癢不相關矣非愚而何黃氏洪憲曰說愚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良是

集傳以此詩通言流民本之陳氏集解黃氏曰此詩之序最爲詳悉初不言遣使臣之事陳少南謂鴻雁隨陽轉徙初無定居故詩人以鴻雁不安其所而飛也其羽急疾民之不安其居而征行也其力劬勞鴻雁之飛而集乎中澤則爲得地民之歸而作室則爲得所案陳以之子卽流民而鴻雁爲正興最是其以爰及二句就王說而謂我爲命我則非

庭燎

詩自是美第恐其勤始怠終故亦因以爲箴此詩人言外意也箋乃謂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案官嚴其守中主皆能之如箋所云則非小失矣范氏補傳謂辨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君子勤政之心是心也卽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中興之盛也宜哉嚴氏亦曰所謂因以箴之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翁氏附記又曰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古人立言未有美而不寓箴者並允當

列女傳（賢明篇）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王感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蓋本魯詩說其事不見經典嚴氏以此詩爲宣王銳意求治之初當矣又曰其後晏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即此時案姜后事傳者容有所受而以說此詩則支

箋疏以夜如何其爲問辭下乃是當時事實蘇氏首句義同下則通是對辭集傳義與箋疏近孔所謂夜未央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蓋既以著問夜之時節又以見有司之肅恭將事諸侯之敬懔天威而總由於宣王之勤政使然皆事實也嚴氏易爲詩人設爲問荅之辭許氏一說以夜如何其是問辭夜未央是對辭下乃王想像之辭失之支矣

傳箋以君子爲諸侯諸家承用秦氏五禮通考引國語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周官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若每日視朝辨色始入不用庭燎也或以爲疑案采菽序云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其三章言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與此略相似又庭燎賓客至始設詩自當舉其盛者其爲諸侯固無可疑

友人方氏坰（有讀書紀略詩左傳禮記合六條）曰此詩序有因以箴之句先儒遂多附會之說箋謂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以此爲箴殊未允王以勤政問夜安見爲不正其官且使雞人克修其職而王仍兢兢問夜豈不更美何必不正其官而後問夜乎李氏謂宣王不能用視朝之常禮銳意太過其終必怠然此詩前二章乃述朝以前警惕之辭非眞於夜未央夜未艾之時視朝也至末節言觀其旂則正視朝矣而其時爲夜鄉晨與禮辨色始入者合安見其不用常禮乎其說非也范氏處義謂夜未央而夜未艾而夜鄉晨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此則尤誤此詩三章所陳是一時事如范氏說將謂始則夜未央而朝次則夜未艾而朝終則夜鄉晨而朝乎恐非詩旨況夜鄉晨正是視朝之時不可爲怠嚴氏辨之甚是而謂箴其太早則亦仍舊說之誤且嚴氏既以夜鄉晨爲朝之時則宣王視朝正合常制而謂詩人箴其太早又矛盾矣又先儒皆以夜如何其爲宣王問夜而嚴氏不從改作詩人設爲問荅之辭則無以見宣王勤政夙夜不遑之意亦誤也呂氏謂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所以不能常然玩詩中語氣實不見有躍然喜事之意呂說亦附會耳惟朱子不言所箴最爲卓識

沔水

諸侯不朝自有九伐之法在然聽受讒言則賢否倒置賞罰互淆愈以責人愈不服矣故教王以禁察讒言則正其本清其源而亂可不作是時宣王朝政始衰泰極將否詩人以此規之其有先幾之見者與

篇首四句取興集傳謂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胡氏後箋以爲反興諸侯之莫肯念亂蓋飛止竝言重在止猶次章之重在揚也

箋我同姓異姓之諸侯疏謂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分析明白傳以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義亦正大然終多此迂曲潛夫論曰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肎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益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以憂民亦以爲身棟折榱崩憯將壓焉言足警世亦不與毛同

箋自恣不朝無肎念此於禮法爲亂者近迂呂氏謂無肎思亂者皆願安寧誰無父母豈不顧惜嚴氏略同案誰無父母乃因諸侯之不肎念亂而曉之以亂將及父母不可以莫之念也當如集傳所云蓋父母而在則遺之憂父母不在亦貽之辱所以無人不當念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

載起載行箋謂妄興師出兵李氏易以起居之不忘是矣然未若集傳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尤善

三章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與其言以毀惡之王當察之疏以爲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呂嚴以末二句爲諸侯相語之辭通篇皆以規王案以通篇皆規王是也首二章立言有似不責上責下者然乃詩人忠厚之意其謂是相語之辭則舊說爲正

集傳釋末二句云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於義亦善然序說關於治亂尤大顧氏又謂訛言非卽讒言故以民別之當時檿弧箕服之謡卽訛言也就詩揆之諸侯之不朝正由於訛言之不知懲是訛言卽讒言無疑顧說非是

鶴鳴

詩之難於立言者往往純用比體出之邶風匏有苦葉豳風鴟鴞皆是此亦然也然以傳箋考之詩人委曲教誨苦心昭然可見且非獨毛鄭二家言之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務修其身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是傳義所本也韓外傳又曰故君子務學修身而須其時者也因引此詩論衡藝增篇亦謂鶴鳴

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於朝廷也義蓋本韓詩是韓亦與毛同也至後漢楊震疏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直以鶴鳴爲在野之未仕賢者意益明著知箋所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殆無可疑

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箋爲長傳以他山之石喻舉賢用滯是謂在下之賢箋以喻異國傳爲長其釋樂彼之園三句以尚有樹檀而下其擇猶朝廷尚賢者而下小人則傳箋同義惟箋以之訓往爰訓曰近迂曲

凡世家大族不必盡賢宣王晚年賢臣凋謝皇父吉甫之後嗣

皆以誤國因誨以王者當勿限資格用人故以他山言其用心甚忠而爲國家計最遠惜乎王心之弗悟也

李氏云王氏謂旣誨王以脩身又誨王以致人又誨王以尙賢辨不肖又誨王取於人以爲善一詩之中分爲四意案集傳言誠不可揜理無定在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亦分四意於經竝通然未若求賢幽隱貫爲一意之善也

詩辭雜然取物爲比似無倫次而意實相貫嚴氏曰鶴鳴于九皐深遠之地其聲聞於外方之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或在於深淵或見於淺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身隱名顯則難進去就不常則易退皆視人主意嚮何如耳故用舍不可以不審猶彼園之可樂者以上有善木之檀其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

當上賢而下不肖也旣得賢者則可以磨礱君德如它山之石可以爲琢玉之錯石也甚明

祈父

序祈父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嚴氏謂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命祈父出禁衞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二說合之乃盡就詩中所云司馬誠不得辭其責而事實出於王也故辭則咎祈父而意乃在王故呂氏謂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劉氏通釋亦謂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陳氏疏謂此總釋全章之大指爲補明序刺之義也蒙案序文簡略而傳爲補明之其義竝列於首章之下不以入序此見先儒敬愼之意昔人多謂序爲毛氏所足成者或非其實矣箋於序下必確實指所刺之事亦毛氏意也

方氏曰書傳殷稱祈父亦稱司馬至成周命官定其名曰司馬而酒誥與此詩仍用先代之稱以文誥非命官之比

箋專以司右所掌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陳氏啟源以呂氏引董氏之言兼夏官屬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爲是箋又曰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其義不易葢王不親行則虎賁司右職不當行故云胡轉予于恤也集傳以予爲六軍

之士而存司右虎賁之屬爲或說許氏謂或曰一說於爪牙二字爲切而得詩意彙纂已辨正

有母之尸饔舊說皆謂母主饔飧嚴氏謂我有母在當主爲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陳氏啟源駁以靡所止居靡所厎止皆以申明憂恤意有母不得奉養使之自主饔飧尤是憂恤之最甚者以嚴說與上句文義未順良是

呂氏釋亶不聰有母之尸饔悟及親老而無他兄弟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因引越句踐事爲證集傳又益以魏公子無忌事此所謂讀書得間也甚得先王愼於使民之心必如此而後可勇於赴敵計不反顧求之於經無不若合符節何氏古義謂於同仇之義有傷弟弗深考耳後世兵民旣分但當汰其羸弱

而不能以是拘矣

白駒

序大夫刺宣王也傳於首章下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陳氏疏以爲補明序刺之義是矣箋所謂刺其不能留賢又以足成傳也

皎皎白駒賢其人愛及其馬也食我場苗以見食爲幸也縶之維之二句惟恐其去也所謂伊人二句深樂其留也俱想像爲留賢之辭以刺王之不能留

爾公爾侯二句呂氏以爲責朝廷謂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案下文三爾字竝指賢者此不當獨指公侯於詩指殊不相似傳又以爲責賢者謂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然詩

云爾公爾侯如傳說則是非公非侯明與詩辭相反亦未合嚴氏則謂羨賢者退居之樂爾若爲公爲侯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安溪李氏亦謂設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苦有大焉者而逸豫不可期視前二說爲勝但詩始終皆是留賢而此章尤極致其情何緣反以去國相勸且詩言無期如萬壽無期思無期俱無窮之義不宜獨異解則仍未爲得也惟集傳謂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爲侯而逸樂無期矣此本蘇氏說云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顧豈少哉范氏補傳亦曰倘其能來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邪蓋言賢者之用庶政脩舉可以久享逸樂也均得詩意而范發明尤詳非以公侯爲可逸豫也蓋賢者出而用世則致君澤民樂可公於天下後世視以獨潔其身爲樂者所樂爲更大且久矣故以是動之其爲國望賢之意如此

蘇氏謂慎爾優游勉爾遁思以來從我乎慎戒也勉強也集傳亦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言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詩辭當如是解

四章集傳爲允蓋云在彼空谷則不復賁然來思矣猶願致生芻一束申我愛敬無已之心焉以其人德之如玉也毋金玉二句明知不可挽留而猶冀其時惠我以好音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可見此章上四句之義

於其將去也諷之以念國之義於其已去也望之以顧己之情望其顧己仍以諷其念國也呂氏謂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黃鳥

序渾言刺宣王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以補明之也箋亦謂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然棄婦之詩如谷風中谷有蓷如彼其忠且厚也此何決絕如是況此邦之人本是泛泛之稱豈可以指其夫哉毛此義未安集傳易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是詩而呂記從之又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詩

指得此發明可以補序矣

嚴氏於此詩斷從集傳最允惟小變集傳之義以黃鳥人所愛玩謂與爲告別之辭秦氏曰箋謂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意其取意不在黃鳥也卽本朱子舊說無以侵迫爲也意良是　集傳作比嚴氏依舊說爲興許氏謂詩緝是葢下云此邦之人則非純對黃鳥言矣

不可與明傳箋俱迂呂氏謂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嚴氏又曰言以橫逆加己不可與之求明白也案呂說固善而嚴更平實世亂俗薄時或有非理之陵非徒不我肯穀已也

方氏坰曰傳箋以此爲棄婦所作然婦卽見棄何至稱其夫曰此邦之人疏謂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非卽是他邦然卽居異所亦不過異室耳非異國也而詩言此邦之人又言復我邦族明是異國之辭豈僅居異所乎且三章云不可與處惟同居不相合故有此言若異室而居何必言不可與處乎足知古說之謬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亦未然詩以邦族父兄爲念自因失所依歸而有此語豈賢者去國之辭邪詳味經文終以朱子說爲善駁正諸家甚明析

我行其野

傳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注疏本作箋文陳疏據傳通例訂正今從之　案首二章一曰言就爾居復我邦家再曰言就爾宿言歸斯復與凡言夫婦者不同三章舊姻亦只是親戚之辭而非故妻所以自謂王氏謂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誠無可疑集傳呂嚴從之范氏補傳謂是詩卒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舊日之昏姻人情易以衰薄也允矣

箋牽涉仲春嫁娶之時旣失之附會王氏肅以喻適人遇惡人王氏而下多以責其昏姻惡木野菜之不如亦乖忠厚之指集傳易以爲賦朱氏疏義謂依惡木采惡菜困窮如此而昏姻不見收恤薄巳甚矣雖不怨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又謂一章二章自決以義而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恕而其意微秦氏曰箋亦謂詩意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昏姻之故相收恤也今旣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諸家說恐太紆曲得之

箋不足以得富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朱子論語集注同集傳別爲之說似舊解爲正詳此四句自是責之之辭不以富者破其吝嗇之私情也異者異於相收恤之常道也此亦可謂怨而不怒矣　錢氏詩學釋不思舊姻四句爲自悔其舍舊而求新甚善葢以申明昏姻之故二句之意而詮末二句未允當言我之此來誠不以爾之富也亦祇以爾之新特有異於舊姻爲更親耳而爾乃不我畜乎亦一義也

王氏六行八刑之說善矣此爲不收恤者言之也大司徒所掌又有所謂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焉以保息六養萬民焉以本俗六安萬民焉當是時何不安其居之有民之不安居而遠適

必諸政不修也是養之無素亦異乎先王之世矣
蔵氏謂刺世俗衰薄又甚於黃鳥之詩葢黃鳥猶指乎人是詩
責諸姻戚矣案此又二詩之别

斯干

宣王十四詩始以六月六篇終以斯干無羊其規誨刺詩並置中閒疏謂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録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無羊呂氏亦謂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葢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案宣王詩位置微意二說足以發之

序宣王考室也箋釋序考室之義固是至兼宮廟成釁之又祭

先祖爲言則經序並無之孫氏毓謂此宣王考室之詩則毛意不言廟自是正解歐陽氏謂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案頌禱之辭自在後四章不在首二章也

桐城姚氏謂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葢廢邱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並更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葢宣王都漢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其時民亦從而徙宅百堵皆作鴻雁咏焉云云胡氏後箋以爲臣瓚漢書地理志注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而右扶風槐里下原注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索隱引宋衷世本注懿王自鎬徙都之

懿王爲穆王孫若穆王已都西鄭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詩譜疏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厲王之後改建宮室事當有之不必以遷都始然矣蓁案胡所引疏文上尚有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杜伯射宣王於鎬數語可見宣王仍居鎬未嘗遷都故譜箋以大小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時詩而疏申之姚此條不如胡之確

傳以首四句爲興箋申之稍鑿歐陽氏首更其說蘇氏董氏遂

以爲賦謂即指宮室諸儒承用然義與三四五章夜而下三句又與後四章相似前後雜出是亦可疑也竊謂仍當依傳作興爲一篇之緣起葢首二句詠宣王之德秩秩斯干言其流行如水也幽幽南山言其深遠如山也如竹苞矣則言基業之鞏固也如松茂矣又言國勢之盛昌也兄及弟矣三句乃言諸侯之國各相和好輯睦而不開窺伺之端也夫其內安外和如此然後從事於營造方與後世好興土木者不同此正見詩人之識本務不可略也

傳猶道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均未是歐陽氏易以圖也謀也其義爲長宣王以前同姓諸侯有互相吞幷者至是而帖然無爭故云然

傳似嗣也疏申以爲嗣續先祖先妣之功且以先妣後祖爲會韵又下有男女安寢事故兼言妣旣允矣至箋釋爲立廟而以妣爲姜嫄又於四五章分承廟寢疏據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爲證案經所指不同如宗廟居室同時當營則作廟重而居室輕大雅緜先言作廟翼翼後言臯門應門是若宗廟猶新而堂寢已壞則專營居室此詩所言不出庭堂寢室之事是鄭見經云妣祖欲以作廟當之然篇中言室如彼其詳不應言廟如此之略且廟室竝營則事體尊嚴下文安寢之事亦非所宜言矣歐王蘇李諸家於此皆不從鄭集傳亦僅載諸後說

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疏以爲路寢羣室皆作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故孫毓云猶南東其

畝案傳此說可正諸家所論宮室之誤考之羣經更無可疑若箋以此築室謂築燕寢天子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耳疏以築燕寢之室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爲南其戶果爾諸寢竝作經何以舍路寢而專言燕寢且一戶耳而云比於彼爲西其戶比於此爲南其戶恐非詩人立言之法也焦氏循宮室圖考謂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胡氏後箋駁曰西南其戶承上築室百堵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一室堵方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卽大室亦無此制度然則言百堵者必非一室言西南者必非專指一室之戶辨析㝡確陳氏疏復據焦說恐非至路寢制如明堂義與顧命覲禮記違辨見王風若金氏榜禮箋謂路寢如明堂宗廟則否其說顧命據史記周本紀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之文謂受冊命於祖廟然祖廟門不應有畢門之稱先王廟葢卽指殯宮非謂祖廟且以路寢崇於宗廟尤非三代之制所宜有也

箋約謂縮板也椓謂搯土也方氏謂周室盛時王宮周垣猶以土築三代聖王之遺風尙未變也案劉氏向諫昌陵疏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葢亦有見於此且對昌陵制度泰侈而言爾李氏謂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如所謂斯翼斯棘斯革斯飛等

句不失之陋然將以除風雨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然則聖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而已義更賅備

箋以四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五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其釋五章固是矣於四章則非集傳易以堂之美君子所升以聽事室之美君子所休息以安身義方平正呂氏又謂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旣處也五章兼有堂室庭者堂下之庭楹者堂上之兩楹正對冥言正爲堂而冥爲室也五章兼堂室言呂說尤允

斯翼斯棘斯革之義諸家竝同歐陽案歐解第一句云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本與傳如人之跂竦翼爾無異解（陳氏疏謂跂當爲𢻱不可通）若二三句則傳以棘爲稜廉與韓作朸訓隅合以革爲翼與韓作鞠訓翅合韓今文毛古文也宜從傳說

傳正長冥幼本爾雅鄭以正爲晝冥爲夜固與毛異王以宣王之臣長者覽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尤謬案上章四如字通以堂言此章四其字通以寢言無庭楹方言寢而正冥雜言時與人之理且幼爾雅或作窈孫氏某氏竝釋爲窈冥其義良是呂記載呂王二說一以正爲正寢冥謂室之奧窔一以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此勝舊說多矣

箋釋下莞上簟二句爲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蓋以當序考室也疏爲補室內寢臥衽席一義引士喪禮下莞上簟衽如初以證而未駁正鄭說董氏始辨其非謂司几筵有莞筵蒲筵而葦竹無施於席知所以爲寢陳氏疏亦謂禮器疏以下莞上簟爲臥席內則斂枕簟注簟席之親身也是簟爲寢席之證案下文云乃寢乃興明是寢席詩爲宣王考室而作其辭初不及燕樂羣臣事也

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王氏以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此皆非也當如集傳大卜之屬占夢之官大釋文音泰周禮大卜掌三夢之灋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正此大人明證也

箋室家一家之內何氏古義曰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云保其家室胡氏安國亦云王者以京師爲室天下爲家是也案箋說是室家本訓以言王者之室家當兼何義乃盡

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王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疏引王氏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其義甚善古人因事立教如此

疏此所陳皆在孩幼人之始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爲之胡氏後箋引後漢書曹世叔妻女誡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

勞主執勤也三日之期必有所本蒙案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用珍玩服用試之號曰試兒此卽古之遺意（今俗猶然）范氏詩瀋謂天子之女而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此王姬之車所以曷不肅雝也猶見周家內教之美錢氏詩學謂此雖祝願之辭亦周代教女之家法也

集傳篇後附載或曰一義以斯干卽新宮其說出李氏案禮經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邦國射燕所用禮宜定於周公故鄭氏以爲小雅逸篇蓋與斯干宣王詩別卽朱子亦云未有明證也

無羊

宮室之成有燕飲而牧事之成不必有燕飲箋疏集傳呂記均

所不言王氏陳氏謂牧成考之嚴氏因以爲落成是其一失陳氏啟源辨正之可矣辭氣似過激也

箋以首章兩爾字斥宣王歐陽氏謂呼牧人而告之戴氏亦以爾指牧人顧氏學詩以爲篇中所爾者皆是牧人箋義爲非案國君氣象小牧馬事又重故衛文魯僖皆歸重其君王者氣象大牧牛羊事較輕故篇中只言牧人牧人克舉其職而宣王之興復可知矣然則何以不言牧馬也曰觀六月采芑之詩則宣王初年之馬固未嘗秏乏也

詩兩曰爾牧來思一言畧雨飲食俱用心於牧一言薪蒸雌雄各得其宜而牧人之稱職盡是矣上下之言牛羊無非以言牧人也羊不可以色別故以羣言之三十維物雖不明云牛實專指牛言也篇中或牛羊對言或牛羊合言或牛羊散言變動不拘

箋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王氏謂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其解以雌句未善蘇氏謂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近是蓋以薪以蒸飼食之以時也以雌以雄合之以時也此正牧人之本務若朱氏鬱儀謂以薪以蒸別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范氏詩瀋述之不如蘇義之允

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旐旟所以聚眾也說本正當案詩中有此句法如虡業維樅賁鼓維鏞亦與此相似詩人取其會韵又相對成文耳以斯干蓼辭例之可見箋集傳解上句張子集傳解下句均未安宜從傳義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魚麗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旗旐所以聚眾故爲人民蕃庶皆設辭以頌禱耳

陸氏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案此後世北方恆有之患故陸以爲言若三代溝澮脩治事必不同以雲漢之亢旱而無一語及螽蝗也毛氏溯及陰陽和意亦未必在此盧氏札記述丁希曾解直謂眾乃螺字之省螺不爲蝗而爲魚故爲豐年之徵則義益隘矣

姜氏廣義曰時和年豐室家稱慶然後萬物得所是以上三章言牧事之成而末章即以富庶之徵繼之

呂氏謂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肎以是爲可願哉此可見詩人立言不過其則牧事之成必在歲熟民滋之後矣猶以是爲吉祥者蓋歲熟民滋不可以有止也已熟而益求其熟已滋而益求其滋國之迓天庥者有在矣錢氏詩學謂讀無羊而知爲盛之終衰之始顧氏謂二詩之終辭多夸飾公羊氏所謂震而矜之者殊未見其然

學詩詳說卷十八

學詩詳說卷十九

平湖顧廣譽惟康

節南山

諸家互有得失集傳呂記善矣蒙以兩者參校猶有可言者如作詩之家父與春秋求車者當是二人呂氏述疏說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允矣而集傳闕之宜從呂氏者一四章勿罔君子集傳謂指王而五章君子又似兼王及尹氏不如呂氏均指王尤爲一律宜從呂氏者二也傳箋皆以空爲窮困集傳本之玩文義正當如此而呂氏謂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似不必然竝如集傳者一秉國成卽三章之秉國均不自爲政卽四章之弗躬弗親集傳指尹氏最當而呂氏以爲尤幽王之任尹氏案緇衣引逸詩昔吾有先正下亦有誰秉國成三句則秉國成自指執政且於通篇之義尤協宜從集傳者二也至九章則朱呂竝仍舊義當如嚴氏歸本王心乃與卒章義協

憂心如惔二句諸家竝承箋義蒙上民之具瞻言之然詩一曰憂心如惔再曰憂心如酲前後相應今於彼屬之家父於此則屬之民非章法也案李氏謂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亾也何氏古義謂不敢戲談猶云不敢不以正告也竝允王氏述聞以談亦戲也戲談猶戲謔恐非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蘇氏曰草木山之實也案傳所謂滿亦就草木言而不卽指草木爲山之實尤善南山平其氣見於草木之榮華喻相臣平其政兆於生民之康樂神怒民怨皆不平之心爲之箋以猗爲倚似迂王氏肅謂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亦非詩指　實者充實之實故訓爲滿正與載芟之有實其積義同實者虛字也若草木之實必先舉草木名則其實乃有所繫屬桃之夭夭有蕡其實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實者實字蕡若睆虛字也

傳氐本也箋氐當作桎鎋之桎疏引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此鄭所據也其云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於義不允似拘宰相關天下之安危亦可謂本矣范氏補傳引爾雅氐天根也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與本同義是也段氏玉裁以箋之桎爲抵之誤則不辭矣校勘記從之非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至猶善歐陽氏以爲皆失之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李氏引書與左傳文證不弔爲不恤諸家竝依爲說近儒復主傳箋詳經文訓恤爲直截況有明證乎

四章之義至集傳呂記始明葢尹氏自吉甫佐宣王有大功以世臣爲冢宰非不以正進者故戒以躬親而問事則可以信庶民而光輔君子也呂氏以小人謂尹氏所與圖事者姻亞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㠯是小人以新進誤國家者當平其心而已之尹之姻亞皆出世家大族則審其才德之宜而毋置之高位亦所謂平也爲國家計爲天下計而毋爲一身之私計焉則平矣君子指王嚴氏以爲對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此與仍主箋疏舊義者俱非

詳傳勿罔上而行亦以此章就尹氏言上者謂王汪氏異義陳氏疏亦云其上句庶民之言不可信疑傳寫有誤如此則是弗信庶民非庶民弗信且其說悖理毛氏不宜有此

郭氏柏薩變雅斷章衍義曰姻亞而賢仕之可也曰瑣瑣其卑無足論可知已而仕且膴焉非不平而何膴之爲言腴也美也以瑣瑣者充之是卽後世爲人擇缺之弊而當時僅以厚於所親則猶有所限制也

五章不傭不惠明謂天爲此禍集傳之義至精箋解以爲懟之於天殊未順

二章以天怒民怨竝言而意實尤重於民故此言天降災禍而轉其機者在王王能用其至而平其心則民怨弭而天怒亦可回此最家父所惓惓者折中曰所以靖之者亦在君子而已罔君子者尹氏而受其罔者君子也欲不爲所罔則必反其所爲呂氏曰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上二章冀尹氏與王之有挽回乃禍亂與月增長而民之不安益甚是以憂之至於如酲而痛恨尹氏之病民以病國也不自爲政卽三章所謂弗躬弗親弗問弗仕箋圖書授命之說失之殊遠宜爲王氏肅所駮也

七章箋以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汪氏繼培胡氏後箋歷引諸子竝謂賢者懷材莫用靡所馳騁當是三家說篇中均無此意自歐陽氏釋此爲賦體集傳呂嚴從之始得其指第項領當如諸子所引之義馬欲健其足不欲大其領項領則不能去四方靡騁則無地可去日蹙百里故靡騁亦就周之四方言之耳家父非欲去位也故反其辭以見其亂之無可避也

前後俱說天下大勢七八兩章極言自己憂憤之情相爾矛者互相猜嫌也如相醻者復相歡好也小人情態所不忍見聞也言去則如彼居則如此所冀望惟在王之一悟耳故以下二章終焉

九章箋歸咎尹氏集傳呂記同嚴氏謂推原亂本在於王心也師尹不平而歸之於天言天實爲此不平者謂天生小人也卽上章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言王實爲此不寧者謂王任小人也卽上章所謂俾民不寧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之蔽惑今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又云不懲其心卽下章式訛爾心承我王言之指王心也義極精審當從之

卒章鄒氏忠肖謂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安溪李氏曰式訛爾心猶望尹氏之改化以從善也胡氏後箋亦謂詩辭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案諸說亦通然如集傳所載呂氏李氏說方是極至之論所云訛爾心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之謂能居且夷民怨弭天怒回而萬邦且可畜矣豈沾沾爲望之尹氏已哉家父之稱

字葢此詩未必作以貽王也
折中曰定治亂必先審取舍審取舍必先端好惡端好惡必先
正心術不平謂何究致亂之本也式訛爾心清致治之原也深
識治亂之本原而後知正心誠意之外别無修齊治平之術也
何氏一碧奉賢人著有三百篇詩法曰此與正月桑柔等作忠愛迫切詞繁
不殺蒼茫百感惝恍迷離意無端緒語無倫次竝是離騷之祖
正月
箋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呂氏
謂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譌言二說兼之乃盡就
本篇言一則致刑政之苛一則紊賢奸之辨植黨營私蠹民病
國苟安於旦夕遺患於後來皆此訛言爲之人事之壞所以召

天變也顧氏學詩以爲訛言者訛傳之言卽漢志言之不從時
則有若詩妖者也疑非漢書劉向封事引首四句云言民以是
爲非甚衆大也義先於鄭矣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訛言之實也十月之交謂之讒口雨無正
謂之譖言實一而已
三章集傳爲是所引書文乃其確詁其者將然之辭下五六二
句承念我無祿說七八二句承幷其臣僕說文勢尤順卒章民
今之無祿亦正與此應此因上再言憂心遂及亾國之禍以有
褒姒在其意中不禁其言之痛耳呂嚴竝主此義若傳箋之說
各有未安也
瞻彼中林二句傳薪蒸言似而非箋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
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衆小人韓詩引此亦云言朝廷
皆小人也此一說也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毁而維薪蒸在
焉其殘之也甚矣又一說也集傳則以瞻彼中林維薪維蒸分
明可見與下視天夢夢反對案集傳太不取義毛蘇二說均於
經文前後通貫以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參之毛義尤長詩主刺
王進小人退君子殃民病國不至危亾不止也
民今方殆以下爲當時君若臣痛切言之蘇氏發明至矣葢民
之呼號無告非天之罔念聞也氣數轉而理伸殃民者終必自
殃其身矣此與上章及八章皆迫於忠憤而發者也
五章首二句傳箋之說固非其以岡陵爲卑則是詩葢以爲侮
慢元老之喻民之訛言王所崇信在此莫之懲戒故敢於自聖

而侮慢其元老召故老而訊之占夢卽予聖之心爲之
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是閔當時之民集傳謂肆毒害人是疾
在上之害民者案哀今之人與哀我人斯哀此惸獨畧同箋義
爲是後漢左雄疏引此二句亦云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阪田而有菀特猶亂朝而有君子也下繼云抏我巳非喻矣抏
我者王下執我仇仇卽王抏我之事而詩以歸之天者歐陽氏
謂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是集傳亦明箋我我特苗固誤李氏
以爲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抏動之惟恐
其不勝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
不及案此似直以天喻小人於理難通呂嚴同之未安也求我
執我箋與集傳皆以謂王實勝諸家

釋訓仇仇敖敖傲也傳仇仇猶謷謷也王氏述聞謂仇仇或作扏扏廣雅扏扏緩也集韻扏扏緩持也緇衣注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胡氏後箋謂爾雅傲慢也廣雅慢緩也慢兼傲與緩二義蓋傲則不固然則緇衣注以仇仇爲不堅固與此傳義相成也

詩言憂者八此章直以心之憂矣發端龍漦之孽檿弧箕服之謠詩人莫大之憂也至八章始言者不能不言而又不忍遽言也直云褒姒威之者此莊辛所謂誠見其必然而非敢以爲國妖祥者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然忠臣於君無絕望之心故卽以下二章繼之呂氏謂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最得詩指後儒多以爲東遷後詩集傳附載其說云今亦未能必其然否則是未嘗從之也

九章以事難於正言故假比意以出之終其永懷四句傷其已然載輸爾載二句閔其將然十章上五句告之以所宜然也末一句箋女曾不以是爲意乎見忠臣惓惓之意歐陽氏謂踰絕險而不以爲意失之

十一章疏謂上章敎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是也末句嚴氏謂君子不專爲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並允當

首章云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此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前後相應上四句則以小人之共樂反形我之獨憂也屈原所云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此之謂矣傳云訓旋良是嚴從王氏以爲稱說其善殊誤

小人得志民必困矣故繼以民今之無祿傳君夭之在位椓之訓義未允然天而椓之者天而所以致天天且椓者則君與在位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猶爲將亂言之亂成則貧富同盡矣

詩首章以天變起而致變則在人君若臣皆不知憂而已獨憂之二章悼己三章悼當時之人四五章指斥君若臣之失欲以覺悟朝廷六章又悼當時之人七章又悼己八章直言宗周之必滅於褒姒九十二章展轉設比敎以求賢自輔猶可免於危亾十一十二章復悼己十三章又言小人方興未艾王無悔心則民之受害終無已時而因以悼惸獨終焉蓋不忍極言將來而姑就目前無辜之民作結其用意良可悲也篇中以憂字哀字相緯成文若斷若續情見乎辭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箋以爲當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蘇氏謂鄭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任事褒姒以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肎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

以明其非厲王也范氏補傳又立五證一驗之唐厤二幽王三年三川震三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事四厲王監謗安有孔多盈庭之刺五小宛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厲王先人爲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案鄭之失蘇舉其要范推其餘竝確

十月之交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戴氏考正謂自劉氏做始疑爲夏正十月非也梁虞劇唐傳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阮氏補箋言之尤縷悉云蔡氏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傳以日月隨天左旋主張子正蒙說也此詩集傳以天左旋日月右旋者用舊說也語類謂張子說極是恐人不曉所以只載舊說云然究以集傳爲正

詩言日食若斯之重而疏謂聖人假天道爲勸戒神道可以助教不可以爲教殊違經指後來考驗益密遂有以日食爲天行之有定無關人事之吉凶者此大非也春秋日食必書漢儒董劉二氏尤重日食集傳謂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案日食古不多見而後世幾無歲不見者蓋食之不甚者古人不以爲食食之甚者方爲食以蒙所及論之不甚者不必應甚而又非其時者應常不爽乃知以聖人爲假之立教者惑於術家之言者也故至今有日月食救護之禮戴氏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其理勝疏又曰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遥對也日蔽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月卑其閒相去甚遠又以實體揜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爲虛影所揜蔽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亦疏義所未及

漢書劉向傳引告作鞫古字通然告爲正故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亾之徵也案下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猶寬言之實則主刺王朝也

三章安溪李氏謂又言諸災變之多也未必皆十月事總言之耳顧氏學詩謂因日食而歷敘天變非必同時雷電過常即爲不令不必十月陳氏啓源亦云然案此非大義所繫且其云十月而震電蓋以十月貫震電非必并貫下百川山冢四句也若

以并貫下山川則嚴氏之失耳

集傳災異之眾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呂記述之案上天示災異之故與先王謹天戒之意董子盡之朱子引以詮是詩亦㝡當

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引詩云云案四章始專言人事見天地災異之不虛生也

皇父卿士集傳兼存卿之士爲或說許氏以爲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卿士兼大師也大師三公之首而卿士兼之則非大宰之屬明矣常武之皇父賢者也故詳著

其官而又本其祖甚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或說之未然良是

豔妻箋易傳爲厲王后者據中候擿雒戒之文耳疏言之甚明非魯詩也魯詩豔作閻而爲幽王詩不異觀魏氏源引漢書古今人表有褒姒無閻妻皇父等七子列於幽王下品之末胡氏後箋又謂顏注班倢伃賦但云小雅刺幽王曰褒姒滅之閻妻煽方處褒閻猶褒豔耳此足以見之詳中候所云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者當別有本或出齊詩亦未可定然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毛之淵源遠而義理優非它家比乎

四章大指集傳最盡詩人深疾褒姒而事有難言皇父以大臣

而結內寵擅朝權其罪尤大故七子竝言而先皇父結以褒姒下又專以皇父言見其倚內寵下無民上無君也

嚴氏謂古者興功動眾謀及庶人順民心也彭氏執中亦謂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向疏謂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注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何氏謂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忿生所食邑意其後復歸於王故幽王以之與皇父而桓王復以之與鄭耳路史以爲沛國之向九域志以爲同州之向皆非是又承縣亦有向城乃姜姓左傳所謂莒子娶于向

者別是一向一統志懷慶府濟源縣有向城在縣南周畿內向邑水經注引闞駰十三州志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國也

七章上四句言己盡瘁王事而反被譖雖只就一身言而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具見於斯舉朝相效成風有不壞國是而干天和者乎故前數章言天變人事相因而此歸重人事以結之

釋文里如字以作𤸃爲後人改戴氏謂悠悠長也里如雲漢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此說良是蓋承上章言己以盡瘁被讒是以憂之至於甚病非憂一身憂國家也若憂一身則去可矣下何以言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哉

天命不徹亦謂國家之命非謂一身之命徹當如王氏訓通其爲說仍是一身之命則未然篇首三章所言是天命之不通也我友知事無可爲多去而自逸我以閔天命爲心義與國同存亾故不敢傚也此章言自處之道傳及王氏陳氏皆以爲親屬之臣心不能已得之嚴氏謂此與下篇末章皆不得去羨已去者失其義矣

雨無正

歐陽氏以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最允非是必入於穿鑿亦於詩何補焉集傳呂記從之至元城劉氏所述韓詩集傳辨之亦確

首章上四句就天說蘇氏允矣嚴氏亦從之而下五句仍就王

說稱以其去取較安饑饉斬伐天之疾威也弗慮弗圖當是謂
王慮與圖固人之事也傳舍除也疏申以舍彼有罪既服其辜
者而不戮義不可易此卽瞻卬所謂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下則
所謂此宜無罪女反收之也
二章集傳最簡盡詳詩辭確是幽王末年情狀而猶不悔悟所
以卒召驪山之禍東遷後固不至此也箋以爲王流於彘後事
恐雖欲覆出爲惡而不能矣
曰正大夫又曰三事大夫箋正長也長官之大夫又釋三事大
夫以三公王氏肅則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疏既辨以正
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蒙案王說固非鄭義亦未
允姚氏謂上正大夫是六卿正官此大夫在其下而皆有任人

準牧三事之責之大夫也此解爲是若李氏引徐氏安道說周
官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以其說爲有據豈知今周官
文卽王僞撰陰以自證其說乎
王氏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
故也方氏亦謂呼昊天不敢斥言王也此章前後之樞紐天之
降喪民之淪胥中外離心小人播惡皆由王之不信法言耳戎
成饑成辟言不信之明效也辟言不信則巧言爭入矣正言者
躬瘁巧言者處休此凡百君子所以莫肯用訊也又謂法度之
言乃義理所歸猶如行者之有程也辟言不信則冥行而不知
其所厎然爲人臣子者以君心之回僻而不自敬其身可乎凡
離居以自逸聽言而莫訊者皆忘人臣之義而不自敬其身者

也雖不畏人言獨不畏天命乎
傳暬侍御也箋侍御左右小臣未盡集傳暬御近侍也國語曰
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胡氏後箋謂此詩自是
暬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則暬御未必是小臣之稱
當矣（陳氏疏曰暬當從唐石經作暬從埶聲）
聽言則荅二句承上莫肯用訊而言如集傳說文勢方順且此
與桑柔之文雖略同然彼對誦言如醉是指王言此對譖言則
退自指羣臣言下章復蒙辟言不信而申成之非承此二句呂
氏嚴氏並從之范氏補傳謂聽上之命則應對無敢盡言也聞
人之譖則退避無敢任怨也宋氏通義亦謂蒙上二句言之則
責臣者是陳氏啓源以來皆主傳義殊未然

云怨及朋友畏朋友之怨有甚於得罪天子蓋同心同德之友
能以敬身畏天之道相繩殆卽指下去位之賢者此可見西周
教化入人之深政治雖亂於上而風俗未積於下也詩人欲其
復來王都庶幾協力以匡王之過而於事有濟非苟爲而已鼠
思泣血二句傳與蘇氏就居者言爲是無言不疾以巧言者之
實繁有徒也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可反者也此與
上篇所云並傳發明去就之義處
錢氏詩學曰此詩與十月之交所譏不同此篇譏者非皇父豔
也卽所謂自逸之我友潔身遠引者小人亂國正人爭去國事
其誰賴乎
張氏爾岐曰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雨無正責君子

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
不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爲怒皆切齒之言身攖
小人之忌而不顧亾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爲委曲推求之辭
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亾其身謀竝欲人之亾其身謀者
也嗚呼事君之節備矣

小旻

此與小宛小弁小明俱名爲小箋疏各爲之說蘇氏藍田呂氏
皆以別於大雅而名之諸家竝從其義郝氏敬以大東須小毖
爲難近人竝謂當闕疑是也

謀猶回遹爲全章之緣起以下皆發明此義朱子舊說此詩刺
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集傳略同）最盡蓋王所恃以

綱維天下者謀而能斷耳不斷則臧者不用不臧者用朝廷之
權度差而萬事隨以隳壞國家之患無甚於此箋謂於上二篇
爲小非是

蘇氏曰言天禍迅烈徧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此以
王不能因變修省最是李氏意略同但以幽王信用邪謀則天
之禍何時而止未若蘇說之直截集傳以天之疾威布於下土
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反歸重於天未安

釋訓翕翕訿訿莫供職也傳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
上劉氏向疏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因引此
詩王氏謂潝潝苟有所合也訿訿苟有所毀也蘇氏謂潝潝言
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竝同劉義（李氏以下皆從之）戴氏震考正曰訿
訿劉以爲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謀臧謂君子之
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眾小在位訿訿然詆
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潝潝然一倡眾和而共依從之其
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雅云然案此申說益明暢
傳義實不如劉之確也

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案檀弓君子曰謀人之軍
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此卽春秋之義亙古不易
者此義不明而天下若無人矣

匪箋訓非其云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本允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杜注匪彼也
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也顧氏杜解補正惠

氏棟王氏念孫竝同杜義王氏謂古匪彼通用胡氏後箋以爲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言行而無所至築室道謀理亦不成故可
云如彼若此句行邁謀則正亦得道杜以匪爲彼雖字本可通
然行路究與築室不同問塗於路旁之人未見其必不得道仍
當從鄭以非訓匪乃與下句承接案胡說是也匪彼或以音近
通用而其義相反訓非者必不可通於彼對此言者必不可通
於匪如下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亦以匪爲彼可乎

吳氏讀詩一得曰謀夫孔多臧不臧幾無從辨準以先民大猶
而聽言之道得矣蓋先民是程則非二帝三王之法不用也大
猶是經則非詩書六藝之道必徵也回遹之謀猷安得用哉

儀刑文王儀式刑文王之典先民是程也率由舊章率循大卞

大猶是經也小旻之詩人以法祖之道望幽王

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言之異者兩義不同何氏古義謂聽在上爭在下胡氏後箋謂上之人惟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迎之此傳說也集傳呂嚴竝與箋合者以於下二句尤順耳

集傳以聖哲謀肅艾卽洪範五事之德則哲謀肅艾各有否者就聖可推也此五德皆先民是程大猶是經者其否則惟知爲邇言者耳蘇氏謂雖世亂民靡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其言可爲千古炯鑒且人主必具此五德之實而後能用此五德之人箋謂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尤本原之論也

疏之失多在以傳意合箋獨於此卒章則以箋意合傳案傳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是言不知不敬小人之危身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是言不知畏慎小人之危國顯然不同疏但釋傳義不復釋箋非以箋强合於傳乎蘇氏謂小人智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義近箋而微異李氏本之集傳又本蘇說而加精者也案詩渾言其他以其說具於上文下又接言敬畏故凡事之敗德喪身亡家危國而伏於未形者詩辭皆可以通之而釋詩必求本義本義者何上五章所陳是矣箋與集傳義不可易

嚴氏謂荀子蓋斷章取義毛祖其師之說以爲不敬小人之危殆考本詩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無畏懼小人之意輔氏謂此詩專爲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初不爲小人賦也且小人之禍固不可不防閑畏懼然亦何至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哉易象傳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此君子待小人之正法也至於禍患之來亦豈如此戰兢所能免哉義竝精審陳氏啓源以爲末章言當明哲保身未可攖小人之怒夫果恐攖小人之怒則上五章明目張膽苦口危言豈非自相矛盾邪況身既在列覩國事日非但圖緘口以免攖小人之怒豈所以爲萬世訓而孔子何爲錄之胡氏後箋又謂傳義實本左氏不止荀卿亦未然詳樂王鮒語乃以譏議公子或取禍患我但當敬畏自守故曰字而敬其云不敬小人亦危殆杜氏誤取傳說解之耳果若所云則鮒之譏議反有甚於諸大夫矣至荀子泛言不敬不肖非謂與竝立於朝亦自無病此以知其爲斷章也

小宛

序云刺幽王集傳以爲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不主刺王如傳箋則先人之上宜增一爾字經傳無以先人稱先王者足以明之矣如集傳於三章螟蛉有子二句終有難通案戴氏曰小宛似與五子之歌同意曰先人曰爾所生曰脊令似非疏者也念先人而使之不忝於父非兄弟誰其言之蓋以詩卽兄弟之臣所作合傳箋集傳而一之按之詩辭尤無不協王氏總聞亦曰當卽王之兄弟若懼禍而不安者如言先人所

生所感之興皆父子兄弟閒事也與戴正同范氏補傳又謂是詩之序雖不明言所刺之事然首章有念昔先人之語四章有無忝所生之語此幽王不能親睦父子兄弟之閒有無罪而見誣者故大夫作詩以刺之意亦與前二說近但以無罪見誣爲言蓋據四章之文然孰若憂禍亂之將作而望王以改行之爲善哉　傳箋以先人二人均指文武未若嚴氏從陳氏義先人據幽王指言宣王而二人方指文武於文勢爲合

溫克之溫鄭訓蘊藉王訓以柔後儒多從王然鄭義亦可思克者自勝以循禮惟齊聖故能然與彼昏之日富正相反

王氏謂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弁戒其君臣也嚴

氏謂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殊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疏君子而狎近倖玩寇讎而忘憂患皆自飲酒啓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歷觀前史其事可監晉元帝以王導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二說竝善

箋以中原有菽二句喻王位無常家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二句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承天命不又言箋說當得詩指其詮教誨爾子二句爲亦似痛虛將得而子則非詳詩意言王位民心無定如此王宜教誨其子用善道使之嗣續乎己乃克嗣續乎先人而統緒不至終墜蓋啓後所以承先而啓後之道非修身不可故以下章繼之

我者詩人之自戒也曰斯邁而月斯征猶言日就月將不敢虛度其日月也爾者詩人之戒其兄弟也夙興夜寐亦願其惕厲於夙夜也首章既言我念先人故此以無忝所生戒其兄弟實則互見耳蓋事關一體所以交相勵也而戒王之意爲主凡言我處意皆在王也箋我者我王之釋可參

曾子立孝引夙興夜寐二句云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潛夫論讚學篇引此章而曰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案此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之意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一而已

五章言國亂民貧刑罰滋多以起末章免禍之意非自指也輔氏謂塡寡自謂者失之嚴氏以此述民病下言懼禍尤矣凡此

皆以諷王　此章所言猶是當時之風俗若後世之民則挺而爲惡矣

小弁

序大子之傅作朱子注孟子依序爲說而集傳以爲大子作此詩者詩本大子之傅作而其辭皆代爲大子之言者也如箋竟以爲其傅之言則於詩辭不甚合故此義亦不可不發但直謂是大子作則篇中所云有非大子所宜出者嚴氏謂其傅述大子之情而作此詩兩得之矣

次章首二句箋謂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於詩義岐出若李氏又謂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案詩八章皆致怨慕於王冀其有所感悟竝

不涉國家與王身利害不應此二句獨及亂亡故蘇氏謂夫婦之相安父子之相愛亦天下之所共由今獨廢而不行故其憂之深也何氏古義亦謂周道坦平人所共來往一旦窮塞化為榛莽之區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隔絕何以異此二說得之亦正與傳周道周室之通道合

三章傳父之所樹已尙不敢不恭敬疏謂此假之於凡人非為幽王所樹桑梓集傳以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為說案假託王大子心事且兼梓言恐非農家牆下之事未若疏之渾說為允　此章宛然仁人孝子之思如赤子之中路失其父母焉故嚴氏以此為怨而慕也

吳氏讀詩一得曰作小弁者言及瞻父母之至情非獨感動幽王亦懼宜臼以廢棄之故懟其親也厥後宜臼奔申致申侯構犬戎之難所謂瞻依之念安在哉

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陳氏疏謂說苑引此詩釋之云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又韓詩外傳云言大者無不容也此鄭所本三家案此知鄭於三家未嘗不用其長也

五章箋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集傳從之詳詩辭當如此解劉氏小傳謂鹿足伎伎顧其子也雉雊求雌求其妃也言王放逐大子曾不如鹿廢黜申后曾不如雉木壞則無枝無枝則木死亦若王受讒放逐大子自殘其嗣嗣誠殘王亦且斃踣矣解以為斥王蘇氏雖立言較審實用劉義

何氏謂奔鹿之擬既於幽王不倫即雉雊求雌豈所以比父母又王有褒姒為后伯服為子亦未可謂之無雌無枝也頗切中其失蒙又案此章義近俚淺大子被廢出奔不宜為此言即其傳為大子作亦不宜為此言而卒為此言者欲王知大子之窮困或動其憐閔之心也

許氏謂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辭尙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案悲哀迫切至六章極矣因斥言君子秉心之忍七八章乃蒙何辜于天二句言其所以被廢之由猶望王之悟大子冤也

不舒究之一言曲盡情狀而其原由於不惠方氏謂宋平信伊戾之讒殺其世子痤叔孫信豎牛之讒殺其子孟丙仲壬後非不悔也使事端初見稍舒緩之而究其情則讒人之罪狀可得矣豈至陷於大過哉張氏慧亦謂自古骨肉之閒至於信讒搆而相殘者皆不舒究之故使徐徐以察之則讒人之情見而冤得白矣

伐木二句諸家竝從傳箋嚴氏獨謂木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扡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為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為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案上下文皆就君子說二句不當獨屬之讒人宜依舊義　佗傳箋竝訓加釋文音吐賀反疏謂佗佗人也則讀

詩十九　三

如字矣嚴氏同之非是
箋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以此申傳念父孝也之義姜氏廣義謂傳念父孝也蓋通結全篇篇中之哀怨是其念父之孝故引孟子證之此勝箋說案傳具述孟子見詩之大義如是古人傳經體也集傳不徑引孟子引傳文者存其傳經之舊也其首章竝引舜怨慕號泣正同

巧言

昊天箋以爲愬王是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其以君子斥在位者則誤二三章凡言君子皆指王也如怒如祉豈人臣之事乎

僭釋文毛側蔭反此以僭與譖通傳涵容也蘇氏謂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此說爲是既訓已不必如箋訓盡

涵者譖之所由入信者讒之所由行此生亂之原怒者非但怒其言而不行竝怒其人而退之也祉者非但喜其言而施行竝福其人而進之也此止亂之法大學衍義引此章而曰人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

上章曰讒指其實也此直曰盜賤其品也箋引公羊傳賤者窮諸盜最爲確詁蓋春秋書法之尤賤者曰盜而詩亦如之所以深疾讒人也

箋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此以職事釋止蘇氏因云止職也集傳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意亦同李氏嚴氏竝謂讒人非止於敬維爲王之病胡氏後箋據韓詩外傳兩引字皆作恭禮記緇衣引此文注云不止於恭敬其職蓋詩言止其故云止於恭敬其義爲順若謂止其職事則止爲贅字案如其言經宜云匪于止其方合詳外傳之文本當作其義亦爲供故云不共其職事而病其王後人傳寫作恭耳陳氏疏謂止其猶言其止倒句協韻鄭用韓以申毛已覺胡之誤矣

輔氏謂此必指其實事以告王讒諂之人必須自力於其職以市信於王然後其說始得以蠱惑王心而使不自覺焉故言此

以曉之曰斯人也非真能共其職業也適足以爲王之病而已案此以申集傳也而實不相似自力以市信特其小人之有才者耳昏暗如幽王豈必待有才而後悅之哉觀卒章所云則可見矣

四章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集傳反復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按之經文終可疑惟蘇氏曰奕奕寢廟天下之正居也秩秩大猷天下之達道也居天下之正居行天下之達道他人之心可得而度也雖有毚兔行於隱伏將有爲我獲之而至者苟守吾正則天下之情畢見於前矣安用旁窺而竊伺之以讒人爲己耳目哉如此方於經文爲順莫傳訓謀王氏蘇氏取旱矣傳箋竝

訓定以釋此義本爾雅陳氏啓源執傳以難集傳非也

安溪李氏謂寢廟者嚴肅光明之地大猷者正大宏遠之謀君子齊敬故能作寢廟聖人通明故能定大猷人心如是未有讒佞至而不能察者也易曰德行恆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惟易簡者知險阻如太陽之無翳物明鏡之無匿形也君子誠能去其疑心如寢廟之洞達法大猷之深遠則一切幽暗曖昧之態淺近苛細之言如見其肺肝然兔雖善於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義亦與蘇近

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呂氏謂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者蓋得其指準是而言下文六句亦當發明此意許氏謂往來行言則心必辨之不可欺也近是蓋蒙上君子而言君子能於往來所行之言心為辨數則蛇蛇之碩言見其徒出自口而巧言如簧亦見其顏之厚若是者何亦所以愛護善人也傳蛇蛇淺意也陳氏疏謂與孟子訑訑之聲音顏色聲同義近淺讀與訑同疑得之箋之解往來行言二句殆非而其解下四句則是

呂氏謂六章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良是篇中言亂多矣此云職為亂階者罪有歸也許氏述吳氏師道說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就箋與集傳言固然顧氏學詩謂全詩皆為王發而說者以前後三章分屬非詩人之志此勝舊義但其為說亦多失之鑿

何人斯

王氏謂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之以所疑而已集傳亦謂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此詩之義得此已極分明胡氏後箋又曰全詩但維暴之云微露本意而其餘皆指何人言之欲窮極何人之情乃所以實暴公之譖意在於此而文成於彼此詩人譎諫之義故序特據事直書曰刺暴公曰作是詩以絕之也立言微指亦無遺蘊矣

箋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集傳呂記從之歐陽氏謂鄭以何人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遂以何人斥暴公李氏謂下維暴之云歐以為聽譖者伊誰乎乃維暴公之言是從則下文二人者其說迂回當從鄭以為暴公之侶嚴氏從歐而小變其說　案疏以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暴公之侶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果爾則於其侶猶爾於暴公當何如似無足錄之於詩竊意從行者未必果有其人蘇公不欲直斥暴公託為是言耳其辭皆指何人其意則自指暴公如伯氏吹壎二句言同僚之誼有如兄弟正暴公蘇公之事設眞謂其侶則其刺何人也反甚於刺暴公矣觀篇中之用意忠厚必不至此故歐說可參取蓋歐得其意鄭得其辭而鄭正可該歐之意疏失之耳

梁箋以為魚梁蘇氏以為橋梁范氏補傳謂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安溪李氏謂梁在邶風與前小弁篇對笱而言則當為魚梁

此對門言則當爲門外之橋梁也文同而義異並從蘇氏良是
伊誰云從二句當如集傳云乃語辭從卽二人從行之從傳以
云爲言未然若如箋說以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乃暴公之所言
則於全詩爲不類矣始者不如今二句集傳謂不入唁我是不
以我爲可也始者豈嘗如是亦較諸家爲直截
釋宮堂途謂之陳郭注堂下至門徑也上云不入我門此云胡
逝我陳箋遂以陳爲公館之堂塗葢解之欲使兩通然以我梁
我門例之其不謂公館明矣王氏總聞謂當是過門留語而去
方氏謂逝陳則入門矣聞聲則通問矣而不見其身葢通問而
不請見也亦失之泥集傳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
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祕也陳氏疏謂此乃設辭得之

箋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
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集傳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
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
入見我則非其情矣案箋依經申釋集傳主於發其意兩說相
須
箋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集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二說迥
異案不我知猶云不我穀不我甲是言不知我非言我不知且
此詩前後皆斥暴公之反側何於此獨稱其誠信哉合從集傳
夫子之錄是詩者有二說焉一以著王聽不聰而致亂呂氏述
董氏說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
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是也一以著

朋友處變之道王氏所云是也案如前說可以觀如後說可以
怨
巷伯
集傳寺人葢以讒被宮而爲此官劉氏小傳曰孟子仕人以避
嫌不審爲讒者譖之至加宮刑爲寺人故作此詩詩名巷伯者
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此集傳所本陳氏啓源謂設遭讒而
後宮則踐刑之時尙未爲閹安得自稱寺人然詬莫大於宮刑
爲知非既爲寺人之後追悼前事而作乎太史公報任安書卽
此意而班氏擬以巷伯之倫也故朱子引遷傳贊語云其意亦
謂巷伯本以被譖遭刑信矣又述楊氏說兼存舊義益周至
二章李氏謂上章成是貝錦則以喻讒人織其罪此言成是南

箕因其近似而遂譖之也竊以其說爲長葢哆侈云者箕二星
踵已哆二星舌更侈並就其星形象言兩字本平與萋斐同箋
謂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有似哆在星侈在人未安也陳氏
謂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亦李氏之意而李
更直截　成是貝錦成其事也以喻羅織成是南箕成其名也
以喻文致
愼爾言也箋以愼爲誠又謂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詳其語自
說詩人惡之之辭疏以此二章爲讒人相戒非鄭意也然作謹
愼義尤明集傳呂記用王氏說得之言女譖人不已終亦將見
疑而被禍後世如費無極江充息夫躬之徒何限詩人言此欲
其知懼而少戢耳

譖人大甚疑非一人之智慮所及也故曰誰適與謀箋所謂怪其多且巧是矣三四章承此句而言以狀其協力誣搆之情而以天道人事之無常者儆惕之彼謀譖者志滿氣得見譖者被其毒而無如何也唯有呼天以訴欲其於彼覩之於此矜之而已下復言誰適與謀以深疾之而專斥譖人者之罪大惡極終之以投畀有昊蓋天定勝人必不爲所容也天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小人之所不知者此爾

傳於次章曰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因引顏叔子魯男子二事其義甚善察其意蓋亦以寺人辟嫌不審而致讒但卒章又曰罪已定矣而將踐刑則是未爲寺人也援之詩辭有不合耳

卒章之興王氏謂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邱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邱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最明寺人孟子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此未必有所傳亦度其情事以爲說耳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案詩之自著孟子猶節南山之自著家父也必曰寺人者古字多相同而又處卑賤不繫以官則莫知其爲何人矣且蒙上興意而言寺人猶之楊園之道凡百君子猶之畝邱於文法應爾非有他義也

學詩詳說卷十九

學詩詳說卷二十

平湖顧廣譽惟康

[seal]

谷風

此詩似述一人之事而序以爲刺王又云天下俗薄朋友道絕觀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孫命契敬敷五教此可見矣故王者以本身作則惇厚風俗爲先

東風謂之谷風傳箋本之釋天其釋無草不死二句以喻朋友不能無小怨均是也諸家從之嚴氏用范氏補傳錢氏天錫說以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及兩喻事變之小及頹喻事變益甚草死木萎喻大患難此時賴朋友以濟如此不惟谷風之訓不合且但云草死木萎而已未有以見朋友之相濟何以遂云大德又義理偏枯失詩人之指凡因嚴說而小異或加鑿者皆無取焉

人之汎汎相值者不可以言友也謂之友必有可以爲學問身心之助者矣而且以窮達異勢見棄薄惡莫甚焉傳朋友趨利窮達相棄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如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善矣

恐懼而維予女則不當安樂而轉棄予此本其患難以甚安樂之罪然友誼之衰自在安樂之遺不在患難之保也輔氏以維予與女爲煦濡之私意而幷非之似乖經意

言乎追懷離群索居則有過而不知言乎學問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惟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傳風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苦者必以盛夏爲
言於經文不無添設集傳卽承上二句而曰言其所被者廣然
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
怨乎依此義尤直截實勝舊說
有大德不能無小怨小怨者實非怨也然且見以爲怨是其將
恐懼時皆其匿怨而友人時也則當其將安樂而忘且棄之也
固宜吁薄矣哉
朱氏疏義曰谷風蓋與伐木爲反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
矣

蓼莪

序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疏申以
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親病將亡不得扶持左右孝子之
恨最在此時此無可疑者歐陽斥其滯泥殊過使非作於親亡
之後則篇中所云幾皆不祥之語又豈人子所忍出邪且詳詩
始終父母並言箋亦云二親病沒則是父母相繼以亡而已皆
以在役不得親視含斂也人生之不幸蔑有加於此者矣是以
長號短泣千載如聞其聲
首章與義箋說近拙歐說太寬蘇氏謂莪可食蒿不可食采莪
者將以食之譬生子者將賴其養父母生己勞而養不終如采
莪之得蒿集傳以爲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
母生子以爲美材而今乃不得養以死勝舊說矣嚴氏又引爾

雅釋草蘩之醜秋爲蒿釋云醜類也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
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以莪形蒿莪美
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爲蒿則麤惡不可食又謂
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引釋草蔚牡菣郭注無子者故
云牡菣兩章取喻得此纔明陳氏啟源以爲於次章伊蔚難通胡氏後箋謂草木以有子者爲材匪我伊蔚正與上章一例未見其難通
箋以餅罍喻貧富之民歐陽氏謂非詩人本意當矣王氏蘇氏
皆以餅喻民罍喻君案後漢陳忠疏云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
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
者亦上之恥也前儒已如是解集傳謂餅資於罍而罍資餅猶
父母與子相依爲命比擬不類嚴氏又從范氏補傳說易爲以
餅喻子罍喻父母恐亦非詩指
鮮傳訓寡是也箋申爲供養日寡則非傳意嚴釋以單獨之民
謂無父母者得之二語最悲下乃申言其所以然無父二句就
當下言下章承劬勞說
傳鞠訓養疏謂懷任以養我當兼乳哺言乃備畜集傳養也宜
寢而寢宜興而興皆畜養之實箋訓起胡氏後箋謂此讀畜爲
慉說文慉起也畜義足以包之疏長爲長遂疊山謝氏所謂如
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亦是也餘集傳呂
記述之已明謝以育爲教育則此方主最幼時說以申首二章
生我劬勞生我勞瘁之意未暇及有知後事也蓋疾終侍奉惟
此可少報生我劬勞之德猶夫子斥宰我期喪之說必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也不然人子自少至壯夫何者非父母之恩哉又以復爲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末若舊義反覆爲當至嚴氏㕍爲乳之長爲就口食育爲哺之義涉重複且解出入爲子之出入遜舊說遠矣

自怨自痛三章極矣此又歷言父母生我之德欲報其萬一而無從集傳謂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嚴又申以今我不及報之痛當柰何也葢舍送死大事別無酬報不幸不得終養此恨愈無窮期矣

末二章箋與嚴氏以爲賦行役時事是也但嚴以孝子行役念親之沒觸目皆悲傷謂作詩時廻念行役景象則可若謂方行役知親沒而悲傷不如箋自苦見役之允歐陽又以喻政令之暴急義得兼之

大東

何氏焯謂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京周二千餘里錄東人之詩則天下無不困於勞役可知也

有饛二句以言王者之待諸侯禮從其厚也舉一端以該全體故亦爲興周道當謂先王之道平均而無偏頗正直而無枉曲君子履之以爲率由小人視之以爲則效道理本無不該就事以言傳所云貢賦平均賞罰不偏是也將言周室之衰先言周室之盛爲通篇之發端

箋飱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歐陽氏謂足於豐饒之辭蘇氏謂先王之世諸侯富足粢盛飱棘匕皆待客之禮若言諸侯富足何必專就此取興且篇中立說重在王朝知箋義爲勝

既往既來箋訓既爲盡云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如箋所解既往謂盡譚之有以往則既來亦宜謂盡周之有以來又何心疚之有葢此往來只謂道路往來如集傳所云傳佻佻獨行貌韓詩佻佻作嬥嬥云往來貌是探下爲訓明不同鄭

徐氏光啟曰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勞也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息也案首章如砥如矢是正本清原之法此章息字是補偏救敝之法幽王時政之廢壞極矣詩人不敢望王朝以如砥如矢猶冀其能息小國之勞故曰亦可息也此與民勞汔可小息正同陳氏疏疑亦可息當作不可息非是

東人之子二句承上文西人之子二句起下文鄭易舟爲周裘爲求上既言西人下不當復言周人集傳舟人私人皆西人也甚明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正月所以刺也

崑山顧氏謂孔氏云私人皁隸疏作卑賤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亾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瑣而[illegible]

紀之兆莫大於名器之濫名器濫爵賞不足勸矣禍亂所生古今一轍

疏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案以下言天不復及人亦文辭之極奇者

詩中歷言衆星傳箋以爲王朝官司徒列於朝而無用又爾雅釋訓云皋皋琄琄刺素食也韓詩外傳引維南有箕四句而云言有位無其事也蓋先儒相承如此其義亦善歐陽氏以若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爲善譬今所舉止掩兎簸揚挹酒漿之類莫見王官之義因謂是譚大夫仰訴於天之辭以其說按之經文尤與前數章相通貫曹氏謂此詩困於役而傷於財故其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嚴氏謂詩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此所謂告病之辭並足證明歐說宜集傳呂記斷從歐也

方氏謂天漢有光望其能監我之情也織女七襄望其能助我以力也孰意織女報章不成而牽牛亦不可以服箱畢亦不可以罩揞乎雲漢不可監而啓明長庚亦虛有其光乎其意蓋謂織文菽粟百貨皆人力所成非天降地出神輸鬼運也豈能恣取而不竭哉案此皆極怨之辭五章非直望其助也言東國財力已盡而西人誅求無已或者自天降之方可供汝之求六章言欲天降之而天不能也七章言天非惟不能降而且若爲吞

噬挹取之形使人可畏則無從告之於人并亦無從告之於天此其所以潸焉出涕也末四句又暗指聚斂小人以究亂本顧氏學詩亦謂青兗二州有鹽絺織文之貢譚在濟南困於供億故言杼柚之空而歎織女之不能代爲織作賦煩則役重故陳履霜之苦而歎牽牛之不能代爲輓輸皆所以告病也二說申歐義更無餘蘊

釋天何鼓謂之牽牛傳同疏引李巡說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星名孫炎說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因云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邵氏正義申郭注云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以爲何鼓亦名牽牛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今南方農家暑月占驗猶呼此星爲扁擔因星形以爲名孫氏以何鼓左右之旗誤指爲何鼓殊不考何鼓祇三星中豐而銳下故其象爲荷擔若兩旗則十二星今測得十八星非何鼓也李氏誤以何鼓牽牛爲二星又以何鼓爲二十八宿名前人說二十八宿者雖有異名未聞有何鼓也郝氏義疏以爲此申釋牽牛之名以附列宿之後明星紀之牽牛卽何鼓也牟廷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詩云晥彼牽牛晥明星貌也何鼓中星最明舉頭卽見而牛宿差不甚顯詩人觸景攄情不宜舍極明之何鼓而取難見之牛宿晥彼之詠謂何鼓不謂牛宿明矣月令季春旦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皆何鼓也凡舉中星不必皆正指其宿有仲春弧建之例夏小正之

織女南門亦其比也考諸經典無名牛宿曰牽牛者天官書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蓋星家失傳自此始牟氏此說足訂史記之誤陳氏疏從之衆案邵氏之辨正孫李二說郝氏之辨正邵氏非星紀之牽牛是矣至郭氏直以牽牛為何鼓而牟氏遂知天官書之誤尤前此所未及

何以見牟氏說之是也曰詩辭一證也爾雅與傳二證也郭注三證也天官書雖以牛星當牽牛然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若易牽牛為牛星而河鼓為牽牛則河鼓織女皆三星正相當其中止隔天漢七夕相見之說所由來也又張氏守節正義引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云牽牛為犧牲亦為關梁河鼓三星主軍鼓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云牽牛者亦牛星也故為犧牲亦為關梁以其形之有似乎犧牲有似乎關梁耳若河鼓在牛星北以關梁言為將軍之備關梁者以犧牲言卽為牽牛者矣且此乃天官書異於詩辭爾雅非牟氏異於天官書故斷從之也

傳曰且從段氏小箋 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韓詩說大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亦與傳合疏以一星兩星不定鄭氏樵又以啟明長庚分屬金水二星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又云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足以辨正其失矣

維北有斗疏以為南斗集傳兼北斗言而載南斗說於先以其理較長也呂氏嚴氏專主北斗何氏古義陳氏啟源且以南斗為非不知河漢之旁南斗與箕牛女諸星相連詩人就所見以言集傳謂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疏謂箕斗竝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王氏述聞又謂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亦不得云揭也是矣案北斗不與箕為南北經星歲一周天箕唯夏秋閒昏見於南其時斗柄方指未申竝非正西當為南斗無疑

漢光氣之最長者也亟有以監乎下矣織女牽牛皆其旁之星而不能有助如是啟明長庚隨日為出入而啟續其光益亟無所不照矣畢西方之宿承西字言亦不能以有助又因東西及南北南箕北斗則非徒無助而反若有挹取吞噬之形焉凡皆就夏秋閒言之蓋作詩正丁其時也此詩人立言之次第

四章以下章句集傳呂記從傳箋案維天有漢四句專說天象與酒漿佩璲說人事別而合為一章織女四句祇說一星分為二章似參差不合此古人文法錯綜變化也以韻求之知其非誤本義蘇李諸家分合各岐若何氏自維天有漢至不以服箱為五章東有啟明以下為六章嚴氏又至載施之行為五章末章八句從舊說雖近是可無更張

四月

序刺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董氏引韓詩作四月歎征

役也朱氏解頤曰或以爲行役或以爲憂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告之辭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爲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於深專以爲憂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懼及其禍之辭也案朱說得之但先祖匪人之解猶沿箋義

箋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詩可以怨不應出此悖慢之言此鄭專執序立說也案王氏肅所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不憂恤

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本得經指孫評孔疏雖有駁難終是強辭春秋文公十三年傳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與公宴子家賦鴻雁季文子賦四月杜注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此其確證錢氏詩學又謂先祖匪人猶謂獨非人情乎凡人未有不望其子孫之報本者爲人上者胡寧忍予蹈不祀之罪也又謂篇中思祭之說只據此一語申明亦善　孔叢子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焉此則王所僞撰不足據

二章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三章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首章舉其心所重者於先則二三章之衆此以言可知矣疏所謂秋日冬日之下更不言先祖此不足以難王說也

箋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李氏以卉爲草木之通稱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此勝箋義至廢之爲忕忕者習也當從傳箋言山有梅栗嘉善之卉今在位習爲殘賊之行而不自知其過則剝喪民生者無不至所以致天下之怨亂也是山猶有嘉卉而世曾無完民可傷甚矣

江漢爲南國衆水之紀豈王者運量天下而獨可無紀乎在位之貪殘又由於王者之無紀逮聰明目澄敘官方王者所以爲天下紀也盡瘁以仕曾莫我有就一身而天下之無紀可知矣江漢以行役所至之地言蘇氏謂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戴氏又謂江漢滔滔襟帶南方地險且遠兼之乃盡詩指

箋非鶉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劉氏小傳謂非此四者則皆罹其害矣夫人何能戾天而逃淵哉諸家多從劉說是也末章箋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本當蘇氏謂桋或作荑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荑以免其禍則是賦非興嚴氏戴氏承其說而小異失之

范氏謂自稱君子猶左氏傳稱君子曰蓋假君子之言冀王之聽信而改過也

北山

范氏詩瀋謂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已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姜氏廣義謂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胡氏後箋謂此詩通章意

主不得養父母故可以怨並得詩指

大夫不均辭刺大夫意實刺王序探其本意而直以役使不均屬王也箋謂王不均大夫之使失之集傳言士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此依呂氏所引親令集傳少不言獨勞而曰獨賢一句方得詩人之意蓋不均是全詩之主既以刺大夫則詩皆若刺大夫者然

傳賢勞也箋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疏引王肅之難而未及其自爲說小爾雅廣訓篇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其義優於箋傳非以勞正釋賢乃用孟子之文謂其所賢者勞耳呂氏引王氏說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云云允矣

三章疊山謝氏曰此爲役使不均獨勞王事而作若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案如此立言是其於大夫亦不責之甚深也

傳旅衆也李氏改訓爲陳嚴氏仍從傳義謂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引泰誓旅力既愆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若云陳力方剛則不辭矣良勝李說然李氏謂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强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則是嚴氏謂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强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於經之前後文不合集傳旅與膂同亦未確

傳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胡氏後箋謂鞅掌疊韵字形容之辭義多卽寓於聲鄭說殊迂曲此詩十二或字各兩兩相反棲遲偃仰爲從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義自可見陳氏疏引莊子庚桑楚篇鞅掌之爲使郭象注鞅掌不自得本有不字宋陳景元校司馬彪云醜貌並與失容義近

折中曰或安居於家或盡瘁於國或高臥於牀或奔走於道則苦樂大相懸矣此不均之實也或耳不聞徵發之聲或面帶憂苦之狀或退食從容而俯仰作態或經理煩劇而倉卒失容極言不均之致也不止勞逸不均而已或湛樂飲酒則是既已逸矣且深知逸之無妨故愈耽於逸也或慘慘畏咎則是勞無功矣且恐因勞而得過反不如不勞也或出入風議則己不任勞而轉持勞者之短長或靡事不爲則是勤勞王事之外又畏風議者之口而周旋彌縫之也此則不均之大害而不敢詳言之矣

集傳於四章云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案三章專就己身言之以申從事獨賢之意四章至六章則統人己相形言之以申不均之意而首章憂我父母又其所以歎不均獨賢之故也

無將大車

荀子大略篇引次章上兩句云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亦引以證所樹非其人陳氏啟源謂古義相傳非一家之說是矣胡氏後箋又摭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幹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璽書戒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亦同序義集傳以

為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未若序之有本也

蘇氏以四句竝喻任小人李氏呂氏從之梁下二句言將小人則百憂交集不堪回思思之祇自病上所云將大車者乃為此取喻而此非喻也箋謂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是矣又謂以衆小事為憂適自病也則支百憂言包藏無限之憂非斥衆小事嚴氏謂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卽以百憂指將小人較直截小人而為君子所推輓必其伏處之時矯情干譽未見其姦回不軌也至於得志見利而趨見勢而騖上則蠱惑乎君志下則朘削乎民生在君子處之百憂橫生追悔無及不啻大車之不可將矣況將小人而譖害及身如宋趙鼎張浚之於秦檜世多有之是以聖賢貴知人於早也

傳熲光也本釋詁箋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集傳熲與耿同固是但耿亦訓光今以為小明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似不如鄭義之直截

小明

序渾舉其大指案胡氏纂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何氏古義又曰此西征大夫困於行役瓜期已踰而代者不至故作此詩竝於情事為合

此詩箋訓義不審如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自當謂王朝大夫何以見其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也且其失尤在後二章歐陽氏駁以嗟爾君子無恆安處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

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為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是周之大夫皆懷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豈足以垂訓最得詩指

二月傳箋不言何正然傳於三章日月方奧奧訓煖固明指夏正箋以四月為除固非然其謂我以二月朔日始行往至於艽野以四月是亦謂夏正也集傳斷謂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呂嚴諸家無異辭張氏以寧辨周二月為夏十二月於日月方奧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然隩者民之聚居也而可以謂日月乎何氏古義陳氏啟源戴氏考正竝主周正陳氏疏曰二月夏正之二月箋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是也二月初吉蒙上我征徂西句卽下兩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也載離寒暑卽下兩章云曷云其還歲聿云莫也經言先寒後暑箋乃以夏暑冬寒釋之葢探下采蕭穫菽已在秋冬之交為言此西行之大夫固為歷寒未歸而作也解者或以二月初吉繫至于艽野之下遂謂二月旣至艽野之二月失詩意矣良允

念彼共人箋以靖共爾位為明君故以共人亦為明君固誤呂氏范氏補傳嚴氏從邱氏說指隱居不仕者又與靖共爾位義別矣集傳謂是僚友之處者葢靖共爾位之僚友與詩人志同道合行處雖殊直道事人動足以觸罪故極其思而卒歸於正當為定解

傳除除陳生新也奥煖也陳氏疏謂蟋蟀傳除去也天保除開也去者除陳開者生新除字兼有此二義汪氏異義云傳訓除爲除陳生新指二月也史記律書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說文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傳以除舊生新爲二月義至確矣說文煖溫也七月春日載陽箋陽溫也二月萬物畢出陽氣方盛經言方奥傳以煖解之亦至確也且二月初吉爲始行而昔我往矣則不定指初吉之一日卽二月之末接於三月之初凡在征途皆可言經方奥在方除下設文本有次第云云足補疏所未及　此云我往卽首章之我征徂西箋以至于艽野當之誤鄭欲以除爲余故云然未免强經就我矣

表記君子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引四章下四句注言敬治汝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則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中論篇法象亦曰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亦引此並與集傳合若漢書董仲舒傳上策賢良制亦引卒章首末四句顏氏以人君解之詳原文當指仲舒言其釋未允　引詩有斷章取義如緇衣之引好是正直本義也以說人君則斷章也左傳韓無忌之請立起曰正直曰正正曲曰直本義也以言自好其正直亦斷章也

靖訓謀本釋詁王氏訓靜本外傳均可通朱氏通義引章夢易云靖卽自靖自獻之靖尤善蔡氏傳謂靖安也安其義之所當盡凡時無論治亂君無論昏明位必靖共與必正直是爲萬世人臣之常道非爲福祿而然然雖當昏亂之朝守此者未必不福反此者未必不禍則神實鑒之人之所不能違也

伐木之詠朋友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明之戒事君亦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精誠之至者可以通乎神明五倫盍莫不然

許氏謂詩言其毒大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詒伊慼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褱案幽王時變雅最多率皆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然終無救於國事者自凡伯衞武家父外無非沈淪下僚茹蘗荼苦救死不暇者耳其秉時秉用者皆小人周室能無東乎

鼓鍾

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案箋就傳爲之憂傷之文而釋其所以然明是申傳非駁傳也疏引王氏基以淫樂爲鄭衞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岐兩說而二之王氏肅以爲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其申傳正與箋同胡氏後箋謂傳言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正與二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德不猶相對謂其用先王之樂而不知比於先王之德卽蘇氏所謂樂是人非者然則淫樂之解

王說是孫毓之評誤會毛指而孔從之爲謬得之

傳以幽王會諸侯於淮上疏載孫氏疑其不必會諸侯又謂箋意或亦如毓棄此所當闕疑若姜氏廣義范氏詩瀋據左傳椒舉稱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之文以爲幽王因大室之盟遂遊桐柏則鑿矣

懷允不忘箋釋懷以至未然其云至信不可忘亦謂憂傷者不忘之不忘者不忘其德之不回不猶如下二章所云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集傳亦曰懷思允信也輔氏謂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是矣陳氏啟源謂與下二章文義不倫恐非

傳湝湝猶湯湯三洲淮上地上以水言以地言不分淺深王氏謂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因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之說蘇氏同王陳氏啟源謂此三章止刺奏樂之失所耳非刺其流連忘反良是集傳於三洲既載毛義又述蘇云水落而洲見二者不同當以前說爲正

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疏申傳以爲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申箋以爲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鍾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陳氏疏曰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鍾不言頌省文也周禮眡瞭掌擊頌

詩二十 十八

磬笙磬注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功也大司樂疏引書笙庸以閒注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生也庸者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頌其成也然則鄭亦以鍾磬之在西者爲頌在東者爲笙矣詩言笙磬不言頌磬言磬不言鍾皆省文也傳舉東方以該西方亦舉磬以該鍾也四縣皆在堂下同音者堂下樂器之音同也同之爲言均也調也此不兼堂上樂器而言桀陳以鄭之解笙磬同於毛其解同音連堂上言與毛異極明晝足補疏所未及然不僭統雅南言則同音亦宜統鼓鍾琴瑟言箋與傳義正相足成不可偏廢也

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陳氏疏曰雅正樂舞六代之樂也南夷樂也詩但言南夷之樂傳乃兼言四夷之樂以補明經義不言雅者以易曉略耳周禮旄人掌教舞夷樂注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白虎通義禮樂篇引河閒獻王樂元語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合觀觀當作歡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右疑門字之誤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劉逵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王者舞六代

詩二十 十九

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後漢書陳忠疏曰古者合歡
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葢
忠引三家詩韎任朱離以釋詩之南非三家詩增多四字也雅
樂在門內堂下夷樂在明堂四門之外傳不僭總釋雅南天子
會同當有干舞不言干舞但言籥舞者尚德之義且舉文舞以
晐武舞也鄭易傳以雅爲萬舞於此詩經傳意不合說極通貫
故備錄之據韓詩說則以雅已該六代之樂南自當指四夷之
樂卽所謂任方見王者備樂之盛而劉氏蘇氏所云雅二雅南
二南其義爲偏而不舉矣又案樂元語葢四夷之樂西漢尚可
考其遺制故當時說詩者如出一口後世書多散亾故生疑耳
楚茨

辯說謂自此至車舝十篇似出一手辭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
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
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
恐正雅之中有錯脫在此者耳朱子此言誠古今不可不發之
論錢氏詩學亦謂通篇與信南山等詩皆極稱美豐登祭祀之
盛絕不得所爲刺譏之意是也案序作刺之未安者尤在楚茨
四篇然自屬天子之詩其爲刺爲錯脫則竝存其說而闕其疑
可矣
訾辯說集傳者非一顧氏學詩謂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
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稽事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汙
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於酒色

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頍弁
爲角弓之反車舝爲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持之有故而辭不
詘聊錄之
楚茨四篇集傳必謂公卿之詩者若作天子詩則當入於頌惟
公卿不得爲頌故雖祭祀之詩僅列於小雅何氏古義謂祭禮
之見於少牢饋食者初無鼓鍾送尸之禮況滌牛燕毛皆天子
禮顧氏又以篇中祭祊與稽首爲難案語類固云葢皆畿內諸
侯矣卽何引少牢饋食亦非所以相例葢是詩之爲天子詩合
之下三篇益見也至大田篇後云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
故或疑此楚茨四篇爲豳雅顧氏謂楚茨信南山二篇所陳祭
祀節次與禮經纖悉皆合在豳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係周公

追敘更不得以手定儀文被之先世以涉於誣也卽甫田大田
竝有田祖田畯之文康成亦援籥章爲說其實祈年吹豳雅未
聞有琴瑟之用豳雅之說未可信也良是安溪李氏謂自后稷
肇祀以來禮樂已興直俟王之制異其言益無徵矣
首四句言王者重農使民得盡力於農也次四句言民和年豐
故所入充盈也箋謂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陰陽和風雨時
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王氏謂成民如此然後可以
致力於鬼神藍田呂氏謂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
詳俱善傳抽除也箋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呂
氏引朱子抽謂其條抽發乃未定之說集傳同傳
傳享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以其文不次

為更其說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先儒多從鄭秦氏五禮通考謂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楚茨所述節次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事若方言絜牛羊遂及饋食遺卻朝踐一節況云肆其骨體於俎與下為俎孔碩又相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案秦說是也首章乃一篇之綱二章以下則自朝踐以至祭畢之燕始終賅備不當獨遺朝踐也朱氏解頤謂一章主酒食言二章主牛羊言祭祊以下始行祀禮何氏謂自首章或將皆預言祭祀之事未及行禮如其說二章預言之事文勢未完祝祭句亦孤立無助與下篇三四章所云不同何氏又謂信南山紀朝踐以前事楚茨紀薦熟以後事然彼卒章未嘗遺薦熟此何

以遺朝踐邪或亨居或肆或將前者王氏肅曰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當矣汪氏異義亦曰詩人設文事多錯舉

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疏引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注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謂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何氏曰爾雅祊作閍云閍謂之門說文祊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也詩曰祝祭于鬃或作祊則祊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祊禮器所謂設祭於堂為祊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為外非謂祊在門外也又曰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為行禮之始之明據也焦氏循宮室圖曰繹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祊皆正祭索神之名陳氏疏亦曰凡祭宗廟之禮廟主藏於室中於其祭也祝以詔告之所謂直祭祝於主也廟門之內皆祖宗神靈所馮依焉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於其祭也祝以博求之所謂索祭祝於祊也是祊祭當在事尸之前至繹祭主未納室故無詔室之祭亦必無索神之祭竝足證箋疏之誤

神保是饗傳安也箋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集傳亦以保為安而云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據語類乃因洪慶善說靈保是巫而為此義何氏謂若以神保名尸則於第三章神保聿歸之前不應變言皇尸載起矣方氏亦謂五章既曰鼓鍾送尸又曰神保

聿歸則非言尸明矣蓋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神當安然而歸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之也三章神保是格神安然來格也竝允當

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疏謂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燔炙是從獻之物然或肆依傳義為陳於互此乃陳於俎二者有殊呂氏謂為俎孔碩薦熟也或燔或炙從獻也鄭以為一事誤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良是至傳謂燔取膟膋則燔燎報陽祭初事且燔膋燎於爐燔炙為於爨疏之辨已明矣

箋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案孝孫對先祖

而言於舅姑稱婦則舅姑而上皆曰婦箋舉舅姑以該先祖也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羞豆各有定品所以云孔庶也傳數及內羞庶羞而於爲賓爲客遂以繹祭爲言由執經六句相對爲文必欲於賓客句求其通耳箋之無異釋殆亦緣是然經止言正祭且不及繹祭何由偏及賓客繹祭之豆乎葢經文多參差未必整整相對呂氏載朱子舊釋曰言既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酢也葢猶爲蒙上起下之辭集傳則曰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乃是以此句連下三句讀經葢於賤舉執爨之敬慎於內舉君婦之靜敬於助祭舉賓客之合度得宜而祭之各致其敬著矣

疏申箋曰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又曰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豆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胡氏後箋謂旅酬但有舉觶而無羞豆不得牽合爲一允矣至疏所云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則眞深於禮之言亦善會詩之指何者禮文必循其序而詩可以類相及故因執爨君婦順及賓客見助祭之罔不虔且使受嘏利成工祝致告亦得以類連文此古人章法也孔義不可易

疏又述或說三章別陳繹祭之事而力辨之至詳且確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此以爲皆言儐尸之禮執爨爲俎即少牢下篇之燅尸俎爲豆孔庶即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獻酬交錯即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案此既蹈孔氏之所訾且直以諸侯大夫禮當天子禮不亦遠乎

集傳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葢以傳繹而賓尸及賓客其說不明故據特牲禮爲此別白之辭實則在天子禮孝經所云各以其職助祭中庸所云序爵序事是矣王朝公卿之祭亦當然耳輔氏謂爲俎爲豆爲賓爲客四爲字皆有爲之之意故先生爲此解殆誤會朱子之指爲賓爲客謂凡爲賓客者與爲俎爲豆字同而意不同也

釋詁熯敬也傳同箋我我孝孫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此兼內外言之良是徐氏鍇說文繫傳曰熯當作戁說文戁敬也段氏曰熯即戁之假借字此古義也蘇氏謂禮行既久筋力竭矣殊非立言之體以依本字解故耳

傳稷疾敕固也王氏肅謂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箋以齊爲減取稷爲前就匡爲受物之筐敕爲祝釋嘏辭胡氏後箋譏其文義破碎與經文四既字語意不順且上文徂賚孝孫既云以嘏之物往予主人而此又云孝孫前就尸受之亦微相矛盾允矣

箋祝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與禮經不合意以天子禮或異於大夫耳然經先云孝孫徂位後云工祝致告則祝以利成致告於孝孫詩辭自明呂氏謂孔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

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最當若其釋祖位爲阼階下西面之位則是陳氏疏謂篇中兩言致告皆是告利成上章工祝致告謂正祭祭畢此章工祝致告謂繹祭祭畢案詩中皆言正祭若攙入繹祭之告利成則前後禮文皆不次矣

集傳初用序說後定爲今本而義或錯出如鼓鍾送尸注引尸出入奏肆夏篇後錄藍田呂氏說仍是天子非公卿皆修改之未盡者也

信南山

詩亦言祭祀而歸重則在疆理與楚茨各明一義辯說以曾孫

古者事神之稱序專指成王爲陋呂氏又謂詩之曾孫泛指周之盛王蒙案曾孫雖古者事神通稱而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惟成王當之武王末受命未遑制作則疆理天下當在成王周公之世詩以畇畇原隰歸之成王固其宜矣夫疆理制度春秋時猶存度所謂不能疆理天下者變亂蓋無幾耳然苟圖耽樂擧先王所制民生萬世之利任其廢而不修則本務荒而上下交困故陳古以風欲其於此加意則感召天和而神明亦錫之福也

集傳亦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詩姜氏廣義謂左傳引此言先王則不得爲公卿也詳數詩規模宏遠禮儀周備絕非公卿氣象此詩且以曾孫配禹功豈公卿所敢當也范氏詩瀋亦謂左傳引我疆我理二句明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則非公卿可知案四詩之爲天子作尤於此篇見之

周官遂人考工記匠人兩文不同注以匠人爲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陳氏禮書謂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於同耳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鄭氏樵陳氏傅良諸家主之朱子釋論語孟子仍用鄭氏蒙案十夫爲溝與九夫爲井究難牽合爲一大司徒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與鄰里酇鄙縣遂之法皆以五家起數此經言鄉遂之明文合之小司徒匠人九夫爲井制各有殊然則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者鄭氏之言卽周禮

之意也且鄭氏朱子必以鄉遂不爲井田者據司馬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若既助耕公田復出此數夫豈民力所堪哉故必別之以爲殊制也雖井田未嘗無兵賦小司徒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取以校鄉遂所供輕重迥異又十井當有八十家而云三十家百井當有八百家而云三百家於中已寓變通之法而井治洫澮之謂鄭以治洫澮爲說所以來後儒之疑也詳遂人之文鄉遂亦有洫澮但陳氏以鄉遂亦爲井制終不可通語類因呂子約之問而云匠人許多溝洫與遂人之制一般專就溝洫

言耳不謂十夫九夫之亦同也而范又誤會其意范以朱子亦梧康成之失而集注未及改正云
先王之溝水利也由一耦之畎積之而可以達於萬夫之川又恐水之激也爲一從一横以殺之又恐水之溢也爲内淺外深内狹外廣以制之旱則有蓄澇則有洩總而言之亦曰順其勢之自然而已農生斯時自耕耘收外無甚勞苦爲是以非遇亢旱大水農皆有恃無恐而不至於告病以詩所述農事最詳無一言及溉水者溝洫之制所以爲盡美盡善也故此篇實爲農事之本自井田法廢而桔槔水車之事起農功之勞瘁數倍於昔稍遇水旱卽束手無策此猶以東南言之也若西北之地則昔之溝洫從横者今也涓滴悉仰之天葢五六百年於此矣

劉氏謂其遂東入於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畝東矣而遂人注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此劉是而鄭非者義疏以爲南畝則畎從而遂當横今云遂從溝横者乃東畝之法也葢脫卻畝閒有畎一節耳且是

地利與天時相須者也故繼以雪與雨然云益之以霢霂則以曾孫之疆理天下故也又雨欲其時此云優渥霑足以其將耕言之大田云萋萋祁祁則於其將成言之詩人舉一以槪其餘爾

酒食以畀尸賓何以便得壽考萬年集傳謂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悦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說本之劉氏當矣而其原尤在於疆理土田使兆民咸得其所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粢盛供自藉田不言藉田所入而言公田所入者方言疆理天下則天下之穡皆一人之穡以是奉之一人其義爲尤大也箋謂畀予也齊戒以賜尸賓疏因謂五章六章始言祭時之事此爲祭前案鄭孔泥看畀字故云詩正指象神助祭時事故繼以壽考萬年不得爲齊戒況下章又明言獻之皇祖乎葢特因瓜果方成而預擬之如此不必以爲齊戒而後有次序也呂氏載邱氏劉氏說均不從之朱氏疏義謂畀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必芬而祀事始成最允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此正二畝半在田之明文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相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義至確鑿穀梁宣十五年初稅畝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韓氏葢參孟子穀梁傳以言又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見劉寵傳今風俗通本已佚何氏休注公羊傳略同此記可見前儒之同然一辭者其說率有所本是以漢書亦載入食貨志焉箋於此但曰中田田中也農人

作廬焉以便其農事蓋不信諸家之說然此疆場卽廬畔之疆場胡氏後箋謂當指私田之中不思私田中爲廬有幾可於其畔種瓜以獻天子邪蓋家各二畝半爲隙地甚多無所不植立言者各舉其一端耳疏以鄭所不言遂於甫田疏力闢班義而集傳呂嚴仍主漢書按之經傳則有徵尋其義理則盡善可無墨守箋指也

箋以清酒爲二云清謂元酒酒鬱鬯五齊三酒大雅旱麓亦以清酒騂牡竝言又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則以清酒爲一其義兩岐邱氏謂清酒清潔之酒言祭則惟鬱鬯井五齊是用若元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呂氏述之集傳亦用其義嚴氏謂詩人言清酒皆謂清潔之酒猶鳧鷖言爾酒

既清烈祖既載清酤以詩證詩益明著矣蓋箋言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不誤而其析清酒爲二則誤也

疏引祭義卿大夫鸞刀以刲之取膟膋明此亦卿大夫集傳呂記用劉氏王氏說以爲親執鸞刀嚴氏疑其與祭義異何氏古義謂執其鸞刀有二祭義所云此卿大夫執之也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君執鸞刀羞嚌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又云君親制祭君親割牲曰羞嚌曰制祭曰割牲皆君執之也此下言啟毛取血膋與祭義合知是卿大夫執鸞刀也蒙案二說實不相妨但所從言之不同耳故鄭孔於戴記亦不訓析其異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

此詳舉其實者也禮器祭統之文則約舉其義者也禮器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祭義疏謂殺牲竟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祭統疏嚌有二時此謂饋熟之時然則執以啟且取者卿大夫而薦之者君卿大夫之爲此卽所以贊君原制禮之意固以爲君之爲之也及饋熟時執鸞刀羞嚌則眞君執之矣故祭義以爲卿大夫而禮器直以爲君親制之詳此經文亦禮器之意耳天官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事固主於王也則二說之不相妨明矣

許氏引吳氏師道說一章疆理脩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四章菜菹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案吳說簡明而要以疆理脩爲主

何氏又謂楚茨信南山同爲一時之作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案其義良確

學詩詳說卷二十

學詩詳說卷二十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甫田

疆理既修主言曾孫勸農以厚農慶而致神福大田則言農夫之勤於其事而曾孫得受其福也四詩正相表裏蓋一人一時所作首章疏中傳義不甚明我取其陳傳亦當謂賦稅我取其陳我者我曾孫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又以其餘補不足助不給如集傳所云也今者今歲古謂歷年自歷年豐稔其法如此猶良耜所謂振古如茲也適南畝亦曾孫適南畝也呂氏謂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皆謂大福也其言通貫前後詳是詩一以曾孫為主首二兩章竝言曾孫之勸農卽於曾孫親省時見農夫之咸勤其事也就農人言者失之　又案呂謂三章述首章意者就今適南畝以下言之耳其上五句乃取冣後歸宿以為發端其事本在四章之後而以自古與今為連屬此古人章法之變化

蘇氏曰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為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此集傳所本箋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何氏引馬氏端臨曰三代之時田賦之外未嘗他取於民雖有補助之法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足證蘇義之確

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胡氏後箋謂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箋本之韓詩此於詩中凡言介字不同若王氏肅謂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又失之迂蘇氏以為助其勤力止其怠惰亦未允案文義介訓大止訓息蓋為曾孫所美大所休息也

烝我髦士傳箋說自進於髦士集傳呂記易為進髦士而勞之其義為允此與三章互有詳略舉其重者於前也其云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兼引管子言為證尤善案古者士出於農而商不與故皆樸茂而重義今也出於農者千百而不得一出於商者十而三四上者固不可一律論自中人而下囿於聞見鮮不習為澆漓而樂趨勢利是以商之實冒士之名入且幷其恆為士者入焉而化矣而農之為農亦復日不如古此世道之變也

二章箋以上五句秋報下五句春祈諸家從之顧氏學詩謂甫田是言春夏之祈方社田祖之祭詩中明曰以祈自不得以秋報屬之陳氏疏亦引白虎通義社稷篇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是春秋皆祭社一祈一報詩下文云以祈甘雨當指春祈雲漢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此祈年方社之明證案其說始於馮氏何氏如此於詩次為順第春之方祭經傳未有明文詳我田既臧二句自是申說報祭之故非祈祭之辭舊義未可輕更至箋以農夫之慶為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未若邱氏說之

安（見讀詩記）

三章箋說之失王孫已敝正之至王謂田畯教農擾田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又何泥也集傳以攘與嘗爲曾孫亦未安王者固欲其親民要自有體蘇氏謂田畯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此不獨揆之事理爲宜且文承田畯至喜之下則攘而嘗之者亦屬田畯可知

報以介福二句文與楚茨信南山同則義不得獨異蓋言黍稷稻粱得爲農夫之慶書果如前所祈者乃神之報曾孫以介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呂氏得之

大田

此詩誠若有爲農夫之辭者蓋非此不足以見稼穡之事上下相爲一體亦與上篇互相發也然於首章云曾孫是若卒章云曾孫來止仍是曾孫爲主夫自擇種以至收穫皆王者精神之所貫徹而農民敢或有荒於嬉者乎此關乎治體最大則謂四篇所以補正雅之闕夫何不可

後序言矜寡不能自存辯說謂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蓋詩自既種既戒以下其爲事多矣不應單舉此句此就通篇言之也姜氏廣義又謂篇中寡婦之利只以形容豐年無不徧及之惠耳先王鰥寡孤獨有養非必資此遺秉滯穗以延性命此專就一句而言也序說固有難盡信者

姜氏謂農書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七月言三之日于耜俱在孟春疑今浙中皆在五月時候相去之遠以爲不可曉

槩夏小正月令左傳國語凡言耕種無不在孟春者竊求其故經傳所云耕者多主稷言之也有可證者三稷爲百穀之長古人所尤重故命官命祀皆以稷爲號他穀莫得與焉卽月令農乃登穀亦以方氏愨單指稷爲是稷得專穀之號故經傳竝祗言耕不復舉所耕者何穀耳一也管子云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尙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揆之於時獨爲符合二也夏都冀州周秦都雍州竝宜黍稷而稷重於黍又爲歲事之首故尤詳言之三也若揚州所宜之稻邠地亦閒種之月令但紀其嘗小正則絕不一及當以非土所宜略之而尙書大傳言火中種黍小正仲夏亦言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月令疏引三統厤五月節芒種而云有芒之穀可稼種蓋當時取之以爲節或亦意主在黍然南方之稻猶北方之黍也則芒種之名固可以該稻矣且黍稷各有早晚兩種故月令仲夏登黍而稷之秀或後於黍稻之與晚黍俱在登麥之後種之麥田故竝以火中爲時候其與經傳耕在孟春不同者以此也

曾孫是若箋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案鄭說善矣而非詩指也蘇氏謂是順王所欲亦少微別詩所云是若皆是以爲順於其心此特於其始耕言之而下二章統此矣夫曾孫之心乎農事如是又何有興力役以奪其時者邪

集傳既正解秉畀炎火之義又引姚崇捕蝗事於後所以示學者之通變也蓋能導養和氣而蟲患不生豈不大善其或不虞

而遺此則惟有捕之一法不容坐視其食苗而弗爲之制元崇斯舉雖聖王復作必不廢也

陳氏啟源謂蟊蠈言其小祁祁言其徐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然北方所藝多黍稷粱秫故宜此耳若荆揚惟恃稻爲食夏月插蒔非翻盆大雨則農夫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槩論也案此不獨土俗異宜亦由當時溝洫之修若今之北土亦不能不須大雨矣

四章曾孫來止李氏曹氏范氏補傳皆謂甫田所言以省耕此詩所言以省斂其說本劉氏王氏合之見先王之重稼穡如此

來方禋祀之則是四方之神矣

來方固爲所來之方然各方皆來而禋祀之則是四方之神矣故得有騂黑以該四方之色騂黑以牛言舉其重者

瞻彼洛矣

沔水諸篇不先以六月采芑則無以見其爲宣王詩楚茨諸篇不先以節南山正月則無以見其爲幽王詩詩之位置致有深意也若此詩以下箴切幽王時事尤爲著明姜氏廣義曰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歷世相承至夷厲而廢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此車攻吉日所由作也幽王能繼宣之業則周道可興乃觀其初政委靡詩人因述列祖朝會東都之盛戎服駁師者以諷之欲其率祖考之行也案此下四篇蓋皆陳善納誨之辭序者原其意以爲刺耳

傳洛宗周溉浸水王氏以洛水東都之所在蓋傳以諸侯來朝於宗周而王以王者會諸侯於東都兩義不同依傳義則君子當謂諸侯如箋依王義則君子當指天子如集傳詩主言天子不主言諸侯語類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則君子指天子明矣呂氏從王氏仍以君子爲諸侯蓋王氏說亦爾至集傳而後易之范氏補傳亦謂六師萬年之語可爲王者之證嚴氏並依用焉

疏申傳以爲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禹貢漆沮既從孔安國傳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若王氏所云則禹貢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導水導洛自熊耳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逕熊耳山北經盧氏䣍城陽市父邑宜陽河南洛陽偃師鞏城至

鞏縣入河源流各異案禹貢及詩凡言渭洛之洛俱稱漆沮不稱爲洛名稱有定未嘗淆溷程氏大昌雍錄稱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是也知東都之洛爲得其實矣

傳蓋以洛水之深廣興王者恩威之盛大若箋以興爵命賞賜成賢者則迂曲矣李氏引陳氏說此只言諸侯之朝指洛水所在之處以見所經歷之地作賦體集傳意略同蒙案此蓋即朝會之所以起興二義本相通也

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命於天子下又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詩曰韎韐有赩通典引同箋以韎韐有奭爲諸侯世子正本內傳義案序方言爵命諸侯不當反言未爵命事箋知其難通故解作追原其賢然文承君子至

止二句下無以見其爲追原也王氏引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左傳韎韋之跗注謂卽戎服集傳呂嚴從之陳氏啟源以鄭注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不言以韎韋爲韠杜注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亦非韠胡氏後箋謂韠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爲衣裳韐旣所以代韠則以韎韋爲之可知司服注又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西京賦云武士赫怒緹衣韎韐此可見古人以韎韐爲戎服不當專爲士之祭服矣姚氏又謂韎韐實本是士服說文士無巿有帢制如榼缺四角其色韎意尋常在國則天子至士巿帢不同及至行軍則上下均服故自天子至士同用韎韐耳姚胡兩條足以證明王義王氏述聞曰傳當作韎染韋也一入曰韎箋則作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今本有衍字案毛鄭義異得此始明

詩言爵命諸侯而遂及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朱氏解頤謂周人尙文其弊也必起於弱故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嚮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修戎備於巡幸之時講武事於朝會之日據地勢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祜使諸侯咸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安溪李氏亦謂文武旣沒周召輔政皆不敢忘武事故曰維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又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竝得詩指蓋守文之世惟以勸厲諸侯爲重賞罰有方文武竝擧而後京師之勢重得以保有其家室家邦詩人刺幽王之意深矣

左傳椒擧稱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非不會諸侯也詩有漸漸之石非不起軍旅也而適以速其亂亾者本不立也是故王者正身齊家用賢之爲急詩之言保其家室保其家邦有旨哉

裳裳者華

箋疏以我者我賢者功臣子孫之子指古明王案伐柯九罭皆云我覯之子彼我者我王之子爲周公此當如劉氏說我者我明王之子爲賢者功臣子孫也首章言待以誠二章言遇以禮三章言錫以車服四章又原其先世之有功德是以使之似續勿替惟念其祖宗故錄其後裔此治天下之大經也篇中始終述古明王之事刺王之不能然也

朱子舊說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敎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

箋於首章之興喻君臣相承二章喻有君無臣三章喻君德時有不純李氏謂此詩只說功臣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不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呂記載陳氏曰華葉相承而俱茂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胡氏後箋謂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美盛湑兮之葉當喻世類之緜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詞無有稱古人者況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末章君子爲其先人而之子乃席明王非其義矣甚當

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朱子舊說言其先世之君子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皆

似之而如此也案此釋上四句證之荀子韓詩外傳說苑所引
皆台若傳義雖左右中原無不包然必以左爲朝祀右爲喪戎
恐非詩人立言之意似之訓嗣傳爲長也
集傳亦善案蘇氏謂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
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朱子蓋本此
又潛夫論曰辭者心之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說先於蘇
氏矣

桑扈

序雖以君臣上下並言意重在君上詩辭可見序之禮文卽北
宮文子所謂威儀所該者廣上三章不專謂燕飲也箋於卒章
始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

設而已義尤周至
桑扈飛而往來有文章以喻君臣上下動有禮文也而君子實
爲之主蘇氏謂胥辭也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古
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其說爲是樂者樂有禮文也君上
以禮爲樂則臣下莫不以禮皇建有極朝廷得人所由受天祜
而屏萬邦也箋釋樂胥爲樂賢知在位失之胥之爲辭侯氏燕
胥可證
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集傳謂古語聲急而
然最是詩言王者能爲萬邦之屏翰而諸侯皆以王者爲法惟
其以禮自斂戢畏難故足以膺受多福詩皆美辭而其反是者
自在言外箋以下多依文順說非章法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處貧賤者之良箴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處富貴者之良箴也
兕觥其觩二句見周頌絲衣彼釋賓尸於又祭寓酒誥之意此
以箴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尤爲切至云思柔者正以勉其
思也箋古之王者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其樂失之迂折
集傳思語辭恐亦非詩指嚴氏謂美酒人所嗜過則反亂常思
溫克則兕觥設而不用矣得之
四章諷刺幽王益切彼者彼明王也君臣上下之往來有交之
道焉動有禮文則匪敖矣左傳衛侯饗苦成叔苦成叔傲寗惠
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因引此詩而云今夫
子傲取禍之道也文義甚明句法與采菽彼交匪紓略同漢書

五行志荀子所引如呂氏之存異文可也近說詩者輒欲改彼
爲匪以就之恐非定說

鴛鴦

序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傳以鴛鴦乘馬爲興
箋申以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所舉獺祭魚而
後漁豺祭獸而後田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恆日則減猶是卽此
以敝其餘耳蓋此詩所該至廣凡暴殄奢侈之流厭從其耳目
口腹未有不與此相反而非長享福祿之道也在於帝王爲尤
甚以此刺幽王則至切矣
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釋鳥右掩左雄疏謂舉其雌者是矣蘇
氏曰惟侯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范氏補傳曰所

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也案明王之交於萬物有道合兩章乃盡

箋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廏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案鄭義精矣乘讀如字則未若王徐繩證反之長蓋君車之駕馬在廏必有以別異之曲禮所謂路馬者也其數維四足貤乘用之義也

頍弁

序諸公刺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就詩辭言之固如是箋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亾己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其義昭然矣詩之致望於王者燕兄弟

而所以望其燕者欲行其諫正箋此說善申序指嚴氏謂思得效其忠告正與鄭合

集傳此刺兄弟親戚之詩辯說以為詩言死喪無日古人燕樂多為此言如漢魏樂府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然味實維伊何豈伊異人終合諷刺而卒章云云憂亂之意情見乎辭與純為治世之音不同序義不誤又一二章不云既見君子我心說懌我心則臧而云庶幾說懌庶幾有臧末章又云樂酒今夕是未嘗燕也安溪李氏謂受燕者之作非燕者之作故以蔦蘿自比而卒語曰君子維宴則斥主人言爾良然

蔦與女蘿二句傳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疏申以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亾是存亾

在松柏嚴氏亦謂蔦與女蘿延於松柏之上覩松柏以為命松柏殞則二章亾矣猶族人依託於王亦覩王以為存亾也案此知取喻至切其迫欲見君子者非真為燕樂而將以申其匡救也

疏有臧冀王之善則說懌亦冀王說懌此鄭義嚴氏謂既見王則庶幾喜悅是喜悅在己下曰庶幾王之改圖而為善王而有臧己之喜悅也上下相承蓋為長

如彼雨雪二句諸說未安雨雪喻身死國亾亂之成也集霰喻神怒民叛亂之徵也亂之徵猶可為亂之成不可為矣故思及其未成而救正焉上二章發其端此乃盡其辭

繼言死喪在卽未數見王而不得矣是倘可以綏乎王其今夕

與兄弟飲酒宴樂聞忠言而悔悟自新則有臧說懌於是焉在遲將於事無及矣此危悚急切之辭

范氏補傳謂諸公乃同姓未忍絕王也猶冀王因我言而悟卽今夕以酒食宴樂卒章寓怨而不怒之意忠厚之至也陳氏疏謂王能宴樂飲酒當自今日始此乃覬幸之辭末二句文義當如此解箋及嚴說均非立言之指

車舝

序謂褒姒嫉妬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是也而辭義當如集傳之說案邶風之靜女陳風之東門之池皆設為君子喜得賢女之辭蓋此本臣民不得已之苦心而又非為下所敢明言故隱約其辭使若出於人君之口者庶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也小雅之有車舝猶斯意耳箋以爾女通指王呂記述邱氏說指碩女(嚴氏從之)邱說爲是然詩中親暱之情終非臣民所得施於天子后妃也必如集傳詩辭方得通順陸氏詩學謂德音來括令德來教其義通於關雎本於易之家人世俗昧之久矣

集傳以爲燕樂其新昏之詩朱氏詩故疑禮昏禮不賀娶婦之家不舉樂新昏安得有燕有樂歌何氏古義略同朱氏通義謂戴記所云恐是士庶之禮天子納后其承宗廟社稷必與士庶家不同案此說是也然詩本爲褒姒作後乃通用於燕樂新昏耳

顧氏學詩以此詩爲申后賦顯與詩辭不合且申后未必能當此詩所云蓋申后既廢褒姒正位中宮其德不足以堪之將危

宗社故思得賢女配君子以箴切當時之事耳何氏謂昔漢許后之廢成帝欲立趙飛燕爲后諫大夫劉輔以爲宜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今乃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正與詩意相類良是

傳閒關設舝也箋嚴車設其舝集傳本董氏意以爲設舝聲當從傳箋

箋解德音來括固非詩指即其云雖飢不飢雖渴不渴亦於詩辭不相似集傳謂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

傳依茂木貌邱氏謂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案朱子舊說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猶與邱氏呂氏意同集傳易配君子爲配己義益分明

三章諸家多失詩義此承前二章而言其燕也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但用之以飲食歌舞爾所以極其謙抑慶幸之情主言女有德而己無德也自居無德則悅德者至矣

高山二句舊說蓋以上句興下句景行讀去聲集傳訓大道則二句皆興而行如字讀案詩義集傳爲優呂記從之當矣

高山之仰景行之行表記引以證好仁史遷稱以贊至聖詩人直以詠碩女而不嫌夸者案上言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則相莊之地即爲道德之歸箴戒之資儼然師友之助矣其當之也何

愧焉何氏謂此與季女之賢可爲師法與令德來教相應方氏亦謂昏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於賢師友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於始入室之婦人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人倫之極也

以慰我心韓詩慰作慍顯與全詩不合王氏肅取韓義申毛爲怨恨之意此與曰予不戕作臧其謬略同釋文以訓安爲馬氏謂馬昭張融論之已詳案馬亦申毛者必毛本作慰故爲是訓蓋傳義見凱風莫慰母心下於此或不重出而馬申之云然釋文備載是也其信王則誤　又案孔禮記疏多引聖證論如馬昭之申鄭張融之評論載之不厭其詳令後人得備知本末詩

則多駮孫王誤而於前儒異同率從略蓋因二劉之舊也

青蠅

箋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西山眞氏亦曰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於外毋入人堂室以汚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屛於外毋在朝廷以傷善良也此爲正解若呂氏謂行且至於几席盤杅之閒蓋憂之嚴氏亦謂當防其微其義亦善然詳云止自是外之屛之之辭

先以無信讒言戒之而後極陳讒人之害其曰豈弟君子者呂記載陳氏說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固是西山眞氏則謂自昔不惟狂褻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錢氏詩學又謂

豈弟貲辭然寓有優柔不斷之意讒言所由以得入若英斷之主自畏避而遠去矣案兼此乃得立言之指

嚴氏謂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陳氏櫟謂讒言罔極之禍其末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蒙案先四國而後二人二說得之亦見讒人爲害最烈所言者非徒一人之私也

此詩辭簡而意盡疾惡之嚴亞於巷伯矣何氏古義據易林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意爲宜臼遭讒而作案焦蓋本之三家蒙上篇刺褒姒而及之明出臆度且詩關夫婦父子之閒類皆委曲諄詳有纏綿不盡之致未有似此之簡而直者或主何義非也

賓之初筵

序以爲刺時韓詩以爲悔過集傳從韓詩范氏補傳謂安有能爲此言而有酒過況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爲己設袁氏仁又謂若專爲武公詩卽當列於衞風淇奧之閒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其說有理案范氏詩瀋謂後三章極言賓醉之失而不及主祭主射者不敢斥言王之湛樂微言諷諫非悔過也究以序爲正云

首二章毛通謂燕射鄭則以首章爲大射次章爲祭又曰烝衎烈祖其非祭與孫氏毓謂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

得及義並確鑿故諸家從鄭集傳以首章爲因射而飲次章爲因祭而飲正與鄭相發明蓋詩言始之飲爲大射繼之飲爲奉祭而皆歸重於飲酒之有禮明君臣上下必國有大事而後飲飲必有節以反刺當時之無度而沈湎淫液者耳若兩章俱重言射於事爲偏而不舉古人無此立言法也

陳氏啟源極訾集傳今詳核之集傳明言大射蓋與箋義合其釋大侯宜引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卽以爲武公事亦宜引大射儀之大侯參侯干侯乃引鄉射記熊侯麋侯布侯之文誠爲失檢將射還樂雖見鄉射禮而大射實同此儀節集傳自明大射之事非引大射之文也然集傳既從韓詩則諸侯大射不改縣亦有未合至箋以既抗爲舉鵠而棲之於

侯呂氏駁之以爲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因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數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集傳正采用其義陳氏幷數及之何也要之集傳本用序義後乃有從有否而脩改多未盡固不獨是詩爲然耳

胡氏後箋謂箋以舉爲棲鵠正申傳舉字之義蓋經言大侯則既抗之爲張侯本不待言必兼棲鵠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已張侯此時唯有棲鵠也下箋云大侯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既抗爲張侯矣疏始誤耳

詩主陳飲酒正禮略於樂而詳於飲故言樂只以二語括之箋謂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然商頌那詩言樂

節次最詳終及萬舞有奕是殷時始祭亦無用舞之事則其義較然可知矣

傳王大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詳經兩有字箋爲得之

王氏以下承用傳義以二章爲既祭而燕燕則又射呂氏嚴氏竝仍其說胡氏後箋謂偏考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信矣若鄭義則大射擇士所以爲祭分之爲二事合之仍一事也其解各奏爾能三句竝確不可易集傳從之傳以室人爲主人未安也王氏易爲主黨亦非

三章以下言當時飲酒無禮故首二章皆言飲酒之有禮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燕時之飲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射畢之飲也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子孫獻尸之飲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賓與佐食加爵之飲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則旅酬之飲也總之見君臣上下謹於擇士祀先無或有失禮以起下三章也

傳箋竝以上二章陳古下三章刺今極得是詩大指經不顯著古今者乃孫言之微意惟箋於三章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疏遂以爲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案首二章於嚴肅中見從容夫豈幽王所能及如之何其可相首尾也歐陽氏謂前二章陳古如彼後三章刺時如此蘇氏於三章云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皆仍其陳古刺今而不從其相首尾之說胡氏後箋又謂兩初筵乃

一古一今相對爲文其陳古略於飲酒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喪儀正序所謂飲酒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駁正鄭孔甚當

陳古刺今俱以賓筵言然首章之有楚維旅酒既和旨竝屬主人之事二章烝衎烈祖錫爾純嘏則其義益明三章以下不一及主人者一不敢斥言王之過失若皆諸臣之罪者然一見賓亦人臣耳何以肆行無忌至是必有縱之使至是者王不可以不自循省也此立言微指也

愼飲酒者當於未醉之時持之既醉則無及矣故反覆以未醉既醉爲言歸於既醉之不知秩不知郵至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而無禮爲已極乃告以旣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又言飮酒孔嘉維其令儀始者威儀反反威儀抑抑是猶有令儀也於此而出豈不竝受其福何以醉而不出致伐德如是之甚哉有箴切無懲艾剌時非悔過也

箋以監史爲督酒令皆醉諸家多仍之集傳本鄉射禮注以監史爲司正之屬此不獨得立監佐史之義而經文亦如此始順蓋上兩章旣極言過醉之亂此乃正言禁勿過醉之法如舊義則一章晝爲兩意不及此之直截也呂氏自爲說及附載董氏邱氏說亦同朱子

式勿從謂二句范氏補傳謂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嚴氏謂式發語辭從就謂就告也彼已醉矣勿就其位而與之言此於

詩辭得之三勿字均蒙上立監佐史而言此二句戒不醉者以下皆戒醉者也安溪李氏謂上兩章言威儀之失此章又特以失言爲戒蓋醉之害莫大於失言也

箋當言我於此醉者飮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飮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案三爵正禮也此之不知毋乃過苛集傳易之曰識記也女飮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飮乎又丁寧以戒之也朱子不以獻酬酢爲三爵蓋本玉藻君子之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故云飮至三爵也勝鄭義矣　案集傳識叶失志二音此恐有誤依義當音志於韻亦協也

許氏謂一章言因射而飮二章言因祭而飮是言古飮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飮酒之失也三章言飮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飮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飮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案此發明詩之大指最盡

學詩詳說卷二十一

學詩詳說卷二十二

平湖顧廣譽惟康

魚藻

詩通是美辭蘇氏謂魚在藻所依至薄然其首頒然而大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王在鎬宴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樂恬於危亾之禍亦如是魚此豈忠臣所忍言范氏從之嚴謂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秦氏曰箋謂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爲安蒙案詩辭雍容暇豫黄氏曰抄以爲與王在靈囿於牣魚躍氣象同是也若序則是言外之刺意尤深長此序所以不可廢也

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又曰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胡氏後箋謂傳於鴛鴦云興也箋申之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正義謂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準此則此傳亦當言興而不言者毛意以經魚在王在對文恐人誤以魚興王而不知魚之在藻乃萬物得所之實爲王所以豈樂之由文義相因故不言興箋謂以潛逃信著見深得傳未言之意後儒多謂以魚興王誤矣案此條能發傳之微指集傳所云興者固是但非以魚興王之謂

箋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案桑扈受福不那訓多此訓安貌言各有當也王氏肅於此亦云多也則固矣

魚在在藻者與民同樂之極致也武王能樂而幽王不能樂則同樂獨樂之異也武王之樂自憂勤惕厲中來幽王則般樂怠敖而已

采菽

瞻彼洛矣思王之威命行於諸侯也至是詩而其辭切矣菀柳則其情危矣三者以漸而甚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幽直以軍國大事爲戲安得不召驪山之禍詩故鄭重道之箴之深矣序說不可廢

何氏古義於首章曰凡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是時諸侯尚未來朝而王者已預爲之儲具如此二章曰見旂聞鸞漸來漸

近至此而見其車上之人又見其駕車之馬則君子於是至矣三章曰予首章錫予之予卽車馬是也向所儲以待其來者而今始可以予之矣釋經之次第甚明

箋以玄袞爲玄衣畫以卷龍公之服黼爲黼黻謂絺衣子男之服呂記用陳氏說取其賜予之至厚者因謂玄袞及黼皆上公之服呂記爲是及之云者自就一人而言且序云數徵會之是諸侯一時俱至必有侯伯以爲之統率者四章云殿天子之邦自非侯伯不足以當之

箋王使人迎諸侯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又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義殊迂拙歐陽氏駁之良是至以驂乘乘四馬而往屬之明王之迎則孔擬誤本而然胡氏後

箋已依釋文辨正據上云君子來朝下云君子所居不容以載驂載駟爲明王致文勢扞格也

三章集傳最明鄭氏泉以爲正是入覲之事何氏謂彼彼諸侯也交謂上交於天子集傳謂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均是也臧氏琳據荀子引作匪交匪紓遂以交爲絞之省借是經本顯易而故蹔之使艱深也毛之學出於荀而本仍作彼且不云彼匪也楊氏倞注亦云匪交當爲彼交可見近人之好古好異非不易之論

許氏謂屢言天子者非天子所自言主於歌者而言之也案此申集傳故云然據序本是思古

荀子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因引平平左右二句而云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此傳義所本左傳魏絳引樂只以下六句而云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此箋義所本二者原是一義天子能統諸侯諸侯能統屬國遠人之來端由乎此四章傳箋爲是

紼纚維之傳謂明王能維持諸侯甚當箋以爲猶諸侯御民以禮法多此迴折歐陽氏非之

傳葵揆也疏謂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嚴氏亦謂樂哉此諸侯天子能揆度其親疏隆殺之宜而錫予之所謂錫命以禮也又厚之以福祿案篇終矣又蒙三章說天子所命者其情文胥出於揆度而申福祿者亦務從其厚以起下二句也

傳戾至也疏申傳爲至美失之集傳優游而至於此正合傳義陳氏疏謂至讀如君子至止之至是也箋戾止也諸侯優游自安止亦通而戾至意足以包之

角弓

不親九族骨肉相怨此詩之所言也好讒佞疏以爲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是也諸家多以好讒佞擴入詩辭致失經旨惟呂氏最合

考工記弓人爲弓有六材幹角筋膠絲漆疏謂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集傳謂角弓以角飾弓陳氏啟源據疏說辯難蒙案傳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疏葢誤會其意謂是勁而易反故以唐世北狄所用之弓當之果如所解傳何以先云騂騂調利也何以必云不善紲檠巧用詩人又何以取爲兄弟之喻兄弟豈難於和順者邪弓人又云角之弓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注畏讀爲隈禮經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注隈弓淵也弓淵云者謂弓之曲處左右皆以角爲之不善紲檠巧用則翩反正當其處故以角弓言非別有角弓如疏說也

陳謂角乃弓之體何以云飾爾雅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聞用角亦是至謂說文弰角弓也必古有此器則大誤說文弧木弓也段氏注角弓謂弓之傅角者也木弓謂弓之不傅角者也足知角弓竝非弓名集傳第當云以角傅弓耳

四章承不令兄弟二句而極言之皆就民言五章亦然對上以言則皆民也非專謂百姓不讓則爭安得無亾身之禍許氏曰怨人者人亦怨之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至於亾身也

至于己斯亾唐石經作人已之已宋諸家亦皆解爲亾己以身集傳終亦必亾而已矣似誤王氏總聞謂至於末則情皆亾誤同又爵者爵祿爵位坊記引之本以證朝廷之上嚴氏疑爲證觴酒豆肉而引錢氏說爵酒也亦非

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允矣至以爲喻幽王則非世豈有事耆耋之王而敢生侮慢者哉其釋下二句意謂王於老者當敬之如是亦誤詳詩中五如字皆是比喻此不當獨作如其解諸家多從蘇氏以喻小人之受爵又於序不親九族之義太疏呂氏謂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小加斟量也得之

三四五章皆言民之不善而實由上化之故六章戒王毋教以不善轉而教之以善則民亦堅於爲善而莫或解矣上下皆刺正告王在此二句呂記引劉氏說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徽猷又自爲說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亙其與屬而不敢解也均善

呂氏之詮七章善矣但詳莫可下遺文義葢指小人說如疏申

傳之所云其所以然者猶雨雪之不見晛君子無徽猷故也如蠻如髦蘇氏謂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則經文辭指未明集傳從箋說案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其長少之序愛敬之情耳若陵忽其尊長疾視其骨肉而莫之止是與蠻髦何異天下其能久安乎此見微者所憂也葢風俗之不厚其兆爲大亂而風俗所以不厚則由於在上者無以表正之而反有以導成之髦者髳之通借陸孔竝以爲音義同當矣

菀柳

何氏古義謂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豈可以不脩果如舊說悖理傷教之甚夫子豈肎錄之胡氏後箋以爲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予者葢代諸侯自予詩中言我言予多代述之辭善矣蒙案采菽之詩是諸侯猶來朝也至此而加暴虐焉於是乎皆不欲朝實王使然耳詩人刺之冀其聞而能改則諸侯不難相率而朝此忠君愛國之忱所爲也然諸侯不朝特以畏禍之故事勢猶與東遷不同觀望不朝諸侯之罪也若不朝者得以優游事外而朝者反來無已之誅求刑賞之紊莫甚焉君子於是不暇責其下而責其上矣

傳以蹈爲動暱爲近瘵爲病其義本優陳氏疏謂蹈卽妯悼之假借蹈與妯爲聲近憂心且妯傳妯動也又與悼爲聲轉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蹈讀曰悼是也此章無自近言無自近亂也

下章無自瘵言無自取病也廣雅曬病也王氏疏證謂當本於三家據此則上下章一律傳例不一律而辭有互足義有互明故兩說訓不同而意無不同必以訓近爲非則失之紊案曬之訓近本義也究以傳爲正若戰國策引昭作神箋易瘵爲際穢不如依經文之舊

此詩傳箋集傳義小異而大指則同呂記於首章末二句載陳氏說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次章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卒章又自爲說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絕意於王室矣此蓋見詩辭之質直故欲遷就之使出於委婉然詩本主文譎諫言雖直而意實婉不如從舊之允也嚴意同呂而說益周折

傳訓靖爲治極爲至箋訓靖以謀極以誅案靖之爲治爲謀俱多此迂曲自以本義訓安爲是極與邁之解（箋邁行也行亦放也）則箋義不可易

傳矜危也箋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大意近是此與上二章一例當謂加之以罪如譴讓削地皆是不必定是流之四裔也

都人士

傳有一言而詩義以明者如云彼彼明王也則見爲萬民所觀法以成風俗之美本於大家士女動有準繩而大家士女之能

爾又本於朝廷也此爲序所未及可以知其師傳之有自矣箋一則曰古者明王時也再則曰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亦能發明傳指

序與緇衣文略同以首章萬民所望詳之詩固言長民者事也箋釋都人士以都人之有士行者疏遂謂經通指庶民嚴氏謂士者通貴賤之稱首章爲貴者次章爲賤者三四五章皆言貴者陳氏啟源又以此詩所謂士大夫主貴者言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蜡祭諸侯使者草笠玉藻始冠緇布冠則臺笠緇撮貴者亦有時而服況女稱君子女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卽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亦何不可案陳說良允都邑爲鄉遂之首士君子爲四民之首有心世道者何舍士君子不疾而疾庶民邪

何在無士女獨以都人士爲詠者首善必自京師始也疏謂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駮今夫爲四方所觀瞻者莫甚於京師之地士大夫好尚有眾競趨謂宜有常不改以一遠近之心思乃同此衣冠言動而新奇之製方月異而歲新巧詐之風且爭先而鬭捷其貽害人心者非小此詩人所嘆也

習尚之浮薄必自炫耀其衣服始左傳所謂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故孝經論卿大夫之孝首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而孟子語曹交以孝弟亦曰服堯之服李氏曰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

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恥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觀此可爲變衣服之戒方氏曰詩首言其容不改蓋因晩近服飾之淫靡而思先古之樸素也頁是

其容不改容貌之善出言有章言語之善行歸于周德行之善於首章舉其全端下乃專就容貌言之也又士則先言衣次言冠言瑱言帶女則德外唯及一髮其詳略亦立言之體方氏謂於女獨言髮以面必擁蔽可見者惟首服也

綢直如髮箋以性行言集傳謂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髮之美又范氏補傳以爲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髲髢爲高髻之類嚴氏述之案此亦樸素之大端

傳尹正也王氏肅曰正而吉也疏謂正直而嘉善矣蓋尹正則無淫辟之心吉善則無乖張之性陳氏疏謂上下章皆言容之美此章言其德之美案女子之德固不可略也如箋說祇是卽氏族以見禮法而已

五章蘇氏謂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强之也集傳謂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案此言樸素不爲淫靡之意詳經文勢正是如此陳氏動輒加詆何與

方氏謂非故欲垂之也帶之制不改於舊則自有餘矣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於舊則自有旟矣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又謂篇首其容不改義貫通篇最是蓋舉容之不改一望可見者長言永歎而其言其行從可知矣

采綠

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以刺其欲從君子於外爲非禮王氏謂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時反此故賦采綠詩以刺之李氏亦謂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是刺幽王非刺怨曠足正其誤集傳謂婦人思其君子所作與序小異而義實相成蓋設爲怨曠者之辭以風其上胡氏後箋以爲詩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曠者之言次章敘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宴昵之想良允

詩與雄雉伯兮略相類純於風矣而其事猶關乎天下故爲雅此蓋於其過期不至刺之故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沐則將歸矣又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是猶未至也

五日二句李氏謂當時所指五日而歸今乃六日而不見其歸是失其當時所期之日正所謂期逝不至也集傳本此但傳詹至也出爾雅釋詁方言亦同不必易嚴氏謂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辭殊鑿

三四章集傳以爲豫計君子歸後事爲是禮夫婦有別而詩云然者極言閨閫室家相愛之情見朝廷不當使之有怨曠爲在上者說耳

黍苗

王氏紀聞謂朱子詩傳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國語注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何氏古義又引左傳范宣子賦黍苗杜注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而云詩言營謝

功成於述職何與案所云述職勞來諸侯者蓋以召伯爲二伯營謝卽其述職勞來之事猶破斧東征之爲周公述職也此與序義不遠但美刺殊耳蓋就所將師旅言爲勞來徒役就天下大勢言卽爲勞來諸侯不相悖也

就詩辭言似合如蘇氏說召伯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然序刺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則是以陰雨喻宣王能膏潤天下箋疏甚明蓋召伯能勞來勸說行衆皆王之恩澤也觀篇終云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足徵序之獨見其大

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疏以將車車中有牛而將之牽傍牛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引秋官罪隸地官牛人文

爲證集傳置我車不注而於我牛云牛所以駕車蓋以爲行者所自作不能純用箋說故也然箋義爲覈

箋以蓋云句爲召伯之辭呂記述邱氏說則以二章通爲召伯之辭邱說尤長又王氏以此爲召伯之遇役夫下章爲召伯之遇征夫蓋與文王之采薇周公之東山仁心待物無以異也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者與

箋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訓義本明王氏兼及平淮夷殊非詩指戴氏嚴氏因之益鑿不知天子卿士將徒役以往卽是徒御師旅卽是征師慰諭之不可無恩情而統率之又烏可無紀律與平淮夷事無涉上言撫恤之恩此言嚴肅之威不撫恤則無以慣其罷勞不嚴肅則無以戢其騷擾是之謂並行不悖

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淸箋謂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確詁也呂氏謂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鎭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說是詩大指亦有補於治道

錢氏詩學謂幽王之時申后被黜申伯與王室相怨詩人追敘召伯營謝之烈見宣王尊禮元舅之隆一以感悟王心一以息申伯召戎之念也顧氏學詩姜氏廣義從之殊鑿陳氏疏又駁箋義以爲將徒役而往營謝未免擾動兵衆不切時務崧高詩

但言因謝作庸也因以悠悠南行爲申伯我者我申伯歸爲歸謝然箋不云乎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疏謂天子之卿與諸侯同蘇氏亦謂天子之卿視諸侯夫營謝邑者旣是召伯安得無從行之師旅也烝民仲山甫以王命城齊亦曰征夫捷捷而何疑於召公

隰桑

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箋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案桑果不宜於高地而專宜於隰則在野非所以爲刺矣嚴氏謂桑嘉木也可以爲衣故南山有桑以喻賢者今桑之在隰枝條阿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盛喻君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也得之

桑高下皆宜在隰亦不失其美盛箋所云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者非也且就詩辭所詠言之南山有桑阪有桑山與阪之桑也降觀于桑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在田之桑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牆下之桑也菀彼桑柔其下侯旬道上之桑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水涯之桑也桑之不專宜於隰明矣隰桑非君子在野之喻乎

讀表記孝經所引及春秋傳文四章之義皎如矣呂氏所謂慕見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蓋愛其人也願其德之增高而實有益於世道此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陳氏啟源動輒駁難謬矣

膠之訓固箋就君子言爲是德音必甚固而後國受其福民慰其望所以樂也遐不謂者欲待其在位而告之以濟世安民之略此其所關於天下甚鉅是以心藏而不能忘蓋作是詩者固亦君子人也事君上者以責難陳善爲要務尤不可不具是心故表記孝經取節焉藏釋文作臧古但有臧字藏匿之義亦作臧此章當爲匿義無疑

白華

序云幽后當屬傳寫之失程子謂王誤作后辯說又據漢書班倢伃傳注幽下有王廢申三字二說俱精審若徑以幽后稱褒姒則置申后於何地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後序多衍說其以詩爲周人作蓋是也

箋疏有斷難專用者如序周人作是詩集傳則謂申后自作此詩然詩卽周人所作而其辭則皆代申后以宣其心所欲言之事也國風小雅之體蓋皆如是

首二句王氏肅謂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集傳言白華爲菅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本王義也此勝箋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之說若程子謂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此又一義呂嚴所本

程子以菅茅喻嫡妾以次章叛之似未盡何則尊卑均被其寵第可施於尋常之嫡妾而不可以言褒姒龍漦之惟檿弧之謡所憯焉罔覺者獨有幽王故此直言時運艱難之子不圖非綠衣碩人比也箋亦見及此而釋上二句太僻集傳專以比王之待己允矣

箋以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案詩凡言碩人並無以爲妖大者又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是望之之辭申后於褒姒有何餘望而漫以是施邪至王氏肅孫氏毓卽指申后則尤不可詩惟始終皆述申后之辭故可以之子指幽王而我爲申后自我若如孫王說則全詩如何可通邪集傳呂記從邱氏程子指幽王蓋就文勢而變其稱耳嚴氏質疑顧氏學詩用王孫說失之

嚴氏同呂氏謂此詩皆代申后之言則嘯歌傷懷當爲申后念王也下文言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亦夫婦之辭也念與此念字同合此益見鄭氏諸說之難從

鼓鍾二句程子謂自傷誠意之不能動王厚矣而或非詩指呂

述毛邱二家之義以喻王寵襃姒之不可掩是也且前四章皆言王之疏己五六二章暗斥襃姒事亦立言次第
樵彼二句善物也而賤用之有鶖二句則言淸濁之倒置也皆王實爲之申后所無如何詩代申后自言故皆繼以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也
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見賤當依此解不獨夏官隷僕王行則洗乘石可據且前四章以申后起末二章自當以申后結於章法亦相稱也又首章云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此云之子之遠俾我疷兮惟獨故疷只就己身被廢念王致病言以感動乎王詩之可以怨也

緜蠻
序云微臣刺亂而不言何事其所該者廣矣箋謂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專以聘言誤會耳聘禮記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當是國家所備自出及反之行用行用既國家備之車可知矣顧氏學詩謂古者王人出使下國凡導迎郊勞致飧獻餼陳芻展車一切儀物視列國加隆焉周衰禮廢侯國不循舊典以禮王人觀單襄公過陳之事可見此于役之微臣所由困之與專以爲所過與所聘之國罪而疑刺大臣爲衍說案國語單襄所引周之秩官成文春秋列國未至廢棄而陳靈獨否是以知其必亾況幽王時未若東遷之式微而不禮王使盡若陳靈此必無之事此亦因箋說而誤蓋古者大臣行役皆有其屬僚從之下及庶士官卑祿薄勢不能無賢之世之盛也大臣恤下爲心類能度於情所必至事所必須而周贍之時不能然所以爲亂凡事如是何但行聘哉
傳云興集傳謂爲鳥言以自比按之詩辭殊難通許氏以爲此詩恐是興體蓋亦未安於此也徐氏光啟又謂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苓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己志而已
飲食教誨後車以載大臣能用仁心不忽微賤之道也蓋古之大臣待其官屬皆如此故舉以望之而不疑觀召伯之於任輦車牛罔不有以和輯其志況一命之士乎然必先以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又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畏不能極立言未嘗不婉也

大學子說是詩云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荀子大略篇引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詩辭雖指一事而其用甚廣如此

瓠葉
瓠葉舉其至薄者言之序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傳瓠葉庶人之菜微泥箋遂謂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則非矣詩方刺王而所陳乃庶人之禮則儗不於倫矣且庶人豈足當君子之稱邪
李氏謂頍弁言有酒之旨有殽之嘉不用之宴同姓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可用乃其宜也呂記載之范氏補傳又引頍弁

賓筵序以爲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並足申明序義

鄭箋此詩多鑿君子指庶人有賢行者一也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飲之二也兔首以賓客而加三也斯首爲白首四也每云酌言者以依放士禮五也此皆經文簡易而多所附會疏必一一而爲之辭乃解經專主一家之失也王氏肅孫氏毓以有兔斯首爲唯有一兔頭疏駁之允當李氏又云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尤善

左傳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杜注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秦氏五禮通考謂此詩蓋燕饗用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故曰獻之禮成於酬案此以趙孟賦詩取後三章下二句尤善

漸漸之石

序義分明此因戎狄之叛而荆舒亦不至王言荆舒先以戎狄者溯事之本也韓氏平淮西碑文云河北悍驕河南附起正是此法下曰乃命將率東征則專承荆舒言之明矣鄭及王氏肅孫氏毓牽連戎狄言非詩辭所有也歐陽氏謂考詩之文唯東征則是此但述征荆舒也漸漸之石與悠悠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敘其所歷險阻之勞耳最當其以不皇朝爲不得朝見天子未若集傳無朝夕之暇爲善

錢氏詩學謂或疑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四月篇曰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紀乎胡氏後箋又引左傳叔舉曰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有徵矣

釋獸豕四蹢皆白豥郭注引此文箋四蹄皆白曰駭疏謂駭與豥字異義同是也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方有豕無非白蹢也謂四足連趾皆白是白蹢自古有之劉又目驗其然合如舊義

月離畢爲雨徵有二義漢書天文志巽在東南方爲風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此毛說也疏引鄭洪範注風土也爲木妃雨木

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此鄭說也兩義各有見然前義爲直截

疏申傳以豕涉入波在地爲將雨之徵月離畢星在爲天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甚明蒙案文義乃是以月離于畢與上二句爲對而俾滂沱矣總承兩事說

高石之嵯峨道途之紆遠雨潦之淋漓荼苦備嘗未及鋒鏑相交而軍士先困矣征行之難如此明王所以慎於用兵也

苕之華

傳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三星在罶言不可久然王室振興亦存乎人耳而以無是道喻之過矣呂記述鄭氏樵說牂羊首小今

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與心星照罶皆言不久以與死亾將至較勝傳箋然兩事迥異並舉以興未免不倫集傳謂羊羵則首大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後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是賦而非興於義爲優蓋牂羊墳首陸族之彫耗也三星在罶水族之彫耗也舉二者而天壤之物從可知矣焦氏易林云牂羊墳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引爲年饑之一端蓋三家已有作是解者

人食鮮飽其故由於民不得盡力農畝故傳爲推本之云治日少而亂日多疏所申非是

折中曰世之盛也年豐民富暨鳥獸魚鼈咸若及其衰也不惟年穀不登而水陸之產亦盡此非一日之積也蓋虐政頻行饑

饉薦至民生日蹙機智日生於是山居者斧斤無時不入而樵蘇不遺牛羊亦無食矣水居者數罟日以繁密而鯤鮞悉取罶皆空設矣此在爲政者敦本務實黜奢崇儉培天地之元氣養庶物之太和乃可以轉移然豈易得哉民之劬勞遼遼未央不如無生非虛言也此詩與有蓷萇楚景況相同彼爲風而此爲雅者彼之悲在一身此之憂在一世也

何草不黃

序用兵不息疏以上二章實之蘇氏祗云久役集傳亦云周室將亾征役不息並不以爲用兵何氏古義謂經有征夫之語故序以用兵不息爲言然出使行役皆名曰征不必征伐也顧氏學詩又謂詩刺征役不息未必爲戰伐之事蒙案用兵之事危於尋常行役故詩中鮮有不明言者此詩祗述行道之苦而已當非用兵其云視民如禽獸則土崩之勢伏矣君子安得而不憂

箋以歲晚草黃玄始春時是紀時集傳易之爲興云草衰則黃旣黃而玄說本劉氏顧氏謂興征夫之憔悴非紀時也蓋黃與玄色相近而玄爲甚其時相去無幾耳作興爲是陳氏疏亦謂首二章以草之病喻人之病末二章以兕虎芃狐喻軍旅之勞苦非以草黃草玄分說紀用兵之時也陳氏啟源主箋固矣

疏以有棧爲車狀嚴氏則謂卽春官巾車之士乘棧車云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非特民也案從孔較長

朱氏疏義謂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朱氏

通義又謂夫子猶存之雅者不忍忘周之舊此殊不然小雅之體原與風近以其關於一國則爲風關於天下則爲雅諸詩所述雖皆衰亂之事短簡之章然動關天下非雅而何舊屬於雅夫子從而仍之耳若以體論正而四牡皇華變而鴻雁庭燎之類曷嘗不似風邪

自古虐使其下至於臣民咸怨鮮有不亾其國者讀漸漸之石三詩幾胥天下而無生之樂焉此周室所以東也故曰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學詩詳說卷二十二

學詩詳說卷二十三　　　平湖顧廣譽惟康

大雅

文王

序文王受命作周也集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二說一也而集傳尤周至箋釋序以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疏引諸緯書赤雀銜丹書以實其受天命之事誣文王矣（唐梁氏肅始著文王受命稱王議力辨其非）歐陽氏謂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辯說亦謂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竝足發明序指如疏申鄭以爲六年稱王七年而崩是文王能守臣節於九十五年之前不能守臣節於九十六年以後於義何居況改元稱王矣夫子豈以至德歸之傳亦無此說也

首章傳箋義長在上爲在民上昭于天爲德之著見於天惟其德之溥洽於民故能昭見於天也又解末二句爲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能觀知天意順所爲而行之夫命之時以其德之顯而此二句又其所以昭顯之實也何氏古義引書予欲左右有民易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爲證最確朱子亦嘗曰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見語類）至箋以周之舊邦指大王已來王氏易以周受封自后稷諸家竝從王良是

朱子舊說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

上徹於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德顯命時閒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此視傳箋小異大學衍義引此曰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閒此所謂之德之純也亦善

亹亹不已至誠也所爲亹亹而不已者卽下陳錫之事有其實則有其名矣天以至誠生萬物文以至誠利萬民誠故動天而有天命箋謂由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周國正與內外傳引詩義合然所謂恩惠豈私恩小惠云爾哉程子有言必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孟子對齊宣毀明堂之問備陳文王治岐之政卽其事實是之謂布利是之謂能施陳無宇之在齊乃以奸雄心術假託聖王行事直如冰炭之不相入耳致天命之本毛鄭之說愨實朱呂之說精微善觀之則二者正可相發毛鄭以文王勉勉不倦勤用明德卽以敷施恩惠言之如是而德澤實有以及民也朱呂極之於純亦不已則所謂至誠無息者有天德然後有王道義適足成嚴氏謂亹亹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誠之著也陳錫敷施也推懷保惠鮮之澤也言亹亹而繼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於政事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不溥也能融二說而一之

哉周之哉傳依內外傳以哉載古通用也箋訓以始李氏又以爲語辭案毛義爲勝第疏申以載行周道（本王氏肅）亦未盡周語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

於今章注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得之矣古職之言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亦即造成之意自天言之爲新命自文言之爲載周序所云作周也

孟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通言常法此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尊舉其有大功者不相悖也疏載戴記儀禮及異義許氏所案義至精朱氏通義陳氏啟源堅主世祿幷世官一偏之見耳集傳呂嚴思從傳爲辭皇從漢書顏注爲美是也集傳又謂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忘其傳世之顯也甚明箋疏於此多迴折矣

劉氏謂濟濟多士本由文王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朱氏疏義又曰謂之克生則所以長育作成者有其道皆至論也案成才之道棫樸靈臺與思齊卒章備矣此詩詳於生才略於成才者彼主詠文王故言其教化以成才此主詠天命故言其眷佑以生才成之者在君而生之者在天生才乘乎運會其氣象更大故但以克生言之實兼有文王之教養在蓋非此卽不克以生矣

漢王吉疏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梅福疏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故有天下者能得人則內外又安而一人安也

箋敬其光明之德釋敬不及止疏以爲語辭而集傳呂嚴同之黃氏則曰敬於其所當止所謂敬厥止也顧氏學詩述之云以爲語助者非戴

氏考正又謂大學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引之以明愼言行古人引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豪案作實字是大學說詩至爲明著蓋大章專言陳錫而已自是爲君止仁之事此云緝熙敬止乃謂其心光明而凡言動倫紀無不敬於所當止則文王之全德畢爲矣誠敬一也

傳於有周不顯云有周周也舉此爲例也箋釋此有商孫子以爲使臣有商之孫子失傳指矣下云侯于周服臣有之義自見此不必豫云臣有也集傳得之

侯于周服箋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嚴氏謂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侯服于周則不通服事也用也故爲臣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案王氏肅謂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於周盛德不可爲眾此集傳所本乃定說也

傳殷士殷侯也疏以爲卽商之孫子漢書劉向疏引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而云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似亦以殷士爲微子集傳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陳氏啟源非之胡氏後箋復據白虎通義篇三正引詩云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趙氏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灌鬯之禮若微子者證毛義不可易案經於商孫子言臣服於殷士言助祭蓋亦互文以見故以膚敏祼將指微子言者固得事實但竟以殷士卽商孫子恐非立言微指詳二章以文王孫子周士對言此兩章亦以商孫子殷士對言明有分別然若嚴氏以殷士通指殷之諸侯及凡舊臣恐應服新朝之服不應仍服殷服也此

葢不欲斥言微子以傳其心故舉殷士爲言耳是箋謂殷之臣顔氏師古謂殷之卿士竝不誤而集傳既以殷士別於商孫子仍引劉疏於其下尤爲曲盡也　箋明文王以德不以彊就文王時言疏謂此爲文王時故殷士仍服殷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顯與上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不合觀其釋上章云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不明晰猶云爾者牽於例不破注也

傳藎進也本釋詁箋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集傳亦訓進但謂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戒王不敢斥言似多此迂折案疏申箋以爲當念汝祖文王修德服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義本分明詩既陳殷亦未始乏才一旦盡爲周有因規王

今進用羣臣得無念文王所以受天命乎言賢才雖多當以修德爲之本也

首章言於昭于天又言有周不顯其所以昭且顯者德也首章渾言之此章明言之語其實則緝熙敬止德也亹亹陳錫亦德也皆所當修詳詩書言德多該體用存誠主敬德之體發政施仁德之用觀皇矣稱文王明德必兼明類長君順比爲言而成鱄拜數之以爲九德不忝是文王之德確詁至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引此以爲念德不怠則專就其用言之耳

命卽天命凡云帝命駿命皆是惟克念修德則足以得民而配命創業守成無二理也呂氏謂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嚴氏謂德者民心之所歸得民斯得天皆萬世龜鑑念者服膺弗失之謂能念則能修德配命矣篇末儀刑文王從此一念來殷後王不能修德配命以至喪師者惟弗念耳

天命之去留視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關主德之昏明不修德民心離天命去矣是命自爾身而遏絕如殷紂也宣昭義問則念爾祖以修德而得民配命之實也有虞殷自天嚴氏謂監殷之所以失必法文王之所以得允矣二句葢以申上章之意下四句又以結通篇焉

宣昭義問傳訓義以善疏申以爲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此集傳所本也箋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此呂氏所本也呂以爲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葢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本

鄭說而廣之固善然於全詩微似岐出究以傳與集傳爲正義問卽二章之令聞宣昭云者文王所以陳錫而載周也而四章之緝熙敬止亦貫於中矣上章修德之實如此

吳氏讀詩一得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商之孫子亦其麗不億也周之士思皇殷之士亦膚敏也子孫臣庶猶是一則興一則亡視天命何如耳周以緝熙之敬承天而以荒怠弗敬自絕於天天命去留視人心敬肆岌鑒于殷儀刑文王二語足蔽一篇大指

陳文王之德所以垂戒後王集傳於篇後云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者㝡得周公立言本指此下諸篇似同時作於首篇懇懇言之餘皆彖此可知也大明首章亦此意

大明

明明傳專言文王箋兼文武言胡氏後箋謂傳與序合案詩辭原似重文王然詩立言有詳略之法如於文言厥德不回於武即不復及德以可從而見也序亦猶是耳詩於下武文王有聲始及武王繼文繼伐故於此先合言文武以著受天命之始終首章自以兼指文武爲備若嚴氏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胡氏謂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亦是

挾訓達爲教令之行者傳箋也挾訓有爲挾而有者集傳也傳箋讀爲浹疏申以周禮所謂浹日集傳讀如字許氏謙仁山金氏說挾泰山之挾二義傳箋爲勝胡氏後箋據爾雅釋言浹徹

也徹即通達之義韓詩外傳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已因引此天位二句亦以令不行釋詩不挾蒙謂天子以天下爲家居天位者必能貫徹於無事之時乃能指揮於多難之會否則海內離心將不爲之用矣疏謂挾者周帀之義可深長思也集傳音仍從舊誤

傳嬪婦也陳氏疏謂婦者有姑之辭思齊篇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解嬪字甚確其稱京者李氏引王氏說天子所都曰京是時周未有天下言京則詩人追稱也嚴氏謂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京爲京師孫氏毓已言之得此益明

西山眞氏大學衍義云原周家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方氏亦謂惟所稟之氣純一而不雜乃能生聖賢周公推原文王之生實由大任王季惟德之行是謂明於天地之性此皆極至之論

列女傳稱大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中說亦云愚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愼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人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必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案詩不言王季及大任而云大任及王季賢母尤難得

見文王之生非偶然也列女傳先言惟德之行復言胎教胎教亦有德事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當合上篇觀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不已緝熙敬止皆小心事帝之實事疏謂表記引此詩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蒙案詩稱事帝小心實該君民大德言之非祇恭己無爲之謂此章正言文王明德乃其所以明明於在下以致赫赫於在上者

傳箋以載爲識謂適有知識近人附會變而愈鑿集傳載年也呂與范嚴本之此最直截然朱氏疏義謂猶曰壯盛之年是仍溷於文王世子之文有所遷就其說案金氏通鑑前編謂如記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又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

王後此又生唐叔虞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信矣至其引竹書
紀年武王年五十四而云未知孰是何氏姚氏則據無逸文王
受命惟中身以定文王卽位之年卽據此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以定文王娶大姒之年竝確而武王之年齡又據汲冢周書度
殷解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
十年史記同證其爲克商時年六十又金氏固已引管子武王伐
殷克之七年而崩矣許氏本金氏意而申之曰初載卽文王卽
位之初年也蓋上章既言文王小心事上帝而受方國矣而此
章之端則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繼曰文王初載則所謂天命
之集者正指文王之身也其下章親迎于渭造舟爲梁皆其自
爲無受命於王季之意況周之世子始爲造舟其後豈得遂定

爲天子之禮乎是既爲君而親迎明矣女妻乃能孕字生武王
之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姒之年少爾義最不易又案白虎通義
嫁娶篇曰人君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
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是謂文王自主昏也亦以文王娶
於王季既没之後審此可無孫毓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昏事之
疑矣
陳氏疏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不再娶之文然又有卽位取元
妃之禮文二年冬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
甥脩昏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是禮也周公之
禮亦文王之禮也此篇言大姒之來歸周京已在天命文王之
既集玩詩辭正與尚書受命中身語合韓奕篇美韓侯之入覲

宣王也亦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此亦行卽位親迎之禮與春
秋左氏說合案此條極精確
釋文引漢書地理志馮翊郃陽縣應氏劭注在郃水之陽案水
經注以瀵水當之而謂郃陽城東城北與城南俱有瀵水水卽
郃水縣取名焉一統志洽水在同州郃陽縣南一名瀵水縣志
洽河在今縣西北三十里源出粱山西峪東南流逕縣南注於
黃河漢永平閒流絶其絶處有乾河村其後復流莘國城在郃
陽縣東南劉仲城在縣西謹案古今陵谷變遷且洽河經中絶
恐非故道姑述以俟考至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左傳晉侯
登有莘之墟皆別爲一莘一統志已辨正之
俔天之妹箋尊之如天之女弟姜氏廣義以爲譬如天之少女

俱未安疏云釋親男子謂女子後生爲妹初嫁必幼故以妹言
案後漢書胡廣傳順帝欲立皇后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郭
虔史敞疏言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恐得詩指詩蓋云
是少女也其體度有如帝天然君子偕老擬其美麗此詩擬其
貴重俔天以貌言妹以年言也妹字屬天說者誤
范氏補傳謂造舟爲粱以濟渭水嚴氏謂其渡渭也比舟爲橋
粱陳氏啟源以周與莘皆在渭北疑是循渭非渡渭胡氏後箋
謂川流迂曲卽循岍而行者亦未必盡可直達況自周至莘約
計六七百里中閒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須取道渭南始能至
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于渭于渭卽繼以造
舟文義明白案胡說達矣

維行當如傳箋爲維德之行蓋上章既陳親迎則其來嫁不待言矣大任維德之行而生文王大姒亦維德之行而生武王疏謂維莘爲纘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得之實則維行亦蒙纘字立言謂維莘之長女克纘大任維德之行也必先言纘女者能爲女而後能爲婦四章天作之合意本指此故箋云亦爲作合也

變伐大商集傳順天命以伐商嚴氏曰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爲變伐最允箋謂合位三五疏引周語伶州鳩五位三所之文爲證雖天文家言亦順天應人者所不廢然以周之仁伐紂之暴卽不合位三五其有不勝哉故陸子(見清獻日記)以爲漢儒不如宋儒處

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疏申箋引書序注牧野南郊地名尙書疏又引注郊外曰野水經清水注曰清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矣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曰杜子春注周禮載師職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注君陳敘亦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坶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在遠郊之內近郊之外據此知許鄭義合僞孔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爲非通典紂都近三十里旣誤沿僞傳而郡國志注又譌七十里爲十七里竝不可從一統志在衛輝府淇縣南

上帝臨女二句若爲商周之衆勉武王之辭是天下咸曉然天意之所在而聖心反未免於遲疑也如爲武王誓衆之辭則曰女曰爾與上章保右命爾正同不應忽指武王忽指諸侯又呂氏謂武王自眇然諸侯而起當是時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安溪李氏謂既無疑懼之心亦無覬幸之意惟知畏上帝俟休命此所以爲順天應人變伐之師也女者武王自女二說固得聖人之心然以武王自女究多此迂折惟傳謂無敢懷貳心也疏申以泰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爲軍衆無敢懷貳心於女卽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案證以閟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此說爲正蓋此與保右命爾皆是詩人之辭對天言故爾女之

車鮮明而馬强盛則士卒之訓練可知然非將帥得人則亦無

以克敵故繼之以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蓋雖仁義之師亦未有軍政不修將帥不武而能制勝於天下者也

會朝清明箋合兵以清明引牧誓甲子昧爽爲證則朝字已足該之曹氏嚴氏以雨止而清明爲得天助不過言天之晴朗而已是但言伐商不見勝商也惟如傳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乃見武王除暴救亂順天命以成文王明德之終集傳呂記從之會朝之會卽上章其會如林之會箋會合也鄭氏樵謂會朝者會戰之朝竝允若傳會甲也王氏肅以甲子昧爽申之蓋是指實會戰之日非訓會爲甲也

疏於序下曰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謂注疏本以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爲第二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於第二章之後又注疏本以文王燕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爲第五章諸本俱移繫於第四章之後案注疏本冠下無韻諸本繫上有韻當從後定蒙案何說是也詳集傳於篇後既依章次遞言其義又曰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蓋此詩章句至朱子而始定也

緜

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集傳則以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本之陸氏佃於取喻爲近胡氏後箋謂此詩取興祇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不以瓜喻盛大瓞喻衰微尤允蓋以一言賅后稷至諸盩非專指公劉令人稱其上世傳歷久遠每云瓜瓞緜長卽本此詩

傳別白疑似極簡明如云民周民也則不混於邰與豳矣云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是大王用居漆沮興非從居漆沮遷岐周而興也故於三章復曰周原沮漆之間也以指實之且引孟子文而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明就周地言見經之爲五章俾立室家立根其顯著如此箋殆誤解

箋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季氏本謂雍州之域有二漆沮而皆入渭其一在漢馮翊之地涇之下游也其一在漢扶風之地灃之上游也禹貢導渭東過漆沮則馮翊之漆沮也意者扶風漆沮小而可略馮翊漆沮大而當詳與以詩言之馮翊漆沮卽潛猗與漆沮者是也扶風漆沮卽緜自土沮漆者是也案潛之漆沮亦當詳扶風漆沮說詳吉日蓋不窋徙居戎狄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馮氏名物疏乃謂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其說最確足以證成傳義若丁氏杰以齊詩作自杜因解漆爲隋志普潤漆渠卽水經注所謂杜漆岐合流者案程氏大昌何氏古義已爲是說但齊詩本與毛異諸家所據又有漆無沮輒求以實之未敢附和

上章自土沮漆就來之後言此追敘其來之時故曰來朝又曰聿來走馬猶云驅馬走玉篇引作趣趣其車之馬也顧氏日知錄疑其國鄰戎狄習尚相同然春秋時戎狄內犯聞用徒兵矣未聞用騎兵也程氏大昌謂避狄之遽不暇駕車則箋云避惡早且疾呂氏尙斥爲非杖策去豳雍容之氣象如程說直是倉皇出奔失其常度何以爲大王況其來實偕姜女且有隨行之百官樂從之邠民策馬疾馳將安之哉程顧說殊非　曲禮前有車騎疏古人不騎馬故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當是周末時禮左傳疏又云六國時有車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其言單騎出於周末六國時考之他書無不合者若傳所載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自是騎馬之漸然變也非常也前此未見也

箋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集傳呂嚴因之案史記周本紀云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鄭葢本此然程氏大昌雍錄以爲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卽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其說於詩與孟子合戴氏考正謂豳値岐北而少東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旣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言之尤詳盡是水者渭水史記及箋竝誤

上云沮漆此云岐下本是依山阻水以爲固考呂覽以岐與大華大行諸山竝數爲九一統志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引括地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寰宇記其峰高峻迴出諸山狀若柱然是岐爲天下名山特古人不恃形勝故不侈言之而詳於原田之肥美又頌之天作義可互證至偕來相宇兼稽姜女之助葢以中宮而有雄略者大王得之尤一代興王之兆故不可略列女傳亦謂大王謀事必於大姜遷徙必與大姜云

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葢二菜皆苦而荼之苦甚於堇故傳專於荼言苦而箋總以爲性苦疏但當引釋草齧苦堇之文則與荼苦菜正相類乃引芨堇草郭注謂卽烏頭者以實之嚴氏曰若爲驪姬寘肉之堇則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宐稼宐蔬不應言其宐毒物也良允

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疏以爲疆理是一宣畝亦同重言乃以足句蘇氏謂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宐也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每字一義安溪李氏以此四句爲述居民授田之事始慰安而居止之而分列其左右居民之事也繼乃正其經界宣其泉而畝其地授田之事也戴氏亦謂左右繼慰止而言皆舉居事宣畝繼疆理而言皆授田事宣如春秋傳宣汾洮之宣竝足證成蘇義　爰始爰謀曰止曰時鄭之合爲一義是而嚴之各爲一義非也止時之別嚴又本王氏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蘇之各爲一義是而鄭之合爲一義非也

箋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案云不能爲西東是矣若云據至時從水滸言則雖能爲西東而亦不能爲自西徂東何者循水厓爲自東而西也故安溪李氏謂岐在西以東爲表自西至東徧執其事民功修也戴氏考正又謂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其釋自西徂東最確而戴巡行國中之義尤善又案戴氏溪解上率西水滸爲循水而西於此則云自西徂東執事周徧實開李氏之先

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荀子亦以通溝澮爲司空之事又周官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則所云慰止左右疆理宣畝者葢皆司空司徒職也大王必以身先焉故統之於古公以見精神之强固智慮之周詳下乃始及召司空司徒事耳

朱氏解頤謂其繩則直此司空立室家之事縮版以載此司徒命徒役之事顧氏學詩謂俾立室家二句總下宗廟宮室門社言縮版以載則專言作廟二說皆是然二者實相須之事故經第直下言之而其中條理自秩然不可混也

傳引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此條解經能見其大方氏曰凡遷都者必先作城郭宮廟然後辨鄉遂經井牧大王遷岐乃迫於狄人衆繁而相從以民居民食爲急故相其陰陽以分左右畫其疆理以治田疇庶事既周而後營室家廟社也此條讀經能通其微

傳陾陾衆也釋訓薨薨衆也陾陾三家或作仍仍說文引同廣雅仍仍登登馮馮衆也是四者均可訓衆細別之則陾陾以狀

其跡之衆薨薨登登馮馮以狀其聲之衆惟百堵同時以興故功役衆盛如此削屢蘇氏以爲重復削治良是削治必加功則牆乃堅栗而光澤故獨言屢詳傳箋竝無異義近儒申毛皆以屢通婁或訓空或訓斂殊鑿

輔氏曰言治宮室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葢垣牆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知是固然矣案四章言慰止左右而極之周爰執事見上之勤民事也此章言捄度築削而極之鼛鼓弗勝見民之急公事也至且宗廟門社主於崇閎嚴整特於宮室詳之明上下兩章民亦樂事勸功也　於作廟舉其概則曰縮版以載於百堵舉其詳則曰捄度築削實一而已安溪李氏葢以作廟文略謂是申言作廟之事案王氏謂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集傳呂嚴竝從之不可易

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以詩爲諸侯之制集傳則謂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冢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既見二門冢土非有周諸侯之制又見大王之非僭亦從大明親迎于渭箋義推出此爲定說陳氏禮書謂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又曰軍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公門庫門也魯以周公故猶不可稱臯門應門特爲臯應之制況非魯乎駁正鄭義亦覈若周禮閽人注王有五門

明堂位注諸侯三門竝確有據依劉氏小傳謂天子亦三門周禮義疏以爲諸侯有三門則天子有五門以服物制度差數推之禮應如是如劉氏說何以別於諸侯乎且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庫門臺臺門卽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戴氏考正謂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不思三朝事各有施故諸侯不能以獨減若門則何不可減之有曲禮疏以大夫二門魯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大夫二門而一朝孰謂門之因乎朝哉孔氏廣森學於戴者其作五門考以劉說爲非蓋已悟戴之失

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考工記左祖右社則宗廟社稷分列左右然宗廟先於居室而冢土次於門者周禮大司

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其制不屋而壇人功無多故次於後也又此詩與公劉竝不言城郭者古者城郭有定制不以己意爲增損也公劉徹田爲糧此不及糧者四章詳言制田里田里既制賦稅在其中矣

箋與孟子趙注以不殄不隕爲文王事蘇氏易以爲大王事陳氏謂孟子借以說文王黃氏亦曰孟子特斷章取義自虞芮質厥成以下乃文王事也此勝舊說呂氏又據孟子及皇矣詩爲證謂總敘周家王業始於大王終於文王集傳復從而參酌其訓義案上但詳大王遷岐制度其於禦敵之方寖昌之勢若竟無一語及之則大王事未有歸宿然如蘇氏諸家專指大王則卒章徑及文王之虞芮質成亦非其序以古人立言之法推之益知朱呂之不易

爲善不繼則實不至而名去之猶草木之隕落故曰隕若國家聘問鄰國之禮可云不廢不可云不隕集傳用孟子趙注自允蘇氏謂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虞芮所讓也集傳呂嚴因之案漢書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吳山在西上有吳城馮翊臨晉縣有芮鄉古芮國裴氏駰史記集解取以釋周本紀張氏守節正義引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也故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閒原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而斷謂閒原在河東虞芮相接非河西之臨晉芮城駁正裴說甚覈蘇誤與裴同何氏古義亦謂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一統志閒原在山西解州平陸縣西十五里引寰宇記其原東西七里南北十三里虞城在縣東北芮城在陝西同州朝邑縣南縣志古芮國在雷首山正西今洪河西岍是牛入於河

傳蹶動也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義最不易集傳先云未詳乃載或說以生爲猶起意亦不遠但未若鄭說與民之初生相應陳氏啟源以蹶生與初生爲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序義合良是蒙案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是文王在位葢四十年矣而斷自此始者前此化行一國者至此化行天下也不及三分有二後者以別於皇矣詳之且歸附旣衆自是有程與豐之遷非如斷訟之卽在岐周也

棫樸

序於文王之官人獨云能者明官人之非易也大雅首三篇先舉大綱卽及生才此下詳言其事而託始於棫樸見文王之功德以官人爲大正小雅終於菁菁者莪而大雅則先之此固成始成終事也呂記載歐陽氏王氏說最精曹氏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亦當

傳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歐陽氏曰詩言芃芃然棫樸茂盛采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材茂美官之以充列位二說一義箋謂是祭上帝及三辰之用殊鑿又以趣之爲相助積薪歐陽氏以爲賤有司事民庶人人能

之詩人必不以此爲能官人員允嚴氏又謂文王用材不棄微
小所見亦狹

箋諸臣亞祼以璋瓚是王禮秦氏五禮通考引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制疏若未賜圭瓚則用璋謂是文王爲諸侯時禮案奉璋卽所謂祼將奉者葢以進之非亞祼也且文王必不僭王禮秦說是

傳天子六軍箋二千五百人爲師興師行者殷末之制而荅趙商臨碩仍與毛義合疏以箋爲未及追改員是及之之及箋釋爲與陳氏又謂汲汲然及之不待戒命均未安及讀如及是時之及謂及其時及其地及其職與事而盡力焉此以楫之例之可見主將帥使之用命者言上章能官人於祭祀之時此章能官人於軍旅之際而凡事各得其人著矣取喻涇舟者方言行師故舉境內之遠者嚴氏以伐玁狁所經過似鑿

自其衡量以用材曰官人自其陶冶以成材曰作人此所謂作人初不出官人之中變化鼓舞之有其道也追琢其章二句則其作人之實也舉天下文武之資而上所爲金玉追琢之者各盡其方焉則羣材奮而萬事得其理矣此王心之勉勉所以綱紀乎四方也勉勉卽亹亹於其壽考見之

傳相質也王氏肅謂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此於詩詞詁訓合矣然於序能官人不切箋義尤迂曲呂記引王氏說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賢也王氏謂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案此乃定解以之申傳則允矣

以尊言曰辟王以實言曰周王以親言曰我王一詩三稱皆謂文王也戴氏謂昔文王作人若此爲今王者可不自勉於綱紀四方乎於上下諸篇不類

旱麓

受祖之義必有所傳其云受祖者后稷公劉亦在其中而指大王王季爲多受者文王受之則君子當指文王明矣呂氏謂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定說也文王以豈弟承其先祖是爲受祖之本以故恢宏其先業德化所及能使生民各得其所而人才輩出如是而祭自然得福於祖此干祿豈弟所以爲不回也范氏詩瀋以受釐於祖釋受祖未盡

傳旱山名王氏地理攷引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說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曹此說不可易（嚴氏引或說駁之卽曹氏其所駁非是）案一統志旱山在南鄭縣西南水經注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蓋社主之流百姓時祈禱焉府志旱山在縣西南六十五里

程子以榛楛得麓之氣茂盛興君子承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是也若嚴氏以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似太迫切且果爾何不舉部豳境內之山而偏舉旱山爲也蓋上篇之涇此篇之旱皆是舉其遠者

詩言文王之受福祿始終一以豈弟疏云有樂易之德施於民嚴氏則云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案豈弟者仁也嚴

所言者其體仁心也孔所言者其用仁政也兼之乃盡

瑟彼玉瓚二句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疏謂此言有功受賜天子賜之圭瓚卽是福祿下也案此正爲西伯得專征伐之事其當指文王明矣箋以爲指王季夫王季之受秬鬯圭瓚於經傳亦無據殆卽附會此經言之而不知君子之本謂文王也殊不可信若孔叢子僞撰子思之言謂王季於帝乙時巳受九命之賜果爾則文王何以由方百里興邪集傳從程子作興亦未允

四章言鳶飛魚躍以見萬物之得所是何等氣象自非文王治岐之政二南之化其何以當之又遐不作人棫樸以稱文王者而此又以稱大王王季邪

六章之興箋與李氏皆泥序文詩瀋謂葛藟之施條枚有纏縣固結之象喩福祿之降君子也然君子不過任其自然未嘗有心以要求故曰不回案此正與首章干祿豈弟爲應豈弟卽關雎麟趾之精意文王自行其心之安理之正而福祿臻焉所謂求福不回也君子處幽明之際上下之交二語盡之非是則回邪福於何有

思齊

文王言王業所由成其道大思齊言聖德所由懋其事詳文王天德王道之全莫著於是二詩矣惟詩言聖德獨詳故序云文王所以聖首章特其探本之辭耳嚴氏謂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爲聖范氏詩瀋亦以詩五章皆聖之事此視箋疏專以首章言爲優

媚於其姑不妒忌於衆妾皆婦人之盛德也而必以齊莊爲之本婦德莫要於莊周易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晏子言柔而正是也關雎之窈窕亦是異名同實列女傳稱大任之德曰端一誠莊是累言之約言則曰齊其實一也皆兼內外說

箋疏釋首章以大任爲主是也歐陽氏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然下文方言刑于寡妻內助非詩指所重且果爾詩何以不先周姜而先大任邪集傳以母教內助竝言亦未安嚴氏謂首章專美大任爲文王張本正同箋疏許氏亦曰此章專主於大任而言謂大任有齊莊之德故能生文王其德之本則上繼於大姜其德之化則下及於大姒此四句因及大任之

德之本效足以補正集傳　思齊思媚箋解爲思願則其齊且媚也非出於性之自然矣故集傳作語辭而嚴氏及近儒之申傳亦以爲語辭

傳宗公宗神也箋宗公大臣也箋說本之晉語陳氏疏曰晉語引詩承億寧百神句而於詢咨度謀諏訪句不干涉也猶上文引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承刑于大姒句而於在傳弗勤處師弗煩句不干涉也解國語者皆失之然諸儒竝從傳者以於文勢事體爲順也王氏肅申以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當矣

傳寡妻適妻也陳氏疏申以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也良允箋寡有之妻言賢也蘇氏謂猶言寡小君於義爲短御傳訓迎箋訓治兩通其爲迎者胡氏後箋曰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

妻化兄弟以進及于家邦耳此得傳意王氏肅謂迎治天下之國家似强說

刑于寡妻三句括得二南國風與堯典大學若合符契次之惠于宗公下者輔氏所謂其序則先尊而後卑是也呂氏以為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亦精

錢氏詩學謂雝雝在宮即刑寡妻之事肅肅在廟即惠宗公之事艮是葢申言刑寡妻而兄弟家邦從可知矣申言惠宗公而天地百神從可知矣不顯二句則不必在宮在廟而亦然所以極言其至誠之無息安溪李氏以不顯蒙在宮無射蒙在廟而范氏詩瀋又以不顯蒙在廟無射蒙在宮皆非也集傳呂記釋此章非他家所及

四章傳箋俱鑿歐陽氏解下句以為光大無瑕集傳又謂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其義最確安溪李氏曰上章言文王之敬以直內也此章見文王之義以方外也雖於五倫之閒有順有逆而處之如一矣得此前後始貫通

卒章承御邦言專及造士者以主言聖德於士之觀感尤切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葢由涵濡於大小學之教而人才蔚起也然非以身化則觀感不深陶養無法持之亦必不能久故譽髦斯士必歸本於文王之無斁壽考以身言無斁以心言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無斁如前數章所言皆是惟其根於性者無斁故其訓於士者亦無斁所以能譽髦乎斯士也譽髦斯士謂使之譽髦王謂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夫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何待聖人而後能之箋作無擇亦通

注疏本篇後系以思齊四章章六句此鄭所定故言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則毛氏相承之本也呂氏謂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此詩章句呂所改定而集傳因之

皇矣

序天監代殷莫若周以首二章言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以三四章言也五章以下則天監文王而命以伐密伐崇也周世世脩德祇言王季何也曰諸詩互相見大王有緜之詩矣此言王季足包之也

傳二國謂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案上四句程子所謂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中四句言維此夏殷其政失道維彼四方之君必有能究度其政以安此民者左傳引以美秦穆公杜注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胡氏後箋謂此解可用以申毛是也第四方諸侯豈盡能究度者詩意亦隱指文王而言耳觀傳以彼有道別之自明程子說本善但陳氏啟源謂安究安度當指四國言又謂與下語上帝復出良有理

上帝耆之二句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較是葢上帝耆之承維此二國言天心仁愛人君欲俟其改乃其政不獲而又式廓焉故憎之乃眷西顧承維彼四國言就四國中眷然迴視西顧見文王之德可以安定下民也而與之居焉程子於上二句指文王說則須改字以通之矣

歐陽氏以二章爲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蘇氏因曰大王之徙岐周集傳呂記義同陸氏詩學謂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疑詩人初不指大王也陳氏啟源謂大王居位當商祖甲之世未有秕政不得云其政不獲且終身爲諸侯未嘗受天命不得云受命既固先言文王而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若由大王順敘何云自乎況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兩明德前後兩應自應屬文王蒙案二說良是是詩詳言文王不遠溯大王也上章言帝之求莫究度皆謂求度明德之君乃眷西顧謂瞻見文王之明德而眷顧之但向慮說此維與宅所謂遷也章首八句箋謂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得之陳又證以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亦以爲美文王

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程子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夷與傳同而載路則異呂氏曰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世以平夷爲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天命之矣益善益由天徙就文王之明德故民串習其平夷之治而歸往之者載路不絕明德是蒙上章而明言之卽爲全詩之綱夷乃明德之見於政治者箋以昆夷爲說非立言之序

程子曰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陸氏謂天立厥配猶克配上帝之配受命既固猶云其命維新方氏又謂天立厥配立周邦以自配也周書罔不配天其澤

又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蓋王者對時育物繼天立極乃天之配也下章帝作邦作對義同此勝傳箋大姒之說

帝省其山三句傳箋爲正嚴氏謂爲室家田畝之地則刊除其木至山林之地則貴於茂盛是矣帝作邦作對箋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陸氏又謂言大伯之讓王季正以見天命之在文王固不暇及古公矣案詩前後皆主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命去商而眷周三章乃溯文之得天眷自大伯之讓王季而已然既言王季受大伯之讓因稱王季能誠心愛兄篤周家之慶使其兄與有光輝卒之受祿不失至文武而遂有天下不略王季者詩人立言之宏并及大伯者詩人表微之論其意自重文王也

維此王季當從左傳韓詩及王肅注作文王徐幹中論務本篇亦引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云云蓋二章言帝遷明德七章言予懷明德此乃實陳文王之明德也先言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發其端謂文王之心能度義由於天所啟又能靜定以處之也靜非如老氏之說順行帝則無違道干譽之事所以莫然清靜而民亦相率遷善而不知誰之爲傳之云德正應和者如此夫然故實有濟於海內蒼生而與天相應少有要結必涉張皇卽非貊矣下文無畔援無歆羨不大聲色不長夏革皆靜定之事立此句於其德克明之上卽以爲五七兩章提綱其德靡悔正以此也

左傳勤施無私曰類詩既言其德克明而又重以克明貫下程子有云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是非誠有也文王以照臨四方爲明勤施無私卽文王之所以踐此明矣明而見諸施行乃可以爲君爲長立言次第亦無不合若舉其綱則只云明德固已足包上下數者集傳謂類能分善惡也嚴氏謂類倫類也猶記言知類通達易言觸類而長之然既曰明則善惡倫類宜無不照不如傳文之該備也　案傳文惟擇善而從曰比殊非語次至經緯天地曰文固是而以合於度貊諸行爲九德亦涉附會餘疑其有所稟承嚴氏從李氏斷章取義之說盡更其訓似過

陳氏啟源謂當以作文王者爲正胡氏後箋陳氏疏並主文王

而解比于文王句俱未安桐城姚氏曰文王稱王故曰王此大邦曷以施於王季哉文王之德順乎天下之心服而徠之故曰克順克比人情於天下徠歸之日有震而矜之者矣此德之所以有悔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故曰比于文王其德靡悔然而伐崇及密者非文王有所利焉而於德有失也故末四章述伐崇密事焉詩稱文王之盛德固多矣而皇矣之辭尤備此以知鄭本作王季之誤也案此以順爲順天下之心比爲服而徠之最善惟詮比于文王亦未然蒙謂此承上起下之辭蓋句承上章自大伯王季云云言其德靡悔承本章貊其德音云云言既受帝祉則承首章乃眷西顧二章帝遷明德本章王此大邦言正序所謂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者也由是命以伐密伐崇之事焉

誕先登于岸傳以岸爲高位箋以爲獄訟集傳又謂是道之極至處均於伐密事不切案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程子曰登岸既濟之義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嚴氏謂下言對于天下爲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安溪李氏亦謂言以起伐密之事者明其無覬無私一爲義動以救民也諸說正相足成蓋密人方陵虐小國荼毒生民文王身爲方伯苟坐視而不之救則載胥及溺矣能以義興師所謂大先登于岸者也

疏謂密須之君雖不違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若然則密之拒命志在於扶殷而文王伐密未免

有私意與唐初之圖度天下無以異亦淺之乎論文王矣蓋密人不共三句罪狀也王赫三句義討也孟子引此而云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斯爲知文王之心者

徂非國名皇甫謐所言非事實箋以阮徂共爲三國雖本魯詩說衷之於經則毛是而魯非陳氏啟源顧爲騎牆之論何與又今竹書紀年乃後人贋造陳氏誤信反謂宋儒用其說而諱所自出殊誣

侵自阮疆之上先云依其在京箋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未是歐陽氏謂周師先據勝地呂氏謂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其言深得用兵之道據此必軍帥率兵往伐不言者統於王也王氏述聞以爲依兵盛貌不如舊

義

陟我高岡五句王氏肅以密人升我高岡周人怒之之辭最外
箋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
於其泉及池者不云密兵而云阮兵固誤而訓釋字義不誤其
曰每言我者據後得之而言尤分明楊氏以為戒軍士不為暴
擾之辭嚴氏以為阮伐密之辭其意甚美然如此則伐密未
見其勝下何以便說遷都歐陽氏謂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
集傳謂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
拒我安溪李氏亦曰言伐密而無敵並允當戴氏考正疑侵當作寑兵之寑息兵也不可從

度其鮮原其字指周與依其在京同且下云居岐之陽在渭之

將其非指密地明矣蓋既克密須文德武功信於天下萬國來
服舊居狹隘不足以容之於是漸徙而東南以建都邑焉箋謂
文王知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
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依經為訓不實言所遷何地周書文王
在程非鄭所據信其慎如此然孟子稱文王卒於畢郢郢即程
皇甫孔氏說可以證明鄭義諸儒亦無異論且惟其遷都故須
謀度且必詳某山某水若如何氏古義錢氏詩學以為班師歸
岐周事奚煩如是贅陳邪一統志安陵故城在陝西西安府咸
陽縣東即古程邑漢書右扶風安陵闞駰曰安陵本周之程邑
也

漢書地理志有二密一為安定郡陰密縣原注詩密人國周語
富辰所謂密須亡由伯姞韋注引世本密須姞姓而王氏肅密
須氏姞姓之國所本也一為河南郡密縣原注故國臣瓚曰姬
姓國也與陰密之密有別左傳齊桓有密姬蓋其時國猶未亡
也案此經所云文於密須自是滅而有之左傳密須之鼓與其
大路文所以大蒐也乃其明證呂覽說苑並有密須民縛君之
文必有所傳釋詩者多以貪其土地為疑然文於密蓋如湯之
伐葛誅其君弔其民是為仁義之師不得為貪語類亦謂據有其土地且
下文伐崇又何嘗不兼其土地乎一統志陰密故城在甘肅平
涼府靈臺縣西引明統志在縣西五十里

不長夏以革傳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不長諸夏以更王法其說
難通呂氏謂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得之但

云夏以革謂侈大與變更也仍未安戴氏考正以為聲與色謂
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也中
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於以
言諭以貌示爾雅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
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旟之革革有猛急之
義鄭志荅張逸云革急疾之鳥隼是也蓋夏謂威播遠大革謂
兵力彊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然但
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耳不
識不知又謂無私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妄然詩於文王伐密
伐崇必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此足補
前儒所未盡

集傳引史記崇侯譖西伯始末固是當時事實然文王之稱兵以伐葢非專係乎此故左傳朱子皆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箋謂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此言庶得經指詢爾仇方傳箋異訓後儒多述鄭以如毛則辭太詰屈從鄭爲順也邱氏所謂仇方卽崇葢先虛言之後乃指實耳

閑閑程子謂徐緩之狀與下連連安安一例言言仡仡字訓當依傳言崇墉之高大以見文王之用兵有操縱也王氏謂致致其至附使之內附是也而集傳申明之益精粹如傳解則致附當在伐肆絕忽之後矣下是絕是忽左傳曰再駕而降爲臣卽滅國明文一統志古豐邑在西安府鄠縣東卽古崇國也縣志豐宮在豐水西去縣三十里是豐邑卽崇國地文固已滅而有其地矣

方氏論文王之伐崇密曰天之立君以安民也故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聖人天理渾然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行事皆明白直截無所回護如崇侯虎爲紂三公又紂之寵人請命伐之紂必不許而文王不聞以擅興爲嫌也虎雖有罪餘裔豈不可建置而遂作豐邑不聞以攘奪爲嫌也文王猶有方伯之命至湯之征伐曷嘗受命於桀哉聖人以天自處見天下之亂非己不能平烝民之生非己不能定故非常之事行之如日用飲食無有疑貳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若也此詩三言帝謂若天諄諄然命之其義深矣又曰後世如劉虞朱儁皇甫嵩操得爲之勢而自潔其身以至喪身亾國人皆惜之然非聖人不能行權世變愈下設實不題而無成事悔豈可追故無湯文之德則三子所守不可易也方氏此說發明古今事變經權交盡說苑稱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此可見文王行軍之法至其當密之侵阮也則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是所當者破矣崇之不下也則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是所擊者服矣威德竝行仁義兼至此之謂文王之師若宋襄者殘虐生民陵暴小國一切反文王所爲及其與強楚交鋒則又不戹人不鼓不成列以自取敗辱文王之罪人也公羊傳乃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何氏休注謂有似文王伐崇何其謬邪

靈臺

此序朱子辯說所云當爲定論又舉三靈而遺辟廱陸氏詩學譏其不醇不備顧氏學詩斥其置重舉輕是矣

臺囿之名孰名之文名之也安溪李氏曰靈臺之制所以迎日月望祲氣書雲物以爲備周官眡祲馮相保章氏之所司也文王伐崇之後作邑於豐而立靈臺臺高可以望遠靈則以其占天道察知妖祥而取名爾孟子啟誘時君而以爲百姓之所謂非正訓也此最不易以時臺觀臺例之可見

箋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以靈臺爲天子之制也呂氏斥其悖理范氏詩瀋爲之說曰靈臺非殷制也張子謂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葢始於文王周有天下遂定以爲天子之制則靈臺亦然矣案此解文王爲創制方無上僭之嫌葢古者天子諸

侯自必有臺而臺之名靈則出自文王所創耳集傳靈臺文王所作固已該此義矣

左傳杜注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一統志靈臺在西安府長安縣西接鄠縣界引漢書顏注長安西北界有靈臺鄉在豐邑上卽古靈臺處此靈臺作於伐崇後之明徵也

鄭氏駁異義出而靈臺辟廱之說定又案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此鄭詁經之密也熊氏謂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葢得鄭指然劉氏遂謂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孔此疏亦謂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廱恐非辟廱乃文武一代之制何以不爲大學而爲小學且王制鄭注周

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不與廱水之外圓如璧同制明甚劉孔混而一之違鄭意矣至諸儒以靈臺辟廱明堂太廟爲一袁準正論辨之甚當但幷析辟廱太學爲二亦其一失

非但靈臺辟廱不與明堂太廟爲一卽靈臺辟廱二者亦不爲一也故鄭駁異義引此以爲同處在郊之證而未嘗謂辟廱之卽在臺下意亦可見袁準正論曰辟廱大射養孤之處靈臺望氣之觀各有所爲非一體也許氏曰靈臺乃占侯游觀之地辟廱乃行禮作樂之宮非一所明矣作詩者頌文王之美而併數之未嘗以爲一處也說者合之然後其論膠矣㫰是

傳不日有成箋不設期日而成之二說不同案文承攻之之下

自以成之神速爲正李氏紬義曰傳意謂不一日而已有成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注不用一日卽成之深得毛意允矣陳氏啟源疑工作自有次第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不知特詩人形容其神速之辭況地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文王因立靈臺幷作囿沼專於靈臺言不日成之亦何害邪

囿沼與臺同時作故因靈臺而順及之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注引韓詩章句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新書禮篇君道篇引此釋之云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此本義也孟子曰民樂其麋鹿魚鼈此經之言外指而實不易之理也

四五章箋謂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疏曰觀已之德

行審否是謂文王尙不能自信而憑之於樂也又曰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亦未確范氏補傳曰於樂者歎其以樂教國子於辟廱爲可樂也安溪李氏曰文王既作靈臺又立辟廱乃肆禮樂養老觀射之處古人立學以學爲主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文王脩古制而肆樂於其中虡業崇牙既設鏞鼓咸備鼓之考之無相奪倫故歎美而言辟廱之可樂也其說爲善

辟廱與靈臺皆國家最大制度文王繼靈臺以作辟廱詩但言其既成之後王親視學樂官合樂之事而教國子亦在其中非以審民物之和否也

李又曰大雅詠文王之德備矣語其節目之大則敬天也作人

也格於上下德之大端也諸篇之指不離乎此而此篇之靈臺則其昭事上帝對時而省驗之事也辟廱則其譽髦斯士建官以尙成之事也周自大王巳備廟朝之制此二者實至文王始𫉬不獨著其文武旣脩禮樂明備而首篇所謂陟降左右思皇濟濟者知文王之無一日而不勤其心也案此知文王之時綱舉目張特詳靈臺辟廱兩端以其關敬天作人之大是詩本指得此乃明又陸氏謂詩人之意蓋申皇矣所未盡也文王之靈臺辟廱皆作於伐崇徙豐之後此於篇次亦得之

辟廱自來釋爲學名無異辭獨致堂胡氏讀史管見據此及鎬京辟廱以爲辟君也雝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

巳未遽及學校之政也泮水詩亦未有以見其爲學校者此臆說戴氏考正歷引史傳及古銘識單言辟單言廱者槪以爲池澤其曰辟上宮雝上宮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此詩三靈與辟廱連稱意是文王離宮閒燕則遊止肆樂於此是以詩爲述文王游觀之事何以列於大雅且一離宮耳而文王有聲之詠鎬京辟廱至以爲西東南北無思不服不太侈乎魯頌之作泮宮又何津津樂道之不巳也殊謬

於靈臺言成功之神速於囿沼言游燕之從容於辟廱言樂官之舉職各著一端而義可互見也

集傳作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與毛鄭五章章四句異呂氏據楚語椒舉引詩止於麀鹿攸伏正全舉前二章之文斷

從舊章句是矣然集傳所分文義最協但當以韻定之耳顧氏詩本音以每章一韻仍依毛鄭嚴氏質疑亦曰第二章平去入通韻正是每章一韻不必以一韻分兩章顧氏學詩略同此足爲據若專以引詩爲分章之證何氏早以新書引此乃至子來而止與朱傳合爲難矣

下武

序繼文箋釋爲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蘇氏謂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范氏補傳謂繼文則兼言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文德而武王繼其緒也繼伐則專言文王謂文王有伐崇等功而武王卒其事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也嚴氏亦謂繼文繼三

后之文德繼伐繼文王之伐功足正其失

下武箋下猶後也傳武繼也蘇氏又曰武迹也姜氏廣義謂武卽步武之武言後人能繼武前人者莫如周猶下章所云繩其祖武也戴氏考正又謂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下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下猶後也離騷及前王之踵武竝確王氏以爲武王之武誤集傳或說下當作文亦未然嚴氏戴氏謂是不尙武尤謬文武不可偏廢況武王本以武功顯者邪

朱氏解頤謂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錢氏詩學謂三后以天心爲心配三后卽所以配命二說正相成姜氏又謂世德所在卽天命所在求字便

是永念處亦善

此及下篇首章求字箋本釋詁竝訓爲終而毛傳無文明同常解宋諸家皆然嚴氏曰武王所以能配三后於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案世德作求爲全詩之綱此其所以配三后而即配天命也惟世德作求故永言孝思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亦是心也

孝思維則傳箋則三后亦善惟此承下士之式言式者式其孝思也蘇氏謂武王旣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其所法者孝也李氏謂下士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集傳呂記從之孟子論舜之事瞽瞍爲尊親養親之至引此二句瞍非可法則者也趙注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其

明證已

媚茲一人二句箋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順德卽世德其德協於天人所謂順也能當此祖考之德故能嗣此祖考之事以成功定天下也集傳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詳媚茲一人與下章昭茲來許同一文法其解不當獨異知合從箋

朱氏疏義曰嗣服對求德言求德是繼志嗣服是述事

繩傳箋訓戒蘇氏陳氏訓約集傳訓繼義皆不遠繩其祖武結上四章所云以起下萬年受祜也於萬斯年當謂萬年統緒受天之祜受天命爲天子也惟武王受天命爲天子四方於是皆來朝賀王旣成此萬年統緒則不遠有輔佐之臣與國咸休者亦蒙其餘福箋所謂君臣同福祿是矣

蘇氏及集傳於繩其祖武以下皆就來世說似太虛箋以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則是時武王已沒世矣何復據以爲言況大雅所陳皆實事非須禱乎其釋不遐有佐則是若傳謂遠夷來佐自來王朝輔佐未見有求之遠夷者疏引西旅巢伯肅愼韓詩外傳亦載越裳氏事特來享王而已不可以言佐也

文王有聲

適之訓述本釋言案之詩文近迂曲適追來孝云者明言追前人之孝尤不必言述也呂氏引說文欥詮詞也從欠從曰詩曰欥求厥寧善矣而仍用鄭蘇訓述之說未見畫一 集傳謂疑與聿同發語辭戴氏考正以爲詩中聿曰適三字互用欥蓋本文

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適此爾雅文之難盡執者正與朱子合

傳淢成溝也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文王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案疏鄭有兩義一據春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以爲公之城蓋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而天子之城十二里如此箋及坊記注子男之城方五里是已一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以爲天子之城九里則公城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異義駮是已孔氏廣森公羊通義謂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考工記

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其說有理然則詩言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其亦謂外城也與惟爲外城之制故雖加廣於岐程及武既有天下仍不足以容人衆鎬邑之遷殆由此耳

陳氏啟源引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爲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計方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九里爲方千六百二十丈也以是斷匠人注說爲長此大非也周書文多譌謬未易援以爲據就令可信或第以一面言而未以四方言典命注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此箋亦當言其四方方氏考工記析疑謂方九里以徑言其週圍則三十里積八十一里引李光墺曰下文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可證此言王城四方各九里也孔氏公羊通義亦謂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並據開方法覈實言之最不可易凡經傳所云九里七里五里三里者固如此陳既誤會李氏紬義亦本周書爲說引小司徒匠人注方十里爲成之文益齟齬不可合矣

棘其欲者私心也追來孝者公義也至此天下幾於寧而可觀厥成矣乃繼志述事之大者故曰適追來孝王氏述聞以來爲往可從也其以孝爲美德通稱非謂孝弟之孝不可從也傳無勤孝之行明文箋不如王說後來者曰來所由來者亦曰來安溪李氏先之矣

三章箋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疏申以事盛稱謚事不盛不稱謚而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爲之章次此豈古人立言之法安溪李氏謂文王四章先曰文王後曰王后武王四章先曰皇王後曰武王明文王乃追王而爲王后者武王則先著其皇王而後存其本稱確矣鄭氏元錫以前二章陳文王之伐後六章皆武王作鎬纘伐之事何氏古義錢氏詩學顧氏學詩從之謂武王作鎬以配豐作豐伊匹猶雒誥言作周匹休也周公營雒以匹周武王營雒以匹豐四章申言匹豐之義王公文王也王后乃謂武王時猶未有天下也五章則爲天子而進稱皇王矣胡氏後箋駁以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爲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謂築鎬以配豐未免強經就我足正其失

四章四方攸同皇后維翰五章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上下相對全詩關鍵維翰謂正其政教定其法度王業將成矣至武王遂伐紂除暴而爲天下王焉所以爲李伐王公之公箋訓事集傳訓功呂氏謂如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彼文原兼天子諸侯文王不能以一人專其稱也

箋以東注屬於入渭之後嚴氏謂禹貢東會于灃注云灃水自南而合蓋灃水自南而北流入渭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胡氏禹貢錐指於雍州灃水攸同曰相如上林賦云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水經作澇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八川惟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谷山中北入渭酆水禹功所及故獨著於經又於導渭東

會于灃曰詩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灃爲大自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豐鎬入昆明池二水於是斷流又於京城西北引灃水爲漕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而灃水之流愈微矣論豐鎬二水變遷之故頗悉又曰詩言東注而漢志云北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疑禹導渭東會于灃當在漢霸陵縣北灞滻入渭處與箋不合陳氏疏引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水經渭水篇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因謂漢志言北流入渭與白華箋豐鎬之閒水北流皆就豐入渭近者言之此箋解經東注之義與禹貢渭會豐入河義正合蓋詩陳禹治河之業豐水東注則渭南諸水皆東注矣胡氏據詩東注之

文以豐水北流入渭非禹故道不免以文害辭良確

舊說文王用殷制立辟廱於郊武王則立辟廱於國中是也但以當武王時文之辟廱復爲小學度武王繼志述事之心必不好爲紛更若此陸氏詩學謂武王雖遷都於鎬靈臺辟廱不改文之舊制豐在鎬西相去祇二十五里未云遠也桐城姚氏亦謂豐鎬相去地無幾耳文王都豐擇於豐水下流之地建立辟廱焉其地卽鎬京也武王之興因文之故都辟廱豈待於改作哉武蓋不以豐鎬爲截然兩都文廟在豐故不復再建於鎬可見㝡是但陸以此辟廱在郊姚以豐水東注二章兼述文武事恐未然也

集傳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案說苑修文篇云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下引此章董子對策亦云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意正脗合蓋廣德化養人材二者兼之文武之爲天下後世計其心一而已而武之所行益遠焉

集傳釋上章以爲武王未作鎬京時釋此則曰武王徙居鎬京以上言皇王維辟自是巳有天下至六章始言鎬京故知遷於一統之後且宗廟皆在豐邑足見克商而後遷都也義不可易七章則顧氏所謂追敘宅鎬之先考卜之事是已

一統志古鎬京在長安縣西南帝王世紀武王自豐居鎬是爲宗周今鎬池卽其故都水經注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

武王之所都也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案此則帝王故都之不可問殆無甚於鎬京者

傳訓翼爲敬箋訓孫爲順似迂鄭注表記遺其後世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孔申之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杜解左傳詩美武王能遺其孫以善謀以安成子孫嚴氏亦曰翼輔翼之翼竝以燕翼二字相連爲義

詒謀燕翼所該甚廣乃兼上三章所云言之嚴氏謂聖人爲子孫之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材顧氏亦謂承上辟廱言言武王樹人以爲子孫謀也胡氏後箋以爲詩序及經竝無一語及樹人意蒙案樹人亦詒謀之大端謂之未盡則可直斥爲非則不可至以芑爲嘉穀仕爲官當從舊說

於文云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於武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一承先一啟後見其終始相成若一人之身而無少餘憾武所以爲善志述事也

呂氏謂詩言武王繼伐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前所能致矣案五章云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言其代商以爲天下王所謂繼伐者在此六章以下皆繼伐後事大抵文王十篇本一時所作故詳略互見無重出者牧野陳師已於大明言之耳呂又謂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不可以一體求也亦善

八章似文武並言實以武爲主詩爲武作也序云繼伐甚明

學詩詳說卷二十三

學詩詳說卷二十四

平湖顧廣譽惟康

生民

朱子舊說謂毛氏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案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集傳去之而載張子蘇氏兩說蓋發明淵微之理則考證在所可略耳呂氏亦主鄭而引張蘇之說茲可以定毛鄭之從違矣

列子后稷生乎巨跡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其說固有所本矣

周有姜嫄廟無嚳廟後人有疑姜嫄并非高辛世妃者然以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推之則傳以姜嫄卽帝嚳妃爲允至其不兼祭帝嚳姜嫄陶氏正靖詩說（見晚聞存稾）曰周人之世祀姜嫄何也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姜嫄爲始封君之母以漢制推之諸侯王就國其母與俱行爲國太后其世祀宜也謂姜嫄爲高辛氏元妃卽此可證其謬也祀不及高辛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姚氏周禮周人享先妣說曰自周制禮而上貴有厭降之制公子不得伸其私恩尊嫡而賤庶賤母不世祭商以前蓋無是禮也古者后夫人不甚以嫡庶爲分而子不以母貴帝嚳四妃舜娶堯之二女曷嘗言孰爲后孰爲媵也哉帝摯嗣嚳則祀嚳與娵訾氏而嚳三妃之子各祀其母固其宜也當時既無母不世祭之制

故契稷之子孫祀契稷之母以至於有天下周公制禮而分適庶之分始嚴然爲制嚴而不可援子孫之制以追廢祖宗千餘年以來毋氏之祀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豈以爲凡爲天子之制必當然哉因於古而不可變者也案陶說精覈姚說明通發明專祀與世祀之由可謂當矣

傳夙早箋以於事不次易云夙之言肅肅戒不復御疏申以靜女傳生子月辰以金鐶退之集傳亦據內則文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其義是也

傳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言上帝惟寧而康之故居然姜嫄生子之易也乃作詩者之辭箋以不寧不康爲姜嫄之心非是

傳謂帝承天意而異之箋謂天異之姜嫄之棄亦所以異之皆非情理所宜有周本紀姜嫄以爲不祥集傳亦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葢得事實經文三寘是由近而遠總之只一棄戴氏考正謂葢生子以爲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氷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之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此方曲盡

實覃實訏二句傳箋屬下章傳釋覃訏爲長大路爲大箋義微異而詮下句不異此常人所同經何煩詳言之集傳解覃訏爲呱聲長大載路又以形容其長大之實嚴氏所謂泣聲長大亦爲福祿者也

岐嶷傳箋就知識言周本紀所謂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也

說文引作⿰口疑其本字也

以就口食箋能就眾人口自食則是甚幼何以卽知種殖集傳自能食也允矣

傳以役爲列疏謂役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是也景差大招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姚氏鸞塢據此以證言雖不及飲而皆陳列於前也說文引作穎

有相之道箋謂若神助之力張子謂贊化育之一端呂氏以爲人事盡處卽是天理當合二說觀之蒙案天爲天下萬世而生稷則凡稷之所爲便是天使之然況后稷德可配天之實全在此章如云若神助之力則是后稷反藉天幸以成事矣觀下接言茀厥豐草種之黃茂而自方苞以至穎栗統以實字冠之葢皆實有其道焉故集傳嚴氏均主張說金氏謂后稷之穡凡上章荏菽禾麥瓜瓞之類但后稷所種斂則各有助其成實之道葢知其性及其漬種之法與地之宜天之時故實有以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之也發明尤盡　后稷教稼之法以年遠世不盡傳然金氏謂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甽田則甽壟之法自稷始也晉董氏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蒙又案呂覽任地篇備言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則謂度措置之得宜亦無有過於稷者也皆所謂有相之道也

方傳云極畝箋云齊等董氏逑集注以方爲房集傳亦云方房也戴氏謂實方當與大田篇既方互考方音讀爲房穀實外稃甲謂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卽所謂實函斯活也艮是葢大田之既方以吐華之稃甲言之也生民之實方以萌芽之稃甲言之也吐華萌芽不同而其爲稃甲則同故不害其同謂之方若傳箋則兩文太不相類且揆之下九者虛實亦未符也

苞傳爲本嚴氏引禹貢草木漸苞注叢生相包爲證戴氏亦曰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得之集傳種甲坼而可爲種也葢先漬種後分插以目驗知之但古今異候南北殊方同異未可定戴謂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葢得種之善不雜根莠其閒亦允

又謂穗垂曰穎艮耜篇云積之栗栗爾雅栗栗眾也郭璞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葢在穗繁多緻密栗栗然是爲豐熟尤善呂覽辯土篇以地竊之苗相竊草竊之爲三盜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又云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高氏注虛不穎不粟詩云實穎實栗戴說正與之合葢第云堅好猶未見其繁密故必足以穎栗而後爲眞豐熟也

傳天降嘉種王氏易以后稷擇嘉種而誕降之集傳呂氏嚴氏並從王李氏曰此所謂誕降嘉種正閟宮所謂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乃是天降之也誕降嘉種非是天自上而降下也只是稷能稼穡便是天降之也似得經指葢降之者天而徧之者稷正以鄭重肇祀耳

以歸肇祀傳始歸郊祀於上章云堯命稷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箋得祀天者二王之後此於經傳初無所本徒以卬盛于豆卽后稷事而有上帝居歆之文爲之依經立義耳王氏斷自卬盛于豆以下爲尊祖配天之祭釋此以爲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其義皎然明著李氏曰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嚳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論尤嚴正陳氏啟源駁以所謂禮者創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此不成議論安溪李氏謂恐天子祭天周制始定古或可通蒙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乃自然一定之等殺

寧無唐虞三代之殊陳又謂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尤不然公卿固得祭宗廟然稷爲堯弟但得助祭於陶唐之廟而不得以自立出帝廟至於就國猶不立嚳廟而但立姜嫄廟然既有宗廟又有社稷封內山川之祀則可謂之肇祀矣況詩主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就令公卿時早立宗廟固當從卽有部家室之後名之爲肇祀謂祭祀之得用侯制自此肇也何必祭天而後謂之肇哉

箋以此載祭爲往郊而設果爾則載祭且可不言而又先之以蕭脂加之以燔炙不已瑣乎集傳易爲取蕭取羝有燔有烈四者皆正言后稷祭祀之事嚴氏因以取蕭爲宗廟取羝爲行神

熉烈總說兩祭義竝精審陳氏啟源謂祭先本出孝思祭軷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爲贅況軷之所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爲不類案上我祀如何文承穡畝任負之後原就冬烝言之行神雖小於宗廟祀之亦於冬故舉以竝稱無嫌於不類且百穀豐登而用以祭先祭神正所以興來歲繼往歲何云贅乎

季氏本謂軷毛氏以爲道祭卽鄭氏七祀行神也冬月陰往陽來故有此祭祭在廟門之外非必有遠行而始軷祭也何氏古義謂軷祭有二有出行之軷有冬祭行之軷此詩下文有以興嗣歲之語當主冬祭行言得之

於嘉種則曰穫畝任負於肇祀則曰舂揄簸蹂仍以終其稼穡艱難之事紀其實正是表其功亦以垂訓後王也

卒章王氏義不可易陳氏啟源謂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相應而中閒皆言祭祀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案上章以興嗣歲文勢已結住此章又以卬字更端故王氏斷爲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其說可信又胡臭亶時固是美詞要以起下后稷肇祀三句若曰何其芳臭之誠得時乎蓋自后稷有部肇祀以來庶幾無有罪悔以迄于今故也依舊說則語意未完遽及后稷肇祀云云殊非文法且文武事業基於后稷詩故歸本后稷肇祀見其功德之克配彼天耳倘以肇祀爲祭天則謂不宜而後世得郊祀以迄文武矣而可乎安溪李氏亦謂卬盛于豆卽蒙上章難以隔斷且言自后稷肇祀則無罪悔以迄于今亦似前後之非兩祭深考之殊未見其然也

后稷以農事開基其後世世積善累功以至有天下而其言不過曰庶無罪悔而已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猶是文言之此則其本也庶者不敢定之辭

集傳疑郊祀之後受釐頒胙所用受釐頒胙恐亦必有詩胡氏纂疏引段氏昌武說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案疏以此爲周公詩然豈獨此詩集傳於文王三篇既云周公戒成王又於棫樸篇後云自此至假樂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其說爲是葢正大雅諸詩自召公三篇外大抵周公陳之於朝

以爲後王告者

朱子移舊第四章之首實覃實訏二句屬之三章之末其言去呱訏路音韻諧協一也呱聲載路文勢通貫二也全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閒爲次三也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之首皆有誕字四也所云竝至當不易於此猶堅執舊本以爲古非所謂實事求是之學矣

行葦

此詩後序黃氏謂中庸言盡己性而後盡人性盡人性而後盡物性孟子亦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定序也今如行葦之序是仁及草木而後能睦族敬老豈不紊其序乎得之然原序之所以失尤不出辯說所謂昧於比興之體音韻之節葢誤

以敎彼行葦四句自爲一章解作實事故也自集傳呂記定爲兄弟之興而其失自著矣

忠厚二字無所不貫今專以燕族言之者周道親親故語忠厚者亦莫大乎親親若必兼養老言之則遺漏反多矣

箋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射爲養老設則是大射王氏肅以爲養老燕射竝於族燕之禮晝爲兩事呂氏斷爲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云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酌尙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易爲卽蒙上兄弟而言前後始通貫而於禮文亦一一相符

集傳以爲祭畢詩顧氏學詩謂朱子疑於曾孫之稱耳案射義貍首詩曰曾孫侯氏考工記祭侯辭曰詒女曾孫非獨祭時之稱矣此詩之射乃因燕而射燕射記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於大射則因祭而射因射而燕今詩無祭事自當以王肅燕射之說爲主蓋詩是族燕其授几緝御酌斗祈耇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也與養老無涉辨析覈矣

天親之愛莫可名狀詩人只以戚戚二字盡之又以物之初生天機呈露見者爲之心惻不忍毀折爲興而固結莫解之情宛然在目矣周家之燕樂兄弟先有此至情爲之本而全詩之隆文由之出所以爲忠厚

莫遠具爾箋以爾爲進之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準燕禮爲說漢書文三王傳谷永疏引此二句顏注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俱通然集傳莫猶勿也呂引陳氏說兄弟不可相遠似尤得本指

傳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用殷爵者尊兄弟疏各爲之釋其申傳以洗奠一物作者更變其文耳甚明諸家竝從傳是也

箋以大射爲將養老而設擇其射之多中而敬者以爲養老時之賓若族燕而射則老者在席王自與兄弟之少壯者及異姓之賓以射也兄弟之少壯者卽前之肆筵以待者是異姓之賓卽前之獻且奠斝者是賓位定矣不待序序者序其中之多少容節之比禮樂否也顧氏謂文王世子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方氏慤曰君於同姓無賓之之禮故族燕之賓

異姓據此則賓者乃異姓而非父兄也冣確夫賓而曰序則賓亦多人矣詩言賓之序而同姓之序亦因以見蓋先王造就宗支之深意卽寓於其中忠厚之作用又如此　方氏以舍矢既均爲每耦四矢皆發

方氏曰王與族燕雖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而王與父兄齒如先王先公實式臨之故稱曾孫解曾孫字確不然何以不曰君子邪凡爲曾孫之稱皆當作是解矣顧氏曰膳宰爲主人而詩曰曾孫維主者禮記義疏云射後三獻禮成而賓出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爲主人而君自爲主也解主字確族燕之異於它燕在此

此言成王則全詩皆言成王矣序云周家忠厚者成王道有所

承詩蓋即當今以該文武此序之善言詩也箋釋愛物行射俱云先王而於養老直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疏以爲欲明先王皆然是矣疏又謂此先王指文武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耳不能用天子法甚明大王王季且然況前此乎若兩漢諸儒引此類以爲公劉實事蓋三家詩以篇次生民之後附會爲此說如其義亦所謂煦煦之仁矣曾公劉而有是耶

以祈黃耇當如集傳爲頌禱之辭蒙上授几設席言王於兄弟之老者則祝其黃耇台背而長引翼我以善道也方氏謂父兄子弟所望於主人者戚戚之仁曾孫所望於父兄者引翼之義是已以引以翼三句當如呂氏說夫以曾孫之登壽考介景福有賴於父兄之引翼則其愛敬之心有非語言所能盡者矣同一兄弟也於少壯見裁成之道於長老見則效之誠忠厚於是乎至

此詩分章毛七章二章章二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集傳具言其失更定爲四章章八句當矣陳氏啟源所云三百篇中同韻異章同章異韻者甚多又謂詩之興體無定非平情之論也

既醉

首序曰大平是也後序所云辯說嚴氏皆非之嚴氏所謂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羣臣也大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大平也此乃詩義抑其假公尸之語以牖王心周公之效忠無微不至方氏得其深矣

介爾景福以福言介爾昭明以德言德者致福之本故於此加詳焉繼以昭明有融高朗令終祝其緝熙光明所以寓規於頌者至矣

疏以令終屬五福之考終命嚴氏謂此非臣子祝君之辭首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因爲之說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故祝其善終而又欲其有始如大甲有終而無始不得爲全善矣成王以幼沖嗣服欲善其終當謹其始乃始終如一也此章得嚴氏發明周公教幼君之衷若揭

方氏謂羣臣所祝至高朗令終而止矣餘有非羣臣所敢言者故假於公尸以出之欲女士之觀刑則身教不可不謹矣欲孫子之象賢則作則不可不先矣以上方解孝思不匱仍集傳義今微有不同　且是皆天之所爲也克享天心亦惟王之昭明高朗而已王季大任維德之行文考所以篤生也先王先公奕世載德徽音所以常嗣也雖善頌善禱而規勉之意已具於其中其精義爲從來所未及

傳公尸天子以卿今本注疏有言諸侯也句衍　疏申以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避嫌云云因謂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其說是也箋謂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恐非避嫌之義矣又公羊何注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而曲禮疏謂天子諸

侯祭祖取孫列之卿大夫爲之覩左傳齊嘗大公之廟麻嬰爲尸麻嬰葢亦慶氏族爲大夫者其事適合呂氏謂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何氏古義謂是后稷之尸未若傳之有據何氏焯以爲公尸先公之尸皇尸先王之尸言公尸者舉遠以該近案楚茨皇尸載起傳皇大也箋皇君也祭統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注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而禮經特牲少牢凡祝辭皆稱皇尸知皇尸爲崇奉而公尸爲指實皇尸上下可通稱而公尸惟天子得稱也

四章正言祭事靜嘉誠之見於物也酒殽已於燕言之此但舉籩豆而粢盛牲牢從可見矣又傳曰道之徧至箋曰政平氣和

所致陳氏曰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葢如此而後眞得爲靜嘉也羣臣在朝則共亮天功入廟則同承神貺故直謂之朋友助祭之威儀肅雝顯相是主祭之威儀天子穆穆是二句似以朋友言而實歸重於君子衞北宮文子引此而云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以教訓申攝字可見王氏述聞謂攝卽佐也左傳引此詩杜注攝佐也

箋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案前後君子皆指成王不應於此獨指成王之臣且詩自此章以下乃羣臣推言神意以頌君子不應以孝子自居下文孝子不匱之云豈臣下所克受乎集傳曰孝子主人之嗣子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君子仍指王於禮亦有據但於時事未合且嗣子亦未易當此辭也嚴氏謂威儀甚得其宜者此言成王有孝子之行也祭義說祭祀奉承薦進之容貌皆以孝子言之葢因其容貌之形見知其孝敬之深厚卽此詩意也得之惟孔時有孝子卽謂成王故下繼言孝子不匱祭統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此則所該甚廣不專以祭言凡繼志述事持盈保泰之道皆在其中陳氏啟源欲易嚴語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非是

周語晉叔向稱單靖公引此章而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傳故本之以壼爲廣也王氏肅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案類傳訓善卽不匱則其類維何一語原該廣裕民人之意叔向葢合上句見有此義然詩辭乃約

而近之非推而放之天永錫君子以善者固廣及於天下民人而本原之地則在誠意正心以脩身而齊其家也集傳壼言深遠而嚴肅當卽內則辨外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之謂此以晝之在朝在寢言姜氏廣義謂深宮嚴密之地天命之凝承祖宗之繼述子孫之孕毓皆在於是善則和氣致祥不善則沴氣致戾國祚修短之機也此文王所以雝雝在宮無射亦保與此以夜之在宮言詩辭葢兼之輔氏謂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既誤會集傳之意而陳氏又輒援趙高愚二世事相詆尤妄　叔向又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又謂單子必有章舉蕃育之祚據其言祚胤二字原不平箋長予女福祚至於子孫亦遞言之故外傳專釋胤而

詩下章亦只擧肴爲問疏以此章擧其目下因分說之未允釐爾女士則從以孫子矣欲得賢子孫非女士不能然有天命焉故頌而願之其道亦在昭明孝德而已

大雅之作蓋在成王卽位未久之年於此詩有兩證焉一證以令終有俶如上嚴氏所釋是已一證以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蓋宗廟之祭天子與后各四獻禮亦重矣如楚茨再言君婦可見詩於卒章始及釐爾女士詳其言非未昏亦必去昏時不遠也周公旣抗世子法於伯禽復於周官嚴內外之辨而深宮幽隱之地存乎王之心有敬畏故旣云室家之壼又云女士皆推言神意以感動之疏謂成王之妃書傳無文然周公之爲王擇娶賢妃者必有道矣

鳧鷖

繹祭有正用之詩周頌絲衣是繹祭自有詩則序說不可易且其說歸之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其義最淵永可見神祇祖考安樂假饗都是不易承當之事其爲人主儆戒者至微也鄭氏旣云君子斥成王又云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深得聖人垂訓之意矣

成王遭家多難至是而太平有象故於繹祭言誠敬無已之情如此庶幾爲善終者如始而祭能受福也蓋惟持盈守成故能得祖考之安樂又惟得祖考之安樂愈宜無忘持盈守成亦因事以爲戒此詩事近頌體近小雅而卒列於大雅以此

詩陳宗廟繹祭序兼言神祇疏申傳以爲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允矣箋分首章宗廟二章四方萬物三章天地四章山川社稷卒章七祀歐陽氏斷以强爲分別皆臆說此是定論

傳太平則萬物盛多疏謂萬物衆多莫不得所義至廣大歐陽氏以水鳥在水中及水旁爲得其所是也謂公尸和樂如之未若傳疏之善詩之言鳧鷖是擧一以見其餘下云公尸來燕來寧乃眞盛世氣象

絲衣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正言繹事詩第云酒淸殽馨卽上篇陳氏云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惟其德不惟其物也又酒殽皆言爾則是詩人述王燕其公尸之辭非王之爲是辭以燕公尸也

彙纂曰毛鄭以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貺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飮而受其福祿考詩凡言祭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祿無歸神貺於公尸者謹案集傳未見公尸受福祿之文輔氏有曰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然則致誤者輔氏也

傳宗尊也謂公尸來爲孝子尊不謂公尸之來尊孝子李氏所云來居尊位是也箋云有尊主人意王氏肅云尊敬孝子失其義矣

旣燕于宗疏謂來燕於宗廟集傳呂記同 其細別則范氏詩瀋謂是宗廟之西堂詩辭自擧其大名范說正與疏相發也　箋釋旣爲盡宗爲社宗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飮槩鄭本以此章燕社稷山川之尸於此句又專言社本謂成王之燕公尸

於此忽攙入臣民之祭燕舛矣

傳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疏以爲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方氏謂必無有後艱福祿乃有終燕樂之時而預及此俾君臣上下長幼親疏莫不惕然自循省案篇終矣仍歸之於持盈保泰益見序說之確

張氏次仲以此詩格調略似小雅首章已盡其意下四句乃反覆詠歎之知此可無附會之失

假樂

序嘉成王姜氏廣義謂成王之守成而致太平者其實功實政皆於此篇發之序嘉成王見成王之賢備見於是也而東萊謂旣嘉之又規之亦無不寓其中當矣集傳疑此卽公尸之所以

答鳧鷖者輔氏謂集傳以大雅行葦至此篇爲受釐之辭然假樂亦有戒意故不敢斷然以爲公尸答鳧鷖之作但爲疑辭於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於篇終也顧氏學詩謂序義無可更以爲答鳧鷖未敢信也案詩指昭然固當以序說爲斷成王至是知脩德法祖任賢矣故嘉之所謂將順其美也而位乎天德非易居惟慮其勤始而怠終故辭則嘉之意實規之此卽無逸洛誥立政之意而約言之者也

首四句盡全詩之指顧氏謂先提其綱下分承之是也

傳宜君王天下君王連文而以天下言是指成王箋見文承子孫下而曲禮適有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之文遂以穆穆宜王爲天子皇皇宜君爲諸侯嚴氏謂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甚當蘇氏以箋義未安又以不愆二句屬之子孫謂子孫遵成王之法夫穆穆皇皇以下皆君子顯顯令德之實似不當歸諸子孫集傳幷下二章皆爲稱願子孫之辭錢氏謂稱頌之辭不應略於王而詳於後蒙案如集傳說失之太易恐非大雅莊重之體

箋以舊章爲周公之法度范氏詩瀋謂舊章卽文謨武烈不愆不忘卽紹庭繼序葢成王守成致治之本也范說固覈然論舊章之實當兼箋義周道至文武無以加矣周公復爲斟酌損益以與時變通詳孟子所述仰思待旦可見是皆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成王能率由所以爲盡善漢文之謙讓未遑難以同年而語也

箋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義與下句別出集傳謂無私怨惡以任衆賢不可易矣嚴氏亦曰不愆不忘爲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爲率由羣匹言之也

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疏以爲舉事允當與己志合是已羣匹兔罝所謂好仇此羣匹非周召呂畢諸聖賢卽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者也葢有治人無治法惟信任文武舊人而後文武舊章得有實德以及民故率而由之直與舊章等洛誥之告王也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欲其無怨惡也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欲其率由舊章也曰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欲其率由羣匹也成王之令德克紹文武爲有周明明后者莫大乎是將順其美所以勖其圖終

故於卒章云不解于位焉

詩言不愆不忘二句先以穆穆皇皇言無怨無惡二句先以威儀德音則儀德音總之一威儀也但穆穆皇皇渾言其氣象威儀德音則析言其德容耳此大學九經所謂脩身又法祖任賢之本書載成王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金氏通鑑前編以爲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葢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葢相傳以爲立身之本也又述呂氏云斯言也葢成王至親至切之學得之周公者論極精粹取以證此益見詩之立言非苟然矣

受福二句顧氏曰言能循舊法而任羣賢所以坐受無疆之福以握持天下之樞要故曰四方之綱也善矣但循舊法任羣賢必先能敬其身四方之綱最重若紀綱散亂則政令不行而萬事莫得其序欲求福祿不得矣然其道無他亦曰敬其身以法祖任賢而已

集傳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又云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以不解于位專歸之成王允矣但維欲其字蒙上媚字說詳經文似無此意語類謂末章卽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卽繼之曰之綱之紀葢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葢欲綱常張而不弛也尤善此又究其極而言必至於盡其君職始終如一而後爲眞能安民也

呂氏所謂方嘉之又規之是已

箋以燕爲燕飲蘇氏易訓以安嚴氏亦曰猶燕及皇天其義則嚴所謂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錢氏詩學謂不惟君受其福臣亦共享其安得之箋又以羣臣不解於職位民所以休息夫論民之休息君勞臣固不得獨逸然詩以成王爲主之綱之紀四句結首章之宜人也不解于位二句結首章之宜民也則不解于位當謂成王明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又規之以不解必之綱之紀而後燕及朋友必不解于位而後民之攸墍古人所以稱爲君難也

傳箋以來皆四章章六句集傳呂記同其六章章四句自陳氏始嚴氏戴氏從之黃氏日抄以爲文義甚順胡氏後箋據中庸全引首章六句明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信矣蒙案卒章紀友與下士子位墍爲韻若改屬五章義雖是而韻則非詩之章句當兼音韻以斷大抵此詩文法錯綜變化二章之首蒙上章立言三章之末又順以起下章也

公劉

序成王將涖政召康公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此與周公之陳七月同意皆欲其法祖以勤民則驕淫可無萌矣篤字全詩之綱

此詩首章傳箋難信得呂氏正之不可易矣或以詩明云爰方啟行又有于豳斯館豳居允荒之語卽遷豳實事夫詩之爲遷固不待言然文之遷豐武之遷鎬雖近在封內皆正言遷地此

固不足爲難也
迺場迺疆舊說皆謂田畔以遷時勸於民事如此則未遷之先
可知且場疆者積倉餱糧所自出也固不可略蘇氏謂外則治
其疆埸何氏古義又謂以邊境言非指田失其義矣
迺埸迺疆四句藏富於民也弓矢斯張三句有備無患也而公
劉之厚民尤於思輯用光見之惟篤故能思是思也原於未遷
之先而貫於豳居允荒芮鞫之卽之後茲其所以光大姬宗也
後世人主孰不欲振興國勢而思在安民者鮮其果能振興乎
哉
既順迺宣之宣傳但云徧也箋以使之時耕則涉五章王肅申
傳以廬井則涉三章蘇氏陳氏釋爲導嚴氏本之謂宣導在下

之情欲人人皆得其所顧氏又釋爲布謂知其情之咸順乃布
告以定都之事較善然詳此詩句法言既又言迺者三既登迺
依謂羣臣也既景迺岡謂公劉也此順蒙上兩既字安爲民之
順則迺宣亦謂從遷之民明矣集傳用傳義申之曰宣徧也言
居之徧也謂民情既安順迺散居斯原之徧也故得所而無永
歎於事理冣合　語類時舉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
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
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
成也此條合卒章集傳可見朱子之指輔氏謂此章前五句言
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似非朱子意
何以舟之三句集傳呂記爲長箋謂民進之非是民間何以有

此物且豈受人饋獻時邪
疏云上巳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
高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而顧氏又謂溥原廣闊而
百泉包絡之非迴環周覽不能審也故雖上下相度又必御舟
以逝而原之四周竝得親臨諦視焉南岡卽巘之南岡京卽原
之高大者也下觀既徧乃復上觀陟南岡而覯于京其向背之
形拱峙之勢始未覯而今乃覯也始之降原覯其腹裏繼之瞻
原周其郛郭始之陟巘從北望南以攬其大凡繼之陟岡從南
望北以正其方向得此疏釋乃見經文之精密安溪李氏謂是
更申上意於義短矣
姚氏詩經說處處者民處所恆處之室二畝半在邑中者也廬

旅者耕時暫處之廬二畝半在田者也廬者不成乎室也故道
路所頓曰廬諒闇曰廬中田之居曰廬旅衆也言處耕衆也公
劉之詩言在邑在田皆有安居述農夫之事略與七月相表裏
所以作豳而肇王業者也案傳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
夏居亦此意箋乃謬耳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亦與箋施敎令
不同四句皆言民之安居樂業四章方及營造燕飲見公劉之
先民後己所以爲篤民也太王之遷豳卽公劉家法陳氏疏謂
古者處農就田野言言語語皆謂田野事也廣雅言言語語喜
也益本三家義其解正與姚合
四章傳謂公劉於羣臣箋謂羣臣於公劉案詩前後竝陳公劉
事於此獨言羣臣尊公劉何也且自臣言之爲尊君自君言之

卽爲自尊曾饗厚如公劉而出此乎必依傳說方見筵几登依禮之優也執豕酌匏物之儉也食飲君宗仁義交至也孫毓以箋義爲長非定評矣

傳曹羣也箋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疏云謂牧豕之羣處案上句猶寬言之下句乃切言之非複也

君之宗之公劉爲之君爲之宗也句法與飲之食之一例傳與朱呂所同也鄭嚴以爲羣臣君之尊之恐非　語類以呂氏爲之立君立宗之說未是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然猶附呂說於後者陸氏詩學以爲有關立國規模故集傳仍引之允矣

旣溥既長四句箋疏詳盡葢於南北之長東西之廣既爲測日景以定其經界乃復陟山之脊以相陰陽而觀流泉也是既景迺岡一句乃上下之樞紐箋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疏謂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是已

三單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疏謂通取羨卒始滿三軍案三單之爲三軍固無疑至以爲通取羨卒則未安錢氏詩學云三單者其軍從公劉遷豳者也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者副丁也公劉遷豳當具三軍以行而謂之三單單之爲言隻也計必留羨丁守其故土非一時空國俱行也竊以此說勝鄭軍無定制可隨時減增以公劉之篤民諒無苛派於民之事也

語類時舉問徹田爲糧曰徹通也是橫渠說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說不同葢未必是計畝而分也案集傳義與語孟集注合此係所論乃如此當是晚年說

度其夕陽箋謂夕陽者豳之所處疏以豳國東大山唯梁山耳案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就本山與近山之地言之也豳去梁山甚遠程大昌雍錄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必無莫乃見日之理安得稱以夕陽葢山卽豳山篇中云巘云岡皆是也何獨於夕陽而疑之蘇氏釋此以爲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葢從遷之民日衆山南原隰未足以容又益以夕陽之田故經於度其隰原之後別言度其夕陽顯是更端之語非總上之辭集傳呂記竝述蘇允當而嚴氏仍襲疏義殊誤

傳館舍也集傳客舍也錢氏云言公劉初至豳地無室無居其棲止之地草草猶客舍而已陳氏疏亦云舍者止息之義則未有家室也下文正言營造都邑之事其釋館字竝確宮室都邑自是厲鍛止基中事然其所爲宮室葢不能如衞文無論古公故從略焉箋謂於豳地作此宮室殊未分明

集傳以六章又總敘始終其義不易于豳斯館二章于胥斯原四句是涉取厲鍛三章處處廬旅四章于京斯依所自來止基則民居公宮之成也迺理以下五章所云是至于芮鞫之卽又有出於度其夕陽之後者矣文勢通貫呂氏從之范氏補傳謂

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蓋以處新甿嚴宗其說案疏已云且有後
來之眾皆須得田然此但可以言止旅迺密兩句若概以爲處
新甿詩何以略於前而詳於後邪
傳遡鄉也疏謂民居以南鄉爲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夾之過
澗橫故在北遡之釋字義已得其概兩澗幽地小水名如水經
注所云陵水未必果其遺跡而就經文考之蓋過澗較遠於皇
澗可知也
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
一義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
曰汭坑之卽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
阸雍州川也顏注阸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阸又一義也集傳呂

嚴主後一義此固有據然朱氏右曾謂水厓蓋主過澗而言公
劉崎嶇戎狄立國豳谷境必不廣且豳城在涇水東汭水在涇
水西詩不言涇豈得越涇而居芮其說有理云主過澗言者始
則遡之而已至此芮鞫皆卽則亦夾之矣　傳以密爲安箋以
止旅爲軍旅之役止於文勢未合蘇氏謂旅眾也其後所居之
眾益密乃復卽其澗之芮鞫而居之集傳呂記所本義勝傳箋
芮鞫蘇本傳箋其本班志者乃後說也
讀公劉詩想見樸茂肫摯渻古敦龐氣象溢於經世理物之閒
故六章皆冠以篤也
洞酌
依序純是惟命不于常得民斯得天之意若反言之非以豈弟
之德爲民父母則雖牲牷禮樂粢盛備儀備物天亦有所不饗
矣特出之以婉導耳以戒沖主最切召誥所謂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卽此義
楊氏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淸蓋三家詩蒙上篇爲
說猶行葦繫生民後而亦以爲公劉事也固非蘇氏一云是以
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一云孟子曰雖有
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然爲人主戒者莫要於序義人
主知畏天而愛民則萬善由是生焉周召固有同心也何以別
爲之說呂記載朱子初說主序今集傳惟節去民歸之如父母
則皇天親之饗之矣二句意無大異但未言有道德則雖以潢
物祭天而天饗詩意似無歸著此詩舍序別無可從

戴記兩引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皆以爲孔子之言孔子閒居言
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說得精微表記言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說得愨實解經以表記爲正故傳引其文而
集傳又引傳
文體亦似小雅而渾厚簡嚴自與小雅有別以序義觀之乃見
卷阿
序求賢用吉士箋疏以篇中君子指賢者諸家所承用辯說謂
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洞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何此詩
遽爲賢人故集傳謂疑公從王游歌於卷阿之上作此爲戒呂
氏同之蒙初亦以鄭孔爲是及推說有闕乃知此出朱子特識

而呂氏之不苟從也
嚴氏以序之賢指經豈弟君子吉士指經藹藹吉士甚明白易曉而前是無分屬明文者蓋豈弟君子既即序之賢則事孰大於彌王性者乃舍是而舉及供使令之吉士豈非輕重倒置是愈分配而愈彰其失也依集傳則序原無病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孔氏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案伴猶云寬綽奐猶云有斐所以狀其游娛優游者從容自得之謂所以狀其休息二句平說指王言箋任賢故逸得之
集傳以俾爾彌爾性為使爾終其壽命本之傳箋固是歆動然即寓無逸則壽逸則罔壽之意所謂寓規於頌也蓋此與閟宮

俾爾昌而熾同是臣下願其君上之辭而此為大臣之忠愛若舊說以君子指賢者似太徑遂非立言之體矣
土宇昄章亦孔之厚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視萬里如咫尺也故曰大明厚謂廣大受命長陳氏曰累世已久恐未盡長對短言疑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茀祿爾康福祿攸降履之而安也安溪李氏謂受命久福祿安則必思所以常之故又由所守之重而永念及於天祿之終德者福之本也
君子之非即賢尤於五六章見之五章引翼者引翼王六章上三句亦謂王豈弟君子自當以王言不以賢言上下文勢方協況四方之綱又假樂所以嘉成王者乎
呂氏論孝德之能引翼德善矣集傳亦載之然云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於四有字文勢平列未合集傳所不從案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疏謂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於翼故先馮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又謂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季氏本亦謂馮翼以賢臣之適於用者言孝德以賢臣之本於心者言蒙謂馮翼即九經所云大臣孝德即九經所云賢皆足為王引翼以文王四臣言之馮如疏附翼如奔走禦侮而孝德則先後也與呂氏專歸之孝德說雖精而義未備也下章上三句則馮翼孝德所以引翼乎王也
顒顒卬卬三句猶假樂所云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威儀抑抑德

音秩秩但彼以為嘉此以為戒且歸重於馮翼孝德之引翼箋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亦以詩辭就王身言蓋見所陳非人臣之度又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其文可證故耳嚴氏謂詩以成王初涖政而戒之不當過為稱譽之辭非是
兩章舊說較順然集傳引王曰出征以佐天子為證矣蓋君子正指王天子之稱則自其分位言之也
呂氏謂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亦傅于天言布散詩辭得兼此意若王氏志長以亦集爰止由野升朝為始進亦傅于天由庶僚躋師保安溪李氏以鳳凰初集如賢之始至故謂之士始至則

使之其高飛如賢之升用故謂之人升用則命之殊失之鑿案媚天子媚庶人非有二事實不以內外升降而分亦傅于天總是來儀之象吉人猶吉士與上章義皆相成若使與命尤不可強判也

媚者愛也於君爲忠愛於民爲子愛總此至誠惻怛之心人臣處上下之閒不具是心而能殫厥職者鮮矣若容悅干譽豈眞能愛其君民哉

朝陽蒙高岡言之吉士猶高岡之鳴鳳君子猶朝陽之梧桐梧桐挺生而有菶菶萋萋之盛則鳳凰來鳴而有雝雝喈喈之和矣雝雝喈喈下所謂矢詩遂歌也釋訓所云非詩意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箋以篇中所言通是指王於詩大意固不誤然於當日立言之義則失之矣集傳謂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得此而序之曲折乃盡嚴氏曰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季氏本曰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玉女申集傳竝善戴氏又曰民勞雖曰戒厲王然不欲指言故託於王用事之臣錢氏亦曰穆公言在同列實刺厲王也則益周至蒙謂相臣亦有其詭隨之人故假以爲言至論作詩之指詭隨寇虐其斥同列親信之人正以斥同列而無縱式過其敎戒同列者乃所以敎戒王也然就詩辭觀之渾然不覺亦開同列以自新之路王之得此則必有以惕然發深省焉蓋詩之爲用如此集傳此解斷不可易此必朱子更定之說爲呂氏初次纂輯所未見使及見之其在所取無疑也

首二句穆公爲民請命先爲巽言以入之康之如何惠中國以綏四方而已王之播行虐政受其害者民也而逢君爲虐者用事之臣也故欲康之其道惟在無縱詭隨一或縱之而天下蒙其荼毒矣

箋釋章首四句蘇氏釋此章精矣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安溪李氏又曰朝政亂而天下喪其樂生之心矣故綏

四方者自國中始朝有詭隨而無良者則外多寇虐而不畏法者縱之者誰乎執政有責焉故欲其柔遠能邇以安我王也蘇與此二說竝歸重詭隨蓋無良寇虐亦因地而異且表裏爲奸總是懷私椓喪民生以病國之人而一以詭隨爲逢迎之術千古小人敗壞國家盡此二字傳謂愼小以懲大其見理似未及上所云也

春秋傳載孔子引首章分釋以施之以寬糾之以猛平之以和蓋寬者寬於疲勞之民猛者猛於邪佞之臣夫如是則寬猛得中治天下各循先王之正道遠近說服而王位以安焉能箋謂猶伽疏申以爲順適其意集傳謂順習是也杜氏謂近者各以能進嚴氏謂能其事誤

懵不畏明箋謂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集傳呂記從藍田呂氏
說以爲不畏天明案二者皆是也然必不畏於天之明命而後
不畏於國之明法則呂義尤允
戎箋訓以女爲允然云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
甚廣大則未安集傳謂是同列相戒故云汝雖小子而其所爲
甚廣大不可不謹此爲定說嚴氏以爲小子非君臣之辭二詩
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是矣
集傳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固是至云託爲王意以相戒則
似反置王於事外者案戴氏謂玉女言王將成就女則國於是
乎賴安得而不大諫之乎安溪李氏謂王方寶寶愛於汝而貴
用之我其可不竭誠以相規諫乎其說爲善蓋蒙上章而式弘
大如顧氏起元所云係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以王貴用女故也
我安得不大諫正乎女如此乃前後通貫而刺王之意亦見於
言辭之表矣
箋惛怓猶讙譁范氏補傳謂惑亂人主義正相成乃無良之見
端也箋又以罔極所行不得中正集傳謂爲惡無窮極之人嚴
氏謂無所不至並勝鄭說是又甚於惛怓矣醜厲傳醜衆厲危
之解非是箋易云厲惡引左傳其父爲厲爲證第於醜義未經
駁正范氏又謂猶言醜惡得之蓋反常之行爲世所大詬者繾
綣傳反覆也集傳呂嚴用蘇氏說小人之固結其君者案疏謂
是人行反覆爲惡固著不捨常爲惡行次於醜厲之後以此爲
長蓋小人盜竊事權爲惡情狀以次而深而要自其心之無良

始心既無良必至繾綣其事君事執政則一於詭隨其臨民則
一於寇虐民勞不得康中國將殘敗而王位亦不安定穆公目
擊心傷故言之曲折詳盡如此眞人主用人龜鑑也
憯不句詭隨無良寇虐所同不畏天明故爲民憂民何以憂以
作惡於民於是先王之正道敗壞且至於大相反五章義亦相
承
柔遠二句告以先王之正道也無棄二句案荀子墨子並以厲
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公終之二人者其先祖皆有勤勞於王
室爲周世臣故穆公猶有望焉箋所謂誘掖之是也敬愼二句
又詔以改過遷善之方戎雖二句復曉以王所委任之重王欲
二句則直言今所以作詩之意其有條不紊如此

板
此詩與民勞有別民勞戒同列之用事者而義歸刺王此詩則
首末皆以刺王其二章至五章乃戒同列之用事者耳然王也
而曰上帝亦不欲斥言之意則謂與前篇類可也反先王正道
故下民盡病語其實則所謂出話不然爲猶不遠也出話不然
以集傳出言不合理爲直截監謗如厲王豈復有善言哉爲謀
不遠以其不知先王正道也案反先王正道有禍之潛伏而未
形者有禍之不旋踵而卽發者蓋其不遠亦有深淺之不同厲
王之時貪暴已甚民不堪命則不旋踵而卽發者也　箋於次
章云此戒語時之大臣而三章至五章象之甚明
朱子舊說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

旣無聖人則嬌誣詐偽何所不至方氏亦謂靡聖管管必一時不學無知之小子以聖人之道為迂拘而不足信如原伯魯不說學秦檜謂論語乃孔子立教之言未必能實實躬行是也蒙案後世凡以先王之道為不足遵聖賢之訓為不足法迄乎習俗相沿遂至土崩瓦解而莫可救止者斯言其殷鑒矣箋所謂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是也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非也詳下文辭輯辭懌王固無所為誠信之言者

姚氏謂民勞之末曰是用大諫是終詩之辭也其宜也板之首章不宜然其三章乃言我言維服自述諫之之意耳左傳及魏志高堂隆傳皆引作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蓋大音泰簡忽略也其說有理然箋本已作大諫且詳左傳魏志其義仍是規諫引作簡者當是以同音通用未可據以改經也（呂記定本於經之章末多載異文而此下皆不然者未經更定也）

傳以上帝為稱王者箋以天亦斥王唯卒章否案韓詩外傳曰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因引詩上帝二句後漢書李固傳亦引此而曰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並以上帝指王固是胡氏後箋謂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為斥王明矣箋於天之方難云天斥王至敬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為上天不如以首章上帝指君二章以下稱天者皆指上天為正案政失則民病故上干天和而災異迭見其云方難方蹶方虐方懠即所云怒且渝也

憲憲泄泄安然為殘民剝民之政而不思所以善其後也辭輯辭懌則揆度於民生疾苦之源而實有以惠我師適合乎牖民簡易之理而無待於自立辟矣故治且莫焉箋知此戒語時之大臣而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為融徹嚴氏以上下皆切責寮友之言易為寮友之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幷智可以措民於安然詩之責同列皆以規王所言固王之事也箋義為是

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云云言博問也小人之逢君敗國每自是而不肯聽受善言老成所深憂而無如何耳

首二章凡其受病之處與其救病之方具矣此二章又為同列者反復陳之見所諫之不可不聽以冀君心之一悟焉蓋至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而老臣之隱痛愈深矣

指切時事在五六兩章夸毗民勞之詭隨也威儀卒迷蕩之從爾止也善人載尸監謗也莫惠我師專利也自立辟殺謗者也首章所謂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此其是矣

夸毗同列之事也威儀卒迷則上下皆然箋以君臣之威儀盡迷亂是已善人所以如尸也天下之患莫甚乎善人懼禍而不敢言由是民隱壅於上聞而大亂以作蔑資為無財惠為惠施賙贍當從傳箋自古國家未有不以民窮財盡致危亾者而其源則自莫我敢葵始安溪李氏謂民疾苦而莫之謀度者以為當世之大忌然者是以至於流亾無依而莫之收卹蓋得其指

六章言王者之於民順以導之則易逆以禁之則難也攜無曰

益揣之而已無所曰益之者集傳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夫如是則何辟之有民既多辟矣曷不自反以講牖民之道如上文所謂辭輯辭懌葵度而惠我師者而徒自立嚴刑峻法以相爭勝邪爭勝不已不恃德而恃刑至於民窮思逞王將盡失所憑藉亦獨居而可畏矣夫不恤民窮豈不敬天之怒且渝乎況天之鑒觀不爽如是也故卒章以天動之冀其恐懼修省耳

傳箋竝以上辟爲僻下辟爲法是也但箋以無自謂所建爲法未免添字之病蘇氏謂方世之治也天下咸聽其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之今天下皆不順雖有刑辟尙何從立之哉說至明切左傳兩引此文皆謂無道之世不可執法以律人此乃

在下處亂世不得已之道以論祁盈之執祁勝鄔臧可耳以論洩冶之諫陳靈則不可左傳此類蓋以已見託之孔子不足據信亦非詩正解也

傳與王氏竝云价人善人蘇氏云大人集傳云大德之人謂如是乃滿善人之量而足以爲藩其實一也箋以爲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義爲短本雖作介介亦有大訓也王氏以大師爲大衆最當卽上惠我師之師六維字以懷德句指王爲主王氏曰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屛翰也允矣而四者有序焉蓋厲王時之差可恃爲輔者外則大邦內則大宗耳然民者邦本王不懷德大衆積怨至於離叛則變生不測雖有大邦大宗莫能爲助故大師先於大邦大宗大衆重矣非善人無以翊贊王德而惠澤施於民生故价人又先於大師若宗子又恃王懷德之安以安者也故獨次於懷德之後其云維城以宗社攸關而言耳箋以宗子謂王之適子得之王氏蘇氏竝云同姓蓋非左傳晉士蔿引詩而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謂大子申生也魏志高堂隆傳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棧潛諫曰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宗子之謂大子有明徵矣范氏補傳謂大子天下之本也亦與箋合詩蓋曰王卽不自爲計獨不爲後嗣計乎若同姓則大宗足包之矣

大學衍義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爲戲豫馳驅之失邪

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徹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上章言天怒而王不修德將不爲獨夫不止矣而望王之心不能已也終言天之昭明如此王庶幾其知敬而改行也乎集傳盡之其引張子語則爲學者指示顧諟天命之要也然其道一而已

學詩詳說卷二十四

學詩詳說卷二十五

平湖顧廣譽惟康

蕩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最盡至後序謂天下蕩蕩然無綱紀文章蘇氏以爲非詩意尹氏焞亦謂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知解師所增見和靖尹先生文集是也歐陽氏以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嚴氏謂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中其失矣陸氏詩學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無一語顯斥厲王結撰之奇在雅詩亦不多覯案章法之奇由於用意之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蓋不獨風爲然也

首章之上帝傳謂以託君王姚氏是之允矣七章匪上帝不時仍是言天者蓋借上帝託君王以嫌於斥言耳下託於文王之咨殷商則上帝還其本稱非雜出也

天生烝民四句陸氏云卽康誥惟命不于常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之意蓋望王以永保天命也姚氏亦云詩又言王所以其命多辟者自恃崇高之勢而已而不知天命匪諶也人君有初不獲終者多矣若殷商是也案如二說方是爲下七章緣起春秋傳晉士會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衞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義竝可證蓋曰天自生民以來與奪無常固如此矣若生初之理正所謂有物有則者也夫何不可信之有韓詩外傳引以證人性雖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此斷章取義非詩本指

傳彊禦彊梁禦善掊克自伐好勝人釋二者似無別釋文以掊爲聚斂漢書酷吏敘傳曾是强圉掊克爲雄顏注掊克好聚斂克害人孟子掊克在位音義亦謂深克腹民之人依此方與彊禦各一義且周語明云厲王說榮夷公桑柔謂之貪人敗類玆舉小人布列不應遺此故集傳以彊禦爲暴虐之臣掊克爲聚斂之臣何氏古義謂彊禦是妒賢疾能者下章彊禦多懟是掊克是聚斂巧取者下章寇攘式內是最確　又案首章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正義謂君之於人唯此而已則集傳亦本之毛鄭也

而秉義類四句箋以彊禦多懟寇攘式內就王用小人說流言以對爲小人對王集傳義略同蒙上章言所用皆彊禦掊克致怨謗之無極也寇攘何氏謂卽上掊克爲是小人倚君上之威居中用事以寇攘於下也若呂記從王氏以彊禦多懟二句斥王顯與上章不合

四章爲前後數章樞紐前兩章所謂無背側無陪卿也後兩章所謂不明爾德也姜氏廣義云炰烋是虐斂怨是貪

天不湎爾二句錢氏詩學謂不義與上義類相反推所以湎酒之由惟不義之人是從是式也顧氏學詩亦謂天何嘗以酒湎爾乎由爾於不義之人是從是式故也此爲分明既愆爾止四句文義相承既愆爾止則式號式呼矣靡明靡晦則俾晝作夜

矣何氏謂極言湎酒之事式號式呼比孥爾止尤甚俾晝作夜視靡明晦更深是也此不明爾德之實事

箋以蜩螗沸羹蒙湎酒言然厲王失德莫大於貪暴不獨在湎酒集傳以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指凡政事言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顏注謂政無文理虛言蹲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渻（渻古玩切說文湯也）羹之將熟也集傳本此

小大二句傳箋集傳未允錢氏謂大小臣民及喪將至方氏以人指助王爲虐之柄臣得之惟其以人言故曰近喪惟其罪助王爲虐之柄臣故曰人不曰女與爾然用事者由行之卽是王之由行故下曰內奰覃及怨怒固胥歸於一人之身也

傳鬼方遠方王氏總聞謂楚俗多鬼指楚高宗伐鬼方卽殷武荊楚此舉最險要者言之季氏私記亦謂唐高祖以爲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一國異名非也大王避熏鬻之患本在殷時則商亦仍熏鬻之舊未嘗有鬼方之名也至周始名玁狁耳又世本注鬼方于漢則先零戎後漢西羌傳武丁伐西戎鬼方然皆無確據今按易言高宗伐鬼方而詩言高宗伐荊楚則鬼方之地在荊楚中明矣史記楚世家亦云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此詩先言內奰而承之以覃及鬼方正謂畯厲之威及於遠方與史殊合然則鬼方非荊楚而何何氏竝引之此足補疏所未及高宗殷之賢王必不從事西羌至三年之久也

七章經辭有微指是時老成莫得用事穆公正傷其有老成而不用以取傾覆也顧氏云匪上帝不時正見天命之有初鮮終由爾棄舊人不用廢舊法不行所致而非天之爲此厄運也雖無老成人云云者不自居於老成人而以尙有典刑言之明王之不用老成也觀下曾是莫聽可知大命以傾預卜其將然之辭其說爲善蓋姑爲是言先令其知率由舊章知率由舊章卽知率由舊人而彊暴掊克蔑由進矣存亡之機在此

卒章蘇氏訓義分明集傳用之是也歐陽氏謂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已鑒夏之亡此非詩指文之與湯何待有鑒而然哉又謂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則亦非召公所忍言矣

首章言王命令之多辟而曉以天命之靡常也二章言王之進用

小人也三章言王任用小人致怨謗之無極也四章言左右皆小人以致主德之不明也五章言失德之徵於言動也六章言失德之徹乎遠邇也七章知國之必亡而歎其不用舊人舊政以自絕於天也八章又歎自絕之莫可救止猶冀其鑒於覆轍以悔悟也

抑

序所云衛武公刺王亦以自警是也其云刺厲則誤李氏謂仕於亂君之朝自警可也先朝之事往矣自警何爲詩只是指幽王棄賓之初筵序稱武公刺時幽王荒廢武公既入而作詳此詩閱言王朝時事亦必入爲卿士而作幽之去厲中隔宣王四十六年非刺厲明矣故序既以賓筵爲刺幽不當復以抑戒爲

刺厲陸氏詩學言之幽王沈湎於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之失此詩正與之合顧氏學詩言之疏述侯氏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言刺王室不言刺厲王則詩辭可通亦所由得列於大雅云

呂氏謂史記國語未可據當一以詩爲正案史記年表武公以宣十六年卽位卒於平王十三年本末昭晰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云云下曰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葢以規切子亹自謂老耄故舉武公最後之年爲辭謂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非至是始箴儆也懿戒自儆特又舉其傳於後世者以見之非必卽作於年九十五時也史記國語殊未見不可據若云以詩爲正

則厲王之云特出於序說初非詩有明文此皆其未及更定處范氏補傳又謂武公爲諸侯庶子作此詩至老常誦之嚴氏從之疏固云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庶子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矣何氏古義謂平王時作則黍離以降王固已有風無雅矣揆諸家不敢斷爲幽王時作者以列於蕩之後桑柔前於詩次有不合耳然武入爲卿士實當幽王之世則詩非作於幽王時而何詩次不足過拘也

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案鄭此義甚精威儀者脩身事也云德之隅則可以見其正心誠意之實功矣此自然之符驗非可強爲也嚴氏謂所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是已

傳邦無道則愚箋賢者佯愚如不肖以畏懼於罪集傳從歐陽氏哲人不自脩慎亦陷於昏愚而戾其本性案傳箋以爲刺王其謂懼罪不爲容貌空也集傳專以爲自警則佯愚之義無所施不能不釋爲反常何氏謂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語意與此相應哲愚相反果其眞愚又何以稱哲人乎良有理葢此詩由刺時以歸於自警首章原以刺時當從傳箋人亦有言以下言小人道長哲人佯愚爲下章無競維人訏謨遠猶緣起首二句則爲有覺德行敬愼威儀緣起也

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箋文明著且有左氏傳可證朱子必以爲能盡人道者葢如舊解則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耳

然實非無屬也上言哲人而爲愚則有人如無人矣瞻卬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得人則文足經邦武足戡亂國勢所由彊而四方奉爲訓矣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欲得人又必本之於有直以大之德行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承無競維人句說國之藉以彊而君與賢人共之者也又必本之於敬愼其威儀皆先王治天下之大端也武公陳此以箴時王之失而爲卿士爲國君之道亦不外焉經文脈絡葢如此

有覺德行易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也此非敬威儀而密之於愼獨何以能至德以爲本然後能得人以遠大其謨猶而時定其命告訏謨

二句集傳至矣輔氏謂所謀者大則其命令之出也必審定而
不易朝令夕改者不能訏謨者也所圖者遠則告戒於下者必
以時而不忽號令不時者不能遠猶者也亦善是時朝廷用事
非人謨不大猶不遠而命告不可言矣故特言之別言則敬慎
威儀德也統言則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莫非德之見端觀九章
維德之基順德之行兼承謨猶命告說足以知之詩自以德爲
主耳
集傳以女爲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是也至以今爲武公
自言己今日之所爲輔氏謂此言當時習俗之不善而恐己或
墮於其間正所謂自警者也然雖自警也而所言固皆王者之
事以身爲王朝卿士實亦與有其責安溪李氏謂其在于今厈

時事言顧氏謂武公自警何至以迷亂顚覆荒湛爲言其意自
厲王朝而特令人命己而告之則又似全爲己設者得之葢興
迷亂于政與無競維人訏謨遠猶反顚覆厥德二句與有覺德
行敬愼威儀反湛樂卽顚覆荒湛也弗念罔敷求克共卽迷亂
也皆與上章對而下章又與此章對嚴從錢范以今與爲句失之
呂記引集傳舊說天所不尙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
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似善顧氏謂欲其不至如此則必修潔
自新以表示於民又必戒備戎兵以防患於外夙興夜寐三句
對上顚覆厥德以德之細者言修爾車馬三句對上迷亂于政
以政之遠者言舉細以該大舉遠以該近也此勉之以救亡之
道也戒戎作遏蠻方亦指王朝事若惟武公自警安得及此案

此說甚諦夙興夜寐三句卽有覺敬愼之肇端其修爾車馬四
句非得賢人而具訏謨遠猶則不能也
傳質爲成不若顧氏訓證爲允嚴氏謂民之質矣之質則遠矣
箋侯爲君不若集傳諸侯所守法度爲安蘇氏謂天子所以御
諸侯之法度則迂矣不虞傳謂非度箋謂不億度而至之事是
也侯度之謹不謹民情之向背係之知所謹且質乃所以戒不
虞防意外之患亦不忽於近不惟其遠也自此以下自警之意
居多此章至八章顧氏謂承敬爾威儀而詳言之然矣而未盡
出話自是謨猶告命之事不應在所略也質爾三句又爲下四
章緣起謹侯度其綱愼出話敬威儀其目愼出話承訏謨定命
二句敬威儀承敬愼威儀二句顧以五六兩章申愼爾出話之

義七八兩章申敬爾威儀之義又以人謂羣臣民謂庶民卽下
章朋友庶民小子質人民猶質諸鬼神之質質人民以謹侯度
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也安溪李氏又以戒不虞者必先於出
言之閒發之於身則瑕玷者不可補矣加之於人又無有不讎
報者自朋友以至庶民小子莫不順而施之則豈特朋友之孚
信哉其施於小子也而子孫繩繩有以化於家也其施於庶民
也而萬民靡不承有以喩於國也竝確凡皆言質人民以愼出
話之意玷不可爲言無不荅卽所謂不虞也愼之則順於人卽
順於民而後嗣亦不可略也故幷及之箋以言爲敎令是也以
小子爲庶民子弟則非李氏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

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揜也亦善故此出話指教令卽二章之謨猶告命也說者誤以爲威儀之大端而詩指晦矣箋以輯柔爲脅肩諂笑此與上下不類又以屋爲小帳漏爲隱禮祭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厞隱之處附會禮文尤非經指歐陽氏更其義集傳闡之其理與大學中庸相發陳氏啟源主箋說且謂朱傳純以愼獨立解戒愼恐懼聖賢主敬之學自應如此非因畏鬼而然何必援神明以自繩束邪不思神卽天也神之格卽天之監也如陳所云將毋詩書凡言敬天者皆非乎噫過矣　爾友君子集傳采歐陽說而益精之不可易・顧氏以七章言威儀之敬其顯者在交接士大夫時微之及於爾室屋漏之地凡此皆爲德之事也曰不遐曰尙曰無曰不可曰矧可皆使人飭己之辭亦所以告王也其義爲允八章淑愼二句箋謂當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似於義無甚別蒙意淑愼爾止承不愧屋漏來不愆于儀承輯柔不遐來能敬儀能愼獨必無差忒殘害之事少不爲人所法投我二句箋謂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彼童二句王氏謂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亂小子耳非其理也集傳呂記從之義皆明確二章蓋皆言賢人民以敬威儀之意施惡必以惡報亦所謂不虞也投我三句比體傳止至也引大學止仁止敬以證固善而揆之上下未甚協許氏則謂止者靜也未動而接物之時卽上文戒懼於屋漏者也淑愼於所止以爲之本及其發也則不愆于儀無僭差害理人豈不爲之則哉案許解止義極精若以相鼠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易之尤爲止字常訓止息則靜矣淑愼卽愼獨又二句文勢亦以平說爲安

既舉愼出話敬威儀二者又究言其所以然治國之大端具矣然聽者不能虛懷納善見之於行則終無以進德而德且日敝故九章切言之下又反復諄詳庶其聞言而加警焉十章之靡盈乃其所以能順德之行處惟溫恭者無盈滿心也

十一章安溪李氏謂天道昭明民生於憂勤而夂於逸豫奈何夢夢其心藐藐其聽反以教汝者爲虐乎豈汝既耄而猶未之知乎申前章覆謂我僭之意顧氏謂承上莫成而言孔昭與弗尙相應靡樂與湛樂相反此二條可見古人立言章法

末章應篇首數章告爾舊止疏謂所陳皆先世舊章是也顧氏謂我謀卽所言修德之事大悔對下喪國說安溪李氏謂天方艱難曰喪厥國以時事言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猶前篇殷鑒不遠之意俱當回遹其德卽顛覆厥德而大反乎有覺德行者夫如是則厥國必喪而使民亦罹其大棘淪胥以亾之道也蒙定從李顧之說又深有取於方氏焉方曰首章曰維德之隅次章曰有覺德行三章曰顛覆厥德八章曰辟爾爲德九章曰維德之基卒章曰回遹其德威儀德之隅也謨猷德之則也言語德之章也三者乃德之實見於行者也然德之謹持於己者莫要於愼獨不能自嚴於屋漏則習儀以亟爲猶不遠出話不然不可以言德矣故七章探其本而言之德之求益於人者莫

切於聽言不能虛中以順納則威儀之不類出言之無章謨猷之不臧莫可正告而德日廢矣故八章九章復發此義後三章則反覆諄懇以申戒也此條通貫前後示人以希賢修德之方頗爲詳盡

張氏次仲謂武公三詩分隸三體淇奧國風是歌其成德賓筵小雅尙是據其一端惟此篇於修德之要作聖之功至詳至備雖以意兼儆王故入大雅而實義理精深文武周召而後聖學淵源爲能紹而述之顧氏謂淇奧言成德此篇言修德合而考之則淇奧所謂切磋琢磨瑟僩赫咺者具見於此而充耳會弁之容金錫圭璧之德一一可想大學引以釋至善此篇即其義疏與

桑柔

此詩注疏集傳並以爲通刺厲王呂氏謂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王氏炎謂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是也許氏謂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已矣詩本指安溪李氏以後八章爲僚友發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則臆說之甚矣案詩首四章以亂及天下民不聊生發端五章至八章言王不知序爵好用家嗇不考愼其相皆斥其所用之匪人而以七章列於其閒見天下之亂由此也九章以下多言朋友言貪人而不明斥王者猶民勞板詩之假同列爲說以王監謗故也然意仍在王前後脈絡相承其刺臣皆以刺王言聽任之者誰也而云各爲一事可乎

集傳用蘇氏義視箋尤直截至其體自屬與傳爲是倉兄之訓則傳蘇並通

二章至四章箋申傳以爲天下征伐不息集傳所謂皆征役者之怨辭義蓋本此君子諸家指王爲優競傳訓彊箋謂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其義是也誰生二句則錢氏云興兵之禍階於用事之臣確矣

國步當從陳氏訓國運疑傳定也釋文魚陟反疏音凝陸爲長集傳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又以居無所定徂無所往釋此二句均當君子實維維只是語助嚴氏以前俱無詮釋可見戴氏以

爲維持何氏以爲繫維誤

總上三章而曰亂況斯削則亂成矣王不當憂恤之乎憂之莫亟於序爵故告而誨之序爵者集傳所云辨別賢否之道是矣必喻之以執熱者勢急情危不可以須臾緩執熱而不以濯則手立焦灼救亂而不以賢則天下皆陷溺矣若世所謂資格賢不肖渾淆長亂之道非序也

五章蘇氏盡矣傳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蓋見左傳衛北宮文子之言而云然第古人引詩斷章文子方言鄭有禮故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孟子言好仁無敵則云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皆引詩之法而非詩本指詩蒙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及此故箋謂我語女以憂

天下之憂教女以序次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明以易傳非以申傳也疏既强爲牽合而陳氏啟源又謂傳義實優失之遠矣

釋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其言鄭王異文甚悉臧氏琳及段氏竝從鄭良是案篇首數章言亂在用兵蕩之內奰中國覃及鬼方也此乃自外而內言其聚斂小民則蕩之彊禦掊克也小人之致亂尤在此詩之言是正以爲忍心貪人緣起王改家嗇爲稼穡而詩義隱矣惟鄭本固卽毛本而箋義非卽傳義何以言之傳無功者食天祿以司勳治功曰力有功力於民者當食天祿今王好任用家嗇之人是使之代力民以食也是毛意蓋解家嗇爲王聚斂於家而不散非但如箋居家吝嗇之說若居家吝嗇則怨猶歸於下且非王所好矣　箋之本孟子大學皆以爲力民代食之反蒙推毛義其本大學則好是家嗇之反也

王本作稼穡釋爲當好知稼穡之艱難又釋稼穡維寶二句曰能知稼穡之事惟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惟好義與上四句絕不相貫其以私意竄改無疑箋以愛代食釋維好字是好卽上好是之好毛鄭亦俱去聲讀（釋文於此無音亦爲王說所惑）胡氏後箋陳氏疏引韓詩外傳稼穡字從禾以爲韓詩作稼穡有明證覈考之殆不然案外傳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君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正是好聚斂於府庫而不散之意初不及稼穡之事其本亦當作家嗇後人據今毛詩本改之耳

滅我立王忠臣憂國之辭歐陽謂將滅亡我王室是也小人用事軍旅之後繼以凶年天怒民怨竝至矣靡有字不貫下句與泮水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一例謂一身之力都已耗盡徒念穹蒼冀其哀矜而已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意亦可見篇首數章皆言天之降禍至此義始收盡然人也非天也故八章以下但言人事不復言天

八章承五六兩章言季氏本謂卽前章序爵之意是也民生之困苦上天之降災皆由王者輔相之非人詩以惠君不順彼此相形蓋序爵之道當如惠君之所爲而刺今之不然也季氏謂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之於眾考察愼擇其相允矣箋析宣猶考愼爲二失之其以自獨二句爲反上文則善集傳自以爲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蓋自獨俾臧與宣猶反自有肺腸與秉心反以於其相漫無考愼故耳朱氏疏義謂考者辨之明愼者用之謹輔氏謂獨言相者舉重者言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均當

朋友卽六章之家商上章之相後章之忍心貪人其云已僭則反予來赫職涼善背覆背善詈是也八章責王之深此乃託爲責友之辭爲篇末三章張本

十章以下復以責王言其見之明暗則有聖人愚人之判言其心之淑慝則有良人忍心不順之殊其是非邪正初不難辨而王好惡錯謬至使正人杜口小民生心是亂國者小人而使之亂者王也故彼此相形至於三四仍冀王之一悟耳貪亂之貪箋猶欲也

箋以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喩賢愚所行各由其性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若式穀中垢者其本性曰作曰征則施諸世此言君子之所在有益而小

人之必不可用也若嚴氏引曹氏說征猶討中垢猶內汙而釋爲小人以曖昧之言誣陷君子殊鑿　傳中垢言闇冥中心之垢非闇冥乎疏以土處地中而有垢恐非

左傳杜注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合上章以觀未若箋有所從來之訓爲確特此章當主不善言耳呂氏采李說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非也其以聽言二句指王則允貪人爲榮公集傳不易匪用其良良卽良人之良覆俾我悖王既不明使臣民舉受其悖也

十四章乃復承十章言之一　若此詩專爲友作者用意亦與民勞板詩同然篇中斥友最切至則非同列相戒辭也此其異於彼二篇處如彼二句朱子謂己之所言或亦有中張子謂千慮

一得是也既之二句箋所云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覩張說反謂予來相恐較直截

末二章承上章朋友言之箋以三職字謂主由爲政者本當其釋諒爲信用小人未是經兩言諒只當作實解謂民之罔中主由爲政者實是工相欺違故也諒曰不可二句謂實告女以所行之不可女反背我而工爲詈也正申成職諒善背之意既善背背又善詈所謂反予來赫也王氏肅以民所主爲疏用以申毛誤毛本作涼古通用傳訓薄失之

呂氏謂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篇末二句箋女雖觝距己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兩條能得詩意於言辭之表夫其反覆

諷切冀其受而改悔者正欲王之受而改悔也此其所以爲忠臣之心與

詩初皆言民之困窮而已八章始言俾民卒狂十一章乃言民之貪亂至此而言民之罔極回遹以迄末戾皆主由於爲政之小人然而任用之者王也則王實使然刺其相正以刺王其不復及天者詈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大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如此天心可知　天之立君與相以利民也今至於爲民不利如云不克則大反其爲民上之道民何以堪矣欲無禍難得乎

雲漢

憂旱詩也序爲之說曰側身修行而先之以懼又先以內有撥

亂之志此知本之言

宣王時直大旱而已皇甫氏謐謂元年不藉千畝二年不雨六年乃雨疏斥其無據當矣案詩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蓋如晉之荐饑爾雅仍饑為荐李郭並以為連歲不熟箋故以仍下釋降字復重至釋薦臻疏申以宣王遭旱非止一年金氏通鑑前編書於宣六年附注大紀連年大旱本此至系北伐南征後接以詩次未合陳氏啟源胡氏後箋重理皇甫之論不知詩自作於即位初年而不能懸定其為何年往年不雨今復不雨而不能確指其年數是所謂闕疑之道也

說苑謂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而疏云水旱皆上帝之為人君為民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為百姓請

詩二十五　十七

命聖人緣人情而作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其義互異夫祈禱之應與不應惟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若以於事未必能已特緣人情而為之心且不誠何以格神當以劉之言為正

詩發端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卒章曰瞻卬昊天有嘒其星不言晝而言夜見宣王憂旱之心夜以繼日也於乎何辜今之人見王之憂旱純乎為民非以為己王曰二字貫全詩不贅一辭所以傳其焦思蒿目之忱

此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下章傳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鄭司農引此文以證鄭注祭法以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皆用少牢又注春官大祝六祈以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並與詩合而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鄭箴膏肓以為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見祭法疏其於詩禮固並行不悖孔賈各疏雲漢最詳大司徒最略意初不異左傳疏謂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義至明著大司徒疏謂若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成之後即有牲體亦是意耳陳氏引災成之句成誤為滅而謂其不同於孔疏上文云連引靡愛斯牲者見索鬼神是祈禱之事須牲體以薦之又大祝疏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後即有牲亦作災成義並同孔祭法及此疏尤無不符陳又獨以此疏為長何也要之詩禮左傳必參觀之而其義

詩二十五　十八

始盡云

方氏曰首章靡神不舉虛言之以發其端也次章乃備舉所用祀六章則追思歷年承祀之恭而冀神無怨恫也

禮記郊特牲疏圜丘之祭皇氏曰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鄉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氏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蒼璧禮神其先燔者亦蒼璧二章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疏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義與皇氏合諸家亦無異義羅氏泌謂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耳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何自而有燔且瘞哉樂經云圭璧既卒春秋傳亦云

上筮走望不愛牲玉君祇以禮神而不燔瘞何言既卒何言不愛疑韓氏皇氏爲是

篇中寧字箋自曷惠其寧訓安外餘竝訓曾是也曾莫我聽乎曾當我身乎胡曾忍予乎曾將使我遯乎胡曾病我以旱乎皆疑而不定之辭集傳專訓何則於兩胡寧有礙嚴氏兼訓曾猶偏顧辭數義恐非古人立言之法

箋克當作刻刻識也王肅訓能云后稷不能福佑我邪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案此釋克爲勝於義較優集傳呂嚴所從也

傳推爲去沮爲止竝確王氏謂不可推知其故則復下第六章意嚴氏謂不可推過他人不可自沮又與下文不甚貫兢兢二句畏之至也周餘二句畏以民也此下三章皆於末四句述訴神訴先之意昊天二句承上帝不臨言胡不二句承后稷不克言謂昊天上帝則不使我有遺餘矣凡我先祖何不相與畏而來至共救此大旱邪先祖由后稷而廣及羣廟二句是倒文法傳推至之訓本之爾雅釋詁鄭蘇易之固非孫氏毓所申亦未是

云我無所三句傳箋皆以民言大命謂死亾瞻顧謂視顧此民集傳以宣王自謂瞻爲仰顧爲望案此詩我字通是宣王自我不容此獨岐出若顧視眾民則宣王與大夫君子之責耳惟以爲無所仰望則意在於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也至大命近止衆傳亦釋爲死亾之近案王氏總聞謂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亾也非是哀辭實有此理不諱此然後可以感人動神何氏古義亦謂大命以國祚言盤庚篇懋建大命是也近止謂滅亾不遠頁確案蕩詩亦曰大命以傾蓋民生所在卽國祚所關不容異視惟明主知之爲說耳

羣公先祖又承上章言由上帝及羣公先正又由先祖并及父母也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殊迂曲歐陽氏謂詩人述宣王訴於父母及先祖爾當矣集傳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范氏補傳亦謂上章既於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此章又於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父母先祖是也尤善惟以恩望之故先父母後先祖且以就韻

憚暑傳訓勞箋訓畏俱通而傳尤善言我心爲暑所勞其憂心如焦灼於火也（憚孔竝丁佐反）若箋疏以宣王眞若畏難此熱氣者未免以辭害意卽依鄭讀徒旦反宣王亦非眞畏且憂於暑也爲暑之病苗以病民耳安溪李氏謂又不及父母先祖者知父母先祖之必相愛而無力也

五章憂旱之心無以加矣六章三四句乃承第二章之末而申言之下則李氏謂卽首章次章之意而又專以郊社言之以致望於上帝故又不及羣公先正者知羣公先正之亦必相愛而無力也

是詩言宣王之敬天勤民也七八章又言王之帥先廷臣以敬

天勤民也
箋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
葢得之年凶則采邑所入者少也將言在廷能體上之心各竭
其力先云此者所以閔之因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而已之夙
夜焦勞不待說矣言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而已之發倉廩散積
聚益可知矣此舉下以包上也終以瞻卬昊天云如何里則憂
有莫可名言之意嚴訓里以田里非
卒章首二句仍是首章發端之意中六句述其奬勉羣臣以救
旱無怠之辭而終之以訴天望雨集傳爲善又載張子不敢斥
言雨之說尤精
折中曰詳繹詩言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
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葢消弭補救之道皆具不
止禩述其憂憫已也
吳氏讀詩一得曰雲漢寫宣王脩省之心最迫切上呼天祖中
告先正下勉臣工無非愛民之一念所發至誠可格天所以回
天心也宣王恐懼弭災與大舜號泣感親相似
崧高
序言其義集傳言其事適相足成也烝民以下數篇同　張氏
耒引揚子云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
可謂習亂矣而宣王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
好之也
困學紀聞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楚得申呂而
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屛翰與據漢地理志及史記正義所引
括地志徐廣說與水經注云云詳王風揚之水篇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
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地理考載林氏之奇說其意略符據此
知宣王命方叔征荆厎定後以申伯外戚負文武才故徙封於
謝以制荆要害爲扼吭拊背之勢而其權握於王朝與春秋事
勢迥別所以爲中興良圖美之固宜若李氏本謂謝荆徐之要
衝案申於禹貢屬豫州而最近荆謂之扼荆則可謂之幷扼徐
則遠矣且詩次在江漢前則召之彊理江漢與此明是兩役
疏謂申伯舊是伯爵李氏謂史紀申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申
伯李爲長
箋以甫卽相穆王訓夏贖刑之呂侯呂氏謂甫申意皆宣王時
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第詩方美申伯自當舉其賢者竝言
先云生甫及申甫在前也繼云維申及甫申爲主也集傳以箋
爲正解存呂爲或說最當若孔子閒居注甫申爲仲山甫及申
伯張衡應閒云申伯樊仲實幹周邦蓋皆本之三家范氏嚴氏主此則但舉某甫之甫何以知
爲樊侯乎王氏紀聞駁之
亹亹包下才德兩層王纘句箋謂王使繼其故諸侯之事集傳
使繼其先世之事以下文詳之未合嚴緝從李氏如北門政事
一埤益我謂其任益重也得之事者何卽周翰蕃宣之事也四
句先舉大綱下乃推說
箋以于邑于謝知爲時改大其邑以南國是式知爲使爲侯伯

南方之國皆統理允矣申伯之國許氏據史記謂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又謂謝非申伯之國宣王改封申伯於此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申之舊國莫可攷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其言最審又徐氏善春秋地名攷曰地理志自謂宣王改封之後據詩辭鄭語毛韋注及潛夫論申在宛北序山下路史序卽謝也斷爲申卽謝初封之申杜孔已不能知闕之可矣亦與許合

陳氏疏引顧氏方輿紀要南陽府唐縣謝城相傳周申伯徙封於此又河南信陽州羅山縣縣西北六十里有謝城及劉昭注續志水經注所說朱氏右曾以爲此皆世本所云任姓之謝或在此以爲申伯之都非是此足裨王所未逮陳又謂漢宛縣申

伯故國縣南有北筮山卽宣王所封之謝較舊都近南在宛縣南不在宛縣北案詩無憑山爲險之文疑謝以北筮山得名而未必其邑於山下若果從宛徙山下則相距咫尺何煩召伯以定其疆地其故由於誤以宛縣爲申之舊而別求地以實謝邑不思漢志潛夫論雖似小異皆卽以謝爲申城曷嘗分申謝而二之邪一統志申城在南陽府南陽縣北二十里呂城在縣西三十里南陽縣北二十五里襄山相近有北筮山

疏以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改邑於謝取其便安蒙以我圖爾居詳之疑未必如孔說及讀史記秦本紀云周孝王欲以非子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案此則舊申國雖不能指實何地其爲周京西方諸侯則確有明證矣

以謝改封申伯爲州牧其事重大故命召伯定其宅亦使南國諸侯戴王朝之聲靈也箋謂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恐非詩指疏引王氏肅說召公爲司空主繕治特附會此詩及江漢爲是言城齊之事何以又使仲山甫也胡氏後箋引烝民傳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此正與定申伯之宅同義左傳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可見古者建國親侯自有王朝遣官度地定居之制定申伯之宅亦不過定其所居耳得之但此先言其概其詳則在二三章

傳及集傳訓登爲成箋成法度於南邦范氏補傳謂於是申伯得成此南邦之功而世守之嚴氏引錢氏說登升也自卿士爲牧伯故曰登案如鄭似與上南國是式近複錢則義又別出范說爲優

何氏古義曰用徹法以正其土田則經界之脩明稅賦之畫一皆在其中矣此卽黍苗篇所云平原隰淸泉流之事　韓奕言實畝實籍江漢言徹我疆土而此言徹申伯土田蓋自厲王貪暴而徹法壞矣宣王中興之美此亦可見其一也

二章之功三章之庸皆卽謂藩宣之事所以楨幹乎王朝者也特世執以傳後言作庸以當身言耳箋謂起女之功勞是矣傳御傳云御治事之官箋以爲冢宰集傳謂申伯家臣之長蒙案

雅詩之例於大臣有事及之者必舉其人如六月之張仲韓奕之蹶父常武之尹氏皆是鮮有渾言之者若舉其官何不直曰冢宰而猥曰傳御邪箋殆失之集傳援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謂古制如此最爲確證陳氏啟源以周制未必同漢謬矣嚴氏用錢氏說王命申伯傳相及治事之臣略同集傳私人傳訓家臣疏以爲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主人降獻私人注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申伯雖是王卿士亦不得純臣故稱私人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蓋傳御謂諸侯之命卿以傳相治事猶是王朝之官降是爲大夫士則皆私人矣　朱氏解頤謂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傳御亦善

箋以王賜申伯爲將遣之於下章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嚴氏以路車卽上鉤膺乘車卽上四馬侈君賜而申復言之案錫與遣不同不當混爲一事顧氏學詩謂上章既有四牡鉤膺之錫矣此於廟策遣復有路車乘馬之贈與後篇贈韓侯同此爲確證

傳寶訓瑞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呂氏謂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胡氏後箋又謂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服衮而朝介圭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皆從傳訓瑞此足

以申明傳義王氏肅所云桓圭九寸孫氏毓所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竝與經違

曰信邁曰誠歸由申伯言之則爲當大任而不疑下章所云番番也由天下言之則爲慰遠近之屬望下章所云咸喜也嚴氏謂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蓋得其一端箋以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王氏以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殆非所以語古君臣之用心也

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疏以爲郿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集傳亦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此一義也地理考載曹氏說郿在岐東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受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於郿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陳氏疏亦謂宣王命召公必於岐周則其命申伯亦猶然此又一義也案兩義均善而後說尤覈嚴氏據召誥則至于豐注文王之廟在豐命諸侯必至豐告廟陳氏啟源駁之曰酆鎬相去止二十五里酆亦在郿之東與鎬等耳固是一統志郿縣在陝西鳳翔府東南一百十里故城在縣東北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南至郿縣三十里東南四十里

以韓奕詩推之信邁則出祖矣郿蓋申伯出宿之所而王就餞之以元舅有功加隆也

疏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復命以此

事此以辭害意也只是一時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歸謝所由得邁行耳集傳謂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葢舉其國中之峙根而在道固不待言矣

箋以周爲徧蘇氏易爲周人詳下云戎有良翰蘇義爲允集傳呂記從之鄒氏泉謂周人就京師之人而言戎周人自相謂也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得人根本之所由以固也故曰女今有良翰矣此正應維周之翰意最當文武是憲應篇首數章箋於首章云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是有武也云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是有文也南國是式式是南邦是文武爲憲也

詩自二章王纘以重大之事以至七章之入國敘次歷歷此又以簡語括申伯以勳戚兼才德之全收盡上文見其允爲周家之楨幹蕃宣而王之隆禮非苟然也故云其生有自來也

四章箋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七章云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呂氏云是詩如還其私人以峙其粻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葢如此皆善於言詩者

曾氏以文武與柔惠且直辭異實同衆文武固卽自柔惠且直出而有才德之辨顧氏謂申伯有文武之才者由有柔惠且直之德耳柔惠故能文直故能武得之

南國式南土保統屬不出南方耳而首章言四國四方卒章又言萬邦四國者一方統理得人則人知嚴憚而不敢易朝廷也前後首尾正相應

烝民

序以周室中興歸之任賢使能實於治道能見其大

集傳謂天之生仲山甫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呂氏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葢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云云竝得經指下章正言其德德卽懿德山甫爲能充其德焉箋以好是懿德爲好有美德之人可也但意以民好宣王懿德故天亦好茲宣王爲生山甫以佐之殊迂

二三兩章呂氏最善柔嘉三句言其德性之美表裏柔嘉協於當然之則也下二句乃分言之令儀令色修身事也小心翼翼誠意正心事也古人以敖很爲凶德抑詩亦曰無不柔嘉則卽有物有則之則古訓傳箋以爲先王遺典葢凡經典與五帝三王周公所制宏綱細目皆是觀春秋時名公卿動稱先王而王孫圉言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可見大臣之學如此惠氏棟謂說文引詩作詁訓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此古人小學之一節而謂足以盡仲山甫學術邪呂氏以威儀是力亦爲學問進修葢威儀有以事異者如玉藻喪容戎容之類及凡禮經所云是有以位異者北宮所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是非學問之功何以能至

天子是若固是發而措之事業乘以起下二章若非承順大田曾孫是若謂王心之順閟宮萬民是若謂民心之順魯侯是若謂公心之順也張氏次仲謂山甫之德如是故有當於天子之心而使布其明命也得之箋是順從行其所爲也嚴氏謂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非是

呂氏於三章曰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集傳釋王躬是保曰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並不可易案傳喉舌冢宰也約之則出納賦政實即式是百辟之事以詩爲奉命使齊而作故上既曰明命使賦而此章又詳言之蓋論平時則以保王躬爲重論本事則以將王命爲主也

集傳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偸以全軀之謂語類文蔚所記一以揚子雲爲說一以孔光之徒爲說二句每爲後人假借故大爲之防如此前人所未有也

四章之說安溪李氏曰王命肅肅而能將之於出納之職無愧矣邦國順否而能明之其賦政必當而百辟是式矣保其身者身無失德非如後世所謂保身也不保其身烏能保王之躬哉德之既修而又夙夜匪解以盡其誠此所以王躬是保者乎此句義重故於末言之案得此前後數章皆通陸氏謂保者不愧不辱之謂亦善

五章集傳足成上章之意而并及柔嘉非軟美之謂慮爲鄉原之流所假借也李氏曰申言其布政以式邦國者如此也惠足以惠鰥寡威足以制彊禦商頌所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意亦相發案舉布政式邦國而將王命在其中矣不侮不畏言政即是言德

呂氏於五章論柔爲入德之方語類舉以爲問朱子謂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仲山甫之柔中有骨幹不是專於柔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欲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案朱子之言於易論語合發明經指尤有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德宜其易舉矣以其輕而精且微有如毛焉則非質之粹學之篤者莫能舉也惟仲山甫天人交至愼之於微物皆合則爲能舉此懿德我是以發於秉彝之心而愛之莫助云者以見其不留遺憾無待於人之助焉爾中心好之溢乎言辭矣正應篇首四句及第二章

鄧氏元錫有云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人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何氏古義因謂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意言其微而難見舊說輕而易舉爲非李氏亦謂德之微細如毛言其精深要眇案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荀子彊國篇亦引以明積微至著之功諸說近之而李尤善德者懿德然必積微而後至常人不知愼微則失其天所付畀之理故鮮克舉焉

李氏謂申言其修德以保王躬者如此也朱氏解頤謂舉己之

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卽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皆是矣蒙又案合此二章其所言次序略同第四章竝以德列於式百辟保王躬二者之閒葢旣與事一人補袞闕連文則保王躬之藉有德著矣然第二章於敘山甫懿德之終卽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是式百辟而將命莫非德之見端也故以德列其閒見上下之胥由德出耳古人用意之精如此

七八二章專言將王命事曾氏說能道純臣之心仍以保王躬結焉亦見詩人立言之密郝氏敬謂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爲王保躬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城齊之役何足煩之詩言袞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規諷之意則偏矣

詩言四牡征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其有征夫之眾宜矣事關禦邊要務故山甫以王命董其成未必輿大師動大眾以出也序任賢使能義本分明崧高召伯徹土田營謝城亦因謝人以徹之營之而已語類於此二篇有勞擾之疑蓋未考黍苗箋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其義猶蘊而未宣黃氏日抄云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爲贅物宣王政典清明一洗衰頹之迹故封申伯以懷南方之諸侯命樊侯城齊以懷東方之諸侯錫命韓侯以懷北方之諸侯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征之規模宏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又云謝衞武闞以制楚韓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案此能道宣王措置規模詩之列於大雅以此惟韓扞臨晉當易以韓據全燕葢韓當日爲幽州牧非爲并州牧疏仍箋誤耳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箋據爲說以梁山爲韓國之鎭諸家承之馮氏名物疏同王氏地理攷兼載水經注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後魏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而附以李氏所疑涿郡乃燕地又有奄受北國之言梁山恐是方城縣相近梁門界上之山顧氏日知錄亦引水經注文以爲卽此奕奕梁山陸氏詩學謂馮說韓城於詩不合若梁山晉望其說不訛於是梁山韓城各得其

實陳氏疏又謂梁卽呂梁梁山在王畿東北交界處又爲韓侯歸國之所經故尹吉甫美宣王錫命韓侯章首卽以禹治梁山除水災比況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梁自夏陽之梁山韓自北國之韓侯發明詩指更無可疑一統志梁山在韓城縣西接郃陽縣界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郃陽縣志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又云是山延亙緜遠今自郃陽西北逶迤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

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箋以禹決除水災成田貢賦韓侯倬然著明復禹之功傳義正大疏强以箋申傳嚴氏以爲儗非其倫失毛意功莫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以武王之功配禹信南山以

成王之功配禹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良是若梁山之下
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乃蘇氏說殊乏
義味恐非詩指見穎濱詩傳及讀詩記大全誤作朱子說
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疏申以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以其
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集傳受命蓋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
天子而聽命也義本班氏白虎通乃韓詩内傳所以釋瞻彼洛
矣者朱氏通義謂毛鄭諸家都無此說案左氏文三年傳凡君
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而詩
言受命又有娶妻事故以爲初立然於卒章曰王以韓侯之先
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則是錫命爲侯而兼
州牧也詳命辭云纘戎祖考以祖考連文明其繼世爲諸侯朱

子正據班書補毛鄭所未及最爲特識朱反執舊義以相訾可
乎蒙久立是說後見陳氏疏亦據班說申毛
箋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秦氏五經通考謂此述
韓侯入覲儀節與覲禮互相發明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
覲卽覲禮之乘墨車乃朝也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卽覲禮侯氏
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也王錫韓侯卽覲禮天子賜侯氏以
車服也介圭卽五等諸侯所受之瑞毛義得之箋以爲享禮之
圭璧非也說與顧氏學詩略同而此較詳顧又謂旂載於車故
車馬之賜及之覲禮路先設故先以車言元衮赤舄冕服之上
者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是以服言也覲禮路下四
亞之故次以馬言也鄭鞹淺幭又於車則其軾言之鞗革金厄

又於馬則其轡言之則又秦所未及也
朱氏疏義謂韓爲侯爵不當服衮但孔氏疏無衣引周禮巾車
注謂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爲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爲節
也然又以爲特止於其身後世子孫則各服其服豈周禮至此
已變其舊而然與案左氏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
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是春秋
時猶守此禮然則衮服之錫殆亦以州牧特賜與
三章之義證之聘禮方明出祖云者聘禮記所謂出祖釋軷祭
酒脯是也出宿云者聘禮於賓歸亦有遂行舍于郊之文是也
顯父之贈則舍郊下卽云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外是也
然則祖自在國門外而屠卽近郊地名顯父餞之就屠餞之也

彼有贈無燕此因燕而贈待覲侯與聘使禮之隆殺不同而就
出宿之地以贈賄則同崧高詩申伯信邁郿蓋亦其出宿地而
王自餞之禮又加隆焉若春秋時優禮霸國聘使亦有就出宿
地餞之者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是已至聘禮記所云乃飲
酒於其側特禮之細者非崧高與此詩之餞鄭精於禮釋禮必
舉其義而疏或誤會如箋曰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不留於是
也用以明出祖後必出宿之義未嘗謂餞送在出祖時疏乃以
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故於
祖之下卽言出宿其誤一矣云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
馬所以贈厚意也用以明餞與贈竝出王使之義是本其始而
言其使同此時同此人疏以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

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其誤二矣
秦氏通考謂覲禮於饗禮乃歸之下無侯氏出祖釋軷及卿士出餞之文此詩所陳可補儀禮之未及至乘馬路車之贈又在錫車服之外出於一時特典未必爲常制也顧氏學詩亦以前既有車服之賜今復贈之車馬以寵其行葢殊典也案此與崧高詩賜申伯略同恐是常制非異數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鹿鳴詩承筐是將亦列鼓瑟吹笙吹笙鼓簧下以此爲準車馬之贈葢在飲酒時將之可知其厠於殽蔌籩豆之閒也㝎侯氏呂氏專指韓侯爲是
疏以未必受命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此說未是四牡詩傳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自其國來

京師於禮不應先娶妻後入覲也徐氏光啟謂昏禮當在贈行前章次反後者此詩因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竝敘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也案於受命後行親迎固禮之所許然詩人因物賦形果爾敘娶妻於贈行前亦奚不可故集傳斷爲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何氏古義以爲於蹶父所居行親迎之禮蹶父爲周卿士意其采邑必在王城外也亦允傳以蹶父卿士里爲邑陳氏引周禮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注小都卿之采地四百里爲縣蹶父爲王卿士當受采地於縣內里其都邑也尤足證明集傳之義
四章上三句曹氏謂詩人言人之貴必敘其內外親族如碩人詩韓侯迎止以下徐氏鳳彩謂迎以百兩從以諸娣皆邦君之

禮也韓侯始受命爲諸侯故其取妻成其爲夫人也俱善迎親迎此與文王之親迎于渭均爲諸侯親迎之明證陳氏謂諸侯親迎在宣王時禮尙不廢是百兩彭彭三句鵲巢之百兩御之也諸娣從之二句則其次章之百兩將之也言諸娣以見韓姞爾傳顧之曲顧道義曲顧之云當有成文故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長女孟姬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白虎通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竝與傳同楊氏愼以爲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於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顧之字義當如楊說傳寫者誤曲爲回疏已駁正其釋章指仍譌作回而呂嚴因之　此親迎之終事也
不顯其光大明箋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此箋曰光猶

榮也氣有榮光也氣恐禮之誤觀疏申以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可見又韓侯適於受命後行此昏禮所娶又王朝卿士女故詩人因而及之如是而已集傳不贅一辭得之王氏呂氏似皆有意推說而王義更支離
五章曹氏謂此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輔氏謂上言韓侯之迎韓姞此言韓姞之歸韓國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許氏謂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之盛葢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是亦性情之正之一端也詩人立言不過其則三說能發之惟曹以韓多山則猶誤以同州府韓城縣之韓當之若順天府固安縣古韓城在其縣南縣又在府西

南百二十里而世所稱爲梁山者尙在府之西北其非多山甚
明故詩亦但言川澤不及山也
箋燕安也平安時衆民所築完於義難通釋文載王肅孫毓云
北燕國集傳呂嚴竝從孫王曹氏又有召康公爲司空之說爲
集傳所本顧氏引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
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
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以證其爲冀州之韓城復駁曹
氏說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
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
之築城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
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引王符潛夫論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

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
因斷從水經注其辨甚覈一統志采顧說云韓城在固安縣東
南縣志今名韓寨營在縣東南十八里
百蠻追貊傳以爲二箋以爲一陳氏疏申傳允矣經之百蠻正
是職方之蠻服而追貊乃是夷鎭蕃服大行人所謂九州外之
蕃國耳長是蠻服之百國謂因是蠻服之百國而長之則是州
內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自是箋義非傳義也
首章述王命之之辭卒章申述命之之事錫命韓侯於始末言
之見歸重之意其中覲禮昏禮無不包舉而前後兩章相應章
法秩然又崧高稱申伯之功烝民稱山甫之德此篇專美王之
錫命乃以捍禦北陲爲中興方略而其錫命又以先祖受命之

故惟其初立來朝未有功德表見故不輕許一言所以爲大雅
之才也箋於首次及末章皆說爲美韓侯旣失詩指顧氏又以
宣王詩爲侈於前人而韓奕尤侈豈未繹作詩微指乎　因上
章言韓土順及韓城卽於韓城順及先祖又於韓侯統轄先舉
遠者之追貊爲倒文法令北國得與墉壑畝籍連文而篇首則
先受命後言覲中則先娶妻後相攸皆古人結撰處
江漢
疏謂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曾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
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陳氏以爲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
詩而同言淮夷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若在淮
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

夷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爲集傳呂嚴所本或疑淮夷
據經傳所言宜在淮北不知淮夷有通言專言之別專言則淮
夷爲國號惟淮北有之春秋所書是通言則淮南有夷無異淮
北初非單指一國此詩所述是詩明曰江漢之滸又曰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固不得謂之在淮北矣以春秋傳詳之淮水以南
其國甚多散之則不能有爲聚之則足以作亂在宣王時恃遠
蠢動難以偏舉詩故總名曰淮夷而已陳說不易
世傳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鄒氏泉引
之以爲一時竝出顧氏學詩引劉氏汝楨亦云江漢常武二師
一時竝發王親帥六師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姜氏廣義
謂用兵次第詩明言之先命尹吉甫征玁狁次命方叔征荆蠻

故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次則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江漢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荆楚之後也又次則王親將以伐淮北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徐夷之聯結叛周在淮北而不在淮南故征淮南之夷江漢諸國可爲王師之助而不憂淮北諸夷爲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漢之後竹書以爲一時竝舉非也胡氏後箋亦謂征淮南之夷必由江漢進兵者意其時淮北徐戎未服故不能由豫兗之境渡淮而南必由揚州之廬江左右而後可以東行至淮也以此知常武伐徐當在江漢平淮之後蒙又案二師果一時竝發詩次應先常武後江漢烏有遣伐反先於親征者邪竹書本難依據今本又出後人僞託牽影附詩書爲之何足信也

呂氏謂江漢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段氏昌武引林賢良事要曰古者畿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荆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王氏地理攷亦載之案詩凡三言江漢林說蓋得其指呂氏殆即本其師之說而未敢專決與胡氏謂如林說則常武整我六師何以解之然呂云會師以伐而仍不作執一之辭固自無病

箋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蘇氏謂莫敢安徐集傳呂記同蘇其義竝主神速嚴氏謂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游息案鄭蘇是也句用兩匪字篇中自有其例如三章之匪疚匪棘非是相疑正是相反孫子有言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況順王命而行敢安徐自在乎其以左傳唯敵是求證來求之求則勝箋來求淮夷所處之說

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案箋說是矣其云伐之克勝恐非果如所云詩不應第言經營而已當是諭以朝廷威德皆望風來服因而使傳遽告其成於王耳蘇氏謂淮夷既平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得之許氏以爲三言四方皆是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上章言江漢湯湯而曰經營四方四方既平下

章言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而曰式辟四方辭旨可見也正發明鄭蘇意嚴氏以淮夷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未然

箋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輔氏謂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此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均善古來宇內大亂未有不自其偏隅蠢動始者君臣知息其餤銷其萌清其原自無莫可收拾之患矣

箋於首章云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此又云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呂氏引陳氏說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陳說爲允朱子舊說再

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亦同何氏古義以爲召公從江漢班師至江漢合流之滸適承王後命此於詩辭甚似然果爾召公何以不慮及疆理而遽班師邪此必於告成時請諸王得命而後行詩人歸重於王耳

吉甫獨於召穆名者以平淮夷受上公之賜詩述其錫命拜命者特詳事體嚴重不名不足以稱也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此與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同一氣象純乎仁義之師矣

朱氏解頤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良法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卽命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於是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濱海之國無不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此條能見其大槩詩人所陳征伐善後事宜此爲最詳

至于南海疏九州之外謂之四海此本蓼蕭箋文據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及周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要卽就淮夷四方中之南境言耳何氏焯乃謂詩言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於周東周而後隔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遂謂蜀與粵至秦始開案其說始於張晏而晉太康地志承之胡氏禹貢錐指駁正至詳悉就此詩言召公方戡定淮南安得遽略地至五嶺外邪疏矣

釐文來毛如字疏申傳云毛以旬爲徧宣當謂宣布王命箋來訓勤勞旬讀營殊費力集傳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於來求來鋪爲合第章末二句乃嘉辭非勉辭嚴氏謂若作勉辭則與用錫爾祉及下章意不接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爲美其克紹康公允矣蓋蒙來旬來宣言女開敏如此是用錫女以福所以爲下章緣起何氏曰康公日闢國百里而其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閒所謂是似者此耳肇當如蘇氏訓開本之說文言辟四方而疆理至南海皆汝之開敏其功也傳訓謀殊迂呂氏謂康公後風烈無聞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之亦非

予小子陳氏以王自謂爲是禮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予小子若於至尊敬之大臣閒亦稱之如成王之施於周公可見也氣之亂召公以其子代宣王其後與周公共和以間王政及是又立大功非他勳臣比故隆禮亦特異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胡氏後箋謂此所引傳又在韓前如喪服傳中引傳之例其曰予小子正釋此詩二句是予小子爲王自謙之辭可爲一證箋以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人臣自稱宜曰予小臣無曰予小子者況召穆是時實非幼小乎

朱氏讀詩一得曰命仲山甫曰纘戎祖考命韓侯曰纘戎祖考命召虎曰召公是似惟宣王能以祖宗之法爲法故欲其臣皆以祖宗之心爲心

張氏慧曰首二句終上章事所謂旬宣者卽上章之經營疆理

也末二句起下章意所謂錫祉者卽下章之圭瓚土田也王制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詩言釐爾集傳謂使之以祀其先祖是矣非以告其祖賜也文人自當謂文王告而後錫正示不敢專之義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又申成上二句未盡意文人言其神周言其地若自告其祖則人臣榮君賜事耳行之宜在受賜以歸之後嚴氏從集傳得之陳氏啟源謂若是文王何不自告之而以賜虎哉下言于周受命是就文王廟命之此時方告文王然集傳以告于文人屬下故云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原謂王自告之何嘗謂賜虎以告陳執鄭義難集傳而不悟鄭之誤連上讀也古今通禮從無先告私廟後須爵賞

之文顧氏亦以文人卽召祖文侯之命謂追孝于前文人案蘇氏釋云使得追孝於前文人修祭祀也金氏亦云使追孝於前文人皆以爲有文德之先王朱子盖不作顯祖唐叔解同於蘇也

卣下與首韻自召祖命箋用其祖康公受封之禮集傳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似箋爲直截

作召公考箋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集傳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二說均似求之太過嚴氏謂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爲康公之成對揚王休以下七句通是拜稽首之辭

武不可廢故康公於累葉承平則有張皇六師之戒武不可覿故穆公於功成捷奏則爲矢其文德之箴古大臣爲國家深謀遠慮引其君於當道志仁如此

大雅吉甫四詩於召穆純發明其心事與宣王以召祖待穆公而穆公亦以其祖自任其外不贊一辭爲兹最高矣烝民亦皆古大臣之德業闘筆次於是詩者也崧高又次之韓奕志在首末兩章美王朝之措置得宜爾於韓侯第就外物形容而已凡皆一視其人以低昂而不差權度如此

常武

詩卒章與上篇卒章用意略同皆不欲其君極意於武功序有常德以立武事信矣蘇氏以武不可常也宣王之征徐方王猶

允塞而徐方既來兵不勞而民不病則可常也爲說未若序之直截陸氏詩學顧氏學詩援大武爲比益失詩指謂武備不可弛古來幾見常德不失而忘武備者哉

安溪李氏曰皇父爲卿士而兼大師蓋周之三公往往六卿攝之自周召既如此也皇父以南仲爲大祖亦如召虎以召公爲祖畿內公卿視外公侯故皆得立大祖之廟說甚精覈

又謂敬者重其事也戒者厚其備也惠則其興師之本心也兹其兵之三要與案敬戒二者敬爲尤重敬則戒矣荀卿氏之論兵也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又曰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行軍之貴敬如此若箋敬之言警也周禮注亦引

詩作儆或本三家敬兼有儆義然不如依本字訓敬畏之尤正大也

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自親行基說爲是觀詩辭皆歸重於王卽首二章亦以王命統之與他篇不同可見集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親行則自將矣顧氏謂王雖親行仍命大將統之非宣王自將此本疏說案春秋傳君不親行則師之進退聽於將君親行則師之進退聽於君故如城濮之晉邲之楚鄢陵晉楚軍將俱備春秋必書其君不書其元帥非卽自將之明徵乎若繻葛王爲中軍適以致敗非行師常法也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此常法也若王有特命則不

以是拘故休父職大司馬而皇父實爲大將安溪李氏謂皇父大司馬職休父小司馬職失之王使內史策命詩辭鄭重其爲正卿可知況休伯之爲司馬氏楚語有明文乎

箋解章末二句爲王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語蘇氏則連上二句皆司馬戒令之辭案此王命休父而休父以戒其師旅者也其義則傳所謂誅其君弔其民輔氏所謂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皆善　三事傳立三有事之臣箋三農之事疏引大宰注原隰及平地以證之李氏謂毛不如鄭如湯之耕者不變然後可以見其仁義之師案於不留不處下言之自以箋義爲允

震驚徐方與徐方震驚有別蓋上則震驚之下則自震驚也但箋以傳遽馳走相恐動則泥嚴氏謂奮揚威武以震動恐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此以震驚二句爲宣王震懼之甚明王舒保作二句言其節制震驚徐方二句言其聲威

傳截訓治言截然整齊彼淮浦者王師之所在也句法與殷武有截其所相似箋謂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說得周折非經傳意蘇氏謂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略者得之集傳釋爲截然不可犯亦善若何氏古義錢氏詩學解爲堵截小之乎言王師矣黃氏佐曰上章先聲此章後實行師之法

箋既服淮夷又大征徐國集傳呂記不用陳氏疏曰鄭分伐淮夷伐徐爲兩事不知淮夷之國徐爲大伐淮夷卽是伐徐二章

云率彼淮浦其下卽云省此徐土三章三言徐方四章言淮濆又言淮浦其時徐國必有興師禦兵於淮浦者淮浦之禦兵既已敗散至此則大征徐國深入其國都爾案此說精審正足發明朱呂之意

如飛如翰六句皆言節制如飛如翰荀子所謂徙舉進退欲疾以速孫子所謂其疾如風也如江如漢正形容其廣長則衆多之實也如山之苞二句疏謂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動動則不可禦止顧氏日知錄又以上句爲營法下句爲陣法古之善用兵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陣必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溪矣均善李氏以緜緜不可絕翼翼不可亂固得本訓而傳以覲敬釋其義尤

精不測孫子所謂難知如陰也不克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牧野誓師先言不愆于步伐止齊而後言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此詩上章臨陳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此章移師征徐又只言節制王師之重節制如此金氏注牧誓以爲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得之矣一統志故徐城在安徽泗州引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泗州志古徐城在州東北八十里

猶蘇訓道義勝傳箋序有常德以立武事正在此耳漢書嚴助傳引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其解又先於蘇集傳本其語而益以非獨兵威然也得詩指矣

武功厎定固足以戡亂黷武不已又適足以致亂好大喜功之心一開亦復何所厎止此古大臣之深慮遠見所以爲萬世法也劉氏小傳謂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安溪李氏又曰二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多矣未有自將者蓋徐自穆王以來負遠僭號在西京時罪浮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也抑斯舉也繼於召虎經略之後徐爲彊大必也號召淮南諸夷爲之黨援是以先定南邦翦其枝葉然後執言聲罪六師移之中興次第於此可見

張氏慧曰行兵莫先於擇將首二章言擇將也莫嚴於紀律三章言紀律也而武勇氣勢亦臨敵決勝之要四五章言武勇氣勢也然此皆非其本也其本則操於王之一心故末章以王猶允塞終之常德立武命篇之意有在矣

瞻卬

歐陽氏以爲呼天仰訴是也降此大厲則已暗指褒姒而言著禍本也邦靡有定兼畿內外士卽三等士蓋內外上下咸受其病者乃降此大厲而然也蟊賊蟊疾箋謂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蘇氏謂小人爲之蟊賊何氏古義謂蟊賊外至比皇父號石父之類蟊疾內生比褒姒案鄭義殆非蘇及何氏必合之乃備何言之下篇同出凡伯亦云蟊賊內訌彼意指小人此意指褒姒而小人亦在其中繹三章至六章自明至蟊賊蟊疾皆是內非外不見下篇內訌之云耶十月之交四章是此句注脚

郭氏變雅斷章衍義曰瘵病也其不曰病而曰瘵者瘵之爲病日傷月損以漸卽於死期也

輔氏謂二章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下四句承罪罟安溪李氏謂奪人土田人民蟊賊不止者也顚倒有罪無罪罪罟不收者也蒙謂通是罪罟不收之事耳蟊賊蟊疾則本原之病矣

箋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詁訓分明案詩辭與誰生厲階相似言降厲者天而爲之階者長舌之婦也階之厲則必亂又專歸之於婦人焉

三四章痛言褒姒之致亂以冀王之一悟小雅亦言豔妻煽方處褒姒威之然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凡伯世爲畿內諸侯與王同休戚發於忠憤義不可以已也懿箋謂痛傷之聲爲是

訓美者漢書顏注之失寺傳箋訓近疏謂寺即侍也釋文寺音
侍蓋古寺與侍通用此古義之不可易者
箋以譖訓不信讀爲僭諸家說各不同惟集傳從箋訓而不用
其義以爲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最當伊何爲
歷亦用鄭意而云反曰是何足爲歷乎於文勢爲合
郭氏又曰如賈三倍二句言以婦人而與聞公事也取譬之辭
也然今之君子竟有於賈人之利市識之甚詳者世道之衰無
人而不言利也可慨也夫
褒姒之致亂皆王使之然故五章仍歸之王天何以刺二句先
以災異動之又言西戎方強宜憂而不憂高明是棄不當忌而
反忌朱氏解頤云不弔不祥不畏於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

也蒙又案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王左右皆非其人而國幾於
不國矣
後漢書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泰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引證最切但幽王時未聞殺害忠
良如桓靈黨錮之禍何至云亡顧氏學詩謂或以罷黜去國或
以知幾遠遁非盡夗亡是也下篇卒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見
人才斷無泯絕之時但有之而棄諸閒散之地至於潰敗不可
收拾雖善者亦無如之何耳若箋謂奔亡嚴氏申以猶何閔信
亡之亡泥於言亡字矣
謝氏謂國有賢人如一身之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
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誠至論也故有天下者以信任爲
先尤以培植爲急
天怒益深則禍至無日人才鮮少則禦侮誰賓凡伯故重言之
以警王也降罔暗指褒姒應前降厲
藐藐昊天二句集傳之解固精呂氏載舊說天雖高遠然仁愛
人君無不鞏固其命亦善詩以昊天始曰則不我惠以昊天終
曰無不克鞏天意之回與不回視乎王心之改與不改耳改則
去褒姒求賢良上不辱於文武而可以爲救於方來矣
哲夫成城二句舊屬二章之末此分章之不得其安者也呂氏
更正而集傳從之不可易矣

召旻

凡伯兩詩前篇主斥褒姒此篇主斥小人而皆以刺王

降喪之喪集傳去聲爲是四章之七句各家所同古音富與疚
亦韻也
亂之始生必有饑荒之釁見小民先受其病元氣凋傷而後兵
革從之然天之降饑荒亦非偶然皆由王任用小人上失天心
所致遠國是既壞亂象既成而王猶罔知悛改也則禍至無日
矣
小人之害國家猶蟊賊之害禾稼訌之訓潰如食根食節之蟲
自內以潰也但知昏亂椓喪莫其其職安溪李氏謂昏故潰亂
椓故回邪箋謂皆謀夷滅王之國而王卒信任無閒豈其天實
爲之邪故曰天降罪罟
集傳於時維婦寺極言婦奄相倚爲奸之害而引歐陽氏五代

史官者傳序之言此昏椓靡其箋以昏椓皆奄人昏其官名椓椓毀陰者疏因極言奄人易於罔惑人主苟或信使親任國之滅亾多由此作雖非兩詩正解其言足爲炯鑒不可忽也

曾不知其玷箋以小人不知其玷集傳以王不知其玷集傳爲長案傳所云臯臯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小人敗壞國家寔不由此何能知其玷哉王安知而不知焉君位所以隊也兢兢業業二句箋以爲天下之人之心而我位爲王之位集傳以爲憂國之人之心而位卽其位以孔塡不寧文同瞻卬觀之箋爲長也呂嚴得之

項氏謂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以經證經最明嚴氏

從之箋以潰茂之潰當作彙迂矣

傳苴水中浮草也箋樹上之棲苴義正相足疏以棲息水上申傳失毛意矣集傳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甚明草本易潰茂必言歲旱而義乃見棲苴則有甚於歲旱之草故復繫之如彼而以一句配兩句箋疏謂草又如苴恐非

蘇氏李氏以昔爲先王之世今爲今世當矣時合如傳謂今時茲則直指當日也二句是承上章而言小人在位則上下凋瘵日甚一日不必如傳指賢佞說傳又謂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箋申以胡不自廢退乃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蓋爲不得巳之辭亦以見王之昏惑難望以進賢退不肖之舉也箋以彼指君子集傳兒同悅嚴氏引爲援引其黨均未安　王氏釋詞謂兩

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是也不如茲如此也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今則賢人之疚如此也案文勢與下不云自頻自中不同王概以爲語詞恐非

池之竭矣四句傳箋蘇氏釋文義精矣而其大指則以嚴氏喩內外耗竭爲是如此正與上兩章一意也不云自頻二句當如箋所云言由之也詩文例省用乎字耳溥斯害矣以下箋盡之首章言我居圉卒荒而已二章則言實靖夷我邦至三章而言我位孔貶則切矣及此直云不烖我躬焉所謂裁及其身者也則切之甚矣驪山之禍凡伯蓋有先見而猶冀王之能改焉大臣憂王之心如此集傳以爲自憂之辭嚴氏以爲儆小人之辭恐非詩指

箋以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召公爲召康公蘇氏復暢其義集傳用蘇氏陸氏詩學以爲當近舉宣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案經受命之文則其爲文武非宣王時明矣日闢國百里云者自是詩人之詞此不可以辭害志也

陳氏櫟曰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何至有犬戎之禍哉

學詩詳說卷二十五

學詩詳說卷二十六

平湖顧廣譽惟康

周頌

周頌周字疏以爲孔子所加據國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謂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大師明不與周詩同處案此類難以意測闕疑爲是故集傳呂記皆弗之取

譜謂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集傳則謂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據昊天有成命執競噫嘻三篇也然風無陳靈後詩大小雅無東遷後詩而周頌無周公後詩序義焯如譜說爲允

清廟

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箋以成洛邑爲居攝五年時疏謂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李氏云朝諸侯者周公時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非也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陳氏啟源以下復主鄭說案此當折衷之於書召誥於成王皆直稱王於周公皆直稱周公而大保之入錫周公以告王也曰旅王若公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則雖洛邑未成而君臣之分固昭然也何論洛邑既成之後則謂周公純行天子事者非也然謂卽成王之烝祭亦未允孫氏星衍釋洛誥禋于文王武王引此詩序以爲卽其事此說爲善蓋朝諸侯率祀文王固確有其事明堂位以張皇失實耳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諸家從鄭義以爲執行文王之德戴氏考正以詩言文王不可單舉文字猶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愼之稱申明毛義良是葢單舉諡之一字非莊重之體清廟詩尤肅穆不宜有此又傳箋釋文德異而以秉文之德單屬濟濟多士則同呂氏以顯相多士莫不秉文之德許氏亦以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敬和秉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案依鄭解詩方祀文王秉其德者固不應遺諸侯如毛義則顯相舉其要多士舉其詳且言肅雝則有文德可知原自無病至對越在天以下其爲通言顯相多士無疑箋以對越在天專言多士此鄭之失也

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由文王言之箋易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志意皆由助祭者言之案經承對越二句下對越在天則顯駿奔走在廟則見承惟顯故見承而無有厭斁也若謂光明之承順之則所重反在助祭者非立言之體而無斁意亦微有不貫矣

頌體簡淡寂寥此詩及維清其尤也然維清嚴於辭而已此詩但以助祭者言而文王之盛德大業主祭之率見孝享令人自得於言辭之表其意尤深長也抑率祀文王者卽周公故略主祭而不言與

集傳引樂記及注弁言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此本漢書禮樂志文升歌之法得此益明

維天之命

文王之德之純如大雅文王之於緝熙敬止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及思齊所言皆是安溪李氏謂首四句言性與天合允矣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甚精蓋德非專指一心凡本於心術徵於言行施於政事無非是者是固禮意之精華而禮樂政刑之所自出也故先以於乎不顯又繼之曰假以溢我也然鄭氏於序箋遂以爲明制禮作樂而於駿惠我文王直云謂作周禮六官之職歐陽氏辨之案序所云告太平者自在假以溢我三句而章首四句是推所以太平之本周之告太平固當成王周公之世然何必定以爲攝政時卽在周公攝政時何必定以爲周禮六官之職也蓋周禮六官自此出而非必卽今之書也

假傳訓嘉溢箋訓盈溢此爲正解惟純故嘉嘉且盈溢以是傳付於我我其受而聚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與所謂謙讓未遑者異矣左氏傳引作何以恤我蓋古者音同通借但果作何恤二字則是虛擬之辭而非實然之辭似不如舊讀曾孫篤之毛以爲成王鄭以爲後世諸家皆從鄭者以成王於文王未得爲曾孫論文勢則我者卽我成王曾孫不得仍爲成王以指後世爲妥也篤之者李氏所謂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蓋欲長治久安無過於法祖德焉耳收有聚義會而合之無得此失彼也有受義仔肩在身無有判渙也此又駿惠之本

維清

鄭氏於象舞旣以爲象文王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所制又於禮記文王世子諸篇之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爲武王舞謂周頌武疏遂以大武之樂亦爲象辨正之者劉氏嚴氏之說詳矣胡氏後箋陳氏疏所云亦善胡以爲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武舞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卽此文王之象然則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奏象舞者是卽以維清爲舞曲陳以爲周頌首三篇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文王詩周頌之不用維天之命猶召南之不用草蟲論詩論樂自有制度則知維清卽象象爲文王樂維清爲文王詩昭然不疑陳氏啟源謂維清象文王之伐大武象武王之伐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殊泥

錢氏詩學曰詩於前二章皆稱文王之德而此章稱文王之典典所以載事功者也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云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前二章之爲歌則此章之爲舞可知矣說亦分明戴氏考正曰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昊天盛禮以迄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旨極深遠

大宗伯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禋之制也說文禋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曰禋禋之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書堯典禋于六宗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王賓殺禋咸格詩生民克禋克祀知禋非常祀亦不專謂祭天皇矣之詩曰是類是禡類禡與禋等耳文王嘗類禡矣不必謂禋祭非文王所肇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引周禮祀昊天之文亦未足據疏謂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因引祀五帝句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其說近是但感生帝之名不雅馴類禡若禋蓋自祭其方之帝周其西方之帝與

象舞見左傳禮記其不列周禮之六樂何以內則考之十有三

年舞勺成童舞象象與勺舞之小者也二十舞大夏大夏舞之大者也惟象爲小舞故左傳於大武之先舞之大夏爲大舞故周禮於祭山川舞之大司樂之六祀皆大祀故其所用之六舞皆大舞事惟其稱也且其上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明乎此爲大學之舞卽知內則勺象爲小學之舞矣然則二十之舞大夏特舉一以概其餘耳雲門以迄濩武殆皆舞自二十以上與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辯說謂詩中未見卽政之意蒙案序義恐有所傳詩雖不明言卽政而方卽政之初臨以前王與諸侯咸稟斯意實萬世所當取法辟公箋以爲分言卿士諸侯歐陽氏易以通言諸侯得之錫福或云文王錫諸侯或云天錫文王或云諸侯錫我歐陽謂祉福當爲文武所錫而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云者乃君若臣所同其義勝諸家至以無封靡于爾邦四句君勑臣之辭無競維人五句臣戒君之辭蓋亦放敬之詩爲之解要不可以說是詩詳詩文四其字皆庶幾而未敢必之辭侈惡之大也傳封爲大靡爲累孔以奢侈淫靡申之固允敎之謹侯度以承天寵保功名以詒子孫曰維王其崇繼序其皇所以戒諸侯也而人者國所與立德者政所從出二者尤重而德又其本也故又言任賢才則生靈蒙福脩德行則天下同風曰四方其訓曰百辟其刑先自戒而卽以戒諸侯也夫如是眞可以仰副前王祉福之錫惠無疆而子孫保矣末又以於乎前

王不忘終焉言前王之使我君臣各得其所如此其德誠不可忘願我君臣相與無忘之也言有盡而意無窮矣當卽政之初首言此以與諸侯其勉是之謂能正其始與尋常戒勑不同故序未可廢也

周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謂禘祫後鄭釋朝享爲朝受政於廟牽合春秋朝廟祭法月祭而一之此詩序箋亦曰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夫新王卽政據是序原自有祭而非鄭之所謂朝享鄭以朝享卽朝廟而朝廟固非祭疏引洛誥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以爲與此同日事又曰此朝享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惟祭文武案王於羣廟先行朝廟於禮亦

宜然詩卒言於乎前王不忘則正是祫祭文武之事未必徧祭羣廟若云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則成王卽位久矣豈至今始受位而告周公後者初非封人之謂邪蓋只此祫祭一事於書言之爲告周公後於詩言之爲此詩之諸侯助祭各有所當也

天作

彙纂曰序以爲祀先王先公孔云謂四時之祭也詩之所陳只有大王文王而時祭則有先王先公故序幷及之朱子只以爲祭大王詩而不及文王者意以幷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與祭其閒非所安也然詩中有大王與文王則亦難斷其爲不祭文王矣且舍時祫之外惟有大祫以此詩擬之亦非其倫今觀經文獨歸重大王文王者殆以大王遷岐爲王業之基文王治岐爲王業之盛光前裕後二君爲大旣以天作名篇播諸廟樂美有專屬無取偏揚祖烈耳詩意或然也

傳義簡當箋謂彼彼萬民似非經文所有故蘇氏別爲之說李氏呂氏本之然上彼字旣彼大王下彼字又彼文王所指不定且其所云文王旣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則反歸重後王矣箋則謂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嚴氏申之曰作謂舊民之樂遷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作也徂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爲往之往也詳釋經文只合如此解又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

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韓詩外傳云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說苑云聖人寡爲而天下理並引此岐有夷之行二句爲證據此知三家俱以岐有夷之行爲句而夷爲平易治民之道與傳箋合寡爲卽易簡易簡是夷之義而仁義則易簡之實事也

天生此高山養萬民大王文王相繼以道治則四方之民歸往而天下之平自此子孫而無忘創業之艱難尙其保守此道而不替乎卽大雅緜皇矣兩詩意而出以簡健頌體也

昊天有成命

此與執競蘇氏從序爲一說歐陽氏朱子不從序爲一說蘇義覈矣若朱子辯說極詳而其中猶有可言者天地上帝之德無可名言故我將於首末言饗天畏天之誠而中言文王思文但言后稷之克配彼天而已若此詩則昊天益尊故始終陳文武之當於天心以是爲事之稱也其言天不及地疏固云言天可以兼地矣至云後王之廟所奏之樂當隨時附益此誠深切事理然商頌成湯而外獨中宗高宗有詩而漢之樂舞更定亦惟大宗廟之昭德世宗廟之盛德爲然以其百世不祧故耳成王雖賢未爲不祧之廟卽季札請觀周樂成王不見有舞則其詩之不復增置亦從可知也

序云郊祀天地疏以爲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

之地祇非卽圜丘方丘陳氏疏辨以爲詩言昊天卽所謂昊天上帝序言天地卽所謂祀天圜丘祀地方丘如孔說則是周人於南北郊既歌思文又歌昊天有成命而於圜丘方丘兩大祭無詩無是理也蒙案孔釋此篇其失甚明故宋元祐主分祭合祭異議皆援詩若序爲圜丘方澤之證可見也　主分祭者曰詳此詩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秋冬報也噫嘻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皆是二祭非一祭（此曾肇劉安世等議）主合祭者曰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序曰郊祀天地也（此蘇軾顧臨等議）案依周禮分祭爲是然詳蘇議所云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

不祭祭其所不歌也就詩而言似合祭爲得之惟合祭故得以昊天統地也

周語叔向之言其有所本與如以首三句爲始中一句爲中終三句爲終何其言之約而當也然釋義過繁而時有附會恐非盡羊舌氏之舊矣疏謂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是也箋曰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又曰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又曰既光明又能厚其心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其義殊勝外傳自古興王未有不如此而能善承天心治安天下者況文武之爲君乎

始言二后受天命以敬畏之心中言二后基天命以寬靜之政終又歎美言二后繼續光明而厚厥心夙夜憂勤故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所基之天命也其文上下相足始終相須嚴氏謂緝熙以下爲成王自勉之辭則是成王自爲歎美在二后爲有始無終矣而可乎

我將

序宗祀文王於明堂疏引祭法注謂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詩人主說文王故序惟言文王夫果兼配文武則是有周大典詩人必無舍武王不言之理胡氏後箋又謂當時祇以文王一人配後乃定以文武二人配祭法所言是也則詩亦宜更有祖宗明堂之歌案南齊王摛議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惟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又唐長孫無忌等議曰歷代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鄭以祖宗合爲一祭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明堂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廟又尊其祀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並足以糾正鄭失

維羊維牛孔賈異說此疏以郊用特牲明堂亦當用特牛又謂配當用大牢此禮有文武爲配於禮得有羊賈氏周禮羊人疏

謂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如孔說經宜於下文王言之如賈說則明堂大饗未見有祭及日月之文且何遽以日月巳下之牲爲天之牲也案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有司奏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異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十年朱异以爲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又宇文愷傳表曰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此俱出孔賈前竝以爲文質之殊禮書曰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巳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巳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楊氏復亦曰祀

上帝禮竝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據此知明堂之有羊牛正以異於郊而疏家輒執郊以例明堂非通論矣嚴氏引詩故曰羊人釁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李氏本又曰先柴而後獻故維羊在維牛之上亦非

呂氏說此詩至矣詩於天先庶幾其或右後言畏天威以長保天命於文先言法其典以安四方後言其既右饗我敘文王於中閒而天始終之皆以寫其小心抑畏之誠而辭之變化出焉嚴氏從蘇李說謂自託於文王天若福文王則必右饗我殊迂曲顧氏曰祀天而謂文王錫福可乎夫詩非專祀天實以宗祀文王奚不可錫福之有況法文王而後錫之福亦豈以私其子

孫者邪　案以右饗亦屬之天其說始於王氏肅云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右助而歆饗之王氏述聞以爲下方言右饗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若雝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云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辭言大哉文王既右助後王而饗其祭也此得經指伊釋詁云維也

疏引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竝引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南齊何佟之又本志文申之云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蒙意不然文王之與人帝人神皆可配而不必竝配在迎氣告朔配竝人帝人神而不及文王義存乎順時布令也在大饗帝

則配竝文王而不及人帝人神義存乎崇德報功也禮書謂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斯言當矣

鄭氏文武竝配之說可議明堂祭五帝之說未可非案史記封禪書稱祀大一五帝於明堂是以大一與五帝竝祀後漢祭祀志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始專祀五帝此鄭義所本禮書以爲孝經嚴父配天矣又曰祀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邪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邪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何氏古義嚴氏

質疑顧氏學詩竝依鄭義良是詩言天者再自謂昊天舉其尊者言之耳

陳氏以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其說爲集傳呂嚴所采王氏炎文獻志亦曰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周始爲之蒙案由商以上固未見宗祀之明文鄭氏祭法注亦未足據然周官制禮每因夏商而損益之何以見明堂之禮特爲所創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以世室者宗廟重屋者王寢三者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隋書牛宏傳引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兩說馬義爲長王氏謂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

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所當然禮所從起然詳外傳祭法夏則郊鯀矣商則郊冥矣以禹湯功德但烝嘗於廟亦未足以展孝思烏知非宗祀之禮當時不已有之而周公用以尊文王也邪錢氏詩學曰樂記云武王克殷祀於明堂而民知孝則武王時已有之不始於周公也

程子本祖成形之云亦爲始制者言之耳案語類爲周公以後只當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繼周者亦只以有功德之祖配又謂周公立法原以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郊推之可見後來妄以嚴父之說亂之斯爲定論考宋治平元年時議以仁宗配侑明堂錢公輔等奏

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荅曾子非謂凡有天下

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兩疏能明先王之意袪後代之惑而朱子深有取者故具錄如右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箋舉及封禪之文白虎通以爲武王不巡守成王太平封太山疏謂封禪必因巡守巡守不必封禪又謂未太平必不可武王時未封禪猶爲善立說者特拘於不破注之例耳李氏曰范內翰嘗謂古者天子巡守至於方嶽以柴望告祭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者失之諸儒阿諛者以希世主謂之封禪蓋始於秦古無有也此說盡之古之巡守但有告祭柴望之禮初未嘗有封禪也如史記所言舜柴望而爲

封禪是皆飾六經之言以文奸言也管仲於封禪數十二於周惟言成王夫武王既不封禪成王亦豈爲哉此管仲之言亦不足信何氏亦引中說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辨正異說最有功名教

疏引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又於思文引國語周文公之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固是然因所已言可以推其所未言大要正雅周頌周公作之爲多非止有此二詩也

箋以天爲子愛有周多生俊乂用次第處位又釋我求懿德爲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李氏從歐陽說序諸侯之在位者考其功過而升黜之又謂懿德非必美德之士但求文德而施之

集傳呂記同然鄭氏在位之義空更而懿德之義可無更也

方氏曰天既全付所覆於天子則不獨王畿之內凡四海萬國有一君一長不式王度匹夫匹婦必有不得其所者時巡必親蓋大懼代天子民之職未盡而無以克享天心也故曰昊天其子之自五帝三王以來皆以上世有元德顯功之諸侯進居天位而次及於周乃天實右序之也天位非一姓所私必能輯和神人乃信爲天下君繼世之君所患者威稜不振以至諸侯放恣生民重困故時邁其邦所以震之若不能使之震疊則悳禮不足以懷而干戈轉不能戢周之末造是也然必黜陟嚴明衆賢布列干戈始可常戢此又所以震之之本也苟王政不綱如穆王周行天下而徐桀於東戎畔於西何足以震哉懿德美德之士也若訓善道則先王立綱陳紀肆于時夏者備矣無俟於更求也古者天子使王官監於方伯之國而諸侯之卿皆命於王朝所以綱紀四方有條而不紊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蓋謂此也周爲天所右序故不敢不式序有邦必式序昭明然後羣侯懾服知允王爲后必求懿德肆于時夏然後王允爲后在位謂方岳之牧伯羣侯也黜陟明昭各得其序然後諸侯軌道兵革不用其言能發經之精意獨允王保之集傳信乎王之能保天命甚明方以爲有邦者之子孫亦得常任其封守是王有以永保之恐非王者之於天下必有道以綱維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億兆得所而天命長保上言周王之能君天下此又言王之能保天下以保天命義正相承相足皆主王言也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云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是杜與呂同皆以執競爲昭夏思文爲納夏韋氏昭注國語義亦然但以樊遏渠分配三篇小異呂杜較長鄭則以九夏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不用呂杜之解箋於時邁思文一云樂歌大者稱夏一云夏之屬有九仍與呂杜不遠特不質言其何篇耳集傳既存韋呂說於篇題下又於此及思文載爲或說均闕疑之意也

執競
歐陽氏以成康爲成王康王謂是昭王已後詩朱子初亦從序見於呂氏所引者可考也後乃定依歐說然蘇氏已疑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李氏又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屢言武王無幾矣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不當以成王康王爲說朱氏通義復謂詩之歌於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大廟不當三王竝祭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舍文王而下逮成康也且文武皆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雝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其辨良確序義不可易

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箋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李氏以毛爲優蓋惟成而能安上帝所以是美也後世成大功者不少矣能安者有幾與如論語堯曰篇所述禮記樂記所陳皆其成安之實事也自彼成康傳用彼成安之道李又引王氏由彼成康之道以爲倶不如蘇氏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之說然如此則是以彼斥武王非立言之體仍以毛爲優也
不顯成康以下五句皆無競維烈之事而無競維烈又本於執競之一心能立德而後能立功也李氏曰易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人君亦自彊然後可以成功斤斤其明即其功烈之競亦執競之心所爲照臨四方以明爲主故以明言之

鍾鼓喤喤以下箋以爲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廟李氏從蘇氏說以爲今祀武王樂蘇說是也嚴氏又引錢氏說主人受嘏既飲福醉飽而箋云羣臣醉飽則是助祭獲福此則鄭義爲長賓之初筵言威儀反反楚茨既醉言既醉既飽皆謂助祭蓋主祭之威儀醉飽夫何待言詩固陳萬國之歡心以見武王無競之功也福祿來反當上下同之
思文
李氏曰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
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

與
思集傳語辭爲是文箋云有文德而鄒氏泉以爲栽成輔相開物成務正經天緯地之文此文德之實也立箋云當作粒疏申傳謂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極傳箋訓中集傳訓至案周語芮良夫云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左傳申叔時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一先云導利而布之上下後云無不得其極一先云生厚用利後云各知其極知讀立爲粒雖可通而立謂立其命則不必易作粒而粒食之義自在其中極則中與至略同古之所謂中者罔不

至也立卽下率育極卽陳常合之則爲文相申明也
范氏補傳曰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敎民稼穡爲之本也凡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卽五典之所陳謂之常道者是也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賴后稷敎民稼穡使人無艱食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也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
嚴氏曰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孰濟民之尤大也箋武王渡孟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歐陽氏斥爲好怪李氏又謂泰誓乃武王誓孟津時也此貽我來牟乃后稷敎民事以武王之事乃以爲后稷稼穡之言其說不辨自破並確案傳但云牟麥無所爲瑞麥之說亦未嘗及武王也

學詩詳說卷二十六

學詩詳說卷二十七

平湖顧廣譽惟康

臣工

郝氏敬曰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王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

序說疑有本詩第言臣工耳保介耳若不見其爲諸侯之陪臣者然果王朝之臣則於臣工第云敬爾在公可矣何以又云王釐爾成來咨來茹也此乃諭之以王所賜成法動當稟於天朝毋或自專來者自外之辭也非所施於畿內於保介第云莫春求新畬及命衆人以庤錢鎛觀銍艾可矣何以云將受厥明迄用康年也此又諭以我朝之得天眷諸侯亦與受其福如桓詩所謂綏萬邦屢豐年者故鄭氏誤以赤烏之瑞當之若泛以指農官則涉於諛辭矣此猶以其辭言之也深考是詩見先王御諸侯之道焉保介之戒呂記引譙郡張氏說盡矣若臣工一戒所該尤廣蓋天下之大非一人智力所能周必衆建諸侯以分理之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王命易於壅遏而不行妨國病民其何不至欲天下之長治久安難矣故惟有道以綱紀其間綜聯維牽而皆受命於天子則政出於一然又非束縛馳驟之謂天子代天以理物而諸侯又代天子以理物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而無所私意於其閒觀於來咨來茹見之矣合之烈文時邁見先王之於諸侯仁至義盡且臨以上帝先王而列於祭

祀之閒其重如此

呂氏引朱子舊說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參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氏誘注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今集傳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耤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蒙案鄭注月令以保爲衣介爲甲故朱子舊說皆其晦而從高注釋爲副蓋保介言其同車輔佐爲車右之別稱非以其衣甲而名之也而以爲農官之副則未允

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疏據月令農書證勸農宜在夏之孟春又以朝祭皆用夏之孟月此與引異義天子於諸侯不純臣而申以諸侯於天子純臣同一精覈呂載朱子舊說先儒謂商

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與箋疏異陳氏啟源曰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何用案逸周書周月解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其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朱子所本非臆說也至以祭用仲月則采春秋啖氏助趙氏匡義於周制有未合耳

集傳莫春夏正之三月蔡氏書泰誓傳引此以爲牟麥將熟其爲夏正季春甚明張氏巳甯春秋正月考曰考之全篇止曰將受厥明不曰來牟將熟將之云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於經傳甚多況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卽七月之詩言于耜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卽月令孟春祈穀天子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御閒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卽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則此莫春爲夏之正月信矣蒙案此於廟中遣諸侯而勑其下播爲頌詩固宜從本朝正朔況勸農貴及早無失時又以建寅爲合邪

噫嘻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疏引左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證郊天與祈穀爲一祭此鄭氏之義又左傳疏引何氏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卽祈穀上帝分爲兩祭陳氏疏是之曰祭法禘郊祖宗皆不見於月令祭法郊稷

郊之正祭也祈穀非郊之正祭可知故詩思文旣爲配天樂歌此詩又爲祈穀樂歌明是兩祭斯亦祈穀非配天之確證矣蒙案序於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則是圜丘郊稷祈穀三者各爲一祭鄭合郊與祈穀爲一恐非序指陳說良允若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春秋傳曰龍見而雩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此則確不可易

何氏古義曰朱子以爲亦戒農官之辭則此詩宜在雅不在頌首二句言我周家所以成其王業者無非敬天勤民亦旣昭假於天宜爲天之所佑也爾者箋云以爲語辭戴氏考正謂精誠

表見曰昭實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得之
率時農夫非但如嚴氏謂祈穀之後卽躬耕帝籍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此尤其大者耳又如月令所云孟春命田孟夏命野虞司徒仲秋命有司者不一而足若大田甫田竝云曾孫來止與孟子所云省耕省斂則皆身自巡焉足知三代盛時少惰農皆王者精神之所貫徹也駿發爾私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於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蘇氏說亦善蓋以都鄙言則對公田爲私以鄉遂言則對藉田亦爲私也
集傳鄉遂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案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此遂人明文而鄭氏言之者也若遂人注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則鄭詁經之密而經所未言也經固當舉其大者集傳言是其云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則近於箋主田吏之說未若就王言之大也
箋以農爲主田之吏又以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其失也密李氏曰孔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然大田曰曾孫來止非親率之而何王氏以爲王親率之是矣其義爲允下援言播厥百穀自是田農之夫豈是主田之吏也故自蘇以下竝同王義
又傳以終三十里爲各極其望其失也疏人之極望何以必其三十里也若王氏肅以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殊涉附會不如箋以爲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川之閒萬夫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蓋一川然凡川皆然舉一川而可以徧畿內卽可以偏天下矣胡氏纂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振鷺

後漢書邊讓傳　引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案其義蓋謂是文王親往視學之詩其云我客者卽辟雍學士也然頌詩所云客皆謂先代之後且果謂學士則在彼在此亦無義矣安溪李氏從韓詩說非也此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則西雝無所專指故傳以雝爲澤箋亦直謂西雝之澤說文曰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矣王氏李氏釋毛詩亦以雝爲辟雍朱子舊說同王義今集傳仍改從毛鄭蓋鷺以喻我客所戾則方來助祭辟雍亦非所稅駕耳
在彼二句鄭氏盡之庶幾二句蘇氏以爲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以爲從而勉之欲其夙夜匪解然後德音不已所謂愛人以德也均善先王於二王之後厚之如此則陳氏所解無惡無斁之義自不可用人必懷嫌而後有釋嫌先王光明正大方以前代之後倍加愛重爲二王後者亦感於聖化肅雝將事何惡何斁之可言
蕩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荀子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讀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嘆先王之本愛己以愛人也

豐年

序豐年秋冬報也朱子舊注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之樂歌故辯說以序爲誤今集傳易爲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則仍從序

矣但秋冬之報箋以烝嘗當之陳氏難曰鄭以詩言祖妣耳載芟社稷辭與此同胡不以爲烝嘗也陳氏啟源亦曰宗廟之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並確若王氏謂是報上帝陳氏李氏以下多述之且以序不曰上帝爲省文然范氏謂考之祀典上帝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有祈而有報矣戴氏謂考之禮經獨季秋大饗明堂非爲秋冬報也陳氏啟源謂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合此三則而序之非省文明矣惟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差可據曹氏曰秋季大饗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所祭顧氏學詩胡氏後箋陳氏疏主其說恐未然也

王氏謂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其義能補傳箋所未及

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意蓋主言粟以該米耳未必如疏所云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穀梁傳甸粟而納之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此廩藏米之明證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此廩藏粟之明證也疏又以經云萬億及秭謂祭禮亦用稅物然祭禮自用耤田所入廣之足兼民田者立言之體然爾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之樂合乎祖爲合諸樂器陳氏啟源謂是以大武與六代之樂合奏蒙案就箋文觀之陳固有理然始作樂爲大武合卽合以此文勢本明云合者由經之所陳見之也且功成作樂一代大典故特奏之以審其和否疑未必徧及前王之樂孔義爲安至據酌箋謂告成當在居攝六年酌是合樂奏武當在周公歸政初有瞽及武是則優於舊三詩一時事之說

古人作樂以鼓爲重卽一鼓而其制之異者有二焉他樂則無聞也故那及是詩皆先鼓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樹羽周制也又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亦周制也始作樂者言之固宜特詳

傳應小鞞田大鼓疏曰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縣之虡業爲縣鼓案靈臺詩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爾雅釋樂大鼓

謂之鼖小者謂之應縣鼓周制似不宜用其小而遺其大疑賁一名田田賁聲相近也箋田當作朄朄亦小鼓據大師小師職文鼓朄陳氏疏謂郭注爾雅鄭注周禮禮記並引詩作應朄縣鼓當本三家詩說知鄭固有所本但其云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恐未必然究以毛爲正云

何氏古義解管爲笙中之管以補匏音乃奏爲金奏以補金音和鳴爲琴瑟以補絲音至土音無可說乃牽合左傳七音以爲言顧氏學詩謂樂有八音詩中所舉者四或舉重以該輕或舉小以包大故云既備耳案何以乃奏爲金奏不誤禮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在庭而後設將奏乃升敬事也且云有瞽則琴瑟不待言矣下又總言既備則絲金匏土之無不設可

知矣顧說爲是

安溪李氏曰瞽用以絃歌於堂上者也設樂縣及鼓鞉柷圉之屬於下以奏簫管所謂下管者也肅雝和鳴蓋總而言八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先祖聽之賓客至焉如虞書所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者其說允矣又曰舞入而樂將闋故以成言之虞有九成周有六成舞亦入故曰觀與上聽字相應此與集傳謂樂闋義合且據序始作樂而合乎祖固當有舞也李又分配升歌四節金氏鶚謂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之小者故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有笙入者諸侯燕大夫故卽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也偏考諸經皆無天子諸侯用笙閒之說案天子諸侯樂不能以升歌四節拘此詩亦但見有金奏升歌下管金義爲長惟斷以爲無閒歌案書笙鏞以閒鄭注東方西方之樂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則閒歌固亦有之但所用之樂章不同耳

此詩首二句總序其事卽用兩字爲韻下乃分承之集傳語簡而明

潛

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義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棠春秋譏之是也夫取魚至於天子親行則其禮亦重矣漆沮傳岐周之二水於周爲發祥之地故取魚焉疏謂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非是潛則其取之之制也郭氏爾雅注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則潛固冬時取魚之具詩自專主季冬薦魚而言故云多魚而鱣先於鮪若月令季春直云薦鮪于寢廟周禮䱷人亦云春獻王鮪明春之取魚天子未嘗親行而所獻又惟王鮪以其禮較小略之不別爲詩耳王氏以盡物爲嫌易爲取之深不思獸魚一也冬獵爲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異於三時何疑取魚於冬之用潛邪

疏謂季冬卽月令季冬春卽月令季春皆以夏正言然䱷人第云春獻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傳以爲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則獻鮪不必定是季春時其新來行之耳序但言春孔必云言春則季可知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略之恐未然

折中曰詩言漆沮明得地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獸於此取魚亦於此也是不傷稼而害物也是君舉有常而納民於軌物也

彭氏執中曰岐周爲興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意

沈氏守正曰此是常祭之外別舉此薦如漢原廟薦新之意

雝

序云禘大祖案周以后稷爲大祖不以文王爲大祖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卽明堂位所謂文武世室非大祖之謂詩始終言文王一人又非大禘事也傳箋以下牽於序說又見烈考與皇考異文致滋異議朱子舊說大祖卽后稷禘嚳於其廟作辯

說則謂詩辭無及於嚳稷者集傳因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後詩指大明而諸家同之者鮮何氏古義歷辨之曰呂氏謂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要之迂迴難通李氏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嚴氏引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謂考者祖考之通稱就如所云惟曾祖稱皇考而嚳稷非曾祖也且皇考果爲祖卽當以孝孫對言而下文明言綏予孝子則皇考卽父明矣或又謂禘乃吉禘若春秋之吉禘于莊公是也夫喪畢卽吉而致新死者之主於廟謂之吉禘武王以嗣位之十二年伐紂克殷而爲天子今詩稱天子穆穆其非免喪之初又明甚安在其爲吉禘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文王既沒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向以此詩作於武王之世固爲得之然謂事其先祖則亦襲經師相傳之誤鄭箋據雒誥稱武王爲烈考而呂氏據閔予小子詩又稱武王爲皇考原本曰嚴氏據閔予小子及訪落二詩又稱武王爲皇考案嚴氏以彼二詩則然於此詩則云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以皇考通稱文王武王也惟呂氏引閔予小子詩云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然則此詩果兼祀武王乎夫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非文王無足以當之未聞子之稱可加於母之上也烈考既爲文王則詩中言孝子者乃武王自稱是則皇考烈考俱爲一人較然可知其非成王詩明矣說最明確足以證成集傳之義

詩之爲武王事甚明惟武王時未作頌案孔氏於時邁詩引春秋內外傳以爲武王事周公追作則此詩亦必周公追作可知也且頌之詠文王多矣惟此氣象雄闊固緣追作蓋亦以武王無愧孝子之目故與則其爲武王祭文王又何疑哉若以皇考烈考異稱爲疑夫成王稱武王爲皇考則稱文王爲皇考者非卽繼稱之曰烈考長發既曰湯又曰武王文王有聲以王后皇王與諡互稱亦猶是耳而說者必分一以處武王此朱子辯說所以作也

箋於進大牡之牲辟公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蘇氏亦謂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薦大牡也皆助其饌皆以天子薦大牡集傳謂諸侯薦大牲以助我祭事於禮未合集纂曰宗廟之祭主者爲尊故薦大牲者歸於天子以對祖考而贊助之者諸侯爾　於音烏集傳從王肅爲是

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又云然此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我矣與諸家不同但猶用序說則稱孝子而考文王者果何人也故必著明武王之祭文王而後祖考之定名不亂

宣哲二句集傳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其義爲允蘇氏謂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案此方陳文王之烈不當以臣之宣哲先於君之文武若箋所云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又不逮蘇說

克昌厥後釋文逑或説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案古無一字異音非也疏又謂是四海頌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不爲廟諱然頌異於風雅作於上不作於下亦未確蘇氏則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以是證之詩書春秋皆可通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釋以周公居攝歸政成王卽政諸侯來朝而率以祭武王廟蘇氏疑爲成王未卽政二説互異案孔蓋以周公攝政并攝位而詩先言載見辟王方言率見昭考疑成王未卽眞不得有辟王之稱亦無緣率見不得不以爲卽政後耳然周公實非攝位蘇於烈文辨之已明則雖未卽政何不可稱辟王何不可率見黃氏范氏補傳嚴氏仍從孔義豈未見及此與顧氏學詩謂烈文序言卽政此序無之其曰始見者明在卽政前陳氏疏亦謂武王主喪畢入禰廟而諸侯於是乎始見之此其樂歌竝與蘇同

詩辭寓規於頌於諸侯則曰求厥章是矣求章者王氏所謂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集傳所謂稟受法度箋但云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狹矣蓋由王朝言則爲王釐爾成由侯國言則爲曰求厥章其實一也於辟王則永言保之是矣保之與子孫保之于時保之同謂保守先王無窮之業永長言念則多祜之本也疏但云長我安行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淺矣蓋對上帝言則曰永言配命對昭考言則曰永言保之其實亦一也

永言保之以下箋疏不明其以天子受福曰大嘏而孔申以綏者綏辟公而俾緝熙于純嘏仍屬成王於文勢尤不順綏者綏辟公而俾者獨不爲俾辟公何也孔特拘於不破注之例耳觀其引魯頌天錫公純嘏足以見之矣顧氏從疏失之李氏以思皇多祜爲天子享其福言烈文辟公三句以見君臣皆受其福朱子舊說亦謂均福於諸侯之辭良勝箋疏夫君受福而先以永言保之臣受福而先以曰求厥章謂惟如是故能受福固非泛爲頌禱矣　李文以思皇與思皇多士皆語辭亦確

陳氏疏引墨子曰周頌道之曰載來見辟王聿求厥章古者國君諸侯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釋章爲舊章曰聿字通案此正與王氏集傳合

有客

白虎通義天子不臣篇曰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亦者傳箋亦武庚似泥蘇氏謂亦仍也言仍殷之舊較勝集傳以爲語辭則尤善矣萋且傳敬愼貌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陳氏疏申以爲猶踧踖雙聲是也

言授二句箋周之君臣皆愛微子意各殷勤又以左右爲左右之臣案詩祇言王者待客之至意其所以授縶追綏之無已皆出於王心也不必兼臣言蘇氏謂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允矣

傳淫大威則箋以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申之朱子先云未詳而後述是說李氏紬義謂傳意大則當承敬慎而言敬慎則能獲福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有萋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夷即所謂養以之福也其義精矣

方氏謂大雅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于周服祼將于京用爲朝會之樂以明順天命而感人心之實也微子大賢以先祀之重不得已而臣周故振鷺有客二詩無一語及助祭懼暗傷賢者之心厚之至也案此善得成王周公之心什方張氏乃以周公誅武庚爲淫威顧氏非之以爲微子新受寵命來周爲客天子褒崇越於常制猶復追綏眷厚如此而忽涉前事以傷其心豈所謂綏之者邪陳氏啟源亦曰後世智略之士稱揚朝廷威德以懾遠夷叛賊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施此於象賢之裔也兩辨誠不可少

武

序武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集傳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其說誤並是也何氏古義據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令周公爲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象武即大武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作於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案詩與舞不作於兩時在詩序甚明夫傳聞異辭說詩亦不盡依事實在楚莊已然何況墨子呂覽亦據其理以斷可耳胡氏後箋陳氏疏主何說未然

嗣武受之傳以武爲迹箋即指武王案上既稱武王則此單舉武字無害如毛義嗣與受有近於複矣

勝殷遏劉傳訓劉爲殺箋又訓遏以止謂伐殷勝之以止天下之殺李氏謂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義不可易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殺以止殺此湯武所以爲仁義之師也王氏尚書述聞釋君奭咸劉厥敵以咸亦滅絕之名謂咸劉皆滅猶言遏劉虔劉據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麻志引武成篇並有咸劉商王紂之文陳氏疏是之謂遏劉即書咸劉皆合二字一義長發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遏與曷通此遏字亦當訓害案書咸劉之並訓滅可也若此遏劉不當與咸劉虔劉一例遏之爲義既別況詩文先云勝殷惟其止殺故爲王者之師而大功遂以致定若勝殷矣復殺害之得非以暴易暴乎傳於長發之曷訓害而此詩之遏無訓亦未必傳意也

耆定爾功韓詩耆惡也箋耆老也王氏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王爲長春秋傳楚子引此以明武王之定功杜氏亦釋爲致定其功而於上耆昧云致討於昧耆之爲致同而致定與致討不同也

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宿夜武曲名也疏引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

且因名焉熊氏曰宿夜卽大武之樂也范氏家相疑詩中不見宿夜之義且記何不云舞莫重於大武也案記既云莫重下又云此周道果別有此武曲何不一見於他書恐熊說爲是須體簡嚴固不及纏述宿夜之義也

學詩詳說卷二十七

學詩詳說卷二十八

平湖顧廣譽惟康

閔予小子

箋除武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案此於詩辭甚明蔡氏豈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率同小序至此篇正與鄭合漢書匡衡於成帝卽位上疏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衡治齊詩義亦不異王氏肅以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本不足據疏既誤以述毛陳氏啟源又以王義爲允朱子舊說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與匡所云意氣未能平同一脩至明此自知去取於鄭王之閒矣

庭訓直傳箋本爾雅然詩稱文王德多矣而專名以直則未之見朱子以漢書引庭作廷於是本匡疏顏注以證其猶見堯羹牆之意本楚辭大招登降堂只以證其文法之相似於此詩殆無遺憾而訪落所云似猶涉於虛也故輔氏許氏以內外廷家申成其義竊意此亦當然謂思念文王之陟降乎庭者無非實心實政而用以繼其志述其事也非徒慕其既往而直追其生前故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本是思念其父志事復思念其父之所以思念其祖者夫安得以不敬矣終乃言我繼祖父之緒固當并思其所行不忘焉必如是而後能守成

訪落

艾歷猶道並本釋詁訪予二句通作嗣王謀於羣臣爲是蘇氏所云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也箋以下句爲羣臣之言殊支艾又爲數歷之而有數未有艾於事未有歷也將予句謂女扶將我以就法昭考猶箋同釋言訓圖亦通傳尤善昭考逝而道且分散扶我就法以繼焉則不終分散矣繼之如何紹庭二句是多難與小毖文同義亦當同四方未靖國遭大喪非多難乎紹庭上下四句諸家皆以爲歎美武王能繼文王之道曾氏謂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是也蓋美前人之能率正是訪羣臣以率前人之道集傳謂是成王自期率昭考之事固善但休矣皇考句法只與皇矣上帝允矣君子一例以者自謂皇考以之似合如舊說

輔氏謂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此說未盡詩之盡下情者卽以守家法非二事也紹庭上下二句集傳最確輔氏申以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許氏亦謂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案二句是順逆文法

敬之

陟降厥士二句如集傳所云則許氏以上句爲天無事不在下句爲天無時不在君子所以無不敬者是矣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云詩曰毋曰高高在上曰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其義亦合然詩四言陟降實皆就人言李氏謂人君俯仰之間所爲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朱子舊說謂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於此者嚴氏又謂王一陟一降之事天無日而不監視於此無微不顯所以不可不敬也三說均善又兩解離別其以厥士爲王之事則同箋乃謂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則以爲天之事矣非經指也

不聰敬止以下歐陽氏與集傳甚善箋以爲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則以辭害志矣又帝王之學遠矣而其明言學者自說命始如曰念終始典于學數學半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次卽見於是詩箋乃釋爲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其失殊甚淮南子（修務訓）潛夫論（讚學篇）引此以證學中論亦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迹千載之上若其

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並不同箋說

西山眞氏曰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上二詩敬祖考此詩敬天嗣王大法備矣

小毖

此亦嗣王於羣臣之詩而辭氣頓異必以爲一時所作恐不然也箋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又相去大遠序何以蒙前仍稱嗣王且拚飛維鳥予又集于蓼鷟痛異常似非大難已平之作也鄭說亦未盡戴氏謂小毖詩辭之哀大類鴟鴞東山之役未歸故鴟鴞作金縢之書既啟故小毖興意者成王悔

過求助於羣臣而欿是詩也懲創前事戒愼後患此成王之心也錢氏詩學謂葢以流言致疑周公之事自懲傷己德之不明而望羣臣之導助之也胡氏後箋亦謂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乃似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辭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卽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有大艱于西土卽多難集蓼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卽求助之謂也大抵武王崩羣叔卽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始知流言所起鴟鴞貽王風雷示警時已免喪卽政然後悟而迎周公命師伐叛小毖之作似正値東征之時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樂書所謂推己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毖後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愼一日大誥所謂朕言艱日思也三說於情事最合王氏肅猶以爲泛言非指管蔡申毛殆誣毛矣若何氏古義謂此成王自怨自艾以歸誠於周公之辭意近是而主持太過

詩首二句自道其懲前毖後之意下乃申言其所以然集傳於中四句云此其所當懲者葢指管蔡之事也是申言首句之意而末二句爲申言次句之意鄒氏泉何氏顧氏學詩竝依此爲說當矣戴氏考正以三四句言懲於前下則言愼於後義殊不逮

王氏以荓爲使據大雅荓云不逮爲說可也至云蜂之爲物善辛螫欲以與桃蟲爲對巧矣而未是也爾雅釋訓作甹夆云摩釋文本又作掣曳也毛傳本之又說文𢓭使也𢓜使也段氏注云𢓭𢓜者葢甹夆之正字摩曳者使之也然則𢓭𢓜者其本文爾雅省作甹夆而毛詩通借作荓蜂耳故單言荓爲使而累言荓蜂亦爲使若曰莫或使予乃予之自求此辛螫耳嚴氏以爲猶云莫予毒亦非

方氏曰以上四詩高深徵密恐非成王初年所及必周公代作用以荅天下之望而又使日誦以自警也蒙意亦云然集傳謂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則又廣其用矣

載芟

禮記祭法疏從崔氏說王社在藉田據此序文爲斷此疏云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大社其義互異蘇氏主祭法疏以爲藉田所祈也禮書謂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詩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藉田所祭乃先農也其說最覈足證王社不在藉田矣陳氏啟源又謂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婦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稱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而社爲大社無疑案大社者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也王社則祭法疏引或說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疑近之竊意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臣民祭社之廣如此以王者神地之道豈無祭大社遺王社之理祈則俱祈耳但上欲富於民而讓於下故尤以大社爲重詩辭亦一以民事爲主是可以意逆也其先云藉田者重藉田

故推本焉范氏補傳曰序言藉田而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與秦氏五禮通考亦以爲兩祭皆歌此詩詳詩無一言及藉田恐未是

頌詩多先舉大概下乃申敘其詳顧氏述張氏詩貫云首二句言耕次二句言耘如七月首章之竝舉衣食也侯主侯伯八句爲第二節承言耕之事播厥百穀六句爲第三節承言耘之事載穫濟濟十三句爲第四節皆侈言神貺以道其願望之忱古者祈田之辭往往如此案詩陳民之盡力於農以祈神之佑助故篇首祇舉耕與耘而不及其穫至載穫以下則顲其豐收將以祀祖妣燕賓客養耆老乃言今所以祈也朱子舊說從箋以耘爲除根株集傳改爲去苗閒草知其非有兩耕耘也蓋芟柞

矣則草木根株已盡安有既耕且耘至於千耦之衆然後傚載南畝者邪

傳饁衆貌士子弟也箋疏申以爲婦子之子其義爲勸其事勞不自苦李氏易云饁者衆人飲食之聲士爲夫此於詁訓尤合故集傳呂嚴竝從之饁說文云聲也

以洽百禮箋謂饗燕之屬案詩三云以洽百禮皆言祭祀不當旁涉饗燕之類且下云邦家之光胡考之寧正是饗燕則百禮之不指厥事明矣　胡氏纂疏云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箋於有飶四句竝云芬香之酒醴固是而以胡考爲祭於祖妣則複上烝畀祖妣矣蘇氏云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

以其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集傳同此得其義

良耜

李氏謂噫嘻豐年其說爲略載芟良耜其說爲詳蓋祈上帝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親之也故其辭詳又謂祈之詩則詳耕種之事報之詩則詳收成之事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願其年豐而百神之祀無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社稷而言二詩之意亦明矣彙纂亦謂詩曰殺時犉牡則天子用大牢之禮也其爲報社稷可無疑矣曰續古之人則亦非宗廟之祭可知此詩與載芟相連一報一祈理亦當然也蒙又案豐年惟言大倉粟米之多此則皆言民閒收藏之盛不同者王者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其報也所以爲民亦以明百姓足君孰不足王者藏

富於民之道而民之豐盈安樂君與社稷所同享也故言之不嫌其詳

坍雍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田疇故荼蓼朽於是黍稷茂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

箋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此鄭之最愨實處因詩文而得古者睦族鄰之道又上帝尊故詩言終三十里十千維耦所舉爲遠社稷卑故詩言千耦其耘以開百室所舉較近婦子寧止何氏謂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寧止者其義爲善

傳社稷之牛角尺疏申以爲王制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案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賓客二字即社稷之譌王制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若賓客則不得言祭也禮器牲不及肥大疏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是禮疏所據作社稷不譌詩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何注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是何用禮緯說與王制異而亦不及賓客可證蒙謂孫說得之郊特牲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大牢馬昭等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足知王馬所見王制本並作社稷之牛角尺與毛傳禮疏合而詩疏所據本已同今刻此必南北諸儒流傳互異社稷是而賓客非也陳氏疏謂桓八年公羊注禮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而秋官掌客注凡賓客則皆角尺即用古禮說諸侯角尺之義今本王制或引此而誤耳掌客疏以爲王制文可見當時本已有岐異

詩每舉一端此篇爲多如於倉舉黍於首舉笠於器舉鎛於家人舉婦子於牲舉犉或舉大以包小或舉小以見大詩之體然也箋謂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恐未盡又載芟侯主侯伯六句先男後女此詩或來贍女六句先女後男文法之變總皆內外各勤其事也事之始虛言或事之末明言婦子上下互相發也

蘇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蒙案是固然矣頌體簡嚴而於二詩特詳者兼令王者主祭隱然動其稼穡艱難之感焉

絲衣

陳氏壽祺曰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淮南子曰君人者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蓋高子以此序在載芟良耜後靈星既主農事其尸亦甚尊嚴可並於社稷故創爲異說意謂此非繹祭賓尸而乃賓靈星之尸蓋欲使與前兩詩相配正孟子所謂固也疏謂高子自別論他事而及此後人以爲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其言以證賓尸事則與本文語意不合殆病其穿鑿而曲解之耳

傳箋精覈疏亦詳明朱子易云祭而飲酒之詩蓋以經無繹祭明文故易爲正祭然詩爲繹祭之證有二絲衣載弁爲士祭於王之服則非小宗伯一也天子至士正祭無兕觥而此有之二也若自堂徂基正祭繹祭均有之繹祭在門堂基爲門堂之基正祭在廟堂基爲廟堂之基故陸子謂朱子既不依注疏繹祭說門堂二字尚仍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也張子又謂退尸有漸言絲衣則不著冕服言弁則不冠冕然以絲衣其紑云云指賓尸則無庸自此徂彼抑以尸服降故助祭者亦從而降又於禮無據當以箋疏爲斷

郝氏敬謂繹祭殺於正祭牲牢器皿皆因祭之餘有司徹云燅尸俎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如王親省則大小宗伯皆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哉鄭既云繹祭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乎姜氏范氏信其說以鄭爲未然案郝以大夫士禮概天子耳何氏古義據周官牛人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注享牛所以祭者也求牛所以繹者也以爲繹異牲之證當矣蒙又謂繹果非異牲則當祭禮未行牲先實鼎久已名其爲牛羊豕之鼎矣詩陳繹祭不應既言自羊徂牛又言鼐鼎及鼒也正祭省牲眡滌濯不以大宗伯而以小宗伯繹祭輕又不以小宗伯而以宗伯之屬士正其減殺之宜耳鄭明云使士何嘗云天子親省邪禮書云繹於明日異牲詩自羊徂牛是賓尸於祭日用正祭之牲

有司徹燅尸俎是益正祭重主於禮神繹輕主於禮尸重故省牲眡具在宗伯輕故使士則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申鄭義極明

桐城姚氏以天子之祭備禮樂眡滌濯蓋有樂焉絲衣其樂章也案眡滌濯祭前一節耳樂章可無作若繹爾雅謂之又祭卿卒猶繹書於春秋其大於眡滌濯也多矣頌載宗廟之歌非一而繹未具不可言備樂也姚又以器之巨者眡而舉鼐鼎則小者俎豆以下眡可知爵之賤者舉兕觥則貴者玉瓚以下眡可知舉旨酒則眡彝尊罍可知其以舉鼐鼎該俎豆以下誠然至兕觥二句文法迴殊非猶是省眡之事疏以爲舉祭末不慢明

當祭之敬良是以言省眡則自堂徂基早該之矣胡氏後箋謂鳧鷖專言賓尸既獻後行旅酬無算爵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且似述事爲歌故列於雅此詩雖統言繹祭始終之事然自於賓尸時歌之故當列於頌允矣

酌

疏釋序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非是先祖當如胡氏後箋以爲文王而用傳義養即取亦未安蓋因時以養紂之晦文王之道也武王初則遵之及時異勢殊則不執故迹而有甲子之師此武王之善繼志述事而詩之所以名酌序之所謂酌先祖之道也然此詩人之推功德宜爾實則養紂晦者正是冀其悔悟乃文武本心也　漢書禮樂志云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

道也班氏亦兼取序說

傳遵爲率晦爲昧竝允養之爲取亦據春秋傳耆昧之文而於本文有未協參以箋義乃通養與取不同下蹻蹻王造方是取隨武子耆昧之云蓋要其終言之詩言美哉武王之行師也初遵先志養紂之昧而不即取時也及時大光天人交助我武王於是順天應人蹻蹻然王者之爲一戎衣而有天下用使後世有所嗣守實維爾之事信得行師之道故曰於鑠王師（戴氏震以爾爲此不必然）　疏用王氏肅義率衆取是昧申毛未若左傳杜注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也較善率謂率循王孔作統率解去遵義遠矣

箋以王師爲文王用師固誤歐陽氏王氏以下易爲武王又以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2 版反內

我爲我成王案詩言武王之事我宜我武王所云蹻蹻王造方非自後其功且酌與武賚是一時詩武云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賚云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與此同一文法彼二篇謂受之於文此謂受之於天人也

傳箋於爾公句章凡九句蘇氏六字爲句作八句集傳呂記從蘇是也嚴氏從舊而述李氏說釋公爲合天下之公失之

桓

范氏補傳曰武王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凡云匪解皆以人言然如箋說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亦未安當謂惟其能承天命不厭倦也疏所云爲下文總之是已厥士曰保有傳箋訓事爲優又綏萬屢豐在克商後而保有于以則在垂克時蘇氏略不分別疏於屢豐年下曰所以得然者於保有厥士下曰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克定厥家下又曰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頌文肅穆非此詳爲申釋則其義不顯歐蘇專取易直轉有不逮耳

集傳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三章桓爲六章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嚴氏因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一章何氏古義又以時邁亦爲大武一章朱氏通義以其說爲誤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功爲卒章則此句下不應更有武詩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非以章言桓賚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胡氏後箋又謂左傳首言武王克商作頌然後曰又作武云云蓋謂時邁及武賚桓諸詩皆頌武王克商事傳文於時邁言作頌所以包下武賚桓三篇而於武舉篇名於賚桓舉篇次此不過行文錯舉互見耳然於時邁況言作頌固已別於武樂其上文隨武子引汋曰又引武曰亦可見酌及時邁必非武樂中詩篇嚴與何皆臆說蒙案頌體一詩各爲一事桓賚兩詩不可與武合爲一詩明甚然既云卒章又云其三其六足見自有一定次序朱子所謂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者固勝於杜解楚樂歌次第之說酌般時邁在此六篇之數嚴何所云亦未始不可參也詳案傳文其亦時邁最在前武次之特桓最後也邪

賚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集注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案論語繫此於堯舜禹湯之後蓋帝王之道莫大乎得善人以其治天下亦允執其中之心也傳應訓當繹訓陳箋敷猶徧蘇謂思語辭均是也言文王既勤天下我當而受之然而不敢私也敷即敷天之下之敷徧陳錫善人以爲諸侯徂者疏曰自已及物之辭謂以此推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之也時邁詩所謂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亦此意命者周之新命於繹思言是陳錫者皆善人也故歎美之案封建得善人實最合天爲民立君長之意故武王求安定天下必以

此爲務
文王旣勤止先德也我應受之王業也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則所以封建諸侯代天理物之精意也時周之命天心也於繹
思總結上而歎美之也六言二十五字耳而事之曲折已無不
該愈簡嚴愈鄭重焉輔氏謂都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葢以大小
雅諸詩參觀得之然至是而列爵分土在所不足言何況此也
中論爵祿篇曰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
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卽引此詩釋之云由
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案此得先王愼重名
器之意
般
釋文般樂也崔集注用此注爲序文疏謂經無般字序又說其
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
孰是汪氏異義曰酌桓賚三序皆申說名篇之義此亦宜然作
序文爲是陳氏疏略同
集傳從序而重說巡守則與時邁義同陸氏詩學疑爲複出顧
氏學詩謂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故發首卽言昊天而河
嶽則總言之此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故詳言河嶽而不
及昊天言各有所歸樂亦各有用秦氏松齡又謂自允猶翕河
以上皆言涉歷山川未及祀事裒時之對正言祭朱子謂是巡
守而朝諸侯恐非本義愚是案般與時邁皆言武王巡行之事
而祭天祀河嶽不同不妨其有二詩曹氏以爲般頌成王不可

從
毛以猶爲圖謂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夫天子巡守所
祀名山大川自有定名定所何勞按圖哉又謂河自大陸之北
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故言翕案河本一也暫分爲九旋合爲一
則祗是一河又不必云翕矣不如集傳曰河善泛溢今得其性
故翕而不爲暴葢河言翕則海波之不揚從可見矣允信也猶
謀也信謀其功德而報之於山云涉於河云允猶義取相成也
毛敷偏也傳裒聚也嚴氏曰偏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裒聚而
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爲神主也對者有對越無
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案時周之命與於皇時周應以告祭
山川神靈也

學詩詳說卷二十八

平湖顧廣譽惟康

魯頌

地理攷引括地志兖州曲阜縣外城卽伯禽所築古魯城郡縣志曲阜在縣治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一統志山東兖州府奎婁分野降婁之次曲阜縣在府東三十里魯國故城今曲阜縣治周時魯國舊都

禮運載孔子言以魯之郊禘爲非禮而祭統明堂位皆謂成王賜魯郊禘鄭氏釋非爲猶失是不以爲僭也至宋有二說一程子以賜與受皆非見易師九二爻辭傳又張子專責伯禽不當受其義小異程尤嚴正一劉氏恕通鑑外紀據呂氏春秋載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陳氏傳良春秋後傳謂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郊猶未卒爲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因歷引祝鮀周公閟宮武子之言與隱公問羽數以證蒙案程子之言正矣陳氏尤得其事實方氏據詩及春秋證成王之未嘗賜伯禽之未嘗用其於詩引閟宮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矣繼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備言承祀之事然則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顯然矣假令成王賜而伯禽受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承接龍旂承祀至戎狄是膺始明著爲僖公之事其文乃順何以大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於龍旂承祀之前哉蓋詩人承時君之令以作頌而唯

恐後世轉誣爲先君故別白之如此後之儒者以孔子之言爲定可矣說最精覈

魯之有頌序以爲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疏引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也又謂雖僭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金華王氏亦謂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是雖非侯國所當作要於天子有別也集傳推明其詩僭而夫子猶錄之之故有四至爲曲盡獨所謂當成王之賜魯於是有頌以爲廟樂方氏謂伯禽時有頌爲廟樂魯人當世守之不應易象春秋並存而反失其廟祭之樂章也伯禽時樂頌俱存孔子不應刪其祖宗廟樂而獨存後代頌美其君之詩也顧氏學詩謂如是則聖如周公賢

如伯禽其廟皆得有樂何無一篇存者則魯之有頌斷自僖公始良是嚴氏又謂夫子不刪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雅之亾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亾則過矣

駉

詩美牧馬序爲溯其原於牧于坰野見其務農重穀而必先以儉以足用寬以愛民且曰能遵伯禽之法蓋人君之賢莫大於脩舉祖宗法度設誠而致行之序固有所傳矣

乘馬貴牡取其健也故詩言四牡者不一而足畜馬則牝牡不可偏廢故衛詩稱騋牝而小雅美宣王之考牧於牛羊亦曰以雌以雄

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云在坰之野則公馬之牧

地著矣若國馬所牧先王亦必有法以處之而略無明文可考
其所謂井十爲通出馬一匹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未有
以見其法之詳也此考古儀事
思無疆思之全量也思馬斯臧則其本事也集傳謂衛文公秉
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是已箋於上句以思遵伯禽之法
爲言至慤實卒章思無邪一語夫子用以蔽三百篇思所繫之
重如此陳氏疏以兩思字皆語助失之
箋謂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數
語得之案經言思無疆思馬斯臧亦有授方之道焉朱氏謀㙔
曰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亦善
許氏謂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
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
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
斁猶未知所思者當邪否邪至卒章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
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掊克苛斂以致之者詩人
一字之妙而意有餘此孔子所以取之以蔽三百篇也但此則
人頌其君之辭未必僖公能然也
遵祖宗之法貴於精思故統之於思無疆者思無止境也無期
者思無已時也若其有止境有已時則斁矣故以無斁言之而
又不可不止其所故以思無邪終焉僖公當時賢君自臣頌之
如是耳
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疏以四種

分配各章李氏謂魚麗言魚之多見魚之品無不備此詩言馬
之多見馬之品無不備不必以上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李氏
本亦謂詩所敘馬凡十六種不言其高下而皆曰牡至於車則
曰彭彭伾伾繹繹祛祛皆言其有力而能勝車未見有四等之
分也案孔所云但能別其下不能別其上若陸氏埤雅謂皇云
者馬之最善者也魚云者馬之最小者也幷其上分之又穿鑿
不可通呂氏引用傳文不及孔一語亦以毛之意未必如孔所
云也

有駜

有駜二句傳以喻臣之強力箋又以喻君之養臣豐其祿食歐
陽氏謂毛說爲衍鄭說皆經文所無是矣蒙又謂犬馬爲物雖
非至微而犬馬之畜最不可語於君臣之際故詩三百篇從無
以馬喻其臣者此固君臣之義亦立言之體非獨衍而增益經
文所無已也況下以鷺爲興此先爲取義之興非複乎歐陽曰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曹氏曰魯
之羣臣乘其駜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公而不敢懈輔氏亦
曰駜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曹氏輔氏
爲善蓋惟乘之來朝故詩人舉以發端因以起興特非取義之
興耳若許氏以馬雖起興亦以富盛者言顧氏以上篇言牧馬
之盛則富庶徵矣因與其臣爲燕飲之樂故三章皆以馬言恐
未必然
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箋潔白之士羣集於

君之朝諸家竝同集傳謂鷺鷺羽舞者所持如鷺之下與飛舊
義爲勝疏以謂舊臣外新來者則歐陽已駁之矣
將言在公飲酒先言在公明明旣云醉言舞必云醉言歸又於
天惟顧其有年於君惟祝其有穀駉篇所謂思無邪此亦足以
見之
鄧氏元錫曰有駜有小雅蓼蕭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安
泮水
程子春秋經說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
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
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民

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
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
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案兩
事不見於春秋而詠歌於詩亦詩春秋之相表裏也春秋重用
民力詩亦屢言之至於復古興廢則以爲美其事有大於用民
力者也周宣衞文盍莫不然孟子告齊宣梁惠滕文惓惓於井
田學校之修舉卽此意
頖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以爲行
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節南方朱子舊說
引說文西南爲水東北爲牆謂與鄭不同今集傳曰其東西南
方有水形如半璧義仍從鄭案白虎通義引此思樂泮水二句

因及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
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
之通典引劉氏向五經通義亦云南通水而酈道元注水經泗
水云魯共王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
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
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正與許合是許自據目驗
言之也然鄭亦生同時劉班又出許前且皆閎覽博物均不爲
是云者此必當時度地勢爲之卽或可以證明魯頌泮宮之遺
址而不可以爲諸侯泮宮之通制故寧捨而弗取其識高於許
矣一統志泮宮在曲阜縣東南戴氏埴據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泮水上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陳氏稽古編駁以好事者取經語名水當矣

無小無大鄭孔以羣臣言李氏以國人言方氏謂是國子之舞
勺舞象者學於虎門掌於諸子者俊選之升於學者君視學則
皆至案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
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簡不帥教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又王親視學月
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據此知王大子王子羣后大子卿大夫元士適子國
之俊選在學者常也王親視學而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元士皆
從者暫也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
後天子至以此準之而侯國可知矣魯侯戾止僖公之親往視
學也於禮世子學士固先在學矣從公行者卿大夫士耳鄭謂

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是也若國人正後漢書所謂圜橋門而觀聽者詩之言觀其旂卽其人也小大從公義得蒙上觀字之文宜不兼國人

其音昭昭三句此與菁菁者莪之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彼此之辭也聖王賢侯之愛士如雨露之潤生養萬物

在泮飲酒則文王世子所謂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者並與斯燕矣所以與凡在學者相接而因以默識其人材也蘇氏謂與羣臣李氏謂與賢者得之傳訓屈爲收醜爲衆王氏肅曰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蘇亦曰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其說爲是葢永錫難老承既飲句言順道屈醜又承永錫句言既飲者魯侯難老者亦魯侯也長道曰彼先王先公養士民之道也故當順羣醜曰此在學之人及羣臣與庶民來觀者皆是故當收禮書以爲古者視學必養老故飲之酒而祝其難老非祝僖公夫果言養老宜有眉壽黃耇之文而今無之知不然矣況又與下二句不甚貫乎集傳長道猶大道醜訓同毛屈從王氏訓服葢服非力服之謂輔氏謂合淮夷在其中非朱子意也

興學校是造士作人之事非根本於德以身爲教猶不足以化民成俗故於四章探本於敬明其德又上所言者均以教士而未及於教民因復言敬愼威儀二句以該之文武卽德之施於事者惟允文故能作泮宮而爲民則亦在其中惟允武故能服淮夷也如此足以明格乎烈祖矣服淮夷亦本於明德詩於中間言之所以爲前後關鍵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亦前後關鍵順及獻馘獻囚六七章方追敘伐淮夷事此文法也

教國子之法周官王制文王世子詳矣僖公時必猶有存者講明而脩復之則教養有方人才輩出而又獻馘獻囚於此舉軍國之謀見聞習熟一旦起而在位疑事至而不亂變事來而不驚此古之君臣上下所以能兼資文武也與竊謂立教不法三代生民之禍未有已也

服淮夷事歐陽氏疑詩爲妄作王氏詩疑及陸氏詩學或移之魯公或移之孝公均未安集傳謂頌禱之辭爲呂氏嚴氏所本亦似太虛案胡氏纂疏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尙何過疑之有劉氏通釋曰春秋不書常事作泮宮之事經固宜無所見也至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淮爲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耳張氏次仲亦曰齊語東南有淫亂者萊莒徐夷一戰帥服三十一國又謂桓公南伐以魯爲主魯從霸主以征伐歸而策功飲至則各自以爲功此亦人情之常非無據而盡屬誇大者三說庶得其平

君克明其德故士克廣德心君明臣良之道也桓桓于征三句勇於公戰也不吳不揚二句怯於私爭也皆非廣厥德心者不能

何氏古義曰多士克敵而後雖各有大功可稱而皆能恬以居之不喧譁不矜躁從不聞有以彼此相爭競之語爲魯侯告者第見其濟濟然皆於泮宮而自獻其功焉非其從公于邁受教有素於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安能有此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蔡汝楠云古人勞農訊獄獻馘飲至皆於學宮示學政之出於一也

錢氏謂角弓四句言班師之事葢師凱旋在道弓弛而反徒見其觩然上曲而已汪氏異義亦謂此章當爲戰勝凱還軍行在道時事故經下言既克淮夷又此篇主頌僖公修泮宮後四章雖紀述克服淮夷而五章言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末章復歸美於泮宮之德化至敘述淮夷之克止言在泮獻馘獻囚獻功其於戰功正不侈陳之也蒙案二條申明傳義既得詩指揆之前後章文勢亦無不合實優於箋疏所云設言不戰失之

孔淑不逆淮夷卒獲應五章淮夷攸服箋於孔淑句以士卒言失之

式固爾猶王述毛謂能固執其大道箋謂堅固女軍謀箋義似善而述毛之義尤正大亦與三章順彼長道應而四章所云舉該其中葢至秉道不易而行師勝算特其道之一端矣

卒章復蒙五章既作二句言之古人文法之密如此

此詩言泮宮之修文武未嘗偏廢而以文始以文終一本之於德用意深矣抑非秉禮之國去周初未遠何以及此篇中雖有溢美而僖公之造士視學明德化民行師服遠無不該舉猶可

想見其遺意有補世道非小況魯之多君子固周公魯公之遺澤僖亦有功焉則詩又焉可誣也

閟宮

閟宮毛鄭皆以爲姜嫄廟毛謂在周於禮合矣然於魯無與鄭謂即筴斯所新於詩辭合矣然魯何以立其廟魯無后稷廟況姜嫄乎藍田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子亦曰閟宮者魯之羣廟即就鄭義變之而後於禮制詩辭皆合呂嚴從之殆無可疑陳氏啓源力詆集傳爲誤案詩以此發端乃爲後龍旂承祀以下立根新廟奕奕正實實枚枚之所以然至篇終方結明耳寢廟皆新此不言寢者將歷陳后稷以及周公不當兼舉寢也詩既以廟始以廟終集傳以詩爲修廟作正得其實但詩辭主於張大則序所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亦得詩意之所存集傳指其事序論其義原不相悖說詩者無偏廢可矣

集傳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漸著葢有翦商之漸矣許氏以爲實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大王非有翦商之謀也集傳止曰葢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是而漸大眞得詩人之意矣而論語集注之云則未及改定也案此本之其師仁山金氏最允

箋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案鄭之解上句固是而解下句則未安先祖未嘗有其功何云同也集傳則曰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

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義最不易季氏本申之曰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之克咸厥功見其以一心而成功蓋爲周公有大功發也亦善王氏書述聞曰咸者滅絶之名咸與減古字通左傳克減侯宣多謂滅絶也陳氏疏本之謂詩克咸與左傳克減同蒙案厥功而曰克滅則是滅其功矣於文義不順且侈言滅絶亦豈所以語聖王應天順人之師非也

傳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抵人陳氏疏引說文楅以木有所逼束也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鄭司農注謂夕牲時祭前夕之牛必設楅衡者卽穀梁傳展觓角而知傷之意杜子春解楅衡以爲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豈是謂與案封人之設其楅衡謂夕牲

時也此夏而楅衡謂祭前三月繫於檝人者也陳以此言祭夕飾牲似未然至以卽穀梁傳展觓角而知傷之意則是不然凡牛皆應防其抵觸奚獨於祭牛楅衡之爲（封人注楅設於角衡設於鼻非是）

犧尊傳有沙羽飾（各本無羽字陳氏疏據疏此傳言犧尊有沙羽飾文疑沙下奪羽字今從之）疏引春官司尊彝獻尊鄭司農注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當矣又引阮諶禮圖尊腹畫爲牛形王肅以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而云未知孰是王氏禮記述聞引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篇）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則是以木爲尊而畫以沙羽爲飾不當如諶與肅之說知毛鄭有本不可易

俾爾熾而昌以下箋以爲皆慶孝孫之辭善矣然下章四俾爾又作何解鄭第言其慶究是何人慶之疏以爲作者喜而設辭慶之又重慶之則非一例矣況果作者慶之鄭孔之義固以詩爲史克追頌則方詩之作僖公之薨久矣何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哉集傳曰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蘇氏於下章亦曰此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此謂是國人稱願方於情事相符且又上下一律呂氏述之嚴氏謂觀篇中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曰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曉然爲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案駉詩序得此說乃於詩辭可通顧氏學

詩反斥嚴爲以文辭害志恐非

三壽作朋箋訓三卿爲是上下皆言國勢之堅固此言堅固之所以然僖公大臣季友文仲之倫竝享永年故謂之壽君臣同心故謂之朋戴氏以三壽爲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然專祝公之壽自在下章此當以箋疏爲正王氏困學紀聞所載晉姜鼎銘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彼自謂上中下三等之壽與此不同

司馬法述古者軍賦之制有二說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

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鄭與孔賈以前所云為鄉遂法後所云為公邑都鄙法戴氏考正以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主後一說非也

清人二矛重英箋二矛夷矛酋矛也此二矛重弓則云備折壞孔氏兩疏皆以清人為守國之兵短此為攻國之兵長然彼守國既有酋矛無以見攻國之必無夷矛也案詩言二矛自是二等之矛所以隨其宜而用之豈一矛有二以備折壞之謂哉酋矛雖短於夷矛猶長於戈殳戟記所云長短統五兵言未嘗專

就矛言集傳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足正其失矣

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而杳臨碩曰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箋義為正若臨碩乃未定之說諸家亦竝從箋也胡氏春秋作三軍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舊法亾矣是以謂之作義最分明

詩辭誇大顧其言有大繫於世道者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箋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集傳亦謂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此皆見其大者也當時齊桓倡興霸業魯僖與為同心其事皆以攘夷狄衞中華何必問其役之或與或不與哉自王室東遷以來戎狄熾於北荆舒横於南天下之勢蓋岌岌矣御外安內獨桓文能有其功魯與諸國能襄其勞魯頌能形諸歌詠以示久遠不可謂非天下之公言也孟子兩引是言一以斥許行一以辨楊墨而皆以為周公之詩蓋以詩辭於崇正黜邪最有功僖公實未足以副之而篇首由周公及僖公故斷章取義而直以周公當之非眞謂是周公事也草廬吳氏魯齊王氏既欲

易其篇第而翟氏灝陳氏疏又以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為指言周公以求合於孟子毋乃多作此周旋邪若蘇氏謂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言其强也李氏嚴氏均作頌祝之辭又失之太虛

戎狄之戎箋北當戎與狄集傳戎西戎箋為是春秋為中國患者皆北戎故僖公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齊語云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若西戎則自平王東遷中隔强秦左傳於秦穆取王官及郊之役云遂霸西戎史記以為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與齊桓事無涉知經所云北戎非西戎也

壽胥與試箋以為講氣力不衰倦此非頌君之體也王氏謂壽

考耇相與爲公用蘇氏謂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又與詩辭祝君以壽不合范氏補傳曰髮白而復黃背有鮐魚之文皆有壽者之證也魯人既願僖公之壽故欲舉有壽者之證皆試驗之也故曰壽胥與試戴氏亦曰胥皆也試用也言黃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得之既願以黃髮台背之壽徵皆與僖公以試之下乃祝其萬有千歲長此眉壽無患害正立言之次第

六七兩章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集傳呂記本之朱氏疏義謂又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顧氏謂承上外攘事而言蒙案兼之爲是

劉氏通釋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案詩以魯地所有言者申四章安內之意以非魯所有言者申五章攘外之意而以內外之詳略爲次第　一統志泰山在泰安府北五里龜山在兖州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新泰縣西南五十里蒙山在沂州府蒙陰縣南接費縣界舊志蒙山縣亙百二十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鳧山在兖州鄒縣西南五十里接魚臺縣界縣志山分東西名曰雙鳧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亦曰鄒峄山

繹當僖公時已屬邾國地云保有者王氏地理考以爲亦頌禱之辭與上章泰山龜蒙不合陳氏啓源以爲誇辭魯君臣欲吞邾作頌者情見乎辭恐詩人不宜有此陳氏疏引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繹山在北謂邾魯附庸國故繹山在魯宇允矣附庸之國統於諸侯蒙顓臾所主而以爲奄有則鳧繹可推邾於齊桓時受王爵命爲子非復魯之附庸然實始封所錫此方言復周公之宇因仍從故境之例見其不由侵削耳

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段氏曰上四字複舉經文下四字當有闕文夷蠻貊三字皆統於淮字謂在淮浦而有夷蠻貊之行者也蒙案疏文則傳蓋本作淮夷蠻貊淮夷而蠻貊行也覩其一曰淮夷爲蠻貊之行再曰淮夷如蠻貊之行足以知之矣淮夷其本稱而蠻貊則以甚其行耳

顧氏以八章承上內安之事又蒙祭祀獲福而言邦國是有卽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義姜氏廣義又以詩極言功業而歸結處只言家庭聚順夫婦子母之常蓋必家正而後朝廷正國治而後遠人服也案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固於內寢而宜大夫庶士卽於外寢已爲卒章路寢張本詩之頌辭侈矣而歸重在於復周公之宇復祖業遵王制一舉而二善備焉立言之義蓋如此

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以許田常在辥旁實之一統志常城在兖州府滕縣東南府志今辥城南十里有孟嘗集或以爲卽古常邑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常邑名卽田文所封河南許州府石梁縣東南有魯城卽許田陳氏疏謂常爲魯之南境許田成王營雒邑時以爲周公朝宿

邑是卽魯之西境此頌僖公復故宇乃就故宇極邊邑言之耳鄭皆以申傳而疏謂爲易傳非也

一統志徂來山在泰安府東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崍之山也宮山在新泰縣西北四十里接萊蕪縣界卽新甫山縣志相傳漢武封禪建離宮而改名

傳以新廟爲閔公廟疏謂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檐不應別更作之據穀梁文二年傳爲說毛之失明矣至先妣之享惟周爲然魯則否鄭以新者姜嫄廟亦未爲得也疏申以爲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修彼閟宮使之新固是此

非羣廟無以當之且雖寢廟竝言然於新廟則以奚斯所作繫之賓主歷然則謂詩因修廟而作集傳直是惟輔氏黃氏佐以路寢爲廟後正寢非朱子仍傳箋之意

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箋申以教護屬功課章程疏於魯頌譜云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案序云史克作頌又下文孔曼且碩正承作廟言若謂作詩則語勢橫亙三家不見此序故別爲義文選李注引薛君章句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此可推見而陳氏疏從段氏說以毛同於韓殊乖經序傳箋之指

安溪李氏曰頌僖公能新寢廟以承祀也前四章敘魯得用王禮以祭祀之由次四章敘僖公有武功以修周公之緒而卒章則是詩所以作也寢廟竝建前數章詳言僖公恪恭祀事矣四章末至八章則皆言其安內攘外之功克以鞏固邦家如此見當日以太平弁事宮室不爲侈也蓋能復周公之宇則在魯無愧爲中興令主而居第之營罔非所以蔭芘子孫矣此其作詩之義乎不然依序詩作於史克之手不應鋪張揚厲至是也

陳氏啓源以朱子更舊分章句爲非然朱子所更悉以韻斷初非苟然安可輕詆姜氏謂古本長短不齊有一章多至三十八句者蘇氏朱子皆正其誤嗣後元吳氏金氏明何氏互有更置皆無庸也朱子定本義自可通得之

學詩詳說卷二十九

學詩詳說卷三十

平湖顧廣譽惟康

商頌

一統志陜西商州柳星張分野鶉火之次商洛故城在州東水經注丹水東南過商縣南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於此矣商山在州東河南歸德府房心分野大火之次商丘縣睢陽故城在縣南左傳襄九年士弱曰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注商丘在宋地史記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注世本曰宋更名商丘曰睢陽秦置縣

顧氏日知錄謂商頌在魯頌後草廬吳氏以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頌爲先代故次之周魯之後顧氏學詩又謂次於商頌前者頌雖繫魯實皆周代詩以魯終周非以魯匹商也說竝精覈

史記宋微子世家贊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裴氏駰集解引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索隱駁之以爲今存五篇皆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又考父佐戴武宣在襄公前且百餘歲安得述而美之蘇氏亦有辨論葢三家傳詩不得事實而以意說在雅頌亦不能無外如此而語類又謂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宋襄可作尤得其深云

何氏一碧曰商頌五篇似是二體前三篇猶與周頌不遠下二篇則迥異矣分章成體其卽周雅之先聲乎

姜氏廣義曰商頌有異於周者周頌三十一篇皆作於周公故有一詩而羣廟用之後雖有制作之才不敢增周公之舊也商頌則三宗皆有頌隨時遞增此其異者也而商頌之同於周者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始得爲頌故周之大祖二世室皆有頌成康雖曰賢君而親盡則祧也商則大祖三宗皆有頌盤庚祖甲雖曰賢君而親盡則祧也非不遷之廟則無頌也此其同者也

那

置我鞉鼓傳引明堂位文殷人置鼓箋讀置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歐陽氏以爲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舍大舉小然殷尚聲此方盛言聲樂故卽就樂舉其爲一代之制者以見湯功德且樂器雖多所改乎夏者楹鼓外無聞焉詩據以爲言固宜其言植鼓猶有瞽之樹羽縣鼓耳

湯孫傳謂湯爲人子孫以與武丁孫子一例箋易爲大甲歐陽氏以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自大甲至紂皆可爲湯孫桀傳呂記主之案疏申曰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爲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大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指謂大甲良有理湯在位時嘗命伊尹作大濩大甲嗣位必多述成湯功德播諸頌歌如周頌之首皆言文王也惟作之非一故有存有亾則以是詩作於大甲時烈祖之稱湯孫之號皆其據實考之詩辭尤合也又商人質故云湯孫周頌則曰孝孫矣

綏我思成箋安我所思而成之蘇氏曰安我所思成之人本鄭義而小變焉集傳疑鄭有脫誤欲取蘇以正之案謂安我所思而成之則歸重在成字就烈祖言之也謂安我所思之人則歸重在綏字就湯孫言之也二者俱通但烈祖賚我思成蘇亦曰昇我所思成之人則非立言之體集傳呂記並不用其說文法既同訓釋不宜互異仍以鄭爲正

傳周尚臭殷尚聲已舉是詩之要而節次未之及也蘇氏引郊特牲商人尚聲之文并及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云云然後首四句爲祭之始次八句爲祭之中次四句爲祭之終而全詩之節次以明足補傳所未盡

陳氏暘曰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

經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閔馬父述之則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此曲禮所謂必則古昔稱先王者也如是立言卽本恭敬之意嚴氏乃以作爲作樂何與

奏假二句主祭之誠溫恭二句助祭之敬一卽始以見終一舉終以該始也箋於溫恭以禮儀言執事以薦饌言近是錢氏詩學謂朝夕自將祭以至祭畢執事自迎尸以至送尸也溫恭於無事時言有恪於有事時見則益分明蓋此專就祭言也或以朝夕指平居說者失之

顧予烝嘗鄭以顧猶念蒙上嘉客蘇氏蒙上烈祖案以臣子助祭爲念予非立言之體且篇終結通章宜言烈祖眷顧又烈祖亦有是二語其上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正言神明之眷顧箋訓將爲助不如蘇訓奉之當也

烈祖

序祀中宗箋以那詩烈祖稱成湯此烈祖亦稱成湯爾爲爾中宗蓋商文質樸固不以爲嫌也歐陽氏以爲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湯之後世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誠是通論然觀衞蒯聵以烈祖稱康叔文祖稱襄公烈之爲名恐非概施且以爾爲時主祀之王則於下稱我稱予文勢相妨未若箋義之允

辯說曰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詩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蒙案此

說良是宋世家贊稱追道契湯高宗不及中宗三家詩蓋亦然但殷武亦稱湯孫之緒則湯孫之稱自廣爾字似別有指故彙纂曰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大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與

箋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成湯之業能興之也嚴氏曰時祀中宗故以此所指中宗及爾中宗者謂湯創之中宗興之商祚久長皆湯及爾中宗爲之也以中宗配創造所以大中宗之功案詩辭正以推崇中宗此二說得之

蔡氏曰箋曰烈祖鄭以爲成湯歐陽以爲中宗二說俱通但烈

祖之稱已見那詩則此亦以爲指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於祖宗之錫福於義當然也

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從鄭爲說與歐陽不同呂氏既主歐陽以烈祖爲中宗而復載蘇說又非全書附注之體葢欲删成湯二字而誤仍抑將易成湯爲中宗與此亦其未及修改處

箋釋亦有和羹以下盡歸美諸侯此非立言之體歐陽氏駮正之當矣集傳呂記補所未盡益善呂以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鬷假二句當通謂祭時詩惟約軧錯衡三句言諸侯以見合萬國之歡心下我受命溥將三句又卽臣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之意皆以陳祀事之肅恭而先王之錫福者遠也箋解

我受命溥將不可通

詩既云以假以享又云來假來享來享之享唐石經作饗傳於以假訓大箋訓升其釋來假來享曰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疏引王氏肅曰祖考來至來享嘉薦因謂音爲格故訓至案王義以來享爲歆享正唐石經之所本歐陽氏謂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集傳呂嚴竝從之本音亦謂享饗二義不同今從石經近儒多主上下皆本作享然卽字本作享文承我受命溥將三句而言當謂神之歆享其祭非謂諸侯之進獻於神仍以王與歐陽之義爲優也

疏引異義魯說匡衡以中宗廟以時毀古文尚書說中宗廟不毀許引公羊貢禹說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斷從古文尚書說鄭從而不駮劉歆毀廟議亦云或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匡治齊詩而云魯說者時方尚魯詩通顯之後又以魯詩著於時也

李氏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祭中宗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爾葢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德故那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項氏家說曰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韵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句以爲亂辭據他詩例當稱五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爲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章爲其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自爲二體也玄鳥一詩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此皆其分章處也要之商魯二頌自與周頌不同其辭氣深淺較然可見烏得以一律竝言之哉許氏引之而曰商頌皆毛鄭章句而朱子從之今著項氏說以存異義案許氏以先儒之本未可輕更而項說有理亦學者所當知故其權衡如此云

玄鳥

序玄鳥祀高宗箋祀當爲祫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釋文毛王如字疏申毛曰或與殷武同爲時祀案陸孔皆以王說爲毛義夫果同爲時祭何煩別作爲詩毛意恐未必然李氏謂

詩歷言殷之先祖實爲高宗設然詩爲祫祭詩辭可徵顧氏學
詩曰經述契湯先后而武丁之下又加孫子之號與常祭殊異
蓋髙宗喪畢與羣廟之主合祭於契廟故對契湯先后而稱爲
孫子言祖宗締搆相傳之天下至今光復舊物者在此孫子也
知鄭義爲允
序箋釋文正載古者喪三年既畢祫於大祖明年禘於羣廟而
附注禘夾一祫爲後本疏引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
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具引魯禮禘祫志正是
前祫後禘而卒以或本爲誤云定本亦無此文陸孔所見脗合
若此今注疏反用或本顯與陸孔違戾乃舛謬之甚者陳氏疏
斷從或本非是鄭所爲魯禮禘祫志以鄭義證鄭說宜無出入
也
箋釋玄鳥生商之義頗略意以生民箋與此傳文可參觀而得
也疏申之殊未審生民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世妃則簡狄亦高
辛氏世妃世次正相當也傳以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生
民箋於以弗無子且以爲郊禖矣於此有不以爲郊禖乎蘇氏
洵謂史遷以不祥誣聖人而許氏述其師金氏說玄鳥之頌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禖以祈子
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傳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
之事附之幾於囫矣蒙案吞卵之說蓋出附會而行浴尤爲事
所必無金氏據詩駮正義不可易
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謂亳地在河洛之

閒書序注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
所都也又述皇甫謐說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偃師爲西亳因
申明鄭說其義有三一尸鄉爲殷湯所都本之地理志是從舊
說二以中候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
洛東三引立政三亳阪尹注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其尹皆
在阪而謐所言三亳非皆有阪視書疏爲確矣江氏聲尚書集
注音疏曰續漢書郡國志成皋爲縣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轘轅
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皋轘轅皆近亳也郡國志穀城有函
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則函谷亦近亳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即
函谷也志又稱宏農郡宏農故秦函谷關函谷關有二者漢書
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應劭注
云去宏農三百里然則新安函谷之於亳比宏農故關爲近鄭
所云西降谷當指新安之函谷也蓋鄭以亳邑北臨大河故於
其東西南三面推求而以成皋轘轅降谷當三亳阪險之處也
皇甫南亳北亳西亳之說不可信案成皋在今河南開封府汜
水縣轘轅山在河南府偃師縣函谷在河南府新安縣其故關
在陝州靈寶縣盤庚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馬鄭王皆以
湯始居商丘後遷於亳爲五遷之二則湯始固居穀熟矣謐之
言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
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
王氏鳴盛以爲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
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蒙謂湯遷偃師之亳自在

既有天下後其未有天下則居商丘而孟子云湯居亳尹亦自言朕哉自亳明商丘原名亳其偃師之亳恐是以發祥之地名之特謚不當以偃師非湯都且強分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以與偃師合當立政之三亳故王氏謂既名三亳亞遠近相等乃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若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柰何強分爲二以充數誠中其失然必謂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則亦無以服前人之心穀熟旣本名亳湯之受命自在穀熟之亳而非偃師之亳也

釋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此蓋殷制其說本之李氏巡孫氏炎諸儒相承無異義也

在武丁孫子王氏肅曰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李氏亦曰詩言在武丁孫子非謂武丁之孫子但指武丁一人也甚明鄭以高宗之孫子爲言集傳呂記從之蓋以湯孫爲例耳嚴氏謂子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己之武德義未爲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尤允足知武丁孫子與湯孫之云不同湯孫可以言大甲可以言大甲以下之王意主後王元鳥言契言湯言先后對契對湯對凡先后則武丁爲孫對先后中之小乙則武丁爲子意主武丁觀武丁孫子之稱益知鄭喪畢祫祭之義可信而鄭不能自持其說以解與湯孫一例所拘也

武王靡不勝疏申毛以武丁爲人子孫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是矣而未直指武王爲成湯也曾氏以武王爲成湯最當然云湯無敵於天下則眞謂是言湯事矣朱氏通義安溪李氏竝以武王卽湯武丁於武王之事無不勝任方氏顧氏略同蓋指下肇域事言之方於上下文勢及長發武王之稱皆合

箋肇當作兆兆域正天下之疆界亦善但依本字自通王氏肅謂商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此作始義未若集傳訓爲開與江漢之肇敏戎功同尤允要之訓開仍得以包鄭義卽江漢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古來天下一統未有不先正其疆界者　於湯云正域彼四方於武丁曰肇域彼四海此所以爲武王靡不勝也

邦畿千里三句箋言其爲政自內及外疏申以爲先安畿內後正四海李氏亦曰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嚴氏又曰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定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卽此可見武丁中興規模

傳景大員均釋文河王以爲河水疏申傳以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蓋卽王義恐未必得傳指李氏謂諸侯輻輳而至於河近之而未盡陳氏疏曰景與京通京爲大故景亦爲大員讀爲圓說文圓圜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卽土均周禮廋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齊是員爲均也傳之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言四海之朝貢來至於河者乃大

均也案傳所云大均意謂朝貢道路之均以洛視偃師則洛爲均以偃師視他都則偃師亦爲均也陳說爲優

長發

序大禘也集傳謂此宜爲祫祭之詩蒙案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宗廟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鄭駁異義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說文云禘諦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適與鄭合足徵其可信而鄭詿詩序箋曰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通典引禘祫志推周禮禘祫法禘

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祇及遷主不兼羣廟通典引禘於大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此禘祭毀廟之明證也曾子問孔子述老聃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爲無主耳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此祫祭毀廟未毀廟之明證也詳此詩玄王武王而外獨及相土相土契孫其廟已毀詩又詳言湯事葢以合食於祖而然則是祫祭疑集傳爲得之

鄭於禘祭有以爲昊天者有以爲感生帝者如祭法殷周禘嚳注謂祭天於圜丘其說可從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則必自射其牲凡先郊言者當指圜丘漢書韋元成等奏議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云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固不自鄭始矣鄭此箋曰大禘郊祭天也亦引禮記文果爾則殷人郊冥詩中何不一及冥禘是定名不容旣以稱圜丘又以稱郊且明曰郊矣何以又兼禘之名也若陸氏佃以爲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張子及龜山楊氏據之以此爲禘帝嚳然嚳旣

不立廟與主矣惟宜爲壇以祭而祀於始祖廟始祖正西向位久矣而退居配位事難施行陸說殊於經傳無本且詩果祭帝嚳何以略嚳而詳契與湯耶

濬哲維商疏謂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夫詩之所陳多矣而蔽以濬哲一言葢非哲不足燭萬事之理知而不深亦不能以時措咸宜也

禹敷下土方集傳方字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葢用此語宋世必多誤連下句讀故云然嚴氏猶於土字爲句顧氏學詩又引書序帝釐下土方斷從集傳陳氏啟源謂孔申毛鄭云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其疆境則解爲四方而屬上句先儒句讀元如此不始於集傳案當於方字爲

句兼有韵可據

玄王集傳後說以玄鳥降而生得之箋承黑帝而立子歐陽氏引老子玄之又玄均未安傳桓大撥治箋廣大其政治陳氏疏謂桓楹卽大楹桓圭爲大圭此桓字確詁釋文撥韓詩作發發明也義與傳近蘇氏訓桓以武而云武而能治雖古者文武不偏廢然契敷五教非用武事下亦但言其率履不越不若傳箋之當也　錢氏詩學謂桓通作和漢書注陳宋之閒言桓聲如和桓撥謂和以撥之卽舜所云敷教在寬義不逮毛而優於蘇受小國是達二句箋堯始封小國舜益封大國之說疏以爲本之中候握河紀河命此必西漢諸儒說詩如此緯書援以入之耳陳氏啟源引史記三代年表褚少孫云堯知稷契賢故封之契七十里稷百里此可概見王氏謂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則經兩國字爲贅辭矣

率履不越傳箋訓履爲禮集傳從之陳氏疏謂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說苑（復恩爲）引詩竝作禮禮本字履假借字是也（蘇氏謂履蹈也不如舊義）五品五典約言之則曰禮契以身立教而後民從教也集傳就契說爲長

相土烈烈二句箋謂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疏引王氏肅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案經云烈烈云海外有截鄭義爲允疏所云分主東西咸加一面是矣如大公亦是爲王官伯故得征五侯九伯非但居司馬之官而已

帝命不違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與卒章有震且業微礙蘇氏易以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善矣蓋惟不違故雖經中葉之震且業而復降湯以興商也鄭訓降爲下謂下士尊賢據晉語降有禮之謂於經文不遲難通集傳降猶生也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生其時劉砥所錄謂如維嶽降神之降呂氏同之良是聖敬日躋以下王氏集傳之義尤不可易

四五兩章言湯之未有天下諸侯已來朝貢臣服於商也蓋湯一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是時之朝商者固多矣姚氏青湯誓說云長發詩先言湯受小球大球朝諸侯之事而後敘伐昆吾夏桀蓋湯之爲天子在滅夏之先桀之時諸侯歸商亦若紂之時諸侯歸周而已湯豈遽卽天子位哉張子曰一日之閒天命未絕猶爲君臣

小球大球王氏以爲小國大國所贄之瑞是也箋謂小玉尺二寸圭大玉卽珽則帝制自爲矣綴旒傳綴訓表旒訓章陳氏疏曰古綴表同義連文荀子（臣道篇）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荀謂斬焉枉焉不同爲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則章明法度之謂也甚明王氏念孫據廣雅拱抹法也拱抹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廣雅拱抹竝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說亦良是但毛本作球訓玉當主毛王二氏義附存是說以備參可也

不競不絿三句治內也敷奏其勇三句治外也治內之道在中和治外之道在武勇施行次第如此故能伐三蘗伐夏而有天下

小共大共駿厖傳駿大厖厚王氏肅曰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

集傳先云未詳然後於小共大共兼引三說而首載王氏義於駿厖竝引二說而先載毛義可謂愼矣輔氏謂駿厖當從董說謂馬也與上章綴旒皆譬喩案綴旒如毛義本非譬喩此亦不應作譬喩董氏取喩於馬其義爲短故集傳置之於後輔之從董說非朱子意也泰氏日箋曰馬豈所以比先祖終不若從古注爲安陳氏啓源引葉氏夢得論齊詩眞僞未可知然則董所引果足據信乎箋駿之言俊也疏申以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於義亦無取陳氏疏曰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引荀子〈榮辱篇〉文爲證允矣　龍傳和也箋當作寵案此各一義俱通

輔氏謂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不震動不戁竦卽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朱氏解頤謂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三章兩言湯矣至六章復稱武王者以見其伐桀而爲王也則前此未爲王亦明矣疏於章末曰羣惡旣盡天下廓淸成湯於是卽眞爲天子最是

歐陽氏謂毛以苞爲本蘖爲餘訓詁是矣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蘖也大者爲本小而附者爲蘖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其說至確集傳呂嚴從之案箋苞訓豐而以桀與二王後幷數爲三蘖殊無理毛意當與歐合

一統志韋城廢縣在今河南衞輝府滑縣東南本古豕韋國顧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南三十里卽夏顧國昆吾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

有震且業傳義爲長旣言伐桀然後申應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之意謂昔在中葉嘗有震且業矣允也商爲天所子是以降予之以卿士實卽阿衡實左右商王以伐桀有天下也降卽湯降之義云有震且業明其爲天所子所以降之不遲也湯降不遲復降生伊尹以左右乎湯益見其不遲必及伊尹者猶大明之言維師尙父亮彼武王也姚氏詩說疑其辭意不順欲移昔在中葉二句於百祿是總之下殊失詩指

劉氏謂禘於大祖則功臣與祭蘇氏亦謂伊尹蓋與祭於禘集傳引商書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與案何氏休公羊解詁禘所以異祫者功臣皆祭也卽據此詩爲言其義正合然何以禘兼羣廟而鄭祇及遷主故鄭無與祭之說集傳以詩爲祫祭功臣配享禮固宜之

殷武

金氏綱目前編曰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歌其伐荊楚之功則當日戎狄之患莫有大於荊楚而高宗之功亦莫有大於伐荊楚者故朱子疑此卽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

之德家爲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荊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輿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功必以伐荊楚爲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

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又郢縣楚別邑故郢一統志郢縣故城在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東南又枝江縣有丹陽城在縣西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有丹陽聚班所謂楚文王自丹陽徙郢者當卽此地疏曰武丁世不知楚君何人卽所都亦不可考箋以罙入其阻爲踰方城之隘一統志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南四十里跨豫州境

裒荊之旅箋謂克其軍帥可也謂俘虜其士衆則非王者之師

矣呂氏謂如句踐棲於會稽之類則未見其輸誠下何以卽言有截其所也蘇氏以爲致其衆集傳從之當矣罙入其阻是窮兵深入故以伐荊楚卽易所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亦集傳用蘇氏說者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誤以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屬武丁遂以氐羌爲鬼方古帝王從無頓兵絕域之事況於三年凡以鬼方爲西戎北狄者未知三代賢王舉動皆可傳可法者也

湯孫之緒箋謂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王氏肅又謂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皆於經無當朱子舊說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猶未直指湯孫爲高宗集傳則曰湯孫謂高宗更無疑義矣

箋於二章以爲所用責楚之義固然矣至三章以及五章皆爲告曉楚則失於限制王氏蘇氏皆不從之李氏謂鄭以二章至五章爲責楚之辭王氏獨以二章爲責楚之辭自三章而下皆述高宗之事王說爲優良是案經傳言高宗之盛德多矣特以攘外功大故先及之耳何以始終不出是舉卽專頌伐楚一事又何以略戰功而詳告諭皆於立言體例可疑陳氏啟源諸家堅執舊義恐未觀其通也

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蘇氏易以曰此商之常禮也蘇說是

王氏謂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蘇氏謂荊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於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集傳言荊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案三章之義諸說盡矣平荊楚是撥亂反正之法令天下諸侯各盡心於農事是長治久安之法

天下多故必自長民者不敬民事始故多辟歲事來辟所祈王勿予禍適者惟曰稼穡匪解而已孟子言先王巡狩亦曰土地辟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則有讓三代賢王咸兢兢守是法故井田歷數千載而不壞也

箋以四章復言成湯益見左傳聲子引此云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故謂以成湯事告曉楚然古人引詩斷章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本詠僖公而孟子引以爲周公亦猶是耳王氏始更正但李氏所引王說天命天子降而監之諸侯爲下民所嚴敬者賞不僭也刑不濫也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封殖之以福上下命

字既各爲一義且仍言諸侯不言高宗詩指安在集傳最得其義下民有嚴謂下民爲上所嚴敬也天監視高宗能嚴敬下民而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故命於下國使皆帖然臣服以大建商家之福言其所以受命而中興也下民有嚴卽顧畏民嵒不僭不濫所謂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也不敢怠遑所謂不敢荒寧也此章正言高宗治天下之事高宗中興全暈於此見之

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三章朝諸侯之事四章有天下之事也天下本殷有至是而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眞爲天下共主矣故曰封建厥福中興之功與創業等天所命也故一再言天命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建首善自京師始國治而天下平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何以然其道在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賢王事業總從小心敬畏來使專恃兵威而已盛之極衰之始矣壽考且寧二句洪範之身康彊子孫逢吉也

景山疏中傳箋但云大山集傳斷爲山名湯所都語類據春秋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范氏補傳王氏總聞同此以閟宮徂來新甫例之亦可見爲山名古者名山大澤掌之王官而廟寢修建皆取材於近故可計日月而告成一統志景山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崇麗爲諸山冠

傳箋以寢爲路寢集傳則謂廟中之寢案經言寢不言廟故毛鄭釋以路寢路寢得專寢名也其義箋謂施政教得其所蘇氏謂天下既治然後伐其松柏而新其宮室既成而無所不安德之至也竝詠高宗生前之事固善朱子則以詩陳高宗功德五章已及其壽考保後生卒章當言立廟於經文次第尤合至云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書有高宗肜日之篇（逸書有高宗之訓）史記亦云武丁崩祖庚立立其廟爲高宗確有明文可據後儒所云禮凡宗祀者於其子若孫卽定制新主猶入考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及親盡當祧乃別爲不遷之廟恐不可以律有商何氏古義本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謂作高宗廟宜在帝乙之世不如此說之允也

陳氏啟源駁集傳以爲寢在廟後其小者耳詩何舍大不言反舉小以詠大乎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斯謂之祔既在昭穆之外而號爲特立之廟又焉祔哉案丹桓宮之楹刻其桷書於春秋楹桷廟中所重詩之松桷旅楹原是言廟然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鄭義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而衞氏宏及白虎通竝曰廟主藏之西壁是主於新立廟與凡祭訖依寢室爲常故以寢成孔安終焉喪禮之祔殤與無後若妾因或不舉廟雖特立大祭亦有合食大祖之時謂以特立之廟而遂不祔末之前聞是雖湯之始崩亦必有祔況三宗乎殷練而祔孔子所善於是時而立廟固宜矣

學詩詳說卷三十

學詩正詁卷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周南

關雎

今石經定作鍾彭氏元瑞考文提要曰詩之鍾字亦如三禮無鐘字也三百十一篇及序鍾字凡十八見今畫一作鍾从唐石經蒙案鍾假借鐘本字詩古文假借後人以意改從本字也宋元本集傳亦作鍾

葛覃

傳黃鳥摶釋文徒端反段氏作摶音博黍也陸疏郭注並謂卽倉庚說本揚氏方言孔疏以來承用已久段氏玉裁說文注辨黃鳥非倉庚胡氏後箋陳氏疏主其說未詳孰是

卷耳

爾雅卷耳苓耳卷卷古今字郭注廣雅云枲耳而呂記引張子曰枲耳釀酒所須如此則前後文義益通貫然未詳所出不敢從案陸氏疏謂可煮爲茹則亦婦人飲食事也

爾雅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又土戴石爲砠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文適相反疏疑爲傳寫之誤然說文釋名並同傳義說文段氏玉裁注謂戴者增益也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砠毛之立文爲善其說良是其云用石戴於土上土而戴之以石用土戴於石上石而戴之以土文異而義一則未允也

傳吁憂也段氏玉裁詩小學曰此謂吁卽忓之假借說文忓憂也案唐石經此文作吁吁忓音同通借其義以憂爲正經文蒙上懷傷言傳則以憂終始當是后妃自謂箋謂使者之憂未是

兔罝

傳逵九達之道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逵釋文本亦作馗文選注引韓詩施于中馗薛君章句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說文馗九達道也或作逵是逵馗一字也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甚明左傳杜注逵並九軌劉氏炫規以九道交出孔此疏亦曰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說於爾雅不合是也詩釋文引之者葢以存異義猶孔意耳陳氏疏曰逵謂野涂也考工記國中經涂九軌野涂五軌杜謂逵當九軌直以野涂而容國中軌矣

芣苢

傳掇拾也捋取也集傳取其子也沈氏守正曰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者捋之也胡氏後箋曰掇是拾其子之既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

爾雅釋器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傳本之釋文襭作擷云一本作襭說文襭下云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或作擷是襭擷一字陳氏祥道禮書曰鄭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下無衽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袺衽或扱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江氏永深衣考曰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此衽之殺而下者深衣續衽鉤邊玉藻衽當旁此衽之殺而上者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深衣之衽胡氏培翬曰無衽者謂無二尺五寸之衽非謂無裳旁

之袿陳氏疏引之而曰婦人衣與裳不殊當如男子深衣則袿乃屬於裳執袿扱袿是卽當裳㫄之袿知禮書所駮非鄭之失也

漢廣

不可休息釋文意主作休息疏疑當作休思而以未見此本不敢輒改集傳經仍作息第引吳氏說於其下並不失矜愼之意安溪李氏戴氏補注陳氏疏則徑作思孔氏廣森詩聲類謂傳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訓思想之思其辭也自解下泳思方思爲者倒之古無入聲息相記反休息求思乃雙聲息字去聲大東息與載爲韻亦其一證蒙案此雖無以定其必然足見經字之未易輕改矣

傳潛行爲泳本釋水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潛涉水也段注潛行水中對浮行水上言之邶風傳曰由厀以下爲涉言潛者自其厀以下沒於水言之所謂泳也若水經注江水篇云有潛客泳而覩之見水下有兩石牛此則謂潛全沒水中矣陳氏疏申之曰邶谷風方舟泳游對文方舟一類泳游一類游者浮水而過泳者涉水而行爾雅泳游也渾言不別也左傳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不可游與詩不可泳同意案總此兩說知郭氏水底行之義未盡然

方氏曰禮記舟而不游楚辭乘氾泭以下流無舟楫而自備泳游也方泭也泳與方非涉川之正道水之大者非舟楫不可通女之貞者非禮義不可接也蒙案下翹翹錯薪云云正謂以禮親迎方義爲允箋不可者有可道未誤但其爲說似於立言之指相戾

汝墳

釋邱墳大防傳文所本箋伐薪於汝水之側疏引李巡云墳謂厓岸郭則云謂隄大雅鋪敦淮濆作濆箋云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說文云濆水厓詩曰敦彼淮濆釋水郭注引此詩亦作濆蓋墳濆音義通用三家詩作濆訓水厓故說文亦但云水厓至釋水曰水自汝出爲濆郭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又於汝有濆云重見水經注汝水逕奇雒城西北濆水出焉亦謂之大㶏水爾雅曰河有灉汝有濆濆者汝別也此則可以釋雅不可以釋詩孔所云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閒是也董氏逌以雅義釋詩失之

麟趾

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疏引左傳服氏虔注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案此修毋致子之義涉於附會故集傳從程子說釋振振爲仁厚實本鑫斯傳文當矣

召南

鵲巢

序云鳲鳩爾雅釋鳥鳲鳩秸鞠傳箋所本歐陽氏易爲拙鳥案古人善體物性相承爲說當經目驗未易以一人之見輕更陳

氏敂源以歐說爲非固當何氏古義曰直謂之鳩者卽雝也今之鶻鵃爾雅所謂鳺鴀左傳所謂祝鳩亦未是鳺鴀秸鞠皆善鳥然祝鳩詩謂之雝爾雅謂之隹其安見直謂之鳩者之卽雝乎若歐陽氏說於經無徵陳氏大章（著有詩傳名物集覽）謂禽經鳩拙而安注鳲鳩也依歐陽氏則拙鳩別是一種不在左傳五鳩之內古之釋詩者皆謂鳲鳩有均壹之德故以比夫人若但拙而已安足稱乎又案李氏時珍本草綱目引毛詩疏義曰鳲鳩啼鳴相呼而不相集不能爲巢多居樹穴及空鵲巢中則鳲鳩固有居鵲巢中者今時猶然也又崔氏豹古今注曰鴝鵒一名尸鳩李氏因於曹風鳲鳩曰今乃鴝鵒也焦氏循謂卽今之八哥以實歐陽之拙鳥八哥固拙亦居鵲巢恐未可以當鳩名耳

采蘋

傳湘亯也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于以鬺之董氏逌引韓詩同何氏古義謂說文本作鬺惠氏棟古義謂湘訓亯無考當從韓詩作鬺段氏亦謂鬺卽鬺之假借煮也韓詩正字毛用古文假借

甘棠

傳蔽芾小貌陳氏疏曰說文蔽蔽小艸也釋言芾小也我行其野箋蔽芾始生卽小義柯氏詩經異文箋曰漢書王吉傳家語廟制芾竝作茀芾與茀通卷阿傳茀小也吉學韓詩則作茀者韓詩也（王氏詩攷引作外傳）䝉案訓小古義范氏易曰盛也劉氏小傳亦曰蔽芾盛貌歐陽氏曰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然甘棠非大樹舊說爲長

羔羊

傳於紽總俱云數也於緎則云縫也本之爾雅緎羔裘之縫也疏引孫氏炎注緎之言界域（釋文引作緎縫之界域）謂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域因名裘縫爲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義已分明陸氏佃埤雅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䋤倍䋤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縷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紽今無攷以類反之緎寡於總紽蓋寡於緎也（戴氏疑皆絲之量數顧氏學詩是之）王氏引之詩述聞亦引西京雜記爲說陳氏疏以爲上句言裘下句言縫若但言絲數於殺縫之制其義不明同是羔裘也首章止用二十五絲二三章又多至一百絲四百絲以用絲之多寡爲羔裘之制度其說迂迴難通得此足證舊義之不易且果如諸家說非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矣序何以稱其節儉乎

箋退食謂減膳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此欲以序文節儉正直之義攙入經語不知如傳所云未始不見其節儉正直也且減膳亦非所以訓王氏肅謂自減膳食聖人有徧下之譏孫氏毓謂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諒矣

小星

昴釋文音卯徐又音茅顧氏本音亦曰昴音卯不當讀力求反王氏鳴盛尚書後案音栁一音畱謂字從丣古文酉象閉門戶徐與陸爲誤案如顧說則昔人已有爲是讀者然釋文於詩及

爾雅竝音卯云徐又音茅則卯亦徐音也而不專徐音故不繫
之徐徐音人足知相傳如此未可臆改
裯傳訓襌被箋訓牀帳呂嚴從傳亦有意說文袛裯短衣也宋
玉九辨被荷裯之晏晏兮王逸注裯袛裯也方言汗襦自關而
西謂之袛裯陳氏疏謂裯卽論語之寢衣袛裯連文與單言裯
者不同而其爲帖身之物義實不異蒙案以裯與衾竝抱不覺
其繁重若衾而竝抱帳則繁重矣此張逸疑其碎而呂嚴之所
以從傳也然鄭易訓牀帳亦自有本爾雅幬謂之帳郭注今江
東亦謂帳爲幬釋文幬本又作㡘鄭以㡘爲幬之通借也義可
兩存

野有死麕

傳樸樕小木也釋木樸樕心王氏引之爾雅述聞曰樸樕與心
皆小貌因以爲木名耳說文亦云樸樕小木也古者謂小爲僕
遫漢書息夫躬傳僕遫不足數顏注僕遫凡短之貌釋名心纖
也陳氏疏是之曰林有樸樕謂薪也小木以喻殺禮宜得之
傳純束猶包之也箋純讀如屯陳氏喬樅侯官人著有鄭箋改字說曰史記
蘇秦傳錦繡千純索隱引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古屯束
字多假借作純左傳執孫蒯于純留漢書地理志作屯留史記
張儀傳當屯留之道卽純留也三家今文當作屯字毛無破字
但通其訓詁而釋其義鄭以純是屯之假借故讀如屯也
尨狗也傳本釋畜說文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詩曰無使尨也
吠舊本皆作尨今集傳及呂記嚴緝或譌厖或譌庬俗刻溷淆

大率類此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彙纂同大全作穠然載唐石經作襛又載釋文襛如
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是以襛爲正也南宋石經亦作襛今石
經定作襛許氏謂襛本衣厚貌借作茙茙意蔣氏光煦著有校刻詩集
傳音釋札記引干祿字書云襛俗穠校釋文云集傳宋本亦尙作襛
馮氏登府曰宋本作襛元本始誤蒙案襛乃茙之假借毛知其
然而釋從本義集傳述毛自當作襛蘇李呂范嚴竝皆作襛也
傳襛猶戎戎也陳氏疏曰說文茸艸茸茸皃从艸聰省聲戎
戎卽茸茸也旄丘蒙戎左傳蒙茸此戎卽茸之證韓詩作茙說
文無茙字疑茙卽茸之異體

疏引郭注唐棣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段氏玉裁駁其
誤謂與常棣皆郁李之類花赤者爲唐棣花白者爲常棣案唐
棣一名夫栘郭所見白楊亦有夫栘之名遂以致誤耳

邶

柏舟

日居二句箋義爲是言君日也何與月更迭有虧乎迭更也韓
詩作戴而訓常不如毛本陳氏啟源謂疏以居諸爲語助引檀
弓何居左傳忽諸以證則此居字宜讀爲姬而釋文不及

燕燕

爾雅釋鳥巂周燕燕鳦疏引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
燕又名鳦一說也郭氏曰巂周鳥出蜀中詩云燕燕于飛一名

玄鳥齊人呼鳦又一說也而舍人注說者又岐爲二舊讀巂周一名燕燕一名鳦近則以燕釋巂周鳦釋燕各自爲義蒙案傳燕燕鳦也明以燕燕爲一燕非謂兩燕邵氏正義引此而曰呂覽音初篇云燕燕往飛漢書五行志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古人多連言燕燕左傳疏云或單呼爲燕或重呼燕燕異方語也良是而何氏古義朱氏通義以童謠所云燕燕謂趙飛燕姊弟同時入宮不知謠固專以飛燕而言乃指其名也總之巂周自合從孫炎舍人說而燕燕當連讀

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說文段注上下字轉寫互譌頏卽亢字揚雄甘泉賦魚頡而鳥胻李善曰頡胻猶頡頏也師古曰頡胻上下也可證頡下頏上案其說有理可從也

勖坊記引作畜釋文此是魯詩案彼注云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此鄭用魯詩說於時世及詩詞皆不合宜引孟子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於毛詩未嘗不音義俱通也

日月

說文述循也循行其道路是述正訓猶遵之言循也釋文述亦作術惠氏棟曰文選注引韓詩報我不術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術命注述循也旣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其證甚明若爾雅釋訓不遹不蹟（今本此下有也字陳氏疏引去之良是）不徹不道也陳氏疏謂不蹟不徹見於小雅不遹卽此篇不述之異文孫炎云遹古述字毛詩多古字當同爾雅作遹疑今詩或因韓改毛蒙案釋言不遹之卽此不述是也然爾雅自作遹毛詩自作述說文正用毛義使果作遹傳當同釋言訓述矣

終風

經之作嚏始自唐后經從鄭箋改經也釋文作疐云本又作嚏（其云本又作嚏與箋相混於下音義皆不合）載舊竹利丁四渚吏竹吏四反而訓劫鄭作嚏音都麗反又爲傳劫音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疏所據本蓋與陸合故其申毛用王氏肅說願以毋道往加之則疌（今有口旁誤）劫而不行且云跲與劫音義同也疌疐之訓跲殊勝箋義若崔氏靈恩集注以毛訓疌爲欬則段氏謂內則旣云不敢嚏又云不敢欠其爲二事憭然足見其誤陳謂與狼跋疐尾同是礙而不行之義當矣至說文玉篇引詩作嚏或本三家

擊鼓

傳契闊勤苦也釋文契本亦作挈引韓詩云約束也盧氏文弨考證曰李善注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引薛君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詩作括案契與挈闊與括同聲通假惟約束故勤苦兩義相因

傳訓洵爲遠釋文引韓詩作夐夐亦遠也案夐今字洵古字也盧氏曰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引正作夐集傳依洵訓信釋之未若呂嚴從傳之允

凱風

段氏小箋曰說文無睆字疑此本作晛晛黃鳥故韓詩作簡簡黃鳥也案其說有理然禮疏已引作晛睆好貌則由來已遠矣

匏有苦葉

釋文鷕以小反沈耀皎反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何氏英疏義增釋引吳氏師道曰此章盈鳴此句中有韻朱子謂之腰韻顧氏本音曰說文鷕从鳥唯聲舊音以水反傳寫譌爲以小元戴侗曰此章上半句瀰與鷕協下半句盈與鳴協亦一句而兩韻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曰案戴說則有瀰有鷕皆微讀又下盈鳴軌牡亦半句各韻亦同此讀也

招招釋文照遙反集傳因之坊本集傳音韶史氏榮風雅遺音曰釋文如字此音韶不知所本

谷風

釋草須葑蓯又云須薞蕪菲芴又云菲蒠菜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釋文葑字書作蘴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蒙案江北之蕪菁則俗所謂大根菜也江南之菘則俗所謂蘆菔也而江北之蕪菁美於江南之菘地氣然也非則葑之類耳　蘆菔之名漢世已然方言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菔是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名醫別錄以蕪菁與蘆菔同條蘆菔之白華者古亦名蕪菁云胡氏後箋乃謂蘆菔雖或名蕪菁不可以釋詩之葑誤矣

近說沚爲止之譌其說始於臧氏琳經義雜記於是段氏謂毛作止鄭始易作沚阮氏挍勘記則謂鄭箋但義從沚耳其經字不作沚案釋文引說文湜水淸見底也沚音止正義依經爲說竝不言有作止之本亦不言有傳箋之異惟說文引此沚作止玉篇因之然唐石經亦作沚與陸孔合未可據他書所引而改本經也

育鞠釋文作鞫云本亦作諊唐石經各注疏本竝作鞫今石經從之

旄丘

釋文蒙戎徐音依左傳讀作尨茸柯氏曰晉世家作蒙茸蒙尨戎茸音義皆同

簡兮

蘦大苦釋草文說者不同孫郭注引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靑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沈氏括夢溪筆談曰如郭注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先儒多從孫郭集傳亦然但云葉似地黃王氏逢以葉字上下無所屬當爲衍文良是

泉水

柯氏曰士虞禮注引作出宿于濟泲古文濟今文

傳脂牽其車釋文舝車軸頭金也疏曰既脂其車又設其舝集傳謂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嚴氏引離騷齊玉軑而竝馳朱子注軑轂內之金也

廣韻鍺輋同軸頭鐵也軑即輋也未設輋時先以脂塗其輋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既畢乃設輋於車其用在輋故曰載舝諸說遞相發明

釋文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集傳未著明此意以後亦無音反則有漏矣

北門

傳讁責也案說文讁罰也無讁字釋文音直革反引玉篇知革反而玉篇有讁無讁足證陸氏所見本之作讁也葢古書之爲後人竄亂者多矣商頌殷武勿予禍適則從古文假借作適孟子趙氏注引此作適或出三家

傳敦厚葢言其厚集於我然不如箋猶投擲之訓義尤明著且

與韓詩解爲迫合集傳從鄭是也其音釋文都回反集傳承用而曰叶疑是衍字

傳摧沮也箋刺譏之言案釋文韓詩作誰就也鄭葢晤用韓本而易其訓然上言敦言遺竝深於次章則依傳訓沮爲長

新臺

傳燕安婉順也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嬿婉之求云嬿婉好貌蒙案燕嬿古今文而義亦近以與籧篨戚施反對也玉篇引詩嬿婉之求是用韓詩云本或作燕則毛詩又說文暥目相戲也引詩暥婉之求葢今文之異本者胡氏後箋陳氏疏謂當出齊魯詩意或然也

本音曰鮮古音犀尚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仙二字互誤又曰洒韓詩作漼浼韓詩作浘今字已改正而猶用韓詩之音誤矣竝確

釋文洒七罪反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段氏詩小學曰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漼浘與泚瀰同部與洒浼不同部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漼鮮貌毛傳瀰瀰盛貌韓詩浘浘盛貌陸氏屬之二章誤也說甚精覈盧氏考證以下竝從之盧又曰漢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師古以今邶詩無此句爲疑考玉篇曰洋亦瀰字然則洋洋必泮泮之誤集韻亦曰瀰或作泮陳氏疏因謂泮泮亦即瀰瀰之異文當出齊魯詩亦確

箋鮮善也殄當作腆腆善也疏引儀禮注古文腆作殄案殄與

腆古固通用然既曰籧篨不必贅言不善當如傳義

二子乘舟

中心養養傳養養然憂不知所定釋詁洋洋思也郭注憂思邪疏引此文云洋養音義同集傳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亦同音假借也

鄘

柏舟

爾雅釋詁儀匹也傳同何氏證以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特傳匹也釋文引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亦匹之義柯氏曰特與直音義竝同士相見禮喪俟事不犆弔定本作特少儀不特弔釋水士特舟釋文竝云特本作直呂覽高注云特猶直也特犆直

通用

牆有茨

釋草茨蒺蔾郭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說文薺蒺蔾也引詩牆有薺小雅楚楚者茨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薋玉篇薋蒺蔾陳氏疏曰蒺蔾合評之曰薺也

詳釋文引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案揚固卽道而揚視道爲深此義之兩通者

君子偕老

釋文引沈氏重謂玼本或作瑳此是後文據王氏肅別爲瑳兮作釋陸氏旣疑其說仍云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而下復出瑳兮字疏更不載本有異同唐石經因之段氏詩小學曰第二章第三章古本皆作玼兮三章傳箋皆不釋瑳字又周禮注引詩玼兮玼兮其之展也可證也玼瑳異部而音近如實之初筵傞傞或爲䰄䰄案此說誠有理惟兩章竝云玼兮玼兮亦若可疑且陸氏明謂舊本皆然從之可矣

柯氏曰沈云玼王肅本或作瑳盧氏考證云玼瑳古今字周禮內司服音義玼音此劉昌我反本亦作瑳案玼作瑳或所見本異說文玼字次瑳字下瑳玉色鮮白也玼玉色鮮也案玉篇竝同分爲二字王子雍作瑳當是涉下章而誤盧氏以爲古今字非也五經文字曰晳从白相承多从日非案今釋文各本注疏仍从日羅本胡本朱本亦誤係傳寫之譌本音辨之甚明彙纂今后經从唐后經定作晳

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陳氏疏曰古而如通用常武而震而怒今本作如都人士垂帶而厲內則注作如傳釋而天尊之如天而帝審諦如帝正爲全詩而如通訓案此詳先儒所略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注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傳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展衣夏則裏衣縐絺疏申以紲袢者去熱之名袢延是熱之氣陳氏啟源謂紲當是渫之借袢當是煩之借孔意蓋如此段氏曰袢延如方言之襎裷揩摩之意焦氏補疏曰蜀都賦累轂疊跡叛衍相傾李注引莊子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司馬彪注叛衍猶漫衍也袢延卽叛衍袢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闊者所釋傳義不同竊以焦爲近是王氏謂暑服則加紲袢爲所以自斂飭也音如袢繫之袢集傳本之義亦不甚分明若郝氏敬謂內司服之素紗卽白紗所以加於衣上者倘絅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於外凡縐薄細者皆名絺如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胡氏謂如此則詩當云蒙以縐絺不得云蒙彼縐絺允矣

說文褻私服引詩作褻蓋出三家袢衣無色引正作紲陳氏疏云紲卽褻之假借字傳言袢延當時語柯氏曰當暑二字釋褻也案此說可據而袢以焦說解之或得其義

傳美女爲媛本爾雅釋訓韓詩作援云助也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援也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鄭與許皆字從毛而義兼韓然子之淸揚巳指定宣姜言當以雅傳爲正也

定之方中

段氏曰喪大記注云爲或作于聲之誤也高郵王氏曰于當讀曰爲謂作爲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云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正義亦曰作爲楚丘之宮作爲楚丘之室

唐石經作終然允臧本音曰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張衡東京賦卜征考祥終然允臧用此文法案朱元刻集傳如岳羅胡朱諸本亦竝作然今石經定作終然

箋雨止星見姚氏詩雜記古晴字本作暒暒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釋文引韓詩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人以星字當曐

辰字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卽晴字甫晴卽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案云旣零已該暒意且云星則暒可知也老明言見星而行乃謂夜行若此星字不過如明星有爛之星朱子謂戴星而出是也故蘇氏云見星而駕而集傳從之姚說未允

干旄

傳祝織也箋祝當作屬屬著也惠氏古義鄭氏考工函人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國策一舉而注地於楚高誘以注爲屬周禮瘍醫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淮南子冶工之鑄器高誘云鑄讀作祝樂記封黃帝之後于祝注祝或爲鑄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釋文音祝爲之六之蜀二反未詳案惠所言者古音也陸所云者今音也以與六告爲韻也

衛

淇奧

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釋文綠爾雅作菉韓詩竹作薄石經同石經謂漢石經魯詩也菉薄者本字綠竹者通借之字然則爾雅及傳皆以古文通借爲此訓且三章惟猗猗可通言竹至青青如簀均於王芻萹筑爲宜凡此詁訓皆合從古

匪大學爾雅作斐爲正韓詩作邲美貌亦以音義之近通用柯氏曰說文卩部邲宰之也段注主宰之則制其必然竊謂人有所宰制者自然文見於外而見其美廣韻邲好也卽用韓詩爲

義案許以中言毛韓以外言根心生色二說一也毛韓乃詁經法

傳僩寬大也釋文引說文云武貌案大學釋之曰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朱子章句武毅之貌正本說文嚴氏謂與大學異當以朱子章句爲是

傳咺威儀容止宣著也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大學作喧說文咺字注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咺从口宣省聲案范嚴謂是眾口喧然譽其善不止以不知詩之多假借也毛訓宣著正以本字釋其假借耳

說文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銀白金也銅赤金也鉛青金也錫銀鉛之閒也鐵黑金也禹貢揚荊皆貢金三品周官職方氏揚

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考工記亦云吳粵之金錫胡氏渭謂五金之名起自秦漢以後是也銀古稱白金而錫直謂之錫閻氏若璩謂古者不分銀錫而銀皆稱錫如金如錫金爲黃金則錫非銀乎不知金不必專謂黃金故與錫對言銀未嘗混稱錫也

釋文猗於綺反依也許氏述之曰只是倚義今音同首章而爲歎辭恐於字義及句義皆若不協當從釋文案今本音仍同釋文朱本始爲此音然與義又不符

碩人

傳螓首顙廣而方箋螓謂蜻蜻也說文頸好貌詩所謂頸首段氏詩小學曰螓首蛾眉古作頸首娥眉王逸離騷賦注娥眉好貌顏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疑蛾爲娥之譌其說有理

箋說當作襚衣服曰襚今俗語然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孫氏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李氏謂鄭說非也王氏謂說當作脫說之說是也陳氏喬樅謂箋兩襚字爲稅衣服曰稅本指贈喪衣服而言亦得爲吉凶通稱蒙案鄭義宜如陳說然詩但言舍止近郊則更正衣服在其中矣必易字爲稅恐非風人立言之法

氓

傳信誓旦旦然箋我以其信相誓旦旦爾言其懇惻款誠疏定本云旦旦猶怛怛釋文說文作悬悬集傳嚴緝並訓明也柯氏曰說文怛或從心在旦下訓爲憯是悬卽怛字毛詩省作旦則作悬者三家詩毛詩假借義與許合案此以傳箋爲正

竹竿

俗本注疏集傳並譌作遠父母兄弟然唐石經呂嚴本皆不誤彙纂今石經定作遠兄弟父母阮氏挍勘記曰小字本閩本明監本皆作遠兄弟父母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蔣氏挍勘札記曰羅本胡本不誤朱本誤據此知諸本之誤始於朱氏疏義而大全沿之注疏又沿之而誤豈知右叶羽軌反母叶滿彼反古音右讀如以母讀如美二字同韻也何嘗爲弟字設耶

釋文浟浟本亦作滺盧氏曰注疏本作滺五經文字云滺字書無此字見詩亦作攸當從其說作攸說文攸本从水省更加水

旁作浟非今本又浟下加心更謬

芄蘭

傳甲狎也本釋言蓋甲爲狎之假借而爾雅毛傳以本義釋之故韓詩正作狎謂習於禮也程子訓甲爲長集傳本之黃氏日鈔以從傳爲徑而蒙尤以其有據也

河廣

箋小船曰刀釋文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並音刀疏引說文則作䑠䑠小船也字異音同又引釋名二百斛曰艇三百斛曰刀而云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蒙案廣雅亦云䑠舟也與玉篇並作䑠知陸本作𦨴傳寫之譌又案古之斛今之石今一石當古四斛前三百斛今容七十五石者亦非甚小而不可以渡

河

伯兮

傳諼草令人忘憂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疏申以釋訓諼忘也孫氏引詩此文是諼非草名呂氏述之此正解也說文艸部作藼云令人忘憂之草也引詩作藼又作蕿又作萱韓詩正作萱草薛君云忘憂也李氏據說文及嵇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斷以爲草嚴氏主之尤力亦可備參集傳正同後說　集傳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馮氏名物疏據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陳氏大章謂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非以合歡解諼草也玩本文語氣自明良然

有狐

傳厲深可厲之旁集傳深水可涉處甚明王氏述聞曰厲謂水厓也廣雅𤃬厓也又𤃬厓厲方也又邊厓旁𤃬方也𤃬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淇厲與淇側同義尤善

木瓜

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瓊瑤美石瓊玖玉名疏以爲三者互皆玉石雜段氏小箋謂疏本作美石不誤釋文作美玉誤是也又以瓊玖玉名名乃石之誤恐未然惟本作玉名故疏必引邶中有麻傳玖石次玉以明其非全玉若文云玉石不必爲是別白之辭矣　嚴氏曰公劉維玉及瑤戴氏考正曰瑤蓋玉之次故禮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

丁氏晏曰孔叢子記義載孔子此語卽襲用毛傳文又稱孔子說二南諸篇亦因此語而傳會正義不當引以爲證說苑貴德篇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鹽鐵論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與毛公引孔子語相類案孔叢子自勦襲成文外都難信此辨不可少

學詩正詁卷一

學詩正詁卷二

平湖顧廣譽惟康

王

君子于役

唐石經南宋石經及各本竝作羊牛集傳曰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說本陸氏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蔡卞名物解同）胡氏後箋謂詩中先羊後牛者惟絲衣傳明言先大後小若此詩及無羊我將自以便文不關意義二者未詳孰是然可見兩章均作羊牛無疑也俗刻於次章譌作牛羊當遵棄槩折中今石經改正

君子陽陽

傳陶陶和樂貌釋文音遥祭義陶陶遂遂陶亦音遥集傳無音案陸於檀弓人喜則思陶釋詁鬱陶繇喜也又竝音徒刀反實則古人祇有遥音也

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詩曰左執翳翳卽翿正文（胡氏後箋云據集韵作翳）傳翿纛也翳也箋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陳氏疏據箋以傳纛也爲衍字兼引玉篇翿翳也證之良是

揚之水

蒲傳云草箋云蒲柳呂嚴兼存之集傳從箋其義則疏所云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是若孫氏毓謂蒲草聲不與許協則囿於當時之音而不知古音者也（盧氏釋文考證云古人同字異義無煩改音）

中谷有蓷

釋草萑蓷傳蓷鵻嚴謂與茨萑之萑彼音完此音追字同音異段注說文謂萑當作隹俱通古人名爲蓷爲鵻後人名爲益母爲充蔚爲臭穢實一也傳謂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嚴云據本草充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溼馮氏名物疏亦疑之胡氏後箋則以蘇頌圖經言充蔚今園圃及田野極多是不必盡生水濱王氏總聞曰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其性不宜水可知案詩辭自以傳義爲正

箋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呂則云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呂解爲正胡氏後箋謂詳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傳寫誤倒引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以證案胡說或然依其言益徵呂義之是觀韓所取證可見也

兔爰

釋器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說文𦉪覆車也或作罦罦罬也罬捕鳥覆車也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義正與爾雅同罦罿一物也

葛藟

傳滸水隒也釋邱夷上洒下不滸郭與李孫異解洒下爲陗下而不爲衍字者（孫云盖衍字李無文）李與孫也洒爲水深而不作發聲者郭也案不之爲發聲邵氏正義引釋魚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不皆發聲從郭固是若洒字之義訓附九與夷平相對爲合釋邱上云望厓洒而高岸亦但言其厓未及水也伐檀傳滸厓也說

文漘水厓也詩曰寘河之漘廣雅隒漘厓也

大車

陳氏啟源曰說文引詩菼作䊳云帛騅色璊作𧝓云以毳為䊳故埤雅據此為說謂毳衣別是一物非毳冕季氏本馮氏應京亦謂毳冕之服以絲為之毳衣以毛布為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曰褐之父孟子曰褐夫老子曰被褐皆以為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𧝓字之訓則𧝓即毛布矣既謂毳衣為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案陳此條最是

邱中有麻

傳施施難進之意箋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釋文正義竝作施施顏氏家訓書證篇曰詩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為少誤其言甚當陸孔正從河北本也臧氏琳疑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案單言來施以下章傳例之何知非施德行惠而必云施施難進之意乎此就傳文可決者

鄭

緇衣

韓蓆儲也葢其本訓蓆從席有儲之義焉故說文云廣多傳訓大則其引申之義宐且好故大疏所云大得其宐也

大叔于田

釋文鴇依字作鳵爾雅釋畜作駂引說文云黑馬驪白雜毛顧

氏本音定從駂案今說文馬部無之其字始見玉篇廣韻或今本脫漏固不可知然毛詩自从鳥不从馬未可據他書以易本經故唐石經以下竝作鴇張氏自烈謂从馬从鳥古通周禮馬八尺以上曰龍爾雅二目白曰魚馬可以名龍名魚則亦可曰鴇李氏紬義謂說文無驌驦字有鷫鷞字左傳唐成公有肅爽馬即鷫鷞也馬融曰其羽如練馬似之天下希有正與此同信矣

清人

釋文重喬毛音橋累荷也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案陸氏毛音固是鄭音疑有譌失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未嘗以為雉名若果同韓詩讀鷮是直鷮之毛羽耳何云所以縣也雉名居橋反（今本亦誤倒）當在韓詩作鷮下胡氏後箋以為鄭無是說固是特未知陸本之有譌陳氏疏并申毛同韓恐非

羔裘

洵傳均也歐陽云信也侯傳君也韓詩云美也諸家從歐韓案洵訓均本釋言然不合以解此詩如洵美且異洵美且都洵訏且樂鄭俱依釋詁訓信此亦當然至侯之當訓美尤易見

舍箋云猶處釋文音赦又載沈書者反讀為舍置之舍鄭讀為諸家所從義固精矣惠氏棟引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周禮注舍即釋也士冠禮注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此又一義案箋云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若易訓釋訓置似尤直截舍命者能致其身之謂

不渝則始終如一也困象傳亦云君子以致命遂志舍命猶云授命致命耳

遵大路

說文𢿱棄也引詩無我𢿱兮䰟乃𣀔俗字傳依本字鄭讀爲醜陸孔似各有偏主實則毛爲長由惡而棄義相承也

女曰雞鳴

集傳來叶六直反贈叶音則顧氏本音曰來字或可讀入聲贈字不可讀入聲姑闕之王氏總聞疑贈爲貽之誤陳氏第戴氏震並同段氏詩小學謂古人徵召爲宮徵得來爲登來仍孫爲耳孫詩訓爲承皆之咍職德韵與蒸登韵相通之理此來贈爲韵古合韵之一也孔氏詩聲類亦謂之咍爲蒸登之陰聲若乃之與仍疑之與凝不可一二數足證王說之誤（胡氏後箋亦以段孔爲確）

山有扶蘇

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槁案橋蓋喬之假借（折中曰橋與喬通）王訓高艮是而相傳之本未可易也故各本均仍舊嚴氏則作喬　柯氏曰周南漢廣南有喬木釋文喬本亦作橋喬與橋通家語五帝德喬極史記五帝紀正義作橋極（二語從漢廣篇采入）鄭箋作槁喬與槁音亦相似康成箋詩兼用三家故與毛多異

褰裳

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國詩曰潧與洧溱水出桂陽臨武入匯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水經亦作潧釋文明載許潧

溱之分王氏地理攷曰當以潧爲正錢氏大昕養新錄亦曰溱洧之水本當作潧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韵耳溱卽潧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韵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韵與潧洧作溱洧同

東門之墠

釋文墠作壇云依字當作墠疏亦曰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案自唐石經改從定本各本因之然古本乃音近通借不可不知（易林亦作壇）太平御覽（果部）引韓詩東門之栗有靖家室傳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案韓釋靖爲善人家室爲成室家詁文亦是而義未允藝文類聚（果部）又引靖作靜靖靜通用謂有幽靜之家室也不合訓善

子衿

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陳氏疏曰衿古字當作裣漢石經作青青子裣爾雅衣眥謂之襟孫郭注並云襟交領也襟亦裣之異體說文云裣交衽也衽掩裳際而亦曰裣者蓋自領及衽皆統稱爲裣顏氏家訓書證篇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與說文合但斜領與方領不同禮記深衣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案士常服服深衣應用方領故此傳釋衿爲領就深衣曲袷之制言之不必如斜領

連及於交衽者矣衿爲領青衿爲青領重言靑靑者非一詞也
蒙案此以斜領方領之殊申毛義極明析
釋文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箋女曾不傳聲問我正本韓義古嗣詒通用亦與下來字意近然不如依本字之正大
傳挑達往來貌胡氏後箋據陸孔謂無相見字今從之　釋文挑說文作叏滑也達說文云不相遇也初學記引挑作佻程子謂挑輕躍達放恣亦卽毛許之說而指言其實非有二也

出其東門

釋文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旣是矣其云沇息嗣反備異音也又云毛音如字鄭息嗣反上下似相矛盾　又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朱呂從後音此兩通者

野有蔓草

釋文逅作遘云本亦作逅綢繆云邂本亦作解逅作覯云本又作遘逑傳邂覯解說也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胡氏後箋曰邂逅係新附字淮南子訓假眞　孰肯解構人閒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構遘覯通用　葢凡君臣朋友男女之遇合皆可言之魏志崔季珪傳注大丈夫爲有邂逅耳亦遇合意傳云解說卽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云不固則因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案經文葢本作解遘遘與覯通故又作覯

溱洧

釋文渙渙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汍汍音父弓反段氏說文注云汍汍葢氿氿之誤氿氿與洹洹同漢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氿氿皆水盛沄旋之貌
傳訏大也箋洵信也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就地說韓詩作恂盱漢書地理志同案訏作盱假借字韓云樂貌則就人說亦通
芍藥陸疏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爲疑案廣雅攣夷芍藥也王氏念孫疏證引山海西山經繡山其草多芍藥郭氏璞注芍藥一名辛夷證以名醫別錄芍藥生中岳川谷及邱陵謂古之芍藥卽醫家之藥草芍藥陳氏疏從之此與集傳呂記謂是今之芍藥合
將箋訓大集傳當作相聲之誤似未安嚴氏謂將相將也折中曰猶相也

齊

東方未明

傳辰時也疏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注疏及各家竝作辰彙纂折中今石經從唐石經宋石經定作辰集傳屢經傳刻經旣譌辰爲晨注亦譌辰爲晨亟宜是正

南山

釋文衡亦作橫字從韓詩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案衡橫古今字從由字異義同柯氏曰由從也古隨從與從橫不分二音

甫田

陳氏疏曰丱當依唐石經作卝五經文字云卝古患反見詩風

說文以爲古丱字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貫亦丱也疏本作突若弁兮云若猶爾也定本作而唐石經從定本後並因之

盧令

傳令令纓環聲疏文自爲說處並作鈴鈴集傳犬頷下環聲案令令先聞其聲重環重鋂繼見其形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獜云健也柯氏曰鈴爲本字廣雅鈴鈴聲也通作泠毛詩作令蓋假音字獜訓爲健當出齊魯詩廣雅云獜健也義與許合然據二章重環三章重鋂則首章令令爲環聲與下一例毛韓義優

敝笱

傳鰥大魚箋魚子本釋魚文孔叢子多無稽如衞人釣得鰥魚其大盈車以反鄭鰥魚子之說也胡氏旦謂以魴鱮爲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也嚴氏亦謂魴鱮皆中魚則鰥亦中魚入笱中者必非大魚俱當王氏述聞曰以聲近之字求之鰥蓋卽鯇也爾雅鱧鯇郭注今鯶魚似鱒而大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鯇魚似鯉生江湖閒今揚州人謂之鯶子魚聲如混或如袞字又作鯤潘岳西征賦弛靑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徽鯤與鰥古正同音案此與釋魚有異而於上下爲合鯤之爲魚子正訓也鯤之得爲鯇通用也

唯唯傳出入不制釋文引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義與毛同

陳氏疏謂唯唯卽遺遺之假借柯氏曰遺遺猶言委蛇也戰國策出遺遺之門管子(侈靡篇)遺遺乎若有從治此詩言大魚委蛇自得故云言不能制也

載驅

詩一言簟茀三言簟茀釋文惟此从竹案玉篇竹部笰下云與後笰且引此文廣韻物韻茀笰並收似當時固有从竹之本矣然說文竹部無笰五經文字亦然故注疏唐石經並从艸當以此爲正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郝氏義疏以爲笰當作茀碩人傳茀蔽也載驅傳車之蔽曰茀是茀取茀蔽爲義確矣

猗嗟

今經文同釋文定本作頎而疏則作頎若故云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文王之狀云頎然而長是之謂長貌今定本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案而與若固皆形容之辭然作而則其義易溷非疏本不知傳抑爲美色之當也胡氏後箋謂毛蓋以抑爲懿之假借爾雅懿美也韋注國語懿讀曰抑是已

傳選齊文選(陸機樂府傳毅舞賦)注引韓詩舞則纂兮薛君章句云言其舞應雅樂也陳氏疏謂舞亦射也周禮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選者纂之假借字鄭注樂記云綴謂酇舞者之位也酇與纂通選者正其舞位之謂齊者正也舞位正則與樂節相應案陳徵引旣繁傳意蓋如此然箋云謂於倫等最上義自平易

葛屨
傳摻摻猶纖纖也釋文摻字三音當以徐息廉反爲正其引說文作攕云好手貌玉篇亦同摻乃攕之假借文選注引韓詩纖纖女手薛君章句纖纖女手之貌陳氏疏疑纖纖皆卽攕攕之誤是也
疏引士喪禮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要謂裳要陳氏疏謂此卽承上文之意要蒙裳而申言之褳又因要而連言之
傳提提安諦也釋訓媞媞安也說文媞諦也卽本傳義七諫西施媞媞王氏逸注媞媞好貌詩曰好人媞媞葢三家或作媞毛詩假借作提疏引孫氏炎以爲行步之安是也
汾沮洳
釋草蕢牛脣郭注引此傳水蕮又云蕍蕮注謂今澤蕮別而二之陸疏則以蕢爲今澤蕮合而一之李氏引陳翥注本草嚴氏據曹氏說竝謂蕢非澤蕮然近儒解詩與爾雅者多從毛傳陸疏疑是也
園有桃
各本作不知我者今石經從唐石經南宋石經作不我知者阮刻本同
陟岵
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峐卽此詩之屺音近通用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與爾雅互異劉氏熙釋名曰岵怙也人

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屺圯也無所生出也諸家多依爾雅段氏詩小學曰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屺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其注說文直以有無字爲互誤蒙又以字形偏旁言之凡物類之从古者於木爲枯於水爲沽於艸爲苦皆減少之義人事之从古者於心爲怙於示爲祜於福爲嘏皆增多之義山物類也則無草木之說爲信
熹平石經殘碑上作侚足證上爲侚之假借箋謂在軍事作部列時依本字解之誤又嚴氏上猶赴亦非又無竝作毋柯氏曰無毋古今字儀禮士相見禮注古文毋爲無
十畝之閒
釋文十畝之閒與閒閒字竝从月云閒閒音閑其云本亦作閑則俗本也嚴氏同釋文
伐檀
爾雅釋水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傳風行水成文曰漣說文瀾或从連釋名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漣卽瀾或體直傳直波也釋名徑作淫云淫徑也言如道徑也淪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陳氏疏謂漣淪必言風因風而成其大小之波文若直波則不必風矣蒙案漣直淪凡水所同而非所以律河水詩有取於清而且爾者乃君子待時之喻也
石經穡作嗇柯氏曰嗇與穡通禮記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

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前漢成帝紀服田力嗇稽皆作嗇

爾雅有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文馮氏名物疏引之以爲此特應謂豕傳於騶虞云一歲曰豵七月云三歲曰豜還云三歲曰肩肩卽豜之假借此又云獸三歲曰特而鄭司農釋大司馬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傳葢別有據而鄭從之廣雅則云獸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肩四歲爲特盧氏文弨謂此三當作四張揖之所本也其說可信而馮據爾雅宊竝存

碩鼠

釋獸鼠屬有鼫鼠孫氏炎注五技鼠郭氏璞謂好在田中食粟

豆舍人樊氏光同引此詩陸疏則謂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亦有五技疏兼存兩義而意主後說案詩只作碩不必定指鼫鼠如陸氏所云言其方物自爲總之不離田鼠者是故能食黍麥苗也

傳貫事也本釋詁職方氏使同貫利論語仍舊貫其義竝同石經殘碑作宦音義不遠惠氏古義以爲當讀宦則非也箋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

唐

山樞

葉氏裕仁毛詩文字攷樞漢書地理志作櫙石經魯詩殘碑作蓲釋文樞或作蓲烏侯反爾雅釋木作櫙釋文櫙與侯反本或作蓲太平御覽引郭注釋木櫙莖下有詩曰山有蓲五字案說文無櫙字蓲訓蓲莖樞訓戶樞字當作蓲今本釋文及注疏本作戶樞字非是唐石經亦譌作樞　詩爾雅釋文竝音烏侯反諸家同之集傳烏侯昌朱二反亦先舊音今書肆妄行芟去於是舉世讀如戶樞之樞鮮知有舊音者矣

箋愉讀曰偷臧氏琳謂漢書地理志引詩它人是媮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偷媮音義同）鄭與班志及張賦合當本三家詩案臧說是

傳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柯氏曰玉篇引作摟孟子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劉熙注摟牽也婁爲摟之假借字故馬訓爲牽玉篇所引葢本三家詩

釋文定本作弗鼓弗考注疏作弗擊弗考唐石經以下竝承用釋文定本

揚之水

揚之水本泛謂水勢之與風逆行者陳氏啟源見水經注涑水自左邑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急揚之水遂欲以涑水實之不知酈氏此說未足據如其言則王鄭當指何水邪

椒聊

舊說皆以聊爲語助馮氏名物疏始疑聊爲語助且又語助恐難成句爾雅朻者聊是矣又引說文朻高木也疑爲椒之高大者則未當儀徵阮氏（揅經室集）謂爾雅云椒樧醜莍莍卽梂也又云

朻者聊朻亦即椒也詩兕觥其觩觓每作觩丩求通也其說較
善阮以傳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椒字恐未然觀王氏肅云種一實可見傳本無椒字
唐石經暨各本作碩大且篤集傳宋元本同明正統本始譌作
實與首章參差不合　胡氏後箋謂篤厚即鄭子封厚將得衆
之意

杕杜

傳佽助也箋何不相推佽而助之疏云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
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胡氏後箋曰呂記引崔靈恩集注佽
作次車攻決拾既佽箋謂手指相次比也亦是以佽爲次次與
比互相轉注東京賦薛綜注次比也周禮注比次也比訓輔次
亦可訓助也

鴇羽

陳氏啟源謂肅肅當依廣雅作鷫鷫鴻雁同葉氏裕仁曰詩叚
肅爲之不必改字凡古人重言之字都無定體如關關喈喈振
振緝緝之類叚借者多故傳因隨其文而釋之不同也
傳盬不攻致也疏申以盬與蠱字異義同王氏述聞曰如毛鄭
所解則是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
能蓺黍稷殆失之迂案盬者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蓺稷黍也
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
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典婦功辨其苦良
鄭司農讀苦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呂氏春秋尊師
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是
盬與苦通叚苦之苦通作盬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郝氏爾雅
義疏亦曰詩王事靡盬盬即苦之假借靡盬猶言靡有止息耳
傳箋似失之蒙竊以此二說爲長若孔所云并非毛鄭意也

無衣

燠釋文作奧云本又作燠陳氏疏謂當作奧小明日月方奧傳
亦云奧煖也爾雅釋言燠煖也字亦當作奧

有杕之杜

傳噬逮也釋言作遾釋文噬韓詩作逝逝及也胡氏後箋云邶
日月逝不古處傳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此
訓噬爲逮蓋以噬爲逝之假借毛韓義同噬肯適我謂及今可
以適我乎箋訓爲至則與適我來遊語意重複不如訓及爲善

方言噬逮也北燕曰噬
傳周曲也釋文周韓詩作右王氏本引韓詩亦作道周釋周爲
右案疏謂道周遶之是亦立於休息矣以特生故人不休息耳
與右不同作右訓右均無當

秦

車鄰

傳鄰鄰衆車聲也釋文鄰又作轔陳氏疏云文選注兩引毛詩
作轔轔廣雅轔轔聲也今詩作鄰鄰者古文假借字柯氏云漢
書地理志作轔說文新附轔字注車聲

駟驖

說文段注詩言四牡四騏四駱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

言駟介伐駟皆作駟謂有所以加乎駟者駟謂一乘也故言馬
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乎四馬者乃謂之駟今詩作駟驖駟騵而干
旄疏引異義及公羊隱元年疏説文驖字下皆作四不誤
説文作驖云馬赤黑色釋文同注疏本作鐵阮氏挍勘記曰唐
石經初刻鐵後改驖毛氏詩作驖正義本當是鐵字鐵爲驖之
假借案自注疏外各本皆作驖從釋文唐石經也
釋文歇本作猲驕本又作獢是詩有作猲獢之本矣作歇驕者
古文多假借也爾雅釋畜長喙獫短喙猲獢正作猲獢説文同
張衡西京賦屬車之箴載獫猲獢亦从犬王氏總聞范氏補傳
皆以歇驕爲歇其驕逸嚴氏戴氏從之由未明假借之例耳

小戎

傳直云鋈白金説文本之（玉篇廣韻同）廣雅則云白銅謂之鋈其説
小異劉氏熙釋名謂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殆望文立
訓而疏承用焉黃氏公紹疑鐵爲質而他金灌沃其外王氏稗
疏又疑是嵌銅其失滋甚獨段氏以鋈爲鐐之假借此爲近之
夭與尞音相似也
釋文伐本或作瞂柯氏云玉篇盾部引詩蒙瞂有苑伐犮聲相
近説文瞂盾也廣雅同逸周書王會解請令以鮫瞂利劍爲獻
瞂爲正字伐爲假借字又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撥大
盾也瞂伐撥竝字異而義同
末句不入韵顧氏本音以爲雜用方音錢氏大昕曰興字固以
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藝注云興之言歆
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
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緜予侯興與林心爲韵此亦以興與音爲
韵也胡氏後箋復證以魯頌閟宮乘縢弓增膺懲承與綅爲韻
故小戎膺弓縢興皆與音爲韵錢氏又謂古字有正音亦有轉
音顧氏考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未悟聲音相轉之妙案近
儒講求音轉誠足補顧氏所未及

蒹葭

彙纂折中今石經從唐石經作淒　陳氏疏謂淒淒讀爲萋萋
故傳與上章蒼蒼同訓爲盛宋本作淒淒不誤也釋文淒淒本
亦作萋萋今本誤倒

終南

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厚而澤也釋文丹如字韓詩
作沰音撻各反沰赭也陳氏疏曰丹字疑當同簡兮作渥赭赭
沰聲通若作丹則聲不通矣案此無別本可據且箋已云如厚
漬之丹矣陸亦云如字未敢從也

晨風

釋文檖或作遂盧氏云説文引詩作樣遂疑當作樣

陳

東門之枌

釋文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柯氏云箋旦明
也是經本作旦王改旦爲且訓爲苟且妄矣徐從王作且亦誤
又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柯氏

云鄭訓差爲擇則與嗟義顯分爲二王從韓詩以改毛誤也
衡門
釋文毛作樂鄭本作𤻲疏直作𤻲云定本作樂唐石經從疏本
有宋以來竝從毛作樂爲是
東門之楊
傳牂牂然盛貌肺肺猶牂牂也案此皆古者以聲近假借胡氏
後箋曰易林南山之陽華葉將將內則注將當爲牂北山傳將
壯也將牂壯竝以聲近故義同肺疑爲𣎵之假借說文云𣎵艸
木盛𣎵𣎵然讀如輩茷艸葉多茷字又作旆生民荏菽旆旆傳
旆旆然長也此亦與肺聲相近
釋文晢之世反集傳本之今譌作晳馮氏登府謂宋刻集傳作晳元刻始誤彙纂
今石經從唐石經定作晳本音同玉篇晣明也晳嘒同廣韻晢
星光也亦作晣竝從日案作白色之晳顯與音違戾
墓門
釋文訊音信本又作誶息悴反王氏總聞謂訊當作誶之當作
止見龍龕手鑑陳氏第謂王逸離騷章句引詩作誶予不顧誶
張湛音碎又唐本訊之作訊止顧氏本音又謂廣韻六至誶字
引詩作歌以誶止楚辭章句亦然考兩無正四章亦以訊與退
遂瘁爲韻明是誶字之誤又謂古人以二字通用而歷據諸書
爲證近儒或主顧前說或主顧後說要之作誶爲本字云
防有鵲巢
陳氏第曰鷊本作鷏今文作鷊字之誤案作鷏者說文也鷊卽

鷊非今文之誤乃古文假借爾
月出
釋文皎本又作皦疏謂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以其與
月出其文故爲月光是陸孔竝作皦文選注亦引作皦
釋文佼字又作姣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唐
石經正作姣傳僚好貌說文僚好也從傳義釋文懰本又作劉
好貌埤蒼作嬼嬼妖也胡氏後箋謂玉篇嬼姣嬼也廣韻嬼妖
美皆本埤蒼葢佼懰其假借而僚其本字也百僚之僚則寮之
假借耳
釋文慘七感反憂也張氏參五經文字曰懆千到反見詩慘七
敢反慺也張以詩之凡作慘者皆當作懆與陸氏意異其說爲
是
株林
駒釋文作驕音駒載沈氏重說以作駒爲後人所改段氏說文
注謂俗人以驕與株非韵抑知其爲合韵乎案沈說是
澤陂
釋文蕳毛蘭也鄭改作蓮疏謂鄭知蘭當作蓮是陸孔所據箋
本不同陸本作蕳孔本作蘭鄭易傳字非改經文孔本爲長
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柯氏曰齊風揖我謂我儇兮釋文
儇韓詩作婘好貌婘或省文作卷
檜
素冠

呂記董氏云崔靈恩集注棘作悈案釋言悈急也悈棘古聲近通用陳氏疏曰欒讀爲臠亦假借字說文臠臞也引詩正作臠臠爾雅欒病也欒俗臠字呂覽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棘欒竝以形聲近通借

曹

蜉蝣

傳楚楚鮮明貌釋文引說文作𪓐𪓐云會五綵鮮色也段氏注𪓐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蓋三家詩有作𪓐者

候人

祋亦作綴見禮記樂記行其綴兆注引疏以爲齊魯韓本然以作祋訓殳爲正是徒役所何也

鳲鳩

釋鳥鳲鳩鴶鵴傳同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邵氏正義云左傳疏引孫炎注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戴勝後漢書注亦以布穀爲戴勝蓋本於方言鳲鳩戴勝自爲二鳥太平御覽引陸璣疏云今梁宋之閒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桑鳩是則布穀非戴勝矣陳氏疏亦引郭方言注案爾雅即布穀非戴勝也爾雅鵖鴔戴鵀鳲鳩鴶鵴判然二鳥傳用爾雅決不以鳲鳩爲戴勝

下泉

傳冽寒也箋無異說疏謂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仌是與寒之意故爲寒也甚明唐初已有譌本觀東京賦元泉洌清李善注引此可見開成石經定從水幸傳箋具在足訂其誤

豳

七月

獻豣于公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獻肩于公柯氏曰說文豣下云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竝驅從兩豣兮今齊風作肩肩爲豣之假借

鴟鴞

段氏小箋曰唐定本宋監本越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韵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毛詩本用合韵淺人改爲翛今本釋文亦淺人所改集韵所據未誤胡氏後箋曰說文無翛字當以脩爲正王風暵其脩矣傳脩且乾也此脩脩訓敝者敝亦謂乾敝也

東山

說文引蜎蜎者蜀柯氏曰蠋俗字也蜀既从虫不當再加虫旁當從許書作蜀爲正

各本俱作不可畏也宋元本集傳皆然彙纂今石經從唐定本作不

九罭

鴻飛遵渚鴻飛遵陸此正與易鴻漸于干鴻漸于陸相似詳傳箋亦是謂鴻雁之鴻鴻雁以高飛爲安遵渚遵陸者暫耳喻周公以在朝廷爲安其居東者亦暫耳鄭言大鳥猶上章毛以鱒魴爲大魚也段氏小箋謂即黃鵠最爲大鳥常集高山茂林之

上不當循小洲之渚高平之陸也果爾則毛鄭何不明言鴻鵠邪且鴻鵠絕少遵渚遵陸時詩人亦不必取爲興矣

學詩正詁卷二

學詩正詁卷三

平湖顧廣譽惟康

小雅

鹿鳴

傳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發明興義微至苹之訓蓱疏謂蓱水中草非鹿所食曾氏釗則謂蓱疑本當作荓爾雅荓馬帚毛蓋以馬帚之荓釋此經之苹陳氏疏是其說據夏小正七月苹秀傳苹者馬帚小正作苹爾雅作荓苹荓通用管子地員篇蔞下於荓荓下於蕭是荓爲蔞類荓以食鹿猶蔞以秣馬與竝確

四牡

傳倭遲歷遠貌釋文韓詩作倭夷倭字有誤文選注兩引韓詩竝作威夷薛君章句威夷險也倭遲威夷聲義近漢書地理志顏注又引韓詩作郁夷以爲地名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周道之下乃繫以地名於文勢不合聲雖近而義則非矣陳氏疏謂顏誤魯爲韓

傳啟跪處居也居說文作凥居乃蹲居字說文凥處也从尸得几而止段氏曰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厀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髀詩所謂啟處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髀聳其厀若箕踞則髀著席而伸其足於前爲大不敬三代所無

皇皇者華

釋文駒本亦作驕株林釋文引沈氏重說此經文作驕作駒者

後人所改說文引此正作驕
常棣
爾雅釋木唐棣栘常棣棣傳於王風及此篇同之邵氏正義曰唐棣與常棣異而詩考引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木部引三家詩云夫栘之華蕚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邱氏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也𥫃案唐棣常棣葢一類而微別聲又相近故古人多通用未可謂誤段氏說以花赤者爲唐棣花白者爲棣皆卽今郁李之類有子可食者唐與常同音秦風傳棣唐棣也渾言之則白棣亦呼唐棣也確矣陳氏疏因三家作夫栘遂欲以爾雅之栘棣字互易則未敢信

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𥫃案說文引作咢不韡韡咢華苞也不華蒂也鄭正與許合疏申以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竊謂鄭義爲更優云
傳釋況爲茲箋申以來茲對之長歎而已戴氏考正謂茲今通用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此勝鄭說出車僕夫況瘁箋亦謂況茲也茲益憔悴傳意當如此
箋務侮也釋文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集傳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戎叶而主反熊氏朋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爲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汝菘高戎有良翰卽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卽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吳氏改務爲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失之矣顧氏本音曰戎字詩凡四見旄邱三章與東同韵出車五章與蟲螽忡韵此章則與務韵常武首章與父祖韵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爲汝民勞菘高烝民韓奕箋並云戎猶汝也並精當
釋言烝塵也釋詁塵久也集傳以爲發語聲未若傳箋依爾雅
伐木
傳許許柹貌說文引作所所伐木聲惠氏古義曰許所古通字柯氏曰許用三家毛以貌言許以聲言其爲義一也程子曰眾人共力之狀集傳易狀以聲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

重勸力之歌也𥫃案舉者有聲則伐木亦有聲正與爾雅相切直合義可相參
坎說文作竷云竷繇也舞釋文引下有曲字也樂有章从章詩云竷竷舞我陳氏疏謂許合下句而言猶東方昌矣犬夷喙矣之例又墫士舞也从士尊引詩墫墫舞我蹲下云踞也揚雄河東賦蹲蹲如也本詩顏氏注蹲蹲行有節其云行有節正許所謂士舞爾雅釋訓坎坎墫墫喜也亦同說文作墫釋文蹲七旬反本或作墫蓋作竷作墫者其本字坎蹲則其假借字也蹲音徂尊反陸音七旬反者以蹲爲墫之假借耳集傳承用陸音坊本音存誤
天保
傳恆弦箋上弦而就盈釋文本又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恆反疏

引崔集注定本作絚蘇李嚴氏竝依字爲恆久義未達於字之通借也朱子呂氏竝從傳箋陳氏疏謂絚卽緪之省恆古文假借引考工記恆角而短鄭司農讀恆爲揯緪之緪以證是矣

采薇

日戒釋文作曰音越又人栗反疏則作日阮氏挍勘記以釋文音越爲是胡氏後箋謂玩箋意當作日若作曰不必言相矣漢書匈奴傳引詩豈不日戒顏注豈不日日相警戒乎陳氏疏亦以日爲日月之日案作日文勢方於下孔棘合

出車

陳氏疏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與召虎方叔同列而文王時無南仲班以此南仲與常武南仲爲一人從魯詩說也匈奴傳及鹽鐵論繇役篇出車與六月皆以爲宣王時詩當亦從魯義後漢書馬融疏亦云玁狁侵周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馬治毛詩而亦兼取三家案此以班氏諸家本魯詩固是亦見三家之難據信矣

魚麗

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釋訓凡曲者爲罶釋器嫠婦之笱謂之罶郭氏兩引此傳竝云以薄爲魚笱此疏幷引孫氏炎釋器注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因謂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說文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段注葢曲梁別於凡梁寡婦之笱別於凡笱曲梁者僅以薄爲之寡婦之笱笱之敝者也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故言此曲梁寡婦之笱而魚之多如是其義爲允

嚴氏謂孔氏以鱨鯊皆爲大魚陸疏以鱨爲大魚鯊爲小魚陸氏埤雅以鱨鯊皆爲小魚又以鱨鯊魴鱧鰋鯉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沈之不同然詩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此六魚一一爲之說則潛六魚豈又皆有說乎鱨鯊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案陸說多失之鑿嚴氏辨之當矣

釋魚先鯉鱣鰋鮎鱧鯇傳鱧鯇一本作鮦誤沿郭說也鰋鮎也箋無文亦同傳釋文謂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鱣爲鯉惟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案鰋鮎鱧鯇之爲一物當從前儒鯉鱣之爲二物當從郭鯉鱣互訓見於說文毛鄭未嘗有是也潛詩曰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之異物明矣陳氏啟源引本草綱目列鮧魚之名曰鯷魚曰鰋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人曰鮎是鰋鮎爲一魚若鱧鯇之非二物則尤易見爾雅惟鯉鱣人所易識且無異稱故單舉而不用兼名鰋鱧非二魚比又鱧果是鮦非鯇下何以復出鰹大鮦小者鯢之文而於此必單舉爲耶鮦卽埤雅所謂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嚮者其名曰鱺非鱧也

南有嘉魚

集傳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坊本譌作鯉質鱒鯽肌其外出於大全由來已久朱氏疏義曰諸本作鱒鯽肌誤何氏英引吳氏師道曰傳本詩記而本有誤脫今 興國刊本朱鑑所傳者鯉

質鱒鱗爲是鯽字誤無疑彙纂悉依改正而坊本仍沿大全之譌（集解李氏鱗亦譌鯽）

釋器罾謂之罩郭注捕魚籠又罺謂之汕郭注本箋云今之撩罟李氏曰山陰陸氏云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云罩者抑之汕者舉之爲之難易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

南山有臺

傳萊草也何氏古義據釋草釐蔓華爲證邵氏正義云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爲釐與萊音同是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烝譙沛人謂雞蘇爲萊三倉云萊茱萸此二草異而名同案玉篇廣韵竝

云萊藜草諸儒相承言之如是優於疏萊爲草總名之說矣陳氏疏又據毛氏晉廣要說藜草似蓬一名洛帚疑與萊異種存參

嚴引陸疏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鹽可合藥其上五句今俗刻陸疏本混入北山有枸條姚氏炳因誤嚴誤以釋枸爲釋杞然疏引陸說初無此數語詳嚴書絕非苟作而於鳥獸草木尤所究心何至鹵莽如姚所云且許氏大全引竝同殆俗刻誤併之於枸而後人轉據以駁嚴也（觀其狀如樗二句本釋文所引俗本飄樗譌爲檍狗骨誤爲枸骨亦可見）　陸疏之云正曹氏所謂梓杞南土所有故詩祇言其二耳

六月

顧氏本音謂急字非韵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當從之於采薇云戒字古有入音常武首章易震象傳楚辭九章惜往日皆是段氏玉裁又謂謝靈運述征賦宣王用棘於玁狁是詩本有作棘者陳氏疏亦謂棘與國古音同部詩急字當爲棘素冠疏引釋言戒急也今爾雅作悈據此詩蓋本作棘三家詩或作悈作戒於韵爲協

采芑

傳奭赤貌說文皕部奭盛也段注引釋訓赫赫舍人本作奭奭因以小雅兩有奭爲赫假借字陳氏疏亦謂奭讀爲赫觽兮傳赫赤皃是赫爲赤也其說爲允（各本皆作奭胡本朱本集傳譌作奭奭乃奭俗字奭目衺也嚴氏可均校唐石經定作奭失之）

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商頌箋約軝轂飾也說文軝長轂軝也正本此傳疏引脫軝字遂以軝當長轂誤程氏瑤田謂考工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榦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軹本當爲軝詩約軝錯衡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輻之外明矣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軝之謂與段氏謂考工記作軹者同音假借字也案以其物其字考之程說益是

車攻

惠氏古義曰水經注引作薄狩于敖東京賦同段氏小學又據後漢書安帝紀注引亦作薄狩因謂經文本作薄狩鄭訓狩爲搏獸釋文搏獸音博乃爲箋作音義非釋經也阮氏校勘記采

之案作薄狩於義既優且亦有本可從也
釋文夬本又作決或作抉注疏本唐石經竝作決柯氏曰周禮繕人注作抉拾既次集韵作夬拾既次說文夬分決也決从夬聲故夬有決義通作抉史記蘇秦傳革抉㕮芮無不畢具夬決抉字異而義同佽从次聲故與次通鄭謂手指相次比則佽與次同義毛訓佽爲利說文佽便利也相次然後便利二義正相成
陳氏疏謂說文𢫦積也引詩作助我舉𢫦玉篇廣韵引詩皆作𢫦疑今本柴乃𢫦之誤積謂積禽也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胔薛綜注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舉胔本三家詩與毛詩字義不同大射之禮天子先射而後卿大夫射故云助我舉積禽也

兩驂不猗猗與倚字異義同詩或以猗爲倚也安溪李氏謂四黃則是兼兩服兩驂也而只云兩驂不猗者兩服居中易於控勒驂則在外故有游環脅驅以制其出入不使偏倚
吉日
釋天既伯既禱馬祭也傳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周官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引詩既伯既禱段氏說文注謂毛傳云云此周禮之禂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周禮之禂牲也蒙謂詳詩及周禮文自是一祭而二義嚴氏所云既伯是既有事於馬祖謂祭之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正與毛杜合
韓奕麀鹿噳噳釋文本亦作麌未知毛於此作麌而於彼作噳邪抑毛皆作噳而鄭從三家作麌邪據箋是所見本作麌矣釋獸麕牡麌郭注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卽謂此又鄭所本也釋文引字林音吳則亦古矣近儒以說文未載麌疑爲虞字之譌似主持太過
世傳宣王石鼓文昔人已互有信疑顧氏金石文字記云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及車攻吉日之閎深也按此爲定說凡援石鼓文以證詩者皆所弗取
鴻鴈
左傳疏隱元年引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

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案古周禮左氏說一丈爲板三堵爲雉所謂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也板廣二尺五板爲堵所謂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兼長與高言正與之合鄭駁異義但據左傳以定雉之長三丈而於一丈爲板之文無駁考工記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亦然及箋詩據公羊傳定十二年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之文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義益審矣
庭燎
央陸孔同申傳箋而意異陸引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孔則引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案二說義各有本撰

之經文均通然如王說斯時不當有諸侯之至而聞鸞聲也陸爲長矣

庭燎郊特牲疏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於此則云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正用或說司烜賈疏云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又與孔所云今制小異蒙案一庭耳安用百炬分列自以并作一束爲是後世所用昉於慕容氏亦倣古法而變通之也

煇傳光也釋文暨諸家竝音暉集傳音許云反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語類以爲是吳才老之說案此於上鄉晨協且合古音顧氏本音從之

鶴鳴

傳皋澤也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釋文引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案韓正同傳原包坎言然得箋義始明悉

祈父

胡氏後箋引左傳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杜注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玉篇牙下引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以爪牙卽指祈父當時必別有據或三家本不作予字陳氏疏亦以杜爲是案箋之申傳本已作予杜顧之本竟據以易箋則啟輕改經文之弊矣陳又引易林謙小過云爪牙之士怨毒祈父此與箋合足知箋說之自有本也且以爪牙指祈父則胡轉予于恤句殊有難通當斷從箋

傳本爾雅底止也釋文底之履反集傳同俗刻輒改從广音抵當正

白駒

嚴氏云場卽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

箋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釋文焉於虔反又如字蓋依鄭當如前一音其後一音當出他家說案上言縶維以永朝夕正願其逍遙嘉客於此亦所以致其思之甚則不如蘇傳訓焉爲是之安矣如箋說於上四句微戾故集傳呂嚴竝從蘇

陳氏疏文選注班固西都賦陸機苦寒行兩引韓詩作穹谷薛君章句穹谷深谷也爾雅穹大也古空穹通用故穹謂之大空亦謂之大矣案空穹古今文故毛以爾雅之釋穹者釋之

我行其野

唐石經各本及宋本集傳竝作斯復元本始譌作思復又求爾之爾成不之成唐石經以下同坊刻有爾譌我成譌誠者奐棄今石經已改正

傳祇適也釋文音支陳氏疏曰祇五經文字從衣詩三祇字唐石經皆作祇案嚴氏可均校石經改從衣蔣按羅氏集傳音釋本之何人斯篇同竝誤說文衣部無祇疑唐以前本無從衣之祇字案玉篇同廣韵則支韵祇下云尼法衣經典固無其字矣

斯干
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巳成其宮廟也段氏說文注引此曰可見漢人巳午與巳然無二音其義則異而同也此於鄭意爲合
董氏逌謂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此未敢信其云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爲據亦作格格則鄭氏匠人注也丁氏晏云釋訓格格舉也郭注舉持物格閣竝從各聲聲近通借案此亦三家異文　釋文橐或作柝陳氏疏云橐者欜之假借字廣雅欜欜聲也蓋出三家詩
傳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案周禮大司徒嫰宮室注嫰善也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王氏述聞謂攸字即攸芋也）蓋三家詩

或作宇宇其本字芋乃假借字釋名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則宇亦有覆義無庸破字爲幠矣
箋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煟煟也說文噲或讀若快盧氏文弨鍾山札記引淮南精神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吳鼓吹曲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胡氏後箋又據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三倉皆云噲亦快字知噲快字同音假借噦噦之猶煟煟釋文煟呂忱云火光貌廣雅煟煟光也故鄭謂寬明之貌舊解以冥爲深闇之窈蓋規模宏敞雖易深闇之處亦寬明也鄭訓上各二字可依用
裼釋文韓詩作禘禘本字裼其假借說文作褅褅禘一也疏引侯苞云示之方也因謂明禘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案坤文言傳所謂至靜而德方春秋傳所謂妻柔而正

節南山
釋文惔韓詩作炎案今毛詩作惔惔卽訓憂云憂心如惔似難通而雲漢亦曰如惔如焚蓋毛詩以惔爲炎之假借
語類秉國之均均當從鈞案漢書律厤志引正作鈞其上云鈞者均也蓋言相臣有均平天下之權使各得其所也
傳空窮也箋困窮我之眾民釋文苦貢反集傳用其義失音
正月
傳癙痒皆病也釋文癙音鼠字林癙音恕釋詁癙病也彼釋文引舍人云癙痒皆心憂憊之病也孫炎云癙者畏之病也段氏曰鼠本穴蟲之總名引伸之爲病也釋詁作癙爾無正作鼠實

一字也
釋文以方穀本或作方有穀爲非呂氏引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竝皆經之異文　陳氏疏謂蔌當爲遬說文速籒文作遬
段氏謂佌佌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煢獨者也而又君天之在位椓之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佌佌二句非以屋穀爲儷也（阮氏文集說同）胡氏後箋謂正義云其蔌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責矣是正義本明與釋文本不同經中如此者甚多不能決其皆孔非而陸是蒙案胡說良允且陸本第少一有字耳其以佌佌彼有屋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與天天是椓相諧（四句出阮氏文集）漢唐諸儒亦無是解也　嚴氏以首二

句爲追溯宣王勞來還定事亦非

十月之交

唐后經作朔月羅本集傳亦作朔月朱本雖作朔日其凡例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古本是朔月今集傳本皆爲朔日明是誤字竝改從古本庶免循用之弊據此知凡作日者皆誤

彙纂今后經從唐后經定作家伯維宰彭氏元瑞曰坊本作冢宰案鄭衆周禮宰夫注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鄭康成則以上司徒比類訓爲冢宰王肅又以爲小宰疏駮先鄭及王肅說主後鄭說反復數百言辨爲冢宰使經文明言冢宰則疏眞辭費矣

釋文㳉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疏略不之及者作臧無義孔以王好與鄭立異其言不足據耳惠氏棟謂王自改字反誚康成得之阮氏從王作臧誤

雨無正

今后經從唐后經作昊天疾威彭氏元瑞曰案釋文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宋以後本多從其說然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亦云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皆以昊天相承說又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陸孔同時各是一說康成漢儒所箋本爲最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作昊云從疏及諸善本今從之

淪漢書敘傳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後漢書蔡邕傳注詩小雅勳胥以痡勳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見韓詩王氏念孫以爲淪薰聲相近薰率聲之轉據此則薰胥以鋪亦謂相牽以病無異指也淪胥以鋪猶云淪胥以敗淪胥以亡耳鄭取三家說解此未然

小旻

傳集就也集傳引韓詩作就（呂記引董氏說同）顧氏本音以改就與猶咎韵胡氏後箋曰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漢后經集作就二字聲轉義同字相假借

王申傳讀膴爲幠訓大箋讀爲模故訓法古模作幠亦形聲之近然王與韓作靡膴猶無幾何合於義亦長

小宛

傳塡盡岸訟也釋文塡韓詩作疹苦也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陳氏疏謂古塡殄聲通疹卽殄字案此竝韓本字毛假借

小弁

傳擣心疾也釋文擣或作𢍏韓詩作疛義同疏謂如擣則似物擣心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案二說竝通傳意當如陸說胡氏後箋陳氏疏皆以擣爲疛之假借字是也非心疾也而有似乎心疾故曰如疛

傳壞瘣也謂傷病也釋木作瘣云瘣木苻婁說文玉篇同葢三家詩作瘣爲本字毛詩作壞爲古文假借

傳墐路冢也釋文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案許引此

作殣國語道殣相望韋注同詩假墐爲殣墐者塗也七月之墐戶是亦溝上道也國語之陸阜陵墐是盧氏曰九經字樣引詩亦作殣

傳析薪者隨其理箋杝謂觀其理也俗本杝多譌从扌唐石經从木作杝玉篇木部杝下引詩析薪杝矣謂隨其理也手部扡下云曳也無扡字廣韵紙韵杝下云析薪又有扡字云加也離也此致譌之漸矣今石經彙纂折中竝作杝阮氏挍勘記亦以从扌爲誤

巧言

兩憮字唐石經作幠於傳訓大箋訓敖爲合从心於義無當至泰幠釋文作大本音泰或作泰唐石經從或本作泰亦從釋文爲正岳本正作大

何人斯

許氏謂韓有將軍暴鳶秦有將軍暴鷩漢有御史大夫暴勝之證明暴之以國爲氏然春秋時周公卿不見有所謂暴者葢失其封地久矣

云何其盱毛無文胡氏後箋陳氏疏申以訓憂箋盱病也集傳易訓爲望引字林三都賦以證案以下章俾我祇也例之集傳爲長祇傳訓病殊難通故諸家竝從箋訓安

巷伯

序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又車鄰傳亦云寺人內小臣七章集傳寺人內小臣卽本傳箋陳氏啟源引周禮天官異職爲難非也

箋巷伯奄官唐初本有誤入序文者陸孔均不之信近段氏阮氏以爲序有此四字胡氏後箋駁之最是

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說文緀帛文皃引詩作緀玉篇緀文皃陳氏疏云緀本字萋假借字

說文誃下引誃兮哆兮董氏引崔集注同然傳箋竝先釋哆後釋侈其義分明故當以今本爲正

箋適往也釋文王徐都歷反集傳訓適爲主讀如吾誰適從之適是從王徐之音義優於鄭

傳緝緝口舌聲說文咠聶語也引詩作咠咠玉篇咠口舌聲知毛詩假緝爲咠也

大東

釋文柚本又作軸段氏小學云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橘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

傳穫艾也箋易以釋木之檴落葢見薪是穫薪宐从木然薪之不可浸凡薪皆然何獨以檴落言之乎且傳訓穫爲艾其本不从木亦明矣陳氏疏謂薪是穫薪上薪字疑是浸字之聲誤竊以其義優於鄭云

釋文憚字亦作癉盧氏云釋詁注引作癉案小明憚我不暇亦作憚板篇下民卒癉則正作癉郭注癉勞也不引板而引此文郭所見本猶作癉也

傳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亦仍之邱氏謂服箱猶言駕車

集傳呂嚴竝從其義桂氏馥札樸引戴氏侗云毛鄭以服與箱爲二物說文犕以箱爲牝服詳詩人辭意服如服牛服鹽車之服謂星雖有牽牛而不可用之以服車箱也案後漢書張衡傳羈要裊以服箱

四月

傳腓病也釋文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陳氏啟源謂李善注文選謝靈運戲馬臺詩引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痱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阮氏挍勘記據釋文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痱以爲痱之假借字案釋詁痱病也郭注云見詩而玉篇痱下引此正作痱是詩固確有作痱之本矣然毛詩多假借字而陸孔唐石經皆作腓不能必作腓之爲誤本也

爰其適歸集傳同注疏本作奚經下雙注家語作奚而釋以奚何也是義從家語而本文仍作爰大全猶然坊本芟去雙注徑作奚失朱子謹慎之意矣　段氏詩小學謂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胡氏後箋又引文選潘岳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韓詩亂離斯莫薛君曰莫散也毛詩亂離瘼矣傳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案此則瘼字與爰字原有異文也

錢氏坫段氏王氏竝謂鳶當作𨿅而𨿅即鶚字其說本於徐氏鉉戴氏侗之申說文然經傳言鳶多矣豈皆誤邪胡氏後箋謂旱麓正義引倉頡解詁以鳶爲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此鳶斷不可謂鳶字之誤復引姚氏文田曰說文脫鳶字當據此及旱麓疏補正案陳氏瑑亦力辨說文本有鳶字以轉寫脫去嘗矣

無將大車

彙纂折中今石經從唐石經定作疷彭氏元瑞曰監本作疷案九經誤字云宋劉彝以爲當作⿸疒民音民病也唐人避諱凡从民者皆省而爲氏今人書昬爲昏猶其遺法詩本音亦取此以疷與塵爲韵然釋文明作疷字音丁禮反病也釋文通部不避世字民字則當時本作疷矣至疷之訓病出爾雅釋詁五經文字云疷巨支反見爾雅詩本音於白華篇注俗本有从氏者韵書無此字許氏亦從釋文

楚茨

鼓鍾送尸箋尸出入奏肆夏段氏小學曰考鼓鍾將將傳云鼓其淫樂疏云鼓擊其鍾白華鼓鍾于宮疏同此篇上文曰鍾鼓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兩引皆曰鍾鼓送尸疏云鳴鍾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鍾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陳氏疏曰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注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杜子春云尸出入奏肆夏是肆夏亦有鍾有鼓不得謂但鼓擊其鍾也

信南山

周禮稍人注乘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貫疏云鄭據韓詩爲說敶是軍陣故訓爲乘彼詩畇畇是均田之意是以畇

昀爲當當也。棊韓與毛字異而義實通，故鄭用以互相發云。

甫田

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疏謂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義，殊難通。集傳謂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韵耳。其說甚確，呂嚴從之。陳氏疏謂齊明明齊也，明齊即左傳絜粢也，與集傳合。

大田

傳：覃，利也。陳氏疏引淮南子汜論篇古者剡耜而耕，文選東京賦介馭閒以剡耜，爾雅剡利也，郭注引詩作剡耜，本三家詩。案剡本字，覃假借字，傳以覃爲剡也。王氏肅申傳以俶爲始，載爲事。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弓人注栗讀如裂繻之裂。案訓始事足包熾菑之義，當以王爲正。

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玉裁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郝氏義疏云：報當讀爲赴從少儀毋報往注，故白虎通云卜赴也。案二說竝通，而從爾雅訓較直截。君曰卜爾，卜爾百福，其明證矣。

釋文正義竝以興雨，或作興雲爲非。袁氏仁或問謂呂覽引詩渰作晻，雨作雲。漢書食貨志亦引作雲。漢無極山碑亦云：益雨𡧍言降，不𡧍言興。韓奕云：祁祁如雲，當作雲無疑。何氏古義亦謂祁祁當指雲言。阮氏挍勘記以爲考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也。段氏謂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皃。雨雲謂欲雨之雲，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詳經文自以興雲爲長。

祁祁多譌作祈祈，彙纂折中今石經從唐石經定作祁祁。

瞻彼洛矣

白虎通引韎作靺，柯氏云：廣雅靺赤色也。楚辭大招逴龍赩只，王逸注赩赤色也。毛詩假韎爲赩，采芑路車有奭，傳奭赤也。說文無赩字，段注奭當爲赫。

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說文：鞞，刀室也；琫，佩刀上飾也；珌，佩刀下飾也。正本此而公劉鞞琫容刀傳上曰琫，下曰鞞，似不同。段氏說文注鞞之言裨也，刀室所以裨護刀者；琫之言奉也，刀本曰環，其飾曰琫；珌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珌。古文作琿，自全刀言之，琫在鞞上，鞞在琫下；珌在鞞末。公劉詩不言珌，故云下曰鞞，舉鞞以該珌，甚明。釋名直以鞞爲下末之飾，誤矣。

桑扈

董氏云：說文作兕觵其觓，觓角貌。集傳觩角上曲貌。舊說云：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觓，與此字同。

鴛鴦

三章傳作摧莝也者，正義本作摧芻也者，釋文本箋作摧今莝字也，則兩本所同。觀釋文先音芻後音莝，又於莝下引韓詩云委也，而正義剖析摧莝之爲古今字，可見陳氏疏謂當依釋文本爲正，是也。

頍弁

釋文懌本又作繹柯氏云說文無懌字繹與懌同楚辭九辯悲愁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心不繹蒙案古無懌字假借釋若繹爲之玉篇廣韵以後三字焯然有辨矣

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釋文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盧氏考證云據此知古本毛詩作其鄭訓爲辭王改爲期作期時解集傳呂記竝仍箋義而期下失音嚴氏采釋文許氏謂何期傳與箋同云猶伊何釋文期音基以補集傳之缺也

車舝

釋文括本又作佸柯氏曰說文佸會也括絜也二字義異王風曷其有佸傳佸會也佸正字括假借字

青蠅

說文楙藩也引詩作營營作楙此毛詩也又言部云𧮫小聲引詩作𧮫𧮫此三家詩陳氏疏云漢書武五子傳兩引詩作止于藩史記滑稽傳作蕃蕃與藩同三家詩作藩毛詩作樊樊者楙假借字

采菽

釋文菽本亦作叔陳氏疏云左傳晉語皆作叔豆名作尗叔假借字菽非古也

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說文濫氾也引詩作濫柯氏云徐鍇本觱作滭猶仌部滭冹今詩作觱發也檻濫假借字釋名云水正出曰濫泉濫銜也如人口有所銜口闓則見也

釋文平平韓詩作便便閑雅之貌案左傳引作便蕃

傳膍厚也釋文韓詩作肶注同說文膍牛百葉也膍或作肶釋詁肶厚也是膍肶一字

角弓

傳騂騂調利依阮氏校勘記也釋文引說文作弲火全反董氏云許書作觲觲角弓言用角低卬便也若作騂則訓色先儒以騂取其調利則字當作觲觲與騂同音盧氏云據釋文知唐時說文弲下引詩弲弲角弓蒙案玉篇弲角弓也廣韵弲角弓貌蓋三家詩作弲玉篇又云騂角弓調利也用弓便也是毛詩本從角假借作騂騂從辛聲與弲亦以聲近相通也

釋文見韓詩作曣云曣見日出也曰作聿劉向同案玉篇作晵云日出也當以作見爲正古曰聿通用

下遺之遺王申傳如字箋讀曰隨案荀子非相篇云人有三不祥人有三必窮引此章遺作隧楊氏倞注以箋說申之案遺隧隨古以音近通用作隨於義較順疑是本字若婁之訓斂不如王讀去聲之允荀子正作屢古屢皆作婁也

菀柳

釋文極毛如字鄭音棘盧氏云古詠殛之殛多作極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殛本或作極

都人士

傳厲帶之垂者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案鄭以厲不訓垂故易其義然近迂曲陳氏疏申毛云古厲烈聲相通爾雅烈餘也烈謂之餘厲亦謂之餘垂帶

而厲卽下章言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也傳厲帶之垂者毛正讀厲爲烈矣帶之垂者爲大帶高注淮南氾論博帶大帶引詩垂帶若厲是也其說爲長

采綠

釋器衣蔽前謂之襜傳同疏引李巡說衣蔽膝郭注亦云今蔽膝說文襜衣蔽前段氏注云此謂衣非謂蔽厀也引申之凡衣或曰襜褕或曰襜襦皆取蔽義陳氏疏從之云詩人言欲以襜盛藍與以袵納茉莒其事相同碩人傳嫁則錦衣加褧襜褧襜猶衣裳衣蔽前正謂其裳之蔽前者耳蒙案此說近是蔽膝非可盛物也

箋觀去聲讀訓多雖本釋詁鄭於遍觀厥成奄觀銍艾亦云然經典罕見韓詩作覿正與覿視義合諸家如字讀爲是

白華

傳滮流貌箋豐鄗之閒水北流說文滮作淲云水流貌从水彪省聲詩曰淲池北流諸家無以滮池爲水者惟酈氏道元水經渭水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水西而北流入於鄗毛詩曰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是滮池之名起於漢以後葢卽傳會詩辭爲之酈氏引用而爲疑辭最當所載傳文與今不合則傳寫之譌耳

邁邁傳不說也釋文韓詩及說文竝作怖怖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本音怖孚吠反入韵案怖本字邁假借字傳以怖爲邁耳　讀鼓鍾二句可悟誠中形外之理

緜蠻

傳緜蠻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章句緜蠻文貌皆以貌言呂嚴從傳其以緜蠻爲聲始於劉氏而集傳從之阮氏謂詩不以雙聲疊韵象聲故緜蠻睍睆閒關皆非聲允矣

瓠葉

釋文炮本作炰是炮炰一字毛詩兩文互見玉篇炮炙肉也炰同上廣韵炮合毛炙物也一曰裹物燒炰上同竝與陸合段氏別炮炰爲二以炰乃烝煮之名過矣

漸漸之石

阮氏校勘記曰不皇朝矣石經以下皆作皇遑爲誤改蔣氏校勘札記曰朱本胡本作遑案毛詩多兩字互見然作皇較古

苕之華

爾雅釋草苕陵苕疏申傳箋用陸疏說苕一名鼠尾華紫似紫草華爲呂嚴所本集傳據本草卽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邵氏正義曰鼠尾草僅有紫赤一種無黃華白華之異與陵苕自是二物郝氏義疏亦曰如陸所說卽上文葝鼠尾可染皁者然鼠尾自名陸翹不名陵苕竝以陸說爲誤胡氏後箋陳氏疏同之

學詩正詁卷三

學詩正詁卷四

平湖顧廣譽惟康

大雅

文王

釋詁亹亹勉也董氏云說文娓娓勉也字當作娓柯氏云說文有娓無亹徐氏鉉云亹當作娓娓有媚音假借爲勉字勉勉我王韓詩外傳荀子富國竝作亹亹我王亹勉一聲之轉蒙案此皆有據若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以亹爲斖之俗字則未敢信

大明

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摯自來竝不言其地何氏古義引國名記蔡之平輿有摯亭案春秋文三年杜氏注平輿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有平輿故城在縣東南六十里故沈國俱無摯亭之說國名記不足據

說文引詩作其旝爲林葢三家說左傳旝動而鼓杜注旝旃也通帛爲之葢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案此云如林則與左傳有別馬氏融賦旃旝棽其如林只作旌旗通名自合若說文所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追敵是別一義詩之會以如字訓合爲正

緜

段氏六書音均表云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沮與父韻上文㞗與生自爲韻王氏述聞云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此章以㞗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㞗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㞗與生非韻而强以爲韻豈其然乎

釋文膴膴美也韓詩同盧氏曰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周原腜腜劉淵林曰腜腜美也此韓詩同者謂韓詩義與毛同亦爲美也蒙案此恐有脫字當云韓詩作腜義同

嚴氏可均校石經曰廼作迺隸變各本作廼不體（蔣刻羅氏音釋作迺）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各本與前後經文別出阮氏挍勘記曰唐石經作迺是也

傳伉高皃釋文韓詩作閌盛皃玉篇張衡西京賦左思魏都賦竝同楊雄傳亦云閌閬閬以寥廓兮是漢晉人多從韓作閌以閌其本字耳不必如段氏詩小學因說文有伉無閌定古本之作伉也

傳喙困也疏云未詳藍田呂氏解爲張喙而息陳氏啟源謂國語郤獻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方言𡝩𢝇倦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𡝩又𤸃極也注江東呼極爲𤸃是喙𡝩𤸃三字通用陳氏疏亦謂廣韻（廢）二十引詩作𤸃𤸃與喙同說文引詩犬夷呬矣本三家詩字異而音義同𤸃本字喙其假借也

棫樸

釋文作峨峨唐石經同案玉篇亦作峨廣韻則作峩阮氏曰唐

石經是
釋文唐石經注疏本竝作淠今各本譌作渒玉篇淠水聲也舟行皃爲近渒則同濞水在丹陽
荀子韓詩外傳白虎通義引勉勉竝作亹亹

旱麓
集傳薪燎爊燎二義前說本錢氏而後說本箋嚴氏從錢以爲不費辭案經典尞字多假借燎字爲之車舝曰析其柞薪其葉湑兮又棫樸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柞棫二木宜於爲薪故以興神勞君子若云人爊燎除其旁草所以茂盛恐不惟柞棫然矣

思齊

集傳於四章下云此與下章用韵未詳顧氏本音江氏古韵標準竝云無韵是也若段氏音均表孔氏詩聲類展轉求合不無附會

皇矣
爾雅釋木立死椔蔽者翳蔽爲斃之假借故傳云自斃爲翳斃仆也謂死而仆者也陸氏埤雅謂木臥死爲翳立死椔引荀子曰周公之狀身爲斷菑斷菑卽植立槁木之謂翳釋文引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陳氏疏以翳爲殪之假借椔非菑害翳非蔭翳疏引李郭說失之傳栵栭之訓亦本釋木疏引郭注小栗與灌不類王氏述聞讀爲烈烈栵也爾雅釋詁烈栵餘也方言烈栵餘也陳鄭之閒曰栵晉衞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

或曰烈其義爲長
以篤下唐石經注疏本及元本大全本集傳皆有于字俗刻脫去嘗遵彙纂今石經訂正
唐石經以下竝作同爾兄弟顧氏本音曰後漢書伏湛傳引此作同爾弟兄兄虛王反入韻今作兄弟不入韻段氏音均表同阮氏挍勘記以正義本作兄弟或毛詩與伏傳所引不同案此亦闕疑之法然伏傳自可據
傳臨臨車衝衝車疏謂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諸家承用段氏詩小學疑是一物失之釋文引韓詩臨作隆陳氏疏謂一聲之轉是也

靈臺
陳氏疏引陸璣疏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因謂白鳥卽鷺鳥然鳥之白色如鶴如鷴皆是不止一鷺且若是鷺則宜次於在沼之下與魚躍竝言矣
釋文於牣於字無音至下章乃云音烏呂嚴本之集傳於於牣云音烏下同案五於字句法一例集傳爲是
箋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陳氏疏謂此與鼓鍾將將鼓鍾于宮皆謂擊鍾案上曰賁鼓維鏞明兼言鼓與鍾矣云鼓鍾者就韻也陳說誤
陳又云逢逢高注呂覽郭注山海經引作韸韸廣雅韸韸聲也是三家詩有作韸韸矣奏公文選注引韓詩作奏功儀禮鄉飲

酒疏楚辭九章注引詩作奏工古公功工三字通

生民

首章傳箋異義竊謂姜嫄卽帝嚳妃當從傳帝者上帝敏爲拇當從箋張融申箋難傳之說疏所據用汪氏龍辨之以信讖緯不信大戴記爲非又諸侯不得祖天子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然圜丘之祭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以特立廟祭之其論確矣至申說后稷見棄之故亦主傳言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云云然后稷果有奇表駭人何以不一見於載籍是亦未可信也且凡主傳義者如馬氏遺腹一說王氏基諸家斥之不遺餘力蘇氏洵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果爾經何不明言之或以爲后稷如羍之七月生懼難育

而棄或以爲羊連胞而下恐稷生未出胎至烏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路竟涉於燕書郢說何如依箋義之直截哉

釋文坼勑宅反元本集傳竝作圻此與唐石經合彙纂亦从土

載路之訓程子於皇矣陳氏於此章皆以爲滿路集傳呂記所本陳氏啟源以載訓滿無據戴氏謂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載行之義詩無載爾僞是行詐僞傳達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篇串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卽所謂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路兩載路可互證案此於滿路之義爲近而詁訓較有根據

傳唪唪然多實也王氏述聞謂唪唪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

案說文兩引此作菶菶字蓋本从艸作唪者假借字如王義與旆旆穟穟幪幪爲一例

傳邰姜嫄之國也水經注渭水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郿之斄亭也一統志在陝西乾州武功縣西南

釋文作叜唐石經五經文字竝同毛氏居正六經正誤改從叜以及釋之作釋登之作登阮氏挍勘記辨之甚詳說本段氏案叜以釋文唐石經爲正若釋登二字毛意改從說文而亦非釋文石經之舊故滋駮雜耳

說文舂擣粟也舀抒臼也引詩作舀周禮舂人先鄭注儀禮有司徹注引詩竝作抗陳氏疏謂抗卽舀之或字毛詩作揄爲假

借字

釋訓溞溞淅也烰烰烝也疏謂樊光引此詩溞烰與此不同古今字邵氏云溞叟聲之轉陳氏云烰本字浮假借是矣

行葦

傳敦弓畫弓天子敦弓疏引公羊定四年傳何注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李氏引荀子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士黑弓段氏說文彈畫弓也注引荀子何氏文而云盧弓卽玈弓黑弓也嬰卽江賦之䙬字蓋朱黑相閒而嬰繞也彫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之類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彫弓是也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足補疏所未盡

既醉

傳類訓善與箋族類不同其解孝子亦竝不以指成王之臣疏
未分明陳氏疏以爲君子孝子謂成王皇矣傳云類善也勤施
無私曰類此傳以不匱爲不竭卽是博施備物以類爲善卽是
勤施無私則不匱與善非有二義當得傳意
傳僕附也胡氏後箋謂考工記欲其樸屬注樸屬猶附著堅固
貌也爾雅樸枹者注樸者相迫附也釋文樸又作僕此從聲得
訓之例據此知僕樸通用傳以樸爲僕也
鳧鷖
涇今本箋云水名姚氏謂周都渭南涇在渭北非取興之竝水
之中流盛者曰涇莊子涇流之大是也段氏謂此篇涇沙渚潨
亹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侹釋名水

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箋水名名乃中之誤故下云水
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確矣
傳亹山絕水也箋亹之言門也疏以爲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
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顏注亹者水流夾山閒兩岸深若
門也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後漢書馬融傳注略同呂嚴引之）胡氏後箋
謂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艀故
箋云亹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此勝疏說
假樂
集傳假下云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既尊經文因著本
義詁經之善則也俗本輒削去之易云晉嘉失朱子意矣
釋文作且君且王云一本且竝作宜字疏本作宜君宜王段氏
盧氏意主釋文胡氏後箋陳氏疏竝不同其說案且字無義當
作宜無疑
傳塈息也疏引釋詁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呬塈與呬古
今字案此三家用本字毛則假借也
公劉
陳氏疏以二章紀公劉居邰之事玉瑤鞞琫皆言在塗備武事
此陳以意立說考之經文殊未合緜詩紀大王之遷以胥宇冠
其端是詩紀公劉之遷亦以胥原冠其端且上章末既言啟行
此云胥原明已至豳地而胥之非未遷時事可知矣至謂在塗
備武則但當言鞞琫容刀可耳不當并及玉瑤也
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而爾雅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又云重

甗隒焦氏補疏謂皇矣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
巘卽鮮也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
用釋文謂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邵氏
正義郝氏義疏竝謂毛以鮮巘爲一郝又謂重甗隒甗疑巘之
假借玉篇文選注引作巘陳氏疏又謂說文無巘字疑毛詩本
作獻山旁後人所增據此則小山別大山爲巘小山而重之則
爲隒自釋名謂小山別大山曰獻獻甗也而郭本爾雅作重甗
隒卽取劉義以釋之陸孔遂沿其誤矣若陳以獻原與皇矣鮮
原牽合爲一謂是公劉從邰所出所涉之地臆說不可從
百泉約言其泉之多非實指其名先儒不言今爲何地曹氏據
元和郡縣志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

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卽其地嚴氏謂當
是其地因詩百泉得名案隋唐百泉縣今爲陜西平涼府平涼
縣地有百泉城豳今爲邠州三水縣有古豳城截然兩地王氏
地理攷旣載曹說又引郡縣志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
三泉竝流故以爲號邠城在縣西此別一說陳氏疏曰百泉未
聞疑近在於豳或謂今三水縣諸泉水當之俱在涇北者非是
案諸泉水雖未必卽詩之百泉亦可見近豳之多泉矣葢自溝
洫制湮遺跡固多不可考覩前說猶爲近之云
鍛傳訓石集傳呂嚴訓鐵近人多據春秋鄭卿有公孫段印段
皆字子石莊子列禦寇篇云取石來鍛之說文段椎物也知古
者椎鐵葢以石從傳固是箋又謂公劉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

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正與
史記周本紀渡渭取材用合陳氏疏據說文厲旱石碫厲石而
云厲碫斲礱之石也古者天子廟桷必加密石焉諸侯則斲之
礱之取厲碫者爲營宗廟也似於上下文勢不協
泂酌
釋言饙餾稔一作餁也郭注今呼餐飯爲饙饙均熟爲餾說文餴
滫飯也段注滫當依爾雅音義引作脩倉頡篇作餐餐之言溲
也此謂以水澆熱飯案此則集傳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非誤
但未必再烝耳
安溪李氏謂濯溉泛言器物胡氏後箋亦謂少牢饋食禮雍人
摡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摡甑匕與敦于廩爨司空摡豆籩勺爵
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足知禮器之宜漑者甚多故未章於罍
外廣言之陳氏疏又謂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
宮而濯摡爲齍盛注摡拭也爾雅拭凊也凊同瀞說文瀞無垢
薉也可補疏所未及
卷阿
疏引釋木櫬梧郭注今梧桐又榮桐木注卽梧桐以爲一木然
賈氏齊民要術云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卽櫬梧實而皮青
者曰梧桐卽榮桐木陸氏埤雅從之嚴氏以此卽靑桐陳氏疏
曰梧與桐二木名詩之梧卽一名櫬詩之桐卽一名桐案此說
得之梧靑桐桐白桐二木皆鳳所棲者
蕩

顧氏本音曰唐石經作滔嚴緝引李氏曰如滔天之滔今本作
慆
雲漢
傳藴藴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王氏謂藴積隆盛均未安案
藴隆雙聲字亦以形容其熱氣耳釋文引韓詩作鬱隆烔烔陳
氏疏謂爾雅鬱氣也郭注鬱然氣出藴隆之爲鬱隆猶素冠篇
藴結之卽鬱結矣衆經音義引埤蒼云烔烔然熱貌廣雅引字
林云熱氣烔烔用韓詩也韓義爲長
崧高
傳以東岱南衡西華北恆爲四嶽鄭注大宗伯幷數崧高爲五
其注大司樂又以岱在兗衡在荊華在豫嶽在雍恆在幷賈氏

謂大宗伯注據東都地中爲說大司樂注據鎬京爲說又以廬江灊縣之霍山一名衡陽山遂以當南嶽孔此疏謂正名五嶽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因駁鄭志雜問周都豐鎬以吳岳爲西岳謂不當據己所在改嶽祀爾雅江南衡地理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明其在江南據風俗通以衡山一名霍山據爾雅郭注以漢武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别詳確勝賈疏邵氏爾雅正義以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爲釋周禮五嶽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爲後世所稱五嶽而主大司樂注及鄭志雜問郝氏爾雅義疏謂爾雅首列五山不言五嶽職方氏山鎮有九特舉五者以概之至泰山爲東嶽以下方標五嶽以繫地望故郭注五山不言五嶽於河西嶽但云吳嶽不加西嶽之名若依鄭志及大司樂注則是周家當有兩五嶽矣恐不然又謂五嶽之名葢周所定唐虞惟言四岳周禮大宗伯及大司樂乃有五嶽之名蒙案斷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而爾雅嵩高爲中嶽出後人附益者始於胡氏禹貢錐指惟胡謂周仍以唐虞時太嶽爲中嶽而邵依大司樂注此其小異經郝氏駁正無可復疑但以五嶽定自有周則堯典紀巡狩所至姜氏又掌四方諸侯故皆不及中嶽耳烏知其時未定五嶽也又孔不從孫炎霍爲衡之誤以他書引爾雅竝作霍山知其非誤正以證成應說衡一名霍固未嘗以霍爲江北之天柱也郝亦誤會傳以此崧高指四嶽不指中嶽疏申之亦明

釋文纘韓詩作踐踐任也陳氏疏曰中庸踐其位踐或爲纘此纘踐聲通之理潛夫論引詩作薦聲亦近案作薦葢亦三家詩然毛詩作纘爲正

傳近己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釋文音記集傳案說文从辵从丌今從斤誤竝明畫疏謂轉爲巳以爲辭又謂其聲相近非也

韓奕

困學紀聞引毛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濡水李氏以爲同州郃谷案說文有左馮翊郃陽亭（許本作左馮翊郃陽郃亭）馮翊即同州其言信陳氏疏曰許不引詩郃亭非即屠地漢郃陽縣去鎬尙遠謂即韓侯所宿之屠地非是

常武

如震如怒釋文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陳氏稽古編汪氏異義竝以依箋經文當是而字蒙案作而固是其作如猶云既伯既禱曰止曰時詩中有此文法言如震之怒耳亦通

敦王申毛如字訓厚韓詩訓迫不如箋讀作屯之善敦屯古同音通用作屯聚解尤有力耳

瞻卬

集傳有與收韻本音謂有收二字不入韻陸氏詩學云此章隔句協韻之法孔氏廣森亦云詩有字自當讀洧爲正惟此一入幽韻猶久字詩皆讀巳至易乾卦傳久首爲韻遂有九音囿字詩本讀异至大招畜囿爲韻遂有囿音因入四句隔協例得之

召旻

四章集傳叶韻未詳本音以爲無韻孔氏詩聲類謂幽與之通者八見贍卬之有收召旻之茂止其二也段氏音均表亦謂茂與止合韻考之益密矣

臧氏琳云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當依補正阮氏挍勘記以義疏故多岐互臧說未爲當蒙案臣正與命韻然本篇如三章兢兢業業四章如彼棲苴皆二句用韻而命與下八字隔韻挍勘記說自是謹慎

學詩正詁卷四

學詩正詁卷五

平湖顧廣譽惟康

周頌

清廟

戴氏謂丕通作不據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文武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書君牙文與此通案文武即係並祭亦當主言文王戴說難據其必以不爲丕之通用金氏綱目前編早有是說未敢信也王氏述聞復欲讀承爲武王烝哉之烝滋改經之弊矣

集傳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故語類疑自有和聲相協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本音亦云無韻孔氏詩聲類謂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士德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天人首尾爲韻德古音置與士協嘉樂子與德協其明證也案兩廟字亦遙爲韻

維清

釋文祺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疏亦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是相傳有此二本陸孔雖皆作祺亦兼存作禎之本案兩字義皆訓祥而禎於韻爲協唐石經既定作禎從之可也

天作

徂之訓往岐屬下讀當從舊然集傳雖采沈氏括說徂義爲岨岐字絕句而正文仍作徂不作岨蓋宋元及明初本皆然也

載芟

其耕澤澤箋耕之則澤澤然解散釋文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云耕也疏引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所據爾雅本互異今爾雅正作郝郝氏義疏謂陸音是也釋澤古字通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爾雅釋文郝又呼各反呼各與藿音近葢舍人本作郝郝猶藿藿後人妄改舍人作釋釋耳案郝說良覈澤與郝皆釋之假借而不作釋也

釋文略字書作䂮同釋詁䂮利也說文作㓞云刀劒刃也籀文作䂮匡謬正俗引張揖字詁云古作䂮玉篇云䂮今作略案詩以略爲䂮假借字也

良耜

趙釋文徒了反又如字外起了徒少兩音集傳直了切從如字一音陳氏疏引荀子賦箴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楊倞注趙讀爲掉掉繚長貌言箴尾掉而繚也考工記注及集韻引其鎛斯𢯷本三家詩案考工記釋文𢯷音趙一音大了反則兩音不遠但作趙乃假借字耳

積之栗栗釋文積子賜反諸家所同集傳獨闕羅本補之是也集傳本音末句無韻孔氏詩聲類云眞清音相近何人斯聲身此詩盈寧人同用是胡氏後箋亦云人與上盈寧隔韻中以角續爲閒韻得之

絲衣

傳吳譁也釋文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疏亦云定本作吳是矣箋不讙譁於泮水亦云吳譁也而其本作娛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案吳娛古通用然歡娛非過讙譁爲過當以作吳爲正

酌

傳訓龍爲和陳氏疏引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段氏尚書撰異曰史記漢書皆作共或作龔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龔字其義皆可訓和詩之龍卽龔之古文假借字應天順人謂之和大明燮伐大商傳燮和也意正同案龍之爲寵常訓也施之於此則

多一轉折不如傳義之允順也

桓

釋文唐石經宋本注疏宋本與羅氏胡氏本集傳及嚴緝屢竝作婁當從之

賚

集傳此頌文王之功羅本宋本作文王宋云諸本王字作武字誤彙纂從之

般

釋文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之是採三家之本疏亦曰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案敷時繹思本謂徧錫善人終乃歎而美之於文法亦

也此詩中事迴不同亦有此三字則贅毛詩所以高於三家也
陸孔所定良是
魯頌
駉
釋文作牡云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蓋以
牡爲長疏本作牧云定本作牡則以牧爲長案顏氏家訓述江
南書皆爲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復以傳專言駉駉
良馬腹幹肥張意主騭非騲傳特就其上駟言之耳經又云薄
言駉者則統乎馬而非專以良馬言可知且良馬亦豈皆有騭
無騲乎顏此說非是王氏詩攷引曹氏詩說河北本作牧不誤
段氏小學亦主作牧苗氏夔著有毛詩韻訂謂牡馬當作牧馬序傳箋

皆言牧嚴氏可均石經校文曰毛鄭孔絕無牝牡字樣則牡字
贅設無疑藝文類聚卷九十三文選答蘇武書注御覽卷五十五引竝作牧蒙
案衞文騋牝三千數馬之多何必無牝況詩陳馬之種至一十
有六果其皆牡馬亦奚由蕃息矣此言魯僖牧馬有方斷當從
河北本作牧
唐石經以車祛祛从衣阮氏挍勘記曰祛字是也六經正誤謂
作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祛袖也此毛居正臆爲區別說
文不載祛字今釋文正義从示者皆傳寫之誤又段氏說文注
曰古無从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从衣不誤
有駜
釋文歲其有三字句疏引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豐年疏引

正合唐石經亦作有年然有與始子韻句法亦符自以陸孔所
定爲是
泮水
王氏述聞曰孝本作𡥈說文𡥈效也从子爻聲效與傚同經文
作𡥈而訓爲傚故箋云無不法傚之者釋文正義所見本已誤
爲孝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𡥈字也靡有不𡥈謂僖公無事
不法傚其祖非謂國人傚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爲義案作孝
則上三字義無所屬鄭亦決不以爲民之傚君矣王說良確陳氏
疏亦從之且此二句諸家原指僖公也
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韓詩云鬄除也疏謂毛
無破字之理瞻卬傳以狄爲遠此亦爲遠案抑用逷蠻方傳逷

遠也箋亦云當作剔治也狄與逷音近通用謂攘而遠之與鄭
義本合疏引王說乃曰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
則似經文辭有未足殊非
不吳箋吳譁也同絲衣傳是也疏於絲衣及此竝云娛樂絲衣
注下又云定本娛作吳王氏肅於此則音誤以爲不過誤而疏
卽用以申毛何其前後文之未歸畫一與揚釋文作鴹據王本
訓傷義可疑或以箋不大聲與不讙譁複則作鴹而訓傷害不
又別出乎況依錢氏詩學本說文飛舉之訓而以爲不矜譟固
未嘗複也集傳不吳不揚肅也允矣
戎車孔博王申毛云兵車甚博大箋以博當作傅甚傅致者言
安利也案傳與斁逆獲韻傳則非韻王說是

閟宫

傳詹訓至本釋詁集傳詹與瞻同何氏古義謂韓詩外傳說苑風俗通俱作瞻柯氏曰詹與瞻通左氏莊十七年經齊人執鄭詹公穀作鄭瞻史記周本紀顧詹有河粤詹伊雒詹並同瞻蒙案此義之可兩通者他書引此亦多作瞻也

陳氏疏引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淮南子時則篇薦鮪于寢廟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獨斷云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三家詩寢廟繹繹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案陳說甚覈惟舉廟則寢自見詩之立文義主乎新耳究以毛爲正也

商頌

長發

幅隕傳隕均也箋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汪氏異義謂爾雅隕訓落訓墜箋以隕無均義而傳訓爲均隕與圓聲近圓爲圖全故云爾正申明傳義疏以爲異非也案上玄鳥員傳亦訓均此毛以員之義釋隕汪說良是

傳曷害也蘇氏曰曷遏通集傳證以漢書刑法志作遏荀子同遏則害矣詩或以曷爲遏之假借呂嚴從王氏說曷者誰何之謂作如字解非也

唐石經注疏南宋石經並作降予岳本羅本集傳亦作予不作于其作于者乃坊刻以形近致譌蓋實今石經定作予

殷武

罙唐石經宋本作罙元本猶然段氏說文罙深也注毛以今字釋古字鄭易罙爲罙訓冒也罙在侵韻罙在脂韻作音義者當分別載之云毛作罙式針反深也鄭作罙面規反冒也釋文誤混爲一陳氏疏曰說文穴部罙深也本毛叉网部罙字下引詩罙入其阻本三家鄭於字同毛而義用三家此二條足正陸氏以下之誤當從唐石經諸本

傳商邑京師也詩述聞據後漢書樊準傳後魏書甄琛傳白帖兩引韓詩及荀悅漢紀元帝紀匡衡疏引齊詩並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案是齊韓文同也白虎通義京師篇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班多本魯詩是毛魯文同也

學詩正詁卷五

補卷五碩人第二條
吳氏棠讀詩一得曰碩人詩盛陳族類之貴容服之美媵送之衆然章首冠以碩人則德爲主而鋪陳者皆其易見者也范氏處義曰碩人男子婦人有德者之通稱
補卷二十二都人士第三條
詩首章惟毛詩有之三家皆亡疏必備載其說俾學者知所由來注疏之外吕氏最謹嚴矣
補正詁卷一淇奧第六條不符下空一字
柯氏曰禮記曲禮疏引作倚揚倞注荀子（非相篇）李善注文選（西京賦）竝同倚正字猗假借字
補正詁卷二大叔于田第二條
掤春秋傳作冰冰爲假借㔾弓傳弢弓陳氏疏謂㔾讀爲韔此假借也小戎傳韔弓室也亦謂之弢又謂之韇左傳右屬櫜韇又謂之韣禮記帶以弓韣皆是物也
補伐檀第一條
洪氏适隸釋載漢石經魯詩殘碑坎坎作欿欿猗作兮柯氏云坎欿同字易坎卦京劉本作欿廣雅欿阬也又欿欿聲也竝與坎同猗與兮通釋文本亦作漪爾雅正作瀾漪則二字連文與猗義別陸氏所見蓋出齊韓詩
右數條謹依原稿補入

《補刊》 一

校勘補記
朱序明之何氏楷下（脫錢氏澄之四字） 卷三北門第二條與下條誤倒 靜女第四條女史書其日下（脫援其環三字） 卷十椒聊第三條箋云（云字衍） 鴇羽第二條五世以下云云（原稿在第一條爲之辭下空一格） 卷十四鳲鳩第六條箋騏當作璂（騏字衍） 卷十六出車第三條譏其太巧（巧下脫故字） 卷十七六月第六條第七條陳氏疏云云（是條刊入正詁此處誤刻） 卷十一渭陽末條問讀詩至渭陽末（末下脫邪字） 卷十四鳲鳩第
字 第七條陳氏疏云云（是條刊入正詁此處誤刻） 卷十七六月第六條
文武之人備（備下脫叅字） 十二條史記晏嬰以下十七字（原稿作雙注） 卷二十楚茨首條辯說謂（謂字衍） 卷十八鶴鳴首條故君子務學修身（身下脫端行二字） 卷二十一大田第四條亦少微別（少字衍） 卷二十二白華第五條邱氏程子指幽王（王下脫良是二字） 漸漸之石第四條巽在東南方爲風（方字衍） 卷二十三旱麓第五條瑟彼玉瓚二句（二句兩字衍） 卷二十四公劉第九條疏云謂（云字衍） 民勞首條實刺厲王也（厲字衍） 卷二十五瞻卬末條天意之回與不回（與字衍） 召旻第七條兢兢業業下（業字衍） 卷二十七臣工第二條且臨以上帝（且下脫皆字） 正詁卷一竹竿首條豈知下（脫集傳二字） 卷二緇衣則引申之義（則下脫其字） 車鄰漢地理志漢（下脫書字）

《校勘補記》 一

參訂姓氏

姚　椿　春木　婁　　陳壽熊　子松　震澤

張　履　淵甫　震澤　沈曰富　南一　吳江

伊樂堯　遇羹　錢塘　錢　勖　逵初　無錫

高均儒　伯平　秀水　費延釐　芸舫　吳江

陸以湉　定波　桐鄉　金福曾　君人　秀水

鍾文烝　子勤　嘉善　陶　模　方之　秀水

葉裕仁　涵溪　鎮洋　經元智　鳳鈞　上虞

柯汝霖　春塘　同邑　錢炳奎　蔚也　同邑

及門參挍姓氏

王家鼎　新甫　秀水　楊象濟　利叔　秀水

孫慶棠　憩亭　桐鄉　沈景脩　蒙叔　秀水

張王熙　忻木　秀水　王景奎　亦僊　秀水

王景賢　仲僊　秀水　王景祁　芝生　秀水

王偉楨　僊根　秀水　王藻墀　振之　秀水

王景曾　夢僊　秀水　王偉棨　雪汀　秀水

王景羲　詠僊　秀水　施紹書　擁百　吳江

王寶瑩　星卿　秀水　王祖斌　景之　秀水

褚成煒　敦伯　餘杭　褚成亮　叔寅　餘杭

何之鼎　丙樓　同邑

先子學詩詳說既成命鴻昇繕錄稿本將以問世未幾先子見背鴻昇屢謀付梓以卷頁繁重因循未果弄於行篋者十有餘年秀水張欣木硯兄懼其久而散佚也與同門諸君輯議裒貲又得應年丈敏齋方伯費芸舫太史金君人太守陶方之直牧經鳳鈞廣文助成之遂於光緒二年冬仲開雕越一載而告竣鴻昇瓠落無成方慚不克表彰先人之學乃藉諸君子之力俾遺箸得以流傳其高誼當世世不朽也工既竟謹記其緣起如此男鴻昇敬識

讀詩考字卷上

南清河程大鏞韻生甫纂

男 人麟伯石
人驥仲展 同校字

古人用字率用通字形聲之異莫之或拘故同此一言在本經爲此字及他經引用復爲彼字者往往而有蓋非惟假借已也大鏞幼習經訓案頭置注疏如干卷暇時輒研究焉而尤愛毛詩竊以毛公詁訓傳之古鄭氏箋之精孔氏正

義之博且洽羣經之所不逮也顧性鈍未能會通其義第於羣經引詩而字有不同者彙而別之於鄭箋改字文義攸殊者部而分之於釋文所引之韓詩說文字體歧出者析而列之用以儆遺忘防譌錯耳同學者謂有裨初學當付梓人爰比而輯之爲四書引詩異字考第一左傳引詩異字考第二禮記引詩異字考第三孝經引詩異字考第四爾雅注疏引詩異字考第五鄭箋改字考第六鄭箋異讀考第七鄭箋徑改經字考第八鄭箋用義訓改字考第九鄭箋改正毛傳考第十韓詩字異毛詩考第十一說文字異毛詩考第十二

四書引詩異字考

四子書引詩者七十而字異者三十有四大率古今字或音義通耳聖賢立言不聞率意亦未嘗好奇也然以遏徂莒之莒毛公本之爲地名矣（毛不改字仍作旅）瞻彼淇澳之澳陸氏據之爲水名矣菉竹猗猗之菉韓詩依之爲草名矣因字異

而立新說其穿鑿與否生吾前者辨之甚詳可無置議第窮經者類先習四子字體之殊尤當謹所先入輯四書引詩異字考第一

惟民所止惟詩作維（大學）

緡蠻黃鳥緡詩作緜

瞻彼淇澳澳詩作奥

菉竹猗猗菉詩作綠

有斐君子斐詩作匪

赫兮喧兮喧詩作咺

終不可諠兮諠詩作諼
於戲前王不忘戲詩作乎
儀監于殷儀監詩作宜鑒
峻命不易峻詩作駿
和樂且耽耽詩作湛 中庸
嘉樂君子嘉詩作假
憲憲令德憲憲詩作顯顯
保佑命之佑詩作右
在此無射射詩作斁

衣錦尙絅尙絅詩作褧衣
亦孔之昭昭詩作炤
奏假無言奏詩作鬷
誠不以富誠詩作成 論語
亦祇以異祇詩作秪
白鳥鶴鶴鶴鶴詩作翯翯 孟子
以遏徂莒遏詩作按莒詩作旅
哀此煢獨煢詩作惸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乃詩作迺

思戢用光戢詩作輯
今此下民此詩作女
娶妻如之何娶詩作取
普天之下普詩作溥
周道如底底詩作砥
天生蒸民蒸詩作烝
民之秉夷夷詩作彝

左傳引詩異字考

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罔不習詩朝聘會盟斷

章取義斷斷如也其戾於古者若鄭伯有齊高厚慶封當世譏焉後世識焉失學之獘創亦巨哉左氏善爲文而傳載二百四十有二年之事每引詩以釋之春秋本因詩亡而作左氏之意葢欲通春秋於詩也惟所引之字多與古詩異體失於識別不且等諸原氏之不說學耶輒左傳引詩異字考第二

百祿是荷荷詩作何 隱公三年
本枝百世枝詩作支 莊公六年

豈不懷歸詩作帰閔公元年
懷德惟寍宗子惟城惟詩作維僖公五年
狐裘尨茸尨茸詩作蒙戎
愷悌君子愷悌詩作豈弟十二年又成公八年
僔沓背憎僔詩作噂十五年
協比其鄰協詩作洽二十二年又襄公二十九年
天惟顯思惟詩作維
鄂不韡韡韡詩作韡韡二十四年
外禦其侮侮詩作務

彼己之子己詩作其○又襄公二十七年
自詒伊慼慼詩作戚
毋念爾祖毋詩作無文公二年
公賦嘉樂嘉詩作假三年又襄公二十六年
毋縱詭隨毋詩作無十年又昭公二十年
人之無良人詩作民宣公二年
汋詩作酌十二年
無競惟烈惟詩作維
鋪時繹思鋪詩作敷

陳錫載周載詩作哉十五年又昭公十年
戰戰競競競詩作兢兢十六年
布政優優布詩作敷成公二年又昭公二十年
是用太簡簡詩作諫八年
兕觵其觩觵詩作觥十四年
彼交匪傲傲詩作敖
其惟哲人惟詩作維襄公二年
降福孔偕偕詩作皆
樂旨君子旨詩作只十一年

福祿攸同福祿詩作萬福
便蕃左右便蕃詩作平平
亦是帥從帥詩作率
賦圻父圻詩作祈十六年
愼爾侯度愼詩作謹二十二年
我躬不說說詩作閱二十五年
皇恤我後皇詩作遑
不敢怠皇皇詩作遑二十六年○又哀公五年
伯有賦鶉之賁賁賁賁詩作奔奔二十七年

匪交匪敖匪交詩作彼交
何以恤我何詩作假恤詩作溢
民之協矣協詩作洽三十一年
辭之繹矣繹詩作懌
惟民之則惟詩作維
褒姒滅之滅詩作威昭公元年
不侮鰥寡鰥詩作矜
北宮文子賦淇澳澳詩作奥二年
民胥效矣效詩作傚

普天之下普詩作溥七年
彼日而食彼詩作此
鶺鴒在原鶺鴒詩作脊令
君子是則是效效詩作傚
或憔悴事國憔悴詩作盡瘁
視民不佻佻詩作恌十年
莫知我肆肆詩作勩十六年
季平子賦采叔叔詩作菽十七年
颬報無言報詩作格二十年

慘不畏明慘詩作憯
昭子賦車轄轄詩作舝二十五年
惟此文王惟詩作維二十六年
唯此文王唯詩作維文王詩作王季二十八年
莫其德音莫詩作貊
不敢戲豫不敢馳驅不詩竝作無三十二年
竿旄何以告之竿詩作干定公九年
無競惟人惟詩作維哀公二十六年
補唯躬是瘁唯詩作維昭公八年

禮記引詩異字考

禮記一書說者謂出漢儒之手然其旨簡辭文要非後人所能企及所以列於經也其四十九篇中或全篇不引古訓或間一引之唯孔子間居坊記表記緇衣四篇雜引詩書之言以申其義而異字亦錯出焉治經者正不可以不辨輯禮記引詩異字考第三

扶服救之扶服詩作匍匐檀弓
匪革其猶革詩作棘猶詩作欲禮器

聿追來孝聿詩作遹
無斁于人斯斁詩作射 大傳
莫其德音莫詩作貊 樂記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俾詩竝作比
誘民孔易誘詩作牖
凱弟君子凱詩作豈 孔子閒居○表記引旱麓又引泂酌竝同
夙夜其命宥密其詩作基
威儀逮逮逮詩作棣棣
聖敬日齊齊詩作躋

嵩高維嶽嵩詩作崧
峻極于天峻詩作駿
爲周之翰爲詩作維
弛其文德弛詩作矢
協此四國協詩作洽
以畜寡人畜詩作勗 坊記
履無咎言履詩作體
度是鎬京度詩作宅
橫從其畝橫詩作衡

我今不閱今詩作躬 表記
皇恤我後皇詩作遑
彼記之子記詩作其
惟此文王惟詩作維
瑕不謂矣瑕詩作遐
鵲之姜姜姜詩作彊彊
鶉之賁賁賁詩作奔奔
后稷兆祀兆詩作肇
萬國作孚國詩作邦 緇衣

有梏德行梏詩作覺
不僭于儀僭詩作愆
下民卒𤺺𤺺詩作癉
誰能秉國成詩無能字
不自爲正正詩作政
其儀一也也詩作兮
君子好仇仇詩作逑
服之無射射詩作斁
允也君子也詩作矣

孝經引詩異字考

緯書鉤命決載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之作爲天下後世凡爲子者示之則匪唯敎曾氏也自唐明皇僻勘註疏頒行天下洎宋邢叔明又奉勑爲之較定最嘗肄業及之竊歎一十八章分言五孝聖訓孔彰而以詩詞結者十獨卿大夫章與廣至德章字異於詩異者不可强同故謹爲別白焉輯孝經引詩異字考第四

夙夜匪懈解詩作解

愷悌君子愷悌詩作豈弟

爾雅注疏引詩異字考

爾雅之爲書也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本邢序）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本郭序）是以毛傳鄭箋悉根據以釋詩言而郭氏註邢氏疏又引詩言以證雅義互相發明義訓愈顯矣特字多歧出因爲之剖别焉使知古今字與音義同之不嫌通用所當精其業也輯爾雅注疏引

詩異字考第五

註胡不承權輿詩無胡字釋詁

亂如此幠幠詩作憮

疏韓詩云菿彼甫田菿毛作倬

註遂幠大東幠詩作荒

介人維藩介詩作价

疏令問令望問詩作聞

怡悅疏引既夷既懌我心不說　遹疏引聿來胥宇

漠猷疏引聖人莫之厥猶翼翼　亮詢疏引不諒人只

洵訏且樂　蘦疏引靈雨既零　迥疏引洞酌彼行潦

亮疏引涼彼武王　溓疏引酌彼康爵　柬疏引簡

兮簡兮　頟瘽註作悝一痱疏引維躬是瘁悠悠我里百卉

具腓　頟族疏引卬須我友俟我于著乎而　亶朓疏

引逢天僤怒俾爾單厚單厥心天子是毗福祿膍之

峙疏引庤乃錢鎛　繇疏引秩秩大猷　弗疏引茀厥

豐草　剡疏引以我覃耜有略其耜　拼疏引荓云

不逮　徂疏引匪我思且　貉嗼疏引貊其德音求民

之莫　按怡夷悅說遹聿漠莫猷猶亮諒詢洵蘦零迥

洞亮涼溓康柬簡頟瘁瘽里痱腓頟族俟亶僤單朓

毗膍峙庤繇猷弗茀剡覃略拼荓徂且貉貊嗼莫並

云音義同

愷疏引豈樂飲酒凡不云字異音義同者放此

妉疏引和樂且湛無與士耽

疏無以太康以詩作已

黃髮齯齒齯詩作兒

疏黃髮鮐背鮐詩作台

註君子好仇仇詩作逑

纂疏引纘禹之緒

註蠠沒猶黽勉疏引黽勉同心

疏噰噰鳴鴈噰詩作雝釋言註引噰噰和鳴同又釋訓雝雝疏引雝雝在宮噰噰疏引雝雝喈喈

匪亟其欲亟詩作棘

逐疏引碩人之軸云軸逐蓋古今字

疏下民卒癉癉詩作癉

云何盱矣盱卷耳作吁

哀我癉人癉詩作憚

祓祿康矣詩作茀祿爾康矣

汔可小康汔詩作汽

亦旣遘止遘詩作覯

邂逅相見見詩作遇

註質爾民人民人詩作人民

疏勿朁引之朁詩作替

不敢戲豫不詩作無

愷弟君子愷詩作豈

註召伯所稅稅詩作說

疏可以棲遟遟詩作遲

召伯所憩憩詩作愒

靜共爾位靜詩作靖

註嗣先公爾酋矣嗣詩作似無爾字

迓疏引百兩御之云字形雖異音義實同

誃疏引哆兮侈兮 徇疏引來旬來宣 饋疏引可以餴饎 舫疏引不可方思 洵疏引其下侯旬 按誃侈徇旬饋餴舫方洵旬竝云音義同 釋言

致疏引耆定爾功云毛傳耆致也

慽疏引經始勿亟云慽與亟同又禮記引匪棘其欲作匪革其猶急慽亟棘革字雖異音義同

疏覜民不佻佻詩作恌

註齊子愷悌愷悌詩作豈弟

寔命不猷猷來無棄猷詩作猶

疏之死矢靡他他詩作它

註戴弁俅俅戴詩作載

天子揆之揆詩作葵

四國是訛訛詩作吪

疏棄我如遺我詩作予

無淪胥以鋪詩無無字

虹疏引實虹小子蟊賊內訌

疏夙夜匪懈懈詩作解

註維絲伊緡緡詩作緍

便便疏引平平左右云便平古今字 釋訓

憴憴疏引子孫繩繩 洋洋疏引中心養養 慅慅疏引勞人草草 噂噂疏引蹲蹲舞我 訰訰疏引誨爾諄諄 版版盪盪疏引上帝板板蕩蕩上帝 爞爞疏

引蘊隆蟲蟲　敖敖疏引聽我嚻嚻毛傳猶謷也　郝
郝疏引其耕澤澤　繹繹疏引驛驛其達　穮也疏引
緜緜其麃　溞溞烰烰疏引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鍠
鍠疏引鐘鼓喤喤　琄琄疏引鞙鞙佩璲　懽懽愮愮
疏引老夫灌灌中心摇摇　謞謞疏引多將熇熇　速
速疏引蔌蔌方有穀　甹夆疏引莫予荓蜂　幬謂之
帳疏引抱衾與裯　按幬繩洋養慅草墫蹲訰諄版板
盪蕩爞蟲敖謷嚻郝澤繹驛穮麃溞叟烰浮鍠喤琄鞙
懽灌愮摇謞熇速蔌荓甹夆蜂幬裯並云音義同

懕懕　邈邈疏引厭厭良人聽我藐藐
疏好人媞媞詩作提
旭旭疏引驕人好好郭氏讀旭爲好
痯痯瘐瘐疏引靡聖管管憂心愈愈
宴宴疏引或燕燕居息
悽悽疏引卉木萋萋云悽或作萋
儵儵疏引踧踧周道云儵踧並音狄
洩洩　翕翕疏引無然泄泄潝潝訿訿
忽念疏引無念爾祖

萲諼疏引焉得諼草云伯兮篇本或作萲草
其虛其徐疏詩作其邪箋云邪讀如徐
疏寤擗有摽擗詩作辟
註聿嬪于京聿詩作曰釋親
椹謂之榩疏引方斲是虔釋宮
雞棲於弋爲榤疏引雞棲于桀
閍謂之門註引祝祭于祊
槮謂之涔疏引潛有多魚釋器
疏簟笰朱鞹笰詩作茀

註錫爾玠珪玠珪詩作介圭
應朄縣鼓朄詩作田釋樂
大塤謂之嘂疏引伯氏吹壎云塤壎古今字
疏鼗磬柷敔敔詩作圉
註泰風有隧泰詩作大釋天
螮蝀謂之雩疏引蝃蝀在東　雨霓爲霄雪註引先集
維霰云螮蝃霓霰音義同
疏東有启明启詩作啟
是禷是禡禷詩作類疏禡周禮作貉又或爲貊字

疏整居焦護詩作穫 釋地
一成爲敦邱疏引至于頓邱
疏瞻彼淇隩隩詩作奧
蜎蜎者蜀蜀詩作蠋 釋山
濫泉疏引觱沸檻泉云濫檻音義同 釋水
河水清且瀾猗疏瀾漣雖異而義同漪詩作猗
註居河之湄疏今詩作麋音義同
紼縭維之縭詩作纚
泝洄泝游疏引遡洄從之遡游從之

疏六月食鬱及藿藿詩作薁 釋草
菉竹猗猗菉詩作綠
註齒如瓠棲疏今詩文作犀
疏卭有旨虉虉詩作鷊
虋疏引維糜維芑云糜虋音義同
莕　莤疏引參差荇菜言采其茆
疏有蒲與蓮蓮詩作蕑
牛藻　牛蘈疏引于以采藻言采其蓫
疏隰有游蘢蘢詩作龍

註以茮蓀萸疏今詩茮作薅音義同蓀詩作茶
卷耳疏引采采卷耳
蘦疏引采苓采苓云蘦苓字異音義同
朻　下句曰朻疏引有條有梅南有樛木 釋木
疏無浸檴薪檴詩作穫
藲疏引山有樞
疏譬彼瘣木瘣詩作壞
註其椔其翳椔詩作菑
趯趯𨸏螽𨸏詩作阜 釋蟲

草螽螽詩作蟲
蛜威蛜詩作伊
疏果臝負之果詩作蜾
蚅　蟦疏引鞗革金厄去其螟螣
鯤疏引其魚魴鰥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 釋魚
鶺鴒　鶺疏引脊令在原鳧鷖在涇 釋鳥
註鴪彼晨風鴪詩作鴥
鶹鷅猶畱離詩所謂畱離之子 疏引詩畱作流云流與鶹同
疏其麎孔有麎詩作祁 釋獸

麐疏引麟之趾爲證

鼫鼠疏引碩鼠碩鼠爲證

疏四騵彭彭四詩作駟釋畜

註騜駁其馬騜詩作皇

疏乘乘鴇鴇詩作鴇

註載獫猲獢猲獢詩作歇驕

按爾雅注存於唐初者郭氏而外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五家注及沈旋集注五經正義所引又有某氏顧氏謝氏之說今止存郭氏一家故未經辨證者尙多當在他本無由按覈附識如此

鄭箋改字考

近世治毛詩者動訾鄭氏曰好改字以就己意竊謂鄭學奧博其箋詩也屢傳義之隱約欲强同而不能因旁本三家詩及他經傳以正其音而辨其字且當時別本甚多彼此互異擇善從焉詆後人之師心妄作奚可同日語哉茲爲類厥文詞區之爲五略加考按用泝所由非敢阿鄭鄭之意在述毛以釋詩信鄭所以申毛也申毛所以詁經也輯鄭箋改字考第六

關雎序哀窈窕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　按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又李善注文選云哀當爲衷六臣注亦云本作衷是皆從鄭說也

綠衣序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　按正義曰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是正也

雄雉自詒伊阻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又蒹葭白駒所謂伊人東山伊可懷也正月伊誰云憎竝同　按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緊據此則知四詩箋皆改伊作緊者依左氏自詒緊慼之文也　疏譌緊伊

靜女悅懌女美箋云悅懌當作說釋　按說文心部懌字徐氏注云經典通用釋

新臺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　按正義引儀
禮注云腆古文作殄
君子偕老序故陳人君之德箋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
誤作人耳　按正義曰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
謂小君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其之展也箋云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　按正義曰玉
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記作襢衣
也司服注以展爲聲誤從襢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
故也說文𧝝丹縠衣也與毛傳合玉篇襢與𧝝同意襢

爲𧝝之或體後誤爲展蓋形相似也
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
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
郊　按釋文說本作稅襚通作稅亦作稅成九年左傳
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注稅解也史記陸賈傳奉
百金稅稅變也詩言姜氏至郊解稅裝衣而更衣褕翟
鄭窺詩意謂此經之說與彼襚音義皆同耳非以襚易
說字也正義衍之曰遺吉之衣亦爲襚失鄭旨矣
干旄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　按鄭改祝爲
屬非訓祝爲屬也劉熙釋名云祝屬也殆襲鄭而誤
丰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
按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堂又作棠王政碑有
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是堂棖古字本通也
澤陂有蒲與蕑箋云蕑當作蓮蓮芙渠實也　按溱洧
釋文云蕑古顏反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
策之字耳是蓮字本韓詩也爾雅邢疏引詩亦作蓮
鳲鳩其弁伊騏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按書顧命
四人綦弁鄭作騏弁周禮夏官弁師注引此詩直作伊

綦是騏綦二字本通此箋以爲弁飾故曰騏當作綦以
玉爲之釋文云騏綦文也說文作璂是箋本作綦其加
玉者殆據說文改之也
下泉浸彼苞稂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　按鄭
以次章云苞蕭蕭以供祀三章云苞蓍蓍以揲卦皆草
之可貴者憂其傷宜也稂爲童梁鉏之方恐不力何憂
爲故易之曰稂當作涼惟涼之爲草鄭必有據今不可
考耳
鹿鳴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　按正義曰中

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是
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又曰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
也
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　按正義據曲禮士昏禮
二注皆云視今之示字爲證又按昭十年左傳視民不
恌釋文云視民如字詩作示字
常棣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
　按不本萼不之不音趺因音借爲可不之不音否又
因義借爲不可之不音弗楊用脩丹鉛總錄引華不注

餘不鄙爲證亘是
采薇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　按腓亦作腓音肥又
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腓曹大家訓腓爲避
文選注鄧展亦訓避義漢書注皆與毛傳合鄭改爲芘不知
何本集傳直曰腓猶芘也疑非
吉日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　按正義曰
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
又按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漢人其引詩
本之三家鄭改祁爲麎蓋本三家詩今本爾雅邢疏引

詩亦作麎則以鄭箋爲本也
祈父序箋祈圻畿同　按正義曰此職掌封畿兵甲當
作畿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
祈尚書作圻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賦圻父亦作圻
黃鳥不可與明箋云明當作盟盟信也　按盟字本从
皿俗省从皿疑經後人傳寫誤脫皿故作明耳或鄭所
見本作盟當是齊魯韓詩又按釋名云盟明也告其事
於神明也是盟亦訓爲明也
斯干無相猶矣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鼓鐘其德不猶

同　按正月詩瘉與口協是可見猶瘉古音本同也又
瘉與媮偷鍮愉音以俞得聲俱託侯反渝揄揄亦以
俞得聲俱夷由反鄭謂猶當作瘉以音同也
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　按正義曰芋當作
幠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考韓詩芋作宇鄭
注周禮大司徒媺宮室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
攸宇用韓詩說也宇與芋形相近似較幠字爲長
節南山維周之氐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　按釋文云
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又有作手旁至者誤也正

義引說文云車鎋也今說文桎云足械也竝無車鎋之文竊疑桎爲厔字之譌說文厔礙也厔與底形相近且與釋文義正合

勿罔君子箋云勿當作未　按小爾雅勿未皆訓爲無是二字義本相通言不問察之則小民將未略欺罔其上也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雨無正小旻小宛竝同　按箋本魯詩說以改序近儀徵阮相國元揅經室集補箋云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褒姒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考辨精覈不能悉錄

鴛鴦摧之秣之箋云摧今莝字也　按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今莝字也韓詩經本作莝之秣之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詩皆作⿰禾坐之秣之徐楚金說文繫傳引下章亦云秣之剉之

都人士垂帶而厲箋云厲字當作裂　按正義引左傳紀子帛名裂繻爲證古者厲烈裂聲同祭統厲山氏魯語作裂山氏大田釋文栗音裂鄭注周禮云讀如裂繻之裂

抑用逷蠻方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泮水狄彼東南同　按二詩正義皆曰剔治毛髮故爲治也韓詩狄彼東南狄作鬄云除也義與鄭同

桑柔孔棘我圉箋云圉當作禦　按古圉禦通用爾雅圉禦同訓爲禁可證

雲漢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　按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

先祖于摧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　按箋以摧爲嗺又以嗺爲嗟故下即云于嗟乎釋文嗺子雷反說文無嗺字廣韻嗺云送歌也送歌必嗟歎因訓爲嗟也又于字箋讀爲吁釋文不言疑脫

靡人不周箋云周當作賙　按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其實論語君子周急不繼富孟子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字皆作周惟周禮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字作賙且說文貝部不收賙字則省用周可知箋於此經作貝爲別疑經字未必作周而改爲賙失之矣

韓奕虔共爾位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　按或者僅詞

尚書毛詩恭敬字皆作恭鄭於靖共爾位云共具也則
非恭字也又卷耳正義引左傳鬻以訓共儉共作恭
江漢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　按正義謂宣訓爲徧
旬不宜亦訓爲徧旬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古書旬
洵夐營四字通用邶風擊鼓于嗟洵兮洵字韓詩作夐
字雖異音義同也
常武徐方繹騷箋云繹當作驛　按周頌載芟驛驛其
達釋文驛音亦爾雅作繹繹云生也釋訓是一字古本相
通也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　按正義曰敦訓爲厚於義
不協故破之爲屯楊子雲甘泉賦云敦萬騎於中林兮
李善注敦與屯同蓋本鄭爲說
召旻草不潰茂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　按古
貴聲與胃聲同故喟字從口從胃或從口從貴說文彙
云從希省聲或從虫作蝟今隸書作彙是由貴胃聲同
而誤也
不云自頻箋云頻當作濱　按說文顰云水厓也毛作
傳時經文是顰字故訓爲厓張揖字詁云頻今顰字是
顰爲古文頻爲今文鄭以水顰字人所不習漢時多作
濱故云當作濱非改字也
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　按正義曰此立我烝
民與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
載芟俶載南畝箋云俶載當作熾菑良耜篇同　按釋
釋文熾尺志反盛也菑側其反地理志云梁國菑縣故
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菑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俶
載爲熾菑詩言俶載彼正義作俶戴者春秋戴國釋文
作載石經作戴二字本相通也

泮水烝烝皇皇箋云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
按正義曰釋詁云皇皇暀暀美也俱訓爲美聲又相近
故因而誤也爾雅邢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
鄭元注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暀暀也如
邢疏言是皇與暀字本同也其訓爲往者說文之部㞷
字从之在土上讀若皇是皇本作㞷故皇得爲往暀往
皆以㞷得聲故暀亦訓爲往也
戎車孔博箋云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　按正
義曰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

傳其車甚傳緻言安穩而調利也蓋博與傳形相近而誤故易之也

閟宫居常與許箋云常或作嘗　按正義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詩本或有作嘗者是常之作嘗箋據別本改之也

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　按釋文云祫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

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

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　按正義曰箋以肇域共文當謂故域營兆故轉肇爲兆又生民以歸肇祀正義曰言神位之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據此則肇字不得訓爲始而與兆同音故譌也生民釋文亦云肇音兆

景員維河箋云員古文作云　按正義曰古文云員字同鄭風聊樂我員釋文云員本亦作云

長發幅隕既長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按釋文云隕音圓于貧反隕與圓音本相近箋改隕作圓就均訓也傳隕均也圓訓圓全也

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按易師九二象承天寵也釋文寵如字王肅作龍云寵也昭十二年昭子曰寵光之不宣杜注詩曰爲龍爲光欲以光寵賓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引詩作何天之寵是鄭所本足證古龍寵通也又蓼蕭傳訓龍爲寵周頌我龍受之箋亦訓爲寵

鄭箋異讀考

鄭君之箋毛詩也輒云某讀曰某讀爲某讀如某於古聲之同者顯之於聲轉字誤者正之夫豈故爲異哉詩三百篇作者異其人異其地雜以方言重以口授厥音不審義乃多疏無由得古人之情即難免滋後人之惑也輯鄭箋異讀考第七

野有死麕白茅純束箋云純讀如屯　按釋文純沈徒尊反云屯聚也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古屯束字多借純蓋純音有六緇淳屯囤準振也本詩純字

義取包束故云讀如屯襄十八年左傳執孫蒯於純留釋文純留徒温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作屯屯束也

終風　願言則嚔箋云嚔讀當爲不敢嚔咳之嚔　按釋文云嚔本又作嚏毛不破字而訓爲跲是傳詩時本作疐也鄭改讀爲嚏是箋詩時仍作疐也今經作嚏殆因別本而誤

北風　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　按正義引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故箋據以爲本毛不改字而傳言

威儀虛邪是亦以邪爲徐也又曹大家幽通賦引詩作徐蓋三家之詩

氓　隰則有泮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　按正義曰箋以泮不訓爲陂（傳泮陂也）故讀爲畔以申傳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與泮形相近畔與陂義亦相通矣）

揚之水　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按釋文云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已亦同左傳宣二十四年襄二十七年兩引詩皆作已

大叔于田　叔善射忌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按釋文忌注作己同音記下皆同鄭以其忌已記四字同爲語詞而相似故傳訓爲辭而箋正其讀也

出其東門　出其闉闍箋云闍讀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按正義申毛引爾雅釋宮云闍謂之臺明爲門上之臺臺在門上則臺下有門非不可出也箋讀闍如都者謂曲城之中別有市里與城上之臺自不相妨非因臺不可出故易傳也正義述箋疑鑿

盧令　其人美且鬈箋云鬈讀當如權權勇壯也　按陳風澤陂碩大且卷釋文卷本又作婘說文無婘字則此

鬈卽彼卷故傳皆訓好箋讀鬈爲權正義引巧言無拳無勇釋之則權當作捲說文捲气勢也从手卷聲气勢與勇壯正同也推此則巧言拳勇亦當作捲拳手也

載驅　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　按楊用脩丹鉛總錄云闓之訓開也圛之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爲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弟闓澤汪文頴曰闓澤皆樂也闓音豈澤音驛闓澤之訓又與敖遊爲對故正義曰與其餘豈弟不同也（爾雅釋言邢疏亦引鄭箋爲說）

伐檀不素飧兮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　按正義引鄭
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
故易之也尋鄭之意謂禮飧太多因引魚飧以明其少
非以飧爲飯也釋文引字林云水澆飯疑失之
山有樞他人是愉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　按漢書地
理志下引宅人是媮文選西京賦薛綜注竝作他人是
媮鹿鳴視民不恌傳恌愉也定本作偷說文偷薄也媮
巧黠也恌愉也是愉爲偷之本字與媮義小別而古多
通用也

七月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甫田大田竝
同　按正義曰饎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饎
饎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又與孫毓駮
難詳見毛詩疏
東山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按栗
字釋文引韓詩作漻漻卽蓼毛詩周頌予又集于蓼傳
云言辛苦也此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也正與韓詩蓼
義同疑毛詩本亦作蓼至鄭氏所見本譌作栗遂讀爲
裂而以析薪爲實事似非毛旨正義曰古者聲栗裂同

狼跋公孫碩膚箋云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
遁也　按釋文孫毛如字傳公孫成王也鄭音遜正義曰古之
遜字借孫爲之又引孫毓之評詳毛詩疏
斯干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
已成其宮廟也　按說文巳部云巳已也四月陽氣已
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亦讀爲巳
然之已鄭意以似與巳同音巳又與已同音故云讀如
巳午之巳而又云巳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似已字
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孟仲子引詩云於穆不似是字同之驗其說

良是至謂廟當巳地失鄭意矣
大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
相近故也　按舟與周裘與求聲固相近形亦相似且
古文裘字正作求其從衣者後人加之也
甫田攘其左右箋云攘當讀爲饟饁饟饋也　按正義
曰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饟也釋詁
云饁饟饋也釋文饟音餉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意饟
與攘形相近而與餉音義竝同箋因正其讀與
大田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

民以其利耜熾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用一歲曰菑　按釋文熾音尺志反菑音緇餘見前異字考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　按毛傳韎韐者茅蒐染韋也據說文草乃韋字之譌正義曰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文選西京賦緹衣韎韐李註引毛萇曰韎者茅蒐染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據此則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其連韐言之者後人誤加耳

賓之初筵　賓載手仇箋云仇讀曰㪺　按正義曰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㪺謂㪺挹取酒也釋文㪺从斗同奭聲把也奭亦音拘从朋从大目袞也朋九遇反左右視也从兩目今俗本作奭奭乃召公名也

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慝　按釋文慝他得反惡也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而訓爲惡

角弓　莫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　按毛氏詩本之荀卿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隨聲同故鄭箋據之讀遺爲隨也

菀柳　上帝甚蹈箋云蹈讀曰悼　按正義曰蹈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常數變動也古者从由之字亦作舀鼓鐘憂心且妯傳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鄭清人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此蹈从足从舀則聲與妯同故傳亦訓動動卽慟故鄭據之曰蹈讀曰悼也

都人士　謂之尹吉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吉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　按正義引詩爲韓姞相攸及宣三年左傳姬姞耦爲證蓋尹本訓正左傳又云姞吉人也是姞亦

訓吉與正相配非止音同也

瓠葉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　按說文䲜云从雨鮮聲讀若斯是斯讀鮮爲正也又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註云白頭也思與斯聲同故斯得訓爲白爾雅釋文云鮮本或作⿱斯白

崧高　往近王舅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按近爲䢋形似之譌說文丌部䢋古之遒人以木鐸記時言从辵从丌丌亦讀若記又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

詩皆作其鄭以近音與記其同故云辟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韓奕　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　按小星傳寔是也書是能容之戴記引書是作寔春秋桓六年寔來公羊傳作是來又按寔音殖實讀如石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則他處不然可知寔來杜注訓寔爲實小星朱傳寔與實同皆非

有瞽　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按正義曰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朄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朄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蓋鄭氏先通韓魯詩注三禮時所用因據以箋毛詩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引周頌曰應朄縣鼓是已

那　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

按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鞉鼓又書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是植置古本通也

烈祖　賚我思成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　按釋文賚毛如字鄭音來正義曰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蓋尋詩義改之也

附箋申傳訓　東山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也又常棣烝也無戎傳烝塡也箋云古聲塡寘塵同

按東山釋文云烝之承反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眞寘塡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按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常棣釋文云烝之承反塡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塡寘塵同

按鄭氏箋詩初無義例其改字也破其體而音亦殊其異讀也正其讀而體亦易强分焉殊失鄭旨但既別其文因爲之區其部閱之似覺豁然嘗持此商之中表范春城上舍裕源恒存孝廉裕昆二君頗是之

讀詩考字卷下

南清河程大鏞韻生甫纂
男　人麟伯石
　　人驥仲展　同校字

鄭箋徑改經字考

鄭箋改字必致疑辭亦不敢自用也然亦有徑改者辛羊亥豕襲謬承譌固而守之辭意俱害雖欲不改所不能究究之別本散出所見不同在當日必有依據特無從考證耳用是彙諸簡

端以志先儒著述其敬慎之心猶可想也輯鄭箋徑改經字考第八

關雎　君子好逑箋云怨耦曰仇　按釋文云逑本亦作仇禮記及漢書注文選注引此詩皆作仇又毛傳逑匹也兔罝釋文云毛仇多訓匹而民勞以爲民逑則訓爲合是可知經傳本皆作仇後人私改爲逑也

無衣　與子同澤箋云襗褻衣近汙垢　按說文云襗絝也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袍襗之屬釋曰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襗是也

是古本作襗非改字也

衡門　可以樂飢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𤻲飢　按釋文云樂本作𤻲鄭力召反案說文云𤻲治也療或𤻲字也唐石經作可以𤻲飢文選王元長文作𤻲飢李注引毛詩及鄭箋皆作𤻲云音義與療同蔡伯喈碑文李注亦作療是可爲詩本作𤻲之證其作療者用通字也

東山　勿士行枚箋云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　按釋文云士行鄭音銜無行戶剛反太平御覽引詩

作勿士銜枚銜行字別箋并不云行當爲銜可以知所據本之爲銜矣

車攻　東有甫草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按釋文云甫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圃甫古通用後漢馬融傳引韓詩作圃草唐石經原刻亦作圃草

節南山　維石巖巖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按釋文云巖加字本或作嚴音同正義云具瞻少尊嚴之狀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作維石嚴嚴

楚茨　既匡既勑箋云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報

辭以粅之　按釋文云匩本亦作筐邱方反說文匩云飲器筥也筐爲重文是筐古本作匩也

思齊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　按釋文云烈鄭作厲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宋丁度集韻引詩作厲假不瑕㮛見上垂帶而厲

古之人無斁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　按釋文云斁鄭作擇正義曰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字者也葢射斁同訓同音三章云無射此云無斁一篇之中不應用字兩歧如此

皇矣其政不獲箋云正長　按釋文云政鄭作正正長也唐石經原刻作其正不獲

桑柔好是稼穡箋云好是居家吝嗇　按釋文云稼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箋云此言王不稽本尚賢但好吝嗇亦作嗇音色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作禾正義曰箋不言稼當作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至穡字釋文云本亦作嗇則舊本皆作嗇可知

職涼善背箋云諒信也　按釋文云涼鄭作亮下同又大雅涼彼武王釋文云涼本亦作諒爾雅釋詁有亮信也可證

常武如震如怒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　按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意作如者殆因上如雷如霆下闞如虓虎而誤與

又有箋不改字釋文雖有所據而未敢定者如曰予不戕箋云戕殘也釋文云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無浸穫薪箋云穫落木名也釋

文云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正義曰爾雅除作余又曰除余字雖異音義同也釋文云徐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即混夷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　釋文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附識於此又如中心藏之箋云藏善也釋文云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是當時詩字皆作臧也今作藏者沿王肅之本也故陸氏不言鄭誤維周之禎傳禎祥也正義引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注祺字作禎　箋不言而釋文則云祺音貞爾

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此類未可部
居亦不能悉數總之皆由傳寫之誤姑從闕疑

鄭箋用義訓改字考

數字而得一音一字而有數義不可強也迺鄭
氏箋詩於義之不得通者或象其形之相似或
審其音之差同取以為訓泯改字之迹而實收
改字之用度鄭君雅不願擅改古經故又創為
此例耳輯鄭箋用義訓改字考第九

考槃碩人之軸箋云軸病也　按釋文云軸毛音迪鄭

直六反正義曰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病
逐與軸蓋古今字異竊意詩轉軸為迪易其欲逐逐子
夏傳作攸攸志林攸當作逐蘇林音迪是迪逐音同亦
可與陸為韻也

山有扶蘇山有橋松箋云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
大臣也　按釋文云橋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正義同
箋以作者若以山木隰草為喻則當言松龍而已不應
言橋游也今松言橋而龍言游明取枯槁為義竊意此
箋明是破字而不言橋當作槁者蓋所見本元作槁也

敝笱其魚魴鰥箋云鰥魚子也　按釋文云鰥鄭古魂
反正義引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鯤鰥字異蓋古字
通用或鄭本作鯤字也說文鰥魚也从魚眔聲李陽冰
曰當从魚罤省說文周人謂兄曰罤昆亦兄也昆罤一
字鰥从罤省故鰥與鯤通

澤陂有蒲與荷箋云芙蕖之莖曰荷　按正義曰如爾
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
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
本有作茄字者也樊所引當是三家詩

十月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　按釋文云抑徐音噫
蓋抑懿噫意古音本同故往往通用惠徵君棟九經古
義考說綦詳不復衍也

小宛飲酒溫克箋云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按釋文云
溫鄭於運反蘊藉也正義曰舒瑗云包裹曰藉謂蘊藉
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

題彼脊令箋云題之為言睇視也　按釋文題睇皆音
大計反是音同也音同者義亦得通也

巷伯旣其女遷箋云遷之言訕也　按漢書師古注遷

猶仙耳不勞假借竊意經字作訕始以訕仙形近而為
仙既以仙遷音同而為遷鄭故借義訓改之也
鼓鐘憂心且妯箋云妯之言悼也　按釋文云妯勑留
反徐又直留反郭音爾雅盧叔反又音迪叅見前上帝
甚蹈
楚茨或肆或將箋云有肆其骨體于俎者　按釋文云
有肆他歷反解肆也肆字音義皆同剔見周禮戴記
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　按釋文云暀于況反下篇同
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

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趣在義通不為例也叅見異字考
既齊既稷箋云稷之言即○孝孫前就尸受之　按正
義謂此章雖說受報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
故易之以為受報之禮竊意鄭訓稷為即以即本訓就
使與孝孫前就尸受之之就相合耳似覺迂曲　傳稷疾勑固也王肅云已極疾已固慎
甫田倬彼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也　按正義曰稅法
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
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

菀柳無自瘵焉箋云瘵接也　按釋文云瘵側界反鄭
音際爾雅釋詁邢疏引此為證宋丁度集韻瘵側例反
音際是瘵本有際音鄭借以為交際之際故叔明用之
漸漸之石維其勞矣箋云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按正義曰鄭以勞為遼遼言廣闊之義又曰廣闊遼遼
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
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
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文選上林賦李注
遼即澇也說文正作澇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虔云僚

勞也是遼勞通用之證
維其卒矣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　按釋文
云卒鄭在律反正義曰鄭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
形故讀為卒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
靈臺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　按釋文云論鄭作
倫下同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王
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疏云謂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
者倫理也是古論倫本通也嚴華谷詩緝引書無相奪
倫樂記論倫無患兩倫字為證尤切

常武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　按釋文云警音景正義曰箋以戒爲戒勑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

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　按釋文懿於其反參抑此皇父

絲衣載弁俅俅箋云載猶戴也　按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物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劉熙釋名載戴也載之於頭也是二字義本相通也又禮記曲禮釋文載音戴又作戴是二字古亦通

用也

元鳥景員維河箋云河之言何也　按釋文云河本亦作何正義曰河爲何者以類并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云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爲水旁河也故知河當爲何考河古本通何漢書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爾雅釋天何鼓謂之牽牛是其證

長發爲下國駿厖箋云駿之言俊也　按釋文云駿音俊鄭俊也一云毛亦作俊讀正義曰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大雅文王釋文駿又音俊是二字古或通用也

按鄭箋義訓與傳異者甚多以無關改字故不備錄

鄭箋改毛傳字考

毛詩之不傳久矣幸河間獻王得而寶之而故訓傳三十卷始行於世焉鄭君旣爲之申其義又於傳中誤字辨正之俾成完書毛公有靈得不色然喜耶輯鄭箋改毛傳字考第十

揚之水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　按正義據郊特牲及士昏禮引詩二注皆作素衣朱綃爲證考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綃禮有元綃衣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曰素衣朱綃是魯詩本作綃鄭故據以易傳也

皇皇者華每懷靡及傳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

爲每懷也和當爲私　按鄭氏據魯穆叔語以正其誤又鄭將仲子仲可懷也箋云懷私爲懷而晉語引詩亦以懷爲懷私之義烝民仲山甫出祖每懷靡及箋亦云懷私爲每懷也可互證

【緜】其繩則直傳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按正義曰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蓋鄭知毛不破字故據爾雅以正其誤釋文謂箋以傳爲破字非也

【昊天有成命】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　按毛傳字訓最古熙廣肆固蓋據外傳廣厚其心以固和之以爲此訓也箋本爾雅破之似未若原本之協

韓詩字異毛詩考

毛詩出而三家之詩亡唯韓詩存十之一以鄭氏先通韓詩也故陸元朗釋文多引其字之異於毛者以爲毛證曩曾彙爲一編竊謂疵纇所不能無而擷其菁華亦何嘗不伯仲毛公與輯韓詩字異毛詩考第十一

南有樛木樛作朻音同九稠反說文以朻爲木高

惄如調飢惄作愵今本誤溺音同乃歷反

勿翦勿伐翦作剗今本誤箋初簡反

委蛇委蛇委蛇作逶迤云公正貌

摽有梅梅作楳說文楳亦梅字

寔命不同寔作實云有也

何彼襛矣襛作茙茙音戎

胡迭而微迭作𢧤音同𢧤常也待結反

于嗟洵兮洵作敻敻亦遠也

碩人俁俁俁作扈扈云美貌

毖彼泉水毖作祕

飲餞于禰禰作坭音同乃禮反

室人交徧摧摧作誰音千隹子隹二反就也

新臺有洒洒作漼音同云鮮貌七罪反

河水浼浼浼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實維我特特作直云相當值也

不可詳也詳作揚揚猶道也

邦之媛也媛作援援取也

綠竹猗猗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
有匪君子匪作邲美貌
赫兮咺兮咺作宣宣顯也
考槃在澗澗作干云墝埆之處
碩人之薖薖作過過美貌
鱣鮪發發作鱍
庶姜孽孽作钀牛遏反長貌
庶士有朅朅作桀云健也
體無咎言體作履履幸也

垂帶悸兮悸作萃垂貌
能不我甲甲作狎狎戶甲反
二矛重喬喬作鷮雉名
子寧不嗣音嗣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聊樂我員員作魂魂神也
方渙渙兮渙作洹洹音丸
洵訏且樂洵作恂訏作盱云恂盱樂貌
子之還兮還作嫙嫙好貌
揖我謂我儇兮儇作婘音權好貌

衡從其畝云東西耕曰橫從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其魚唯唯唯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四矢反兮反作變變易
噬肯適我噬作逝逝及也
見此邂逅云邂覯不固之貌本又作覯
生于道周周作右
寺人之令令作伶使伶
顏如渥丹丹作沰音撻各反沰赭也
穀旦于差差作嗟

誰侜予美美作娓娓音尾美也
徹彼桑土土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
烝在栗薪栗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周道倭遲遲作夷
檀車幝幝幝作繟音同尺善反又敕丹反
厭厭夜飲厭作愔愔和悅之貌
如矢斯棘棘作朸隅也
如鳥斯革革作翺今本誤勒翅也
載衣之裼裼作禘今本誤禘音同齊人名小兒被為禘他計

反
或寢或訛訛作譌譌覺也
憂心如惔惔作炎
昊天不傭傭作庸庸易也
番維司徒番作繁
讒口囂囂囂作謷謷今本誤嗸
謀猶回遹遹作䬲義同
民雖靡膴靡膴作靡腜言無幾何
哀我填寡填作疹疹苦也

宜岸宜獄岸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岸
如字
惄焉如擣擣作疛除又反義同
僭始旣涵涵作減減少也
我心易也易作施施善也
佻佻公子佻作嬥嬥往來貌
倬彼甫田倬作菿音同云菿卓也陟角反
秉畀炎火秉作卜卜報也
以慰我心慰作慍慍恚也

威儀反反反作昄昄今本誤昄音蒲板反善貌
平平左右平平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福祿膍之膍作肶
如食宜饇云儀我也本作儀
見晛曰消見作曣音於見反云曣晛日出也曰作聿
薄言觀者觀作覩
英英白雲英英作泱泱
視我邁邁邁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云
意不說好也

俔天之妹俔作磬磬譬也
涼彼武王涼作亮云相也
臯門有伉伉作閌云盛貌
其菑其翳翳作殪云因也因高墳下也
貊其德音貊作莫云莫定也
與爾臨衝衝作隆
築城伊淢云洫深池字又作洫
茀厥豐草茀作拂拂弗也
曰喪厥國曰喪作聿喪

蘊隆蟲蟲蘊作爩蟲作烔音徒冬反 蘊紆粉反
胡寧瘨我以旱瘨作疹恥吝反云重也
王纘之事纘作踐踐任也
有倬其道倬作晫音義皆同陟角反明貌
鋪敦淮濆鋪作敷大也
緜緜翼翼緜作民民如字亙䢦緜緜其麃同云衆也
潛作涔魚池
自求辛螫辛螫作辛赦赦事也
狄彼東南云鬄除也

讀詩考字 卷下 廿七

元王桓撥撥作發發明也

說文字異毛詩考

許氏說文小學之權輿也陸博士輒取其字與經同者詳其音義若其字與經異者則先別其字體而音義亦附載焉大鏞之纂讀詩考字也用鳩以殿篇終昔客秦淮嘗語朱楚卿上舍寶善著有尙書句讀辨異彥南制藝曰不習說文不能詁經楚卿深以爲然玆質之 當世儒林未識以爲然邪否邪輯說文字異毛詩考第十二

我馬虺隤虺隤作瘣頹 今說文無頹字
我姑酌彼金罍姑作夃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 今本誤盈
葛藟縈之縈作䔳
詵詵兮詵作㚶 今說文無㚶字 音同所巾反
桃之夭夭夭作枖云木少盛貌
魴魚赬尾赬作䞓又作赪並同勑貞反
王室如燬燬作㷄
召伯所茇茇作废
深則厲厲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

讀詩考字 卷下 廿六

毖彼泉水毖作䀣 今說文引詩作毖 云直視也
靜女其姝姝作娖云好也
新臺有泚泚作玼云新色鮮也
髧彼兩髦髦作髳音同 今本誤髳
充耳琇瑩琇作璓 今本誤琇
會弁如星會作䯱
衣錦褧衣褧作檾枲屬也
信誓旦旦旦作悬悬 怛之或體
曾不容刀刀作舠 今說文無舠字

焉得諼草作安得藼艸
彼黍離離作穲今說文無穲字
暵其乾矣暵云水濡而乾也字作𤅩又作灘皆他安反
毳衣如璊璊作𤨭今本誤璊云以毳爲罽也解此璊云玉䞓色也禾今本誤木之赤虋今本誤苗謂之穈今本誤璊玉色如之
左旋右抽抽作搯今本誤掐他牢反云抽刄以習擊刺也
挑兮達兮挑作叏
溱與洧溱作澮云澮水出鄭溱水出桂陽
方渙渙兮渙渙作汎汎云父弓反

不素餐兮餐作餐云或從水
摻摻女手摻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
蟋蟀在堂蟀作蜶
鴥彼晨風鴥作鴪尹橘反疾飛貌
與子同澤澤作襗云袴也
婆娑其下婆作媻音同步波反
可以樂飢云藥治也本或作療字也鄭作療
衣裳楚楚楚作𪓐𪓐云會五綵鮮色也
其弁伊騏騏作璂云弁飾也往往冒玉也

一之日觱發觱作畢今說文作滭冹
二之日栗烈栗烈作颲颲今說文作凓冽
三之日納于凌陰凌作滕音凌
蠨蛸在戶蠨作蟰今本誤蟰音夙
坎坎鼓我坎作竷音同云舞曲也
蹲蹲舞我蹲云士舞也從士尊
彼爾維何爾作薾
檀車幝幝幝云車敝也從巾單
助我舉柴柴作𢫬士賣反

旣伯旣禱禱作禂
麀鹿麌麌麌作噳云麇鹿羣口相聚也
可以爲錯錯作厝云厲石也
憂心如惔惔作炎字才廉反云小爇也
佌佌彼有屋佌作仳音徙
豔妻煽方處煽作傓今本誤煽云熾盛也
噂沓背憎噂作僔云聚也
譬彼壞木壞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
尚或墐之墐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

緝緝翩翩緝作聶今本誤咠云咠語也
湝焉出涕湝作潸云涕流貌
跂彼織女跂作歧今本誤岐邛跂反
祝祭于祊祊作鬃示字疑誤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
既優既渥優作瀀音憂
去其螟螣螣作蟘
交交桑扈扈作雇
營營青蠅營作謍云小聲也
騂騂角弓騂作弲音火全反釋文誤當云作觲弲訓角弓不訓弓調利也

讀詩考字　卷下　卅一

覭我邁邁邁作怖怖云狠怒也
陶復陶穴復作寝今本誤覆
造舟爲梁艁今本誤船古造字廣雅作艁
民所燎矣燎作尞
與爾臨衝衝作轒陣車也
是類是禡類作禷
崇墉仡仡仡作忔今說文作圪
克岐克嶷嶷作㠜云小兒有知
或舂或揄揄作舀弋紹反

烝之浮浮浮作烰云烝也
敦弓既句句作彀云張弓曰彀
公尸來止熏熏熏作醺云醉也
取厲取鍛云碫厲石本又作碫
藹藹王多吉士藹藹作譪譪云臣盡力之美也
以謹惽怓惽作怋今本誤昬云怓也
民之方殿屎殿作唸屎作吚今本誤咿
白圭之玷玷作刮
告之話言話作話今本誤話云話故言也

讀詩考字　卷下　卅二

降此蟊賊蟊作蝥今本誤蝥
秏斁下土斁作殬
其追其貊貊作貉云北方人也今說文云北方豸種也
巡守告祭柴望也柴作祡
磬筦將將將作蹡蹡行貌今說文作管磬
緜緜其麃麃作穮云穮耨鉏田也今說文云耕田耘也音同表嬌反
有飶其香飶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音同蒲必反
以薅荼蓼薅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

載弁俅俅作絿音求恭愼也
鼒鼎及鼐鼐作鎡字音茲（今說文以鎡爲俗字）
不吴不敖吴作吳吳大言也
駉駉牡馬駉作驍又作駫同古熒反
食我桑黮黮作葚
憬彼淮夷憬作廣（今說文作獷）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
罙入其阻罙作冞從网米云冒也
按韓詩說文陸氏釋文所援引者音義之若異若同咸槩具焉不止異字也爲是編專考異字不欲自亂其例因不之及然二書音義實足備說詩之助而爲毛鄭附庸置之究有所不安附集於此韓詩云刈攻也濩瀹也音羊灼反頃筐欹筐也鞞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兕觥容五升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沉者曰蘋浮者曰薻（今本誤藻）追願（今本誤顧）也一溢一否曰渚渚小洲也終風西風也涙起也契闊約束也至心曰厲招招聲也違很也發亂也潰潰不善之貌敦迫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委委佗佗德之美貌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星精也不由蹊遂而涉曰

跋涉倩美貌倩蒼白色盼黑色退罷也濊濊流貌岷美貌佸至也戍舍擁充蔚也施羅于車上曰蠆蓆儲也禽獸居之曰藪侯美也蕑蓮也門屏之間曰闍發發旦也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駟馬不著甲曰俴駟訊諫也宇屋霤也向北向窗也口足爲事曰拮据租積也錡木屬鋉鑿屬湛樂之甚也昔始也劬數也九臯九折之澤節視也監領也夢夢惡貌抑意也愁閭也㵐㵐訿訿不善之貌怙賴也恃恃負也腓變也㦸揵也（今本誤捷）揵其噣於左頦衆貌纚笮也遏病也瓞小瓜也膴音武度塡也刑正也菑反草也畔援武強也仡仡搖也烝美也濯美也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耗惡也嬋苦也肇長也敦迫維念也陳穀曰秭耆巨移反懲苦也騂白馬黑鬣也屈收也收歛得此衆聚枚枚閑暇無人之貌穉長稼穉幼穉（疑稼字誤）糦大祭也蘖絕也（今本誤色）也揵達也適數也　說文云畀子余反秣食馬穀也襛衣厚貌鷩以木反軌車轍也從車九聲軌美反軓（今本誤軏）車軾前也從車凡（今本誤九）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軓也相亂故具論之旭讀若好湜湜水清見底慉

起也瀰瀰水滿也玼新色鮮也今說文云玉色鮮鬒髮稠也
瑳玉色鮮倌小臣也僩武貌幩馬纏鑣扇汗也濊濊
凝流也咥大笑也儺行有節也瓊赤玉也瑤美石佸
口活反玖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者蓆廣多褰袴也
達不相遇也瀏清貌力尤反峱山在齊肩三歲豕肩
相及者鬈髮好貌偲强也儦儦行貌賫其或反芻刈
草也象苞束草之形獫力劒反歇火遏反錞矛戟下
銅鐏俴有壅蔽也糾音已小反又居酉反鬵大釜也
愾太息也音大既反禾邊作重是種穋之字禾邊作

童是穜埶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穉或從翏後種先熟
曰穉斯方鉞斧也芩蒿今說文云草也諏聚謀也酤音戶汕
魚遊水貌弨弓反也顒大頭也鉦鐃也又云鐲也佽
子利反云便利也央久也已也榖楮也從木㱿聲非
從禾也翬大飛也脊小步也烕從火戌火死於戌陽
氣至戌而盡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
哆張口也杼盛緯器偕偕强也鞞刀室也頍舉頭貌
蔦音弔寄生草也僛醉舞也頒符云反烘巨凶甘凶
二反陾築牆聲也音而楫舟棹也瞍無目也達小羊

也副分也出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軷醹厚酒也潨
小水入大水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翽羽聲也汔巨
乞反怓亂也蕘草薪也熇火熱也价音界諄諄告曉
之熟倬著大也惔炎燎也浦水濱銍穫禾短鎌也驪
深黑色馬也伾敷悲反騂馬如鬣魚罶赤白雜色文
似鰕魚伷靜也緩綫也斲斫也

古之稱通經者據一經以聚羣經即滙羣經以
治一經引伸觸類所由融會貫通也大鏞束髮
時　先君子即以毛詩授讀逾年成誦焉比讀

他經竊謂孔孟教人邱明作傳戴記之詳儀則
爾雅之釋訓言罔不借證詩詞詔茲後學顧其
中字體或省或加古人但取通用並無成心蒙
則以居平讀之至涉筆而涵之小學不明方家
所笑迺勤參互辨異考同日月既多積累匪少
至若鄭氏改經語多錯出雖不為例載具精研
類别其文心目斯豁又經文音義遵用釋文而
元朗淹通兼詳形體簡端所列字詁釋名而外
半為韓氏嬰許氏慎之言有此條分倘亦說詩

之嗃矢乎孔沖遠正義序云漢世之初詩分為四肇開門戶言人人殊聲以形歧義由體判加之好奇輩出傳寫多譌欲是正而未能致醇疵之莫識今則宗毛為主異解不參然而羣經竝立未可統同衆說沿誾亦堪節取用以佐申毛恉將毋覩勤襲為較優乎唯十二則中或誤或遺未皇勘按容俟補葺別為附錄可爾

讀詩考字補

南清河程大鏞韻生甫纂
男　人麟伯石
　　人驥仲展　同校字

補鄭箋用義訓改字

行葦黃耇台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　按釋文云鮐易來反奐名一音夷正義謂爾雅釋詁及舍人註皆作鮐而此經作台故箋依爾雅為說又引釋名之文而贅之曰或當然也是可知台無鮐訓由傳寫者脫落奐旁鄭特借以申其解耳

旣醉室家之壼箋云壼之言梱也　按釋文云壼苦本反鄭梱緻也梱苦本反是壼梱音同故易之也正義謂壼卽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鄭之易傳以此又謂毛據外傳為說鄭意亦不違外傳而援解外傳者皆以此箋證之是易傳正以申傳也

板价人維藩箋云价甲也　按釋文云价鄭作介竊意鄭謂介人者卽禮記所稱介冑之士也介人維藩者卽兎罝公侯干城意也較之傳訓价為善似洽

抑萬民靡不承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　按經本作萬民不承靡字是後人羼入如有靡字文義顯然鄭可無庸箋矣且鄭所據本靡不承作是不承故云然釋文云靡一本作是下疑脫鄭作是三字

殷武罙入其阻箋云罙冒也　按釋文云說文作𥤛从网从米云冒也今本說文云周行也是罙𥤛字別也考說文一部無罙字惟穴部有㴱字註云深也一曰竈突从穴从火从求省徐氏音式鍼切字本作㴱隸轉作罙

訓深與毛傳合然則經罙字當作㴱箋訓冒當作𥤛正義罙𥤛不分疑踈

補說文引詩異字

前編說文字與毛詩考從釋文所引者列之也考許君作說文時以毛爲主亦嘗兼引三家字之與毛異者實不止此或遂有疑元朗之踈者不知自南宋時分附釋文於各經注疏下已失當時原本茲特從今本說文補出如干條一以解議陸者之口實焉一以印學許者之心契焉

瑳彼玉瓚瑳詩作瑟 釋文瑟又作瑳

攸革有瑲詩作鞗革有鶬

瓜瓞菶菶詩作唪

芄蘭之枝枝詩作支

牆有薺薺詩作茨

卭有旨虉虉詩作鷊

顏如蕣華蕣詩作舜

蓧蓧山川蓧詩作滌

十月殞蘀殞詩作隕

食鬱及藿藿詩作薁

于以采薻薻詩作藻

菉竹猗猗菉詩作綠 釋文云爾雅作菉

維虋維芑虋詩作穈

言采其莔莔詩作蝱

犬夷呬矣詩作混夷駾矣

振旅嗔嗔詩作闐

予維音之嘵嘵詩無之字

威儀秩秩 誤合二句爲一

不敢不趀趀詩作蹐
載躓其尾躓詩作疐
天難諶斯諶詩作忱
誐以謐我詩作假以溢我
翕翕訿訿翕詩作潝
有譏其聲詩作有嘒其星
民之譌言譌詩作訛
巨業維樅巨詩作虡
亦有和鬻鬻詩作羹

惟葦及蒲詩作維笱及蒲
我飆黍稷飆詩作蓺
隸天之未陰雨隸詩作迨
無我斁兮斁詩作魗 釋文本又作𣪘斁即斁
止于楙楙詩作樊
施罟濊濊罟詩作罛 一引濊作濊
獨行瞏瞏詩作睘
國步斯矉矉詩作頻
㬥婉之求㬥詩作燕

雚鳴于垤雚詩作鸛 釋文本作雚古玩反
鶴鳴九皋詩中有于字
匪鷻匪鳶鷻詩作鶉 釋文字或作鷻
膻裼暴虎膻詩作襢
棘人臠臠兮臠詩作欒
取其血膫膫詩作膋
設其楅衡 詩日字誤當云周禮曰
朁不畏明朁詩作憯
鼛鼓不勝不詩作弗

鼗鼓鼘鼘詩作淵
擊鼓其鼞鼞詩作鏜
可以饙饎饙詩作餴 釋文又作饙
歓酒之饇詩作飲酒之飫
實覃實吁吁詩作訏
詒我來麰詩作貽我來牟 釋文貽字又作詒牟字書作麰音同
不竢不來 毛詩無此文爾雅云不竢不來也古本江有汜篇不我以作不我竢許蓋兼引詩雅疑當云不我竢不竢不來也
布政憂憂詩作優

隰有樹檖檖詩作樣
槮差荇菜槮詩作參
咢不韡韡咢詩作鄂
室家之壼壼詩作壺
在郃之陽郃詩作洽　釋文云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郃戶䦶反
東方昌矣　誤合二句爲一
其旝如林旝詩作會
稙稚尗麥詩作稙稺菽麥
黍稷種稑種詩作重　釋文云重又作種

禾穎檖檖穎詩作役
誕降嘉穀穀詩作種
積之秩秩詩作積之栗栗
煢煢在宊詩作嬛嬛在疚　釋文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宊
缾之罄矣詩作餅之罄矣
既微且尰尰詩作尰
瘏瘏駱馬瘏詩作嘽
雉離于罦罦詩作孚
朱幩儦儦儦詩作鑣

戴弁俅俅戴詩作載
威儀佖佖詩作柲　此釋文所引前編誤脫
周道倭遲遲詩作遟
伾伾俟俟伾詩作儦
神罔時侗侗詩作恫
僾而不見僾詩作愛
視民不佻佻詩作恌
宛如左僻詩作宛然左辟
鞠人忮忒詩作鞫人忮忒

仄弁之俄仄詩作側
室人交徧摧我摧詩作催　釋文云摧或作催
高山卬止卬詩作仰
載衣之裼裼詩作裼
是褻絆也詩作是泄袢也
其歗也謌詩作其嘯也歌
吹求厥寧吹詩作遹
䫉首詩作螓首
㐱髮如雲㐱詩作鬒

受福不儺儺詩作那
遭我于猺之閒兮于詩作乎
一發五豝一詩作壹
竝驅從兩豜兮豜詩作肩 釋文本亦作豜
宜犴宜獄犴詩作岸 釋文岸韓詩作犴
有驕有騜詩作皇
四驖孔阜四詩作駟
我馬維驕驕詩作駒 釋文駒本作驕
騋牝驪牡 詩曰字誤當云爾雅曰

四牡騯騯詩作彭
四牡鸞鸞詩作奕
在駉之野駉詩作坰
載獫猲獢詩作載獫歇驕
盧獜獜詩作令
熠熠宵行熠熠詩作熠燿
莘莘征夫莘詩作駪
戴戴大猷戴詩作秩
赫兮愃兮愃詩作咺

天命匪諶詩作其命匪忱
能不我慉詩作不我能慉
憂心且怞怞詩作妯
惄如朝飢朝詩作調
相時悪民 詩曰字誤當作書曰悪書作憸
江有洍洍詩作汜
滮池北流滮詩作淲
風雨湝湝 荃誤合二句爲一 湝詩作喈
觱沸濫泉詩作觱沸檻泉

湜湜其止止詩作沚
敦彼淮賁詩作鋪敦淮濆
賁河之濆賁詩作在
有渰淒淒詩作萋
終風且瀑瀑詩作暴
江之羕矣羕詩作永
霝雨其濛霝詩作零
烝然鯙鯙詩作罩
鱣鮪敽敽詩作發

行遲驒驒未見所出疑是驒驒駱馬之譌
螮蝀在東螮詩作蝃釋文云爾雅作螮蝀音同
百祿是揫揫詩作遒
赤舄掔掔詩作几一引作已已
摟之捱捱摟詩作稷
摡之釜鬵摡詩作溉釋文溉本又作摡
束矢其搜搜詩作搜釋文搜依字作搜
婉兮孌兮孌詩作孌
以旻父母未見所出疑爲歸寧父母之異文

碩大且嬒嬒詩作儼
嬒兮蔚兮嬒詩作薈
實始戩商戩詩作翦
緌兮斐兮緌詩作萋
縞衣綦巾綦詩作綦
毳衣如璊璊詩作菼
素衣其紑素詩作絲
貝胄朱綅綅詩作綅
胡爲虺蜥蜥詩作蜴釋文蜴字又作蜥

蜎蜎者蜀蜀詩作蠋
螟蛉有子蛉詩作蛉
蠨蠃負之蠨詩作蜾
得此鼁黿詩作戚施
武王載坺坺詩作旆
蜉蝣掘閱掘詩作掘
不摲不䮰詩作不圻不副
壇壇其陰壇詩作曀
天方薦瘥瘥詩作瘥

町疃鹿場疃詩作畽釋文本又作疃
侈兮哆兮詩作哆兮侈兮
鍾鼓鍠鍠詩作喤
厹矛洪鐓詩作厹矛鋈錞
鑾聲鉞鉞鑾詩作鸞庭燎泮水並作噦噦采菽作嘒嘒此作鉞鉞當是三家詩
鉤膺鏤鍚詩作鍚
伐木所所詩作許
輶車鑾鑣鑾詩作鸞
洪以觼軜洪詩作鋈

既茠荼蓼既茠詩作以薅以下依段本增入
無然咄咄詩作泄泄
有翬斯飛有詩作如
晤辟有摽晤詩作寤
厭厭夜歙詩作厭厭夜飲
在河之州州詩作洲
原隰捊矣捊詩作裒
婁舞姕姕詩作傞傞
六轡如絲轡詩作轡

先君子潛心經訓參互蒐攷至老不衰著有毛詩地理證今中星考異叢桂軒駢體叢桂軒試帖叢桂軒賦鈔以及此編唯試帖及此編已付梓人餘俱未及刊刻庚申歲匪擾浦垣不肖兄弟倉猝避亂未追攜出寇退三兄人騏五兄人彪先返浦從叢殘中搜尋遺蹟而駢文詩賦率多散失證今考異兩書皆已亡其首卷是編雖幸有印本刊板亦十亡五六伯兄人麟仲兄人驥方謀補葺而相繼淪亡近三五兩兄亦後先徂謝不肖展閱遺編實深悚懼因思頑鈍如不肖不能上承家學至　先人遺書散佚亦不克補葺完好俾　先君子數十年考訂苦心幾於湮沒不肖之負罪深矣茲謹將是編梓板之闕失者先爲補刊知不足贖愆尤於萬一也光緒十三年冬十月男人鵠謹誌

晉三
孫乾一同校字
震發

詩地理徵一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國風

周南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右曾案周公周城在太王所居周城之西詳大雅周原　杜預左傳釋例曰周扶風雍縣東北周

城也魏收地形志曰雍縣有故城括地志曰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王肅周公廟記曰周城今爲岐陽鎮遺址猶存廣袤七八里南有周原岐山縣今屬陝西鳳翔府

或曰二南之分以地乎以德乎以德則同此文王之化何以有賢聖之分以地則分陝在武王之時而詩多作於文王之世何哉曰有文王時之周南召南有武王時之周南召南文王時之周南召南可合而不可分武王時之周南召南可分而不可合惟其合也故自關雎以至騶虞莫非文王之化惟其分也故周南爲王者之風而以爲聖人之化召南爲諸侯之風而以爲賢者之化何以言之文王之世二公但受采以爲卿士未嘗有分士也二南二十五篇除甘棠與何彼穠矣是武王以後詩其餘二十三篇作而未采安所得別而繫之故曰可合而不可分左氏季札觀樂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札曰美哉始基之矣其文王之德乎是其證也公羊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樂記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郡國志宏農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然則分陝在武王得天下後矣於時太師陳詩原其風化本其分地以爲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周之詩也桃夭以至汝墳周以南之詩也而終之以麟趾謂非聖人無以致此也鵲巢以至騶虞則召公之分地也非賢人無以布此化也鄭氏注儀禮謂太王以召南之化基王迹文王以周南之化三分有二正以二南有聖賢之別耳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摯虞曰今

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此可見二南之名定於武王之世矣

呂氏春秋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右曾案非也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正義曰文王之國在于岐周東北近于紂都西北迫于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今以詩攷之江漢合流在荊州之域汝墳在豫州之南竟江汜江沱俱在梁荊則不言南固不得以該之也左傳象箾南籥小雅以雅以南此又別一樂名程大昌以爲即二南亦非是

河洲　洲說文作州本字也徐鍇曰古九州字與洲渚字同

傳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正義曰爾雅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
有水中央獨可居王氏曰韓詩章句云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曹
氏曰周地東表大河右會案文王后妃太姒郃陽人也故詩人
詠之以河洲起興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南四十里爲大河
經流

莊子音義云北人名水皆曰河朱子集傳義本此

南有樛木

傳曰南南土也箋曰南土謂荆揚之域正義曰木盛莫如南土
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荆州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
接連故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

南國 漢廣序

周書大匡曰三州之侯咸率程典曰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右會
案正義曰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此詩
言漢又言江則作詩者應在江漢合流之處序先言文王之道
被于南國次言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則南國乃廣言之下篇汝
墳不更言南國可知統於此矣

漢廣

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
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沮縣沮水
出東狼谷水經注沔水一曰沮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右會案
東漢水山海經謂出鮒䲙山地形志謂之嶓冢山在今漢中府
沔縣西百二十里東經府境又經湖北鄖陽襄陽安陸三府至
漢陽府漢陽縣入江蓋漢水亘潤與大河相似自均襄以下羣
川咸匯勢盛流浩故曰廣李氏曰大別之東彭蠡之西江漢合
流之處也

韓詩曰漢廣悅人也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
下乃遇二女佩兩珠云云故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水經注
沔水逕萬山北山下水曲之隈漢女游處也張衡南都賦曰
神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卽萬山之異名也右會案萬山
在今襄陽府西十一里南距大江五百里非詩人所詠也交
甫不知何時人外傳特以廣異聞耳文選注引此一作內傳
一作列仙傳非謂詩卽詠其事也

江永 永韓詩作漾說文作羕

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
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荀子曰江出嶓山其原可
以濫觴孔子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嚴氏
曰江水尤深闊于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右會案
江水自今四川松潘廳徼外岷山流逕成都嘉定敘州瀘州重
慶忠州夔州諸府州境又東逕湖北宜昌荆州岳州至漢陽與
漢水合又東逕武昌黃州入江西九江府境又東逕江南之安
慶池州太平和州江甯鎮江揚州常州蘇州太倉入于海凡逕
二十六府廳州境也

汝墳 說文濆水厓墳墓也此經正當作濆傳訓大防與說文合後人見爾雅汝有濆爲水名因改作墳正義遂謂水厓岸若墳墓矣常武傳訓濆爲厓而字正作濆益以知此墳字宜爲濆也　又案濆水厓當讀若墳汝有濆當讀若濆觀

水經注可見字同而音訓異

傳曰汝水名墳大防也箋曰伐薪于汝水之側正義曰墳大防釋邱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伐薪宜于厓岸大防之上李氏曰汝水周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縣東南水經出梁縣天息山博物志出燕泉山水經注出魯陽大盂山地理志出定陵縣高陵山說文解字出盧氏縣還歸山至蔡州褒信縣入淮右會粲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七十里大盂山經伊陽及汝州南又東南經寶豐縣下經許州之襄城郾城南汝甯等處經汝陽縣北又東逕新蔡西至安徽潁州府境入淮

爾雅釋水云汝有濆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

云遵彼汝濆地理志汝南郡汝陰縣汝陰故城今安徽潁州府治也莽曰汝濆郡國志汝南汝陰縣劉昭引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濆水經汝水注汝水逕奇領城西北奇領城在今南陽府葉縣東北二十三里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濦水爾雅云汝有濆濆者汝別也又濦水注曰汝水于奇領城西別東派東北流枝濆右出世謂之死汝無水故曰死卽潁水注之別汝別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召陵城在今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又東汾溝出焉又東逕征羌城北征羌故城在郾城縣東南水南有汾陂俗音糞汾水東注爲此陂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西華縣今屬陳州府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汝陽故城在陳州府商水縣西北東注于潁又潁水注曰汝水枝津承汝水別瀆于奇領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濦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征羌縣又東逕西門城卽南利也北三十里曰孰城號曰北利故瀆出二利之閒閒闕汝陽之縣名曰死汝今商水縣西三十里有故潑水縣其南有廣利原疑卽南利也又東逕南頓縣故城北南頓今商水縣治也又東南逕鮦陽城北鮦陽故城在今汝甯府新蔡縣北五十里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固始今屬光州又東逕胡城南胡城在今潁州府西北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右會粲漢之汝陽汝陰皆濆水所逕而名之曰汝則濆亦汝矣莽改汝陰爲汝濆地道志實之以陶邱鄉郭璞又引詩以證爾雅可知詩本字從水作濆也然伐薪應于厓岸不當在水旁故傳箋不從爾雅釋水文耳明一統志汝濆城在南陽府葉縣東北高齊置汝濆縣爲漢廣郡治隋廢郡唐貞觀中省縣入襄城王氏引韓詩汝濆辭家也劉向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上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向習魯

詩此蓋申公遺說伐條枚以爲樵平治汝濆之水與

召南

陸氏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召亭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陳暘樂書引古琴曲云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之作文選注引琴操云騶虞者邵國女作也以召南爲邵國豈三家之遺說歟

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于東都受采晉書地道記河東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元和郡縣志王屋縣本召武公之采邑案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七十里有故邵原關

南山

傳曰周南山也正義曰大夫不越境迎女明在周也故曰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周右曾案文王時二南未分故詩在召南而以周解之地理志在右扶風武功縣東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郡縣志終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一

甘棠美召伯

箋曰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未知何據燕國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說苑稱詩傳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焉燕世家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攷召康公卒于周康王二十六年甘棠之詠蓋在昭穆之世矣而說者謂周南統於文王故周公無美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則蔽於成康以至共孝無詩故耳且二南二十五篇惟卄棠江汜何彼穠矣三篇言美言美則有可刺者矣豳風言美周公而列於變風則此三詩者何以入於召南周召二南相應而召南獨多三篇則此三篇者豈非後之太師所附益而非武王時采得之詩之明徵矣

江汜說文作洍江渚江沱

傳曰決復入爲汜渚小洲也水枝成渚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沱江之別者箋曰江水大汜水小似嫡媵宜俱行江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右曾案決復入爲汜釋水文郭璞曰水出去復還蓋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其別而入于他水者爲沱水經江水注蜀有洄湺水疑郎所謂汜也釋文稱韓詩曰水一溢一否爲渚蓋渚本小洲水落則見水漲則沒韓與毛同義也水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穆天子傳所謂枝洔則渚之小者洔沚古今字江賦曰因岐成渚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蓋粱州之沱也鄭解禹貢曰地理志蜀郡郫縣江沱及

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出於此江原有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鄭以鄴江爲江沱而箋詩卽引禹貢以證蓋亦指鄴江也江原今爲崇慶州鄴江在西北五十里武陽故城卽今眉州彭山縣治鄴江亦曰大皁江自灌縣南四十里歷青城縣南流入崇慶州界逕州北三十里又東南逕州北十里又東逕溫江縣西南新津縣東又南入彭山縣界也李氏曰江沱之閒卽粱州之界

王氏曰楚詞哀郢遵江夏以流亡夏夏水也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詩所謂江有汜也又引洪氏楚詞補註云水經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右曾案夏水在荊州受江會漢康成以荊州之沱故曰浮于江沱潛漢以解江汜非鄭意也且王氏旣以江沱在梁州而復引荊州之水以實江汜豈文王之世而有一國而跨二州之境者乎

地理志言江沱者三蜀郡之汶江也（汶江故城在今茂州北二里）郫也（郫故城在今郫縣城北）南郡之枝江也汶江之沱今在茂州保縣西水出縣西北花巖山下東流至黃州西南入江是其水不出于江也郫縣之沱冠以禹貢故說者宗之郭璞江賦玉壘作東別之標（玉壘山在今灌縣西北三十里）其爾雅音義云蜀郡都水縣（水當作安都安故城在今灌縣西北二十六里）湔山沱與江別通與沱水在彭州唐昌縣黃氏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皆本班志岷江

南流至灌縣西北其正流南入崇慶州界支流分三道東北出者為湔江亦曰沱江東逕崇甯彭縣新繁新都至漢州入雒一為郫江亦曰內江又名石華渠東南經郫縣南歷成都府城西折而南又東合于流江亦曰檢江又曰外江由灌縣東北經崇甯彭縣新繁縣又東過府城北折而南至府東南十餘里合于郫江又逕雙流縣東南至新津縣合于大江而入彭山縣界蓋班氏黃氏郭氏以郫江為沱杜氏以流江為沱也然攷水經注江水汶江道湔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則古無此沱可知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檢江卽流江自冰穿之則冰以前無支流可知故顧祖禹方輿紀要曰世或以成都內江外江為沱水夫二江為李冰所引非禹貢之沱也枝江為荊州之沱而正義引鄭說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是亦非禹貢之沱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九終

仁和葉[illegible][illegible]　上海范本[illegible]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　　南菁書院

詩地理徵二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國風

邶鄘衞邶本又作鄁家語後漢書后紀注外戚傳注皆引作鄁說文無鄁字金石文跋尾載衞方碑作背一統志邶城在衞輝府東北郡國志朝歌城北有邶國鄘漢書地理志作庸

譜曰邶鄘衞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衞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衞國政衰變風始作地理志曰河內本殷

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衞于河南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右曾案邶鄘衞者一朝歌也兼言之者猶殷商荆楚云爾亦以別於楚邱之衞也武王分殷爲三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衞說詳下而邶鄘衞之所都則同在朝歌如春秋鄭莊公克許使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同在一城故謂之監故曰尹而教之逭成王既黜殷命封康叔於殷虛朝歌其地則故邶鄘衞所尹之地也故國以衞名而詩統謂之邶鄘衞左傳季札觀樂工爲之歌邶鄘衞札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北宮文子引今邶詩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而以爲衞風是知太師舊弟不分三國矣漢初師儒詩以諷誦相傳追乎著之竹帛見其篇什繁多較與他國乃分之爲三猶雅之有什耳習以相傳遂忘其故深求其說更滋轇轕之論吾無取焉

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王制所述多是殷制武王因之使管蔡等監於祿父之國但王制之監不必有分地此則有分地者恐祿父不能撫其民也使吏代之治而納其貢稅殆與舜之封象相似所以然者非以防閑祿父束縛馳驟之也故都之地兆姓所聚周之入殷市不

改肆野無輟耘五方錯處而重以腥聞所衆暴戾恣睢故三監雖有分地總處都會以理之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衞世家曰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比諸侯爲武庚未集索隱曰集和也恐其有賊心恐民之詐也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是則武王立監其非瓜分一殷以封殖其弟可知也三叔其不遠離如鄰國友邦又可知也迨乎殷命既黜以殷虛改封康叔故家大族或徙之雒或遷之雒然後以康叔理之猶且不廢監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所以相康叔亦猶管蔡之相武庚也而鄭氏謂成王伐三

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衛之子孫并彼二國變風之作各有所傷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其意蓋謂周公建國上公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則請先解鄭之疑而後正其失管蔡世家曰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然則商之邦畿容或通三亳河北爲千里如宗周洛邑之短長相覆也今姑無論此即以鄭所舉太行桑土衛漳之地計之則春秋時可攷之國如邢侯凡伯胙共伯燕伯鄘伯雍邘檀溫子之類皆在其域而左傳祝鮀述衛之境云自武父以南至于圃田之北竟彰彰可攷其不兼盡邶鄘衛之故地無疑也不兼盡邶鄘衛之地而兼

存邶鄘衛之名者則以邶鄘衛之所都即殷之所都武王巡守陳詩觀風殷都所獻不知其是邶與是鄘與則統目之曰邶鄘衛後之太師因而不革及夫子錄詩則又曰是固邶鄘衛之詩也非楚邱衛之詩也成公以下無詩文公之詩如定之方中木瓜等篇率皆故都遺民所賦夫是以傳之至今也而鄭氏強區爲三國於是康叔不得爲妹邦之主鄭氏注酒誥云妹邦者紂都所處於詩國屬鄘康叔爲其連屬之監邶鄘有烏有之君矣試思同一淇水三國共詠鄘有中河衛亦有河水戴公東從渡河水野處漕邑文公升漕虛而望楚邱二邑相比而於詩漕在邶楚邱在鄘同一泉水而毖彼泉水則爲邶之詩竹竿泉水則爲衛之詠其果何所別也譜曰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猶云此邶人所詠此鄘人所賦云爾

然邶風變於頃公之世則鄭意二國之亡必更在其前自頃至於戴文二百四五十年之久猶未被衛之化乎鄭滅虢檜秦啟岐豐岐豐虢檜之人獨無所傷乎獨不可從其國本而異之乎薛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杜氏曰鄘在沬河之閒俗近齊聲所以別于衛夫詩之爲物本性情道風俗察治忽慎萌芽不以其音也且三百五篇絃之合于韶武又何鄘衛之可別是皆以漢人誤分之詩紛紛揣測而不知詩之本不分也

說文曰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不言國而言邑正許君之精于解字處知在北者邶字从北又或从背作鄁或假借作背背亦有北義郡國志朝歌北有邶國漢志言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

之而以邶封紂子武庚此說考諸周書爲不合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注云東謂衛蓋管叔監於朝歌城東古衛國之地周書世俘解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是衛亦古國也屬東諸侯之國爲總制之也東諸侯之國謂殷都以東徐奄諸國及熊盈也故總謂之東至康叔受封於殷虛殷虛朝歌也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二十里有殷虛橋乃以古國名爲新號注又云殷謂鄁鄘蓋武王封祿父於殷都而朝歌北之爲邶續漢書云朝歌北有邶國南之爲鄘詩補傳云庸亦故商邑即孟庸之所出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皆總屬焉故通謂之殷是邶鄘有地存名而無主國與衛同也至康叔都於朝歌其國自武父以南至於圃田之北境而朝歌北之爲邶南之爲鄘亦均屬也則康成謂北邶南鄘東衛爲台於

周書而服虔謂鄘在朝歌西皇甫謐謂東衞西鄘鄭樵謂中衞南鄘東邶又或謂南邶北衞似皆未審也康叔兼得邶鄘衞之故都而國獨氏衞者以得故衞之夘地多也攷朝歌城在今衞輝府東北七十里衞輝府北至彰德府百三十里彰德府至磁州七十里州有武城有滏水武父卽武邑之父水也滏假借作父則武父在衞北百五十里而近衞輝府南至開封府百七十里中牟縣在開封府西七十里圃田澤在焉則衞之南境幾三百里故曰得故衞之夘地多也至於東及兗州乃殷時東境康叔之境地朝歌東惟今之東明縣東卽曹州菏澤接壤西阻太行與晉連界朝歌西惟今之輝縣西卽澤州太行之總會東西之地止二百餘里故曰兼得邶鄘衞之

地也得其地而詩繫故國者作者各操土音而異也樂府亦仍其舊爾

漕　虛

傳曰漕衞邑也詳擊鼓章虛漕虛也詳定之方中章漕衞東邑詳載馳章括地志曰白馬故城在滑州衞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括地志又載衞南故城在今滑縣東六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城故衞之漕邑通典載滑州白馬縣衞國曹邑右曾案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曹泉水詩云思須與漕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于漕邑皆卽此也鄭志答張逸云漕在河南今在衞輝府滑縣東南

寒泉

水經注曰浚城側有寒泉岡世謂之高平渠非也通典載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後漢書注同右曾案宋書索虜傳渡河屯濮陽南寒泉卽此濮陽今大名府開州西南有故城

浚

傳曰浚衞邑也水經注曰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

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逕邶地入泲案李氏說本輿地廣記及太平寰宇記

顧氏曰浚水在開封府城北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案此本陳留風俗傳王氏應麟曰干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爲正右曾案水經注曰汳沙爲陰溝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乎然則開封浚儀自以儀邑得名非衞浚也近志又云開封城西三十里有寒泉陂總以浚儀輾轉

滋訛耳

涇以渭濁

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此絶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卽涇水入渭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鄭志答張逸云衞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絶去不復還王氏曰職方載雝州川涇澇渭地理志云渭水出隴西首陽西南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東至京兆船司空入河右曾案涇水出今平涼府西四十里开頭山山海經云出涇谷山淮南

子云出嶓冢山東南逕華亭涇州邠州之長武邠州淳化永壽西安府之醴泉涇陽至高陵縣西南入於渭渭水出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鳥鼠山東逕鞏昌府之隴西通渭甯遠伏羌秦安秦州清水鳳翔府之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郿縣西安府之乾州武功盩厔興平咸陽鄠縣長安咸甯高陵臨潼渭南同州府之大荔華州至華陰縣東北入河杜篤論都賦云帶以涇渭號曰陸海又云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石轉漕相過三秦記云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

黎說文作𪎭

旄邱箋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正義曰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王氏曰呂氏春秋云武王封帝堯

之後于黎案六韜決大疑云武王封湯後于犂犂黎同說文云𪎭國在上黨東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後魏移置縣右曾案漢壺關析置上黨縣明初省嘉靖八年置長治縣爲潞安府治今府城西三十五里有黎亭在黎侯嶺上壺關縣在府東二十五里黎城縣在府東北百一十里蓋俱黎地也

式微旄邱譜在宣公之世宣公卒于魯桓公之十二年左傳言赤狄潞氏奪黎氏晉滅潞立黎侯在魯宣公之十五年上距衛宣公之卒一百有七年明非一時之事然詩序狄人迫傳之赤狄上黨與懷衛壤地相接自衛宣公之卒下逮懿公之滅僅四十一年不䘏鄰國之難而其子孫亦卒覆亡焉豈不哀哉序以爲責衛不修方伯之職焉嗚呼豈惟不修方伯之職哉謂衛棄其國可矣

中露列女傳引作中路云黎莊夫人不得于夫守貞而作乃與傅母聯句也

傳曰衛邑也右曾案通志氏族畧云唐表載帝摯子元堯封之于路歷虞夏稱侯此邑殆其故地也

泥中

傳曰衛邑也王氏曰地理志云東郡有黎縣水經注云黎縣故城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謂胡爲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郡縣志云黎邱在鄆州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衛因以爲名右曾案左傳太叔疾取狄妻之

娣置諸犂犂黎古通用皇輿表在曹州府鄆城縣

地理志魏郡有黎陽縣晉灼曰黎山在其南則黎陽自以黎山得名非黎國也王氏又引寰宇記云澶州臨河縣漢爲黎縣故臨河故城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本漢黎陽縣地後魏永安初分置東黎縣隋開皇六年改置臨河縣金廢則臨河并非黎陽之舊乃以爲漢之黎陽不亦謬哉

旄邱釋文邱亦作北字林作堥云堥邱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邱亡付反又音旄

傳曰前高後下曰旄邱正義曰釋邱云前高旄邱九域志云開德府有旄邱右曾案釋名曰髦邱如馬舉頭垂髦也馬氏通考曰濮州鄄城縣有旄邱濮州北接開州境東接鄆城境也寰宇記言在臨河縣東方輿紀要云在開州東北蓋前高之邱隨處

多有之也

段氏曰黎之與衛脣齒之邦也黎亡則衛及矣黎既不守衛能免乎其後卒有狄難案傳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段氏之說正與傳相發明箋易爲土氣緩則葛生闊節喻臣於君事亦疏廢似未及傳之確此所以來美地喻惡君之難乎

狄人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說文曰北方狄從犬右旨案春秋伐邢滅衛皆此狄也而患先及黎則與上篇相近蓋即赤狄也

泉水　肥泉　泉源（釋文韓詩作祕說文作𣶒段氏云說文𣶒注讀若泌彼泉水不作𣶒也）

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水經注曰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一水出東南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出逕騶駝谷于中逶迤九十曲懸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非所究也右會案朝歌城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淇水在縣西北三十里東逕縣北入濬縣界肥泉在淇縣東衛女蓋嫁於東諸侯還思故國故謂淇水

在右泉源在左也或曰舉水所入爲左右

呂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案方輿紀要輝縣在衛輝府西六十里北至彰德府林縣（即故林慮縣）百七十里淇縣在衛輝府北五十里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有百門泉謂之百泉衛水在輝縣城西北南流入新鄉縣宋志衛河源出百門泉是也新鄉縣衛河在城北東入汲縣縣即府治也夫淇出林縣東逕淇縣百門泉自輝縣南入新鄉東逕汲縣東北至濬合淇是淇水在北百泉自西南注之非西北也百泉見于左傳在朝歌西非衛女東渡之水也集傳云泉源即百泉在衛西北東南入淇蓋沿呂氏之誤

水經注淇水逕頓邱北而合泉源水準以地望當在今濬縣境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之頓邱城則後魏所移置縣而唐宋因之去泉源遠矣寰宇記云澶州頓邱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恐非是

淇

山海經曰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水經曰淇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曰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又屈逕頓邱西又南

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右㑹案共縣故城今輝縣也北接彰德府林縣界林縣故隆慮也黎陽故城在濬縣西二里遮害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枋頭城在濬縣西南七十里今謂之淇門渡

通典曰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建安中曹公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入白溝以通漕運謂之枋頭

泲

傳曰泲地名箋曰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地理志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泲右㑹案此章言適衛之水路也說文云泲沇也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熒雒蓋導熒爲川也穆天子傳天子浮于熒水卽泲水也水經注曰泲水自滎陽卷縣以東分爲

二水其支流曰北泲經陽武封邱泲陽宛朐定陶之北而合南泲南泲經陽武封邱泲陽宛朐定陶之南又東過乘氏縣而入鉅野澤此經之泲其宛朐北之北泲歟

正義曰飲餞爲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聘禮遂行舍于郊則此出宿當在郊傳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案韓奕云出宿于屠崧高云王餞于郿皆不與宗周相比近非必於郊也

地理志陳留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泲闞駰曰首受別泲卽北泲也水經注云濮水自封邱東逕匡城北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然則自泲入濮自濮入河自河入淇

說文解字云泲沇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地理志載禹貢凡濟皆作泲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是泲濟本二水二字不相混也應劭作風俗通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泲自後經典相亂凡泲字俱改作濟酈道元駁應劭說而又云二濟同名則後魏時字已改矣顏延之應詔讌曲水詩及太平御覽引皆作濟徐鍇曰房子濟水非四瀆之濟古皆作泲又云泲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楚金可謂了了矣此經之泲古字僅存而或謂干言在常山得毋由泲濟相亂而誤傳訛者歟地理志東郡臨邑有泲廟去禰遠矣王氏引之非是

禰乃禮反韓詩作坭

王氏曰寰宇記云大禰溝在曹州宛句北七十里今與仁府宛亭縣九域志云詩云飲餞于禰右㑹案方輿紀要宛句故城在曹州西南四十里大禰溝在州西一名宛水宛句縣以此名今

已湮沒蓋古禰水本通泲也

干

傳曰所適國郊也郡國志曰東郡衛國有干城右㑹案此章言適衛之陸路也方輿紀要載濮州觀城縣本東漢衛國西至直隸清豐縣五十里干城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路史亦以此爲出宿于干之干也清豐東南至濮州六十里濮州南至曹州百里則泲禰所在也

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謂干郡國志衛國干城王氏曰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案此沿劉昭之誤也後

漢東郡有發干縣有衞國縣二縣並存地非接壤晉志陽平郡有發干縣後魏志同隋志北齊省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南五十里發干城也西北距觀城縣百七十餘里非一處明矣

言

右曾案方輿紀要清豐縣北十里有聶城又云寰宇記干聶並衞大夫食邑聶言聲近聶城疑言城之譌

隋志九域志並云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水經注云泜水又東南逕干言山今本水經注無此語蓋佚篇明一統志干言山在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四里案順德府在衞北如東下文云思須與漕皆衞東也若自順德至衞不須過須漕也說者徒以彼地有石濟水以爲即經之泲因謂

干言在此不知經文所敘水道陸路歷歷可溯非可妄說也惟所適之國經記無文不可強說然其地要在曹濮之間矣

須

傳曰衞邑箋曰自衞而來所經邑水經注曰濮渠東逕須城北詩思須與漕傳氏曰自須至漕由東而西也右曾案方輿紀要須城在滑縣東南二十八里漕邑見前

王氏曰地理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案須句見於左傳並非衞邑不當傳疑

新臺

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陽平侯國有莘亭劉昭注杜預曰衞作新臺在縣北衞殺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諸莘水經注曰鄄城北岸有新臺案原文曰鄄城縣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河之北岸有新臺鄙基猶廣高數丈衞宣公所築新臺矣寰宇記曰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通典曰魏州臨黃縣有新臺案臨黃本漢畔觀縣地後魏析置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輿地廣記曰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

右曾案正義曰宣公作臺要齊女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鄄城故城在今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河水

曹氏曰齊地西以河爲竟而衞居河之西欲奪其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舟船詩柏舟也董氏曰自齊適衞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右曾案新臺河上在今濮州及觀城縣竟文公東徙渡河在今濬滑二縣竟齊衞以河爲界在今東昌府境

水經注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今衞輝府汲縣東三十五里有胙城故縣又東有東

燕故城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故南津也春秋晉伐曹自南河濟即此在今汲縣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在淇水口東十八里今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胡朏明以爲禹河自此北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在今滑縣西南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載伯姬于平陽而行于延津案今本無于延津三字時人謂之延壽津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在今濬縣東北南去滑縣臺城三十里東岸有故城謂之鹿鳴城濟取名焉又曰白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今滑縣衞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故蘇代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竹書紀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爲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釃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謂是瀆爲王莽河也案王莽河班固謂之禹河胡朏明以爲周定王五年所徙故瀆東北逕戚城

內〔春秋晉納蒯聵于戚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案在今開州北〕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北〕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在今清豐縣西北〕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在今南樂縣西北三十里〕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在今南樂縣東北〕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今名帳山在大名府城北〕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在今清平縣西〕右會案自此以下歷敘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合漳水也水經注又敘見行之河曰河水東逕鐵邱南〔杜預曰在戚南〕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與衞縣分水濮陽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案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三十里〕又東北逕衞國縣南〔故畔觀縣在今觀城縣西〕又東逕鄄城縣北〔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北岸有新臺爲鹿鳴津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築臺于秦在今范縣南二里〕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卽東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邱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爲澶淵又東絕大河故瀆逕五鹿之野又東北入東武陽入河〕又有漯水出焉〔地理志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在今朝城縣東南〕范縣西〔在今縣東南〕而東北流爲倉亭津〔述征記曰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東武陽縣東北七十里〕又東歷柯澤〔春秋孫林父敗公徒于柯澤〕逕東阿縣故城西〔在今陽穀縣東北〕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其城臨水西南崩于河卽故茌平縣之地也〕西與聊城分河〔古聊城在今東昌府城西北十五里〕又東北流逕四瀆津津西側岸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今東昌府東八十里有四瀆口因津爲名〕自河入泲自泲入淮自淮達江水經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又逕陽虛縣東〔在高唐故城西南〕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東〔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右會案此下歷敘河水逕平原千乘二郡界中至甲下邑入海蓋自鄄城以下東阿以上爲齊

衞錯境之所自碻磝以下皆齊地矣

有禹所導之河有商所竭之河有周所徙之河史記河渠書曰禹導河至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漢書溝洫志曰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地理志曰鄴東北有故大河又曰成平有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成平故城在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水經河水注曰自淇口東逕遮害亭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又淇水注曰宿胥故瀆北會洪水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史記曰殷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遷邢通典曰相州安陽縣河亶甲所居郡縣志曰相州內黃縣東南十里故殷城河亶甲築則禹河自頓邱北行內黃安陽之間逕魏郡鄴東而北至鉅鹿彰彰明矣國語曰河竭而商亡漢書敘傳曰商竭周移夫商世五遷半以河患北瀆旣竭其勢不得不東行漯川漯川者卽禹所廝二渠之一也韋昭解國語云商人都衞河水所經宿胥口正在衞之東南國策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虛卽殷虛陽失而在陰川原乃壅塞則竭竭則徙必然之理況河之湍悍桀驁哉則河徙宿胥口在商不在周又彰彰明矣王橫又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云云此則周所徙者卽兩漢所行之河之明證也胡氏禹貢錐指致禹河故道歷代徙流詳哉言之顧以爲禹河歷夏商至周定王五年始徙則致之未密也周定王五年爲魯宣公七年上距衞宣公之卒九十九歲

而新臺之詠著河水以表作臺之處則在鄄城傳言盜殺伋壽于莘而詩言二子乘舟則在陽平魯僖公四年管仲言齊竟西至于河而晏嬰舉聊攝則在聊城此定王以前之河見於經傳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夷儀泮並在聊城國策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漁于河桑欽曰漯水出高唐使河不逕高唐漯水何繇出此國策蘇秦曰趙涉河漳守博關博關即今博平縣此定王以後之河見於傳記者也如謂禹河至定王始徙則定王以前陽平聊攝之閒安得有河哉漢世言河者許商賈讓關並桓譚之倫皆以貝邱河爲禹迹康成解禹貢又以漢屯氏河當之惟太史公及王橫能知北載之高地隨西山下東

北去耳揆其所以豈不以變遷已久書缺有閒遂以商周之河爲禹河哉班固知商周之際河已改流而不能言其處其實則具在溝洫志中關並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並之此言誤以商周之河爲禹河耳而由此以證王橫之言則定王時河徙斷非在平原東郡界矣程大昌言周時河徙、徐徐徐徐今亦無攷且攷河之徙流必先攷漯川之原委漯本別河於衛胥之口而東行而地理志以爲在東武陽桑欽以爲出高唐則爲河所亂而不探其本也若謂商周之際河至高唐別漯而北定王之世河至長壽津別漯而東北其於經傳又何疑耶水經注曰漯水自東武陽縣故城南自衛胥以下東武陽以上本皆漯川水經注所敘河水即其上流也已見上文茲故節錄東北逕陽平縣故城東今東昌府莘縣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左傳所謂莘也自衛適齊氾舟于河至此而登陸故京相璠曰侁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注又曰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聊攝在河之東故管仲言河晏子言邑也晉侯濟自泮濟漯水也漯水自是東北逕清河博平而東別河水於高唐故曰漯出高唐此則商之末年至周定王以前之河也自定王五年以後河自長壽津別漯而北逕戚城西故哀二年傳陽虎云云也水經注曰大河故瀆逕平原縣故城西今平原縣劉昫曰故城在西南東南距禹城縣七十里高唐故城在禹城縣西四十里則守高唐而趙不

漁河非虛言也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有博平故城東北四十里有靈縣故城水經注所謂大河故瀆逕靈縣故城南者也又何疑乎涉河而守博關昔杜預作春秋釋例以晉世見行之河解左傳爲後儒所譏由今觀之雖於傳不無離合然亦未可厚非也譏之者徒執禹貢河道以爲不合不知自商以迄周秦㫺已非禹河之故道也而猶欲求之大陸絳水之閒碣石逆河之蹟豈可以通於詩春秋哉

莘

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郡縣志曰莘亭在魏州莘縣北十三里右會案自衛如齊泛舟東下至此則舍舟登陸之要道也左傳威

公二年齊衞戰于新築衞師敗績齊師次于鞫居晉伐齊從齊師于莘卽此是時河逕元城縣水外曰鞫蓋河之東而莘之西北也

鄘

通典曰衞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卽鄘國九域志曰熙甯六年省新鄉爲鎭入汲鄘城在汲縣東北右曾案鄘蓋亦本商邑詳前邶

沬

傳曰衞邑王氏曰尙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氏注紂所都水經注曰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有新聲靡樂括地志曰朝歌故城在衞州東北七十三里衞縣西二十二

里其南有糟邱酒池士人猶依約識之曹氏曰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黃氏曰沬水在衞之北右曾案楚語白公子張曰武丁自河徂亳史記殷本紀曰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自武乙至紂凡四世帝王世紀帝乙徙朝歌然則徙沬者非武丁也樂書曰紂爲朝歌之音晉灼曰歌不時也枚乘云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蓋紂改沬爲朝歌詩言沬者舉故名也地理志曰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于此更名曰衞張氏曰今淇縣北關西社是也方輿紀要衞縣故城在濬縣西五十里又西則淇縣竟也

正義曰酒誥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皆朝歌也又云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案自來說地理者皆謂沬卽朝歌譜云自紂城而南原連紂城爲義非謂紂城南別有一鄘國也康叔封衞都于朝歌則沬鄉沬北沬東無非衞竟故傳云沬衞邑若如鄭彼注沬邑屬鄘康叔爲其連屬之監則明大命于妹邦自誥妹邑何得爲康叔之誥且不知康叔爾時都於何地也

桑中

傳曰桑中上宮所期之地右曾案亦當在廢衞縣竟

樂記曰桑閒濮上之音注曰桑閒在濮陽南疏曰今濮上之上地有桑閒地理志曰衞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衞之音郡國志東郡有濮陽縣劉昭稱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案序文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用樂記

語說者遂以桑中爲桑閒然桑閒自在濮上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濮水衞靈公時師涓遇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事見史記樂書康成本之以注樂記是桑閒濮上言其音不言其詩也且詩上言沬邑下言上宮並在都會之地朝歌東距濮陽一百七十五里無緣期於此而要於彼也

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錄之於經謹世變之始也楊氏曰此載衞爲狄所滅之因也案桑中之詩廁牆茨偕老鶉奔之閒見民風之變有由然也列定之方中之前見國家之亡皆自取也

上宮

第 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0 彼反內

通典曰衞州衞縣有上宮臺右曾案方輿紀要云在廢衞縣東北志曰衞縣北有苑城其東二里爲上宮臺

楚宮楚室所楚邱

傳曰楚宮楚邱之宮也室猶宮也箋曰楚宮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又云自河以東夾于泲水正義曰鄭志荅張逸云楚邱在泲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通典曰滑州衞南縣衞文公遷楚邱卽此城郡縣志曰隋置楚邱縣屬滑州後改衞南本漢濮陽縣地九域志衞南縣有楚邱城右曾案水經注稱京相璠曰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卽楚邱也舊唐書曰隋置楚邱縣後改衞南縣治楚邱城儀鳳初移治西北濱河永昌初又移治楚

邱城南寰宇記曰楚邱古城在衞南縣西北四里

堂

傳曰楚邱有堂邑者箋曰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京邱謂京山謂景山高謂景山及京下謂降觀于桑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正義曰升虛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楚邱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邱而言之

傳氏曰堂當是博州堂邑王氏曰博濮二州連竟右曾案非也方輿紀要堂邑縣在東昌府西四十里本漢發干及清二縣地自府西南二百里至濮州西百里至開州自開州西南百二十里爲滑縣相距四百里何緣登而望之乎

京山

傳曰大山正義曰釋詁云景大也故知爲大山寰宇記曰景山在澶州衞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曰開德府有景山

水經注曰黃溝枝流王氏引作河水誤也北逕景山東衞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邱城西右曾案春秋有二楚邱地理志山陽成武有楚邱亭卽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襄公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者也爲曹宋界上之邑一爲衞邑文公所徙卽京相璠所謂沮邱也自班固誤以成武楚邱爲衞所遷而杜預酈道元俱沿之又附會以景山京岡之名故歐陽忞輿地廣記闢之曰拱州楚邱非衞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之附會顧氏日知錄亦曰泲陰之成武曹地也戴公廬曹詩所謂思須與漕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詩所

謂作于楚宮之楚邱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以封衞乎可謂明辨以晳矣

補傳曰景山以大得名商之故都也衞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右曾案補傳蓋以商頌景山卽此景山故云然攷商有三亳北亳在蒙亦曰蒙亳南亳在穀熟西亳在偃師亦曰景亳景亳者以景山名殷武之詩祀高宗也高宗自河徂亳蓋居偃師故曰陟彼景山至武乙復去亳而都河北河北無所謂景山也此詩之景山則仍在河南矣要與偃師景山有別

京

傳曰高邱也皇矣傳曰大阜也右曾案爾雅曰絕高爲之京注

曰人力所作廣雅曰四起曰京

阿邱

傳曰偏高曰阿邱正義曰釋邱文李巡曰謂邱邊高（李巡之巡字原本作廵）

右曾案蓋許之邱也

正義曰載馳入鄘風者于時國在鄘地案非也以木瓜猗嗟例之則許風也西周蓋本有許風亡于幽王之末東遷以來祇有此篇不可別編特附於衞而漢初師儒又別爲鄘風不然是係所詠之人不以作詩之地自亂其例也劉向列女傳以大車檻檻爲息夫人作蓋魯詩遺說而今列王風亦此之類也

許

揚之水傳曰許諸姜也地理志曰潁川許縣故國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當戰國首爲楚所滅括地志曰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右曾案唐許昌故縣在今許州東三十里

衞

呂氏曰衞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四十世歷九百年國最後絕宋忠曰康叔從康徙衞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西北三十五里右曾案陽翟今禹州也餘見前

九域志曰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武王伐紂立武庚于此傅氏曰封武庚不于紂都朝歌案大名今治元城縣古爲五鹿地戰國時魏公子元食邑故曰元城不聞爲商舊都也觀國漢畔觀縣今觀城清豐二縣地扈國在陝西鄠縣連觀扈爲文以二國爲一國矣武王立武庚設三監原爲殷民起見若別封武庚則朝歌故地曷不更建諸侯燕說郢書吾無取焉

淇奧（奧大學章句左傳昭公二年傳皆作澳）

爾雅曰隩隈也說文曰隈崖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右曾案李巡曰隈水曲中也爾雅又曰厓內爲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是也

陸璣曰淇奧二水名水經注曰美溝水東南注于淇博物志謂之澳水案此卽泉原也注淇于淇水之曲故亦謂之澳水耳水經注又云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

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萹艸不異毛與案釋文云綠竹爾雅作菉竹韓詩作薄云薄萹茿也石經同說文云茿萹茿也薄水萹茿也漢石經當是魯詩魯韓以爲水萹茿繇淇澳言之也毛作竹係假借字草木疏曰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五六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之綠竹晉灼曰淇園衞之苑也其地常多竹應瑒靈河賦曰下淇園之豐篠粲元帝詩曰嶰谷管新抽淇園節復修三國志嵇康與阮籍等居河內爲竹林之游河內與汲郡接壤明淇園固有竹箭矣

邢

地理志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通典曰邢州治龍岡祖乙遷于

邢卽此括地志曰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西南角十三州志曰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右曾案路史曰周公子靖淵所封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北齊武平初有掘古冢者得銅鼎受五六升銘曰邢侯夫人姜氏今其家猶存

譚白虎通作覃史記作郯說文作䢾無譚字

郡國志曰泲南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杜預曰在泲南平陵縣西南通典曰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在縣西南唐元和十五年省全節入歷城寰宇記曰在歷城縣東南七十里王氏引脫七字右曾案路史曰鄣嬴姓國正義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此稱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歷城今爲泲南府治

農郊

傳曰近郊右曾案鄭氏聘禮注曰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近郊各半之衞侯爵近郊當去國二十里也

頓丘

傳曰丘一成爲頓丘地理志東郡頓丘縣注曰以丘名縣水經注曰淇水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曰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王氏引作淇水北逕頓丘縣故城西闞駰云云又屈逕頓丘西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與今本異故淇水自朝歌東逕頓丘北屈逕共西而南流入河魏武開白溝遏淇水東北出而宿胥故瀆而北故曰淇水右合宿胥故瀆北逕雍榆城東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而出頓丘城西王氏誤也輿地廣記曰頓丘本衞邑晉置頓丘郡右曾案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敦音頓釋名曰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大小之殺也嚴氏曰在朝歌東

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水經注云頓丘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蓋因丘而爲名案古頓丘在淇水東卽此經之頓丘也漢之頓丘縣則在宿胥故瀆之東商周之世河已東徙定公所城當卽漢縣所謂因丘以名者也寰宇記曰古頓丘城在衞縣西北二里今爲通靈觀今彰德府濬縣西五十里有廢衞縣又西則古朝歌城與水經注所敘合後魏時以漢頓丘縣屬黎陽郡又別置頓丘縣屬頓丘郡兩縣並設三十餘年而漢縣廢後齊并能魏之頓丘縣隋開皇六年復立隋末又移治陰安故城故胡氏曰陰安城一名頓丘古城通典頓丘舊縣在今縣北陰安城此皆指後魏及隋之舊而非周漢之舊也輿地廣記唐大歷七年於頓丘置澶州晉天福四年以頓丘爲德清軍熙甯四年省頓丘入清豐縣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

二十五里有頓丘古城西北二十五里有陰安故城猶然魏隋之遺跡或乃據以說周漢之縣亦未深攷也

復關

傳曰君子所近也寰宇記曰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隄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界右曾案臨河縣本漢黎陽縣地隋置縣金廢故城在開州西六十里自臨河西至朝歌約百里中隔頓丘淇水此婦人蓋居朝歌氓居復關送子涉淇送之涉淇而東也以望復關引領東望也淇岸隰泮則被棄而西歸矣

河廣

右曾案此惠懿之世所作也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不言桓公夫人明已絕也係之襄公著所思也說苑桓公欲立襄公爲太子辭以舅氏在衞是襄公之心乎母也夫人雖大歸而思子不止所謂天屬繫人心矣待襄公繼位而後思之乎箋於序下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其於經則云一葦可渡喻狹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謂其廣然則襄公卽位云云特終言之不當泥以爲說也

衞風十篇惟木瓜作於城楚邱之後餘皆惠懿以前之詩也淇奧碩人明指武莊考槃芄蘭序以爲刺莊惠氓序伯兮箋咸以爲在宣公之時惟竹竿有狐箋不言其世攷衞自廬漕以後故都山川皆淪夷狄而詩言淇水泉源淇梁淇厲則依

然故都之川流也河廣若作於文公之世則自衞適宋不須渡河正義知其不通乃云宋去衞甚遠喻宋近猶喻河狹曾氏本之云取河爲喻夫天下之大水不獨河也但以爲喻何取葦杭谷風之涇渭箋尙以絕去所經見解之豈有本不渡河而漫然託興乎風雅次第雖有編簡爛脫錯雜不倫者而每國首尾往往近是此風終於木瓜明木瓜以後無詩矣夫木瓜之作蓋在文公初年而宋襄公卽位在文公九年河廣當次木瓜後矣豈知母子之情關乎天性數月睽隔便切懷思必曲說以徇箋亦不通情理者矣

王

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括地志曰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吳氏曰王謂王城之地右曾案古者有獻詩

有采詩國語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則卿大夫之所作謂之雅禮記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茲謂采詩采詩則閭巷之歌謠謂之風西周之世計王迹所及無不采詩觀二南備六州之詩可睹也但二南所登皆文王時之所作而采之於武王之世至於成康昭穆王乃時巡觀民風定黜陟何國無風王城雖在畿內然俗之澆薄係乎保釐之人且明目達聰惟風是察豈轉遺之輦轂之下名之王者以其采之王城也不曰周者成周爲下都頑民所處非九鼎所遷且以別於宗周也迨幽王之亂圖籍放失詩之入樂者以口誦而傳如二南豳正雅及頌是也其不入樂者大半散佚今所傳十二國風去二南豳西周之詩十有二篇疑者十有四篇東周之詩百有一篇是西周之所存者不及十

之二也或以王風無西周之詩遂謂平王東遷雅降爲風又謂不能復雅貶之爲王國之風且謂雖作雅猶貶之爲風嗚呼豈其然哉

夫子一生以尊周爲心其作春秋也書王正月以別於夏殷之正月王宰出會殊之於諸侯之列王人雖微冠乎列國之上春秋夫子所修也詩夫子所刪定也尊之於春秋貶之於詩是誠何心哉孔子殁秦火烈人人各以私意測聖人於是說春秋者黜周王魯說詩者降雅爲風不知風與雅有定名閭巷之作不可儕於朝右有定體諷諫之辭不可夷於風謠而且風則寄興無端雅則鋪陳終始風或短章疊句雅則意周詞重蓋名卿學士之筆壘固異於草野婦豎之謳吟如周

與魯之君臣斷不能以一儒生使之易位也鄭氏譜詩不曰王而曰王城得王所以名之意矣乃又曰貶之爲風貶之於采得之後歟則風固不可以爲雅也貶之於未采之前歟則彼固非爲雅者何所爲貶也服虔曰尊之猶稱王以王爲尊則仍以風爲貶矣尊貶寓於二字之中究不知是尊耶是貶耶且季札觀樂已有王風則所謂尊之貶之者皆太師而非夫子也夫太師食王之祿何敢貶王也且尊與貶豈其職耶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夫以其微弱而貶之爲風將亦以其酷虐强暴而尊之於雅乎假使幽厲之時亦本無雅又何說乎補

傳曰周之始盛文王位止西伯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平王雖爲天子而王風僅同列國二南與王名同爲風實則不同言似有理然總未探其本而論之也或曰子何以知周之有王風又安見西周之詩亡乎幽王之亂乎曰是固有徵太史公云余招滯周南摯虞曰今之洛陽古之周南夫文武之時登洛陽之詩於周南豈文武以後洛陽遂無詩耶不登之王風將附之何什耶周本紀曰申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弒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計此時兵燹蹂躪不異劉聰入晉女眞覆宋典籍獻章誰爲保護孔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我觀殷道宋不足徵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我舍魯何適矣上言不足徵下言傷之明西周之典冊有焚

如棄如之慨又言舍魯何適則以魯之圖籍較備於列國故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季札聘魯請觀周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是列國之禮樂詩歌皆不如魯之具備孔子所據以刪定者惟魯太史之所藏使周之典冊文章較備於魯韓宣子不應至此始見季札不應於魯是請孔子不應反魯而後正雅頌矣

或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謂頌亡與則穆王以降周未嘗有頌聲矣謂雅亡與則宗周既滅之後彼都人士之篇明明爲東都之雅也謂風亡與則風固終於陳靈在頃定之世矣此何以說曰是知詩之亡而不知其所以亡者也欲知其所以亡當先知其所以存則孟子固已

明言之矣說文曰迹步處也左氏傳曰還大國之迹於鄭又曰穆王欲肆其心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漢書王褒傳曰柰人來士者樹乎霸迹霸迹者會盟侵伐之迹也然則王者之迹其爲王者巡行之迹可知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諸侯朝於方嶽乃命太師以所采之詩陳而觀之大明黜陟此王者之迹存而詩之所以存也東遷之初攜王奸命二十餘年聖人以爲倘有待也登武公以爲卿士命文侯以爲方伯聖人以爲猶可爲也迨乎戍申戍甫流楚流薪然後知王之果無意於天下矣王不巡守則詩雖作而如亡也何者采詩與陳詩異采詩則使婦人之老而無子者采之以登於太師於賞罰黜陟無與也陳詩則本其俗之貞淫詩之美刺

以知其政治禮教之得失而慶讓行焉是故詩非巡守亦采非巡守不陳不陳則詩雖作而如亡矣平王以降豈特列國之風不陳於天子卽黍離揚水兔爰葛藟天子曷嘗寓目晏然守府視六百里之外邈若異域於是諸侯無所懼大夫無所畏民情無所達此夫子所以不得已而作春秋也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者春秋爲史也隱公之元適當其時耳不始於惠公元年者則所謂倘有待也春秋作而列國之風猶有存焉者則所謂采而不陳雖有如亡也而豈係乎雅頌哉又豈必俟頌定之世而詩始亡哉

地理志曰周地今河南洛陽穀城平陰鞏緱氏偃師是也此但據周末言之史記所謂比周之亡僅得七縣也東遷之初則班所聚外如河南郡之成皋（左傳王與鄭自虎牢以東平弃平時左傳成悠宏）鞏郡之新安（左傳劉子取牆人王子朝帥要之甲）宜陽（有尹谷尹溪即尹氏食邑）陸渾（左傳甘）黽池（左傳王與虢泗泉）河東郡之垣（召公食邑）河內郡之溫（蘇氏采地蘇忿生之田十二邑）原向懷即懷邑沁水（杜預云原在西北）壄王即樊陽武德脩武即隤攢茅之地州即州邑波即絺邑河陽即孟津皆是也譜云太華外方之間太華在華陰縣與東都隔一號國未詳

申

傳曰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地理志曰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括地志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

里右僖案楚滅申在春秋魯莊公之六年上距平王元年凡八十三歲南陽縣今爲南陽府治（又詳後譜）

甫

傳曰甫諸姜也正義曰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曰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許甫同爲姜姓正義又曰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非也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于申（見春秋左傳疏劉炫引）則申許同有援立之功許亦近楚故亦戍之至甫與申相違數十里戍申卽以戍甫矣王氏曰呂氏春秋云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岳之祀佐禹有功氏曰有呂或爲甫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云宛西呂城

四岳受封於呂甫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右曾案呂之滅未詳何年豈先申而亡矣明一統志云呂侯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

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地道記云故呂侯國（亦見水經注）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王氏曰以左傳攷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

丘中

傳曰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麥麻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于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右曾案丘是地之高者邑以丘中名知無水泉故云墝埆之處去王朝而治小邑故云卑賤之職正義在邱之中恐非是

留

傳曰留大夫氏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因以爲氏右曾案即左傳之劉也公羊傳云古者鄭伯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蓋武公先食采於留繼得鄶而遷鄭留遂爲鄭邑左傳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自是仍爲周邑劉本字本作鏐或省作留此詩在莊王時子國子嗟盡氏於此後絶又爲劉子采地也地理志河南緱氏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注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縣西南劉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今在河南府偃師縣南三十五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一　南菁書院

詩地理徵三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國風

鄭（譜在檜後）

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檜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通鑑外紀曰宣王二十二年封季弟友于鄭

都咸林括地志曰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地理志曰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密高陽城皆鄭分也（案此亦就六國初之鄭言之其實不止此也）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帝王世紀曰或言縣故有熊氏之虛黃帝所都也郡縣志曰鄭州新鄭縣鄭武公之國都右曾案鄭縣本華州治明省縣入州今屬陝西同州府新鄭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子曰鄭聲淫樂記曰鄭衛之音比于慢矣淫泆之聲使人意靡魄化志氣怠慢然言音言聲則非言詩矣夫聲音出乎虛

入乎處故其發之也微其感人也深夫詩本於人心流於人口苟非寡廉鮮恥之尤甚者未有口宣淫詞而不恧耳聞淫謳而不怍者故聲音之與詩未可同日語也地理志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白虎通曰夫子謂鄭聲淫何鄭國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趙岐孟子注曰王豹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夫天下未有俗淫而聲不淫者聲之淫俗爲之也未有政淫而俗不淫者俗之淫政爲之也而其終極則以聲之淫淫人之心而浸以成俗夫子謹其所感班固原其所繇其致一也樂記疏稱五經異義云今論說今文家之論語說也鄭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曰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

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許君案也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孔氏曰十字衍故鄭聲淫也以詩爲聲蓋防于此今三家說不可知依毛詩義惟丰東門之墠溱洧三篇爲淫詩耳是其淫者七之一而不淫者七之六何以謂之淫聲抑鄘衛三十九篇雄雉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蝃蝀氓淫詩凡九篇則以鄭詩數去之其淫者又居三之一矣而子獨放鄭聲何哉自許君以鄭詩爲鄭聲于是說鄭風者舉春秋名卿所賦以贈答者一切概目之爲淫奔豈知牀笫之言不踰閾苟爲男女褻嫚之詞奚忍出諸其口抑不慮聞者之掩耳乎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齊音敖辟驕志衛音趨數煩志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聲之與音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未聞聲音之與詩亦可通也詩可以觀若桑中溱洧諸詩正可以觀耳不然豈子於爲邦欲放之而刪定轉錄之邪吳氏曰齊詩刺哀姜而季札曰泱泱乎大風也哉鄭美武公父子而札曰其細已甚曰大曰細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音聲者言之非繫乎辭也班孟堅曰民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此可謂能知聲者矣

左傳子產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與外傳寄孥之說合桓公寄帑則武公當桓公之世已居鄶外傳言鄶由叔妘公羊傳曰先鄭伯有通于鄶夫人者叔妘蓋鄶夫人先鄭伯謂武公也寄帑在幽王九年越年而幽王滅武公乃與晉

文侯共立平王卒滅虢鄶鄭世家言桓公之時虢鄶獻十邑夫十邑者通虢鄶言之今以爲虢鄶獻十邑且在桓公時俱與外傳牴牾不可信水經注稱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曰桓公然攷文侯二年爲周幽王三年時桓公未爲司徒未謀於史伯何遽滅鄶乎且旣居鄭父之邱何以又死於幽王之難其謬顯然

祭

水經注長垣縣有祭城祭仲之邑右曾案左傳祭封人仲足杜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長垣今徙治蒲城屬直隸大名府故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括地志曰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

邑案封人職守邊竟衞有儀封人宋有蕭封人呂封人皆邊邑也長垣爲鄭衞錯壤之處故杜預以爲祭仲邑若鄭州之祭則周祭伯國也

京

地理志河南郡京縣注師古曰卽鄭共叔段所居括地志曰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郡縣志曰京水出滎陽縣南平地

清

傳曰清邑也箋曰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郡國志曰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水經注曰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又北

注于渠水右會案杜預曰滎陽中牟西有清陽亭潘岳都鄉碑云自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卽清池水也寰宇記曰清陽亭唐初置清池縣屬管州貞觀初廢故城在中牟縣西方輿紀要曰清池水今在中牟縣西南五十里北注丈入溝

彭　消　軸　河上

傳曰彭衞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軸河上地正義曰衞竟亦至河南故曰衞之河上郊謂二國郊竟非近郊遠郊也顧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竟爲郊也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甚相遠故俱于河上右會案彭後入衞爲彌子瑕采地左傳彭封彌子是也其地未詳約當在今衞輝府延津滑二縣竟

水經注河水東過成皋縣北（泲水從北來注之案縣與滎陽縣分河爲界也）右逕黃馬坂北（在今汜水縣西十五里）又東逕旋門坂北（在今汜水縣西南十里）又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成皋故城在伾上案在今汜水縣西一里西去洛口四十里）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案在汜水縣東四十里）又東過滎陽縣北（蒗蕩渠出焉案今在滎澤縣地縣西四十里有石門渠卽蒗蕩渠也）又東北逕卷縣之扈亭北（春秋盟于扈案在今原武縣西）又東逕卷縣北（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卽是處也案今原武縣西北七里有卷縣故城）又東北過武德縣東（在今武陟縣東）東至酸棗縣西（左傳于上斧晉及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左傳廩延杜預曰在酸棗縣北案今汲縣南有故延津城）又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東燕故城在故胙城縣東）又東淇水入焉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右會案此下所敘已詳邶地東燕滑臺故鄭衞錯壤處也

溱（說文作潧又有溱水出桂陽臨武水經汝水注有溱水出平輿是鄭地之水當作潧溱非鄭水也然其字變從秦亦已久矣）

說文曰潧水出鄭國郡縣志曰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右會案水經注曰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鄶城西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潧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爲鄶水

洧

國語曰主芣騩而食潧洧（地理志密縣有大騩山）水經曰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地理志出陽城縣陽城山）又東南過其縣南又東過新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注曰黃水也經曰潧水非也案潧水合洧在鄶城西南故道元云非也）又東南過長社縣北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又東過鄢陵城西折入于潁（地理志洧水東南至長平入潁）括地志曰洧

水在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與溱水合右曾案黃氏今洧經曰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會溱水爲雙洎河

齊

譜曰齊者古少昊氏之世爽鳩氏之虛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于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曰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徙治臨淄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括地志曰薄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地理志曰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王氏曰卽營邱也今青州西北四十里右曾案爾雅曰水出其左營邱孫炎曰今齊之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漢書注臣瓚曰臨淄卽營邱今齊之城內有邱卽營邱也水經注曰臨淄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有營邱之名括地志曰營邱在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今青州府臨淄縣東北有古臨淄城

地理志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邱陵亦邱也臣瓚非之曰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兩說相歧紛如聚訟道元辨之曰營陵城南無水惟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是也而愚更有六證也天齊淵在臨淄南郊山下齊之名國以此若在緣陵不得有齊名一也以營陵爲營邱者徒以史記有營邱邊萊萊侯與之爭之說營陵去萊差近耳不知武王之世太公未嘗就國金縢言二公穆卜又言二公問諸史展喜對齊侯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書大傳言太公報政與伯禽同時是太公就國在成王之世也安得如史記所云豈太公之見反出於逆旅主人下哉則此事全不足信二也班固於臨淄自注師尚父所封於營陵注或曰營邱或者疑辭姑存一說非可案據三也晏子春秋言先君太公築營之邱又言景公登牛山（見後南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晏子曰使賢者守之則太公常守之矣此正指臨淄非營陵也四也（韓詩外傳言景公登牛山而泣下晏子曰古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君方將披蓑笠而立畎畝何暇念死乎）春秋城緣陵不言杞與城楚邱不言衞同例若本是齊都必有先公之廟桓公卽欲假仁市恩何至委宗廟於異國五也史記世家言獻公自薄姑徙治臨淄而應劭云獻公自營邱徙此劭意謂齊未嘗都薄姑邪抑謂薄姑亦號營邱邪又豈自薄姑復遷營陵自營陵徙臨淄邪支離之說不攻自破六也杜預春秋不列營陵於齊地晉書載記慕容德如齊登營邱是亦明證也

烝民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于臨淄而史記則謂齊遷臨淄在夷王之世致齊世家云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鄭譜謂懿王烹之據三代世表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也徐廣謂夷王烹之據紀年夷王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也）而立其弟靜是

爲胡公胡公徙薄姑當周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彘以周本紀校之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則獻公元年爲厲王二十年（萬斯同紀元彙攷亦云然）不得及夷王之末也（或曰獻公九年當作二十九年或曰世家當周夷王時句當屬上讀）然無論其遷於何時而其城齊必在宣王之世者則自有說臨淄本是齊都豈無城郭其居薄姑僅胡公一世耳繕完葺治何俟莅以王朝之卿士以世家攷之乃是定齊之亂也世家云武公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年表厲公九

年宣王之十二年也其不曰平亂而曰城齊者爲宣王諱也傳則原其始而言之非謂齊至是始還也（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則已見於言外矣）

猺（釋文云崔集注本作嶩案地理志作嶩注曰山名字或作猺亦作嶩水經注作嶩）

傳曰山名說文曰猺山在齊右曾案隋地理志曰北海郡益都縣有猺山方輿紀要曰猺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

地理志曰臨菑名營邱故齊詩云子之營兮注云毛詩作還案班氏習魯詩此蓋魯詩之說師古以爲齊詩釋文云還韓詩作嫙嫙好貌又案如魯詩說則是詩之作在胡公時矣不然何不云齊而云營也（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三家詩集注云營茂昌皆地名案地理志琅邪郡有昌縣紀要青州府諸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昌縣故城又安邱縣西南有牟鄉城又案前書表田廣明封昌水侯在於陵趙世家攻齊昌城卽漢昌國縣）地理志又曰竢我于著乎而師古曰著地名泲南著縣右曾案史記曹參戰泲北攻著漢書曹參收著漯陰卽此著也北齊省廢今泲南府臨邑縣東南五十里有故著城此亦魯詩之說與毛不合故不別標名攷附此

南山

傳曰齊南山也右曾案卽牛山也劉昭稱孟子注曰齊南小山曰牛山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水經注曰天齊水出南郊山下在今臨淄縣南十里

魯道

水經注曰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右曾案括地志曰鉅平城

今爲故城祉汶水逕其東其東南卽魯之成邑方輿紀要曰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有鉅平城

案甯陽縣在兗州府北五十里泰安府西南百有五里齊魯之通衢大道也齊子由歸在春秋桓公三年經曰九月齊侯（讙公）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是其事也載驅詩曰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曰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箋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攷春秋經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預曰齊地左傳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衞則爲齊衞接界之地）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泰山地形志鉅平縣有祝邱城非漢東海之卽邱也）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防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防城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今東阿縣胡氏春秋傳曰如齊師傳齊詩載驅刺襄公盛其車服疾驅
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行人彭彭者
多貌也其四章曰行人儦儦儦儦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
名也如齊師則羞惡之心亡矣蓋以載驅所詠爲莊五年夏
之事也以愚攷之始四年及七年春之事耳左傳於會䄂曰
書姦也於會防曰齊志也杜預曰書姦姦發夫人齊志出於
齊侯之意傳舉二端則其餘皆從之夫䄂齊地往而會齊侯
故知姦發夫人則如齊師會穀可知矣防魯地來而與文姜
會故曰齊志則祝邱可知矣載驅之詩明是齊志況祝邱防
魯道汶水俱在鉅平故曰詩所詠爲莊四年及七年春之事

也正義以祝邱爲姦從夫人穀爲齊志非是
南山之詩其作於魯桓公十八年公既死之時乎首章刺襄
公故以雄狐起興傳訓懷爲思是刺襄公也箋訓來恐非二章刺
文姜也葛屨服之賤者則既兩矣冠緌服之尊者亦雙止矣
言五兩庶民多困止一君一妃故以冠喻無貴無賤各有配偶箋曰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傳姆
同處冠緌喻襄公五人爲奇襄公往從而雙之亦是曲說彼齊子既有配偶矣曷又從襄
公而爲淫也箋云襄公送而從之在桓公時無此事若云在莊公時則下章不應又刺桓公也雖然
夫爲妻綱故易著閑家之訓桓公不聽申繻之諫而受制於
一婦人宜其死也故下二章又刺魯桓也

汶水

地理志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桑欽說右曾案
水經注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地志山在淄川析縣東南七十里西南流
逕嬴縣故城南在今萊蕪縣西北又西南逕奉高縣北在今泰安縣東屈從縣
西南流又西南逕徂來山西在泰安縣東南四十里又南逕博縣故城東
在泰安縣東南又西南逕亭亭山東在泰安縣南五十里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
在泰安縣西南甯陽縣東北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又西南逕魯
國汶陽縣故城北郡縣志曰汶陽故城在兗州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龔邱今甯陽也又西逕蛇
邱縣南在肥城縣南蛇邱西南有下讙城齊侯送姜氏處又西南逕剛縣北在甯陽縣東北三十
五里元人於此築壩遏汶入運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在今東平州東七十里又西南逕
桃鄉縣故城西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逕壽張縣北在東平州西南又西
南至安民亭今安山鎮而入于泲

魏

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
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
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以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
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敎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
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
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
氏地理志曰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又云河東郡河北縣
詩魏國郡縣志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右曾案芮城縣
今屬山西解州
郡縣志曰河中府春秋時爲魏地輿地廣記曰河中府永樂

縣古魏國漢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宋屬河中府治河東縣卽今蒲州府治永濟縣也永樂故城在今永濟縣東南百二十里又南卽芮城縣也又今榮河縣在蒲州府北百二十里縣北十二里有汾水蓋魏國之竟狹而脩也

汾

地理志曰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山海經汾出上窳北說文出晉陽山水經出汾陽縣北管涔山）西南至汾陰入河括地志曰汾出嵐州靜樂縣北管涔山郡縣志曰汾水北去寶鼎縣二十五里右會案靜樂縣今屬太原府管涔山在縣北百四十里寶鼎縣宋改榮河今屬蒲州府汾水在縣北十二里西注於河縣處河汾二水之交也

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與班氏異蓋蒲坂亦魏地耳孟康曰

晉文公以蒲賂秦秦反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

案左傳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士會旣濟魏人譟而還診其地望應在蒲坂故曰河西河東此疑卽孟康之所本亦可見蒲坂之爲魏地矣蒲坂北接汾陰縣界汾陰有后土祠漢武帝所立在脽上亦曰魏脽元朔六年得鼎于魏脽后土祠旁是脽亦魏地故唐人脽上祠碑云故魏晉葵邱之地漢家后土之祠是也譜言魏竟北涉汾水正義曰其竟踰汾故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皮氏故城在今河津縣西二里古耿城在河津縣東南十二里自河津縣西南至榮河縣九十里河津爲耿地則魏竟不得踰汾矣班固引詩但稱汾一曲之句此最精於地理一曲者汾入河之處稍折而西南自南望之爲汾曲也通鑑周建德中伐齊諸將以汾曲戍小山平欲進兵於此旣而謀取晉州反軍於汾曲王氏曰自榮河以西皆汾曲也故魏詩之汾祇在榮河之境以上不得通也

山海經沮洳之山郭璞注引詩彼沮洳未詳當攷

十畝之閒

水經注曰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許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右

會案譜言舜禹故都皆在魏竟舜都蒲坂已見於上禹都安

邑在魏東北百四十里大都魏地隨河勢邪曲（郇瑕氏故虛在其北故知不方也）截長補短應不滿百里之方但其地墝瘠多山故民俗儉嗇非必地陿人稠也碩鼠之詩民方將適彼樂郊何至無所容乎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漢書食貨志曰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詩言桑者明是中田廬舍之旁采桑來往不得如疏申箋義所云一夫不能百畝纔是十畝之閒也毛詩篇義但云十畝之閒刺時也傳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泄泄多人之貌詳傳之意乃是刺國無政使男女無別如樂府羅敷行之類耳自續序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箋曲徇序疏又曲徇箋遂云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不知去古彌遠人情彌近女有餘帛不將農數斯急

邪

河之干

傳曰干厓也右嘗案水經注云河水出龍門口河在河津縣西二十五里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逕梁山原東在今韓城縣西北又南逕汾陰縣西故城在今縣東四十里又南逕蒲城西北在今蒲州府南對蒲津關在府西門外又南過蒲坂縣西在府東南五里又南逕雷首山西臨山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後人於晉唐風所云首陽也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在今華陰縣東北又南歷薖關屈而東北流又東逕閿鄉城北郡縣志曰河水在永樂縣南二里又東過河北縣南東逕芮城芮伯萬出居于魏是其故晝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城在閿鄉縣東四十里又東過陝縣北北對茅城故茅戎邑也然則河自會汾以南至於茅津以西其東岸北岸當俱是魏地

唐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徙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虛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其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正義曰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河東平陽縣應劭曰堯都也皇甫謐曰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于安邑或于晉陽則夏都亦在晉竟故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是也地理志曰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又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又云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非謂武公始都絳也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杜預云翼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右嘗案括地志曰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夏后孔甲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虛爲唐侯及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滅之以封太叔國語董因曰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是也史記世家曰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東字誤當作聞此就始封時言之也又曰西有河西與秦接竟北邊翟東至河內晉語曰景霍以爲城山海經景山北望鹽販之澤南望少澤寰宇記景山在聞喜縣東南韋昭以景霍爲一山非是汾河涑澮以爲淵此就獻公以後言之也唐

改爲晉在康王之時而詩不曰晉可見康王以前已采得唐國之風而後之太師因而不改謂成康昭穆之世無風者謬也釋文謂本其風俗故云唐則衞風何不云殷魏風何不云虞夏乎晉陽縣今太原府太原縣也曲沃故城在今絳州聞喜縣東絳在今平陽府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古晉城是也翼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十五里

唐之得名以堯虛晉之得名以晉水唐叔封晉陽賈服班鄭無異說至皇甫謐則云堯都平陽于詩爲唐國見正義而張守節祖之臣瓚謂唐今河東郡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于彘十里括地志謂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唐城堯裔子所封近世顧氏左傳補正祖之紛紛異說請一一辨之地理志於平陽下不言故唐國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水經注曰平水

出平陽縣西壺口山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通鑑前編曰平水一名晉水此正俗之所名左傳趙朔爲平陽大夫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截然兩地不得以平陽爲晉陽也既無晉水安得爲晉之所都則諸說非也霍爲文昭武王時封至春秋閔公元年始滅於晉地理志曰河東彘縣故霍國唐霍豈竝處一二十里之閒乎且去晉四百里何取乎晉之名以名其國乎則瓚說非也翼城之唐漢人無言之者酈道元博極羣籍而濟汾注中曾不一及爲此說者祇見左傳有成王滅唐而封太叔之語而是時之晉都於絳沃新田以爲前世遷都亦必不遠不自知其鑿空無據也則括地志之說非也顧氏補正曰翼絳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

國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又據世家唐在河汾之東一語謂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西不合此尤目不見睫之論也杞遷東國許遷容城楚遷壽春或千餘里或七八百里何云遠不相及晉封太原逼近戎狄故祝鮀述唐叔之封曰疆以戎索然當成康之世周道郅隆狄亦不能爲患故詹桓伯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燕亳即燕京春秋襄公十年同盟于亳城北公羊作京城北形相似而譌也後漢書西羌傳王季伐燕京之戎十三州志汾水出雁門武州縣之燕京山即其地也周官職方氏并州澤藪曰昭餘祁地理志曰太原鄔縣九澤在北并州藪則晉陽正在并州之域安得謂皆戎狄之地乎成侯徙都計其時蓋當穆王共王之世是時周道始衰徐戎侵洛翟人侵畢畿輔近地猶有戎狄之轍而況太原成侯之徙有由然也顧氏乃以春秋之時勢上例宗周之盛何哉史記正義引世本唐叔居鄂宋忠曰鄂在大夏括地志曰故鄂城在慈州昌甯縣東二里然封於河汾二水之東正合在晉州平陽縣張守節以平陽爲唐誠誤然足證史記東字之譌何則水經言汾水過平陽縣東郡縣志言平陽縣東有汾水則平陽故城亦在汾西河東今平陽府理臨汾縣治白馬城則在汾水東矣而張氏衆文定義云正在此可見史記及正義兩東字原本竝作閒字今傳刻訛耳唐風疏引此亦作東否則云唐在汾東於義已足何必言河顧氏之辨亦未之思也

水經曰晉水出太原晉陽縣西懸甕山注曰地道記及十三州志竝云出龍山一云出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今在縣之西南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徐才

宗國都城記見史記正義曰燮父居晉水旁蓋即漢晉陽縣矣地理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是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王氏稱諸侯譜曰晉穆侯遷都于絳孝侯改絳爲翼獻公又命曰絳景公遷于新田案杜預土地名絳今絳邑縣翼今絳邑東有翼城郡國志補注曰翼在絳邑縣東八十里是翼非即絳也蓋昭侯爲潘父所殺孝侯既誅潘父必畏桓叔之彊東徙於翼至武公又自曲沃徙絳獻公城之左傳漢書可據非獻公復改翼爲絳也

沃

傳曰沃曲沃也水經注曰左邑縣故城故曲沃也涑水自城西

注水流急瀋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曹氏曰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右曾案左邑故城在今絳州聞喜縣東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是聞喜縣治乃故左邑之桐鄉也應劭曰聞喜今曲沃也秦改爲左邑郡國志劉昭注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此注未詳何人所作）據此是聞喜亦古曲沃地而曲沃故城乃即左邑廢縣也地理志左邑聞喜並屬河東郡國志無左邑縣詳應氏之說似東漢罷左邑而以聞喜治之班氏但據見在縣邑書之故不係曲沃於左邑而係之聞喜也桐鄉故城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四十五里接聞喜縣界

葵邱之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趙岐注曰無以私恩擅有封賞疏謂加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左傳晉滅偪陽以予向戌向戌辭曰是臣勸諸侯以自封也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孔子是國與邑可通言封也左傳封桓叔於曲沃亦祇賜之以邑耳但大都耦國禍亂之基故師服曰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晉祇甸侯而成師在沃儼然敵國能無亂乎乃孔氏正義遽假爲沃國之說椒聊疏曰桓叔別封于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違義害經莫此爲甚

鵠

傳曰曲沃邑也正義曰曲沃旁更有邑右曾案水經注曰左邑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則鵠沃爲一地李廷賓曲沃辨云今沃南十里有安鵠村即古鵠邑則在今曲沃縣也未知孰是

首陽

正義曰首陽之山河東蒲坂縣南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水經注曰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郡縣志曰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輿地廣記曰在永樂縣北三十里右曾案此本魏國之山春秋閔公元年晉滅魏僖公五年冬十二月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其世子申生於是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父子之親而讒言行焉國人懼矣此詩儻作於此時與山在今蒲州府東南三十里

秦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于雍云

正義曰伯翳伯益聲轉字異一人也秦本紀云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翳列女傳云臯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臯陶子伯

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是也中葉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爲附庸地理志曰非子邑于秦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史記曰厲王無道西戎滅犬邱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文公元年襄公子居西垂宮三年冬居汧渭之閒甯公文公孫二年徙居平陽德公甯公子武公弟元年初居雍獻公徙櫟陽孝公居咸陽世紀云襄公徙汧文公還居犬邱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本名秦通典曰秦州古西戎之地秦始封之邑輿地廣記曰秦州隴城縣有秦谷右會要徐廣曰天水隴西縣有秦亭今秦州清水縣西南二十五里故秦城是也括地志曰西犬邱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有西縣故城古西垂也襄公居汧括地

志曰隴州汧源縣東南三里有汧城汧源明省入隴州今屬鳳翔府西距秦州二百五十里平陽故城在今郿縣西四十六里雍故城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七里櫟陽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北三十里咸陽故城在今縣東三十里

康成曰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信如此言又安得有附庸之詩哉夫檜爲子男之國見於國語而儼列於風秦仲爲附庸之君而車鄰儼登於什可知西周之世無國無風矣且今僅以車鄰爲秦仲詩者毛詩說耳服子慎左傳解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依此則駟驖小戎亦秦仲之詩矣疏引鄭語以證秦之國大於邾莒夫桓公訪於史伯在幽王九年秦仲之卒在宣王六年秦仲旣卒其子莊公伐西戎并得大雒之地故史伯云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與乎姜嬴之儁原其先人之有德且大言莊襄之開國豈謂秦仲之國已大乎董子曰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方二十里者名秦仲以字配國正猶之邾儀父蕭叔之類耳

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

阪

傳曰阪者曰阪正義曰李巡云陂者謂高峯山陂曾氏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往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迴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右背案水經注曰秦水出大隴山秦谷西歷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又西南注清水郡縣志曰秦州清水縣有小隴山一名隴坻方輿紀要曰隴州隴山在西北六十里小隴山在西八十里路通臨鞏爲秦鳳要害

西戎

漢書匈奴傳秦襄公伐戎至邚始列爲諸侯右背案西戎犬戎昆夷一也本在塞外爲荒服厲宣以後入居中國幽王之末散處岐豐襄公攘之故云伐戎至邚詳小雅昆夷西戎

終南

傳曰周之名山中南也左傳曰中南九州之險也地理志曰右扶風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關中記曰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郡縣志曰南山東抵陝虢西接岐州長安志曰終南橫亙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相距八百里右曾案襄公居汧在今隴州終南首起於此故以托興班志言在武功者指其主山也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

鄭譜言襄公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而史記秦本紀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案本紀是也甯公二年魯隱八年遣兵伐蕩社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三年與亳戰亳奔戎遂滅蕩社十二年伐蕩氏取之武公元年魯桓十五年伐彭戲氏即彭衙至華山下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天水有冀縣十一年初縣杜鄭京兆有杜縣鄭縣滅小虢德公元年居雍城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是德公之世竟尙未至於河曾謂襄公遽有周都八百里之地哉秦孝公令曰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李斯諫逐客書曰穆公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是東地至於河者穆公也平王東遷之後有黍離之詩是東西都聲問未嘗絕也鄭徒見終南之詠大夫之戒襄公者已引終南爲喻遂謂襄公亦得岐東今攷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而外莫如終南史記曰秦嶺天下之大阻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後漢

書曰赤眉大掠長安乃引而西自南山轉掠城邑入安定北地括地志曰終南南山橘山楚山秦山周南山地肺山凡有七名郡縣志曰南山谷之大者有五斜谷鳳翔府郿縣西南三十里即褒斜道駱谷西安府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即儻駱道也子午谷在長安縣西南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即此藍田谷在縣東南路通上洛古嶢關也衡嶺谷亦在藍田縣是也郿縣斜谷正值岐山斜谷之西又有箕谷三國志諸葛亮伐魏揚聲由斜谷道趣郿而使趙雲鄧芝據箕谷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四十里則在岐山之西矣柳宗元曰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塞能作固以屏王室要之自西抵東綿亙不絕實皆一山何必豐鎬之閒始爲南山哉

紀

傳曰基也正義曰山基也曹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屺曰終南之旁有屺山

堂

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箋曰畢終南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曰釋邱云畢堂牆李巡云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郡縣志曰畢原在京兆府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寰宇記曰堂即畢原也右曾案堂以崖高如牆爲義亦以高平爲義故曰道平如堂箋亦曰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今鳳翔府覓渭水之南有方山原隴州西南二百里和尙原寶雞縣西南三十五里八角原寶雞縣東南三十里五丈原郿縣西三十里皆平如堂者也

渭陽
箋曰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正義曰晉在秦東地理志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郡縣志曰京兆府咸陽縣渭水在南三里秦咸陽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右曾案知在咸陽者咸陽在渭北涇南自雍至此必渡涇而東至於蒲津春秋晉伐秦濟涇而次亦此地也
正義曰雍在渭南東行必渡渭誤也水經注云雍水出雍山東南流逕秦惠公所居祈年宮東又東逕召亭南又東南與橫水合又南逕美陽縣西又南流注于渭雍山在今鳳翔縣西北三十里祈年宮亦曰橐泉宮今鳳翔府治也其南七里為故大鄭宮城即秦所都也美陽故城在今武功縣西北二

十五里雍水出雍而東南入渭則雍在渭北矣方輿紀要曰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渭水在南三十五里自寶雞縣縣在府西南九十里東流入境則渭逕雍南而不入其竟明矣

陳
譜曰陳者大皞虙戲氏之虛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云案樂記陳與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地理志曰淮陽國陳縣故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又曰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尚巫鬼通典曰陳州宛丘縣古陳國都右曾案水經注曰陳城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城實中通典曰神農都陳左傳曰賓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是胡公為遂之支裔也地理志但言大姬好祭祀用巫匡衡疏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不言無子左傳云陳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是太姬有守也陳縣今為陳州府治淮甯縣也

宛丘
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正義曰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矣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

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故李巡孫炎皆取此傳為說爾雅曰陳有宛丘注曰今陳郡陳縣水經注曰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無處矣王氏曰今陳州城在古陳城內西北隅陳都在宛丘之側
案爾雅云宛中宛丘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宛丘此郭氏所以訓宛中為中央高峻也夫毛公之時宛丘無恙此必目驗知之李巡孫炎亦前於郭氏而從毛傳則其丘可知王隱與郭氏相去不遠云漸欲平意璞或以漸平者不足為名丘別指陳地之丘以為宛丘故顯違毛訓乎至於後魏酈氏遂謂今無處矣則後世之所謂宛丘如郡縣志云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輿地廣記云丘上有丘今其地形則然寰宇記

云在宛邱縣南三里高二丈皆非詩之宛邱也

東門之池

水經注曰陳城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郡縣志曰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右曾案據此則正義謂在東門外者非也

墓門

傳曰墓門之道右曾案古者族葬晉之九京魯之闕公氏是也陳則未詳序曰刺陳佗也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左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佗即五父厲公

則桓公之子躍也史記謂佗與五父爲二人以厲公爲佗以躍爲利公又謂厲公立七年如蔡淫而蔡人殺之果爾則春秋不應書爲陳佗矣詩序亦當云刺厲公矣是則遷之誤也

墓門之詩蓋刺佗之淫佚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爲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梅云云攷吳之通于上國在魯成公之世而陳佗在魯莊之時詩本刺佗之淫而辨女即歌以刺居父其義正同也

防　邛

傳曰防邑也邛邱也郡國志陳國陳縣劉昭稱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株林

傳曰株林夏氏邑也正義曰邑在國外劉昭郡國志補注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右曾案詩云朝食于株計其邑必近國今亡其處或曰西華縣有夏亭城去縣三十里縣在陳州府西北九十里

郡縣志曰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陳株邑也攷方輿紀要曰歸德府西南至陳州二百八十里甯陵縣在府西六十里然則柘城在陳國東北百四五十里也寰宇記曰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攷紀要云商水縣在陳州西南九十里南頓城卽今縣治古頓城在縣北三十里然則商水乃古頓國地且

俱迴遠非是

檜 譜在衛後鄭前左傳國語作鄶地理志作會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在禹貢豫州節一句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于虢釋文曰王云周武王封之于濟洛河潁之閒爲檜子正義曰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妘姓之中又有鄢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世本會人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鄭語以爲黎後者以吳回係黎之

後復居滎陽故本之滎也通典曰河南密縣古鄶國有鄶水鄶縣志曰鄶城在鄭州新鄭縣西北（舊作東北誤也）三十二里（括地志作二十二里）右會案據左傳國語公羊傳則幽王末寄帑於檜武公因通其夫人叔妘平王之初遂取其國而滅之焉高氏曰鄶城在禹州密縣東北五十里

禹貢外方康成曰潁川嵩高縣有嵩高山蓋本地理志今登封縣北之太室山也於密縣爲西北譜曰檜在外方之北劉楨曰鄶在外方之北都滎之南左沛右洛居兩水之閒食溱洧焉然徐廣馬彪杜預竝言檜在密縣則不得爲外方之北也檜風皆西周之詩而匪風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似是東周人語此蘇氏所以有檜詩皆爲鄭作之說余友魏默深所著

詩古微本鄭譜次第以爲篇僻錯亂匪風當是王風之末篇以愚攷之乃是刺鄶仲之受鄭帑賄也桓公寄帑賄於檜在幽王八年越二年而有犬戎之難公羊傳言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其夫人以取其國夫人卽周語所謂叔妘也先鄭伯則武公也帑孥字通桓公以武公寄檜武公遂貪緣以通其夫人及平王之初遂取其國蓋自寄帑以來不過四五年耳匪風之作殆見帑賄之寄爲檜亡之徵欲以覺悟其主乎夫帑賄之來無端而至非其道也故以發發之飄風與偈偈嘌嘌之車疾驅而至而鄶仲曾不爲按劍之眄恬而受之至使中冓有言桑中志喜下國之亂如此非由于朝無人周道滅乎蓋國之士是以顧之而怛然也末章言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仲既恃勢而不德民將散矣況又受鄭之寄以促其亡乎如有能還帑賄於西者猶可延旦夕之命我將懷之好音矣此則匪風之義也自毛詩篇誼但云思周道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不實指其事夫禍難之端孰如帑賄之寄孰如寄帑滅虢檜之速詩人豈於此不言而漫爲無病之呻吟又豈不憂其國之將亡而但泛焉憂天下之無王哉康成作箋不申憂及禍難之爲何事而爲檜在周東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以好音夫西仕於周何救禍亂衞武公鄭武公莊公入仕於周東西周俱有之大車之箋謂子男入爲大夫鄭豈遽忘之哉何詩人於此乃設一不可必之詞擬一無何有之人曰誰將西歸乎

曹

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衞之閒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地理志曰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在南正義曰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郡縣志曰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七里（宋本定陶縣唐貞觀初省爲定陶鎮）輿地廣記曰廣濟軍定陶縣（宋太平興國中復置縣元祐中隸廣濟軍）故三朡國陶丘在西南菏澤在東北右曹案今

定陶縣屬曹州府

南山

傳曰曹南山也括地志曰有曹南因名曹郡縣志曰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寰宇記在東南詩南山朝隮是也右晉案春秋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曹南即此十道志曰曹南山汜水出焉水經注以爲分泲入荷漢書高祖即位汜水之陽明一統志曰山在曹州南一百里州今爲府治荷澤縣方輿紀要云在曹縣南八十里未詳

郇

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左傳曰郇文之昭也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虛也說文曰國在晉地水經注曰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今解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縣故城西北杜預云在解西北非也輿地廣記曰河中府猗氏縣有郇城括地志曰在縣西南四里右晉案方輿紀要曰蒲州臨晉縣有解城在縣東南十八里春秋時之解梁城漢之解縣也有郇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文王子郇國也

豳

地理志曰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公劉所邑徐廣曰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說同晉省栒邑入漆縣故也通典曰邠州故豳國郡縣志曰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栒邑故城在東二十五里括地志曰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豳城在原上右晉案國語曰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周本紀曰不窋奔戎狄之閒然則自邰適戎狄者不窋也周本紀曰公

劉雖在戎狄閒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然則公劉非自邰出徙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周本紀曰不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公劉爲不窋之孫則非太康之世也方輿紀要曰慶陽府治安化縣即古不窋城南至邠州二百七十里三水縣在邠州東北七十里又曰州東北有豳亭州東五十里有豳谷又有古公城今爲古公鄉

七月者豳之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公劉立國於豳至于太王奕世載德勤恤民隱重農務本民懷其化於是作七月之詩周公采之以訓成王於以見先公忠厚之化致此湻俗周之王業實基於是故毛詩篇誼曰陳王業也不登於二南者尊先公以別於文王之化也不入於二雅者閭巷之作非朝廷之事也何以言之地理志曰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郊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孔叢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卽陳王業之說也而班氏推本於民風是知詩之作於民閒也續序言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亦未明言周公所作至康成作譜乃言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于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之變風焉夫周公之陳此詩也在遭變以後與抑未遭變與書缺有閒不可得知顧謂遂序先公之

職以比序已志太師以其主意豳公而別之爲豳風殆不然矣縣述太王不聞爲岐風生民述后稷不聞爲邰風且召康述公劉則登於雅矣周公述文王又登於雅矣七月果爲周公所作何以不登於雅而別之爲豳風以王朝三公之制作下儕於國風則雅降爲風何待乎王哉鄭志荅張逸周公事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所以在風下次于雅前此自是鄭之臆說豈可以言毛義哉

說文曰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文豳美陽亭卽邠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此許氏之誤也美陽有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見於地理志所謂岐周也東北去豳百三四十里

嗚呼聖人之心其不可見乎周公之誅管蔡商奄於書則金縢大誥於詩則鴟鴞東山破斧顛末具在而不能不爲說之者所亂聖人之心可得見哉乎嘗攷其歲月比其事之終始而論之以附於說詩書之末焉昔者武王十三年克殷十五年有疾周公請以身代十七年十二月武王崩成王元年二叔流言夏六月葬武王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征二年克殷封微子代殷後周公作鴟鴞秋成王迎周公三年踐奄定淮夷還歸誥庶邦四年遷殷民封康叔於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何以言之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畔乃歲者乃後之歲立爲位冢宰總百官也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于是祿父及三監叛夫管蔡流言原欲閒疏周公於王王疏周公則公必避位羣叔無長於管叔者則王必召管叔而與之政金縢書之曰管叔及其羣弟言管志也周公知管叔之不足以定天下故卒相王室管叔之計不行故謀叛益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叛乃攝行政當國管叔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于是卒

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是武王崩後三監卽叛周公卽征其征也以成王命而非專兵擅制明矣伏生書傳曰攝政一年救亂謂此也此則成王元年之事也逸周書二年作師旅臨衞攻殷（此紀克殷之年而遂作師旅言之）殷大震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書傳曰攝政二年克殷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詩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史記云歸周公于兵所）作歸禾周公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夫天降禍祉成王不敢尸其功而以歸之周公則君臣之閒初無疑忌可知也王有弱弟能奉使

命而雷風之變王與大夫盡弁言弁則是已冠王之年不甚幼亦可知也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不曰東征而曰居東與詩言我徂東山同義緣周公之心而爲之諱也毛詩篇誼曰鴟鴞救亂也其傳曰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王室二子者金縢之所謂罪人也公爲此詩以遺王首言二子宜誅不可以親親之故廢大義此言殷蠢雖殄室家未固漂搖風雨正綢繆拮据之時不可以巢幕處堂自謂無患故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逸書度邑曰辰是不失我所未定天保奄與五十國未定廷侯衞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于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作詩

以貽之王於此未敢訓公則猶未知公之志以爲殷蠢已殄天休已至何曉曉爲哉而會有上天動威之異乃遂自新往迎此則成王二年之事也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依馬融本今本作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蓋二年以前周公以王命行及王遘雷風之變乃親迎東征故成王征將蒲姑誥多方皆不著周公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天下大說逸書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史記曰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詩二年者不數出征之年也毛詩篇誼曰東山周公東征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美周公也破斧傳曰四國管蔡商奄書傳曰攝政三年踐奄故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又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則成王三年之事也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衞世家云周公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閒故商虛逸書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書傳曰攝政四年封侯衞此則成王四年之事也五年營成周亦伏生說凡所引皆見正義由是觀之周公之心一以天下爲心已矣武王曰昔皇祖底于今勖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飢以望穫予有不顯朕俾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乃今我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惟武王知周公之能以天下爲心故欲授之位而周公涕泣其手而不受於是乎植璧秉圭請命三王惟兢兢墜天之寶命是懼則周公之心固明著於祝冊之中矣昊天不弔武不少

延惟沖子昌克終朕晦公於是焉而辟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難矣何則天下未集主少國疑公出則二叔入以二叔之才撫新造之邦將不數月閒亂者四起不惟是也周公惟無負天下之心故於武王之命涕泣其手而不敢對二叔乃鑾流言之釁必且假武之命周者以自命而沖人不得保其位則墜天降大命過佚前人光公將不得辭其責夫是以毅然以身任天下之重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則周公之心又明著於其語矣書序聖人之所作也周公之書十八篇始於金縢終於立政無非所以佐成王也而於嫌疑之際尤謹之大誥曰相成王君奭亦曰相成王自歸不以至息慎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誥皆繫之

成周詩聖人之所錄也七月陳先世之風以明王業之艱難
鴟鴞明人倫之變而憂天保之未定鴟鴞之志卽七月之志
也繼之以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以見內弭父兄外援諸
侯上格神主下輯兆民不出三年憂勞勤苦若是其至也皆
所以著明周公之心乎天下也故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洎
乎秦漢去聖遠大道蕪厖說龕起荀卿大儒也而創爲履天
子籍聽天子之斷以啟莽操之端馬遷良史也而刺取周公
奔楚之文以紛紛金縢之說馬融鄭氏許慎王肅說經名家
也而弗辟則辟位辟罪辟法異訓居東則東征東都殊文淆
亂學者之耳目蓋千餘年於茲矣夫常人之情不可以測賢
者而况於聖避位者避嫌也避嫌之事賢者弗爲辟罪辟法

不告之成王而告之二公是專輒也專輒之事恆情弗順而
鄭氏又雜取孫卿馬遷之謬記以罪人爲公屬之與知攝者
公爲鴟鴞以誚之王吾不知其視王爲何如人視二公爲何
如人而周公又奚論哉嗟乎去聖遠大道蕪厖說龕起非好
學深思者惡能心知其意庶幾聖人之心於萬一哉故僅擇
周秦之醇說比次其歲月而妄測之曰弗辟之心卽請以身
代之心雷電以風之天卽翼日乃瘳之天取子毀室之詠卽
死喪孔懷之詠瘏口嘵音之志卽勤施勞作之志而總之一
致天明命定天保永鹽期俾皇祖得高位於上帝之心也願
以質世之讀鴟鴞金縢者

或曰子以七月非周公作固已鴟鴞之附於豳何也曰鴟鴞
猶七月也陳七月於未遭變之前陳鴟鴞於已遭變之後使
若錄舊也者而後人遂以爲豳人刺豳君之作見趙岐孟子注然則
東山以下之附於豳何也曰是固有不得不然者將附於二
雅乎雅之中無此體制也將附於二南乎變風不可以爲正
也將別一編乎周公不之魯不可以爲魯風壓於天子不可
以爲周風鴟鴞既附於豳矣則太師亦竊取周公之意而附
之豳焉爾季札聞歌豳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
謂七月也周公之東謂鴟鴞東山也

東山

右曾案黎陽東山也一名大伾禹貢導河至于大伾國語商
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漢書溝洫志賈讓言黎陽南故大金

堤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北盡魏
界卽此東山也今在衞輝府濬縣東二里周五里高四十丈
有奇舊說謂周公居東爲東都非也伏生書傳攝政五年營
洛邑王肅云七年而克殷在攝政二年時無東都也武王度邑未
營營建至成王定鼎於郟鄏而後東都之名定故知非也詩
言東山史記以東爲兵所周書言臨衞政殷一也墨子曰昔
周公非關叔東處于商蓋傳聞異詞可見居東卽東征在商
地矣其所以必徂東山者是時管蔡首亂啟商而徐奄蒲姑
淮夷同時煽動徐在臨淮奄在魯蒲姑在齊淮夷在淮浦熊
盈未詳黃帝之後有熊姓少昊之後有盈姓盈通嬴泰山有嬴縣有熊之虛卽鄭未知是否大率皆東
諸侯也商在河北與之往來必道黎陽東山距武庚所居之

朝歌纔七十餘里俯臨大河控扼要津黎陽津南岸曰白馬津張儀說趙王秦守白馬之津此由南以制北也韓非說秦王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由北以制南也以此離其黨與制其死命此商之所以大震也

王氏曰唐杜牧以河北爲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案商都在太行山東故衞滑相魏洺邢皆目太行爲西山三國志袁尙循西山而南是也自澤潞晉絳言之乃爲東山周公伐殷不應舍河南坦途取道于晉之山險使武庚置一軍塞壺口則周敗矣故知不然也且管蔡本封俱在河南周公徂征自必先舉管蔡而後及殷衞世家云管蔡與武庚作亂欲攻成周此雖探其意而爲之詞亦可見時之所急在河南必不道晉絳澤潞而東也

四國

傳曰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東方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也書序言成王者君統臣功此則專美周公也說文曰奄國在魯書多方序注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左傳注曰奄嬴姓括地志曰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右魯案郡國志曰魯國魯縣古奄國

白虎通引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此所引傳未知何書但破斧缺斨明是征殷之士托以起興周公黜陟修二伯之職何有斧斨之破缺傳蓋斷章取義未可據以說詩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一終

仁和葉耀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二　南菁書院

詩地理徵四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小雅

周道倭遲釋文韓詩作倭夷

傳曰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右曾案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辟君威夷險也

地理志曰右扶風郁夷縣詩周道郁夷顏師古曰四牡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右曾案班氏說詩皆本齊魯此亦當然師古謬以為韓詩也爾雅西陵威夷威倭聲同威郁聲轉遲省作迟夷古作𡰥故展轉字異漢郁夷故城在今鳳翔府隴州西五十里隴阪在焉故玉篇曰隴夷險阻也

管

郡國志曰河南中牟縣有管城管叔邑括地志曰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即管國城叔鮮所封右曾案今開封府鄭州也

蔡

地理志曰汝南郡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括地志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外城叔度所都有蔡岡在縣東十里因名右曾案今汝甯府上蔡縣也

王氏引郡國志河內山陽縣有蔡城劉昭曰蔡叔邑攷水經沁水注引郡國志山陽有鄈城京相璠曰山陽縣西北六十里有鄈城璠蓋以為春秋之葵邱也今本郡國志無鄈城之目然則蔡城即葵城之訛矣昭注非是

玁狁釋文玁本或作獫狁本或作允韓怡曰說文無玁狁字漢書匈奴傳引詩獫狁之故衞青傳亦作獫允

傳曰玁狁北狄也箋曰北狄今匈奴也史記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右曾案匈奴之先史記以為夏后氏之苗裔魏書以為黃帝之冑夏后氏亦出於黃帝也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又曰大王事獯鬻則殷周之際自今邠州以北悉為荒服矣史記曰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則今慶陽榆林延安之境也春秋白狄疑即其遺種至六國時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秦漢因之則今山西歸化城以西及鄂爾多斯之地也

漢書匈奴傳曰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此與史記以六月之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之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詩漢書以出車為宣王之詩同為斷章成文不可依據鄭氏譜曰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鄭意以魚麗以上為文王時以下為武王時詩正義引服虔左傳注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說雖小異大致俱同又出車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則不得為武王以後詩

方　朔方

傳曰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朔方北方也箋曰築城於朔方爲壘以禦北狄之難六月箋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郡縣志曰夏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郎漢朔方縣之故城也詩所謂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城什賁之號蓋蕃語也右晉案朔方漢縣屬朔方郡唐爲夏州治元廢今榆林府西北二百里廢夏州城是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漢朔方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

案堯典朔方與嵎夷南西爲四表蓋唐虞之盛過於漢之輿地迨三代之衰戎狄入居中夏文王攘之宣王又攘之紀於詩歌伊洛之閒交乎戎迹其外無論矣史記趙武靈王攘北地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其後趙益衰匈奴強遂入居河南

秦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楚漢之際匈奴復熾南渡河大爲邊患元朔二年遣衛青等渡西河歷高闕復收河南地立朔方郡高闕即鎬也說詳後其地三面據大河之險爲北顧之屏藩饒水草宜畜牧又有鹽池之利主父偃言於武帝曰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邊備之本後漢順帝時羌亂西河上郡朔方皆殘破虞詡上疏曰三郡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宜復營城邑事耕屯唐郭子儀亦云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羌戎北虞玁狁由是觀之中國之變計玁狁之窺伺恆在朔方夷夏之強弱關中之安危恆視朔方之得失南仲城朔方而獫狁於襄蒙恬衛青取河南而匈奴衰弱唐築三受降城而西鄙安息明失河套而陝西之患亟其明徵也

西戎　混夷　串夷　昆夷　畎戎　犬戎　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案說文引詩曰犬夷呬矣

箋曰昆夷西戎也采薇序混夷戎狄國也緜串夷即昆夷西戎國名也皇矣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南仲一行并平二寇采薇患夷者患中國之夷則混夷也書傳作畎夷畎混聲相近或作犬夷犬即畎之省也皇矣王氏曰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

犬有牝牡是爲犬戎漢書匈奴傳曰隴以西有犬戎右晉案宋庠國語補音引唐人說犬戎今鄯州羌蓋自鄯以東至隴皆古昆夷所處矣

案西戎之患與周相終始史記匈奴傳曰公劉邑於豳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穆王伐犬戎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申侯與犬戎共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秦襄公救周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又曰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地志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縣屬天水郡緄戎顏師古曰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翟獂之戎索隱曰地理志天水獂道正義曰括地志獂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獂戎邑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寧州慶州

本義渠戎國秦北地郡也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括地志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括地志鹽州古朐衍戎地後漢書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相卽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既興伐而攘之武丁征西戎三年乃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案侵邠者狄人獯粥非犬夷也此誤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案此文多據古文紀年爲說由是言之小雅出車大雅緜皇矣所詠蓋一

時之事周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荒服者王蓋犬戎本在西垂殷之衰入居雍土文王逐之遂居西垂唐書吐谷渾傳有樹敦城方輿紀要城在西甯衛西曼頭山北祭公所謂犬戎樹敦者也然穆天子傳曰天子至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則是時仍是處中國者厲王之伐入于犬邱此犬邱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西縣故城也宣王之世犬戎滅秦成之族王命秦仲誅之不克見殺則時已入居秦隴之鄙逼近西畿至幽王十一年遂覆宗周襄公攘之乃有小戎之詠而春秋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則秦所攘而未盡者與西羌傳曰平王之末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皆昆夷之支流餘裔矣

南有嘉魚

傳曰江漢之閒魚所產也左太沖蜀都賦曰嘉魚出于丙穴注曰丙地名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陸氏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穴口向丙故名類要曰丙水出丙穴在興州順政縣興地記曰大景山在興州南七十里與小景山相連有丙穴產嘉魚右會梁水涇沔水注曰褒水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有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下注褒水今漢中府畧陽縣南三十里有大丙小丙山也亦名大景小景山唐諱丙改曰景

焦穫

傳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

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于鎬京爲西北也王氏曰漢書溝洫志曰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班彪北征賦曰夕宿瓠谷之元宮注曰瓠谷在長安西寰宇記曰焦穫藪在京兆府涇陽縣北外十數里亦名瓠口右倉梁淮南墜形訓九藪秦之陽紆高誘曰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紆亦作陓讀如胡穫瓠音同陓則聲之轉也史記犬戎弒幽王遂取周之焦穫藪饒水草故嘗爲戎夷所據明一統志曰焦穫澤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方輿紀要云在中山西中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池陽廢縣在三原縣西北二十里漢時遺址畧存長安志池陽舊城南去涇陽縣二十八里戴震毛鄭詩攷正云既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

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閒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南太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

鎬

箋曰北方地名正義曰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王基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洓陰有長安鄉漢中有洛縣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右曾案侵鎬及方溯其始也至于涇陽言其終也詩人言昔文王繕朔方爲衆獫狁于襄今乃業薄

處周之焦穫以建牙帳蓋其始侵鎬及方窺伺塞下非一日矣寖尋不禁乃至侵及涇陽深入內地所以不得已而非時出師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漢書元朔二年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五年大將軍青伐匈奴出朔方高闕水經注河水自臨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昭曰高闕北距大磧口三百里史記正義稱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城其中斷兩峯具峻名爲高闕鎬通作鄗高闕其即鎬與（光武改鄗爲高邑秦本紀鄗池君鄗讀若高）方輿紀要曰臨戎城在廢夏州西北夏州周一千三四百里也劉向欲言其近故約舉千里耳

涇陽

箋曰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大恣也通典曰今涇原州地並涇水之陽郡縣志曰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涇水源出百泉縣西南涇谷右曾案六國時秦有涇陽君蓋封此地平涼縣今爲平涼府治涇州在府東百五十里自平涼府治東南至西安府六百五十里

太原

正義曰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于太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親行下二章說遣吉甫行也王氏曰後漢西羌傳云穆王遷戎于太原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周語宣王料民于太原右曾案地理志曰五邊郡本秦九邊郡武帝元朔二

年更名太康地理志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邊塞通典曰漢五邊縣城在榆林縣西（榆林唐勝州治）

日知錄曰詩大原今之平涼禹貢錐指曰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爲原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于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今固原州也廢縣在州西南四十平涼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獫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自涼逐之出塞不窮追也故固原于漢但名高平無邊之號至元魏始置原州且經以鎬方並言明鎬與方相近上言至于太原下言來歸自鎬明太原又與鎬相近獫允自焦穫而至涇陽兵鋒猋忽蹂躪五六百里自吉甫逐之自涇陽至高

平幾百數十里安得有武功之盛郎以爲鎬在高平與子敢所云千里之鎬亦不合也

蠻荆（段玉裁云漢書韋賢傳引荆蠻來威案毛云云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倒之也）

傳曰荆州之蠻也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韋昭曰芊姓之蠻鬻熊之後也史伯又曰叔熊逃難于濮而蠻晉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吳語曰有蠻荆之虞後漢書南蠻傳曰盤瓠後滋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右晉案荆州之蠻非一種史伯叔向所謂荆蠻郎楚也長沙武陵蠻郎五溪蠻也干寶晉紀曰槃瓠之後雜居五溪水經沅水注曰雄溪樠溪無溪西溪辰溪左右悉是蠻所居是也又有廩君種後漢書曰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武落鍾離山（山在今宜昌府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然則江漢之閒悉有蠻種依范蔚宗說此經荆蠻郎五溪蠻矣

甫草

箋曰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王氏曰穆天子傳曰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郡國志曰河南中牟縣有圃田澤水經注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云踐縣境睹斯卉窮則知踰竟詩所謂東有甫草也郡縣志曰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管城界曹家陂（在管城縣東三里）又溢而北流爲二十四陂補傳曰甫田易野也易野以車爲主故用以選車右晉案傳訓甫爲大言于廣大之處芟草爲防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韓詩曰東有圃草（馬融傳注又引作圃草誤也）然則箋易傳訓實本韓義甫田本周藪爾雅作于周末故係之以鄭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亦曰圃中戰國策信陵君曰秦七攻魏五入圃中史記索隱曰郎圃田也

敖

傳曰地名箋曰鄭地今近滎陽郡國志曰河南滎陽有敖亭水經注曰泲水東逕敖山北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括地志曰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在敖山之陽郡縣志曰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春秋時晉師在敖鄗之閒呂氏曰晉師救鄭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騶蒐可以設伏補傳曰敖險野也險野以人爲主故用以選徒右晉案穆天子傳宿于黃氏之隧亦郎此敖山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北廢河陰縣西二十里

漆沮　率西水滸

傳曰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吉日）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箋曰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緜首章）正義曰豳有漆沮之水但二水東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緜二章）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漆沮之閒（緜）虞獻所取不宜遠于

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潛嚴氏曰此詩稱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周原傳以為漆沮之閒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段氏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東入于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漆沮入于渭之上流書漆沮入于渭之下流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漢書注曰漆水在新平後漢書注漆縣故城在邠州新平縣沮水不知所在此詩之沮漆也右會案山海經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入于渭道元曰蓋自北而南矣地理志曰右扶風漆縣漆水在西說文曰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水經渭水注曰杜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

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縣之岐山也漆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即岐水也二川并逝俱為一水南與杜水合逕岐山西屈逕周城南又歷周原下括地志曰漆水出岐州普潤縣東南岐漆山攷方輿紀要云邠州西南至鳳翔府百六十里新平廢縣在州治西漢漆縣也麟遊縣在鳳翔府東北百二十里本漢杜陽縣地乾隆志杜陽故城在麟遊縣西北漆水在西東南流至岐山界合横水入渭岐水在西東南合漆杜水在南東南入武功界澄水在縣城東南南流合杜水普潤城在麟遊縣西百二十里本漢漆縣地漆溪在縣南流出廢普潤縣東下流為漆水漆縣故城無攷當在麟遊東北紀要謂在邠州西扶風縣在鳳翔府東百一十里漆河在城東一里自廢普潤縣流入縣界雍水自鳳翔縣竟東流合焉又東流逕此有漆水橋跨其上下流入武功縣界南合湋水以入渭是漆水出豳之西南竟南流屈東而至岐周或言出杜陽或言出漆縣其實一也康海武功縣志曰浴水在縣北川乾州梁山南流入竟合漆水關西人讀浴若欲與沮相近蓋沮水之譌

吉日集傳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王氏引孔氏曰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沮漆者別水經注曰洛水闞駰以為漆沮之水寰宇記曰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俗號子午水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右會案詩之漆沮在漢為右扶風竟在涇水西書之漆沮于漢為北地及左馮翊竟在涇水東周時但謂之洛水職方雍州其浸

渭洛周語三川震韋昭解謂涇渭洛是也左傳曰成有岐陽之蒐蒐狩之處惟岐陽為宜吉日詩瞻彼中原即所謂周原膴膴也今世所傳石鼓文說者以為宣王之鼓其文正與吉日相類而鼓出於鳳翔故知此漆沮亦扶風之水與洛水無涉也

史記周本紀太王去邠度漆沮踰梁山至岐下豳鄉故城在今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于邠州即漢漆縣為北少東自邠至岐則西南行也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州北至邠州百五十里西至扶風縣百許里山勢紆迴接扶風岐山二縣之竟縣詩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曰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蓋自豳西南行渡涇而南踰梁山仍循漆沮水東至周原故鄭志答

張逸曰豳地今爲栒邑縣故城在今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在廣山北邠梁山也
以其縣互廣沮水西此即出北地直路有涇水從此西南行
逕故曰廚山西東入洛者也
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今自西安府至
鳳翔府三百四十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何誤也當作岐山東北百四十里箋志
俱極明晰穎達作疏既云漆沮在豳東過周地又云禹貢雍
州云漆沮既從孔安國言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蓋沮一
名洛孔達言之穎達意以漆爲漆縣漆水沮爲直路沮水不
知漆自入渭沮自入洛入洛之沮不過周地非特與潛穎毛
傳悖亦與其言相矛盾矣趙氏校水經注引周本紀語脫沮
字近高郵王氏說詩改自土沮漆爲自土杜徂漆亦以岐陽
無沮水故耳夫川土變易名稱紛亂古地之莫攷於今夥矣

奚獨沮疏又以梁山爲夏陽之梁山尤謬不足辨
嚴氏曰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
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
渭闞駰十三州志曰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
水之源流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漆水又謂之漆沮
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謂扶風漆水入渭在澧之上流
而書言渭水會澧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澧水涇水
之下流與詩別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水而謂之漆沮
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沮自是二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即
詩之沮也右會案嚴氏以書之漆沮爲即詩之沮水沿孔氏
之謬也凡水之例兩水相入互攝通稱說文水經謂沮入洛

而書以洛爲漆沮則亦洛入沮矣
水經注沮水出直路縣直路故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沮水出縣西二百里子午嶺東
南流歷檀臺川屈而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謂之宜君水又
東南逕祋祤縣故城西在今西安府耀州東北一里南合銅官水又南出
土門山西在耀州東南四里謂之沮水又東逕懷德城南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五里
東注鄭渠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
澤泉合俗謂之柒水又謂之柒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
城北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五十里闞駰曰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
也其水又南屈名石川水又南入于渭其一水東出與澤泉
合水出沮東澤中在今富平縣西十三里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之
柒水也東南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

水得柒沮之名沮循鄭渠東逕蓮勺縣故城北在西安府渭南縣北七十里
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在同州府白水縣西北二十八里又東北注于洛
善長所敘漆沮止于此耳至宋敏求長安志則云沮水自邠
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今耀州也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界石川
河乃爲合漆之地程大昌雍錄本之夫自鄜州中部縣沮水
所原之處西去邠州二百餘里不得爲古公所渡也自華原
東北銅官縣界來者善長但謂之銅官川而宋氏以爲漆水
何所案據乎郡縣志同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北流注于涇
寰宇記曰水經注云漆水自宜祿縣界來又東逕漆縣北今本
水經注無此文郡縣志云宜祿縣東至邠州入十里今長武縣是即今邠州所治也今縣西
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逕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注涇

水恐是漢之䜣水但古今異名耳夫漢志䜣水不言所入然說文水經酈鄭元並言入渭其入涇之漆則於古無聞未可據以爲是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皆注酆鄗水北注渭此則於扶風北地兩漆水外又一漆沮矣

千畝　祈父

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箋曰與姜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右嘗案韋昭曰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周語又云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韋昭曰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閒然則作祈父詩者其南國之

人乎史記晉世家曰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趙世家曰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曰及曰伐則千畝乃戎部落之名居其地因以別之姜戎則其種類之統名耳郡國志曰太原界休有千畝聚杜預曰在界休縣南括地志曰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岳陽今屬平陽府

孔晁曰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于近郊晁意天子籍田千畝戰在籍田非是晉地如晁說將諸侯籍田百畝亦可以百畝爲地名乎

宗周　鎬京　周宗

傳曰宗周鎬京也箋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王風黍離序正義曰正月宗周爵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曰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周宗宗周也周爲天下所宗文異而義同王氏曰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陳氏曰長安縣昆明池北有鎬陂水經曰渭水東北與鄗水合注曰水上承鎬池于昆明池北武帝所都漢穿昆明池于是地今無可究郡縣志曰鎬京在京兆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穿昆明池鎬京遺址淪陷焉右嘗案宗主也尊也言爲天子所尊萬邦之主也漢書注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譙周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鎬池也郡國志曰鎬在上林苑中蓋秦漢以來經營池閒鎬京遺址不可深攷特有鎬池鎬水爲之識別耳梁載言十道志曰鎬池一名元阯在長安縣西昆明池北始皇毀之廟記曰鎬池周二十一里劉曜起酆臺于此唐貞觀中以鎬池并入昆明池括地志曰豐鎬二水今皆壅入昆明池無復涓流然則唐初已無鎬水今仍有之者長安志曰昆明池舊周三百餘頃今墾爲

田據此知池竭爲田而因以其流者目爲鎬水非復禹周舊迹也

褒

傳曰褒國也姒姓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晉語史蘇曰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鄭語史伯曰褒人褒姁有獄而以入于王韋昭注褒姁褒君也國都城記曰褒姒姓夏同姓所封輿地廣記曰興元府褒城縣故褒國漢置褒中縣括地志曰褒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右嘗案方輿紀要曰古褒國城在漢中府褒城縣東三里駱駝坪中有褒姒臺

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豔魯詩作閻毛傳曰豔妻褒姒也美色曰豔而箋易傳訓以十月之交爲刺厲王詩以豔妻爲厲

臣妃正義稱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此鄭所據也箋又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番是以知然右曾案箋非也閻剡與豔聲近字易漢書左雄疏曰幽厲昏亂褒閻用權谷永疏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用不臧班倢伃賦曰哀褒閻之爲郵然班固古今人表無閻妻且以閻妻爲厲王妃則閻當爲國然唐世系表閻國系出於姬非剡也况申伯爲宣王元舅明是厲后申女姜姓也左傳宋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豔妻云者因褒姒之色以爲號耳周本紀幽王嬖褒姒在幽王三年鄭語桓公爲司徒在幽王八年則

八年以前爲司徒者安知非番孔氏彌申鄭旨謂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不知史伯所云皆追述前事改竄國語以就箋訓可乎經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詠地震之事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詩刺幽王可知也唐一行推歷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則詩刺幽王又可知也鄭以十月之交雨無正等四篇並爲厲王詩毛公移其篇第然正義言韓詩篇次同毛則非毛公所移易又可知也

向

正義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曰河南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右曾案水經注曰天漿澗水出軹南舉向城北城在舉上闞駰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竹書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更名向曰高平括地志曰高平故城在河陽縣西四十里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軹縣故城在今懷慶府泲原縣南十三里

九域志曰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未詳

蘇

箋曰畿內國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王氏曰鄭語蘇己姓昆吾之後地理志曰河南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寰宇記曰故溫城在孟州溫縣西三十

里右曾案忿生爲司寇而周公立政稱爲蘇公則蘇本公爵後降爲子耳鄭樵通志曰蘇鄴西蘇城是蓋夏殷之世本封在鄴晉語紂伐有蘇是也忿生爲周司寇乃居于溫鄴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溫今懷慶府溫縣

伯氏吹塤仲氏吹篪箋以爲喻正義稱世本曰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又稱譙周古史攷曰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然可知作此詩者爲成公所刺者爲辛公也諡法無辛蓋以幹支立號如齊有丁公癸公己公魯有申公之類

暴

箋曰畿內國名正義曰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書未

閻徼外有㬥國今㬥公爲卿士明是畿內當卿士兼公官也王氏曰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㬥杜氏曰鄭地右曾案一名㬥隧左傳成十七年楚侵鄭及㬥隧

艽野

傳曰艽野遠荒之地蘇氏曰地名右曾案說文曰艽遠荒也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璞曰西王母在西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紀其迹于弇山名曰西王母之山地理志曰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崑崙山祠後漢書明帝紀竇固出敦煌崑崙塞擊破白山虜于蒲類海上章懷太子曰崑崙山名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臨羌廢縣在今西甯府西崑崙山在今肅州西南此即爾

雅四荒之地也毛許並以遠荒釋艽野當與此相近又案淮南修務訓曰野彘有艽莦槎櫛窟處比連以象宮室西戎之俗板屋穴居艽野之名殆取于此乎

淮水

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右曾案山海經言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水經言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攷平氏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淮水出縣西三十里淮井有泉三處湧出即于池邊伏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而東流經今汝甯府之信陽州羅山正陽光州之息縣光山光州固始安徽潁州府之阜陽霍邱潁上鳳陽府之壽州懷遠鳳陽臨淮泗州之五河泗州盱眙江蘇淮安府之清河山陽安東入海漢志淮陵蓋淮浦之誤淮浦即今安東縣也

三洲

傳曰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王之久于淮上而忘反也右曾案水經注曰淮水又東爲安風津津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洲納厥稱通校全淮惟此有洲在今霍邱縣北也

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不用傳亦不言會諸侯苟不會諸侯王曷爲作樂于淮上左傳曰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潁水源于太

室而入于淮意王既會遂浮潁入淮數穆天子之浮于衆水以奏廣樂宜其汰侈于諸侯而不知戎狄之竊發此賢者所以閔樂而撫心也正義曰鄭于中候握河注曰昭王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蓋依三家說右曾案昭王南征無緣流連于淮上若作穆王則與左傳穆王有塗山之會適合未詳

洛

傳曰洛宗周溉浸水也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雝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曰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與東都伊洛别矣王氏曰淮南墬形訓洛出獵山注曰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是也說文曰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中徐鍇曰歸德當作懷德右曾案歸德不誤左馮翊當作北地郡耳東南入渭雝州浸括地志曰洛水一名漆沮

水原出慶州洛原縣白於山東南逕鄜丹同三州至華陰北南流入渭右會案周語幽王時三川震韋昭曰涇渭洛也史記周本紀云文王獻洛西之地于紂晉世家云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漢地理志云北地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懷德縣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山海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郡縣志曰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洛源縣北三十里方輿紀要曰歸德廢縣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百里洛水出合水縣北二十里白於山東經延安府保安縣西南南經安塞甘泉西鄜州東洛川西南中部東宜君東又東過西安府耀州西三原東北富平西北白水東又東南經蒲城西南同州西至朝邑縣南而入渭傳箋以洛為瑜與明王恩澤

及于天下呂氏王氏及集傳並以為東都之水則誤也故東都之水字本作雒職方氏雝州浸渭洛豫州川滎雒班志說文俱依以為說是雒與洛別也自魏文帝改雒陽之雒為洛而後雒洛二字相亂文帝詔見三國志裴松之注今經典皆魏晉後師儒所亂故宋人有此說其實非也段玉裁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洛字去水加隹此本不經之談而顏氏信之其實漢以前皆用雒非漢去水加隹也

蠻髦

傳曰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曰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牧誓庸蜀羌髳孔氏曰髳在巴蜀括地志曰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有髳州右會案爾雅疏云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脊新唐書地理志曰髳州漢越巂地廢髳州在楚雄府大姚縣境後漢書西羌傳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牧野則髳亦西戎也武德四年置西濮州貞觀十一年更名南接姚州李元陽曰髳人今北勝今永北廳也

謝

傳曰謝邑也黍苗周之南國也崧高正義曰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于謝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周本紀曰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不過是此申伯之子與孫耳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王氏曰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唯謝郟之閒是易取也注曰謝申伯之國

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為州郟南謝北號鄶在焉右會案王逸楚辭章句引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王符潛夫論曰申在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于邑于序徐序謝俱聲近字易國語言齊許申呂由太姜然則申之始封其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宣王改封之謝以續先祀故曰亹亹申伯王續之事又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申城今在南陽府南陽縣北二十里申國在宛班固王符馬彪說並同博物記亦云宛有申亭而劉昭注續志引荊州記曰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水經淯水注曰謝水出謝城北城周迴側水申伯之都也世祖封樊重少子為謝陽侯即此為棘陽縣治在西此別一謝城世本所云任姓之謝或在此若元以為申伯之都非是方輿紀要曰羅山縣

西北六十里有謝城申伯所都稱山漢郿縣地總與左傳以
申呂並言者不合
滮池 說文作淲沱
傳曰滮流貌箋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豐鎬之閒水北流水經
注曰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水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
于鄗九域志曰京兆府有冰池十道志曰滮池亦名聖女泉右
曾案傳訓滮爲流不以爲池名也然晉書太元中苻秦將鄧景
率衆據滮池以擊姚萇則明爲池澤矣豐鎬之閒水北流者迫
于南山故也明一統志曰鄗水下流合滮池水滮池在西安府
城西北二十里西北合于鄗水 正義云池上引豐水又決而入豐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三 南菁書院

詩地理徵五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大雅上

摯

傳曰摯國任姓箋曰摯國中女曰太任從殷商之畿內嫁於周
周語曰摯疇由太任注曰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
居書世系表曰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仲虺居薛臣扈祖
已皆其冑裔傳氏曰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則摯是殷畿內國右
曾案郡國志注曰汝南平輿有摯亭見說文平輿在今汝甯府
汝陽縣東南

京　京師

傳曰京大也王肅曰大國右曾案爾雅曰絕高爲之京則京本
爲邱之高大者皇矣傳曰京大阜此其正訓也以其爲高大之
阜借爲大義左傳曰莫之與京公劉篇曰京師之野傳曰是京
乃大衆所宜居之也是也白虎通曰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京
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
也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風俗通義曰邱之絕高大者
爲京今京兆京師義取于此據此知京師於名起於周實始於
公劉之居豳其後世因以爲千里之邑號如臯門冢土制於太
王後世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此詩言曰嬪于京又言于周于京
猶言周之京師耳
箋曰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 大明 京周地名文王但發其依居

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矣（皇矣）正義曰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子孫追崇其號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右曾案京爲周地本無可攷所以易傳者但以傳訓京爲大語不明了耳正義駁孫毓京師之說則有不然者果如疏言則公劉并未追王何以有京師之名詩詠太任曰嬪于京又曰京室之婦詠太姒則曰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兩世婚娶必舍其國都止于京地此何故也匪風詩念彼周京念彼京周亦以周京並言此又何義也

洽陽（說文作郃穀梁桓八年傳注引亦作郃）

傳曰洽水也陸氏釋文云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水經注曰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有文母廟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括地志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郡縣志曰郃水在舊河西縣南五里今郃陽界內右曾案史記魏文侯築合陽即郃陽也明一統志曰郃陽縣在同州東北百二十里郃水經縣北蓋縣非漢舊矣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大明）傳曰載識合配也箋曰于文王生有所識則爲之生配然則太姒少于文王一二三歲矣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許慎五經異義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倘有兄伯邑考是太姒生伯邑考纔十歲或十一歲耳小戴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文王終時武王年已八十三矣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武王已克殷紂封功臣昆弟康叔封聃季載皆少未得封謂之少年必在十五以下武王年八十七而克殷（此詩疏本鄭氏說也）而有十五以下之母弟是太姒之生康叔聃季爲八十餘歲矣（鄭氏謂文王終之明年武王乃生成王而成王又有弟唐叔是武王八十餘有子矣）夫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此古今不易者也男子七十女子六十同藏無閉氣化衰而慾絕也春秋之世人多恣慾故有國君十五生子者大戴蓋本此以附會之耳周本紀曰古公少子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虞仲亡如荆蠻汲冢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見御覽）太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見後漢書西羌傳注）自太丁十二年至紂之七爲六十三年參之文王享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伐紂則季歷薨於太丁十一年矣計古公之薨文王必已屆在傅虞師之歲故知其足以興周古公薨年不可知（今紀年云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不見引於他書未可信）即以紀年推之武乙三十四年季歷朝王必始免喪則古公薨在武乙三十一二年也自武乙三十一年至太丁十一年凡十六歲則文王嗣位年蓋二十餘矣詩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傳曰嘉美也箋曰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通檢傳箋俱不言時王季猶在白虎通嫁娶篇曰人君及宗子父母沒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記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

涓此魯詩遺說尤足證文王嘉止不言王季之故孫毓之徒始拘拘大戴說謂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穎達駁之謂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楷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于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吁是何言歟父在子不得自專苟非瞽瞍之頑何可不告而娶王季猶在而嘉止定祥造舟親迎一不稟命於父豈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乎或曰如子之說何不以文王初載爲文王卽位之初年曰是固有所不可也禮曰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摽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

蕃育民人也毛意以梅落喻年衰由卒章推之則其實三兮爲二十八九之男十八九之女其實七兮爲二十六七之男十六七之女其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與穀梁傳合聖人定制議道自己二傳雖不言文王文王娶太姒其必年二十五明矣男年二十五則女年應十五而太姒不然故詩著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兩言以明太姒之少于文王不過二三歲耳所以然者以太姒雖過許嫁之年而其德賢淑故又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也春秋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文王嗣位之初年父喪未畢安可圖婚圖婚必在卽位三年矣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受命者受牧伯專征殷王之命也中身者上壽百有二十半之則六十也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九年時維莫春在鄗召太子發則尚書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非也文王年二十二三而嗣位享國五十年則崩年七十二三受命之年六十三四故曰惟中身舊解以受命爲嗣位中身謂年四十七誤於戴記也逸周書柔武解曰維王元祀大開武解云維王一祀小開武解云維王二祀寶典及酆謀解並云維王三祀則尚書說謂武王冒文王受命之年不改元者非也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殺紂史記宋世家亦曰武王既

克殷訪問箕子明克殷在十三年周本紀及依今文說今文說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殺紂者非也周書度邑解曰惟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于今六十年則武王受命之時年六十嗣位之年四十有八以文王壽七十三計之則文王年二十六而生武王也康叔聃季爲太姒之少子太姒既少于文王二三歲則其少子當文王崩時亦弱冠矣周書克殷解曰武王既位社南衛叔傳禮能傳禮豈甚幼哉白虎通姓名篇曰文王十子管蔡霍成康南南卽聃季皆采也管蔡霍成封于武王則康南亦必受之武王史記云幼未得封者非也善乎邵陽魏默深之言曰語徵實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可謂得治經之凡者矣

莘

傳曰太姒之國世本曰莘姒姓禹後水經注曰郃陽城故有莘邑唐世系表曰啟封支子于莘括地志曰古莘國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右曾案史記閎夭求有莘氏美女獻之于紂卽此周語曰杞繒由太姒然則莘國後絶改封杞繒二國矣河西故城在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四十里

牧野 說文作坶正義曰禮記及詩作坶野案坶乃坶之譌也

書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郡國志曰河南朝歌縣南有牧野水經注曰自朝歌以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之地通典曰衞州汲縣牧野之地右曾案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鄭氏聘

禮注云天子畿內百里爲遠郊近郊半之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今牧野去朝歌七十里所謂郊外也

自土

地理志曰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毛詩自土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右曾案土杜字通杜陽故城在今鳳翔府北九十里杜陽山杜水並在府東北祝穆方輿勝覽云隴州吳山縣東四十五里有文王城蓋卽漢之杜陽城又岐山縣東二十里亦有杜陽城非是

岐

傳曰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正義曰呂氏春秋云太王杖策而去邠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太王去邠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俯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王氏曰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水經注岐水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水北卽岐山郡縣志云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右曾案國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呂氏春秋岐山九山之一也漢美陽故城在今乾州武功縣西北又西北則岐山縣也

周原

傳曰周原沮漆之閒也箋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郡國志曰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皇甫謐曰邑于周地始改國爲周通典曰美陽故城在京兆府

武功縣北七里郡縣志曰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

高氏士奇曰括地志美陽城亦曰太王城亦曰周城寰宇記曰周城一名美陽城皆誤也水經注云岐水逕周城南歷周原其北則中水鄉成周聚又東合美水逕美陽之中亭川又東逕美陽故城注雍入渭據此則美陽周城截然二地矣周城在岐山縣之東竟與武功之美陽城中閒尙隔扶風一縣漢時美陽竟甚廣扶風正美陽地故岐得在其西北安得混爲一地乎通典云美陽治中水鄉城西卽中亭川尤繆右曾案高氏說是也但周城岐陽亦自有別閟宮篇云居岐之陽說文邑部郊周大王所封或作文王誤也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從邑支聲杜預云岐陽在美陽縣西北與班志水經注脗合周

城周公之采地王禕周公廟記云周城今爲岐陽鎭遺址猶存廣袤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南有周原杜預曰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也雍縣卽今鳳翔府治今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其東竟於漢爲美陽縣地其縣治以西於漢則雍縣地陝西通志曰周城在岐山縣西北十五里是周公之采與太王所邑周名則同城地則異方輿紀要云岐山縣東北至邠州百二十里岐山在縣東北十里梁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東連乾州界州故好畤縣也括地志梁山在好畤縣西北十八里扶風縣在府東百一十里東至乾州武功縣五十里故辨地而命以方曰梁山在邠西南岐周中水鄉在梁山南周公之采在岐周西少北孟子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趙岐注曰言文王不殄絕畎

夷之慍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是所謂不能殄絕畎夷之慍怒也又曰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是所謂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拔當如拔本塞原之拔棫棫拔而行道成蹊混夷乃疾行逃遁維其困矣此言伐混夷之事也此章傳甚簡而箋又曲說支離不可通趙岐皇甫謐說或得毛指

虞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慙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郡縣志曰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卽虞芮讓爲閒田之所右會案平陸縣今屬解州在州東南九十里閒原今名讓畔城

芮

晉太康地記曰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郡縣志曰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右會案芮城縣今屬解州在州西南九十里

旱麓

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王氏曰地理志曰漢中郡南鄭縣旱

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寰宇記曰旱山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云山上有雲卽雨右會案今漢中府南鄭縣西南六十五里有旱山

密

傳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王肅曰密須氏姞姓之國也呂氏春秋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地理志曰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括地志曰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卽古密國郡縣志曰涇州靈臺縣西陰密故城卽古密國右會案左傳曰密須之鼓文所以大蒐也謂伐密須氏所得之鼓也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史記同鶉觚縣唐大

寶中改曰靈臺今隸平涼府陰密故城在縣西五十里靈臺縣南至鳳翔府扶風縣二百里
侯伯之職救患分裁討畢密也阮也共也皆文王之所謂友邦素所帥之以事殷者也乃密人始亂侵阮徂共是不恭其職而敢距周也釋此不討縱畢人而莫卹鄰患上違王命下滋民疾此文王所以赫然震怒者也傳曰侵阮遂往侵共未嘗以為周地而王肅云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周地述毛而非毛義所以誤者由下文有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云云夫我者內之之詞密即不恭阮共既為與國自必外密須而內阮共且使非國何以曰阮疆此欲闢鄭而不知所以闢鄭也鄭以阮徂共為三國說本魯詩無

闢經誼顧謂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距義兵違正道正義從而傅會之謂文王欲侵三國徵兵於密密人距而不從無論徵兵之事即如此說是兵端肇於三國而成於文王其不然一矣鄭意以密阮徂共皆紂之黨故首章箋曰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于天心密阮徂共之君又助之謀曾不思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何惡於紂乃顯然誅紂之黨與顛商之謀臣其不然二矣以阮徂共侵周之故而徵兵於密以報之於文當曰三國不恭侵阮徂共密距大邦王赫斯怒且果如此則脣亡齒寒密人距周固無足怪何得以密為首惡密人又何以自稱其主以與周其不然三矣且史記大傳敘文王用兵之先後未聞其伐阮徂共孫毓所譏誠不可易其不然四矣穎達不惟不能匡其失又肆為荒悖之語謂文王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是穎達之所謂文王即曹操所自比之文王非孔子所稱至德之文王也非聖誣經不已甚哉又稱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之此言蓋採摭戰國時遺說傅會成文不可依據且亦與經背也密須姞姓文王滅之其後以封姬姓土地不異而族姓則殊國語云密由伯姞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姞也攷

富辰所言鄅鄶聃息鄧盧諸邦皆周世所亡滅周語云恭王遊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其後恭王滅密伯姞蓋即三女之一韋昭所疑非也王氏引以證姞姓之密須疎矣

阮足利本作邧

張氏曰阮國名在今涇州右曾案地理志安定郡有爰得縣爰重言之為阮故城在今涇州東南於密須為東北也

通志氏族略云阮商諸侯國在岐渭之間蓋採下岐陽渭將故有此說實無可攷也正義曰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于何書孫毓云文王七年五伐未聞有阮徂共張融駁之曰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于齊說非鄭創

造攻後漢書伏湛傳曰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謀之羣臣云云五國謂密崇阮徂共也湛蓋本齊詩說則不獨齊詩以爲國矣毛公所以必訓徂爲往者以下徂旅孟子引作徂莒則旅明是地名非師旅之旅旅爲地名則徂必非國且以侵阮共爲密之辠既順文義又可知文王視民如傷一怒安天下之全量此毛義之精所以高出齊魯也自王肅以爲周地而傳意晦矣

共

張氏曰涇州今有共池卽共也右曾案共池在今涇州北五里傳曰密人侵阮遂往侵共遂者繼事之詞明非一國張氏謂共爲阮國之地非是

旅 孟子作莒

傳曰地名右曾案趙岐孟子注曰文王赫然斯怒于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蓋本傳爲說莒亦讀旅旅魯古同叚借作鹵地理志安定有鹵縣也

韓非子有文王伐孟克莒舉酆之語案此蓋別事不見於經今西安府三原縣有孟侯原清鄭原乾州有魯店疑是其處或據以證詩云旅爲密地密孟字同未詳

鮮原 毛音息淺反 鄭讀仙善也

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曰孫炎云別不相連也太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此亦在岐山之陽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也王氏曰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右曾案周書和寤解云王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注曰近岐周之地小山曰鮮路史國名紀云在今咸陽與畢陌接所謂畢程程大昌雍錄云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郢卽程也方輿紀要云唐咸陽故城在縣東二十里則安陵故城當在今咸陽縣東四十里也 紀要云在縣東二十一里此沿括地之文未攷其實與 又云畢原在縣北五里亦謂之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卽九嵕諸山之麓也咸陽西北去岐山三百里而得謂之岐陽者蓋岐山迤邐東出縣於涇水隨地異名九嵕谷口亦岐之支派也

崇

箋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右曾案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因殷嬖臣費仲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征伐于是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書大傳亦謂文王伐崇在受命六年皇極經世商受十八年西伯伐崇二十一年西伯薨文王有聲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崇卽豐也

羑里之難史記謂在未受命之前尚書今文說在受命五年今文說是也殷傳曰西伯得四友獻寶免于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鄭注書序本之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 謂邘密須犬夷 而始畏惡之拘

于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犬戎明年伐崇凡讒譖之行必有其端未專征伐文王不過恪恭侯職耳至三伐皆勝天下駸駸歸周崇侯知紂之畏惡之也故譖之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信之而囚西伯拘之羑里之庫百日以詩書傳記攷之受命四年周正月犬戎侵周其年夏以紂命伐獫狁故詩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秋移師伐犬夷故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至明年周四月師還故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周四月殷三月也文王於是朝殷述職崇侯於是譖西伯紂於是囚之羑里故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宗當作崇震

怒無疆夫伐密而後遷程宅程而後作程典況比次其月又相脗合乎殷本紀據戰國策魯仲連說以成文但云西伯竊歎崇侯知之以告紂不言其譖周本紀載虎之譖詞而不言入爲三公脯鬼侯鄂侯之事蓋太史公馳騁古今兼采衆說傳聞異詞書以存疑互相出入原未爲定論也程典又云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逆謂文王既釋而逆之也弗忍者不忍從諸侯之請而正王位也夫湯釋於夏臺有鳴條之役文王出於羑里弗忍從諸侯之請此湯之所以有慙德而文之所以爲至德也箋疏乃據稱侯以攷稱王之年不亦誣聖之甚哉

靈臺

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正義曰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杜預曰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王氏曰三輔黃圖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三輔故事云在豐水東右晉衆康志賀述禮統曰夏爲清臺商爲神臺周曰靈臺蓋自文王築臺名之曰靈後遂以爲天子之制如皋門冢土也括地志曰今辟雍靈沼悉無復處所惟靈臺孤立高二丈是臺至唐太宗時猶存也方輿紀要曰鄠城在西安府鄠縣東五里鄠宮又東二十五里即靈囿之地中有靈臺五經異義稱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此靈臺在靈囿中未始不可觀四時及鳥獸但所云二十五里則相印合東亦少陽也

靈囿

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方七十里鄭駮異義云同言靈者于臺下爲囿沼則因臺爲名王氏曰黃圖云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右附衆春秋正義曰天子曰苑諸侯曰囿然攷周禮囿人注曰謂天子小苑彼疏曰古謂之囿漢謂之苑是古者天子諸侯通曰囿也明一統志曰靈囿在鄠縣東三十里

靈沼

黃圖曰在長安西二十里右曾案玉海引水經注曰豐水北逕靈臺西文王引水爲辟廱靈沼

辟廱

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黃圖曰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史記曰豐滈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卽辟廱右曾案五經異義稱韓詩說曰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璧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白虎通曰天子立辟廱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廱者壅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詩訓曰水圓如璧此蓋齊詩說

豐

地理志曰右扶風鄠縣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說文曰鄷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皇甫謐曰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孔氏曰從鮮原徙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括地志曰豐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通典曰今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朱子曰在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右曾案郡國志注稱決錄注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方輿紀要曰在今鄠縣東五里

豐水

箋曰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氾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老子曰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于外三輔黃圖曰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黃氏曰北至咸陽縣入渭鄠縣志曰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北流逕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右曾案水經曰渭水又東豐水自南來注之注曰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又長安志長安縣下引水經注曰豐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墩注于渭方輿紀要曰豐水在西安府西三十里出鄠縣（縣在府西南七十里）南山谷中漢志注云原出秦嶺西北經子午谷又得豐谷口水故名焉東北流逕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縣在府西北五十里）（水在縣東南三里）入渭

大雅下

有邰

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命使祀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曰后稷成功堯改封于邰就其成國之家室正義曰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此邰爲后稷之母家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王氏曰郡國志云右扶風郿縣有邰亭郡縣志曰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秦孝公作四十一縣斄武功各其一武功蓋在渭水南今郿縣地右曾案地理志曰右扶風斄縣后稷所封後漢省斄入郿故王忳傳曰宿郿之斄亭晉移武功縣治斄城故杜預曰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古邰國今武功縣隷乾州卽唐縣也

百泉　流泉

邠縣志曰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號幽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右曾案通鑑注三水縣有龍泉鎮金史地理志三水縣有清泉鎮方輿紀要三水縣在邠州東北七十里縣東二里有玉泉縣南三里爲栒泉自高山湧出縣北爲白馬泉合流爲一亦名汎水永壽縣西北至邠州七十里高泉山莫谷水原焉本名安陽泉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載于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海原卽其處案唐原州今爲平涼府東距邠州三百里又今涇州西三十五里有百泉涇州東南至邠州一百五十里泉眼極多四時不涸距幽已遠疑非詩所詠也

溥原　隰原

孔氏曰禹貢雍州原隰底績公劉居幽度其隰原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史記正義曰原隰幽州地也邠縣志曰五龍原在新平縣南三里原側有五泉水因名永壽縣有永壽原宜祿縣有後水原右曾案寰宇記邠州理新平縣縣東北有白土原其東又有陳陽原

涉渭

史記周本紀曰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正義曰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爲用漆水東入渭

皇澗

傳曰皇澗名也正義曰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右曾案寰宇記甯州眞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注大陵小陵水出逕河南秼川西南逕甯陽城故幽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案方輿紀要甯州南至邠州百四十三里正甯縣在甯州東百里縣南有大陵小陵水卽九龍川之上源九龍川在州東百二十里一名九陵川自橫嶺流至州西南合晉延川又南流入涇蓋古讀皇橫相似水出橫嶺故曰皇澗今經三水縣北而入涇也

過澗

傳曰過澗名也正義曰過澗橫故在北而釋之

芮鞫周禮注作芮坭地理志注韓詩作芮阸案說文無坭字當作阸

傳曰芮水厓也鞫究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曰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右曾案傳箋之意蓋主過澗而言內則澗之北外則澗之南也

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芮注云汭在幽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坭之卽地理志曰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韓詩作汭阸然則鄭注周禮亦用韓詩矣蘇氏曰芮鞫芮水之外也朱子曰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胡氏曰涇屬渭汭傳曰水北曰汭春秋傳注曰水之隈曲曰汭說文汭水相入也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逕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

內曲之處及其後人衆則又營其外曲以居此皆本韓詩爲說今攷汭水源流隋志安定郡華亭縣有汭水通典邠州宜祿縣有汭水郡縣志涇州良原縣汭水一名宜祿川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寰宇記引水經注曰芮水出小隴山其川名汭隴州汧源縣芮水又東逕宜祿縣俗謂之宜祿川水邠州宜祿縣通典亦引此方輿紀要芮水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北流入平涼府華亭縣南又東北逕崇信縣北至涇州城北又東南過長武縣北而東流合于涇水是也但公劉時戎狄立國豳谷竟必不廣且豳城在涇水東汭水在涇水西詩不言涇豈得越涇而居芮此毛傳之精所以勝於韓詩也

凡

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正義曰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曰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于漢屬河內郡王氏曰郡縣志云故凡城在衛州共城縣西二十里古凡伯國右曾案郡國志曰河內共縣有汎亭劉昭注曰凡伯邑水經注曰在共縣西南今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汎城是也通典云在衛州黎陽縣北非是

鬼方

傳曰遠方也正義曰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披憊而後克之明鬼方是遠國也王氏曰漢書匡衡傳云成湯化異俗懷鬼方大戴禮帝繫曰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漢五行志注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後漢書西羌傳曰武丁征西戎鬼方竹書紀年曰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文選注世本注並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右曾案地理志曰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水經注曰龍夷城故西零之地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西零卽先零今青海也詩經類考曰今貴州有羅鬼夷未詳

芮

箋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畿內也王氏曰地理志曰左馮翊臨晉縣

芮鄉故芮國通典云同州馮翊縣古芮國右曾案今同州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

仍

箋曰仍叔周大夫也右曾案畢沅曰古仍任通用春秋桓五年仍叔穀梁作任叔左傳曰夏桀爲仍之會又曰有仍氏生女是仍古國名又昭二十二年傳曰王師軍于任人則其地在洛陽也

嶽

傳曰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曰四嶽主方嶽巡狩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歷虞夏商世有

國土周之甫也申也許也齊也皆其苗胄正義曰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于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右曾案岱在今泰安府泰安縣北衡在今衡州府衡陽縣北華在今華州華陰縣南恆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周語曰共工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鄭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蓋堯之初四岳羲和爲之羲和死伯夷以秩宗代之未知其爲何岳也舜咨四岳以命秩宗明是時四岳猶羲和爲之

郿

傳曰郿地名箋曰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正義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還申塗不經郿時蓋自岐遣之故餞之于郿曾氏曰先王之廟在岐周申伯受封則策命于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于郿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郡縣志曰郿本秦縣今縣東十五里有故城今縣周天和元年築在渭水南當斜谷右曾案今郿縣在鳳翔府東南百四十里故城在東北渭水之北自岐周言之則在其南少東也

樊

傳曰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周語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于樊左傳晉文公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也王氏曰左傳注云樊一曰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右曾案在今懷慶府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

韓

傳曰韓之先祖武王之子也水經注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城非也魏書地形志曰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曰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李氏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涿郡乃燕地也右曾案顧氏日知錄曰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謂韓土在北陲之遠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固安縣今屬順

天府

詩之韓與左傳韓原之韓異而俱與今陝西之韓城縣無涉詩之韓國左傳所謂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國語所謂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國在職方并州其後在漢有辰韓馬韓之屬謂之三韓韓原之韓左傳所謂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而晉滅之地理志所謂韓武子食采于韓郡國志所謂河東郡河北縣有韓城杜預所謂韓國在河東郡界也國在職方冀州滅于晉武公左傳云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又桓三年傳武公伐翼韓萬御戎萬即武子也則滅韓在此年前自鄭氏箋詩誤以宣王命韓侯爲即晉所滅之韓於是轇轕糾紛張華博物志遂云夏陽有韓原韓武子采邑隋世因之置韓城縣而

說地者固不以爲據豈知案之經傳不可通邪以詩言之其辨有四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封九山決九川陂九澤越九原九州之內誰非禹甸古公踰梁山在好畤矣爾雅梁山之扉象在南方矣莊子之呂梁在彭城矣漢書梁孝王傳梁山在東平矣禹貢呂梁在離石矣此皆章章經史者其餘不可悉數不得謂夏陽之梁山爲禹所甸亦并無梁山即有之非禹所甸也辨一也晉都絳邑而云甸侯若韓在河東與晉鄰比當亦甸侯芮居臨晉而云圻內若韓在夏陽與芮接壤應云畿內而詩云因是百蠻傳曰長是蠻服之百國何哉以曹爲伯甸去王城八百里例之則蠻服應去宗周三千四百里以卽每服二百五十里計之侯甸男采衛蠻六服一千五百里宗周圻內八百里半之爲四百里亦須一千九百里其非河東夏陽明矣辨二也韓侯出祖出宿于屠說文郿在馮翊郃陽郃陽距韓城不盈百里距河北縣不盈二百里而去鎬京則三百里而遙韓侯已反國及郊顯父猶追餞之乎辨三也春秋梁伯國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梁山梁之所以名也僖公十九年梁亡入秦謂之少梁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而梁山入晉爾雅作於春秋之末故云梁山晉望也括地志曰韓城在同州韓城縣西十八里夫準之周禮韓侯爵封當四百里梁伯爵封當二百里乃今二國之都相距數里卽滕郳小國猶不至此可信乎不可信乎地理志明云左馮翊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無故韓國之說也辨四也若夫追貊北國非夏陽之所接燕去同州二千餘里非

量地任力之法則亭林已詳哉言之矣以左傳言之其辨亦有四晉之兼并載于傳者閔元年滅耿霍魏僖五年滅虢虞其荀賈焦楊韓不知何年并於晉僖十五年傳言惠公許秦賂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河外者南河之外也觀僖三十年傳許君焦瑕及華山虢略可見若此時晉已有河西何不以河西地予秦而韓萬見于桓三年傳則韓之入晉久矣辨一也釋例韓韓原宗邱三名一地集解宗邱近在宗邑則非河西地可知辨二也傳敘韓原之戰上言涉河下言寇深則非河西地又可知辨三也晉語敘戰韓之後云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在今同州府朝邑縣東又東與山西蒲州府以河爲界則知左傳涉河卽朝邑之河所謂蒲津關者也朝邑在同州府東三十里韓城在同州府東北二百二十里若戰于韓城則秦師之歸當取道澄城不至朝邑其辨四也是則韓城之韓無與于毛詩左傳明矣或曰是則然矣然鄭氏韋昭杜預之倫咸以晉所滅者卽武穆之裔則安知詩之韓國不在河東彼夏陽之梁山或跨河而有之未可知也曰茲所謂惑者矣武王光宅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豈能悉數之乎且燕分南北虢有東西徐別隗嬴越殊芊姒則何以必其無二韓也河東爲同姓之韓封自武王涿郡爲武穆之韓封于成王惟成王之世侯甸已無閒壤故國唐叔於太原彊以戎索封武穆於幷域因時百蠻詩曰纘戎祖考又曰先祖受命親昵之詞不殊命文

侯之昭乃顯祖也同姓之韓滅於晉春秋之韓氏六國之韓王其裔也史記韓世家曰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索隱曰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晉之支庶國語宣子謝叔向曰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右曾案晉世家云三晉滅晉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如韓是曲沃之裔則晉祀猶未絕也使河東為武穆所封太史公不應於吉甫所詠富辰所言概置不道而但據叔侯一語明為同姓此可見毛傳史記相為表裏西漢人之聞見大抵相同矣且河北縣於詩為魏國十畝之閒已傷陿隘魏侯逼處安得川澤訏訏而大麀麌麌而多夏陽渡河為河津榮河二縣河津則耿國所處榮河乃魏之脽地韓安得越之而有梁山哉至若燕師北國追貊百蠻之蠻穫者

河北與夏陽同也實事求是自不得遵王肅而從鄭氏矣

梁山

右曾案顧氏曰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方輿紀要曰良鄉故城在涿州北四十里房山縣本良鄉縣地高梁河在昌平州西魏劉靖造戾陵遏碑云登梁山以觀源流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梁山在西北括地志在同州韓城縣東南十九里薛氏禹貢解曰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時縣亦有梁山在邠岐閒非禹貢之梁山曾氏曰禹治水自壺口循梁山而西九域志在龍門南案辨已見上

屠

說文云郃左馮翊郃陽亭李氏曰同州署谷王氏曰今日莘谷右曾案方輿紀要曰莘峪渡在同州郃陽縣東河西故城南南去朝浮渡里許通山西榮河縣界

汾王

傳曰汾大也箋曰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墳汾音同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肅雖申毛傳其意亦為厲王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彘於漢河東永安縣也西臨汾水郡縣志曰汾水逕霍邑縣西二里周厲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右曾案霍邑縣今平陽府霍州也厲王葬汾水旁故曰汾王猶楚之若敖訾敖也

燕

王肅曰北燕國地理志曰廣陽國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括地志曰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云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韓其時召康公封于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右曾案古薊縣在今順天府治東偏自府西南至固安縣百二十里

箋訓燕為安言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夫列國之城誰非築於平安之世何足為韓異近人或言康公城韓猶穆公城謝未嘗不役本國之人特以召公統之故旗幟官司一以燕為號信如此言則烝民何不云樊師徂齊黍苗何不云肅肅謝功召師營之乎

百蠻

傳曰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右曾案周制王畿之外有九服蠻服其弟六服也賈公彥曰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敎自此以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也王制州建二百一十國通率六服凡有一千六百八十國每服有二百七十餘國以四約之爲六十七國有奇言百蠻舉成數也因是蠻服而爲之長言韓之先祖有德受侯伯之命也今西安府距京師二千六百五十里古里短今里長故數不同也

箋曰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鄭意以韓在夏陽不可謂之蠻服百蠻卽下文追貊故云爾也但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

蠻雖大曰子則蠻夷自有君長侯伯主治州內豈得爲彼之長因見使時節百蠻漢之邊郡太守蓋如此若以中國官司主領蠻夷於漢則戊已校尉護羌校尉之倒非毛恉亦非鄭意也疏乃強而合之謂蠻服者蠻夷之在服中于周禮則夷服鎭服雖自有長而來則由于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于州牧故稱長是其述毛乃強毛以從鄭也又曰來則使人致之于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爲其來去之節是其述鄭又以漢之戊已校尉護羌校尉責之恐亦非鄭意耳

追貊

傳曰戎狄國箋曰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正義曰職方掌四夷九貉鄭志答趙商曰九貉卽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于北故爲韓侯所統至于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于幷州之北無復貊種王氏曰說文貉北方豸種也孔氏云貉之爲言惡也爾雅疏云狄類濊貊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濊貊之類東夷之貊也右曾案周書王會解曰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孔晁注曰周頭海東地名蓋卽追也又曰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注曰穢韓穢東夷別種山海經曰貊國在漢水東北地近于燕漢書元朔元年東夷薉君南閭等降置蒼海郡服虔曰穢貊在辰韓北高句驪沃沮之南東窮大海晉書東夷

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餘里有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是所謂貊也計周時追貊當在今宣化府以東北塞外故漢初貉與燕人來獻馬後漸東徙而韓侯之裔亦已爲貊矣

北國

箋曰北面之國正義曰職方氏正北曰幷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幷州牧也右曾案幷州山鎭恆山澤藪昭餘祁川虖池嘔夷浸淶易則自今山西太原府以東至直隸順天正定之竟皆古幷州之域固安韓城正是其處而夏陽河北之謬益可知矣

淮夷

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正義曰禹貢徐州淮夷蠙珠

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會于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與焉是淮夷爲國號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則在揚州之竟江自廬江東北流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東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陳氏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也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也呂氏曰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嚴氏曰江漢之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又曰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

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叛其後又同奄國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也李氏曰觀費誓是淮夷世爲魯患右曾案周書曰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又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然則熊盈其卽淮夷乎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成王滅之餘至此又蠢動也淮南之邑召穆公平之春秋昭四年會楚子申亦此夷也淮北之夷南仲及皇父征之魯頌曰淮夷攸服春秋僖十三年會于鹹淮夷病杞故十九年宋公用鄫子欲以屬東夷昭二十七年傳季氏得其民淮夷與之亦此夷也蓋自今江蘇揚州淮安以北沿海之地至山東沂州青州之東皆古淮夷所錯處也

程

傳曰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楚語曰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郡國志曰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右曾案在今河南府洛陽縣

淮浦　淮濆

傳曰浦涯也濆涯說文曰浦水瀕也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右曾案淮浦地漢立縣屬臨淮郡今爲淮安府安東縣淮水經縣南東入海淮濆卽淮浦也

徐土　徐方

正義曰徐土當謂徐州之地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此先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卽徐州之夷而服屬于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右曾案周無徐州青州卽徐州之地此言淮北之夷而云徐土徐方者主徐國而言猶言三齊三楚也淮夷從徐爲亂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卽所以震驚

徐方淮夷既殄而徐自孤立無援矣

徐國

地理志曰臨淮郡徐縣故國盈姓王氏曰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郡縣志曰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淮水西南自虹縣界流入（今徐城省爲鎮入臨淮）右晉棻左傳疏賈逵曰徐即淮夷服虔曰一云魯公所伐徐戎也路史柏翳子若木事夏後有費昌爲湯御費仲事紂其立于淮者爲嬴氏夏世有調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周初僭稱王又曰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爲穆王所滅後復封其子宗爲徐子魯昭公三十年吳滅之大徐城今在泗州東南

段氏據說文魯東有郐城郐爲徐之或體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謂徐州在魯東索隱云說文郐邾之下邑在魯東則徐戎與魯鄰壤相鬭故曰東郊不開棻春秋築臺于辪辪郐聲轉字易在周初於此容或有戎若徐國則斷在臨淮不在魯東也林氏曰周文武興于西土化行于南故西南夷最先服牧野之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已皆從征及成王即政天下已平矣然東夷徐奄猶興兵以叛故徐雖伯翳之後而俗染于夷一叛于三監流言之日再叛于伯禽撫封之時至穆王稍有荒淫而偃王者遂爾僭號洎宣王撥亂而釋騷于南國者又徐也及徐微弱而東南之鴟張僭竊荆楚吳越相繼興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十三終　仁和葉[illegible]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詩地理徵六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周頌

二王之後

箋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是杞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于殷虛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以微子終爲殷後從後錄之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三所以通天三統右晉棻左傳曰宋于周爲客知杞亦然也白虎通曰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攷宋爲殷後在成王二年來見祖廟應在三年杞本先封又與宋異服不應並見蓋振鷺之詩本爲宋作以鷺起興猶言白馬但杞來助祭亦歌此詩故序並言二王之後也

地理志曰陳留雍邱縣故杞國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十一世簡公爲楚所滅杜預曰杞本都雍邱桓六年湻于公亡國杞似并之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湻于杞又遷都之雍邱今開封府杞縣湻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緣陵即營陵故縣在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西雝

傳曰雝澤也箋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右晉案岐周之水雍水也水出鳳翔府西北三十里雍山東南流逕邵亭南又東南合杜水又南至武功縣西北逕美陽廢縣西而南入渭今謂之湋水川塞爲澤蓄雍水停豬之處在岐周西南也

翕河

傳曰翕合也箋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鄭注曰河水至此流盛故分爲九以衰其勢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

離此域如商此言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太史馬頰覆釜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郭璞曰鬲般今皆爲縣屬平原渤海其餘亦不審也嚴氏曰翕河即逆河也右晉案禹貢疏引鄭注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迎受王肅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地理志勃海郡莽更名迎河所屬縣東光有胡蘇亭南皮莽曰迎河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又平原郡鬲縣平當以爲鬲津是漢時九河逆河之可攷者祇此爾成平故城在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東光縣今屬河間府南皮縣今屬天津府鬲縣故城在今濟南府德州北

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入枝并使歸于徒駭也蔡氏曰曲防桓公所禁豈其塞河河水可塞河道果能盡平乎此猶以理斷之耳攷之左傳管仲僖言賜履乃曰北至于無棣無棣者古鬲津河之所經也自茲以北至徒駭猶將三百里使果塡閼自廣曷不言北至於徒駭乎至六國時蘇秦說燕曰南有虖沱虖沱之委即徒駭也其說齊曰北有勃海勃海者海水漸餘逆河而爲之者也則燕齊之竟分於虖沱勃海者戰國也非春秋也夫禹之疏河爲九也因其地之近順其性之便厮而分之使其勢均力敵以趨於海既而橫流益移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淤亦理所必然後人習於安瀾置之度外而九河不得不壞矣河之性下流不利上流乃決觀商之

屢遭河患則其時之九河可知也班固曰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而豈一朝夕之故哉夫漢時去古未遠而九河之道許商班固僅得其三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乃其言曰自鬲般東光河開樂成以東城池並存川瀆多亡河水篇又曰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漳水篇又曰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河水篇則亦如此已矣唐宋以後始多異說王氏所徵殆亦傳疑之意乎徒駭地理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縣許商云在成平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平昌界寰宇記在棣州商河縣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縣胡蘇寰宇記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輿地記在臨津鉤盤寰宇記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鬲津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此王氏之所攷也合簡絜爲一沿蔡氏之

誤而太史河則删焉今補之曰太史齊乘云在清滄二州界元地理志在南皮縣北簡史記正義曰在貝州歷亭縣界絜通攷金志並云在南皮縣此則昔人所謂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者也若夫逆河在漢勃海今天津滄州霑化以東之海無可疑也詩曰允猶翕河而篇義言巡守而祀四嶽河海尤爲切證

魯頌

譜曰魯者少昊摯之虛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禄士修泮宮崇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未徧而臺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少昊之虛卽曲阜也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王氏曰史記儒林傳高皇帝舉兵誅項籍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漢書地理志魯地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言近正也世本周公居少昊之虛煬公徙魯史記正義曰少昊虛卽壽邱皇甫謐曰壽邱在魯城東門之北括地志曰兗州曲阜縣外城卽伯禽所築古魯城右曾案魯之頌非頌也特名之頌則坿之頌矣曲阜縣今屬山東兗州府

尙書洛誥云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閟宮詩亦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則封魯在成王七年十二月史記魯世家則云武王旣克殷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與經傳參錯者史記從後錄之與樂記言武王封微子同非其實也管蔡郕霍封于武故以國爲號周召采於文故以采爲號康叔南季白虎通聃作南春秋南氏其後也猶周召也康叔後國於衛故亦曰衛叔使武王封周公於魯者亦可曰魯公矣且禮記言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說文言郕國在魯周公所誅皆成王初魯未有國之明證蓋寰內之采不殊於圻外之封惟周公之功尤大成王旣踐奄更封其元子而采仍俾世守

之召公亦然故亦無燕公之名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學校尤教化之原也作新廟服淮夷作泮宮一不見於春秋之冊匪獨春秋卽三傳亦不著焉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三傳之所以傳春秋也嘗攷淮夷之事而得之僖公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淮之會兵車之會也時淮夷病鄫故會以謀之則公之出其告於廟必以淮夷之故其令於國必以淮夷之故踰年而後還必曰公至自伐淮夷矣詩人遂頌之曰淮夷攸服至于海邦莫不率從矣左傳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滅項齊人止公聲姜會齊侯于卞而後釋公二傳謂桓公滅

項以經說之二傳是也英氏之役惟齊徐二國齊還而滅項其過魯也夫人會之而公與諸侯有事于淮夷是以後耳夫子曰是諸侯之事非公之功無其實而有其名夸也夸非所以愛公也正之曰至自會所謂名正而言順也泮宮之作所以教也不修教之法而飾其室宇其與築臺築囿何以異然而是泮宮也非臺囿也權於名實之閒則不如削之之爲愈也若夫閟宮寢廟禮之常也此春秋之所以不書也然則詩之錄魯頌何曰侯國無頌夫人而知之也名生於不足讀詩者自知之矣矧又有春秋哉而就以爲史文脫漏則不惟不知春秋亦不知詩

坰

傳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劉公幹

魯都賦曰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坰寰宇記曰大野澤在濟州鉅野縣東五里一名鉅野澤右今案鉅野縣今屬曹州府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自邑而出坰爲邊畔故曰遠野鄭禮注曰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牧馬之地必在遠郊以外鄭所謂辟民居與良田是也而郡縣志曰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當係後人傅會不可信

泮水 泮宮

傳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箋曰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說文曰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牆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東西六十步南北四百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九域志曰襲慶府有泮宮池泮宮臺右今案方輿紀要曰書雲臺在曲阜縣城內東南故泮宮中僖公登臺望雲物因名

通典兗州泗水縣有泮水此五汶之一亦曰汶水或據以說詩非是

荊 荊楚

傳曰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箋曰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殷武篇荊謂楚也漸漸之石序正義曰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荊者非爲諱也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荊言之王氏曰太史公云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地理志曰成王封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輿地志曰秭歸縣東有丹陽城方城山在唐州方城縣東北五十里右今案穀梁傳謂之荊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晉書稱元命包云軫星散爲荊州荊之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釋名云荊警也數爲寇逆有道後服無道先疆常警備之也春秋正義云荊

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春秋經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荆始見經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始稱人僖公元年楚人伐鄭始稱楚四年有召陵擴楚之役則魯之所頌也其在商世未知楚君何人蘇氏謂即鬼方未詳也丹陽故城在今宜昌府歸州東南杜預司馬彪並言在枝江今荆州府枝江縣西有丹陽故城後遷於郢今荆州府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方城山在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楚之陘塞召陵城在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

舒

箋曰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正義曰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漸漸之石序地理志曰廬江舒縣故舒國龍舒縣羣舒之邑王氏曰春秋舒在今廬州舒城縣舒鳩今無爲軍巢

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羣舒皆偃姓龍舒故城在無爲軍廬江縣西右曾案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是時徐服於齊齊因用徐以取舒弱楚之黨舒遂分爲六如箋所舉外又有舒龍舒龔舒鮑見世本左傳文十二年疏括地志龍山在舒城今之龍眠山也在今舒城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曰舒鮑在龍舒水南舒城西一百里大率今廬州府竟皆古舒地

泰山

正義曰泰山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春秋三望公羊傳曰泰山河海鄭駁異義曰魯之竟不及河則所望者海岱淮也王氏曰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郡縣志曰泰山一曰岱宗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

龜

傳曰龜山也郡國志曰泰山博縣有龜山水經注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右曾案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田在龜山北者也今在泰安府泰安縣東北

郡縣志曰龜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北七十五里方輿紀要曰在泗水縣東北五十里高氏曰在新泰縣西南四十里此皆泰安府東南非所謂汶陽也蓋俗以蒙山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二山

蒙

傳曰蒙山也正義曰論語顓臾爲東蒙主謂主蒙山也王氏曰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括地志曰在沂州臨沂縣

郡縣志曰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龜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八里唐六典注曰在費縣輿地記曰蒙陰縣故城在新泰縣東南右曾案蒙山今在沂州府蒙陰縣南四十里費縣西北五十里孟子曰登東山而小魯即此山也劉芳徐州記曰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里西北接新泰縣界一云泗水縣之龜山與蒙山相接緜亘蓋二百餘里寰宇記曰蒙山在海州懷仁縣北七十五里此別一蒙山非詩所詠

大東　海邦

箋曰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正義曰僖公之時東方小國見于盟會者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蓋主會者不

列之有曾案根牟夷牟介郳邿郚之屬皆近海之邦也

鳧

傳曰鳧山也郡縣志曰鳧山在兖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右曾案明一統志曰鳧山在兖州府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在東北六十里土人呼爲八卦山云伏羲畫卦於此

繹

傳曰繹山也地理志曰嶧山在魯國騶縣北水經注曰鄒山所謂繹山邾文公所遷城在鄒山之陽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鄒山記曰繹山舜移公改爲鄒山郡縣志曰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右曾案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宣十年伐邾取繹哀七年伐邾邾衆保于繹則繹是邾國之山但邾本附庸服屬於魯至僖公之時乃有懸胄魚門之辱故詩人願其復周公之宇耳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繹名今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

常

傳曰魯南鄙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史記正義曰嘗邑在薛國之南右曾案越世家云試兵南陽以守常郯之竟索隱曰常邑即田文所封方輿紀要曰薛城在兖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其南十里有孟嘗集

許

傳曰西鄙箋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旧繫之許近許也括地志曰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右曾案鄭易許田始於隱八年宛來歸祊成於桓元年鄭以璧假僖公時許田屬鄭久矣但以是周公之故宇故願僖公復之亦寓規於頌之意也疏謂春秋不書得許田經傳闕漏非是許昌故城在今許州東三十里許昌在魯西故曰西鄙非魯西鄙別有許邑也劉氏曰許田魯本受封之地魯有地自名許田如此則鄭國何爲易之不易又何復之有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許田在沂州府蘭山縣西北五十里非是

徂來

後漢志博尤來山注曰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兖州梁父博奉高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後魏地形志曰泰山郡梁父縣有徂來山在北郡縣志曰徂來山在兖州乾封縣右曾案明一統志曰在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源池玲瓏山獨秀峰下有白鶴灣州今爲府

新甫

後魏地形志曰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曰漢汶陽縣在兖州泗水縣東南右曾案方輿紀要曰宮山在新泰縣西北四十里連萊蕪縣界舊名小泰山即古新甫山也山上有雲衛岫東有毬杖壑西有冰寨溪五雲洞西北有千人洞宋常曾曰漢武帝易小泰山爲宮山

商頌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正義曰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而左傳服虔注曰商邱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邱

湯以爲號書序王肅注曰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以爲由契封商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也漢書地理志曰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王氏曰鄭箋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在上洛商縣括地志云商州城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禼所封補傳曰地有商山因是得名右曾案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商山亦曰商阪戰國策蘇秦曰韓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是也今在陝西商州東南九十里荊州記曰武關西北百二十里有商城今在商州東九十里宋都睢陽今在歸德府商邱縣南三里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孔氏曰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居亳見經傳有四其四未聞王氏曰砥石或云卽砥柱在陝州陝縣亳在應天府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案水經注渭水又東逕蕃都城北故蕃邑殷契所居也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在鄭西卽蕃城也今在華州西俗名赤城左傳祝鮀言衛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又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杜預曰泰山奉高縣有衛亭此疑卽相土之東土也初爲商後屬衛故曰商衛湯始都亳從先王居先王謂嚳也嚳號高辛穀熟有高辛鎭然則湯自北亳徙之矣北亳卽蒙亳皇甫謐以爲景亳非是在歸德府西北是契相土湯俱有兩遷幷砥石爲七其一則闕

王氏曰五邦湯居南亳後徙西亳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

里囂者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七十里殷時敖地相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耿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四十里括地志盤庚都偃師西亳案以上辨見前

史記云武乙去亳徙河北世紀云帝乙徙朝歌

三亳皇甫謐云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黃氏曰南亳今穀熟縣北亳今考城縣亳殷今偃師縣案景亳卽西亳非蒙也辨詳後

微子之去殷也見於書紀於論語其封宋也著於書序章章也其抱樂器而奔周者太師疵少師彊也史記漢書載圖法而歸周者內史向摯也呂氏春秋持祭器而面縛銜璧造於軍門者紂

子祿父也而楚逢伯誤以祿父爲微子史遷遂筆之宋世家夫微子之去不知在殷畿內與抑歸於宋邑與是未可知然既去矣牽羊冇祖何爲者且有祿父在祭器何爲者此固不待辯闢者矣若其封宋也樂記謂武王下車而投之投者舉徙之辭曰於宋者從後錄之而非其實也微子本封在上黨壺關（地形志壺關有微子城近志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微子嶺下有微子村縣東有微子城）而京相璠云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杜預曰微鄉有微子冢則或武王徙之於此未可知（微亦作郿宋魯竟上邑以其近宋故後遂封之商邱乎）然是微也非宋也亦未爲殷後也迨成王二年既黜殷命殺武庚於是遂命微子代殷後建國於宋斯又不可須臾緩矣何者入殷之時未及下車而封先王之後武庚既黜商

先哲王不祀怨諸微子之命可一日緩哉既黜殷命即命微子代殷後天命不敢一日稽也而鄭氏發墨守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烏乎是豈知聖人之心者哉

殷商　殷土

箋曰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鄭氏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孔氏曰咸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後爲殷或取前後二號而言之又曰殷是亳地之小別右曾案地理志曰河南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曰盤庚遷殷即偃師也

九有　九圍（九有韓詩作九域）

傳曰九州也正義曰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易氏曰殷人九州之制不見經傳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泲河閒曰兗州泲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先儒以爲殷制由今攷之行舜之幽營徐而無靑梁并是靑入于徐梁入于雝并入于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竟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靑于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粲然可攷而山川道里亦以類舉右曾案靑入于徐當云改靑爲營郭璞曰營州自岱東至海疏曰營州即靑州地博物志云營與靑同是也但禹貢靑州跨海而有遼東此時遼東不知屬幽乎屬營乎未詳也豫揚荆徐之名雖同舜禹而漢南曰荆

江南曰揚則取禹貢豫州漢南至荆山之地以益荆取荆州九江（即洞庭）大別以東之地以益揚取揚州江北至淮之地以益徐豫且荆曰漢南則梁州嶓冢以東當亦入荆不獨并雍也此皆可攷而知者也楊用修曰春秋命厤敘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埶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圍古文省作有

有娀

傳曰有娀契母也箋曰有娀氏之國呂氏曰史記云桀敗于有娀之虛奔于鳴條當在蒲州右曾案湯伐桀升自陑戰于鳴條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則有娀當在陑東鳴條西呂氏春秋有娀氏之佚女淮南子有娀在不周之北朱子曰恐不應絕遠如此案不周疑即中條雷首之別名也（郡縣志條與章）

顧之君拒湯于有莘之虛遂戰于鳴條之野此蓋帝王世紀之文莘娀雙聲然則有娀卽有莘矣

韋

傳曰有韋國者箋曰韋豕韋彭姓也王氏曰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姓豕韋左傳注東郡白馬縣有韋城郡國志作韋鄉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右曾案鄭語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又云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昭曰豕韋彭姓之別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左傳云夏孔甲嘉劉累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預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據此則彭姓先封豕韋孔甲之世劉累更之累遷魯縣彭姓復國是湯所伐者彭姓豕韋也湯伐之而不滅其國故後世得爲商伯明

一統志廢韋城縣在滑縣東南五十里古大河經此曰韋津亦曰塊津又曰圍津

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

傳曰有顧國者箋曰顧昆吾皆己姓也王氏曰鄭語祝融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郡縣志曰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寰宇記在東南夏之顧國右曾案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會齊侯邾子盟于顧杜預云齊地卽此今在曹州府范縣東南五十里

昆吾

傳曰有昆吾國者箋曰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正義曰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王氏曰鄭語云昆吾爲夏伯韋昭曰昆吾祝融之孫陸終弟二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衞是也其後爲夏伯遷于舊許傳曰是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左傳云衞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預云衞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郡國志曰東郡濮陽縣古昆吾國括地志曰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顓帝城內周迴五十步高二丈卽昆吾虛也通典曰濮州濮陽縣卽昆吾之虛亦曰帝邱郡國志又曰河東安邑縣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此劉昭引帝王世紀之文寰宇記曰解州安邑縣有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于此也右曾案濮陽故城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南昆吾本國也舊許卽許昌故縣在今許州東昆吾所遷也昆吾亭在今解州安邑縣西南一里其亡處也

夏

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泲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書序注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陑在河曲之南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郡縣志曰安邑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高侯原侯一作堠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作高涯原在安邑縣北三十里原南坂口郎古鳴條陌也戰地在安邑西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西南三十里有陑山右曾案寰宇記曰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明一統志鳴條岡在安邑縣北二十里方輿紀要曰安邑縣在解州東五十里東北至夏縣五十里夏縣本安邑縣地夏城在夏縣西北十五里一名禹王城城內有青臺或謂之塗山氏臺是鳴條在桀都之西也寰宇記曰安邑東北七十五里有鳴條陌陑在縣北二十里紀要又言

中條一名陑山

氐羌

箋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王氏曰山海經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說文曰羌西婼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氐道羌道賈捐之云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後漢西羌傳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顔師古注漢志云氐夷種名羌卽西域婼羌之屬也爾雅正義云戎類者羌括地志云隴右洮岷叢等州西羌也黃氏曰羌本姜姓今壘宕松諸州皆羌地右曾案氐羌蓋本一種卽者羌也春秋有姜

戎其別在中國者與洮州今爲廳與岷州同屬甘肅鞏昌府疊州城在洮州廳南百八十里宕州城在岷州南百二十里松州今四川之松潘廳也始皇紀正義引括地志臨洮卽今岷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案臨洮故城在今臨洮府西南二百二十里

裴松之稱魏略云氐人自漢置武都郡今階州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閒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西羌傳曰氐者西戎之別在冉駹東北廣漢之西後漢書曰犛牛種越巂羌是也白馬種廣漢羌是也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又曰羌無弋爰劍後爲十七種景帝時求守隴西塞于是徙羌于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狄道在今蘭州府狄道州西南安故在狄道州西南百六十里臨洮在狄道州西南二百二十里羌道在鞏昌府階州北氐道未詳所在魏略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蔥嶺數千里西域傳婼羌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有月氏餘種蔥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晉書姚弋仲載記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閒隋書曰党項羌三苗之後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有宕項白狼皆自稱獼猴種通典曰宕昌羌鄧至羌以後魏時興通攷云唐宋閒有白蘭白狗羌

景山

稱傳曰景山商都之望也商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

是也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右曾案曹植洛神賦逕通谷陵景山李善注稱河南郡圖經曰景山在緱氏縣南七里隋書地理志曰河南郡緱氏有景山寰宇記曰景山在緱氏縣東北八里輿地志曰在偃師縣南二十里商頌景山指此今偃師縣屬河南府景山唐天祐元年更名太平山

西亳卽景亳以景山名也昭四年左傳商有景亳之命杜預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郡國志注引皇覽曰河南偃師有湯亭有湯祠晉太康地記曰尸鄉南有亳坂晉書稱舍傳家在鞏縣亳邱自號亳邱子晉省偃師入洛陽鞏二縣故云今偃師縣西十四里槐廟村卽古亳邑鄉也孫氏星衍曰梁葛從周碑歸葬于偃師亳邑鄉今從周墓在槐廟村其北亳亦曰蒙亳湯爲諸侯時居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

第 7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4 版 正内

縣臣瓚曰湯所都續志梁國薄縣彪自注故屬山陽湯所都
此在春秋宋地也左傳莊十二年公子御說奔亳僖二十一
年會于薄以釋宋公哀十四年桓魋請以鞌易薄杜預曰梁
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是也而皇甫謐以為即景亳故括地志
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即景亳湯所盟地寰宇記云景山
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高四丈路史注引九域志景
山在澶以證其為景亳夫四丈之山與邱陵等耳烏足以表
地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四終

仁和朱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五　南菁書院

詩地理徵七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詩譜

大庭

正義曰鄭注中候敕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大庭
神農之別號王氏曰帝王世紀神農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
之庫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于有炎之庫右曾案續漢書郡
國志魯國魯縣有大庭氏庫杜預曰在魯城內譙周曰曲阜城
東有大庭坡炎帝所居也今在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東
左傳正義引服虔曰在黃帝前子華子以為在伏羲前世紀
謂在伏羲後右曾案通攷神農都陳別營曲阜又鄭列之於

軒轅前則謂即炎帝者可信

軒轅

右曾案水經渭水注軒轅谷水出南山軒轅溪姚睹以為黃帝
生于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其水北注涇谷水今陝
西鞏昌府秦州西六十里有上邽故城

高辛

右曾案宋忠曰高辛地名帝系譜曰帝俈年十五佐顓頊有功
封為諸侯邑于高辛路史今南京穀熟高辛鎮也在縣西南四
十五里穀熟古南亳也帝嚳居之湯又居之故書序曰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今河南歸德府東南四十里穀熟城也

虞

王氏曰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大陽虞山虞城是右曾案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言世有國土不廢天命也倘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則舜之先已國於虞至瞽叟失國乃以國爲氏及堯復封舜於此遂爲有天下之號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有古虞城

有夏

王氏曰帝王世紀禹受封爲夏伯今河南陽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右曾案史記武王曰其有夏之居營周居于雒邑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劉昭引汲冢書禹都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有陽城故城陽翟則今禹州也

陶唐

王氏曰世紀堯始封于唐今中山唐縣郡縣志曹州定陶故城堯所居也堯先居唐故曰陶唐氏右曾案堯始封中山即帝位都太原又徙平陽復居定陶唐縣今屬直隸正定府定陶今屬山東曹州府

共和

王氏曰古史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左傳王子朝奔楚告于諸侯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厲宣之閒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矣莊子曰共伯得乎邱首釋文云共山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曰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郡縣志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國共伯奉王子靖立爲宣王共伯復歸于國右曾案地理志河內郡共故國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也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治古共城

周本紀曰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案此馬遷之謬說也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周召王朝卿士不得爲諸侯卿士攝政不可謂釋位子朝冀諸侯助己故歷舉諸侯之勤王者以爲準的非有望於劉單二子也或曰禮諸侯不生名和何以名曰厲王之末國人瓦解共伯以諸侯入爲三公欲擁立太子則厲王猶在且懼民之或甘心焉共伯於是不得已而攝王政則必盟

誓以要之祝詛以壹之周禮司盟邦國有疑掌其盟約之載詛祝作盟載之詞敘邦國之信用是也春秋踐土之盟曰晉重魯申鄭捷齊潘宋王臣莒茲父晉伐齊禱于河曰齊環皆以名係國盟誓之詞曰共和民因以目之曰共和史亦書之曰共和元年耳追厲王薨宣王長然後返其政而消搖乎邱首所謂宣王有志而後效官也況周秦古籍如莊子見上郭象曰共和者周王之孫懷道抱德食封于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立之不喜廢之不怒魯連子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十四年汲冢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干王位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公召公立太子靖爲王見史記索隱及莊子釋文呂覽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來爲稽矣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章較著賢於史記孤說矣

徐吳楚江黃六蓼邾滕紀莒

第2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內

王氏曰徐國泗州臨淮縣徐城鎮今安徽泗州東南百九十里有臨淮鎮唐之徐城縣也括地志大徐城在其縣北四十里吳國平江府吳縣今江蘇常州府無錫縣東南梅里泰伯所居闔閭遷吳今蘇州府楚國初都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七里後徙枝江今江陵府枝江縣江陵今改荊州文王都郢今江陵縣今江陵縣北之紀南城是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安陽故城在蔡州新息縣西今汝甯府正陽縣東南有江城黃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今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六國廬江六縣故城在安豐軍安豐縣南百二十里皋繇所封在今廬州府六安州北蓼國在安豐縣杜預曰安豐蓼縣隋改置霍邱縣今屬潁州府蓼城在縣西北邾國襲慶府鄒縣襲慶今曰兗州滕國徐州滕縣西南十四里滕城縣今屬兗州府紀國青州壽光縣有紀故城莒國密州莒縣今爲州屬沂州府右曾案諸云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江黃六蓼之屬驅陷于彼俗

又亦小國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是說諸國所以無風之意也夫徐之僭號在穆王之末變風作於夷王而夷王之世楚亦僭號若吳爲周之尊屬至諸樊乃始稱王耳所以無風者㣲由僻在海濱不通中國故邪觀左傳晉巫臣通吳於晉吳於是始通於上國則前此輶軒之使所不到矣則故成康以後至於懿孝歷年百餘載豈無可歌詠者而風雅俱軼蔑者幽王之亂圖籍與故都俱淪文章偕法物共失彼江黃紀莒誠碌碌無足數若蔡衞同是文昭衞存而蔡佚韓晉俱爲武穆韓佚而晉存秦鄭爲新造之邦乃多篇什燕許亦先王之胄絶無遺文殆爲是歟若謂時不作詩則雅頌應須巨手閭巷豈乏風謠若謂有而不足錄則季札觀樂之年猶是太師編詩之舊而於今篇弟未嘗增多何也由是言之太史公三千餘篇之說信乎否乎凡詩名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故木瓜美齊桓而入衞猗嗟刺魯莊而屬齊若然則載馳爲許國之風泉水竹竿爲別國之詠而今附於邶鄘衞得毋許風既軼孤存一篇不可以別錄故附之鄘乎泉水竹竿亦其例

大行

述征記大行首始于河內郡縣志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修武縣北四十二里武德縣北五十里右曾案史記吳起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地理志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舊說大行有八陘首始河內北至幽州今攷井陘以北則恆山也其南滏口陘在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其南白陘在衞輝府輝縣輝縣連淇縣竟則古朝歌也其西南大行陘在懷慶府城北其西軹關陘在懷慶府濟源縣

衡漳

禹貢鄭注漳水橫流入河謂之衡漳薛氏曰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水出平定軍樂平縣合虖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入海易氏曰洺州洺水縣本漢斥漳縣地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在縣西二百步右曾案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入河此自商末以至西漢漳水入河之道也地理志又云鄴東有故大河此即禹所導之河漳水入河應即在鄴鄴南距紂都百餘里耳史記祖乙遷邢邢今爲順德府又曰紂益鉅橋之粟徐廣沙邱苑臺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括地志曰沙邱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正義曰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

邱皆爲離宮別館依此則商畿北界去鄴殆四五百里

桑土之野

禹貢兖州桑土既蠶注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蔡氏曰兖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孔氏曰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樂記注曰桑間在濮陽南王氏曰今開德府濮陽縣右曾案桑宜下隰故曰隰桑有阿兖地居泲河下流東鄰齊魯太史公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秦湛蠶書曰予游泲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置之此桑土桑間所以著名歟

周東都王城

續漢志河南縣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鼎門北城門名乾祭雒陽縣周時號成周帝王世紀曰河南城

西有郟鄏陌地道記曰王城去雒城四十里郡縣志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在天地之中故三代皆爲都邑陽翟夏城禹都也偃師西亳湯都也周成王定鼎于郟鄏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是爲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卜瀍水東召公往營之是爲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右曾案宅雒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度邑解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有嶽丕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無遠天室此武王欲依天室以定天保也周公營雒伏生鄭氏竝謂在攝政五年而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似四年已營洛者然初基爲始謀作之蓋謀之于四年而營建于五年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是也

太華外方之間

郡縣志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嵩高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八里亦名外方山

河陽　冀州之南

郡縣志曰河陽縣南城在縣西四面臨河即孟津之地亦謂之富平津冀州之南河內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右曾案河陽古之孟地大河在南即孟津也其南岸謂之武濟亦曰富平津河陽故城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河在縣南十八里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河陽東南至洛陽百六十二里冀州之南即

禹貢覃懷之地今之懷慶府及山西垣曲陽城二縣之南竟皆故周畿內地

戲

郡縣志古戲亭在京兆府昭應縣東北三十里幽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右曾案史記犬戎殺幽王驪山之下潘岳西征賦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方輿紀要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三十里源出驪山馮谷東經戲亭北入渭

咸林　京兆鄭縣

郡縣志古鄭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鄭縣其地一名咸林世本桓公居咸林宋忠曰舊地名封桓公乃名爲鄭史記魏築長

城自鄭濱洛今州東南三里魏長城是也秦紀武公十一年初縣鄭右曾案史記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二歲幽王以爲司徒鄭縣本華州治明省縣入州今華州屬同州

泲洛河潁之閒

韋昭曰謂左泲右洛前潁後河王氏曰泲水自溢處東南流二百三十里至鄭州滎澤縣又云泲水在泲源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二源東源周回七百步深不可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山海經云王屋之山聯水出焉郭璞云聯沇水之源沇水出王屋縣王屋山東流至泲源縣而名泲水又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河案已上非鄭地也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領山東北流至河南府鞏縣東經洛汭北對琅邪渚謂之洛口亦名什谷而入河河經鞏縣又東流經孟州汜水縣本成皋縣一名虎牢潁水出河南府陽城縣陽乾山自汝州襄城縣流入潁昌

府長社縣自長社流入臨潁縣自順昌府汝陰縣流入潁上縣至壽春府下蔡縣入淮右曾案禹貢泲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陶邱滎澤之閒本不相通其後遂滎爲川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穆天子傳浮于滎水是也亦曰泲水自故滎陽縣東逕原武陽武封邱泲陽而出定陶之竟在鄭東北故曰左泲洛水入河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鞏縣北少東八里今縣隋所徙也宋元豐中引洛入汳水遂東至汜水縣東瀟家口入河非古洛汭矣在鄭西北故曰右洛河水見鄭地彭消軸潁水有三源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二十五里中水導源少室通阜山在登封縣西十七里左水出少室南溪三水合一東入禹州界又東南過許州及臨潁扶溝二縣又東過西華太和潁上縣北又東南至壽州西北入淮謂之潁尾

虢

東虢虢仲之後水經注索水東逕虢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虢國左傳注虢今滎陽右曾案虢都于制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地理志東虢在滎陽其地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南非北制也北制一名虎牢六國時曰成皋今爲汜水縣左傳襄十年諸侯城虎牢而戍之又言晉師城梧及制隱五年傳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是二制非一地也徐廣注史記云虢在成皋水經注括地志郡縣志通典俱沿其誤

鄢

國語鄢之亡也由仲任注曰鄢妘姓之國爲鄭武公所滅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右曾案杜預曰鄢潁川鄢陵縣郡國志鄢陵春

秋時曰鄢高士奇曰鄭既滅鄢初仍其故名後改鄢陵戰國時又曰安陵今開封府鄢陵縣西南四十里有故城

王氏曰地理志陳留郡傿縣應劭曰克段于傿是也郡縣志故鄢城在宋州寗陵縣南五十三里史記韓世家秦伐敗我鄢案此在春秋爲宋地韓世家鄢徐廣亦云潁川鄢陵蓋應氏李氏誤證也

蔽補丹依

右曾案春秋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邲讀若弼又長言之讀爲泌旹與蔽聲相近特音有清濁耳京相璠曰邲在敖北通典曰鄭州管城縣有邲城在南管城鄭州治明省縣入州今鄭州屬開封府補丹依三邑未詳

嚋（國語作疇）

周語摯嚋之國由太任注曰二國任姓右曾案即左傳犨也杜預曰犨本鄭地南陽犨縣其地在汝水南所謂汝陰之田也初文王封畛于汝犨始入楚其後迭屬楚鄭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故犨城是

歷

右曾案即左傳櫟也史記索隱曰櫟即鄭初得十邑之歷服虔曰櫟鄭之大都杜預曰河南陽翟縣今爲禹州

華（國語作華）

水經注黃水東南流經華城西韋昭曰華國名史記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

括地志云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右曾案管城南則新鄭東北也（華陽以華水得名華水見渠水篇注）而下文云前華後河（國語亦作華王氏引郡縣志故華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亦在鄭東北也）須檢地志鄭南無華地竊疑前華之華當係潁字之譌上文云沛洛河潁之間此云前潁後河右洛左沛正相應合但其譌已久故鄭箋亦不能辨云

鄭語曰主芣騩而食溱洧又曰惟謝郟之間是易取也注曰芣騩山名謂郟南謝北毓鄶在焉郟後屬鄭鄭衰楚取之郡縣志大騩山在河南府密縣東南五十里本具茨山黃帝見大隗于具茨故亦曰大騩郟城縣本鄭地屬汝州右曾案大隗山在今新鄭縣西南四十里溱水出焉郟周之郟邑以郟山而名（郟山即洛北邙山）史伯舉謝郟之間以明毓鄶等邑明非楚鄭間之郟矣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吳公子札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齊策曰通魚鹽于東萊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齊世家曰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地理志曰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通魚鹽之利漢田肯曰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王氏曰琅邪今沂州東至大海一百六十里即墨縣屬萊州海在縣東四十三里又在縣南百里即墨故城在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右曾案管子所指蓋青州府東北百八十里之勃海在樂安壽光博興三縣界非登萊之大海也是時萊介夷諸國尚在故桓公正封疆東至于紀酅明安平以東非齊地矣及靈公滅萊然後壤地極乎大海故晏子奉齊寬曰姑尤以西

春秋後又滅莒故曰有琅邪即墨之饒前乎此者固未有也西至于河詳鄘風河水及周頌翕河

南至于穆陵

郡縣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里右曾案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五里大峴山上有穆陵關山高七十丈周二十里道徑危惡僅容一軌

北至于無棣

郡縣志滄州鹽山縣本齊無棣邑漢置高成縣屬勃海郡隋改鹽山無棣河在饒安縣南二十里無棣縣隋置以南臨無棣溝爲名右曾案鹽山今屬直隸天津府高成故城在鹽山縣南饒安故城在天津府滄州東北無棣故城在山東武定府海豐縣北三十里

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左傳晉伐齊東侵及濰禹貢注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東至青州壽光縣入濰

紀

右曾案地理志菑川國劇縣應劭曰故紀國晏謨齊地記曰紀城西去齊城九十七里

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郡縣志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陝州安邑縣南二十里析城山在河南府王屋縣西北六十里峰四面共形如城有南門焉故曰析城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五

里右曾案河東縣今爲蒲州府治永濟縣安邑縣今屬解州王屋故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河曲汾水並詳魏風

耕歷山陶河濱

郡國志河東蒲坂縣注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陶城在縣北三十里郡縣志嬀汭水源出河東縣南雷首山縣卽古蒲坂城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故陶城在縣北四十里

恒山

郡縣志在定州恆陽縣北百四十里王氏曰今曲陽縣右曾案卽北嶽也史記正義稱道書福地記曰恒山高三千三百丈上方二十里有太元之泉

太岳

郡縣志霍山一名太岳在晉州霍邑縣東三十里禹貢鄭注今河東彘縣霍太山是也右曾案霍太山唐虞以爲中岳括地志云在沁州沁源縣西七八十里

鳥鼠之山

爾雅山海經注其鳥爲鵌其鼠爲鼵其處一穴鼠在內鳥在外故山以爲名禹貢注鳥鼠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曰不爲牝牡

郡縣志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凡有三源其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

右曾案地理志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山今在蘭州府狄道州東百里鞏昌府渭源縣西二十里王氏又引沙州記寒嶺去太陽川三

十里有雀鼠同穴山案此別一鳥鼠山也

汧渭之閒

地理志汧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括地志故汧城在隴州汧源縣南三里世紀曰襄公徙居汧卽此城郡縣志汧水在隴州汧陽縣南一里渭水在南由縣南四十里本汧縣地右曾案水經注曰渭水度小隴山郡縣志在秦州清水縣逕南由縣南故城在今隴州東南百二十里又東入散關又東逕陳倉縣南故城在今寶雞縣東北二十一里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汧水入焉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東逕汧縣故城北在今隴州東南又東逕隃麋縣故城南在汧陽縣東三十里縣西去隴州九十里又東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在郿縣西四十六里東流注于渭汧渭之閒蓋隴州之地渭北汧南也

荆岐終南惇物

地理志北條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在右扶風武功縣東郡縣志荆山在京兆府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在岐山東武功蓋在渭水南今鳳翔府郿縣地右曾案帝王世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又云禹鑄鼎于荆山下有荆渠今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山南有懷德故城惇物山在乾州武功縣東南二百里故武功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

逌山

右曾案方輿紀要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逌山

明豬

明豬禹貢謂之孟豬職方氏謂之望諸春秋傳謂之孟豬（左傳文十年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爾雅十藪呂氏春秋九藪宋有孟諸）史記謂之明都漢志謂之盟豬其實一也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明諸澤漢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王氏曰虞城本漢虞縣蓋此澤介乎二邑之間右曾案今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接虞城縣界自府西南至陳州府二百八十里故曰東不及明豬

滎波

郡縣志滎澤在鄭州滎澤縣北四里禹貢泲水今不復入鄭康成謂滎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右曾案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竝云滎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謹案說文潘水在河南滎陽潘古亦作番（史記吳伐楚取番番卽左傳潘子臣也）許君蓋本今文爲說古文作波則讀播短言之耳非爾雅水自雒出爲波及職方其浸波溠之波也爾雅波水見水經河水及洛水注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所謂洛別爲波者也周禮波水見水經滍水注波水出孤山俗名歇馬嶺東南入滍馬融廣成頌所謂浸以波溠者也一在檜西南俱數百里二波之外又有入穀之波山海經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亦在滎陽之西非滎波之波也

陶邱

帝王世紀舜陶于河濱卽禹貢之陶邱今泲陰定陶西有陶邱是也爾雅曰再成爲陶邱漢志在定陶西南陶邱亭水經注墨子以爲釜邱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于釜邱薛氏曰陶邱在廣濟軍定陶縣右曾案定陶縣秦置漢屬泲陰郡陶邱在縣西南晉時移縣包陶邱爲城故杜預曰曹國泲陰定陶縣郭璞曰陶邱在定陶城中隋析定陶置泲陰縣爲曹州治唐貞觀初省定陶入之故郡縣志及通鑑地理通釋並曰曹州泲陰縣本曹國地曹國在州東北三十七里故定陶城是也（今曹州府治菏澤縣本金大定二十七年所移曹州故址明初以水患再徙遂廢州爲縣今之曹縣是也正統十一年復置曹州於金人故址今升爲府而縣在府東南百二十里定陶縣在府東南五十里隋泲陰縣故城在曹縣西北六十里故定陶城在其東北）宋乾德初置發運務於定陶鎭開寶九年改轉運使太平興國二年建康濟軍四年復置定陶縣隸焉是唐時曹州所治爲故定陶地非卽陶邱也而括地志云陶邱在曹州城中（又云在濮州鄄城縣西南二十四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此城中高邱卽古之陶邱通典

云漢泲陰郡治即今泲陰縣治郡縣志曰曹州理中城蓋古之陶邱也一名左城似皆誤也（左山在今曹縣西北六十五里水經注謂之左岡岡西南去瀆所置泲陰城五里所謂左城也）

雷夏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郡縣志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北郭外雝沮二水會同此澤右會桑鄭氏禹貢注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泲陰成陽縣西北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水經注曰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孫氏九州山水攷稱明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竅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

成陽故城在曹州府菏澤縣東北六十里雷澤故城在濮州東南九十里州在府北百里

菏澤

水經泲水又東北菏水出焉郡縣志菏澤在曹州泲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泲陰縣南三里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又曰兗州魚臺縣本方與菏水即泲水也一名五丈溝西自金鄉縣界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流入經縣東與菏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辨氏曰菏水分泲自興仁府乘氏縣東至單州魚臺縣爲菏澤入泗水右會案地理志菏澤在泲陰定陶東說文菏水出山陽湖陵南傅氏曰在定陶者言其澤也在湖陵者言其流也水經注菏水上承泲水於泲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東逕陶邱北東北出合氾水而北注泲瀆又曰菏水分泲于定陶東北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在今曹縣東北五十里）澤水淼漫俱鍾雎泗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在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在金鄉縣東北二十里）又東過方與縣北（在魚臺縣北三里）又東過湖陸縣南（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東入于泗水括地志曰菏澤在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

成陽

呂氏春秋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史記堯作遊成陽正義曰濮州雷澤縣是地理志泲陰成陽縣有堯冢靈臺後漢書肅宗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延光三年又祠注曰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

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金石錄漢成陽靈臺碑亦以爲堯母冢郡縣志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古郕伯國周武王封弟季載于郕（秦當云叔武）漢以爲縣堯陵在縣西三十里自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記於碑（紀元彙考自唐堯至永嘉三年共二千六百六十六年較此少五十五年）堯母廟在縣西南四里右會桑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方輿紀要宋時尚存金末黃河決溢故迹遂湮

夾于營衛之閒

郡縣志曹州東至兗州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滑州二百里

大野

郡縣志鄆州鉅野縣大野澤一名鉅野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

里東西百餘里爾雅十藪魯有大野西狩獲麟于此澤獲麟堆在縣東十二里右會案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是澤本爲汴水所匯自汴流枯竭鉅野漸微金元以來屢遭河患河徙後遂涸爲平陸

蒙羽之野

郡縣志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百里又曰羽山在沂州臨沂縣東南一百一十里與朐山縣分界右會案地理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在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東七十里與江蘇海州贛縣接界一名懲父山下有羽淵蒙山見魯頌

泗濱

王氏曰泗水在兗州泗水縣至淮陽軍宿遷縣南入淮右會案泗水源出泗水縣東陪尾山西南流至魚臺縣界會菏水南流入宋竟又東南逕沛縣及徐州府東北又東南逕宿遷縣北又東南至淮安府清河縣清口入淮自元明以來爲運河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五終

仁和葉維翰
上海范本禮　校

毛詩鄭箋改字說自序

喬樅隨侍

家大人鼇峰講院適以毛詩鄭箋改字說課士命樅學焉樅嘗聞之

家大人曰鄭君箋詩其所易傳之義大氐多本之魯齊韓三家如讀素衣朱繡爲綃讀他人是愉爲偷解豔妻爲厲王后解阮徂共爲三國名此魯說也讀邦之媛也爲援助之援讀可以樂飢爲療飢此韓說也詩緯多用齊詩漢書翼奉傳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後漢書郎顗傳四始之缺五際之阨又引詩汎歷樞云云皆齊說也詩緯汎歷樞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十月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是箋亦用齊說如斯之類皆證據顯明者間有不言其讀而但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亦有仍用其字而但於訓釋中改其義以顯之蓋當時魯齊韓竝立學官家習戶誦故箋所采摭不煩其徵諸家而治詩者無不知之今三家詩亡不能盡攷然舉一反三足以徵信鄭君深明於文字聲音訓詁通假之源折衷微言擇善而從囊括宏通其學之卓出諸儒者在是近儒臧氏玉林著經義雜記首發其覆嗣陳氏見桃毛詩稽古編惠氏定宇詩經古義段氏懋堂詩經小學皆有所發明然尚有未詳者

家大人曩嘗鉤攷魯齊韓三家詩欲爲傳箋同異者疏通證明之輯而未成喬樅謹遵所聞蒐討羣書參互攷證申明鄭君之說凡風雅及頌共若干條案列如左

道光己丑季冬八日候官陳喬樅序於蕙脩蘭實之齋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一

候官陳喬樅學

國風周南

關雎序哀窈窕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竝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哀窈窕蓋俱用鄭說李善注文選詩序云哀當爲衷謂中心思念之也六臣本作衷翰曰衷念也喬樅謹案呂覽報更云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哀猶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是哀亦有愛而思念之義但鄭恐人不察而以爲有悲哀之意故易爲衷云蓋字之誤者爲疑詞也又案箋云謂中心恕之釋文恕本作念李善文選注即用鄭箋亦作中心思念之恕義與思念隔當從念字爲正

關雎首章君子好逑傳逑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喬樅謹案禮記緇衣引詩云君子好仇漢書匡衡傳引詩曰君子好仇衡治齊詩與翼奉蕭望之同師是所引爲齊詩矣尒疋釋詁仇匹也郭注引詩曰君子好仇家大人曰郭璞注尒疋多用魯詩釋詁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又御覽載郭注尒疋云山有蓲考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蓲是引魯詩也則仇匹注所引亦爲魯詩矣逑字惟毛本爲然鄭用左氏傳怨耦曰仇解之從三家詩也又案正義曰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是以求訓逑則孫本尒疋或作逑說文辵部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耦曰逑是逑本訓斂聚以與仇同音借爲仇匹之仇故用又曰別爲一義也段氏懋堂說文注謂許所據左氏作逑非也許若據左氏爲說當引春秋傳曰不當但用又曰別之知左氏實作仇字無爲逑也民勞詩云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此與說文斂聚訓同正義曰逑合釋詁文然則釋詁仇逑二訓正釋關雎民勞兩詩仇合之仇當以逑字爲正逑匹之逑當以仇字爲正孫本借逑爲仇匹今本並逑合亦作仇均失之又兔罝詩好仇傳訓仇爲匹足證關雎之逑乃假

借改從仇字爲正矣

召南

野有死麕二章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釋文屯聚也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喬樅謹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引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屯束字多假作純左氏傳執孫蒯于純留漢書地理志作屯留史記張儀傳當屯留之道亦卽純留也史漢並作屯左傳作純是古文皆以純爲屯然則三家今文當作屯字毛無破字但通其訓詁而釋其義鄭以純是屯之假借故讀如屯也

邶風

綠衣序箋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喬樅謹案鄭不從毛本綠衣者周官內司服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此詩箋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又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以喻妾上僭鄭意謂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六服之制禕衣元命苞詩關狄亦

鞠衣黃展衣或云赤或云白褖衣黑無以綠爲衣者月令命婦官染采黑黃蒼赤無染綠之文不得有綠衣矣詩者咏歌宜因其所有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知當作褖衣也又案故作褖褖字當爲綠之誤儀禮士喪禮褖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古文褖爲緣鄭據禮古文如此故知此詩故作綠故古也褖乃今文不得謂故作褖也綠與緣形近而誤故曰轉作綠字之誤也周禮褖衣古文當爲緣亦誤作綠故鄭注內司服云綠字之誤也此詩正義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是亦緣轉作綠之證今本周禮皆作綠衣或唐石經所改歟

終風三章願言則疐傳疐跲也釋文作欬也崔云毛訓疐爲欬今俗人云欠欠欬欬是也今案疐即疐之譌躓跲詩作疐傳訓爲跲其證也　箋云疐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古之遺語也喬樅謹案說文口部嚏悟解气也詩曰願言則嚏臧氏經義雜記云據崔說毛本訓疐爲欬玉篇欬欠張口也與傳義合而願言則嚏箋所改讀一爲口气一爲鼻气合兩爲一恐非叔重原書臧說非也玉篇口部嚏噴鼻詩曰願言則嚏鼻部𪖐𪖙二同都計切鼻噴气本

作嚏玉篇此語即申說文悟解气之訓嚏爲鼻噴气而字从口者口鼻气同出也惟口鼻之氣同出故說文但以悟解气渾言之若欠字則說文作元直云張口气悟也二字訓有不同安見嚏之必爲口氣且以疐爲欠故是內則嚏欠複矣說文引詩兼用魯韓齊毛嚏字下所引非毛詩本當爲三家詩之文鄭讀疐爲嚏從三家爲訓也唐石經經傳皆作嚏非毛本舊文又案釋名釋姿容云嚏疐也聲作疐而出也則疐嚏本可相訓矣

雄雉首章自詒伊阻傳伊維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

也正義曰箋以定二年左傳趙宣子曰自詒緊(舊爲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喬樅謹案伊訓語助發聲緊訓是二訓不同然伊緊音同古多相假借用之左氏隱元年傳緊我獨無注語助也襄十四年傳緊伯父是賴注發聲也釋詁云伊維侯也是左傳借緊爲伊字宣二年傳引詩曰自詒緊慼此詩之正字其詩中自詒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皆緊之假借字故鄭從左傳正文易之又周語云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注緊是也吳語曰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注緊是也此足證緊義本訓爲是矣

谷風三章湜湜其止箋云小渚曰沚經義雜記云今各本及注疏本皆作沚此因經誤作沚淺人於箋增小渚曰沚四字於釋文增其沚音止四字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詩曰湜湜其止白氏六帖卷七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毛詩校勘記云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如關雎怨耦曰仇之例關雎正義引此箋小渚

曰沚安得以爲增乎段氏說文注云毛本作止箋乃作沚玉篇集韻類篇皆作止毛氏舊文也傳於蒹葭云小渚曰沚於此無文可以證矣喬樅謹案箋云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說文沚字从水止聲有不動搖之義正義依鄭箋而申之曰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益見鄭之從沚爲訓若以箋本作止字則如止然不動搖之文爲不辭矣

北風首章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案班固幽通賦曰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曰其虛其徐家大

人曰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兼及韓詩漢書地里志引子之營兮顏注以爲齊詩又引陳風宛丘亦本齊詩固之從祖伯習齊詩或傳其家學未可知也喬樅謹案班氏兼通三家則惠姬注所引詩亦當爲三家詩文邪爲徐之假借故鄭據三家本易之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知詩正文作徐矣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惠氏定宇云邪讀如徐虛徐狐疑也此與威儀容止訓雖不同亦足證虛徐多假借邪字也又案史記曆書歸邪於終左傳文本歸餘於終是邪又與餘通皆以音近故耳

靜女二章說懌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

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喬樅謹案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爲書說而陳釋之平子多用魯詩然則此箋蓋用三家詩之說也說文言部說字下云說釋也从言兌聲說釋二字卽本此詩知三家有作說釋者矣釋字古文與澤醳懌皆通用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農耕及雪釋澤卽釋也戴先其耕澤澤正義引舍人尒疋作釋釋史記張儀傳醳之索隱曰醳古釋字又北海相景君碑農夫醳耒釋作醳又書顧命王不懌釋文馬本作不釋注不釋疾不解是懌釋二字古文相假借之證也且板詩辭之懌矣傳云懌悅此詩無傳知毛意亦以懌爲釋之假借不然懌悅之訓當於此詩傳發之矣

新臺二章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正義曰殄與腆古今字之異喬樅謹案毛詩者古文古文殄爲腆之假借字箋蓋改從今文也儀禮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鄭云腆善也古文字皆作殄據此腆字古文作殄知此詩殄字亦爲腆之假借三家詩皆今文字宜作腆故鄭從三家爲訓

鄘風

君子偕老三章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喬樅謹案說文衣部𧝝丹縠衣从衣㠭聲㠭部云極巧視之也縠者細綃故𧝝衣字从衣㠭聲玉篇㠭今作展然則𧝝字亦皆作展矣襢卽古袒字鄭風襢裼暴虎傳襢裼肉袒又儀禮既夕云襢第注襢袒也襢第去席禮記喪大記云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注襢袒也謂不障是古文皆以襢爲袒今襢省作袒非正也說文襢裼作膻裼攷素問膻中謂气海襢裼皆爲解衣字當從衣作膻者或假借耳襢衣字又𧝝之假借說文衣部有𧝝字

無襢字知本字作𧜵也鄭注內司服展衣云字當爲
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賈疏云鄭必讀從襢者襢字衣
旁爲之有衣義尒疋展亶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
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襢字以亶爲聲有行誠之義
故從襢也斯不然矣說文尸部㞡字从尸𧜵省聲本
展轉字此詩卒章展如之人兮傳訓展爲信信卽誠
也展與亶音近假借爲誠義𧜵衣字从衣㠭聲正有
衣義其作襢者亦以音近假借漢時𧜵衣字皆誤爲
展無作𧜵者鄭以𧜵字人所不習故直從襢字爲訓
耳

三章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
爲援助也喬樅謹案箋說出於韓詩釋文云韓詩作
援援助（釋文本作取也盧氏召弓毛詩音義攷證引許氏娘云取字乃助之譌）也其明
驗矣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从女爰聲詩曰邦
之媛兮是叔重媛字雖訓美女而仍以援爲義釋訓
美女爲媛郭注云所以結好援此詩正義引孫炎曰
君子之援助然亦皆取義於援也
干旄三章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惠氏詩經
古義云鄭氏攷工記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
國策一舉而注地於楚高誘曰注屬又周禮瘍醫祝
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
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禮記樂記封帝堯之
後于祝注云祝或作鑄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喬
樅謹案釋名釋言語云祝屬也以善惡之詞相屬著
也則祝本亦訓屬古音祝屬同故可相假借亦可通
其音義以爲訓詁也又以注訓屬以著訓注是爲展
轉相詁矣

衞風

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
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喬樅謹案說當作襚與衣
服曰襚兩襚字宜爲裞各本皆作襚者以下禮春秋
之襚句襚字亂之也說文衣部襚字云衣死人也从
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裞字云贈終者衣被
曰裞从衣兌聲據許書則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親
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與春秋文九年經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此送終者衣服也皆當讀爲裞其春
秋襄二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親襚定十年傳公三襚
之禮記檀弓遂以襚之此衣死人也士喪禮曰襚者
入衣尸可證皆但讀若遂聲古文襚亦假借爲裞故
鄭此詩箋云禮春秋之襚讀宜同裞也各本亂裞爲

襚箋說遂不可解禮春秋之襚本作襚字無煩改讀箋說不應云爾知作襚與曰襚之襚字皆爲稅也漢書朱建傳迺奉百金稅顏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其字从衣又鮑宣傳稅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其字从衣皆與說文義同漢書多作稅字足與鄭箋衣服曰稅今俗語然相證明矣此詩釋文說本或作稅稅字是也作說者緣說于桑田而誤耳檀弓小功不稅注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廣韵稅字引禮注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是稅字多通作稅喪服小記言稅服節稅皆稅字又檀弓云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卽稅字謂以衣服遺人也與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義同史記朱建傳奉百金稅稅字亦作稅是其證矣衣服曰稅本指贈喪衣服而言亦得爲吉凶通稱者猶儀禮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玩好幣帛皆謂之賻而聘禮有君使卿贈諸饋送亦多曰贈皆吉凶不嫌同辭也故當時言衣服通謂之稅焉又雜記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稅古通彼六服褖衣或稱稅衣亦可證衣服曰稅之爲通辭也段氏說文注謂稅字僅見漢書朱建傳蓋稅之或字淺人所增非許本書所有殆亦偶失考證耳氓六章隰則有泮傳泮陂也今本誤作波據正義當作陂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正義曰隰者下濕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段氏說文注曰詩迨冰未泮傳云泮散也此假泮爲判也隰則有泮傳云泮陂也此假泮爲畔也喬樅謹案泮學宮名古與畔通毛本古文故畔作泮箋讀爲畔從今文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放散畔岸語本此詩知三家今文作畔矣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卽用箋說又史晨孔廟奏銘飲酒畔宮則畔亦通用爲泮也

王風

揚之水首章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喬樅謹案此魯齊韓毛四家詩字之異同也其記已三者同爲語辭韓詩外傳引此詩作彼已之子則所謂或作已者當指韓詩矣表記引候人詩云彼記之子註不言其讀聲則魯齊詩蓋有作記者矣又國語晉語引作彼已之子是記皆與已通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崧高箋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是鄭讀已記聲同而其亦讀如已記聲毛氏本多古文其當爲已之假借左傳引此詩云彼已之子晏子春秋亦云彼已之子韓詩外傳凡所引詩曰彼

其之子皆作已字史記匈奴傳彼已將帥裴駰引詩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各家所用亦多作已者可證矣

鄭風

大叔于田二章叔善射忌傳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喬樅謹案此箋葢申傳也毛訓忌爲辭是忌古文爲已之假借宜改讀如已故箋正其讀與崧高箋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例同也

山有扶蘇二章山有橋松箋云槁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

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喬樅謹案王肅述毛以高詁橋是以橋爲喬之假借鄭箋易毛以橋作槁是以橋爲槁之假借古高喬二字音近義同故字之从高从喬者多相通用士昏禮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注云今文橋爲鎬莊子列禦寇篇槁項黃馘者釋文槁項羸瘦皃槁本作矯（矯橋字通橋庸史記作矯庸矯飾荀子作橋飾）其驗也

丰首章子之堂兮箋云堂當爲棖惠氏詩經古義曰案論語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棠與堂同見魯峻碑）之欲是堂本與棖通故讀爲棖喬樅謹案終南詩有紀有堂白帖作有杞有棠此堂與棠通也釋名釋車云棠橖也此棠與堂通也魯靈光殿枝樘（俗作牚）杈枒而斜據注云或作棖此樘與棖通也蓋堂棖古者音近故耳

出其東門二章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喬樅謹案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人君所居人所聚會也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都城也然則都者蓋城以外郭以內其中之市里名也故都人士箋以城郭之域言之曲城卽郭也由其中市里爲

都故國城卽謂之都都亦可曰城者以都在曲城之中言都明其爲城與下邑曰都者異也

齊風

盧令二章其人美且鬈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按今本作權誤說文捲气勢也引國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攉者古拳握字可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攉勇善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

讀喬樅謹案說文有捲字無攉字知攉卽捲之異體拳字說文訓手捲勇字亦作拳假借也捲鬈皆从卷爲聲故又段鬈爲捲古文多取音同字借用之顴頰之顴經典借用權字亦然

載驅二章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喬樅謹案爾雅釋言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蓋魯詩說也釋文引韓詩說發夕云發旦也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據焦氏說則是詩之豈弟蓋與發夕同訓爲遲留之意鄭君讀豈

弟爲闓圛用釋言及魯詩說訓爲急遽之意正義引尒疋注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是尒疋本不作愷悌故各家注皆以闓明訓之今尒疋注疏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乃後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闓明之訓僅存發行之義遂與孔疏所引注文迥異且郭注所引詩乃證明釋言不宜用愷悌疑爾雅本爲闓圛發也魯詩亦爲齊子闓圛故引以相證漢書藝文志言魯最爲近之知魯詩文之舛譌者少也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凱澤漢書作昆蟲闓懌文選作昆蟲闓澤注皆訓

為樂讀闓爲凱樅謂此闓當訓爲開澤當訓爲明鄭注尚書洪範曰圛云圛者色澤光明是圛與澤相通開明猶云發明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封禪文承上闇昧昭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向首向內也闓作凱者聲之近澤作懌者形之似闓澤二字卽本於詩然則釋言及魯詩或作闓澤未可知也又此箋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謂圛爲今文弟爲古文段氏懋堂辨今文是弟古文是圛列有八證見古文尚書撰異樅竊案闓圛轉作豈弟蓋古文闓或省文卽用豈字圛或

省文卽用睪字如能不我狎用甲如鳥斯翺用革勿予禍適用適之例睪篆文作睪弟古文作𢀖詩中多用豈弟二字如湛露青蠅卷阿數見之此齊子豈睪睪字與罤相似葛藟詩謂他人罤說文周人謂兄曰罤後人疑字亦爲豈弟而𢀖誤作罤遂改爲弟字以同於他詩之豈弟因並洪範曰圛亦改之耳又凱字古皆作豈見說文澤字古皆作睪見荀子正論闓凱圛澤古皆通用故或以闓圛爲凱澤也班固典引紹天闓繹闓繹疑亦闓睪之誤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下云亟斯之代函光而未曜也孟堅蓋多用魯詩

一曰弟畢古亦相通尒疋釋鳥鵜鷂鷝曹風正義引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集韻鷝鳥名鵜鶘也雞或从隹通作澤鷂鷝之鳥名鵜是弟與畢古通之驗又説文鵜鶘字同釋名釋親屬云娣弟也鄭注易云自鼻曰洟自目曰涕釋名以䶊爲涕久不通王褒僮約云鼻涕長一尺是弟與夷古通之驗然則詩之闓圛與尚書之曰圛皆作弟者或是古文二字得相假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洟蓋涕與弟通洟又與涕通歟存以俟攷

魏風

伐檀三章不素飧兮傳孰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疑當作餐上章不素餐兮相配故易之也又引説文云飧水澆飯也喬樅謹案説文飧餔也从夕食無水澆飯也之語釋文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玉篇亦曰飧水澆飯也列子説符云而下壺飧以餔之注飧水澆飯也漢書王莽傳爲設飧粥注曰飧古湌字然則飧本訓夕食其訓作以水澆飯者皆是湌之假借説文湌字云餐或从水從水者有以水澆飯之義古文即假用餐飧二字説文特偏舉耳公羊傳云趙盾方食魚飧證以左傳乃早朝之食非夕食也左傳趙盾以壺飧從禮記雜記云吾飧旣非夕食則爲澆飯宜從湌字爲正鄭讀飧如魚飧之飧其以飧爲湌之假借歟

唐風

山有樞首章他人是愉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喬樅謹案漢書云宅人是媮張平子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與石經魯詩合則魯詩作媮矣集韻愉或从女偷或從心知愉媮偷古皆通用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媮注云媮與愉同周禮大司徒六曰以俗敎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疏云愉苟且也蓋从偷爲訓國語周語云守固不偷猶此意也晉語令不偷矣僞家語法無私而民不愉注愉宜爲偷皆讀愉與偷同淮南説林云偷肥其體注云偷取也淮南道應又云偷者天下之盜也是則訓取之義矣

揚之水首章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正義曰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喬樅謹案此箋從魯詩説也士昏禮姆宵衣注云宵

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㛮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注云繡讀爲綃綃繒名詩云素衣朱綃御覽引毛詩義疏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說同惟特牲饋食禮主婦宵衣注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釋文宵依字作綃然鄭於特牲宵衣不破爲綃者已見於士昏禮注可知猶此詩朱衣朱繡鄭亦不言繡字爲綃以既於首章傳破繡爲綃可知也但素衣朱綃魯詩之文則特牲注云詩有素衣朱宵者其爲齊韓之詩歟

秦風

蒹葭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已見衛風雄雉篇

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箋云澤褻衣近汙垢喬樅謹案班固竇車騎北征頌云勞不御輿寒不施襗正用此詩固通魯齊韓之學知三家有作與子同襗者故鄭據以改毛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袍襗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亦云褻衣袍襗也廣雅釋器云襗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襦褌也言温煖也是襗亦取温煖北征頌以寒不施襗與勞不御輿對文言其不敢安煖耳然則襗蓋若今褌之長者鄭云褻衣謂常用之便服且褻衣也故以近汙垢言之說文訓襗爲袴別爲一說正義引以證鄭未合

陳風

衡門首章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𤺋飢喬樅謹案列女傳賢明云可以療飢劉向所用皆魯詩也韓詩外傳亦云可以療飢療即𤺋之或字據說文可證然則魯韓詩本皆作𤺋故鄭用其說箋毛釋文載沈重云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

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尞其說失之𤺋之爲言治也愈也从疒樂者人有疾則苦治愈則樂猶之有飢亦苦飢愈亦樂故云𤺋飢其作療者乃後人所改耳毛詩校勘記曰箋不云樂讀爲𤺋者以樂爲𤺋之假借而於訓詁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李注毛詩曰可以𤺋飢𤺋音義與療同然毛本作樂李引之作𤺋者蓋用鄭箋所改字也唐石經作可以𤺋飢亦然

澤陂首章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正義曰如尒疋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

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鄭皆以爾雅爲據與說文竝合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正合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惠氏詩經古義曰揚雄反離騷曰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喬樅謹案此箋荷字當是茄字之誤鄭從三家之文自宜作茄不宜仍荷字而解爲芙蕖之莖正義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

二章有蒲與蕑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喬樅謹案御覽九百七十五引作有蒲與蓮爾雅釋草疏亦引澤陂曰有蒲與蓮溱洧篇方秉蕑兮釋文引韓詩云蓮也焦氏里堂謂此當爲有蒲與蕑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毛詩補疏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薛君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蕑爲秉蘭與毛不異）然則韓詩特訓蕑爲蓮諸所引詩有蒲與蓮知爲魯齊詩文矣鄭君破蕑爲蓮蓋據三家以改毛也

曹風

鳲鳩二章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正義曰顧命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璂者以士之弁無玉璂之飾故知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喬樅謹案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疏云璂既爲玉又可爲結義得兩合耳任氏子田弁服釋例曰鄭於詩以璂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璂綦璂璂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綦之從糸璂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弁師注讀璂爲綦者蓋履下以絲貫絇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以履綦之綦通璂之義則知璂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樅謂說文云璂弁飾往往冒玉也璂或从基然則璂自是弁飾置玉之名弁師既云會五采玉璂璂之爲玉無煩申解東京賦玉笄綦會李善引鄭說綦謂結於皮弁縫中是璂之於會有結飾之義故鄭特明之讀璂如綦此箋改騏作璂則以璂爲弁飾之玉故云以玉爲之三章箋云正是四國言任爲侯

伯是所謂璪以玉爲之者明諸侯皮弁有玉璂之飾正弁師注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用三采之謂但弁師注所引其弁伊綦本三家詩之文此箋不从作綦者綦璪雖相通用玉璪字宜作璪爲正璪从玉綦聲則以絲結玉義亦并包矣

下泉首章浸彼苞稂傳稂童粱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喬樅謹案涼草之名不見他典鄭言蕭蓍之屬是其草當與蕭蓍爲類涼字疑是蔏之誤尒疋釋草購蔏蔞注云蔏蔞蒿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漢廣言采其蔞釋文引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

與正義所引草木疏說同楚詞吳酸蒿蔞注蔞香草也蔏蔞得單稱爲蔞亦得單稱爲蔏類篇蔏下云草名蔏蔞蒿也是也又蔞下云蒿類今攷說文艸部蓍蒿屬蕭艾蒿也是蔏及蕭蓍皆爲蒿類而蔏與蕭又並似艾正鄭所謂蕭蓍之屬蔏稂聲近又蔏通作商見尒疋釋文殷武商邑翼翼齊韓並作京邑翼翼漢紀後漢書後魏書白帖所引可證知此蔏字之作涼轉誤有由矣一說稂當爲莨子虛賦藏莨蒹葭漢書音義云莨莨尾也顏注引郭璞云草中牛馬芻史記索隱引郭璞云莨尾似茅尒疋孟狼尾注云似茅今人亦以覆屋則狼尾即莨尾也太平御覽引廣志云狼尾子可作黍莨有羽屋供芻之用子又可作黍食故詩與蕭蓍並慨其傷於下泉耳稂莨殊類羅願尒疋翼合以爲一物非是

豳風

七月首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喬樅謹案說文饎从食喜聲饎或从熙糦或从米是饎與𩜄糦通用而此詩喜字蓋饎之假借耳烈祖詩大糦是承箋云糦黍稷也此糦之義也周官𩜄人鄭衆云主炊官也此𩜄之義也尒疋釋訓云饎酒食也此饎之義也方言自河以北趙魏之閒謂氣熟曰糦是糦𩜄

得相通儀禮糦爨古文作糦今文作饎則饎通糦之證矣周官𩜄人故書作𩜄今文作饎則饎通𩜄之證矣禮記月令湛熾必潔呂覽作湛饎必潔則饎又可通熾矣饎古文或假借喜字者正義引李巡曰人得酒食則喜歡是也又尒疋饎字釋文載舍人本作喜舍人曰古曰喜則釋訓之文亦有假借喜字者矣

東山二章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見前

三章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言君子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作蓼薪與毛本亦異然則鄭讀栗如裂蓋本魯詩之說

四月詩云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栗栗二字亦據魯詩蔡邕九惟文冬日栗栗邕用魯詩可證也箋所云古者栗烈聲同此亦其徵矣攷工記云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司農說菑栗讀如榛栗之栗菑栗謂以鋸副析幹鄭謂栗讀如裂繻之裂疏以司農解栗亦取破之義然則栗本可訓析鄭必讀如裂者恐人不明其義故耳荀子禮論注云今秦俗猶以枇髮爲栗是亦析理其髮之義也

狼跋首章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箋云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

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避此成功大美歸老孫疏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喬樅謹案古文遜遁遜讓字皆作孫春秋莊元年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注云孫猶遁也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范甯注云孫孫遁而去漢書禮樂志及五行志集注孫讀曰遜是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親屬云孫遜也遜遁而後生也則孫義本同遜矣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一終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二

候官陳喬樅學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首章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从寘也喬樅謹案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范甯穀梁宣二年傳注引云示于叢棘易釋文寘劉作示周禮朝士注引易曰示于叢棘釋文示本作寘今賈疏本

作寘荀子大略示諸檃栝三月五月楊倞注示讀爲寘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是示與寘古本通用之驗蓋三家詩或有作寘者故讀從之又卷耳詩有寘彼周行之語知此示字亦當作寘也

二章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喬樅謹案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士昏禮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據此是古文以目視物與以物示人同作視字今文惟視瞻字作視其凡爲示人義者皆作示不作視故鄭君特明視示爲古今字之異也說文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

人也見部視瞻也从見示聲眎古文視眂亦古文視是許書亦分視示二義以視爲目視物以示爲示人物矣然視古文眎眂二形知古者瞻視字皆作眎眂周禮視並作眂可證而以視爲示人字示人者使人見之故字从見漢書猶多以視爲示則字作示者特俗所行耳皇皇者華首章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人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晉語姜氏引此詩云駪駪征夫每懷靡及以戒重耳縱欲懷安又引西方之書及鄭詩言懷者皆以懷爲

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喬樅謹案皇皇者華詩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毛傳云忠信爲周訪問于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及成于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

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云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臧玉林氏申毛鄭之說曰蓋既得五者於忠信之人已又愼其事自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可知矣以已之忠信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六德以上臧氏說此其義亦既明矣說者乃謂周咨一義不宜分爲兩德毛傳當取懷和合周咨諏謀度詢而成六德箋之改和爲私是六德亡其一據王肅述毛以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不知王肅名曰述毛實與鄭爲難往往好自立異逞臆見以申傳說

殊失毛旨其可深信乎經義雜記謂毛傳當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形近之譌然則每雖懷和乃肅改毛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以上臧氏說夫左傳明訓訪問于善爲咨國語明訓忠信爲周兩訓判然各別安在其爲一義也毛傳顯列周咨諏謀度詢爲六其與訓每懷懷和也文固異矣今欲於周咨諏謀度詢中奪其一德而取懷稍以羼入之曰此毛意也豈其然乎且國語有懷和爲每懷之語韋昭說重之以六德猶不取懷和以

備數據左氏所云五善咨諏度謀詢者而并周爲六
德之事春秋正義引孔晁國語注云旣有五善又自
謂無及成爲六德亦皆不取懷和今反於毛傳忠信
爲周訪問于善爲咨二者擯其一於六德之外而強
附之以懷和何其見之遠出韋孔下哉況如鄭所據
國語當本作懷私爲每懷故引以證傳之和字當爲
私烝民詩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皆引作私字
益可見國語之不作懷和矣其作和者乃因私和形
近後人傳寫錯誤故韋昭注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
私此據箋所引以正國語誤字今縱使仍以懷訓和

則和亦不過訓詁之辭非詩之本有和字也其視周
咨諏謀度詢六者之確然依經立義蓋不可同日語
矣西方之書不云乎懷與安實敗大事懷其可以言
德耶明知懷之不可以言德遂乃舍經文而取訓詁
之譌字以附會之其說之乖亦足見矣
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
足也古聲不柎同釋文柎亦作跗戴氏東原毛鄭詩
攷正曰按鄂不今字爲萼跗國語韎韋之跗注雜問
志作不注柎萼云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今
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之明證程氏易疇通藝錄

云不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柎曉人非謂柎譌爲不
而欲改其字也攷左氏傳曰三周華不注山酈氏水
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説者
以爲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尒疋釋山曰再成英一
成坯蓋亦以華狀之坯卽不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
華英在不上故山再成者如鄂足之承華英也此皆
不字見於經傳可攷者不字象形一下ㄩ象鄂足著
於枝莖三巠象其承華之鄂䔧䔧也喬樅謹案程氏
說不字甚精鄭君箋詩凡古今字異者多從今字爲
訓此漢人解經常例取其易曉如白茅純束從屯訓

蘧蒢不殄從腆訓其之襃也從襢訓不云自顛從濱
訓之類皆是不柎古今字故鄭但用今文爲訓也
采薇五章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戎役之所芘倚正
義曰芘倚謂依蔭也喬樅謹案腓芘古以音近假借
芘卽庇字尒疋釋言庇庥廕也舍人曰庇蔽也孫云
庇覆之廕也桑柔箋人庇廕其下者釋文本亦作芘
雲漢箋我無所芘陰處釋文本亦作庇庇又與毗通
亦以音近釋詁毗劉暴樂也釋文載樊光本作庇云
庇廕也又攷工記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云故
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讀爲庇庇謂覆幹也是古文

卮字多用音同假借之驗也

南有嘉魚之什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喬樅謹案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甫田舊音浦今釋文本浦字作脯據注疏本作浦正之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正義曰鄭惟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尒疋以證之據此則箋甫田之草也甫字當作圃其引鄭有圃田文正以證此甫草乃圃田之草耳且釋文云甫田舊音浦浦乃圃字之音益見舊本是作圃田之草也其詩甫草釋文云鄭音補鄭下當有作圃二字疑是脫去毛詩稽古編曰案甫草韓詩作圃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詩咏圃草章懷注引韓詩東有圃草云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直據此文解之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爲甫水尤足爲證家大人曰王逸楚詞章句引東有圃草白虎通引詩同此則魯詩亦作圃草歟

吉日三章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喬樅謹案尒疋釋獸曰麋牡麔牝麎邢昺疏云其牝者名麎詩吉日云其麎孔有是也此詩正義云注尒疋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經義雜記云案唐人引某氏注尒疋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麎本三家詩也段氏說文注曰案麎在漢時必讀與祁音同故鄭得定詩之祁爲麎字林麎讀上尸反徐音同沈市尸反皆本古說也樅又案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注引鄭司農曰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麎尒疋曰麋牝曰麎司農所引豵豝特肩慎名皆見詩當亦三家詩說肩卽豜字三家詩作肩然則麎三家詩或又有作慎者鄭讀慎爲麎於周官注發之讀祁爲麎於此詩箋發之蓋以祁慎皆爲麎之假借字也

鴻雁之什

祁父序箋祁圻畿同喬樅謹案春秋襄十六年左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注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正作圻字周書曰若疇圻父知此詩圻父蓋古以音同通用也圻父主封畿之事本宜作畿古者圻畿同用周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逸周書職方曰方千里曰王圻可證祁父隸釋載

高陽令楊著碑作頎甫顧千里云案潛夫論班祿篇云班祿頗而頎甫刺卽祈父也本皆譌爲傾甫賴不可讀矣樅謂潛夫論葢用魯詩班祿篇云忽養賢而鹿鳴思以鹿鳴爲刺詩與史記及琴操合此魯詩也則下云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稅畝而碩鼠作賦斂重而譚告通行人畏而綿蠻諷與此頎甫皆爲魯詩矣

白駒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見前

黃鳥二章不可與明箋云明當作盟盟信也喬樅謹案釋名釋言語云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則盟本從明爲訓故古文卽以明字假借作盟史記夏本紀被

卷十一　八

明都漢書地理志作被盟豬此明盟通用之驗也

斯干首章無相猶矣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毛詩稽古編曰瘉乃訴病之義與好反一勸一戒相對取義猶瘉古音本同覯正月詩瘉與後口字協可見又瘉與瑜偷媮愉皆以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渝揄揄榆亦以俞得聲而臾由反益信瘉猶同音喬樅謹案角弓詩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彼詩亦一好一病相對取義正作瘉字知此詩當亦作瘉其作猶者以瘉猶音近而誤說文俞空中木爲舟也从入从舟从水合三者兼形聲會意則俞當从舟爲聲故得與猶近左傳云篳門圭窬之人禮記儒行曰篳門圭窬釋文云徐音豆萬石君傳廁牏蘇林曰牏音投孟康曰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牏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釋飲食云醶投也味相投成也此皆俞與猶音同之證

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惠氏詩經古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巳正義曰

卷十一　九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巳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棣案說文以字从反巳漢書皆作目與巳同檀弓注云以巳字以與巳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本皆作似喬樅謹案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是古人巳午之巳卽爲巳畢與巳止之巳無二字也又云目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目意巳實也象形廣雅釋草蘱起實萬以也王氏廣雅疏證云以與薏苡同賈云意巳實卽此禹母吞薏苡生禹故夏姓姒又釋言巳似也以似訓巳是古者巳似音同義同知孟仲子之不似卽不巳無異義也毛

傳引其說以解不巳可見矣又文心雕龍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攷說文祀祭無巳也从示巳聲釋名云祀巳也虞氏易祀事遄往注云舊作巳則巳祀通用不祀亦不巳也此箋謂巳成其宮廟也者猶云畢成其妣祖之宮廟也下文築室百堵箋云此築室者謂燕寢也正與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相合焦氏毛詩補疏譏正義不明巳然之巳即巳午之巳乃謂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其妣祖之廟其說甚迂然矣又案傳之訓似爲嗣者由艮相頌以似以續習訓爲嗣續之義與此詩字同而誤故鄭改正之

三章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王氏經義述聞曰芋當讀爲宇鄭注大司徒媺宮室曰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詞攸宇即攸芋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喬樅謹案此箋讀芋爲幠幠與廡與宇同義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國語晉語注宇覆也大元元攡注云謂之爲宇如屋宇之所覆也則此箋之攸幠與禮注之攸宇字異而義同矣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三章維周之氐傳氐本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喬樅謹案潛夫論志姓氏篇引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字之從氏從至者多以音近相假文選七發注云厔或爲底之古字說文厔礙止也此箋釋文云桎礙也桎厔義同音同疑三家詩本作維周之厔後人以厔爲底之古字因改作底耳又尒疋釋木蔈莖著舍人本莖作柢方言螘場謂之坻或謂之垤皆从氐从至字通之驗此詩桎字古蓋通作柢師讀不同或但从柢訓爲本與桎義異柢故書通用氐故毛直作氐字今說文桎下無車鎋也之訓疑佚之鎋舝轄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車云轄害也車之禁害也鎋之訓禁害與桎之訓礙止者同義車之進退其要在鎋故桎鎋所以制車也

四章勿罔君子傳勿罔上而行也箋云勿當作末不問而察之則民末罔其上矣毛詩稽古編曰鄭破勿爲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比傳義爲徑捷小尒疋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也焦

氏毛詩補疏曰按此末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大夫
訓末昧也末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正月四章伊誰云憎箋云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說見前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
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
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威周此
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
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王伯厚詩攷曰漢書谷永
傳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
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

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
不善也家大人曰詩緯多用齊詩說翼奉傳曰臣奉
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
效昭然可明詩緯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
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人進中
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
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
震正義謂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剡爲其姓盧氏紹
弓云按毛詩作豔魯詩作閻則作剡者齊詩況歷樞
王命一節爲之十歲與中候期十之世權在相亦合

蓋謂更十世而治亂一變也家大人又曰漢書古今
人表下下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術
內史掫子趣馬蹶師氏萬列幽王褒姒之後疑有舛
誤不然則非齊魯說也人表史通以爲馬續撰續乃
融兄隋志以爲曹大家撰喬樅謹案此詩謂爲刺厲
王者魯詩說也而齊與魯合謂爲刺幽王者毛詩說
也而韓與毛合正義謂韓詩十月之交以下四篇與
毛詩次第同可見也
雨無正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孫毓云雨
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

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
臧覆出爲惡箋皆謂厲王流於彘之後於義爲安家
大人曰十月之交鄭說出於魯詩則雨無正以下三
篇亦從魯詩爲說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說見上
小□五章民雖靡膴箋云膴法也詩經小學曰蓋以爲
模字假借喬樅謹案小尒雅廣詁云模法也模古作
橅漢書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橅韋元成傳云其規
橅可見字皆从無與管子形勢篇譕臣者譕亦從無

皆古今字也橆膴音同故假借用之

小宛大夫刺幽（舊誤作宣非）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說見上）

谷風之什

蓼莪四章拊我畜我箋云畜起也詩經小學曰臧先生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易畜爲慉喬樅謹案慉畜古本通用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疏起蘊慉注云慉與畜同是其驗也

大東二章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穫下云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正義曰檴落釋木文某氏曰可作柸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檴音

鑊可爲柸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柸器是也喬樅謹案說文𣘻𣘻木也以其皮裹松脂从木虖聲讀若華檴或从蒦𣘻檴古今字之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字作華師古曰華卽今樺皮貼弓者莊子華冠亦謂樺皮爲冠也段氏說文注以樺爲𣘻之俗字

四章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毛詩稽古編曰舟與周裘與求不但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此詩傳寫之時昧者一槩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喬樅謹案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是舟周義本相通故古字同用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春秋左傳申舟呂覽行論作申周華周說苑立節作華舟漢脩堯廟碑委曲舟匝周作舟其證也說文求古文裘孟子樂正裘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詩羔裘序釋文裘字或作求其證也

四月首章六月徂暑傳徂往也箋徂猶始也詩經小學曰按鄭蓋易爲祖字尒疋祖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喬樅謹案徂祖二字音同故古文假徂爲祖祖

飢又作阻飢亦音同也

鼓鐘三章其德不猶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正義曰猶瘉相近而誤（說見斯干篇）

甫田之什

甫田三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說見豳風七月篇）

三章攘其左右箋云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喬樅謹案正義引尒疋饁饟注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說文云周人謂餉曰饟鄭以攘爲饟之假借故易之古揖讓退讓字皆作攘又通爲攘竊之義此詩假攘爲饟者蓋以音同故也

大田首章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正義曰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詩經古義曰地理志云梁國菑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菑𢦔聲相近𢦔與戴字本通春秋戴國本亦作載故隋置載州詩經小學曰按管子春有以剚耕夏有以剚耘剚菑同也喬樅謹案熾菑皆謂耕者以耜發地廣雅䎽耕也䎽與菑同攷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注菑謂輻入轂中者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此耜入地中謂之菑猶輻入轂中謂之菑也漢書溝洫志注菑

亦甾耳義與剚同𠜾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甾地中爲剚周官大宰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鄭君讀俶載爲熾菑當本魯齊詩說熾菑之云古有此語漢時猶然故方言載之耳

四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說見前）

桑扈首章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智詩經小學曰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諝謂其有才智爲什長此箋亦讀爲諝說文諝知也易歸妹以須之須鄭亦讀爲諝喬樅謹案周官追胥字亦作胥經典須字又通用胥蓋古今字之異亦或假借用之也

鴛鴦三章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毛詩校勘記曰釋文摧下云芻也又芻也楚俱反是其本莝作芻與正義本不同考此傳當本云摧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所以申摧得訓爲芻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顧千里云案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挫今莝字也毛用古字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喬樅謹案傳當本云摧挫也芻也箋申傳曰挫今莝字也正義本誤傳之挫爲莝誤箋之挫爲摧釋文本脫

傳挫也二字其摧下之采臥反乃挫字之音非摧音也說文挫摧也楚辭注摧挫也挫摧互訓故古文挫得假借摧字傳挫也之訓此釋摧爲挫之假借如萑鵻（即今萑字）也沛拔（即今跋字）也遺失（即今佚字）也之例芻也之訓此釋挫爲飯馬芻草古文即以挫爲莝故毛又申之明此挫乃挫芻非挫折字也毛公詁訓之法時有之如翿纛也翳也又熠燿粦也粦熒火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之例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詩云莝之秣之傳曰莝芻也又十五引同改摧爲莝乃用鄭箋今字兩引傳皆曰芻也則毛傳之本有芻也

此其確證矣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此詩皆作挫（舊誤作秼）之秼之此用傳所訓挫字則毛傳之本作挫也又明甚矣說文繫傳引下章作秼之剉之攷莊子山木云廉則剉釋文本作挫漢書王莽傳集注挫讀曰剉挫剉字通亦足證後人有从傳作挫之秼之故或又通挫爲剉也釋文載韓詩云莝委也是韓詩作莝之秼之鄭所謂今字指三家文也

頍弁首章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詩經小學曰此三章實字皆當爲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讀實爲寔小星箋寔是也韓奕則先易其字云實當爲寔而後云寔是也

賓之初筵二章賓載手仇箋云仇讀曰斞手挹酒喬樅謹案說文斞挹也張衡思元賦斞白水以爲漿廣雅釋詁曰斞抒也又曰斞酌也皆與挹義同儀禮士冠注云勺尊斗所以斞酒也鄭君蓋以手仇爲斞之假借故易之禮記釋文引何氏隱義云斞容四升則挹酒之器或亦可曰斞也

五章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慝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喬樅謹案慝與忒古本通用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作民用僭慝可證然則式勿從謂故或作忒而忒字譌轉作式耳鄭君讀式爲慝三家詩蓋有作慝者歟

魚藻之什

角弓七章莫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經義雜記曰案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喬樅謹案韓詩其魚遺遺玉篇云遺遺魚行相隨遺遺卽韓詩之遺遺此遺隨義通之驗也南山經庇山之尾其南有谷焉曰育

遺遺或作隧此遺隧字通之驗也古音遺與隧同周官遺人劉昌宗音遂說文旞从㫃遂聲或从遺作旝釋名釋兵云全羽爲旝周官夏采以乘車建旝復于四郊旝古文爲旞之假借（于氏經義述聞說）集韻又以旝爲旞之或字皆音同故也然則此詩莫肯下遺荀子作莫肯下隧蓋以音同通用而其訓皆爲隨義故鄭讀曰隨也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詩經小學曰按檜風傳悼動也此云蹈動也則是一字箋申傳而非易傳也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四詩云上帝甚

慆慆音義當亦同悼一切經音義五引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此並三家詩之異文悼蹈慆陶以音近古得相通鼓鐘詩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是妯音亦與悼近說文作憂心且怞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詩云憂心且陶是怞陶音皆與悼近也陶之訓爲變猶蹈之訓爲動人有憂傷悼病則心神變動字異而義同矣

二章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云瘵接也正義曰鄭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四曰無自瘵焉韓本與毛同則鄭讀瘵爲際當本齊魯之說易豐云天際翔也鄭本作天際祥也注云際當爲瘵瘵病也然則瘵際古文有相假借者矣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三章謂之尹吉箋云吉讀爲姞喬樅謹案晉語司空季子曰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姞其一也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是姞之義本取於吉故古文即以吉爲姞如鄭語妘姓鄔鄶路偪陽大戴禮曰是爲云鄶人即以云爲妘晉語言十二姓有依潛夫論及虞翻說作衣皆與此同史記五帝本紀師古注引虞翻說云云又案箋云尹氏姞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毛詩稽古編曰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偁其氏一偁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偁婦人必舉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源意尹吉二字是婤有指目之稱周之盛必有姞姓之女嫁于尹氏而賢德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時人謂之尹乃少皡氏之後巳姓若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巳吉矣其說甚泥樅謂古者有姓有氏姓姓者古聖人吹律所定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姓者天子所賜之姓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史記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陳杞世家曰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此言氏姓之明文黃帝至舜禹既爲同姓則若所云某人姓某氏者皆舉其氏姓而言也段氏懋堂云姓統於上氏別於下既別爲氏則爲之氏姓如鄭駁異義曰炎帝姓姜太皡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爲氏姓之掓始商之姓子周之姓姬亦然然則單云姓者未始不爲氏姓單云氏者其後即

以爲姓古則然矣以上段氏說其有胙土命氏如禹之氏
曰有夏四岳之氏曰有呂董父之氏曰豢龍此又天
子所賜之號所謂聞其氏可知其德則與氏姓之爲
某氏者有別矣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巳滕葴任
荀僖姞儇依者皆謂天子所賜之氏姓也青陽與夷
鼓同爲巳青陽生少昊其後子孫有巳氏少昊次子
生般封于尹城爲尹氏此猶之炎帝居姜水因爲姜
氏黃帝居姬水因爲姬氏舜居姚墟因爲姚氏又居
嬀汭因爲嬀氏也巳氏尹氏皆爲少昊之後氏姓何
得別尹曰氏別巳曰姓乎尹姞既皆舉其氏姓而言

又何得以尹姞之偁爲一氏一姓文義不倫乎至謂
婦人必舉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此尤不然帝嚳次
妃有娀氏之女也商頌曰有娀方將傳云有娀契母
此可爲詩偁婦人獨舉其氏者明證矣大戴禮帝繫
載黃帝以來至舜禹所娶之女未有不舉其氏者況
後人之所謂姓皆卽古之氏姓大明詩曰摯仲氏任
春秋書夫人稱子氏姜氏亦未始非舉其氏也且諸
侯有國卿大夫有族詩曰纘女維莘彼有國之諸侯
故舉其國此尹姞爲周大夫之族故舉其族族卽氏
姓之謂也竊以古之氏姓蓋爲宗法其有始生之姓

者如史記言黃帝至舜禹皆同姓之姓猶所謂其祖之所自出也其有
別爲氏姓者如炎帝姓姜黃帝姓姬之類猶所謂別子爲祖也其
有承其所別之氏姓者如商姓子氏周姓姬氏之類猶所謂繼別
爲宗也其有別氏姓之後又復各別爲氏姓者如陸終子爲八姓之類猶所謂繼禰爲小宗也至周人以三代以前
所別之氏姓者則昏姻通焉其由周以來又各別爲
氏者則昏姻不通夫以相去遠近之故云爾
四章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
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喬樅謹案厲
裂古者聲同假借用之魯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禮

記祭法作厲山氏此以厲爲烈之假借也公羊莊二
十年傳曰大瘠者何痢也諸書言札厲者皆以
厲爲痢之假借也周官謂之厲禁注訓厲爲遮列說
文迾遮也又以厲爲迾之假借也說文裂繒餘也鄭
注內則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
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
今異意實同也疏云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
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秖云
鞶囊裂帛爲之飾又引詩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鞶囊
裂帛之飾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以證之言帛必分

裂也樅謂裂是鞶囊之飾而垂帶如之者案玉藻云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云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及末而已帶之垂者以繒采爲之飾與鞶囊之緣以繒帛爲之飾者相似彼鞶囊之飾謂之爲裂故垂帶之飾如鞶裂者得云如裂也此都人士蓋周之士大夫當有繒采緣飾其帶之垂者故曰垂帶如裂鄭注禮記引詩用三家三家詩而皆作如可知其厲字疑卽裂之誤鄭上引春秋鞶裂下又引紀子帛名裂繻則此詩云亦宜引垂帶如裂以證其說字不宜作厲也士冠禮宵衣注引魯詩素衣朱綃以證宵讀爲綃與此同例

瓠葉首章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喬樅謹案正義引服虔左傳注以于思爲白頭皃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說文斯析也列子鮮而食之鮮亦析也此假鮮爲斯字斯析音同故皆與鮮近禹貢析支大戴禮作鮮支詩經古義云尒疋釋詁鮮善也釋文本亦作尠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鱻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與斯聲近之證

漸漸之石二章維其卒矣傳卒竟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巓之末也正義曰箋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云山峰巉巗者箋謂山巓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尒疋爲說也喬樅謹案十月之交詩山冢卒（今本誤作崒辨見校勘記）崩箋云卒者崔嵬也正義曰釋山崒者厜㕒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尒疋小異義實同也攷釋文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尒疋音徂恤反本亦作卒是陸孔本各不同說者以此詩箋云卒者崔嵬字但作卒十月詩亦不當作崒又漢書劉向傳引詩作卒崩可證然劉向所用爲魯詩三家未必皆同十月詩毛公無傳未可知其字之爲卒爲崒也此詩傳云卒竟則字本作卒鄭易之訓作崔嵬蓋以卒爲崒之假借是改讀也尒疋厜㕒字亦作嵳峩皆以音近然則鄭君所見尒疋本或作崔嵬歟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二終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三

侯官陳喬樅學

大雅文王之什

緜五章縮版以載傳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正義曰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云繩束竹版謂之縮郭注曰縮者縛束之也尒疋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喬樅謹案繩乘音近義遠不見古文有通借者知爲聲誤以繩束物而遂謂約束爲繩猶以繩度木而遂謂準度爲繩（繩猶度也見禮記以繩德厚注）也

又案今本尒疋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注云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與此傳及正義所引文異然正義云尒疋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則尒疋舊本蓋作繩謂之縮縮縮之也故孔氏云然攷釋器篇如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槃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多有此例又釋水篇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數語亦同此條當緣後人轉寫脫兩縮字無識者以繩謂之縮之也文義不協妄於繩下增之字縮之之下去也字而釋器原文遂不可復識所宜據毛傳及孔疏以訂正之也

思齊四章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瘕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毛詩校勘記曰釋文云烈毛如字鄭作厲於假字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瘕字與定本集注同攷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文爲厲假之行者當作厲瘕上用經字爲訓下則改字以顯其爲假借也喬樅謹案烈本與厲通晉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禮記祭法作厲山氏札癘癘疫字宜作癘而書通作厲公羊傳作㾐是字同

也假瘕聲近左傳垂葭公羊作垂瑕傳瑕史記索隱作甫假漢碑遐邇皆作假爾詩假樂禮記作嘉樂春秋宋共公名固史記諸侯表作瑕其驗也隸釋載唐公房碑云厲蠱不遐蓋本三家詩之文左傳曰疾如蠱說文蠱腹中蟲也南山經麗𪊨之水多沛育佩之無瘕疾注瘕蟲病則瘕與蠱音近義亦通矣

五章古之人無斁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釋文無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箋不言字誤

則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經義雜記曰毛詩本作擇此傳爲王肅妄作以與鄭相難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誤矣毛詩校勘記舊校曰攷此詩字自作斁箋以斁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字以顯之釋文所說是也孔氏不得其例喬樅謹案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箋所改毛如此類之未明言其讀者不勝枚舉安可盡拘釋文辨此傳爲王肅語而仍別爲毛作音則斁字自必毛氏舊文如是特毛公無傳後人以王肅述毛語誤用爲傳故辨之耳

皇矣首章其政不獲箋云正長也釋文其政如字政政敎也鄭作正正長也喬樅謹案政正古通用字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史記夏本紀云御非其馬之政墨子非鬼同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宋世家云殷有不治政不治四方是也古書多以政爲正字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故書正爲政杜子春云政當爲正左氏文六年傳弃時政也漢書律𠷈志云乘時正也昭十五年傳以爲大政五行志中云以爲大正此古文作政今文作正之驗潛夫論班祿篇引此詩亦作其政不獲與毛同然鄭君讀政爲正訓正爲長當三家有作其正不獲者故用其說如周官凌人之從子春改政爲正也

二章串夷載路傳串習也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喬樅謹案釋文串夷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曰毛讀患爲串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據此則孔氏所據本正作患夷詩經古義曰董仲舒云書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𢙍𢙍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毋通楊南仲訓爲毋與

貫同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謂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緜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樅謂𢙍古之貫字毛皆古文則字當本作𢙍傳云串習是以串爲今貫字故訓串爲習則毛本之不作患也明甚不得謂毛讀患爲串也釋文載或云鄭音患是特音爲患耳非鄭以詩本作患也謂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此孔氏之說云爾箋意豈有是耶箋之易傳乃以串夷爲卽混夷未始爲串夷當爲患夷也陸孔本各不同而陸

本毋勝於孔此類是巳毛詩補疏云尙書大傳說文引詩作畎夷畎與串亦一聲之轉

五章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強也詩經小學曰玉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韋昭曰叛換跋扈也魏都賦雲徹叛換喬樅謹案韓詩字與毛同則玉篇所引無然伴換蓋本魯齊詩以伴換爲跋扈解合鄭箋當是魯齊說如此故箋據以改毛韓訓武強意亦同也魏都賦作伴換叛正字伴畔皆假借字援換聲近古得通假

五章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喬樅謹案首章維彼四國箋以爲密阮徂共四國之君助紂謀度下云以按徂旅箋以爲徂國之兵衆皆與傳異訓正義曰王肅孔晁孫毓並云無此三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冲遠蓋右鄭說毛詩補疏云尙書大傳文王三年伐邘三年伐密須疑邘卽是阮與徐廣言邘在野王者異地邘之於阮猶廷之於違說文邧鄭邑也春秋傳鄭無邧邑此邧蓋卽鄔劉蔿邘之邘邧與阮同音又通於邘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邘蓋一物也樅案山井鼎攷文古本阮作邧是阮邧字同焦氏說然

生民之什

板七章价人惟藩傳价善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喬樅謹案釋文价鄭作介則此价甲也字當作介攷荀子君道篇詩曰介人惟藩宋本實作价字彊國篇今本仍作价人毛詩出於荀卿故字同作价說文价善也从人价聲詩曰价人惟藩玉篇价下引詩同此並从毛爲訓又釋文不言毛韓之異

則韓詩亦作价可知尒疋釋詁注詩曰介人惟藩景純多用魯詩第其所引乃證介善也之文雖字殊而訓一非此箋所據漢書諸侯王表云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孟堅閑採齊詩如地理志所載可證疑齊詩當亦作介箋所云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蓋是齊詩說如此故鄭據以改毛歟

蕩之什

抑四章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喬樅謹案泮水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載韓詩云鬄鬄除也說文辵部逷古逖字髟部鬄

髮也𩯭鬀髮也獨刀部不載𩯭字皇矣詩曰攘之剔之釋文字或作鬄今箋於用逷及狄彼字皆云當作剔者攷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爲剔後漢書馮魴傳注剔聲類曰亦鬄字段氏說文注云鬄𩯭義別音亦異皇矣剔字釋文云或作鬄詩本作𩯭鬄者𩯭之譌毛詩音義云鬄徒帝反劉昌宗吐麻反沈湯歷反徒帝爲鬄之反語吐歷湯歷則爲𩯭之反語詩音義之云劉吐歷反卽少牢音義之云劉土歷反也俗人識鬄而昧𩯭於是禮之四𩯭髮𩯭字並譌作鬄陸氏於鬄𩯭未辨亦混爲一字（以上段說）其析鬄𩯭

甚精𩯭本會意治髮引伸爲解剔糾剔之義剔者今文𩯭者古文許氏不收剔字从古文也鄭君不廢剔字用今文也剔音與逷近傳之糾剔字或假逷（左傳糾逷王慝漢都鄉正街彈碑云糾剔王慝）猶之錫與𩯭音近禮之髮𩯭字或假錫也（儀禮主婦被錫注被錫讀爲髲𩯭）又周禮羞羊肆注肆讀爲𩯭肆𩯭亦聲近古文得相假借禮記郊特牲注云治肉曰肆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通俗文云去骨曰剔卽治肉之義大元經夷陽氣傷𩯭注云𩯭除也與韓詩解同（大元增往益來𩯭注云𩯭憂也竊謂此𩯭對益而言亦當訓爲除憂義未允）此箋訓剔爲治與除義相比蓋用韓說

桑柔四章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圉當作禦喬樅謹案蒸民詩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彊圉蕩詩曾是彊禦漢書敘傳作曾是彊圉是圉禦字通管子輕重甲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注圉與禦同尒疋釋詁圉垂也舍人曰圉拒邊垂也是圉之訓垂義本取於拒邊此箋破圉爲禦正訓禦寇之事以申毛說也

十四章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口拒人謂之赫喬樅謹案釋文赫毛許白反炙也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拒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定本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

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止我言傳意或然俗本誤也據此是陸本毛傳作赫炙也與定本同孔本毛傳作赫嚇也與定本異焦氏毛詩補疏曰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言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正義引王肅云云亦非毛義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樅謂赫之訓炙他無所徵赫嚇蓋古今字孔本似得之赫嚇也是毛以今文釋古文言此赫字卽拒嚇義與芃蘭能不我甲韓詩作狎傳亦云甲狎也破斧四國是皇齊詩作匡傳亦云皇匡也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傳亦云俔磬

也例同赫字三家今文當作嚇箋所云以口拒人謂之嚇正據三家說以申毛也今本毛傳改從定本作赫炙也非是玉篇嚇下云以口拒人謂之嚇訓與箋合一切經音義凡三引詩云反予來嚇箋曰距人謂之嚇經注並作嚇字此則依傳箋說以引詩者耳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涼信也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喬樅謹案大明詩曰涼彼武王釋文引韓詩作亮是毛本涼字卽亮之假借此詩職涼與下涼曰三家今文蓋亦作諒箋云涼信也直據其說易傳而未改其字猶大明傳之卽訓涼爲佐也柏舟

詩不諒人只御覽四百三十九作不涼人只足見諒涼字多通假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喬樅謹案說文云克象屋下刻木之形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又云勒刻也刻識之也克字義取於刻故古文刻識字卽作克鄭作刻者用今文耳後漢書第五倫傳云臣嘗刻著五臟注云刻著五臟謂銘之於心也以刻爲識義漢人猶習用之

三章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喬樅謹案北門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韓詩作誰彼詩推字今文爲誰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是從今文誰字爲訓（訓類篇誰責也當出於三家詩說）知此箋破摧爲嗺亦據今文以摧爲嗺之假借故易毛也毛詩稽古編曰箋云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如箋說則經文于字當讀爲吁

七章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喬樅謹案周禮鄉師賙萬民之囏阸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段氏周禮漢讀攷曰說文無賙字許意蓋亦謂周是賙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賙是正字鄭君則取从貝周爲說所謂就其字

之聲類攷訓詁揖祕逸也（以上一段說）一切經音義八周窮下云古文賙同謂以財物與人曰賙詩曰靡人不賙救也將救其急也字林賙贍也彼所引詩正作賙字當是據韓詩文此箋讀周爲賙亦以申毛非易毛也

崧高五章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迈从辵从丌今作迈音記字譌作近喬樅謹案釋文近音記是陸本當作迈字說文迈讀與記同玉篇迈今作記此陸氏音義所據今釋文迈亦作近後人傳寫誤耳正義申毛云以命往之國不得與之相近故轉近爲已

則當時正義本已誤作近冲違不知攷正疏矣詩經小學曰此詩借迈爲已傳以已訓迈猶淇奥借簀爲積傳以積訓簀板借王爲往傳以往訓王箋又从而申明其說耳已記忌其迈字同

蒸民六章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喬樅謹案釋文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是毛詩本作我義圖之箋則破義爲儀以儀訓匹此易毛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易以匹是正義本亦作義字今皆作儀唐石經改之耳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

字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書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制之禮儀知此詩義卽古文儀字表記引此詩作我儀圖之注訓儀爲匹鄭君爲記注時用三家詩又知今文字皆作儀所云儀匹據三家說也

韓奕首章虔共爾位傳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正義曰共具釋詁文彼惟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箋以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易傳也喬樅謹案共說文从心共聲故古文卽假共爲恭字詩小明靖共爾位巧言匪其止共韓詩外傳四引並作恭漢書恭字多作共集注皆云共讀曰恭是共爲恭之古字釋名釋言語云恭拱也自拱持也彼以拱持詮共是恭拱義通則毛讀共爲拱鄭讀共爲恭意義實同周書謚法執事堅固曰恭知傳虔固共執之訓正依恭義鄭言古之恭字或作共明共卽恭字申毛非易毛也

六章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閒實寔同聲寔是也喬樅謹案覲禮曰伯父實來注云今文實作寔據此是實者古文寔者今文也春秋桓六年云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

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左氏傳則作實來亦古今文之異詩小星寔命不猶釋文引韓詩作實燕燕實勞我心釋文本亦作寔是由聲同古人多相通借釋詁云實是也晉語咨于故實注故實故事之是者則實寔義亦通故頍弁箋直云實是也而不改字此破實爲寔明三家皆作寔故耳

江漢四章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旬當作營女勤勞于經營四方喬樅謹案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攷信南山釋文韓詩作畇畇原隰鄭所引作營營者當是

魯齊之詩彼晌當字同故此旬字亦得與營通又虞氏易象上傳不可營以祿注云坤爲營卽引說卦坤爲均語也鄭云今書作旬而虞氏本亦作營是旬營通假之證箋之讀旬爲營其亦三家之異文歟

常武首章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喬樅謹案周禮夏官序官注引是詩作既儆既戒此三家詩也儆警字同箋蓋以三家釋毛周書謚法夙夜警戒曰敬釋名釋言語云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敬警義通

三章徐方繹騷傳繹陳箋云繹當作驛徐國傳驛之人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喬樅謹案載芟驛驛其達釋文云尒疋作繹繹埛以車繹繹釋文云崔本作驛驛文選楊雄甘泉宮賦望通天之繹繹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繹繹盛貌此爲韓詩閟宮寢廟繹繹章句知者以周禮隸僕注引寢廟繹繹鄭君注禮時用今文廣雅釋訓云驛驛盛也此並繹驛字通之驗鄭君蓋本三家詩說改毛也

四章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喬樅謹案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古書屯作臀則殿音當讀如臀左傳齊侯伐衞兵陳有啟有胠有大殿注以啟爲左右翼然則師後爲殿猶之人後爲臀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注敦猶殿是敦屯字通漢書禮樂志車千乘敦昆侖師古曰敦讀曰屯又楊雄傳甘泉宮賦敦萬騎於中營兮師古曰敦讀曰屯李善注文選此篇曰敦與屯同離騷屯余車其千乘兮張衡思元賦屯騎羅而星布字並作屯然則作敦者假借字也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兵而守曰屯史記傳靳蒯成傳集解引同此箋破敦作屯蓋以屯古人多叚敦字稱之

召[redacted]四章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皃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草不潰茂與毛字同惟漢書班固幽通賦柯葉彙而靈茂彙茂語本此詩孟堅兼用三家則潰茂字齊魯詩作彙可知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假借又尒疋樸枹者謂釋文引舍人本謂作彙李巡孫炎並同舍人云樸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如竹箭曰枹竹箭下有一讀二字是衍文棫樸傳樸枹木謂山木茂盛箋云相樸屬而生也正義引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是以樸枹互訓二字同義竊謂尒疋樸枹者彙是言草木叢生其枝莖相攢迫者謂之彙彙訓爲茂皃與下文樸樕心是言草木初

生其短小未成就者謂之心心訓爲小兒樸撖心說从王氏尒疋述閒文例同也舊說或以上句樸梧與樸枹者彙合讀或以彙字與下句樸采菽合讀並非是彙之訓茂此其顯證彙字說文本从希胃省聲或从虫作蝟故又得通假作謂字也

六章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釋文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喬樅謹案說文顭水厓人所賓附也顰慼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凡顭之屬皆从顭據說文則毛詩字當作顭水厓之訓卽本傳語然云人所賓附是仍以濱詁顭又云頻慼不前而止此原古人制顭字本意漢

人習用濱字而顭字省文作頻用爲急蹙義桑柔傳頻急也是已劉向列女傳八引此詩作不云自濱向用魯詩是今文但作自濱故鄭讀從之又采蘋南澗之濱北山率土之濱毛已作濱字訓厓也此箋易顭爲濱亦以申明傳說耳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三終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四

侯官陳喬樅學

周頌清廟之什

昊天有成命章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箋以外傳之訓與尒疋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喬樅謹案此傳用釋詁非用外傳也若用外傳文箋不得云字誤何者外傳下文又曰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是外傳釋肆字直以純固爲

義韋昭注熙廣也引鄭後司農云廣當爲光虞亦如之於肆固也不用鄭說亦以鄭之箋毛與外傳訓異有不可強合者又賈誼新書載叔向言昊天有成命詩云云與外傳亦異當本魯詩說光廣固故並聲同其致誤有由然古人光廣固故字亦通用大戴禮三本篇積厚者流澤光荀子禮論作積厚者流澤廣堯典光被四表他書所引亦作廣被四表是光與廣通魯語咨于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作咨于固實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作故天縱之將聖是固與故通今鄭云字之誤者恐人述毛執熙廣肆固之訓

同於外傳而遂取外傳文釋詩致失毛意故特明其爲字之誤六䕺論云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是也

思文章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正義曰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爲粒喬樅謹案粒字說文从米立聲故古文即以立字假用周禮鄉師以涖匠師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小宗伯掌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據彼古者立位同字又得假立爲涖則知此詩立字古文亦當爲粒之假借以頌意言后稷播穀育民及來牟降祥事也

臣工之什

有瞽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喬樅謹案周禮大師令奏鼓朄注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朄縣鼓據禮注所引三家詩皆作朄則知毛之作田由於聲轉字誤而然又郭注尒疋釋樂云詩曰應朄縣鼓與鄭所引同說文朄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此箋正義曰朄字以柬爲聲聲既轉去柬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章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箋讀佛爲輔弼之弼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詩曰弗時仔肩是韓詩字作弗也盧氏紹弓增校三家詩攷曰據宋本說苑君道篇引詩云弗時仔肩劉向用魯詩然則魯詩亦作弗也易頤云拂經于上頤釋文引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攷說文弼輔也㢸古文弼字古文亦从弗故弗義得訓爲輔然則此弗時仔肩之弗三家當作輔弼解箋之以輔詮佛即從三家弗字爲訓

載芟章俶載南畝箋云俶載當作熾菑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說見前

魯頌

泮水三章屈此羣醜傳屈收箋云屈治正義曰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臧氏拜東曰據正義說知某氏引詩作淈此羣醜蓋所引者是韓魯詩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

叙聚是韓詩字作屈與毛同某氏所引詩當爲魯齊之異文荀子宥坐篇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注淈讀爲屈是屈淈古通故此箋據魯齊詩易傳也淈得爲治者淈亂義同古多以亂爲治故淈亦訓作治又古與汨滑字並通釋詁郭注淈書序作汨音同耳此指汨作序也史記樗里子傳正義滑讀爲淈楚詞天問不任汨鴻注汨治也莊子繕性滑欲於俗思釋文崔云滑治也是其驗矣

六章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鬄（舊作鬄譌）鬄除也剔字卽鬄之省文箋依三

家改毛（餘說見大雅抑篇）

六章烝烝皇皇傳皇皇美也箋云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喬樅謹案鄭君破皇從暀亦據三家詩以上句狄彼東南箋从三家改狄作剔此烝烝暀暀卽承剔彼東南而言故解爲進往之義與毛訓異尒疋釋詁暀暀皇皇並訓爲美皇皇之見詩者多暀暀字除此詩別無所見訓雖不同而其卽爲此詩之烝烝暀暀無疑也楚茨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信南山先祖是皇箋云皇之言往也禮記少儀齊齊皇皇注皇讀爲歸往之往是皇暀往三字聲同義得相通

泮水七章戎車孔博箋云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正義曰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喬樅謹案傳博俱從尃聲又形相似易致傳寫之譌王肅述毛仍用博字意主異鄭耳此言戎車孔傅與小雅車攻言我車旣攻同義廣雅釋詁攻傅並訓爲治車攻傳云攻堅也鴇羽傳云盬不攻緻也攻字訓治得有堅義足驗傳之訓治亦得有堅義也鄭以傅爲傅緻政謂戎車治之甚堅故能安穩而調利耳

閟宮七章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常或作

嘗在薛之旁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喬樅謹案常嘗音同通用禮記馬不常秣釋文本或作嘗尒疋祠烝嘗禴釋文字亦作常其驗也常又與堂棠古並通用呂覽常之巫管子作堂巫史記常隱引作棠巫可證今攷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公羊傳曰棠者魯濟上之邑也左傳杜註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正義曰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

平至濟北東北經樂安博昌縣入海按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樂安博昌齊竟內也棠在高平方與故爲魯濟上之邑齊語桓公反魯侵地常潛管子作堂潛棠堂蓋一地即此詩常邑又隱三年公及戎盟於唐杜註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與五年註棠地同顧復初春秋大事表以唐與棠古通方輿紀要于魚臺縣武唐亭下並列二年五年傳合爲一地然則唐亦即常也莊卅一年築臺於薛杜註云魯地毛詩稽古編謂與薛國是異地同名箋引孟嘗君事無涉然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杜註云魯國薛邑則知築臺之薛本與薛國接境故因以薛名之猶許爲魯朝宿邑亦以近許國而得名耳（元和郡縣圖志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即許田）今魚臺縣與滕縣連壤薛城在縣南四十里足證常爲在薛之旁六國時常或復入齊屬薛故田文食邑於薛而號孟嘗君箋引此正以徵常之近薛何謂其無涉耶稽古編又載或說引齊語常潛事而疑常爲齊侵齊在魯北常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不符不知隱公與戎會潛盟唐戎在今曹州府曹縣故戎城潛當在兗州府西南境亦豈在魯北而爲齊侵哉且魯以南滕滕南爲薛常在薛旁地當近南爲魯南鄙無疑也

商頌

那章置我鞉鼓傳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置植字同故置讀爲植經義雜記曰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鼗鼓然則讀置爲植當本韓魯論語植其杖而芸石經殘本作置其杖喬樅謹案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干儛置鼓置亦當讀爲植與此頌同呂覽愼小置表於南門之外大元元瑩云植表施景是古者置字皆通爲植義

烈祖章賚我思成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喬樅謹案賚來聲同古通用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少牢饋食禮尸命祝嘏于主人辭曰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是知楚茨之賚即少牢之來也鄭注儀禮讀來曰釐釐者來之今字思文頌曰貽我來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往來之來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可證矣尒疋勞來強事也釋文本又作賚漢脩堯廟碑爲黎元來福來即賚也是賚來古通之驗此詩賚字爲來之假借故箋讀如往來之來

元鳥序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異宜當爲祫也喬樅謹案周頌清廟我將並爲祀文王之詩然序於清廟云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我將云祀文王於明堂未始不明其作頌之由而此元鳥與殷武一言祀高宗也不應漫無分别如是祀字爲祫之誤無疑又三家詩互有異同或此頌三家說實爲祫高宗故箋據之改毛歟

元鳥章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喬樅謹案生民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从略之又下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肇字之當作兆此其證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說文作垗引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段氏說文注云今周禮作兆許作垗蓋故書今書之不同也以上段說尚書大傳兆有十二州鄭云兆爲塋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古文堯典作肇然則垗者兆之古文作肇者古文之假借字

元鳥章景員維河傳員均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段氏懋堂云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也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失之萬里喬樅謹案段說是也毛詩卽古文而作員字是員者古文云者今文何反謂古文作云耶曰員古文云者明今文爲云耳作字衍無疑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秦誓若弗員來衛包改爲云來然下文雖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師古引作員曰員與云同知尚書云皆作員字正義曰轉河爲何者以頍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不得爲水傍河也樅謂廣雅釋水云河何也是河何義通水經河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河之言荷也荷與何同童子逢盛碑無可柰河吳仲山碑慼痛柰河皆假河爲何字

長發章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喬樅謹案毛公訓隕爲均與元鳥傳員均也義同是以幅隕之隕假借爲員字員圓古通方圓孟子書皆作方員其證也攷工記取諸圜也注鄭司農云故書圜或作員當爲圜此箋作圓釋文爲作圜文選西京

賦注𡿪字書圜亦圓字也是圜圓字古並作員段氏說文圓字注云長發傳隕均也渾圓則無不均之處箋破隕爲圓申毛非易毛也

長發章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經義雜記曰案大戴禮記將軍文子篇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寵者則改龍爲寵與大戴禮合也喬樅謹案蓼蕭傳龍寵也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公賦蓼蕭叔孫昭子曰寵光之不宣焦氏易林曰蓼蕭露瀼君子寵光易林多韓詩說然則毛詩龍字固寵之假借據彼詩龍字三家作寵知此頌鄭君讀龍爲寵亦從三家今文也

殷武章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取松柏易直者斲於椹上以爲桷與衆楹釋文虔尒疋作榩正義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美質也以其方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詩經小學曰按尒疋椹謂之榩釋文本亦作虔然則尒疋本有止作虔者喬樅謹案虔榩古今字之異說文木部不載榩字知古文卽以虔爲榩字釋宮之榩亦作虔是古尒疋爲虔今文始以榩字易虔耳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四終

毛詩多識

〔清〕多隆阿 撰

據民國遼海書社印遼海叢書十集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五五毫米寬一九八毫米

毛詩多識

沈著署檢

自序

昔夫子教人學詩則在興觀羣怨與事父事君之大而鳥獸草木之名其餘緒也惟爲餘緒故後之學者往往略見大意直有學究性命之奧而於目前之物猶多承沿舊誤不能辨正者或據此說以攻彼據彼說以攻此彼此聚訟雖極之連編累牘不能明者又有注家於鳥則曰鳥名於獸則曰獸名於草木則曰草木名不詳其爲何鳥何獸何草何木致令讀者開卷茫然無所適從則尤摸棱之甚焉夫夫子於鳥獸草木之名而教之曰識亦欲人識其形色兼識其性情也使不於其形色性情求之僅知其爲鳥名獸名草名木名卽可曰識則凡讀詩者皆能識矣又何須向小子諄諄勗之哉蓋詩中比興類非無意不識其物幾莫知其比興之由如雎取其孝鴒取其悌麒麟取其仁騶虞取其義螽取其子之多雉取其性之介取雄狐以喻淫取碩鼠以喻貪萱草忘憂貝母療鬱蕳香莜豔荼苦棠甘蓼莪之梗

爲蔦芄蘭之葉象觽卷耳是常思棘心最難養諸如此類頗難枚舉儻不詳加考察則不識物形其弊猶淺不識物性其弊滋深也況詩中用物原屬觸景興懷並非搜諸海澨山陬之外彼重常畢方騶鼠角端物之不常有者博物之士猶能識之若爲目前恆見之物且目遇之而不能實指其名此雖無關學問之大然亦不可謂非考據之疏矣竊思考據之學原貴多聞而尤貴多見居近山川原隰之間羽毛動植之物日與耳目相習留心察之悉得梗槩其或如鴝不來北橘不踰淮爲疆域所限者則爲備載先儒之說不加論斷以俟後賢折衷其確有可據者則爲詳細釋之著其古號雜以諺名庶閱者可以因端而竟委卽流以尋源而於名物之學亦小有補後漢馬伏波將軍鑄銅馬式曰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相馬宜然而察物尤宜然雖一人之見不無偏執而留此瑕纇以備指摘有言此編之非者其是卽不待辨而明則其有裨經學較之是余者爲益大也余

自童年讀詩亦祇隨俗立解間有會心亦多畸騖鮮有依據迨至壯歲得讀漢唐注疏參以師友講論偶得義理則用片楮記之積之既多恐有散失因錄成卷帙名曰多識以此卷所載皆爲鳥獸草木之名遵夫子敎小子之語故以多識名之或曰凡詩中所有鳥獸草木釋者不啻十之七八所識者不可謂不多也或又曰此多氏之所識者多隆阿序

毛詩多識十二卷此爲十數年前讀漢唐注疏之所著也草甫畢卽繕寫成帙寄於同年周華甫先生處求訂正其後先生歿而此本遂失辛亥春余自燕晉遊歸日長多暇偶閱舊書見原草尙存因重加删潤益以數年聞見參互考證之其有始是終非者亦有始非終是者又有始是繼非而終以爲是者又有始非繼是而終以爲非者陶靖節先生歸去來辭云覺今是而昨非則余之改正斯編焉知其不昨非而今是也夫考察庶物其是非亦至難定矣欲定庶物之是非宜擴一己之聞見而多聞又不如多見天下之大疆域之廣余之所遊未及萬分之一則所見者有幾試以關左一隅計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而所至之地所見之物已不能畫一其爲詩中所有者如同一螽也則有草螽阜螽之異同一桃也則有夏桃冬桃之異同一藻也則有馬藻牛藻之異同一棠也則有赤棠白棠之異有同一梅而甘梅酸梅則異有同一薺而大薺小薺則異有同一桑而家桑野桑則異有同一萱而園萱山萱則異蒲有不同者則以香蒲臭蒲爲異麻有不同者則以雄麻雌麻爲異荷有不同者則以白荷赤荷爲異榆有不同者則以刺榆枌榆爲異稻有早稻晚稻水稻陸稻是稻有異蒿有蘩蒿蔞蒿艾蒿莪蒿是蒿有異又有萊之異爲靑葉赤葉萑之異爲赤華白華瓠之異爲長項大腹瓜之異爲凹稜凸臍虎豹之獸異其文楊柳之木異其性芍藥之花異有五色鳩鳥之屬異有五名於一隅而見其異焉知其不易地而又異於一隅而見

爲非焉知其不易地而見爲是然則此編於庶物是之非之者未必不爲鵾雀之誤黃霸蟛蜞之病蔡謨也豈敢自謂有定見也先儒詩注今所見者莫古於毛傳鄭箋次之孔疏又次之鄭氏爲傳作箋則已不能盡是夫傳孔疏亦或非箋可知古人注經不肯隨聲附和要之惟求一是而此編之所是非者於先儒之說不必盡同要期不戾於經語近繁蕪則惟恐其不詳名雜俚俗則惟恐其不實於陸璣草木疏嘗病其簡略於蔡卞名物解嘗病其蹈空不欲蹈前人簡略蹈空之病所以致有繁蕪俚俗之病也昔者吉水李氏云學易不言易象學禮不核禮器書不解禹貢山川詩不詳草木鳥獸皆非實學余豈有實學者哉如以此編爲實學余敬謝之歲次重光大淵獻相月望前三日慧珠閣後學雯溪氏再序

劉序

詩三百篇蓋皆感物遺端寓詞託諷大都比興爲多其所舉鳥獸蟲魚草木之名夥矣然古今異時鄉土殊產徒執今時所目驗與夫方俗之稱名以求當於風雅頌之所詠有以知其齟齬而不能合也經生所恃以考證者毛鄭而外惟爾雅釋草等七篇次則陸璣詩疏揚雄方言許叔重說文及諸家本草注釋而已然其說往往互異各信所見不能相通曹風下泉苞稂毛云童粱鄭稂作凉云涼草小雅鹿鳴食野之苹毛云苹蓱也鄭以爲藾蕭傳牋已不同如此他如衛風碩人鱣鮪發發毛云鱣鯉也郭璞注雅分鱣鯉爲二以毛爲誤王風大車毳衣如菼毛云菼鵻也蘆之初生也爾雅葭蘆菼薍孫炎郭璞以蘆薍爲二與毛異豳風七月鳴鵙張華許愼以鵙爲似鴝鵒王逸以爲巧婦揚雄以爲盍旦郭注爾雅以爲似鶷鶡而大不同如此其誰使正之夫治經之法名物與訓詁並宜兼明訓詁之學自顧江戴段而後遞有纂述咸以毛詩爲言韻之祖諸經中名物尤以毛詩爲淵藪顧各家異同錯出靡所折衷非如古韻之變遷可取證於詩騷及漢魏六朝諸有韻之文也國朝經師治毛詩訓詁而外亦多及名物其專門成書者如黃岡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無錫顧棟高毛詩類釋亦稱翔核然集覽拘守紫陽集傳閡而鮮通類釋多稱舉前人成說不能自名一家惟錢塘姚炳詩釋名解能推尋比興之意有益經義瀋陽楊子勤太守示予毛詩多識一編系長白多隆阿所著爲盛伯熙祭酒家藏本其該洽同於姚著但姚著分列門類此則悉依本經次第又姚著獨遺蟲魚此則兼釋爲異耳編中有程少珊侍講棫林按語侍講爲伯熙祭酒門下士或亦祭酒屬其校訂未可知也夫詩人鬱其憂思感憤之懷往往探草木鳥獸蟲魚之狀類興於怨刺以寫其難言之隱使不得其形色性味則比興之意不見此書不徒爲多識之助抑亦使人因比興而得詩人之情千載而下誦其詩

猶若有芳臭氣澤之留貽其爲益豈尠也哉此余所以謂訓詁名物宜兼明者也多姓舒穆祿氏字文希檢閱道光乙酉同年齒錄知爲是科拔貢抑名氏偶同疑莫能明要其爲嘉道間經學名家則無疑也書分上下兩卷止於曹風疑非完書校錄至此益增匪風下泉之思焉乙丑中秋節吳興劉承幹

毛詩多識卷一

長白多隆阿著

周南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

毛傳云睢鳩王睢也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睢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夫摯古通鷙釋文摯本亦作鷙此詩蓋言睢鳩爲水鳥之鷙者解摯爲至鄭箋偶誤也械林按王睢鷙鳥乾嘉諸老說皆如此已無疑義惟以鄭箋爲誤似非箋實書申傳意傳言關關和摯和有鷙摯意故以摯申釋之又摯有別以見興意并明其爲鷙鳥之屬淮南所謂猛獸不摯鷙鳥不雙是也胡承珙後箋云摯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爲猛鷙之鷙則言鷙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陳啓源稽古編說同是皆書讀毛傳者爾雅釋鳥云睢鳩王睢郭注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鶚漢書鄒參傳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注鶚大鵰也是鶚卽鵰鶚之鷙非他鷙鳥所能及睢鳩爲鶚是睢鳩之鷙有似於鵰此睢鳩爲鷙鳥之證一也陸疏云睢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本草云鷲悍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卽白鵰也郭猶云鵰類此直以白鵰名之此睢鳩爲鷙鳥之證二也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睢鳩氏司馬也杜注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司馬主兵專司討伐是其鷙而使天下之人各安其分是有別以討伐爲鷙是非情意至然之摯矣此睢鳩爲鷙鳥之證三也說文云白鷢王睢也似鷹尾上白故名白鷢陸疏謂揚雄說亦然械林按爾雅睢鳩王睢與鷹白鷢別詁實係二鳥揚許欲合爲一非也說詳爾雅郝疏與說文段注此言睢鳩之鷙似鷹鷹爲鷙鳥人所習知此睢鳩爲鷙鳥之證四也禽經云王睢魚鷹也尾上白名白鷢白鷢之名與揚許同而直曰魚鷹是睢鳩不僅似鷹矣爲其食魚故在河洲爲其捉魚故有鷹名此睢鳩爲鷙鳥之證五也嚴氏詩緝云郭以睢鳩爲鶚又云鵰類是睢鳩卽鶚也釋文於鵰曰鶚屬於鶚曰鵰屬鵰鶚皆猛鷙之鳥既名睢鳩爲鵰又名睢鳩爲鶚睢鳩之鷙確有據矣此睢鳩爲鷙鳥之證六也鷙鳥之屬不一或曰鶻或曰鶚或曰鷂或曰鵰搏擊鳥雀多集山林此經言在河洲或有疑者山陰陸氏云今大鵰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鷙鳥不近河洲也夫陸地之鷙鳥則捕飛禽水際之鷙鳥則攫游鱗睢鳩之鷙與鶻鵃鷂鶚同科攫鱗猶擊羽也此睢鳩爲鷙鳥之證七也李時珍云鶚鵰類也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時雌雄相得鷙而有別翱翔水上捕魚而食江表人呼爲食魚鷹詩言睢鳩卽此直以鷹名與禽經合又言捕魚與在洲合水澤食魚之鳥種類最多詩中所有如鵜如鷖如鶬令皆食魚者然他鳥之求魚以喙啄此鳥之取魚則以爪攫名以鷹適相肖也此睢鳩爲鷙鳥之證八也釋詁云關關音聲和也此詩蓋取睢鳩聲音之和以興下淑女幽閒之德詩緝引山陰陸氏說言睢鳩不再匹睢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睢鳩交則雙翔立則異處皆似泥詩興意創爲此說他無依據詩中詠物類多節取倘必穿鑿附會則睢鳩非俊物似礙婦容睢鳩食近貪似礙婦德矣列女傳言未見睢鳩乘居匹處蘇氏言鳥之鷙者不淫歐陽氏言此詩不取其鷙取其別邵晉涵注爾雅亦言睢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洲隱蔽無人之處夫鶴交以聲鵁鶄交以目鴛鴦交以頸飛鳥之屬類此者多原不足異但不知睢鳩之聲求惟避人於河洲邪抑避人見不避他鳥見邪氓詩之鳩注家以爲鶻鵃鶻鵃亦鷙鳥氓爲刺淫奔之詩鶻鵃之鷙胡爲以淫著邪比附興意旁求枝節轉失物性矣固哉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毛傳云荇接余也爾雅釋草云莕接余其葉苻郭注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菹食之說文云莕葇餘也重文作荇荇卽莕之省作莕者爲此草之葉與杏相似作荇莕者爲此草隨水流行無定所也陸疏云荇一名接余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淺深相等大如釵股上靑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

浸之脆美顏氏家訓云荇花黃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李氏本草云莕與蓴一類二種也竝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其葉似馬蹄而圓者蓴也其葉似蓴而微尖長者莕也夏月開花結實如棠梨中有細子亦名鳧葵爲食之滑如葵也其花色黃故江東呼爲金蓮子夫荇爲水草關左池澤亦常有之莖葉實與李說正同味苦而滑性陰冷鮮有食者王氏羣芳譜云荇菜一名鳧葵一名水葵一名水鏡草一名䓝處處池澤有之葉似蓴而微尖長此蓋廣荇之異名而鳧葵水葵皆爲茆非荇荇茆雖相似而非一草未免牽混荇葉浮水面光澤如鏡水鏡之名頗相肖也洞冥記云靈池有連錢荇荇如錢文此言荇葉如錢之圓然荇尖長其葉之團圞者則爲蓴連錢之荇未必非蓴荇蓴相雜注家大約皆然也毛傳言后妃共荇菜以事宗廟嚴氏詩緝據此遂誤以荇菜爲賦棫林按毛意后妃即淑女有共荇菜之職故因荇菜之可流以興淑女之可求首章已標明興體故次章略之全詩例皆如此嚴以爲賦失傳旨矣繹此章詩意實以荇隨活水與女在深閨求者無定詩之興體與賦體異賦則直陳其事興借物發端已得魚兔便忘筌蹏如欲有意牽合則首章亦可云后妃畜睢鳩用之取魚乎天官醢人豆實有水蔬而無荇菜孔疏疑爲殷禮亦是莫須有之解不可據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疏家不詳其狀說文云葛絺綌草也是言此草可爲絺綌即今俗所用之葛布又名夏布精者曰絺麤者曰綌玉篇云葛蔓草也埤雅云瓜葛皆延蔓相及古屬之疏遠者取譬瓜葛夫葛處處有之宿根自生亦可種春月生苗蔓延山谷長數丈一枝三葉如豆葉而大其花深紫色纍纍成貫如蛾形結莢如豆而狹長每一莢中有十餘子粒小如豆而扁青綠色最堅硬齒齧不破莖葉莢端皆有細毛以葛莖繫物可代繩索名曰葛條故易困于葛藟孔疏稱爲引蔓纏繞之草花根皆充藥材名葛花葛根煮去外皮內皮色白剝之成縷名葛麻古之絺綌皆葛麻績綫爲之周禮掌葛有專官既云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矣又云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鄭注草貢莔紵之屬可緝績者是知蔓草之類葛爲之長故賦入以葛征統之葛亦重矣哉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傳云黃鳥摶黍也王菉友云陳碩甫本作摶黍檢釋文則作摶音徒端反爾雅釋文同當再考棫林按段郝諸家引皆作摶黍胡氏後箋並以徒端反爲非摶豚音近作摶爲長爾雅釋鳥言黃鳥而別其名有四一曰皇黃鳥一曰倉庚商庚一曰鵹黃楚雀一曰倉庚鵹黃也倉庚一作鶬鶊鵹說文作離又作雞省作鵹鵹即鵹之變體一作鵹又作麗或作鸝又名黃離留亦作栗留栗留者黃鳥之聲陸疏云黃鳥黃鸝鶹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郭注爾雅與陸說略同或疑黃鳥非鸝以詩中言黃鳥又言倉庚也然詩亦言元鳥與燕矣不得疑元鳥爲非燕也凱風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睍睆好音惟肖鵹黃其他鳥羽色黃者皆不類是說部又有黃袍金衣公子兩名乃以其色名之禽經云嚶鳴嚶嚶故名鸎或云鸎項有文故字從賏今俗字作鶯詩緝云黃鳥黃鶯也此鳥大如鴝鵒雌雄雙飛故名麗蓋麗有二義訓黑猶言麗水也訓兩如言麗澤也其羽黃色故有黃名其翼黑色故有鵹名尖喙青足春深則鳴聲音圓轉如珠之串俗呼黃都魯鳴則蠶生故鄭康成以倉庚鳴爲蠶候豳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紀蠶時也鈕氏觚賸云關內呼黃鶯爲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間睍睆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囀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竝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止之地鶯爲鳴春之鳥其聲亦人所樂聞俗耳鍼砭詩膓鼓吹戴氏酒柑千古韻事以此占雨今殊不然惟雨中鶯囀則天將霽轉以鶯之鳴占晴也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

實破之則鷃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褁伏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今關左所見與此說大同小異農人冬月竭塘水取魚得十卵數十枚剖視之中有鷃羽毛俱全而昏沈如睡不飲不食如蟄之蟄藏於腹屋來春始能飛去史言鷃羹可以毉妒今則不聞人食此鳥食蟲不食粟故亦未見人畜其伏雛防人窺取累巢如鉢銜人所棄麻線繫於樹杪懸之空際其巧黠又如此王云陳碩甫詩毛氏傳疏曰黃鳥之爲倉庚誤始於揚雄之方言成於高誘之呂覽注淮胡承珙以詩之黃鳥即今之黃雀段氏更引戰國策俛啄白粒仰栖茂樹尤與詩辭義合爲說案嫛溪曰此鳥食蟲不食粟然則小雅黃鳥篇曰啄粟啄粱啄黍更足證是黃雀矣又啄黍與摶黍相近碩甫曰摶音博或亦緣此　棫林按黃鳥別於倉庚其說發於孫炎示兒編至段若膺焦里堂胡墨莊陳碩甫諸家申辯之而益精定論不可易矣多君此篇尚沿舊說之誤王棻友引陳說正之極是

采采卷耳

毛傳云卷耳苓耳也爾雅釋草同陸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草幽州人謂之爵耳李氏本草又有數名一名葹一名胡葈一名常思一名野茄一名羊負來博物志云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胡葈子多刺黏綴羊毛遂至中國故名羊負來胡葈則以生於胡地得名其葉似枲麻亦頗似茄故名皆假之詩人賦卷耳由於懷人故名常思又名常葈又名葹皆與耳音相近郭注爾雅引廣雅云枲耳爾雅釋文引廣雅又云苓耳蒼耳後之說詩者無不以卷耳爲蒼耳今關左俗呼爲蒼子此草徧地皆有豆田中尤多葉似戎葵而無皺文莖高二三尺青色有黑斑點旁生岐枝六月開細白花如小豆粒上有白屑如細沙外生子如棗核有刺花不結子子不因花每葉貼莖處各有子四五枚每子中寓雙仁來年甲坼生草留一仁轉年再生倘初萌芽時即拔去之則所留之仁當年即生不俟轉年矣此草之異人人習見而鮮有知者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九思云枲耳兮充房皆以其子多刺比爲惡草騷則惡之詩則采之義各有取耳卷耳高莖植立則陸氏蔓生之說近誤郭注爾雅言卷耳叢生如盤亦不似此草之形羣芳譜以卷耳爲宿莽一名必栗香入書笥中白魚不能損書卷耳味近薰臭未有香者其誤尤遠詩緝祖張子厚呂和叔之說謂后妃主酒漿之事采卷耳以爲麯糵今俗造麯以麥屑爲之外包以麻葉古人包麯或用卷耳之葉亦未可知但此詩本借物起興牽入造酒似泥金谿兒䖍作曲解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毛傳云南南土也南土之葛藟茂盛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孔疏云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夫葛藟皆蔓草葛見葛覃藟則山隰間皆有之陸疏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夫關左爲古幽州地呼藟曰推藟殊未之聞然此草形色則陸氏盡得之李氏本草謂蓬虆一名寒莓覆盆子一名大麥莓懸鉤子一名山莓又名樹莓又名蛇藨爾雅釋草云藨麃郭注藨即莓也今江東呼爲藨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羣芳譜云藤蔓繁衍莖有倒刺逐節生葉面青背白結實如椹而扁俗名割田藨一種蔓生小於蓬虆一枝三葉葉面青背淡白而微有毛開小白花四月實熟其色紅如櫻桃者俗名𧃌田藨即爾雅所謂藨者也一種樹生者高四五尺實似覆盆子即爾雅所謂山莓本草所謂懸鉤子者也一種就地生蔓長數寸開黃花結實如覆盆而鮮紅不可食者本草所謂蛇莓也大抵諸書中言藨言莓者皆即藟之屬山莓不蔓生蛇莓蔓生而藤小不能延木此言纍樛木惟割田藨𧃌田藨近之形色亦與陸疏合至釋木之諸慮山纍欇虎纍雖亦藟屬而字從木不從草注家言其蟲大顯與陸異矣詩緝引釋文謂藟似葛蓋因葛藟連文同纍樛木疑其相似不知藟之莖葉花實與葛迥別廣雅云藟藤也唐書方技傳云姜撫服長春藤使白髮還鬒長春藤者千歲藟也葛藟二草皆藤生詩故

連類竝舉易困于葛藟亦作連文漢書崔駰傳云條垂藟蔓上下相求可知藟葛連言但以藤蔓相同非謂花實皆似說文藟藥分隸兩部段注謂其物在草木之間近於草者則爲草部之藟詩之藟也近於木者則爲木部之藥釋木之山櫐虎櫐也櫐藟倘有分豈可渾言藤屬皆名藟乎此草生原隰山中尤多葉似櫻桃而大一枝三葉或五葉面青背有白絨莖蔓數十尺密生倒刺開紫花大蒂就蒂結實數十顆爲一簇每顆端有一黑毛生青熟紅俗名托盤言其實形如盤盛物也又名火盤言其實赤如火也又名溥盤又名潑盤皆託字之音轉山左人呼曰潑潑頭六七月熟里人采食之

螽斯羽詵詵兮

毛傳云螽斯蚣蝑也鄭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蝑不耳爾雅釋蟲云蜇螽蜙蝑郭注蜙蜙也俗呼春黍是斯又作蜇蚣又作蜙蚣春爲螽之同音蝑黍爲斯之轉音蜇螽即斯螽斯爲語詞在螽之上下呼之皆宜孔疏云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疏云螽斯幽州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五月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凡此舊說協於雅訓自來詩家宗之嚴氏詩緝始爲異解謂螽斯蝗也即阜螽斯爲語助猶鹿斯鷽斯若七月之斯螽乃爾雅之蜇螽蜙蝑別是一物以注疏合一爲誤且引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旨羽見其飛也春秋書螽即蝗也蘇氏謂螽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謂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夫名物以舊詁爲宗要不若即以經文爲斷斯螽股鳴經有明文至此經則三章皆只言羽未嘗言股以螽斯爲斯螽定非經意經但取義於螽以斯助句螽斯羽與麟之止語例正同說文螽蝗互訓嚴以爲蝗其說甚當惟阜螽生於山故名阜雖亦蝗子之類而雜冒蝗名嚴混爲一以釋螽斯是則誤也詩之言螽者三草蟲

之阜螽以阜別七月之斯螽以股別此詩之螽斯則以羽別爾雅之言螽者五蛗螽蠜此螽之生於山者草螽負蠜此螽之生於草者蜇螽蜙蝑此螽鳴以股蟿螽螇蚸此螽鳴以翼土螽蠰谿此比他螽較小與上同色故以土名五螽皆蝗子之屬卻皆非蝗今俗總呼螞蚱蝗亦名蚱而比諸蚱爲大沴氣所生形色黃俗名黃蟲羣飛蔽天害稼最烈李氏本草謂蚱一生數子蝗生子尤多故詩人取螽以興后妃子孫之衆鄭氏謂蚣蝑獨不妒忌夫一微蟲耳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乎諸儒以后妃美德力加贊揚如雎鳩不再匹螽斯不妒忌皆近杜撰豈知經意固不若此哉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桃木果名其類甚多爾雅所載旄冬桃榹山桃僅桃之二種耳說文云桃果也典術云桃五木之精仙木也春秋昭四年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後漢書禮儀志爲桃印施門戶以止惡氣今俗除不祥猶用桃條有先民之遺意爲桃處處皆有而無大木其老幹色蒼黑嫩條則陽赤陰綠葉似柳而潤長外有細齒三月開花五出六出者結果其核爲雙仁花淺紅色鮮豔實蒂圓而末尖味酸甘而帶苦大小不一爲果中佳品園桃之實大如酒盞汁甘如醴俗名蜜桃其有赤汁極豔者熟比他桃較早俗名血桃山桃之實小如彈丸酢不堪食桃仁桃膠皆入藥材其有自乾於樹經冬不落者名桃梟亦入藥用夏小正禮月令俱言桃華開於二月關左氣寒花開較晚亦有冬桃仲冬始熟俗名雪桃此詩以桃夭逢時興女歸及時桃以少好而華實盛之子以少好而容德盛序美婚姻以時謂盛壯之時非日月之時若以桃華爲嫁娶之月則無以解於次章之實與三章之葉讀通典所載束晳之言可以悟朱傳之失至婚期毛鄭異說各從其家無可軒輊亦無礙於興義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毛傳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爾雅釋草文同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此草曰車前者芣苢多生路側因其所生之地命名蝦蟆衣者韓詩言芣苢可治癩疾也陸疏云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此於毛郭外又多二名牛舌一名必是當時諺語而頗肖此草之形名當道者猶車前之意也詩緝云山陰陸氏言服食芣苢令人有子亦謂之陵舄列子言生於陵屯則爲陵舄此草有宿根二月凍解即生似玉簪花葉而小嫩時可瀹作蔬老則有筋膜不堪食其葉初生貼地如盤五月從中抽莖作穗似鼠尾開細碎淡紫色花結子如秕稗黑赤色關左俗呼曰車輪菜山左人呼曰驢耳根（王云驢耳根必是登州語登州人僑居關左者多也吾鄉呼爲車轍子　棫林按棲霞郝氏疏爾雅云大葉者俗名馬耳小葉者名驢耳登州語信也）處處皆有人人習見婦孺俱識而說文乃云芣苢實如李周書所說考之周書謂芣苢木實如李食之宜子出西戎是以芣苢爲木名（棫林案王會篇但云康民以桴苡者其實如李說文雖引周書而字隸草部皆未嘗明言爲木惟詩音義有山海經及周書皆云芣苢木也衞氏傳及許慎敍同之語此必陸德明因如李二字約說之誤蓋芣苢本草結實偶大如李之故西戎以爲異而入貢顧會引說文李作麥段懋堂陳碩甫皆以作麥爲是余謂許引周書其字自當作李實如麥者芣苢之常實如李者芣苢之異也顧會作麥之本疑淺人改之王基之駁王肅亦謂其不當引以說詩耳非以王會爲證）韓詩外傳又謂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生於兩旁者曰瞿夫芣苢草極繁衍道中道旁皆有形色不異何必強分爲二原隰之間亦有此草又作何解芣苢如李之說王肅亦嘗引之王基駮之云王會所記皆四夷遠國各賚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且芣苢二字皆從草不從木則其非木類又可知也或以芣苢爲澤瀉蓋以此草有馬舄陵舄之名而附會（王云以爲澤瀉者韓詩之說韓詩又謂芣苢臭惡之草列女傳貞順篇曰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捋采之終于懷擷之夫芣苢可食不至臭惡可知漢時已多不知物性之儒者何可深泥也）夫澤瀉生水畔故名澤其性最能導水故名瀉若芣苢生道路間下溼處絕少雖入藥性亦利水而苗葉根花與澤瀉迥異正不得誤合爲一如此易識之草注釋家尙無定見於以見古說不

可盡信而徒據舊聞者亦未必無遺憾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楚小木鄭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孔疏云楚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竝云不流束楚是也說文云楚叢木也一曰荊蓋楚即荊荊有數種惟牡荊名楚亦名黃荊無大木惟叢生長條耳李氏本草云古者刑杖用荊故荊從刑其生成叢而疏爽故又謂之楚從林以叢生從疋以疏爽疋即疏字蘇氏本草云荊有青赤二種青者爲荊赤者爲楛嫩條皆可爲筐筥古者貧婦以荊爲釵即此二物也荊爲薪木關左有二種俱長條高者七八尺其一葉微圓花紫色枝條柔細皮色赤黃可編盛物器具者俗名紫條其一皮黑葉碧葉有岐杈花紫實黑者俗名鐵荊條紫條爲楛類鐵荊條即楚類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楚荊也扑撻犯禮者史記廉頗傳云肉袒負荊是古之刑杖皆以荊楚爲之或言楚爲楚地所產故名楚楚一名荊故楚國又名荊不知詩人歌詠惟取目前習見之物不似後世詩人遠搜域外以矜博洽不流束楚王風鄭風皆詠之綢繆束楚蔦生蒙楚交交黃鳥止于楚分見唐詩秦詩楚本無詩而列國轉多詠楚豈盡借材於鄰國乎至於櫻桃爾雅名荊桃羊桃檜風曰萇楚是小木叢生者類以荊楚名之荊楚之義蓋可識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毛傳云蔞草中之翹翹然爾雅釋草云購蔏蔞郭注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此蔞即蔞蒿俗呼流蒿生水澤畔故曰流陸疏云蔞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李氏本草云白蒿一名蘩一名由胡一名蔞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蘩以其生蘩衍也夫爾雅曰蘩皤蒿者即今白蒿味香而苦不可食其曰蘩由胡者即蔞蒿味香而清可爲蔬白蒿生陸地蔞蒿生水畔古以蔞蒿

入食品今之食者尤多楚辭大招云吳酸蒿蔞王逸注蒿蔞香草惟爲香草故可充蔬三月間生芽嫩葉鋪地作叢稍長則莖抽尺餘鄉人猶捋嫩梗調羹園蔬不能及其形色與艾迥異與白蒿近似而亦有別李氏幷爲一物考據尚微疏也（棫林按爾雅蘩皤蒿蘩由胡購蔏蔞別爲三條郭於皤蒿下注曰白蒿於蘩下注曰蔞蒿於由胡下則注曰未詳本草欲合三者爲一物固非多氏辨白蒿蔞蒿之異甚是其謂由胡即蔞蒿則亦懸揣無據之言也又爾雅經文作繁由胡字不從草）艾葉似菊葉整白蒿似艾葉碎一葉六七枚葉背及梗皆有白絨刈乾綯繩點火不熄鄉間蒿繩用此二草爲之雖香而濁無食者蔞蒿生近水莖葉俱青葉長似柳外有密齒秋初間開細青花結子纍纍成穗子似秕粟落地自生凡蒿皆有宿根故滋生易繁蔞蒿獨生水側陸地無此草梗高七八尺秋老刈之作薪（棫林案王氏稗疏則謂蔞蒿但可爲菜不堪作薪詩之蔞非蔞蒿別是一物蓋蘆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引管子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爲證胡承珙馬瑞辰皆是其說豈蔞蒿秋老時王胡諸君尚未目驗耶抑梗高七八尺之說多氏猶是臆揣也）蔞蒿與魚同食可解魚毒郭氏所以言可羹魚說文亦言蔞草也可烹魚蘇東坡詩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言蔞蘆已生雖毒如河豚亦可以食倘中其毒有蔞可解也今有中河豚毒者用蘆根治之亦效是二物皆解毒魚不知此義者則以爲紀時令焉

魴魚頳尾

毛傳云頳赤也魚勞則尾赤鄭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此皆釋魚之尾因勞而頳而未釋魴爲何如魚傳於齊風敝笱豳風九罭僅釋魴爲大魚而魴之名義仍無明訓爾雅釋魚云魴魾郭注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今關左呼魴魚曰鯿花義猶近郭也陸疏云魴廣而博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故其鄉語居就糧梁水魴嘗考梁水又名古梁河即今遼陽州城北五里太子河出鯿花魚吉林三江此魚最廣梁水之鯿今轉希聞鯿魚頭小體博鱗白而細肉中多刺頗似海鯿味甘而鮮大者二三斤但不呼魴耳正字通云魴魚小頭縮項濶腹穹脊細鱗色青白腹內肪甚腴詩緝亦訓魴爲鯿李氏本草云魴魚一名鯿魚魴方也鯿扁也其狀方其身扁也漢沔多有之腹內有肪味最腴美故俚語云伊洛鯉魴美如牛羊此言魴出伊洛陸氏不言伊洛而言梁水味之所珍因乎時也虞氏天香樓偶得云魴魚身廣而扁頭尾俱尖俗呼爲鯿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斤吳俗夏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胥鮮其中有形與魴同大者不過二三寸小纔及半寸俗謂之魴魾即此魴也蓋冬月始大耳夫遼東古幽州域吳揚州域皆出魴魚是魴非希見之品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魴鱮鱄鯿魴鯿竝出似魴鯿爲二魚然詞章之家隨手摭拾不避重複正不得據爲典要也許氏說文謂魴爲赤尾魚夫魴色青白世所共見未有赤尾者詩以魴魚勞而尾赤喻君子勞而容瘁從知尾以勞而赤非謂其本生自赤張子云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呂氏云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亦赤則勞甚矣不從許說皆合詩義也（棫林案說文魴鯿二篆相次而不言是一魚許意與馬季長正同其所云魴必另一種魚非即今云鯿魴下云赤尾與鮪下云赤目文同皆必得諸目驗或別有所本胡承珙馬瑞辰本草有火燒鯿晉安海物記有槭鬣魚二種皆形以魴而尾赤許書之魴當指此類此雖未合詩義而可廣異聞正不得以隨手摭拾輕議前賢也）

麟之止（王云此從經典釋文也子貢詩傳亦作止說文引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儀禮經傳通解則作趾矣棫林按止趾古今字）

大戴禮言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其爲物古學家以爲信獸今學家以爲仁獸毛傳麟信而應禮左傳服注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此毛左古學以爲信獸之說也公羊傳麟者仁獸也何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此公羊今學以爲仁獸之說也爾雅釋獸言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言狼額馬蹄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孝經古契言一角如麕羊頭頭上有角鄭箋言角末有肉示有武不用張揖言雄曰麒雌曰麟史記索隱引郭璞言麒似麟而無角此麟之形狀也陸璣義

疏言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廣雅言含仁懷義文章彬彬此麟之德性也禮運言麟以爲畜故獸不狘賈服春秋說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陸疏言王者至仁則出宋符瑞志言不刳胎剖卵則至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此麟之瑞應也其字則本作麐說文麒下云仁獸也麐下云牝麒也至麟則別之曰大牝鹿以表其與瑞獸之麐異麐或作麔見廣雅或作驎見左傳穀梁釋文今惟爾雅尚作麐其他經典則皆作麟此自同音叚借而玉篇廣韻直以麟麐爲一字則沿習久而失之混矣陸疏謂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之麟司馬相如子虛賦射麋腳麟謂彼麟也辨析獨精余謂潛夫論懽失麟鹿而獲艾猳麟鹿亦當謂大鹿非瑞獸此麟字用本義之僅見者諸儒言麟屬身顏注漢武紀獲白麟獨以爲麇身屬爲麐麇爲鹿形雖近似而實不同漢武所獲之麟史記封禪書有微詞疑當時諛爲麟非眞麟也麟不常見注家未必實覩此物徒據傳聞故不能畫一歟棫林按顏注之麐蓋本作麇形似而譌古說皆作麐不應顏氏獨異

毛詩多識卷一終

毛詩多識卷二

長白多隆阿著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毛傳云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鄭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夫鵲鳩皆習見之鳥鵲今俗名喜鵲一名乾鵲一名鳷鵲其字古文作舄篆文作雒隸變作鵲乾一作鳱又作鵲說文言舄知太歲之所在乃鳥中有靈者故不與凡鳥伍而特象形以示別鳩傳箋以爲鳲鳩俗名拖鴣即布穀之轉語春深耕候布穀常鳴人人皆識而歐陽氏非之曰鳲鳩不占鵲巢占鵲巢者非鳲鳩也試以當前鳲鳩驗之從未見其來占鵲巢其說洵不誤占鵲巢者既非鳲鳩實別有一鳩此鳩關左極多大如雀鷹羽藍灰色圓目曲喙形與雀鷹酷似俗呼曰青鷂子爪不甚利不能捉雀强健食蟲衆鳥畏之不自爲巢奪鵲成巢以伏雛春來秋去古帝以鳥紀官故以此鳩爲司事其聲格傑飛鳴不已名曰鳴鳩其形頗鶻又名鶻鵃月令仲春鷹所化者卽此鳩若鳲鳩巢於樹竅伏雛生卵不占鵲巢以此鳩爲鳲鳩先儒承誤久矣詩緝云鳩拙鳥也直謂之鳩者也歐陽氏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鳩拙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閒或於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僅以成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夫以此鳩爲鳲鳩足矯毛鄭之失而以爲拙鳩則是祝鳩亦不確祝鳩形似鵓鴿架枝爲巢不巢屋瓦亦不居鵲成巢俗呼斑鳩非此詩之鳩也埤雅云鵲作巢取木杪枝不取墜地者書嘗巢戶背太歲知來歲風多巢必卑下故淮南子云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嘗鵲巢太卑兒童得覆其巢以取其雛故曰不知往也高氏天祿識餘云詩人以乾鵲對淫蚩鵲

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言陽鳥可爲名乾鵲之證言先動可爲知來之證言應事之先者俗以鵲鳴占喜也本草云鵲大如鴉而長尾尖喙黑爪綠背白腹上下飛鳴以音感而孕以覗而抱季冬始巢其鳴唶唶故謂之鵲靈能報喜故謂之喜性最惡溼故謂之乾莊子天運篇云烏鵲孺注云傳枝而孚生也因傳枝故名鵲鵲此鳩爲鳴鳩鶻鳩又名鶻鵃又名鶻鵰又名鶻嘲鳩鵃同音雕嘲轉音雕言其似鷹嘲言其好鳴也蔦爲鷹屬故名青鳶張衡東京賦云鶻嘲春鳴此鳥之鳴正當春候夏季鮮聞其聲矣彼拙鳩爲巢雖不及鵲巢之工而猶能自爲之若鳴鳩直不自爲惟奪鵲成巢每當春夏之季青鳶成羣且飛且鳴與鵲爭鬬不勝不已見之熟矣歐陽氏不從傳箋蓋見鳲鳩不占鵲巢故疑其誤嚴氏知占鵲巢者非鳲鳩欲求一占鵲巢之鳩而不得以拙鳩不善營巢遂以拙鳩當之然其云拙鳩瓦屋是處架木爲窠是拙鳩明自有巢又云鵲巢已棄容有鳩占曰容有是未嘗目見作懸擬之辭先儒之誤後儒亦見之而未見此物欲有以實指之而不能可知明物之學難以耳爲憑也或以乾鵲爲山鵲不知山鵲乃爾雅之鷽郭注謂似鵲而有文采長尾觜腳赤俗曰山鵲若喜鵲黑羽白腹無他文咮爪亦黑與山鵲異此詩言鳩居鵲巢如異國之女來嫁諸侯略觀大意自合經旨不必向鳩之性情曲爲穿鑿如曰取鳩之拙則拙非婦德也如婦功何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毛傳云蘩皤蒿也爾雅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注白蒿易曰賁如皤如皤白也棫林按老人髮白曰皤白蒿曰皤曰蘩猶白鼠謂之鼶馬白竅謂之驠皤蒿爲白蒿關左俗呼猶如此此詩小序以爲夫人奉祭祀不失職毛鄭皆主此義集傳以先儒有采蘩爲蠶事一說亦附存之言古后夫人有親蠶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績葛縷以爲布縷蠶絲以爲衣蘩可生蠶故采之或因是說遂疑蘩可飼蠶然關左俗重蠶桑東海尤盛嘗見畜蠶之家蠶出偶早桑尚未萌飼以他葉則蠶多死飼蠶以蘩其說近誤陸農師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七月詩采蘩祁祁以生蠶也今覆蠶尚用蒿季彭山云蠶之未出者采蘩以洗之令其易出夫覆蠶之法於今未見而洗蠶之術至今尚行蠶子將出噴水於蠶種之上得水滋潤蠶出易齊但不用蘩正字通云蠶未出煮蘩以沃之則易出是皆言用蘩以生蠶非用蘩以飼蠶飼蠶之說其誤明矣棫林按七月之蘩當用生蠶養此經之蘩則左傳說最古最確當用舊義蠶事不得云公侯之事蠶室亦不得爲公侯之宮也集傳附存殊可不必蘩爲白蒿與蔞蒿相似但蔞蒿近水而蘩則陸地居多葉如艾而細碎春中生莖高三五尺花實微細似香蒿葉莖俱有白絨乾之可以引火秋老刈之作薪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毛傳云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此言二物相似生居卉草山阜之間故蟲以草名螽以阜名生草內者色多青綠似草生阜上者色多灰黃似土脩身長股初生則躍翼成則飛關左渾呼曰螞蚱爾雅釋蟲云草螽負蠜皇螽蠜蟲螽爲同韻易蟲爲螽是二物皆名螽又同名蠜亦以二物相似故也陸疏云草蟲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阜螽蝗子今人謂蝗子爲螽子詩緝云阜螽者蝗也蠜也即螽斯也夫螽類甚多此詩所指未詳何種諒必非蝗蝗雖名螽而蟲則害稼若阜螽必爲山野所習見形雖似螽而非害稼之蟲春秋桓十五年螽注云蚣蝑之屬杜謂蚣蝑似螽非謂螽即蚣蝑舊年在燕東見農捕蝗察其形色實與草蜡相同草蜡色青蝗色微黃亦比草蜡大所異者不過如此陸氏言草蟲奇音今俗名曰蟈蟈似蝗而色綠翼黑色有花文以翼鳴其他似此者甚多皆不食禾若蝗爲沴氣所生召南婦人焉能取之以感時物之變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毛傳云蕨鼈也蕨鼈疊韻鼈爲蕨之別名爾雅釋草云蕨虌棫林按釋文云初生似鼈腳故名據此則加草作虌非也郭注初生無葉可食埤雅云蕨初生狀如雀足之拳又如人足之蹶陸疏云蕨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關左地接齊魯其人亦呼此草曰蕨無呼虌者此古今稱名之異也王氏羣芳譜云蕨處處山中有之二三月生莖嫩時無葉采取以灰湯煮去涎滑晒乾作蔬根紫色皮內有白粉擣爛洗澄取之名蕨粉此草生於山原春深出苗獨莖上茁葉拳未伸頭鉤向下象如意形故俗呼爲如意菜葉已全伸有似鳳尾其莖已老便不可食莖紫青色不華不實生以宿根性冷滑不甚利人而食品珍之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毛傳云薇菜也爾雅釋草云薇垂水陸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王安石字說云微賤所食因謂之薇故詩以采薇賦戍役此言薇爲微草而古人用薇芼羹公食大夫禮芼豕以薇則薇爲食品所珍陸氏言薇可供宗廟此豈微賤之蔬哉王氏字說之謬多類此說文云薇菜也似藿段注謂似豆葉引項安世說謂卽今野豌豆與蜀之巢菜又以今四川人掐豌豆嫩梢食之謂之豌豆顛爲證而云釋草垂水是其俗名考羣芳譜云薇一名野豌豆一名大巢菜生麥田及原隰中莖葉氣味皆似豌豆其藿作蔬入羹皆宜蘇東坡云菜之美者蜀鄉之巢菜有大小二種薇卽大巢小巢爾雅名搖車卽東坡所謂元修菜棫林按東坡故人巢元修嗜此菜故名項氏概以薇當之稍未細也郭景純以薇名垂水卽謂薇生於水此詩則言薇采於山小雅亦曰山有蕨薇似薇爲山草非水草李時珍言薇生麥田中水澤亦有郭氏舉其一偏言之耳陸放翁詩序云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吳中絕多名漂搖草一名野蠶豆但人不知取食耳關左蔬品頗繁而無薇菜此云不實之豌豆爲

薇豌豆嫩苗烹調食之味亦甘美而無薇名細驗所蓺豌豆亦未有不實者王氏與本草皆言薇生麥田則爲野菜與園圃種者有別豌豆卽戎菽大雅名荏菽嫩苗雖可食而非蔬也漢書申屠蟜傳巢棲茹薇注云薇似藿則豌豆蓋有野生者與戎菽異棫林按毛說以許陸爲長古項氏野豌豆之說合乎許陸足爲確詁集傳用胡氏述蕨之說屬豪以蕨非也黔蔬有菜豌一種是豌豆之不實者與放翁說合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毛傳云蘋大蓱也爾雅釋草云苹蓱棫林按爾雅本作苹說文亦苹蓱互訓無萍篆惟鄭注詩禮分別苹爲水草苹爲藾蕭與萍連其說於浮萍遂無作苹者鄭氏注引釋草作苹萍詩正義引同蓋許鄭二君所據爾雅作苹萍各異以孳乳論萍字必後於苹則許本古矣其大者蘋是蘋爲萍之大者蘋萍爲轉音字也陸疏云蘋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義與爾雅略同蘋一作薲說文云薲大萍也爾雅翼云蘋似槐葉而連生淺水中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羣芳譜云蘋一名四葉菜一名田字草葉浮水面根連水底莖細於蓴莕葉面青背紫有細紋四葉合成中坼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其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蓴也似蓴而稍尖長者莕也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楚王得萍實此萍之實也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夫蓴卽茆莕卽荇與萍蘋並見於詩得此分疏四草之形色俱了然矣高氏天祿識餘云相如賦薛莎青薠說文言青薠似莎而大張注言生江湖雁所食管子謂之雁膳別種爲白薠今誤作蘋夫薠有青白二種惟蘋亦然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宋玉所云起于青蘋之末是也許書薲薠不類厠爲物各異不得謂蘋皆薠之誤字關左之蘋亦有小大二種小者初生兩葉漸長則爲葉有四如田字隨水流行不花不實此柳花落水一夜化成者葉浮水面根連水底葉似荷而長三寸有缺在莖下六七月間葉下有莖四出開小白花結小包中有子如蟣子落復生夫萍爲藥材今罕用者蘋爲菜蔬今罕食者至莖葉花實亦與前人說小異蓋五方水土各殊生

物不能強同與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毛傳云藻聚藻也鄭箋云藻之言澡也爾雅釋草云莙牛藻郭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說文云藻水草也或作藻段注今水中莖大如釵股葉蒙茸深綠色莖寸許有節者是左氏謂之薀藻縅林按說文薀積也積亦聚故杜卽注以聚釋薀左傳薀藻與蘋蘩對言薀與藻爲二物段氏疑薀卽蓄今按春秋繁露云君者薀也是蘊薀古音近可以通借段說是也陸疏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藻皆可食山陰陸氏云藻水草之有文者其字從澡自潔如澡也書云藻火藻取其淸山節藻梲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李氏本草云藻葉長二三寸兩兩對生卽馬藻也聚藻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連生是謂水薀此牛藻也夫郭氏合馬藻牛藻爲一李氏分之爲二毛氏偏舉其一爲注小有不同各成其是闕左池澤水草牛藻維多根生水底莖長數尺葉生於莖密如牛毛靑鹽如花畜魚之家往往取養缸中以供玩賞亦有馬藻葉似小莽而狹長莖細如荇開小白花但無大如箸者性俱寒涼食者鮮矣

蔽芾甘棠

毛傳云甘棠杜也爾雅釋木云杜甘棠郭注今之杜梨釋木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陸疏云甘棠今棠梨又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榦縅林按陸說與毛傳爾雅相戾與說文杜棠牝杜之說亦不合段馬胡陳數公皆壹論之余謂毛用雅義許說亦與雅傳相發明則古說實矣陸璣所目見偶有歧異於古義外別爲一說不必曲爲辯護東原申陸抑毛至改雅讀以就其說過矣此木今名曰梨古止曰棠曰杜郭云杜梨陸云棠梨則晉以前已有梨名梨一作樆釋木梨山樆邢疏云在山曰樆人植曰梨李氏本草云棠梨野梨也樹似梨而小葉似蒼朮二月開白花結實如小楝子霜後可食此言棠梨卽今野梨闕左野梨種類極繁春較他省略晚穀雨後始花色白五出紫蘂微香花葉齊放結實最多大者廣二寸餘長蒂圓果纍纍秫枝立秋後卽有熟者其熟在大霜後俗名凍梨總曰山梨又以其味多酸呼曰酸梨陸所言白棠卽山梨之美者生靑熟黃香甘不澀或亦呼棠梨其滓滓極粗酸澀不堪食者生時卽紅皮有斑點乃陸所云赤棠也凡梨木理皆細亦極堅韌故陸言可爲弓幹今刊書版多用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毛傳云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鄭箋云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物有似是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傳箋皆解詩文大意而不言雀爲何物以習見之鳥不必釋也說文云雀依人小鳥也段注今俗云麻雀是也其色褐其鳴節節足足禮器象之曰爵爵與雀同音後人因書小鳥之字爲爵矣月令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高注呂覽曰賓爵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夫今之讀月令者皆以鴻雁來賓爲句此將賓字連下句讀以示異然仲秋已云鴻雁來若季秋又以鴻雁來爲句則嫌犯複故高說人鮮從之至雀之化蛤近海居人常有見者言雀數百爲羣飛至海內又復飛還往返數四始投入海蓋意不願化而爲時令所催雀亦不能自主也李氏本草云雀一名瓦雀處處有之羽毛斑褐頷咮皆黑躍而不步其目夜盲其性最淫此鳥俗呼家雀秋日禾熟千百爲羣啄粟墜地亦爲害稼之鳥禽經名嘉賓其色白者史紀爲瑞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毛傳云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鼠爲獸類爾雅所載凡十三種鼫鼸鼮鼬鼩鼭鼶郭皆有注鼪鼣鼨鼠則云未詳考鼸鼠今之田鼠鼬鼠今之鼷鼠鼩鼠今之豆鼠餘在闕左俱未見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所載鼠類凡十九種同爾雅者八其鼳鼷鼪鼨鼩鼢

鼫鼠鼷鼩十一種皆雅所未具中惟鼷鼠鼩左廣有俗名灰鼠皮可爲裘郭讀爾雅豹文鼮鼠爲句本之終軍許君則讀鼮鼠豹文爲句唐代盧若虛嘗援許以折辛怡諫名物之難爲定詁如此凡此皆野處之鼠非是詩所言之鼠也此鼠在家穴居細毛灰色尖喙長尾圓目短足有鬚無膆晝伏夜出盜穀食易曰艮爲鼠艮二陰在下一陽在上象鼠牙之利鼠無牡齒故云無牙械林按說文牙牡齒也牡乃壯之譌壯齒謂齒之大者統言之則齒牙通稱析言之則前當脣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詳見段注鼠無牙而以爲有牙猶之雀無角而以爲有角也械林按孫公談圃言鼠實有牙得諸目驗何氏古義謂鳥嘴之穀而鉤者名角王氏稗疏亦謂鼠實有牙雀實有角角當音祿與頭上之角音覺者異三說可廣異聞

標有梅其實七兮

毛傳云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夫經言梅實此梅知非楳矣蓋果屬王云說文梅或作楳柟也案此乃大木以材爲用者又曰某古作槑酸果也案梅某二字判然兩物秦風終南之梅毛傳曰柟也則知詩中梅字毛傳不指名之者皆說文之某也爾雅釋木時英梅郭注云雀梅械林按爾雅英梅先儒謂即說文之楰梅南都賦楰柘檍連言可知英梅楰梅皆非果類齊民要術引郭此注云英梅未聞則今注雀梅亦非郭語段茂堂謂酸果之梅不見於爾雅其說尤是此引之似未確陸疏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書說命鹽梅禮內則梅諸皆果梅有黑白二種白者入果品黑者充藥材葉圓而末微尖邊有細齒花淺紅色赤蔕五出關左氣寒三月始華實味多酸亦有甘者生青熟黃紅白色者間見之亦佳果也夏小正煮梅候在五月埤雅言梅熟於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溼氣鬱蒸礎壁皆汗其雨如霧謂之梅雨梅一作霉又作黴說文物中久雨青黑也或作敷正字通云項䫋東言江南以三月爲迎梅雨五月爲送梅雨張蒙溪謂梅當作霉雨中暑氣也霉雨汗衣故云霉𪔂言其爲霉所壞也北地高寒不畏梅氣然當梅熟之候亦覺潮溼但不似江之南物逢霉雨或霉爛也梅之爲果熟極自落其實七者言所摽已多以喻女子出嫁有時過時則衰此鄭箋所以有女子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之說非言嫁娶在梅摽之候猶之桃夭以桃之少好華盛喻之子少好德盛也古者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婚禮殺於此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亦以仲春之後農功已興將無暇娶焉故不禁不備禮而娶者唐風綢繆束薪鄭箋以三星爲心宿昏見東方則爲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集傳以爲建辰之月三月嫁娶猶爲失時豈梅摽餘七餘三以至摽盡五月之時尚可嫁娶乎召公化俗轉不如晉之衰世乎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毛傳云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鄭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麕之爲獸詳於爾雅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械林按爾雅古本作牡麕牝麜見臧氏經義雜記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豣埤雅云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說文云麞麋也籀文作麕李氏本草云麞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雄者有牙出口外俗稱牙麞考工記繢人山以章鄭注云章讀爲獐獐山物也齊人謂麇爲獐陸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詩緝云山陰陸氏謂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麞如小鹿而美語云四足之美者有麃即麞也是麕一作麇一作麏一名麞又作獐又名麃今俗惟呼曰獐餘名無呼者關之左東北邊外山禽野獸所在廣有每於冬獵取之形色俱備而獐狍麋鹿尤爲可貴狍鹿食草獐則兼食蛇蛙蟲蜡肉鮮於狍但春夏食物過雜冬則百蟲已蟄惟食草其肉始可食獐似鹿而小毛蒼黑色脆而不溫不可爲裘肉入食品可珍也茅野草處處有之高數尺莖葉似竹秋末結穗白花如絮隨風飛揚似葦而細春生芽尖銳刺人俗名茅針秋老花飛古名茅秀今名白茅根長遠出白梗如筋有節來年逐節生茅最易繁生之草似葦而不及葦之高大似荻而不同荻之中實俗多用之覆屋或以作薪而古人則尚其潔藉以將禮易曰藉用白茅書曰包匭菁茅禮祭

祀供蕭茅春秋傳齊伐楚責其貢茅茅之貴重若彼陸疏謂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其說良信此經包束麕鹿皆以白茅蓋猶是物薄用重之義也夫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

毛傳云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鄭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爾雅釋木云樕樸心（械林案邢疏謂樸樕卽召南樸樕文雖別實一也今案釋文及孔疏引爾雅俱作樸樕心是爾雅古本本作樸、樕後人誤倒其文耳）釋獸云鹿牡麚牝麀其子麛絕有力䴥此一木一獸關左皆有樸樕柞類俗名槲其類有二其一木性堅韌發嫩枝有四稜漸大則稜隱不見樹皮皴厚葉大如荷蒂狹不圓俗呼波羅葉鄉里蒸麪餑飥多用此葉作薦木名槲科又一種比槲差小樹皮青白光滑不皺葉似槲而狹長五月開花纍纍作穗下垂結實如橡而不圓味櫑澀不堪食其實有斗盛其半俗名青剛柳鹿爲山獸東北邊外有之大者如馬鼻微鬬似牛而常溼潤毛色蒼黃粗脆不溫不可爲裘皮肉筋脂皆可珍尾入食品尤貴牡者有角夏至解去更生其如血泡未成骨者名鹿茸入藥最良鹿之極大者毛色黑蒼名馬鹿其毛色蒼黃有白斑點者名梅花鹿其角長而多歧者名八叉鹿牝者無角毛無斑點孕六月生鹿性淫一牡恆交數牝曲禮言禽獸無禮父子聚麀以此鹿能別良草食則相呼不害其羣行則相旅壽最大臥則口向尾閭使氣往來互行以通督脈故能長生不死又有鹿屬其名曰麋鹿毛蒼黑麋毛青黑鹿性屬陽解角丁夏至應一陰生麋性屬陰解角丁冬至應一陽生麋角大於鹿麋茸性亦異於鹿麋茸補血鹿茸兼補氣不僅形體異也李氏本草言樕似栗是以栩爲樕栩俗名橡樕俗名槲而非一物傳與說文皆以樕爲小木蓋以槲最難長非近百年不成大材故以小木釋之某氏爾雅注云樸樕槲樕也有心能溼（械林按能讀若耐）江河間以作柱作柱非小木所勝任也此木水溼不腐

故曰能溼也段氏說文注云釋木樕樸心卽詩之樸樕俗書立心多同小又草書心似小毛傳說文當本作心木譌爲小木耳是樸樕可名心木字又作杺廣韻云杺木名樸樕卽杺樸樕洵大材矣

無使尨也吠

毛傳云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正義尨狗釋畜文說文云尨犬之多毛者犬尨訓狗蓋渾言之訓多毛之犬就字形分別言之也尨字從犬從彡彡毛多之貌此卽俗所畜之長毛犬其字象形埤雅言有懸蹏者曰犬無懸蹏者曰狗犬之後足趾爪之上別有一爪生於趾上如空懸然名曰懸蹏此狗與犬之分至於長毛則狗犬皆有之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

毛傳云唐棣移也（械林按各本爾雅注俱無此四字惟此詩釋文正義引雅注有之此作者所本）爾雅釋木唐棣移郭注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陳氏本草云夫移木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李氏本草云移乃白楊同類故得楊名圓葉弱蒂微風則大搖故名高飛又名大搖夫郭注言似白楊本草直以爲白楊同類是唐棣爲楊之別種也關左楊類頗多俗皆以其皮色呼名皮青者曰青楊皮赤者曰紅楊皮白者曰白楊木質虛輕而能任重性雖略同葉有小異宜下隰地直幹上聳最易生長二三十年便成大材劄作棟梁永不下曲葉似梨而厚外無細齒應春早發逢秋早凋其皮色赤青者子纍纍作穗內有白絮春老則飛揚似雪其皮之白色者花似水蓼長二寸餘先葉而生色紫而豔繁縟盈樹故此詩曰襛楊之青赤兩種其嫩枝皮色青赤幹老則色漸白極老始有皴皮仍作蒼白色皆與白楊相似故郭云唐棣似白楊李云白楊同類也又有直幹不曲高或數丈葉大如掌鳴風作聲俗名響楊花如栩栗長三四寸色青不豔本草所謂大搖者蓋此物也說文移棠棣也段注云釋木曰唐棣移常棣棣唐與常音同蓋謂其華赤者爲唐棣華白

者爲棣一類而錯舉故許云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故唐爲棠故常爲白以棠對白則棠爲赤可知皆即今郁李之類有子可食者小雅常棣論語逸詩唐棣實一物也郭注唐棣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白楊大樹也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蔕微風書搖此正今之白楊樹安得有韡韡偏反之華邪夫爾雅唐棣常棣分釋詩皆有之唐棣之華曰禯常棣之華曰韡木既不同華又各別顯屬二物許君以移爲棠棣唐棠同音字異義同段氏以赤華者爲唐棣白華者爲常棣皆郁李之類郁李即今滬李小木白華從未見有赤華者即以偏反言華而郁李花不甚大蔕短依枝偏反何有偏反一作翩翻字皆從羽楊花赤穗正似羽形易曰枯楊生華楊自爲有華之木也陸璣詩疏王象晉羣芳譜俱以唐棣爲郁李是以常棣當唐棣皆屬謬誤段氏注說文併唐棣常棣爲一物則謂郁李之類似二物猶非郁李乃是類郁李者尤屬鶻突嚴粲詩緝以唐棣爲薁李又以爲蘡薁以木爲草將古聖制字之義亦不可憑矣尙得與言考據乎棫林按唐棣常棣諸家聚訟迄無定說余謂名異唐常自非一木然同類以棣必非異類當如棠杜梓棣柏去不遠欲定此物仍當於棣屬求之段氏併唐常爲一不無小失駁之良是而因景純似楊之說竟指楊屬爲唐棣棗實未敢遽信經義述聞謂毛傳爾雅皆當作唐棣棣常棣移分別顯精細胡氏後箋陳氏傳疏皆融其說惟改字太多是亦一憾

華如桃李

桃李俱木果名桃見桃夭李爾雅所載凡三種一曰休無實李一曰痤接慮李一曰駁赤李棫林按休一作林痤一作㾭一作摐或作座駁一作駮本草所載又有數種皆隨俗呼名實分大小味分甘酸而其木無甚異者素問云李東方木也爾雅翼云李字從木子乃木之多子者埤雅云李性難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品處桃上說苑云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李重實不重木故說文云李果也李無大木皮色蒼白葉靑似梨而狹開小白花五出繁縟盈枝花多實少實大如杏而光滑生靑熟黃或半紅半紫味甘酸而不澀早李五月如熟此爾雅之接慮李郭注曰麥李熟應麥黃候也又有一色全紅者此爾雅之赤李味甘而不酢又有晚李立冬後始熟俗呼冬李又曰凍李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

毛傳云茁出也棫林按也當作兒段說是說文茁草初生出地兒可證葭蘆也豕牝曰豝鄭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爾雅釋草云葭蘆釋獸云牝豝說文云葭葦之未秀者豝牝豕也廣雅云獸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豜四歲爲特毛傳訓豝與爾雅同廣雅之訓與傳小異小爾雅云大者謂之豝其說又異此一草一獸處處皆有葭即葦在關左爲土產東江南海之濱一望無涯皆葦也莖有節中空似竹而細葉亦似竹秋花似絮始生者曰蘆豝豵皆野豕名關左渾呼曰野猪形與家豕同而大或數倍居土穴肉味微羶其皮堅韌勝於兕犀大豕之皮矢不能穿其小者尙可獵取嘗聞獵人言野豕畏暑夏日羣居水塘泥塗偏體其皮癢可揉樹以解之松脂和土凝厚如甲擊以手礟鉛子不入逼之反噬轉受其傷野豕之大者人不敢犯也二歲曰豝蓋取豕之小者毛於次章傳云一歲曰豵二章合爲一律廣雅之訓似勝棫林按毛義以[illegible]互而見發彼小豝豣有明文故於此豝但言牝小義於豵下互見之玉篇豵小母豬豵與豵同傳稱一歲但言其小牝義於豝下互見之其精簡非他書所及弗可輕議也

于嗟乎騶虞

毛傳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說文云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陸疏云騶虞卽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埤雅云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虎則宜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肉蓋仁之至也毛氏以騶虞爲虎許陸說同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張衡東京賦云圉林氏之騶虞班固典引云擾緇文皓質於郊皓言白緇言黑是白質黑文也晉張華云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夫虎非常畜此以乘言爲說獨異其餘

或曰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西方之獸小有參差然其爲瑞物一也歐陽氏云召南風人美其國君順時畋於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而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此則以騶爲騶囿虞爲虞官說與先儒異嚴氏詩緝云騶騶御虞虞人禮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此又皆以騶虞爲官名細繹詩義周南以公族爲麟召南以諸侯爲虎意似相對而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語例又同騶虞可解爲囿爲官而麟則瑞獸外無別解麟不能爲別解而解騶虞獨歧何以見二南相應之古義乎歐嚴所云聊備一說非達詁也棫林按以騶虞爲天子鳥獸官義出三家詩今學家說也以騶虞爲獸毛公傳詩與服虔注左許君羿字同古學家說也羿以騶爲囿虞爲囿之司獸見賈子新書并以騶爲御人見戲墟鼠璞斯皆原本三家宋以來儒者多衍其說非自歐陽始也許君異義彙載今古說而新從毛公鄭君無駁箋詩亦同毛官其注射義云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喩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孔疏云一發而得五豝若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爲義云于嗟騶虞歎仁人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歎其仁人（大射注路同賈疏太路未能申說如孔）鄭君詩學兼采三家而於騶虞篇守毛義故知古學家說不可易也

彼茁者蓬

毛傳云蓬草名也棫林按據全詩傳例名係衍字傳疏說是考蓬爲野草其類有二爾雅釋草云齧彫蓬薦黍蓬孫炎注云彫蓬卽茭米古人以爲五飯之一者鄭樵通志云彫蓬卽米茭可作飯食故謂之齧黍蓬卽茭之不結實者惟堪作薦故謂之薦說文云苽雕胡一名蔣廣雅云菰蔣也其米謂之雕胡枚乘七發謂之安胡其葉曰苽曰蔣俗曰茭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東蘠雕胡注雕胡菰米也楊愼卮言云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苽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是皆言蓬有二與爾雅同而鄭夾漈云黍蓬無實楊用修則言黍蓬實如黍此二草闕左俱未見蓬以黍名殆有與黍相類者本草所載有黃蓬飛蓬二種黃蓬卽青科爲旱蓬飛蓬則處處皆有俗名蓬子科根小末大秋老乾枯疾風捲去團轉飛行故名曰飛禮內則所謂魚宜苽者爲彫蓬月令所謂藜莠蓬蒿竝興者爲飛蓬也此詩之蓬傳箋未有實指而以首章茁葭例之宜爲彫蓬或曰彫蓬生水澤非田獵之所然葭爲水草何以與豝竝詠此蓋以葭蓬之茁著春田之候非謂葭蓬之中可以藏獸草方萌芽不能藏也故鄭箋首章卽云記蘆始出著春田之早晚嚴氏詩緝引陸氏說蓬蒿屬草之不理者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遇風輒拔而旋又引說苑言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此蓬爲飛蓬豝豵爲豕多近水澤飛蓬陸草與首章之葭亦不類疑誤棫林按說文蓬蒿也蓬自是蒿類與茭苽迥別書史所云轉蓬孤蓬飛蓬皆非水產埤雅謂蓬叚澤草蓬陸草彙舉以見春植其說甚當鄭樵爾雅說實祖孫炎孫說引見本草綱目其人乃邢昺所詆之俗儒孫炎非晉孫叔然所說乎不可信鄭樵誤從而衍之陳氏稽古編郝氏義疏論之悉矣作者乃獨宗其說而反駁嚴緝何歟

壹發五豵

毛傳云一歲曰豵鄭箋云豕生三曰豵說文云豵生六月豚爾雅釋

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注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孔疏云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還傳之兩肩卽豜傳以所生之歲釋豵箋以所生之數釋豵說有小異而各有據然當田時豕之大小易見豕之生數難知傳說長也

毛詩多識卷二終

毛詩多識卷三

長白多隆阿著

邶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毛傳云燕燕鳦也孔疏云燕燕卽今之燕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燕燕尾涎涎是也爾雅釋鳥云燕燕鳦郭注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春秋昭十七年傳云元鳥氏司分者也說文云燕元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又云乙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名自呼象形重文作鳦莊子云鳥莫知於鷾鴯是燕又名鳦又作乙又名元鳥元黑也蓋言燕之羽毛色黑又名鷾鴯則鳦之轉音字也燕大如雀尖喙豐頷黑羽歧尾營巢以泥來去在春秋分之候故曰司分關左常見之燕有二種大小相等而羽色尾色微異其一嗉白有斑文營巢最工銜泥爲之大如升瓢戶留小孔以便出入俗名巧燕其一嗉紫色腹肋之羽赭黃色營巢如盂銜泥雜草作之糞穢不潔俗名拙燕春社日來秋社日去又名社燕若人家有喪亡事是年燕不來巢諺云燕不入愁房也燕巢之屋無回祿災故古人以燕爲水祥也或云燕屬水忌土克遇戊巳日不作巢留心察之殊不驗燕既惡土作巢胡又取土古說之不可盡信者大抵如此月令仲春元鳥至仲秋元鳥歸春社在二月秋社在八月燕之來去應社古人亦祇大略言之今俗於三月始見來燕至九十月燕尙有未歸者燕爲食飛蟲之鳥蟲未出燕不至蟲未蟄燕不歸也邵氏爾雅正義云夏小正二月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九月陟元鳥蟄陟升也先言陟而後言蟄者何也陟而後蟄也今燕蟄羽毛盡脫多藏海濱坻岸或在深山空木中夫燕至冬則蟄人所習見有冬季拆舊屋見蟄燕者又有伐枯樹見燕蟄樹孔又有劈山石見蟄燕於石罅內羽毛如故未嘗盡脫既已見其蟄處卽可悟其來處莫云其始出不能見也左傳疏云或單呼爲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余謂詩曰燕燕者言爲兩燕以興下歸者送者爲兩人耳誠林按此引爾雅依郭讀若依孫炎舍人注則燕實有巂周一名說文巂周燕也許讀爾雅與孫炎舍人同此古義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毛傳云棘難長養者爾雅釋木云終牛棘郭注卽馬棘也刺粗而長說文云棘小棗叢生者詩緝云棘酸棗也李氏本草云獨生而高者爲棗列生而低者爲棘夫棘棗皆有刺之木束刺也累束爲棗列束爲棘玩索二字之形卽可以知二木之形棘有赤白二種結子者名酸棗不結子者名牛棘山野園畔皆有之叢高二三尺餘花葉枝榦俱似棗實小而圓核大肉薄酸不堪食核中仁入藥名酸棗仁孟子養其樲棘樲爲酸棗棘卽棘刺也關左俗呼曰棗刺科詩詁云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以爲藩歲久無刺亦能高大如棗色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樲棘亦名酸棗段注說文云棘今隨在有之未成者則爲棘而不實已成則爲棗此似以棗之小者爲棘至高大結實則名曰棗不知棘與棗同類異種本非一物棗實甘而大形圓色赤棘實酸而小形圓有白色者棘高至二三尺便已結實棗木至丈餘尙有不結者其說皆誤陸農師云棗性堅强賁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榦孔疏云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之難養者慈母養之成長蓋棗棘二木生長俱遲棗木外黃內赤棘木亦然然棗木年久尙成大材棘則終無大樹孜章曰棘薪棘可爲薪無大用也七子取以喩已有味哉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毛傳云睍睆好貌鄭箋云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孔疏云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自責黃鳥之不如也夫鄭孔以顏色和悅釋睍睆是解作婉容而集傳乃以淸和圓轉釋睍睆則似解作婉言婉容婉言

皆孝子所有事然睍睆字皆從目解作音聲不合字義與次句好音亦嫌犯複說文云睍出目也睆即睅字大目也（王云說文以睆爲睅之重文此乃大徐所補十九字之一非許書本然說文校議曰睍讀改爲睆說解當作目出兒也御覽引韓詩簡簡黃鳥則毛詩古本當作睆睆黃鳥來經音義卷一引說文睍目出兒也亦是誤字卷十九引蒼頡篇睆目出兒也則是也械林按睆弓正義引毛此傳正作睆睆好兒可爲校議古本作睆睆之確證段氏小箋云說文無睆字疑此本作睍睍黃鳥故韓詩作簡簡黃鳥今按段說亦自佳或者睆字爲睍之重文後人誤移於睅下敓要之睍睆實一字則定論不可易也見完以形近而易譌睍睆簡以音近而互借）毛西河續詩傳云睍睆二字從目黃鳥性亦好覗里語云黃栗留覗我麥黃椹熟否舊說黃鳥善窺人故善窺伺人者名鶯窺睍睆者好覗也又出目貌謂覗之滑露者也此好覗之鳥又能好音故云載好嚴氏詩緝云檀弓華而睆睆明貌大東詩睆彼牽牛睆亦訓明皆與目義相近人有婉容多於目上見之孟子云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毛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雉之爲禽體備文明惟重耿介古以爲摯故釋鳥說之獨詳說文所載亦本爾雅名異者一鷂雉作盧諸雉是也字異者八鳪作卜鸐作翟鶾作卓鷂作搖鷮作喬鶅作甾鵗作稀鷷作蹲是也同者五鷂鷩海雗鞏是也郭讀雗鶾爲一條謂一物二名也許析爲二故目其種曰十四雅首鷂雉與下文五采成章之鷂複似作盧諸爲長疑許君所據爾雅古本首必作盧諸似可引許以正今本之誤雗鶾分條亦古讀也漢書平帝紀越裳氏獻白雉黑雉黑卽雅之海雉海之言晦也白卽鶾雉周成王時越裳亦嘗獻白雉大抵白雉彼國土貢非以爲祥物也關左所見之雉惟有成章五采者大與家雞同雌雉羽草黃色黑文雄雉紅綠黃白相間成文光華炳燿俗呼野雞漢以呂后名雉諱雉曰野雞故五行志云野雞皆鳴杜鄴傳云野雞著怪今野雞之名蓋沿漢語也朱氏云雉善鬬郭注爾雅絕有力奮亦云最健鬬似雉善鬬與家雞同然未聞有畜以較勝者易說卦傳離爲雉書華蟲作會此取其文周官六摯士執雉此取其介寇氏本草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墜故字從矢嘗於田野猝見雉飛激羽成聲如箭之鳴飛三二里便止於地其說信矣

匏有苦葉

毛傳云匏謂之瓠陸疏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揚州人食至八月葉卽苦故曰苦葉嚴氏詩緝云匏苦匏也短項大腹者也非瓠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今匏尙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山陰陸氏云長而瘦項曰瓠短項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夫匏一名壺盧一作葫蘆一作瓠䕩三月下種諺云山靑瓠䕩地靑瓜言種瓠䕩以山靑爲候也生苗引蔓長數丈葉似瓜而大有細毛六月開白花五出最弱易蔫花多無實其結實者實卽生於花下嫩實色靑漸大則色白老則毛落而愈白項有長短腹有大小圓扁細腰種類至繁說文云匏瓠也瓠匏也匏瓠二字互訓莊子言五石之瓠可浮江湖則是匏瓠古皆通稱傳說未誤也（械林按八月斷壺傳壺瓠也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廣雅瓠瓢也符子瀬人曰我得一瓠之力則活命矣諸文皆匏瓠通稱之確證）此物舊云有甘苦二種甘瓠形長如瓜小雅所謂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幡幡瓠葉采之亨之是也苦者堅老可爲器兼利涉大者腹容斗粟秋乾質輕懸腰渡水雖深不濡故左傳云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古有匏尊今俗從蒂間鑿孔去瓤亦可盛酒刀判爲二名曰瓢公劉酌之用匏顏子一瓢飲皆匏器也（械林按一匏剖爲二曰瓢亦曰蠡亦曰巹見說文）諸儒釋匏皆言苦關左之匏則無論長短小大味俱甘嫩皆可食豈別種與抑土性之異與陸元恪別匏葉之甘苦有時言揚州人食今亦未聞食者（王云甘苦本非異種偶然變耳鄭事蔬多苦亦由土性使然又所撰說文句讀瓠下云今人以細長者爲瓠圓而大者爲壺盧古無此別也詩八月斷壺李時珍引孫愐唐韻曰瓠音壺又音護瓠䕩瓠也徐鉉但引唐韻胡誤切計熟時音引之不備也）

有鷕雉鳴

毛傳云鷕雌雉聲也詩緝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王云說文作鳴以水反字林于水反詩釋文訛爲以小反今人沿之無作不誤讀者棫林按鷕從唯聲又與濡韻自以以水于水爲正音詩釋文本彙引說文字林二反元朗固非不知字古音者又首引沈耀皎反則訛不自陸始矣正義釋傳謂下言求牡故知鷕雉雌聲小弁朝雊求雌則雄雌之鳴曰雊今按說文解鷕亦用毛義故潘安仁賦雉鷕鷕以朝雊顏延之字即據毛許以斥其誤徐爰強爲之說謂潘乃互舉以見雄雌皆鳴其實毛亦望文爲說鷕雊通謂雉聲似無不可鄭注月令雊雉鳴也固不以雊繫雄矣

雝雝鳴雁

毛傳云雝雝雁聲和也鄭箋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說文雁鳥也從隹從人厂聲大徐云雁知時鳥大夫以爲摯昏禮用之故從人考雁字經書中多作鴈說文雁鴈二字分見段注云隹部之雁與鳥部之鴈別鴈從鳥爲鵝雁從隹爲鴻雁王云經義述聞周禮膳用六牲條下引子史謂鵝爲鴈者甚備棫林按分別雁鴈段王之說皆極精核然王氏亦有小失者遂謂於儀禮士昏下據記文摯不用死謂鴻雁野禽不可生致昏禮所用必是家畜之鵝陳碩甫傳疏從其說愚謂此與注疏取順陰陽之說顯背必非昏禮所用定屬歸鳥古既尙之必有生致之法雁又名朱鳥法言云時來時往朱鳥之謂又名陽鳥見禹貢去來有定時見月令與夏小正正字通云雁夜宿鴻內雁外王云胡說棫林按物類相感志大曰鴻小曰雁夜宿洲中鴻在內雁在外遞更驚備避狐與人之捕己也此說自有本何遽非之更相驚避飛則銜蘆避矰繳有遠害之遺儀禮士昏六禮其五皆用雁注謂取其順陰陽往來賈疏云夫爲陽婦爲陰用雁亦取婦人從夫之義寇氏本草云雁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雁似鵝連趾飛則成行止居水畔羽蒼黑色關左多寒二月始見雁來八月即見雁歸其伏卵生雛又在邊寒之北故祇見雁過未見其居以其來去有信獵人戒殺之此詩鳴雁孔仲達謂生執以行禮故曰鳴禽經云鴈一名翁雞一名沙鵝一名廲廣雅云鴚鵝鶬鵝鴈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鶬鵝是皆言家畜之鵝非謂雁也家畜之鵝羽色純白者名鶴鵝蒼黑者名雁鵝以雁名鵝今俗尙有之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毛傳云葑須也菲芴也鄭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爾雅釋草云須葑蓯棫林按今本郭注云未詳詩釋文引注則作今菘菜也徑訓葑爲菘蓋稍未的要是雅注未誤之本當據以訂正又云菲芴郭注即土瓜也又云菲蒠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疏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今河內人謂之宿菜說文葑須從也段注云邶風傳曰葑須也釋草曰須葑蓯說文曰葑須從三家互異而皆不誤葑須爲雙聲葑從爲疊韻單呼爲葑槩呼爲葑蓯單呼爲須槩呼爲須蓯語言之不同也或許所據爾雅與今本異矣王云釋草究當倒置曰葑須蓯又當改蓯爲從說文即沿此文也須從即反葑字猶之蕵蕪即反須字葑須是兩物不可知孔疏合爲一棫林按別葑從蕪菁爲二王說甚是至欲據許書改爾雅其說文句讀幷闢毛傳須下衍從字說皆太泥不如段說之通坊記注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蘴夫葑蘴一音葑菁亦通韻須蕪又同聲故正義云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蕵蕪也棫林按稱古攝誤引作葑蓯也原本亦沿陳誤引今改正邢昺合須葑蓯須蕵蕪爲一先儒議之不知渠實祖孔沖遠之說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然葑從蕵蕪爾雅雖同名須郭注蕵蕪似羊蹏葉細味酢可食此魏風言采其莫之莫也與葑異孔合爲一疏矣雅注菲芴與蒠菜異釋孔依陸璣亦合爲一謂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亦一物菲之爲菜北人罕識由郭陸說推求之似是今俗批藍萊菔之屬葑名蔓菁則關左至今猶呼此名園圃中亦多種者葉似菘莖狹半圓高尺餘夏從中出薹開四瓣細黃花結角內有子皆如芥根長大而白可醃煮爲蔬王氏羣芳譜云昔諸葛武侯行軍所止令軍士獨種蔓菁取其始出土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不足惜四也回則可尋而采五也冬有根可食六也蜀人名之曰諸葛菜似菘而與菘異類曹氏以此爲菘誤蕵蕪莖葉可食根不可食以此爲葑亦誤棫林按諸家說葑菲至爲淆雜互有得失約而斷之葑當以大頭菜之說爲是其圓白菜者非至在南爲菘在北爲

蔓菁蘇青與莎稱變形諸說一令人迷惘皆可弗道菲當以焦理堂郝蘭皋之說爲近是焦謂萱蘇一名盧菔則菲菜當卽蘆菔蘆菔卽蘆敢卽今蘿蔔一都陽菲菜極似蘿蔔野地自生蓿根不斷多宗皆可採食故名息菜一悟從形聲一得諸目驗也多君是篇亦略見大旨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毛傳云荼苦菜也而薺則無注鄭箋亦然爾雅釋草云荼苦菜菥蓂大薺葽薺實是言荼一名苦菜薺一名菥蓂其實名葽種有大小菥蓂乃其大者是荼薺二草爾雅皆有之陸疏薺亦無解荼有解而未的嚴氏詩緝引顏氏家訓言荼葉似苦苣而細薺僅言其味甘葉可作菹及羹二草分言甘苦經文所有如此作詁是諸儒皆不識此草也王云荼薺二草吾鄉婦孺皆識何故諸儒反不識則以荼也者爲其名所蔽薺也者爲其字所蔽也本篇及緜之荼毛傳皆曰苦菜吾鄉至今呼爲苦菜也鄭風有女如荼毛傳謂之英荼豳風予所捋荼毛傳謂之萑苕二篇皆七月傳之薍爲萑此秋之荼也荼之爲物不一故曰爲名所蔽也說文薺疾藜也引詩牆有薺玉藻趨以采薺鄭君讀爲楚薺之薺毛則爾詩皆作茨傳曰茨藜也玉篇則曰薺茨藜也薺甘菜也是顧氏所據之詩作牆有薺楚薺而其說薺則如谷風然說文蘆下云一曰薺根蓂下云析蓂大薺蓳下云根如薺蘇下云薺實也凡四薺字皆當是甘菜是許君以爲借義不以爲正義也故曰爲字所蔽也　棫林按詩中言荼凡三種一爲苦菜見谷風緜傳又謂之苦采苓傳苦苦菜也是也或謂茅秀若有女如荼是也或謂穢草若以薅荼蓼是也王說倘遺其一許君以薺爲蒺藜字說解中薺菜字段氏謂許必當作薺如洛爲歸德水名則知豫州水名必作雒也今按許書既載苦菜之荼不應於甘菜反無本字只借薺字爲之考藝文類聚御覽引說文皆有薺草可食也一語是知許書原本蒺藜外兼載甘菜一義傳寫脫之據補此語則說解四薺字不爲無根矣不知荼薺二草處處有之人人習見楊氏丹鉛總錄云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爲何物考神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句本草吳葵龍葵分爲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孫眞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卽關河間謂之苦菜者已極了曉矣乃復分苦菜龍葵二條何邪俗作鵝兒菜又名野苦蕒薺一名甘草師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薺是也應冬至則生北地多寒凍甫解卽生苗葉略似鳳尾草初生貼地如盤三四月間抽莖作薹開小白花結三角莢密綴梗上子細如沙又有開黃色花

結莢如豆角者五月卽老折其梗作挑燈杖可避飛蟲之投故又名護生草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冬生而夏死羣芳譜云薺野生小薺莖扁味美最細者名沙薺大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莖葉有毛者名菥蓂味欠佳此言薺類有四王象晉濟南人彼處俗尙食薺故疏之較詳亦可見薺爲嘉蔬也荼味苦性寒俗呼曰鴨兒食草猶有鵝兒菜遺意三月生苗葉似苦蕒而薄弱故名野苦蕒以別之月令言孟夏苦菜秀至苦蕒則秀於七月苦菜莖細如絲苦蕒則莖大如箸苦菜之葉似柳葉狹而薄苦蕒之葉似萵苣寬而厚苦菜起薹半尺餘開淡黃色花苦蕒發莖五六尺開深黃色花二物相似而非一種混同不分夢夢久矣薺味甘性溫白花者滑美而鮮黃花者味微苦葉上作密鋸齒形鋪地作叢俗呼花葉菜或曰濟濟菜圖圖荒畦多有之荼生蕪田不生山澤苦而不甘陸疏乃云生山田及澤得霜甜脆而美尙未確也薺春暖卽生有數葉便花子成卽枯故鄭注月令以爲靡草之屬離騷云故荼薺不同畝兮王逸注比忠佞不同朝此由荼苦薺甘之說引申得義

旄丘之葛兮

葛蔓草見葛覃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棫林按詩字本作留離爾雅注及音義可證一作鶹離詩音義可證不知何時轉寫作流後儒乃始厭古義而爲新說矣

毛傳云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爾雅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注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說文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離毛本雅以說詩郭卽引詩以證雅許君解字亦復從之確然古義迥異宋以後流離漂散之凡說然諸家語皆盧渾未嘗實指流離爲何鳥也陸疏乃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張奐亦云鶹鷅食母因此遂指流離爲梟夫詩以少好長

醜比衛臣始有小善終無成功何至如梟梟爲不孝鳥衛臣不救黎難特無恤鄰之義尙難責以不忠豈可比以不孝且此詩屢言叔伯似指衛君求鄰國之援而以極惡之物比其君古人立言必不若此詳繹詩義似以流離自比言黎人昔安今危似鳥之少好長醜鳥雛初生毳毛纖密則美（械林按瑣細也尾者娓之借娓美也）羽毛漸生參差不齊則醜飛禽如是者多故曰少好長醜當是時名曰流離流離雙聲猶言藍褸狀其醜也前此則雛過此則成禽各有本名不復名流離也爾雅釋物每於卷尾多作總釋此一節鳥字當讀斷言凡鳥也少美長醜四字爲句言鳥雛皆然也陸氏蓋誤一滚讀下言流離鳥少美長醜也段注說文引據爾雅毛傳言陸疏以梟爲流離之不類已嘗疑之矣此詩借流離之鳥名以喩失國之流離無所較彼借卷耳爲常思尤爲明析其釋爲梟者殆以流字作鶹鶹名鵂鶹故附會爲一物耳

山有榛隰有苓

毛傳云榛木名苓大苦陸疏云榛栗屬字或作蓁古作業左傳女摯不過榛栗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是榛不取其木惟取其實山陰陸氏云榛實如小栗蓋榛木空虛不克成材樹小叢生大不及一圍高不過一丈葉如櫻桃而大多皺紋邊有細齒其實作苞三五顆黏連成朵每苞內藏一實殼如橡斗而皮堅厚七八月成熟殼乾自落其仁色黃香甘可食果品珍之苓一作蘦爾雅釋草云蘦大苦郭注今甘草也本草云甘草一名蜜甘一名蜜草一名美草一名蕗草一名靈通一名國老此草爲衆藥之主經方鮮有不用者洽七十二種乳石毒解一千二百種草木毒調和衆藥有功故有國老之號春生青苗高五六尺枝葉如槐葉端微尖而糙澀似有白毛七月開紫花似柰結實作角子和小豆極堅齒齧不破根長者三四尺色黃而味甘此二物關左皆有榛生於山叢生至繁采實爲果伐條爲薪苓生於隰根長數尺味甘而和斸采爲藥榛雖野生一經蹂躪則不結實故求榛者恆於深山人跡罕到處采之甘草生於北邊阿爾楚哈平甸中土壯草肥根深味厚土人采取爲貨詩意以榛之香美有於山苓之甘美有於隰以興聖人之美有於西方也（械林按說文榛木也栞果實如小栗二字本別經典栞字多涸作榛榛解又多涸作栞詩有五榛惟定之方中榛栞並稱當爲果實之栞尸鳩脅蠅棘榛連文旱麓榛楛連文皆書是木此詩之榛傳訓爲木名則毛亘不以爲果實正義釋以榛栗作者沿之稍疏惟陳氏傳疏不誤苓大苦之訓傳義本於爾雅物名大苦而雅注以爲甘草不無可疑故段茂堂胡墨莊陳碩甫諸君皆取沈括筆談之說謂大苦乃黃藥味極苦故名大苦與甘草迥異甘草葉如杭大苦葉如荷形亦各別作者沿用舊說亦稍疏惟甘草關左土產篇中所述有枝葉如槐語與筆談適合殆必得諸目睹益可見以葉如荷之大苦爲甘草者之非提讀廣雅王疏爾雅郝疏實守舊義謂大苦之苦乃苄之借非以其味數斥沈說態眞能決其是非今說作者所述形狀乃乏二家非確詮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毛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夫狐爲山獸烏爲林禽說文云狐祅獸也烏孝鳥也埤雅云狐孤也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其字從孤烏林罕以爲全象烏形但不注其目睛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此一獸一禽處處有之關左尤多狐猶古名烏則俗呼爲老呱狐形似狗大亦如之尖鼻大尾日伏夜出聲如犬而細毛如貉而溫其毛色靑黃者俗名豆青狐色赤者俗名火狐又有白狐黑狐不恆見又有窩刀猞猁猻雖亦狐類卻是別種（王云窩刀是元狐之別種）烏大如鵲羽毛喙足一色渾黑其聲呀啞古名鴉今名呱皆於其聲名之鴉又作鵶李氏云鵶鳴啞啞故謂之鵶此烏初生母哺之六十日雛長成則反哺六十日束皙補南陔詩云嗷嗷林烏受哺於子言烏孝也烏以氣交而孕不交以形於其反哺名孝烏於其善哺子有慈意名慈烏鄭箋以狐烏皆爲惡物（械林按箋語申傳義取色如一莫能別尚未明斥爲惡物惟集傳始以狐烏爲不祥物近儒多駁之王氏稗疏語尤明快）說文言狐爲祅淫媚惑人惡屬有據至烏爲孝鳥不可言惡雖爾雅有鵶烏似慈烏而大嗉腹下白不反哺性貪殘又有白脰烏曰燕烏似慈烏而白項一名鬼雀一名鶮鷃禽經有慈烏反哺白脰不祥之說

是鵶烏燕烏可以惡名然此詩明言烏之黑則其爲慈烏可知也慈烏非惡烏也毛西河續詩傳云物莫不以類狐行從赤烏行從黑好我者當同此車與上二章雪之從風爲一例作興體較勝作比體解也

自牧歸荑

毛傳云荑茅之始生也鄭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可以供祭祀古縮酒以茅如鄭此箋則祭祀所用尤貴始生之荑以其尤潔白也詩但曰荑而傳識爲茅古蓋以荑爲茅始生之專字引申爲凡草木初生之稱故管子云草木荑生可食孟子荑稗荑乃蕛之借非此義小徐本說文荑草也荑不得爲草名此小徐本誤大徐本作茀草也爲長故段注訂從之棫林按王氏句讀從小徐此其識不如段集韻合荑茀爲一字尤誤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鄭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說文云鴻鵠也蓋詩中鴻雁連言則鴻爲大雁鴻單言則鴻祗爲鵠顏師古謂鵠水鳥其聲鵠鵠本草謂鵠大於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一名天鵝史記陳涉世家云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漢書賈誼傳云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方圓昭帝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注云時漢用土德服色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爲土德之瑞故紀之正字通云轉注古音讀書通俱云鵠通作鶴淮南子云鴻鵠鶬鶴莫不驚憚伏竄班固西都賦云元鶴白鷺黃鵠鵁鶄左思吳都賦云鳥則鶤鵠鸕鶴皆分鵠鶴爲二至於別鶴操雄鵠雌鵠劉孝標辨命論龜鵠千歲古本皆作鶴俗訛爲鵠豈可據此謂鵠即鶴也鵠鶴不相通所說良是然玉篇云黃鵠仙人所乘而唐人黃鶴樓詩有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句建樓之地又名黃鵠磯歐陽詢藝文類聚有鵠部無鶴部鵠部所收皆鶴故實是皆自來鵠鶴相亂之驗當由鵠之形色與鶴酷似鶴僅差肥詞賦家不暇細別遂致譌舛闕左有此鳥翔

雲端不易弋取而亦不常見也棫林按經典中鴻字單文段茂堂謂有指鴻雁者有指黃鵠者其說至審作者謂單文皆屬鴻鵠殊誤夫鵠翔雲端一舉千里之大鳥豈魚網所可得乎余疑此經之鴻仍當是鴻雁遊宿洲渚與魚相近者耳陸元恪疏鴻鵠言有大小二種小者如鳧今人直謂之鴻鵝則此經之鴻應是種較小者

鄘風

牆有茨不可埽也

傳箋俱云茨蒺藜也爾雅釋草茨蒺藜郭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說文引此詩作牆有薺亦訓曰疾黎與諸家無異棫林按說文茨以茅蓋屋也蒺草多見薺疾黎也是薺爲本字茨爲借字離騷王注引詩楚茨茨亦借字疾黎合聲爲薺字故曾爲反切之祖邵氏爾雅正義云茨一名蒺藜易困于石據于蒺藜荀九家云坎爲蒺藜蒺藜草有刺人不可踐坎險爲險故有蒺藜之象李氏本草云蒺疾也藜利也其刺傷人疾而利也以充藥材性能除溼又呼爲吉利草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處處有之蔓生路側長數尺葉似苦蕒而細開小黃紫花子如菠稜每顆凡五六刺行人防之高氏天祿識餘云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今俗則無此占焉

爰采唐矣

毛傳云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云蒙玉女棫林按玉爲王字之誤說見錢氏養新錄是一物五名王云釋草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與釋草此文文法一例彼合相似之三物爲一此合相似之兩物爲一不可深泥也且彼三物或生人家或生田野皆非水族而入釋魚則以集于纂記之書不體詳審棫林按頍弁傳女蘿菟絲松蘿也不及唐蒙此傳亦不及女蘿故先儒謂毛意不以爲一物且疑爾雅唐蒙下女蘿二字爲衍文今按雅注孫炎累說唐蒙以爲別三名郭璞析讀以爲別四名孫郭所見已如今本定知必非衍字毛傳高簡其不連引正欲彼此互見二物雖或微別大致一類故爾雅合之無庸議也廣雅又名菟邱本草又名菟縷又名菟虆又名菟蘆又名野狐絲又名金綫草則於爾雅外又益六名惟兎絲一名鬬左俗尚呼之餘未聞也舊說此草生於古道荒園今多見於藍草豆顆之上延蔓頗盛其苗初生依土及其蔓纏草上則根即斷因於草上生根莖如細絲赤黃色開細白花香清而微結實如小豆

數顆黏連作簇中有細子如粟色蒼黃蒸熟擣爛爲餅食之益人藥稱上品羣芳譜所載於諸家之外又有赤網火燄草二名孔疏謂唐卽松蘿然松蘿施松唐蒙施草故唐或從草作蓎同屬寄生而有寄草寄木之別故松蘿名女蘿唐亦名女蘿而形色迥異蓋寄生於草者則其絲亦似草花葉微細若有若無寄生於木者則其藤亦似木花葉繁縟亦蔓亦枝至於絲藤漸盛而草木亦漸枯凡有此物者則必及早芟去恐其奪草木之氣害草木也此詩祇言采唐未詳何用或謂以唐草之美與下孟姜之美麥爲美穀葑爲美蔬美俱相同傳以唐爲菜名是古以唐入食品也

爰采麥矣

麥美穀爲五穀之一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今有大麥小麥二種又有野生者名燕麥

爰采葑矣

鄭箋云葑蔓菁蓋美蔬也詳見谷風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毛傳云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未釋鶉鵲爲何鳥爾雅釋鳥云鶉鶉其雄鶛牝庳鴽鶉或謂鶉卽鶴字之訛棫林按說文鶴作䳺云雜屬鶉作雜云䳺屬二禽同類而有別以爲一鳥者誤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奔一作賁彊一作姜禮記鄭注又以賁賁姜姜爲爭鬬惡貌注禮與注詩異者以常匹相隨之義與上文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語意不合故隨文作解也王云鄭君注禮時只見韓詩魯詩及後見毛詩則禮注已行不復追收此見禮記疏中不必從爲之辭　棫林按鄭氏云鶉之奔奔然鬬者惡亂其匹也鵲之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陸佃與范氏補傳立說大略相同據此則箋義與禮注相圖義固相成耳釋文云鶉鴽鶉也本草云鶉大如雞雛頭細而無尾有班點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山陰陸氏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橫草遇橫草卽旋行避之鵲能不淫其匹傳枝受卵故曰乾鵲夫鶉鵲二鳥處處皆有鶉俗呼鵪鶉鵲俗呼喜鵲鶉大如鶩項細尾短羽黃褐色白斑成章恆在田野食粟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鄉人夜擧火張網覆之往往可得聲如雌雞而性憤怒俗常畜之較量其相鬬之勝負以爲利此詩之奔奔言鶉之憤彊彊言鵲之強奔賁字通樂記云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廣賁憤怒意也彊爲強之本字說文云彊弓有力也引伸爲強暴強健之義鵲性最強卽鷙鳥之屬亦畏之當其伏雛鴟鳥飛來鵲恐攫食其子必逐之遠去而後已古諺云鵲性彊彊性行無良是鵲之強古人亦言及之故毛西河解此詩不以爲刺淫而以爲刺暴

樹之榛栗

榛栗皆木果名陸疏云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皮葉如栗子形似栗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山有榛之榛也五方皆有栗惟漁陽范陽栗甜

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夫陸氏言榛有二而闕左祇有山榛不植自生木不成材惟貴其實此詩言樹非山榛可知家植如栗之榛北地未見乇於栗處處種植木大而堅皮皴而厚嫩條赤色上有細白斑點葉類櫟一枝十數葉五月初華青黃穗下垂長半尺餘實不因華另於枝端結房作毬有刺毬藏三子似橡而不圓熟當秋分毬四坼子自落色紫黃炒食味甜可以飽人爾雅釋木栵栭郭注云江東呼爲栭栗此爲栗之別種說文栗字作㮚從木其實下垂故從鹵栗爲習見之物下垂者爲華其實結於枝頭如蝟形未有下垂者許君之訓尚未確也

椅桐梓漆

毛傳云椅梓屬爾雅釋木云椅梓又云榮桐木郭注椅梓卽楸榮桐木卽梧桐陳翥桐譜曰紫桐白桐膏桐刺桐頳桐梧桐凡六種陸疏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如

爾雅則椅一名梓如郭注則椅梓又名楸郭以榮爲梧桐陸以椅爲梧桐互相參錯不能畫一埤雅云梓爲百木長故呼爲木王椅卽是梓梓卽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同而小別也爾雅翼云郭氏解椅梓云卽楸又解槐小葉曰榎云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榎（棫林按榎或字原文引郭注錯誤今改正）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檟楸也然則椅梓楸檟一物而四名王氏羣芳譜云梓或作杍楸類一名木王植於林諸木皆內拱造屋有此木則羣材皆不震處處有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木似桐而葉小花紫齊民要術以白色有角者爲梓卽角楸又名子楸角細如箸長近尺冬後葉落而角不落其實亦名豫章高氏天祿識餘云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椅與梓明屬兩木說文云椅梓也又云梓楸也似一木而異名者誤矣六書故云梓似桐葉小於桐生子成佩今江南此種最多別有一種無莢而多花者其花紅豔繁密

一望如霞范石湖詩梓花紅碎此語曲盡其勝李氏本草云梓有三種木理白者爲梓赤者爲楸梓之美文者爲椅桐亦名椅與梓椅不同一名白桐一名泡桐葉大徑尺最易生長皮色粗白其木輕虛不生蟲蛀二月開花白色似牽牛花結實大如巨棗長寸餘殼內有子輕片如榆莢之形老則殼裂隨風飄揚先花後葉或言其花而不實者未之察也陸以椅爲梧桐郭以榮爲梧桐竝誤詳釋李說可以知椅桐梓三木分名之義又可識爾雅椅梓合一之義蓋椅爲梓屬而與梓別桐亦似梓而非梧桐考據精細獨爲難及王高之說與李微不同而大致尙無異關左有木枝皆對生葉大如掌樹皮黑皺結莢如小豆細而長半尺餘秋老而莢不落子可種木最輕虛俗名曰桐此亦桐之一種椅梓兩木則未見也漆木名俗作桼本字作桼見說文木汁可以髤物其字象水下滴之形韓氏本草云漆樹高二三丈餘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如牛李子木心黃六七月間用刀割皮取

汁爲漆關左亦有漆樹無大木亦無汁或北地嚴寒之故與（棫林按據正義傳文一本作椅桐梓屬合三木爲一類而不關即一物毛語較爾雅說文尤有分曉諸家亦顯糾紛實則大類小別一語盡之奏本重亦琴材故巧言傳並舉椅桐梓漆柔木謂明不僅貴其汁也惟漆栗當只取實鄭箋謂六木皆可伐爲琴瑟似失之）

降觀于桑

桑苞木名處處有之爾雅釋木云女桑桋桑檿桑山桑桑辨（棫林按郝云俗作辦非）有葚梔說文云桑蠶所食葉木從叒木叒卽若字若木者扶桑也造字之初已神異之如此故典術謂桑爲箕星之精桑在關左有家桑野桑之異家桑嫩條色白光滑大至三四寸始生皺皮葉大徑尺微圓而末尖穠厚深綠不結實分根壓條皆可栽植野桑葉小而薄每葉有三五歧杈繁碎不整結實纍纍亂枝生靑熟紅再熟則紫熟極則黑俗名桑印又名桑果數十顆相黏爲一如山棗大形似楊梅而不勻圓每粒上有一毛粒中各包細子如粟色深黃可種熟葚味甘寒食之益人醫家藥品中有三精天精蒼朮也地精枸杞也人

精桑葚也桑罕大材長圍尺餘木皮卽裂漸至朽腐木質黃色根皮外黃而內白堅靭似麻可綯爲繩入藥名桑白皮野桑飼蠶勝於家桑蓋野桑葉薄性柔蠶食之易消化也郭氏謂女桑樹小而條長此貴其葉謂山桑中作弓及車轅此貴其材至半有葚半無葚之梔世不多見紀異種云爾

騋牝三千

毛傳云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周禮廋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棫林按毛釋騋牝語本明了乃其疑實轉在爾雅諸儒聚訟令人迷惘作者略之失要義矣向嘗討究聊約說之舊釋畜騋下孫郭異讀亦各異本其作騋牝驪牝句元駒句褭驂者郭讀郭本也而或謂爲騋牝驪牡奚（注疏本如此郝本據釋文改作驪牝得之）其作騋句牡驪牝元句駒褭驂者孫炎讀孫炎本也（見爾雅釋文）而或謂爲騋牡驪牡元（阮本周禮注引如此）或謂爲騋牝驪牡元奚（檀弓注引如此）今按廋人注全引釋畜此條釋文云牡茂后反牡元絕句牝元頻忍反絕句（據此釋文可以訂阮本與檀弓注之誤）賈疏云騋牝中所有牡則驪色牝則元色是則鄭讀與孫炎正同以釋獸麋牡麔牝麎其子麇等條語例例之孫鄭之讀爲得經意先牡後牝又與諸條大例相協駒褭驂與其子麇同意駒即謂騋之子也如郭讀則騋牝似

專指騭馬之牝者爾非毛萇毛亨蓋以詩言七尺以上之騋以該龍馬言牝以該牡故傳曰騋馬與牝馬也舉騋牝文法上與驪牡以應牡路同乎說文騋下原本蓋後引詩雅今本作詩曰騋牝驪牝一本作騋牝驪牡驪馬說誤注家曲爲之說皆不足信

相鼠有皮

鼠野獸之小者見行露 械林按稱鼠自以說文穴蟲爲是爾雅偶附釋獸耳與守宮附釋魚同不當據目爲野獸之小者相鼠一名禮鼠韓昌黎詩所謂禮鼠拱而立卽其物也陸疏有相鼠說陳第有相鼠解義孫氏示兒編以相爲地名亦新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毛傳云蝱貝母也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爾雅釋草云莔貝母郭注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夫蝱字從二虫本爲蟲名蚊蚋之屬是莔爲本字蝱爲假借字 械林按莔一作䖟見管子地員篇說文繫傳引詩言采其莔作本字 陸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陶氏云貝母形似聚貝故名本草別錄云貝母一名勤母一名苦菜一名苦花一名空草蘇氏云此草河中江陵等處皆有二月生苗葉似蕎麥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采根根有瓣子黃白色郭氏所言白華葉似韭者此種今罕有之醫家以貝母爲治肺之要藥腎爲先天之本肺金生之肺爲腎母肺病腎無以爲養貝母治肺疾故名母 械林按此似近鑿廣雅又有貝父之名何以解之 蘇氏言似韭葉者今罕有而陸氏所言葉似栝樓者今亦未見所常用者葉似蕎麥產四川俗呼川貝陳氏云貝母能散心胸鬱結之氣詩云言采其蝱是也作詩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今用以治心中愁鬱殊有功信矣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麥見桑中及周頌思文

毛詩多識卷三終

毛詩多識卷四

長白多隆阿著

衞風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毛傳云綠王芻也竹萹竹也是綠竹爲二草名集傳以爲綠色之竹說與古異 械林案菉本字綠借字萹本字竹借字綠色竹之解始於宋吳安度見容齋三筆集傳沿其說耳 爾雅釋草云菉王芻竹萹蓄郭注菉蓐也今呼鴟腳莎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夫毛氏爲說詩之宗彼時讀書猶多口授倘非有師承豈不知解爲綠色竹少費周折而於綠竹兩字不用假借尤爲明析爾雅一書雖不能定何人作然其書近古列於十三經內經學家奉爲圭臬毛傳之說乃與雅合此傳說之有據一也或曰爾雅之菉非此經之綠綠爲色非爲草然禮記大學引此詩綠乃作菉此不得言菉色竹矣小雅有終朝采綠之文草始可云采若綠色何可采也以采綠之綠證綠竹之綠則卽爲小雅可采之綠也王注楚辭引詩采綠字亦作菉與大學引此詩同是實爲草矣此傳說之有據二也陸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也綠竹一草名其莖如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綠竹本二草此則合爲一而釋曰草蓋以爲萹蓄也萹蓄之高者不過一尺茸茸鋪地並無大者此既曰高五六尺又曰高數尺則似得之傳聞未見此物然亦可見彼時解詩無不以爲草名也此傳說之有據三也竹韓詩作薄注云萹筑筑蓄同韻是萹筑卽萹蓄筑竹又同音是萹筑卽萹竹又名萹薄離騷云解萹薄與雜菜兮洪興祖補注引本草以萹薄爲萹竹是竹爲草名字又作薄與綠作菉同是菉薄皆從草矣爾雅之竹列於釋草似竹亦爲草然竹之爲物在不草不木之間古書不分釋後世諸家本草多別分竹部矣凡竹類字皆從竹器亦然與草判如涇渭不可強合大學韓詩菉薄字從草不從竹其爲

二草可知謂竹非草不得謂䕬非草前漢時齊魯韓詩三家並行後三家俱微惟行毛詩因依毛詩音晝解字倘韓詩至今不廢則解者不能改䕬作竹也此傳說之有據四也說文云菉王芻也詩曰菉竹猗猗䕬水萹筑也一作䓯西京賦李注引韓詩綠䓯如簀釋文引石經竹亦作䕬漢一字石經乃魯詩是不惟韓詩竹作䕬矣䕬䓯二字或從水或否蓋以萹蓄草水陸皆生生於水者作䕬生於陸者作䓯䕬䓯字異而從草則無異觀許說與石經是漢儒皆以菉䕬爲二草非一草也此傳說之有據五也考之本草王芻又名黃草又名莨草今溪澗側皆有之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荊襄人煮以染黃色極鮮好俗名菉蓐草此即今俗之三角菜性陰冷拔根暴日中旬餘不乾得土便生迎秋開小藍花如蛾形嬌豔可愛亦有食者故得菜名萹蓄一名萹蔓又名萹辨春日布地生苗似瞿麥莖葉似竹每節生歧枝開細紫花性最利濕俗名萹竹草邵氏爾雅正義云毛傳綠竹之詁依於爾雅分爲二草詩又言綠竹如簀言王芻與萹蓄蔓地如簀矣後人或以綠竹爲即淇上之竹箭夫詩言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則淇上固多竹箭特不可以釋淇澳之詩酈道元云漢武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治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爲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竹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興是酈氏在北魏時已云淇上所有惟王芻萹草而陸德明仍引陸璣之說以爲証未可信也觀邵說益可見綠竹之解當從舊義古經文字多用假借即如載馳言采其蝱假蝱爲莔讀者不疑蝱爲蟲名又何疑綠竹之爲二草名也草色本綠借綠爲草義猶相近黃亦色也秦風路車乘黃魯頌駜彼乘黃黃皆言馬馬色不止有黃而黃色之馬惟言黃豈得曰所乘爲黃色也三章綠竹如簀簀爲牀棧即簟也王芻萹蓄之布地似之若竹箭則直立上生非簀象矣

手如柔荑

毛傳云如荑之新生而未指爲何草之荑靜女自牧歸荑傳箋皆釋荑爲茅則此荑亦宜爲茅之荑也以茅荑喻手是言其白而柔夫茅之始生不惟柔白而又尖秀俗呼茅之始生者曰茅針

領如蝤蠐

毛傳云蝤蠐蝎也（棫林案正義本蝎下有蟲字此依釋文定本）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爾雅釋蟲云蝤蠐蝎傳蓋取此爲注而疏義尤明蝤蠐者今俗所謂哈蟲是也埤雅云蝤蠐之體有豐潔且白者七辨云蝤蠐之領阿那宜顧凡木朽腐內多生蟲而蟲之形色恆因木色而異桑櫟木蟲色黃楊柳木蟲色白槐杏木蟲色紫黑其大者長二三寸黑頭短足穿木如鑽以此物喻領蓋取其白色者詩緝以蝤蠐爲蠐螬（棫林案方言與孫炎雅注已誤於前非始於詩緝惟郭注分爲二種得之）蠐螬俗名蟦螬生糞土中以背行者非此蟲也誤

齒如瓠犀

毛傳云瓠犀瓠瓣爾雅釋草云瓠棲瓣郭注瓠中瓣也（棫林案犀者借字郭注引詩作瓠棲瓜實曰瓣瓠實曰棲瓣之言齊也）蓋即今俗之瓠瓤子方正白勻如齒之美好者

螓首蛾眉

毛傳云螓首顙廣而方鄭箋云螓謂蜻蜻也蛾則傳箋皆無說（棫林案詩小學謂古本當作頸首蛾眉諸家皆從其說頸首有藝文類聚引詩可據發千年之誤精核可喜蓋鄭本作螓蛾毛本自作頸蛾也說文無螓蛣即蜻之或字離騷王注蛾好兒眉似蠶蛾之說始於顏注漢書）爾雅釋蟲云蚻蜻蜻蠶羅郭注蚻如蟬而小蠶蛾是螓即蟬類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夢溪筆談云蟭蟟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螓夫蟬類不一大者色蒼黑小者色青綠螓有文而方類人首之美者似之蛾蠶蛹所化者論衡云蠶食桑老績而爲繭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埤雅云繭生蛾蛾生卵凡食木葉之蟲皆化蛾郭氏獨言蠶蛾舉習見也蠶蛾之眉曲細而長人眉之美者似之關左之蟬有二大者色黑小者色綠蛾

亦有二家鬣之蛾色白山鬣之蛾色黃

鱣鮪發發

毛傳云鱣鯉也鮪鮥也爾雅釋魚云鯉鱣又云鮥鮛鮪郭注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斜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夫毛傳以鱣爲鯉是因爾雅鯉鱣連文而誤說文云鱣鯉也鯉鱣也鮪鮥也鮔魧鮪也周雒謂之鮪蜀謂之鮔魧鮥叔鮪也許氏鱣鯉互訓與毛同鮪訓鮥鮥訓叔鮪與雅同鮪之大者曰王鮪王者大也小者曰叔鮪叔者小也鮔魧一作鮔鱛鮪之別名也上林賦鮔鱛螹離蜀都賦鱣鮪鱒魴注云鮔鱛鮪也鱣鮪鱛也是鱣鯉二魚形頗近似諸儒往往混同呼之究之鱣異於鮪鮪異於鱣未見其物不知其異鱣背肋有甲鮪則無之二魚之別在此陸疏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作鮓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不過七八尺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嚴緝云鱣鱑也大魚似鱘李氏本草云鱣無鱗狀似鱘其色灰白其背有骨甲三行其鼻長有鬚其口近頷下其尾歧肉色白脂色如蠟故又名蠟魚又名玉版魚其骨及髓皆脆可食其出也以三月逆水而生其居也皆在磯石湍流之間其食也張口接物聽其自入世俗所謂鱘鰉喫自來食是也鱘狀如鱣而背上無甲其色青碧其鼻長與身等口在頷下頰下有青斑文尾歧如丙肉色純白味亞於鱣此即鮪也又名鱏又名碧魚鱣鮪二魚關左東北松花諸江皆有之俗呼鱣爲阿巴爾魚呼鮪爲乞黎媽魚總名曰鱘鰉又曰秦黃又曰黃魚黃魚首骨遠行天下食品

所珍段注說文云諸家說鱣鮪同類而有短鼻長鼻肉黃肉白之分爾雅毛鄭許則短鼻長鼻肉黃肉白者統以鮪鮥包之而惟三十六鱗之魚謂之鯉亦謂之鱣古人多云鱣鮪出鞏穴渡龍門今俗語云鯉跳龍門蓋牽合爲一非一日矣棫林案段氏此數語至爲精審爾雅毛鄭許意中之鱣必是鯉類陸郭所說之鱣必是許君意中之鮪然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鯉互訓雅甚疏闕何至於此前聖正名百物自有定稱諸近古必有所授別鱣於鯉始於陸而郭沿之後人乃始舉起而疑古矣爾雅鯉鱣鰋鮎鱧鯇連文舍人孫炎皆讀爲三條謂別二名郭始以爲六魚夫爾雅書主故訓並列六物不加訓釋豈著文例乎即是思之舊說有本爲可貴也全淮南子云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高注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鮪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李奇注漢書亦有鮪化龍之說斯由古以鯉名釋鱣因即以鯉事說鮪段云牽合亦一証也陸氏言鮪爲樂浪尉所化說近於怪殆以鮪尉同音因訛鮪作尉又因尉訛作仲明仲明未知何時人而關之左郡分爲六則在秦漢時遼東遼西鎮江臨屯樂浪元菟是也句驪河東爲遼東郡河西爲遼西郡臨屯鎮江二郡則在江之西爲前明長甸永甸地有九連城故址元菟樂浪二郡則在江之東今爲朝鮮界尉屬樂浪是必有樂浪郡始有此尉則其非三代時人可知此詩及周頌皆言鱣鮪是鮪之名已在有樂浪郡之前豈因尉化始有此魚邪儒者好奇喜作不經之談如此類者往往有之人化爲魚人復相食甚於作俑之不仁此不可以不辨也鱣古訛爲鯉其後始有鱘鰉黃魚蠟魚之名是古名少今名多鮪古名鮥名鮛名鮔魧其後有鱏魚碧魚之名是古名多今名少今惟重鱣不甚珍鮪鱣亦釣而取之無用罟者陸言鱣出於海今惟江中有之海中未聞有此魚也

葭菼揭揭

毛傳云葭蘆菼薍也陸疏云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案葭今名葦菼今亦名荻棫林案葭之別名曰蘆曰葦菼之別名曰薍曰萑曰蒹曰葭曰騅皆見詩傳其分析與爾雅說文並合李巡舍人樊光注雅以葭菼爲一物孫炎郭璞則以爲二此孫郭說是大毫傳以菼爲

蘆之始生孔疏·況此鸍毛雖亦似以蘆獲爲一
不知彼條蘆字乃葭字之誤鄭東原說得之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毛傳云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夫少皞氏以鳥名官鳩居其五祝鳩氏雎鳩氏鳲鳩氏鳴鳩氏鶻鳩氏也而詩中俱有之雎鳩鳲鳩鳴鳩名爲雙字顯而易知至單言鳩而未實指爲何鳩宜求於上下文倘據舊注往往有誤如此傳所云鳩鶻鳩是也蓋鶻鳩爲鳴鳩名曰鶻以形與鶻類鶻俗名鵃鶻爲鷙鳥之一形似雀鷹鳴鳩爲雀鷹所化形亦似鷹春來冬去刦鵲成巢以伏雛食蟲不食木實下文有無食桑葚一語食桑葚則非鶻鳩也傳誤一此鳩旣非鳴鳩詩無主名矣然則宜爲何鳩也曰是鳲鳩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穫布聲之轉鄭康成又謂之搏穀月令疏云布搏聲相近又名擊穀又名撥穀又名郭公鳲鳩之聲皆似之惟食桑葚故在桑曹詩云鳲鳩在桑在桑者洵非鶻鳩矣傳誤二

太平御覽引陸璣疏云今梁宋之閒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桑鳩此以鳲鳩爲桑鳩以其在桑故有桑名他鳩在桑是其偶鳲鳩在桑是其常鳲鳩有桑名鶻鳩無桑名也傳誤三楊氏方言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顏師古云勝婦人首飾戴勝又名戴鵀郭注爾雅云鵀即頭上勝頭羽如冠華采煥然若鳴鳩圓目鉤喙頂無長羽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戴勝爲鳲鳩降于桑即在桑鶻鳩不在桑而其頂亦無如華勝之羽毛也傳誤四後漢書襄楷傳延熹九年楷上書云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章懷注布穀一名戴紝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孟夏戴勝降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是言布穀即戴勝鳲鳩之聲若曰布穀鶻鳩鉤輈格磔不似布穀也傳誤五此鳥關左最多大如鵓鴿色微黃徧體斑文首戴長羽聚則如土梟之角散則如雄雞之冠宛肖婦人首飾春耕之候鳴聲嘈雜或似兩字或似三字兩字音似布穀三字音似布穀穀雨後鳴尤急俗呼曰抱姑亦

布穀之音轉又呼之臭姑姑蓋此鳥之味臭惡也夏至前後多於山閒樹竅伏雛不聞其鳴矣陳氏本草云布穀名多如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去布袴之類皆爲布穀近似之音桑葚已熟集於林中往復爭食蓋恆見之若非得之目覩徒據舊注執箋辨駁此經文所以日晦也

籊籊竹竿

說文云竹冬生草象形下垂者箁箬也竹譜云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又云竹雖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鮮有五嶺實繁夫竹處處可植關左地寒凡栽竹者冬必培其根不然則凍枯矣種類不一作釣竿者猶其細小者耳

檜楫松舟

毛傳云檜柏葉松身孔疏云檜書作栝禹貢杶幹栝柏注柏葉松身曰栝詩緝云檜栝也蓋柏之別種曰檜又名栝其枝葉上聳幹直而

高出者柏也其葉繁濃枝幹蟠曲如蛇虬者檜也俗呼柏曰柏松檜曰檜松棫林案檜栝聲轉字通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毛傳云芄蘭草也鄭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爾雅釋草云雚芄蘭郭注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疏云芄蘭一名蘿藦幽州謂之雀瓢李氏本草云斫合子即蘿藦也三月出苗蔓延籬垣極易繁衍其根白軟其葉後大前尖根與莖葉斷之皆有白汁六七月開小長花如鈴狀紫白色結實長二三寸大如馬兜鈴一頭尖其殼青輭中有白絨霜後枯裂則子飛其子亦如兜鈴子詩云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韘觿解結角錐也此物實尖垂於枝間似之韘張弓指彄也此物之葉後彎似之故以此興也蓋芄蘭爲蔓草處處皆有毛鄭簡略郭陸差詳李說較細此草蔓地而生附物便起斷其莖葉白汁如乳葉似長豇而厚脆花開攢簇成叢

擗細外捲色微紫不似鈴子扁而薄每子上各黏一毛秋乾殼裂隨風遠飛實形似觿葉似韘良然不見此物者幾不解詩人取興之義注釋家多難僕數而能見及此者惟李氏李所注者醫書也而注經者轉未能焉是物本難識識物洵不易也棫林案李說本於沈括夢溪筆談非彼創解備一說自可若詩中取興徵以此意求之必多穿鑿故稍古編輯毛鄭義正大沈義纖巧關左俗呼芄蘭實殼曰老鸛瓢猶與雀瓢之名相近或呼曰瓜刺瓢以其實形似瓜說文云芄蘭莞也引此詩芄蘭之枝爲證而字列蔇薙之內似以此草名蘭疑爲香草邵疏爾雅引本草陶注言蘿藦藤生人家多種之可生噉亦蒸煮食之不知芄蘭無香亦未見有種之以爲蔬者殆以郭氏言其可噉漫衍其說然名物有定以私測之未有一合也惟多見者乃可以語此

首如飛蓬

詩緝云婦人髮不梳如飛亂之蓬草不知此草名爲飛蓬非言蓬之飛而亂也飛蓬蒿屬與彫蓬黍蓬俱異此草多生荒原貼地作叢葉如麥穗短芒如刺葉近附梗花藏葉內色白而細本小末大秋枯之後疾風吹斷其本飄揚轉去故古人象之以制車輪而其枝莖歧出亦如不櫛之髮荀子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亦以蓬枝紛亂爲麻所約或有直梗也高氏天祿識餘云蓬名流草而艾名病草蓋蓬之飛行無定故曰流艾之炙灼有用故曰病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毛傳云諼草令人忘憂鄭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棫林案校勘記據釋文爾傳語本作令人善忘極是忘憂乃韓詩義箋始以韓申毛也說文諼字作藼或作蕿又作萱李氏本草云萱本作諼忘也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謂憂思不能遺欲樹此草玩味以忘憂也棫林案說文引詩安得藼草釋訓釋文引詩焉得萱草藼正字萱蘐或字諼借字韓詩作諠亦借字爾雅翼爾詩本字作諼義只訓忘傳箋直皆不爾實有是草後人以諼萱同音引合之後箋通釋取其說非是許陸引詩已有藼萱之本爾雅萱藼又爲借字可乎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丹棘丹棘一名

忘憂故也王氏羣芳譜云萱一名忘憂苞生莖無附枝繁蕚攢連葉四垂花六出色有黃白紅紫與鹿葱相似其稺芽花跗皆可食味勝黃花菜彼則山萱也周處風土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花則生男故萱又名宜男下隰地叢生葉如蒲蒜而柔弱五月抽莖開花六出四垂朝開暮蔫其花有紅黃紫三色結實有三角內有子大如梧子黑而光澤其根與麥門冬同今東人采其花跗乾而貨之名曰黃花菜夫忘憂宜男今俗豔稱其名而不能實指其草市井貨之爲蔬亦呼曰黃花菜而不知其爲萱此草在關左有家萱山萱之別家萱葉闊花肥色黃而深俗呼曰攢草花山萱原隰廣有其葉如薤其花淺黃五月花開六七月尙陸續不斷花六出瓣外捲無紅紫色者其紅色者名山丹跗與萱無異亦可食李氏既言萱花紅紫又云黃花菜語近矛盾或誤以山丹爲萱也本草以萱爲鹿葱王氏言萱葉綠而尖長鹿葱葉團而靑翠萱葉與花同茂鹿葱葉枯始花本非一草山萱不植自生家萱尙待於種此詩言樹宜爲家萱然今用以作蔬皆是山萱若家萱則無采者孔疏謂諼訓爲忘非草名夫經明言諼草草字將何解乎由不知諼乃萱之借耳鄭樵通志言萱草一名合歡而嵇康養生論神農經言藥中養性者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二物並稱則非一物明甚蓋合歡爲木名葉似槐而細晝開夜合花如絲毯淺紅色微帶香氣俗呼曰馬纓花鄭氏以合歡忘憂名義近似故誤合爲一棫林案集傳用夾漈說通義已駁之百合花亦似萱而莖高葉短每葉貼莖生一黑子花深黃瓣上有點文以此爲家萱亦誤

有狐綏綏

狐祑獸見北風

投我以木瓜

毛傳云木瓜楙木棫林案木字疑衍釋疏引無木字也爾雅釋木云楙木瓜郭注實如小瓜酢可食水經注云魚腹縣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

甚芬香爾雅所謂楙也埤雅云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是木瓜食之最益人李氏本草云木瓜葉光而厚其實如小瓜而有鼻津潤味不木者爲木瓜小於木瓜味木而酢澁者爲木桃似木瓜無鼻大於木桃味澁者爲木李鼻乃脫花處非臍蒂也木瓜性脆可蜜漬之爲果木桃木李性堅可蜜煎及作餻食棫林案李說本於埤雅注疏於木桃木李無說後儒欲注此三物類宗埤雅其說於木瓜一類強析其二以當木桃木李不無可疑但舍此亦別無確詁後儒謂桃李當如本義經以上章故一例加木稗疏謂瓜桃李皆刻木爲之引劉熙語爲證皆未安也 鼻是脫花處俗呼爲味其著花素乃蒂也王氏羣芳譜云木瓜一名鐵腳梨樹如柰叢生枝葉花俱如鐵腳海棠可種可接可以條壓葉光而厚春末開花紅色微帶白作房實爲木瓜香而甘酸不澀食之益人處處有之山陰蘭亭尤多而宣城者佳本州以充土貢樝子一名圓和子一名木桃小於木瓜更酢澀色微黃蒂核皆粗核中之子小而圓味劣於梨與木瓜入蜜煎湯則香美過之榠樝一名蠻樝一名木李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比木瓜大而色黃有鼻者爲木

瓜無則木李也蓋木瓜木桃木李果名有三而木葉花實大概相似木瓜與木桃以性脆性木別木瓜與木李以有鼻無鼻別葉如石榴而無大木棫林案考工記弓人取幹木瓜次之是其木中弓材以實泡酒可以和氣血治拘攣尤香醇益人鮮有作果食者王氏所言鐵腳海棠今俗呼曰貼梗以此花貼梗開也花深紅色結小瓜似木瓜而小如指香亦如之名海棠果

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鄭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孔疏云湛露傳離離垂也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嚴氏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爲黍爾雅釋草云粢稷曲禮稷曰明粢是稷又名粢稷一作穄粢一作齋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種故謂之黍繫傳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李氏本草云稷與黍一類二種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猶稻之有粳與糯也稷黍之苗似粟而低小有毛結子成枝而殊散其粒如粟而光滑三月下種五六月收亦有七八月收者其色有赤白黃黑數種今俗通呼爲黍子不復呼稷矣夫黍稷皆穀名毛鄭無說殆以人所習見無庸瑣釋然五方風土不同生物亦異李氏本草綱目引證宏博其釋黍稷亦微有誤豈非爲耳目所限哉蓋黍稷二穀關左種者尤多其苗皆似粟而高大過半莖葉有毛稱稷尙仍古名米名稷米無呼爲黃米者黍亦名黍子又曰秘子秘亦作糜又呼曰大黃米小滿候種處暑候收說文言大暑種則過晚本草言三月種則太早總由此穀他省種者或少先儒未嘗目見故傳聞異詞否則別是一種耳郭注爾雅謂江東呼粟爲粢則是以粟爲稷詩緝以黏者爲秫則是以秫爲黍又曰不黏者爲黍是又以黍爲稷小徐注說

文則又混黍稷爲一不知粟與稷皆不黏黍與秫皆黏四者相似而非一種黍稷之穗皆疏散下垂其稭皆可縛帚稷大黍小粒大於粟而光滑舂去稃皮米皆勻圓粟今呼曰穀子米曰小米粒小於稷秫爾雅曰衆秫今俗呼爲黏穀粟秫莖葉相似穗似狼尾粒密聚而緊粟穗色黃秫穗色微赤秫米名小黃米所以別黍名大黃米也是黍與稷爲一類莖葉穗實大小如一而其別在黍黏稷不黏黍米色黃稷米色微白稷可爲飯黍可爲酒也粟秫爲一類莖葉穗實大小如一而其別在秫黏粟不黏粟米色白秫米色微赤粟可爲飯秫可爲酒也黍秫皆可釀酒秫酒味薄不及黍酒醇厚故俗重黍不重秫也稷粟皆可作飯粟穗堅緊得糧多稷穗疏散得糧少故俗喜粟不喜稷也呂覽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注云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糜黍稷不分自古而然此詩亦以黍稷二穀相似心憂之至意亂目眩乍見祇以爲黍既細察之乃知爲稷耳棫林案唐以前儒者混稷於禾以粟爲稷唐以後儒者又混稷

於黍以稷爲稷展轉迷誤幾二千年吾宗長嘯錢君九穀考出始有定論其說以許君說文與鄭君九穀等注爲據其要領謂今俗呼高粱爲秫與許君稷爲黏稷合舉之以定稷名稷定而粟與黍無復相冒其名亦定蓋粟之有稷者曰禾其實曰粟其米曰粱其實赤白者曰黍北人食以爲主今俗呼小米者是禾屬而黏者曰黍不黏者曰稷曰粢曰芑曰穄其黑而異者曰秬曰秠其稺宜北土南方無之今俗呼黃米者是於諸穀最高大而首種是曰稷別名曰齋字一作秶一作粢其爲粱從米者作粱其黏者曰秫字一作朮其實最大故經稱疏食北方謂之粱稷賤者食之今俗呼高粱者是黔蜀高粱但中作酒不可爲飯雖之賤無食者與北之異稷春種黍夏種稷種在黍先秀在黍後故詩言黍稷離離言黍稷苗考文繁博撮其大要如此多黍稷是篇尚沿舊說附識簡末藉訂厥誤

揚之水不流束楚

毛傳云楚木也楚爲叢生小木一名荊薪類可以流於揚水者見漢廣

揚之水不流束蒲

毛傳云蒲蒲草鄭箋云蒲蒲柳陸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皮紅白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此一蒲也傳以爲草箋以爲木以上二章例之是宜爲草說文云蒲水草也薪爲草類楚亦木之小者蒲當與薪楚同若以爲楊即爾雅釋木之楊蒲柳楊柳種類最多皆爲大木豈揚水所能流且大木亦不可束也陳風有蒲與荷小雅維筍及蒲凡言蒲皆水草曹氏云楚小於薪蒲輕於楚則此蒲非柳明矣至陸疏申鄭舉楊釋柳或用爲疑不知楊柳二木古名不分說文釋柳爲小楊明小別大類故唐人樂府折楊柳皆詠柳楊柳枝詞亦止賦柳今以葉之圓而大枝之疏者名楊以葉之狹而長枝如絲者名柳古不然也楊木性脆柳木性柔二木皆輕可爲箭材但柳皮多青楊皮多白楊枝有微赤者色亦不紅楊柳木大近尺則皮皆皴而色蒼黑惟檉柳皮色紅然有柳名而非柳類亦無大木不可爲箭未知陸意何所指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毛傳云蓷鵻也陸疏云蓷似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

閭是也韓氏及三蒼說悉云益母也本草茺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爾雅釋草云萑蓷毛傳以蓷爲鵻是因蓷一名萑鵻萑同音因而借用嚴氏詩緝云傳云蓷鵻即釋草言萑蓷也大車傳曰菼鵻也菼薍萑鵻一物四名彼萑音完此萑音追字異音亦異毛於此傳言萑鵻是借用鵻字非以蓷爲菼也陸疏謂蓷似萑語不可解萑本一何須言似豈以毛於菼蓷皆訓鵻遂疑此蓷形狀必似菼薍之萑乎萑爲水草即今之荻蓷之形色固無一毫相似也陸引諸說意從韓劉郭注爾雅亦云萑蓷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是蓷即今益母草高原下隰皆有遇旱則先衆草枯故詩首言暵乾次暵脩次暵溼言暵以漸而甚大林鍼之事茨毛釋爲雖恐其與雜無別故又申之曰蘆之初生者也茨雜皆別名雜者謂此二草皆似夫不爲之青色耳段氏謂爾雅萑雜當本作隹萑草須後人所加傳疏用其說并謂當倒作雜萑以合毛傳余以爲不必從從草即雜之別名說文萑下雖以事多兒爲本義而增訓引許君在下有一曰蓷也一義凡草蓷必臭蓷本臭穢陳藏器本草蓷蔚爲藮臭草許君蓷也云云疑即包舉蓷草在內故集韻類會在下皆因云一曰萑名茺蔚也俗呼爲益母蒿味似邪蒿薰臭不香方莖中有凹稜高者五六尺枝葉對生花貼莖開稠密攢簇有紫白二色白花者未見人用其紫者入藥熬膏作丸最利婦人胎產故名益母羣芳譜言益母草一名蓷春生苗一莖三葉四五月開花夏至後即枯無白花者此草關左廣有處處皆是葉如蒿大而碎一枝三葉每一葉又分爲三首夏始見苗仲夏始抽莖立秋始花並無四五月即開花者熬膏作丸皆俟花時並無夏至後而即枯者子色黑細如車前子花多紫色白色者亦間有之此草本不難識而注解家乃多不確何也考之本草菴閭爲蒿類葉似菊而薄其莖色白如艾而粗八九月開淡色黃花藝家以之接菊人家種之辟蛇此即今之山菊花也其非益母昭然郭景純謂蓷葉似荏往往爲蘇類與益母不似亦誤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毛傳云爰爰緩意兔與雉常有之物故不注兔山獸之小者性最狡

雉山禽之小者性最介雉詳見雄雉爾雅釋獸云兔子娩郭注俗呼曰嬔械林案說文娩兔子也嬔生子齊均也二字義別爾雅借娩爲嬔文選藝文類聚引爾雅嬔作娩與說文合此言兔之子名娩名嬔而今俗惟呼曰兔娩嬔兩名未聞呼者夫兔之類二有在家在野之異畜於家者毛色純白或純黑細軟溫潤長耳缺唇足前短後長躍而不走性最易馴在野之兔形與家畜者略同毛色雜似貛貉或有白者則以爲瑞物如雀之白雉之白也本草謂兔脣上缺而無脾尻有九孔諺云兔老尻孔多嘗於冬獵俟獲兔驗之見有四尻孔者九孔之說諒不虛也或云兔無雄中秋望月顧兔而孕家畜之兔雄多於雌獲於野者雄不常有此說殆不可信鈕氏觚賸云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言兔舐雄毫而孕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爲兔之雌雄其孳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生子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

得土而生土訛爲吐也嘗驗於家畜之兔穿穴生子外以土封其戶尋雄相交俟孕又成始啟其穴以乳其子是此說可以破兔有雌無雄之謬可以破望月而孕與生從口吐之謬習見之物猶妄誕若是古說之不可盡信類如此矣說文云兔獸也象兔踞後其尾械林案其字象兔之踵後其尾之形[illegible]又云㲋狡兔也戰國策言狡兔有三窟其名曰東郭逡此可爲兔性最狡之證惟其狡也故爰爰而緩以喻小人幸脫禍患雉性惟介故羅罹網以喻君子誤遭顛危

緜緜葛藟

葛藟皆蔓草葛見葛覃藟見樛木

彼采葛兮

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也詳見葛覃

彼采蕭兮

毛傳云蕭所以供祭祀爾雅釋草云蕭萩械林案蕭萩與蕭蒿的萩勃芄要繞英刺一例皆疊韻也作萩者誤本詩正義引爾雅與陸疏皆誤作荻郭注卽蒿案此今之香蒿也香氣頗濃古人采以供祭祀之用周禮天官甸師祭祀供蕭茅禮記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械林案鄭注蕭薌蒿也羶當爲馨陸疏云蕭今人所謂萩蒿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漢書禮樂志云焫膋蕭李奇注蕭香蒿也顏注以蕭焫脂合馨香也古之香用蕭蒿今之香用檀木蕭蒿徧地可求檀木路遠難得製香之家雜碾他木配以麝臍氣固香矣其不潔孰甚今不及古事事皆然香其一也蕭爲蒿類園野廣有三月始生貼地作叢五月從中抽莖作臺高三四尺枝歧出葉如槀本而細開繁碎小黃花纍纍如粟香氣濃郁清而不濁秋老結子細如沙落地自生說文以蕭爲艾此章言采蕭下章又言采艾蕭與艾豈爲一草械林案說文蕭艾蒿也段云此物蒿類而似艾一名艾蒿許非謂艾爲蕭也齊高帝云蕭卽艾也乃爲誤耳按段說是也曹風傳蕭蒿也統言之蕭蒿艾蒿者析言之邵疏爾雅云蕭艾皆香草

而離騷云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爲此蕭艾蓋蕭可以爇艾可以灸同爲芳草各有其用而采蕭采艾亦各以時今不辨其爲芳而蕭艾並見燒薙故騷人歎之說楚辭者不達其意以蕭艾爲惡草誤矣械林案離騷又云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之不可佩東方朔七諫云艾親日御于牀笫兮馬蘭踸踔而日加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諸文於蕭艾均無美詞何昔日二句亦是此意邵說強詞奪理非是眞其馨香則以供祭祀賤其支蔓則以喻讒佞言豈一端弗可泥也夫蕭之香濃艾之香微蕭之香勝於芸艾之香不及蔚謂艾曰芳乃連類相及之辭實則艾遠遜蕭也械林案周官鬱人疏引王度記士以蕭庶人以艾此艾遜于蕭之證蕭老似蒿不肖牛尾其葉鮮綠以爲白蒿白葉是猶未識此草耳

彼采艾兮

毛傳云艾所以療疾爾雅釋草云艾冰臺郭注今艾蒿王安石字說云艾可乂疾久而彌善故字從乂陸佃云博物志言削冰令圓舉冰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名冰臺以此夫艾爲恆有之草而削冰

取火之說似今用琉璨小鏡對日照火然者當冬寒有冰之候亦嘗取艾照之殊不驗豈作用不如法邪抑古語多誣邪此草處處有之生於原野莖高數尺葉似菊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刈而暴乾之點火不熄醫家取之灸百病故名灸草又名醫草天祿識餘又名曰病草（械林案病草師曠語非高氏創名之）羣芳譜云此草宿根二月生苗莖白色葉四布分五尖椏上復有小尖七八月葉間出穗細花結實纍纍盈枝中有細子凡用艾陳久者良故孟子曰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離騷云戶服艾以盈要兮王注艾白蒿也爾雅艾爲冰臺蘩爲皤蒿冰臺名艾蒿皤蒿名白蒿郭注自明二物相似而非一種王注微誤

毳衣如菼

毛傳云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鄭箋云菼薍也夫毛氏釋菼爲鵻恐與鳥名無別故又申之曰蘆然蘆爲葦菼爲荻物雖相似而實不同鄭氏恐葦荻相混故又釋曰薍以別之說文云剡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鵻或作菼與傳箋皆合蓋初生之荻色在青白之間毳衣如之卽今之湖水色俗名鴨卵青者也此經菼字說文糸部引作緂釋之曰帛鵻色也與傳義同（械林案緂蓋三家字也許本作帛離色惟韻會引作離）

丘中有麻

爾雅釋草云枲麻本草云雄者名枲麻雌者名苴麻此卽今俗所蓺之綫麻也關左處處皆種東北邊外種者尤廣其結子纍纍成穗者爲雌其不結子而惟開花者爲雄枲苴之分在此古之爲布粗細皆織以麻故禹貢青州之貢岱畎絲枲內則女子執麻枲學女事以共衣服棉花出於高昌名吉貝南北朝始入中國是三代兩漢之布皆麻爲之爾雅列麻於草類本草列麻於穀部月令以犬嘗麻素問以麻麥黍稷豆爲五穀是麻實可充穀食不僅其皮可績爲布也夫枲麻又名牡麻苴麻又名苧麻一名火麻一名大麻葉似芎藭一枝五七枚而邊有細齒高丈餘莖四稜秋初開細白青花味薰臭有大毒誤食殺人結子似高粱而色青白光滑可榨油春種秋老刈漚於清水中剝其筋皮可供紡績韌亞於絲用者最廣亦佳貨也或云枲麻其子房是誤以檾爲枲蓋檾亦麻屬莖圓高丈餘葉大如荷開黃花結莢如蓮房而如錢大子似豆粒無絲毫類枲者或又以枲爲胡麻胡麻脂麻屬莖方葉長結角四稜子小如蝨而香亦有細葉細子與脂麻相似者與枲麻尤異

丘中有麥

麥見桑中

丘中有李

李見何彼襛矣

毛詩多識卷四終

毛詩多識卷五

長白多隆阿著

鄭風

無折我樹杞

毛傳云杞木名也孔疏云四牡傳曰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夫詩中所載之杞有三一枸杞一杞梓一杞柳枸杞不植自生杞梓不植於里巷則此杞宜爲杞柳也說文云柳小楊也埤雅云柳與楊同類縱橫顚倒植之皆生柳之種類不一而鄉村所樹者多爲杞柳長條下垂木性柔韌用火逼揉之可爲箱篋告子言杞柳爲桮棬者即此柳易栽植早春插條得土便生葉似桃而狹長花爲小穗長半寸餘㬎㬎叢條春老絮飛似葦荻花鋪地如棉黃絲嫋嫋點綴村景亦屬不可少之木也陸疏云杞柳屬生水旁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似以河柳爲杞也微誤

無折我樹桑

桑見定之方中補林案傳云桑木之衆也毛於桑檀彙言形性所以申明興義後箋謂桑以喻段之得衆檀以喻段之恃強是也

無折我樹檀

毛傳云檀彊刃之木刃即韌言此木性堅也孔疏云檀材可以爲車行地之器非堅彊之木不克勝之故小雅杕杜大雅大明皆言檀車陸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楡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故謂之駁馬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皆言三木相似也補林案爾雅魄榽橀郭注引齊諺榽橀先殫李氏本草云檀有黃白二種葉皆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理體重而堅狀與梓楡莢迷相似關左惟有黃檀出於東邊外枝葉似楡羣芳譜云江南有望水檀夏不生葉忽然葉開當有大水農人以之占水旱此爲檀之別種檀非異木里巷所樹如北地白楡赤楡類耳

襢裼暴虎

說文云虎山獸之君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甝白虎虪黑虎此分虎之毛色而異其名然習見之虎惟有犖文無白黑者方言云陳衛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閒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易曰大人虎變書曰如虎如貔禮曰苛政猛於虎或取其皮之文或言其力之猛也虎面方圓狀似貓而大如牛巨目闊口鋸牙鉤爪短項健鬣細毛長尾牡毛色青牝毛色黃犖文黑章一嘯風生聲震山谷皮骨皆珍利之所在人則敢攖其怒咸樂取之或曰虎所食之人其魂即爲虎所役設計誘人陷入虎穴以供虎食名曰虎倀亦或恨虎引獵人以斃虎關左恆獵之家往往以殺虎爲能問及虎倀咸以爲誣此說殆不可信俗呼虎曰大牲又呼之曰老牟子

弋鳧與雁

雁見匏有苦葉鳧水鳥爾雅釋鳥云鷉沈鳧郭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鷉陸疏云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李氏本草云東南江湖海泊中皆有鳧數百爲羣晨夜蔽天而飛聲如風雨所至稻粱一空埤雅云沈鳧善沒而又雍與與波上下此鳥關左極多種類不一俗則即其形色呼之其飛之疾者名風鴨其羽色蒼黑而大者名蒲鴨其翅白者名花鴨其食魚者名魚鴨總名曰水鴨又曰野鴨扁喙短尾形與家鴨略同而毛色各異夫鴨聲呷呷故名鴨古名鶩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禮內則云舒鳧翠爾雅云舒鳧鶩皆言家鴨也豈獨野鴨稱鳧漢書馬援傳云刻鵠不成尙類鶩鴽鶩並言似謂野鴨則是野鴨亦名鶩此詩鳧雁並舉又曰弋則爲野鴨爾雅言鳧雁醜其足蹼其踵企郭注謂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即伸其腳跟企直是言鳧雁之指爪相連飛則二足伸

於尾後也信然

顏如舜華

毛傳云舜木槿也爾雅釋草云椴木槿櫬木槿樊光注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郭注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械林案呂覽高注華可用作蒸名王蒸以此陸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李氏本草云槿小木也其木如李其葉末尖而無椏齒其花小而豔或白或粉紅有單葉千葉者木槿爲木本之華關左多植園亭以供賞玩本草以爲木類爾雅列於草部說文舜作舜字從草爾雅名椴名櫬字皆從木殆以槿無大木故列草內猶竹在不草不木間亦列草內也羣芳譜云木槿一名朱槿一名日及一名朝開暮落花木如李高五六尺多歧枝可種可插葉繁密如桑葉光而厚末尖而有椏齒花小而豔大如蜀葵五出朝開暮落自仲夏至仲冬花開不絕結實輕虛大如指頂秋涼自裂其中子如榆莢馬兜鈴之仁小兒忌弄令病瘧俗名瘧子花夫木槿常有之樹大者高丈餘木皮白葉長微狹有椏齒花大如盞色粉紅頗似大黍菊花瓣數層不止五出開於五六月北方早寒八月卽不見花未有開至仲冬者小女簪戴未嘗病瘧王說不必盡信郭言花可食今亦未之聞也械林案棲霞郝氏言合莖華蒸之可啖黔俗以花拖麪油煎食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毛傳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械林案詩小學據釋文毛傳木上無小字謂是扶疏四布之大木愚謂以喬松例之扶蘇定是木名僞作形容字非是後箋謂扶蘇大木當卽樗與材引呂覽東至樗木之地管子桐柞枎櫨爲證錢辛楣則謂卽爾雅之補小木今按緩言之曰扶蘇扶胥急言之曰榑曰扶曰補二說皆作達勝殿解陸本無小字觀箋申傳語鄭本蓋有之錢說非沿誤本說尤自然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孔疏云下章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詩緝云山有扶蘇之木樸樕不足道此蓋以扶蘇樸樕聲音相近故以樸樕

釋之荷水草或呼曰蓮池澤多植者爾雅釋草云荷扶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郭注別名芙蓉江東呼荷械林案依說文則大名但曰扶渠荷是葉蓮是實今俗皆以荷通爲大名爾雅釋文謂衆家皆無其葉蓮何以許書例之無者是也離騷云集芙蓉以爲裳王注芙蓉蓮華也與郭說合械林案芙蓉俗字當作夫容說文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是統言之曰其華菡萏許又就華析言之故有菡萏夫容之別菡之言含以結朵言夫之言敷以大放言羣芳譜云荷爲芙蕖花一名水芙蓉一名水芝一名水芸一名澤芝葉圓如蓋六月開花有數色惟紅白二色爲多花心有黃鬚長寸餘花褪蓮房成菂菂在房如蜂在窠至秋房枯子黑其堅如石謂之石蓮子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械林案釋文喬亦作橋毛作橋鄭作槁段氏攷證謂作喬者乃王肅本龍卽蘢之譌

毛傳云松木也龍紅草也鄭箋云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羣芳譜云松百木之長猶公故字從公皮粗厚望之如龍鱗四時長青不改柯葉爾雅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蘬又云龍天蕭又云薔虞蓼械林案郭於龍天蕭云未詳先儒卽紅龍古云紅草高大故名天蕭說文蓼辛菜薔虞也許讀爾雅與郭異郭注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虞蓼澤蓼陸疏云游龍一名馬蓼葉粗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械林案名醫別錄本草圖經謂紅草狀似馬蓼非卽馬蓼與陸說異陶氏本草云馬蓼莖斑葉大有黑點其最大者爲龍鼓此一木一草關左處處俱有松有數十種皆喬木其葉細如針長二三寸者名毛松其葉銳如刺短不及寸者名刺松其葉作片似柏若禽羽結房半尺餘如塔形子似荔枝核香美可食者名果松又有赤松黃松梁松依奇松羅漢松皆出東北邊外枝葉木理各異脂液俱香其材可貴龍草習見者三種俗亦名蓼又名水蓬科子名水葒子其節間有毛葉如菸草微圓花爲長穗色深紅子扁如酸棗仁而黑小此園圃種之以供玩賞者名紅蓼其莖與紅蓼相似子葉亦同花作淡紅色溝滄廣有不種自生者名野蓼其莖高一二尺葉狹似柳花青白微帶紅

色生水中者名河蓼王象晉云蓼類甚多有青蓼香蓼葉小狹而薄紫蓼赤蓼葉相似而厚馬蓼水蓼葉闊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花皆紅白惟木蓼花黃白子皮生青熟黑人所堪食者三種一青蓼葉有圓有尖圓者勝一紫蓼與青蓼相似而色紫一香蓼與青蓼相似而香諸蓼春苗夏茂秋始花花開蓓蕾而細長二寸枝枝下垂粉紅可觀水邊更多故又名水葒花一種叢生高僅一二尺許細莖弱葉似柳其味香辣名辣蓼古人用蓼和羹後世飲食不復用人亦鮮種蓺也蓋蓼類不一有水陸可食不可食之異潘岳閒居賦云蓼荾芬芳以芬芳言蓼是爲香蓼此詩隰有之蓼惟水畔之野蓼相近王氏謂諸蓼蓓蕾長二寸而今所見者河蓼之穗差短其餘蓼屬花穗皆長尺餘故俗又呼曰龍尾花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

毛傳云茹藘茅蒐也爾雅釋草云茹藘茅蒐李巡注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郭注今之蒨也周禮地官掌染草鄭注染草茅蒐槖蘆豕首紫茢之屬說文茜茅蒐也蒨與茜同關左有此草而無正名生籬落叢樹中蔓延樹上結實如小豆兩兩相黏小兒或采食又有一種科生者莖高尺餘似石竹而粗大葉似蘋秋羅花而粗澀結實如黍粒根大而色紅鮮如胭脂可種蓺爲貨此亦茜屬俗名紫草陸疏云茹藘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國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李氏本草云茜十二月生苗蔓延數尺方莖中空有筋外有細刺數寸一節每節五葉如烏藥而糙澀面青背綠七八月開花結實如小椒中有細子此固山間時有而采取以爲貨者羣芳譜云茜一名過山龍亦以蔓生得名也說文言茅蒐茹藘人血所生此以茜草色紅而字從草鬼故爲是說然蒐又春獵名取義又當云何毋乃近附會邪徐廣注史記云茜一名紅藍其花染緗赤黃然紅藍染色以花不以根茜草染色以根不以花兩

物之用判然各別而紅藍挺生茜草蔓生形質又異豈傳誤認紅藍草今俗名紅花園圃多種之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爾雅釋畜云雞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雞僆絕有力奮說文云雞知時畜也玉篇云雞司晨鳥春秋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李氏本草云雞類多五方所產大小形色亦異無外腎而虧小腸凡鄉村無故羣雞夜鳴者謂之荒雞主不祥若黃昏獨啼者主有天恩則雞雖常畜而亦靈禽也毛傳云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鄭箋云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南史袁粲傳云粲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廣宏明集所載梁簡文幽縶自序引用是詩文義亦同此皆主小序古義自逕詩說行知者鮮矣

有女如荼

毛傳云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箋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疏以爾雅荼苦菜爲邶風誰謂荼苦之荼荼委葉爲周頌以薅荼蓼之荼孔疏謂鄭於掌荼注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則此荼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黃池之會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漢書禮樂志云顏如荼兆逐靡應劭注荼野菅白華也言奇麗白如荼也師古注言美女顏貌如茅荼之柔也荼者今俗所謂蒹錐也爾雅云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荼爲茅草英秀乃其華女之衣素衣者似之茅之實黏於華無實者亦有華故傳箋曰英曰秀先儒注經一字不苟如是夫古人之衣最重正色白爲正色之一禮月令云衣白衣王制云縞衣而養老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此皆衣白之證至素帶純素則又以白爲飾論語亦云素

衣麑裘可見昔人衣不諱白且喪服以麻不以絲此詩下文明言縞衣則是以絲爲之其非喪服明甚唐風揚之水不又云素衣朱襮素衣朱繡乎豈與素冠素韠一例哉首章如雲此章如荼雲有五色亦非盡白細繹詩意如雲喻女之多荼猶雲亦以女多言也傳義似失之泥

士與女方秉蕑兮

毛傳云蕑蘭也鄭箋云男女感春氣並出采芬香之草是蘭爲香草今俗所謂蘭乃葉如薤非花如馬蘭者非古所謂蘭也楊用修云世以似蒲萱者爲蘭九畹之受誣久矣攷之本草蘭一名蕑又名水香又名女蘭生水傍下溼處二月宿根生苗成叢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莖圓節長而葉光有歧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而葉有毛者爲澤蘭嫩時並可挼而佩之八九月後漸老高者三四尺花開成穗如雞蘇紅白色有細子今吳人蒔之呼爲香草名女蘭者

淮南子云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宜女子種之故又名待女花爾雅翼云蕑草大都似澤蘭盛氏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泚其中生蘭草名都梁香因山爲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三月於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蕑而祓除陸疏云蕑卽蘭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曰紉秋蘭孔子曰蘭爲王者香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茝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闕左無蕑蘭而有澤蘭澤蘭宜下溼地有宿根其根似蒼朮而色白清脆可食三月生苗方莖一寸一節一節二葉對生如柳葉有皺紋外有密齒秋初節間開細白花如益母葉香微清花不結子夫此似蒿之蘭其香在葉而似萱之蘭其香在花香花之蘭盛行於世古之蘭草幾無人言及之改革遷流花草之微亦如是哉械林案稗疏今花卉之佳者多蒙古之令名若牡丹白芷也而今以白芍藥爲牡丹芙容荷花也而今以拒霜爲芙容桂三脊木也而今以木犀爲桂蘭省頭草也蕙零陵香也而今以建蘭花爲

蘭蕙按省頭草實變中令變不隨今人以意論澤蘭謂古蘭即此草始於李時珍前此無識者說文謂蘭爲香草左氏宣三年傳云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司馬相如長門賦云席荃蘭而茝香皆言其香在草韓詩云蕑蓮也蓮生夏季非贈勺藥之時所宜有故注釋家不取焉械林案通釋據御覽引韓詩本作蕑蘭也其訓蓮者乃在溱洧詩爲鄭箋蕑當爲蓮所本或在東井謂此詩毛傳本作蕑香草也故釋文引韓詩之蘭以明同異今注疏本與釋文並譌二說皆有確據然即以譌本言之蓮蘭亦通管子地員篇五粟之土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沃之土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此皆以蓮作蘭之證

贈之以勺藥

毛傳云勺藥香草鄭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韓詩云勺藥離草也此因士女臨別相贈故有是名本草釋名云芍藥猶綽約也此草花容綽約故以爲名陸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何草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勺藥之羹七十食也陸氏泥毛公香草之言欲求香於柯葉置花不論故云未審但據漢賦知爲和味之草然此草處處有之稱名如古婦孺皆識蓋芍藥爲草中之花有宿根春暖茁地生紅芽尖銳如筍莖高二三尺四面生枝一枝五葉略似牡丹葉而狹長花開四月中色分紅黃紫白或粉紅種類不一皆可賞玩又有生於野者花瓣單薄色淺紅或眞白味釀厚入藥名白芍藥其植於家園者花瓣層疊絢爛如錦酷似牡丹香氣沈郁大紅色者爲多或紫色黃色其根入藥名赤芍藥顏注相如賦云芍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故和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今人食馬肝者猶和芍藥而煮之械林案今花似牡丹者根入藥之勺藥非古勺藥陸元恪疑之其是古勺藥自是叢葉皆香之草蓋必蘭茝花之類故宋羅氏以勺藥爲江蘺而國朝衡陽高郵二王氏桐城馬氏皆據廣雅勺藥攣夷語謂留夷辛夷攣夷皆勺藥之異名至漢賦勺藥別爲調和五味之通名揚馬二賦外若七發勺藥之醬南都賦香稻鱻魚以爲勺藥七命和兼勺藥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皆以調和爲義故先儒多謂陸疏引證爲誤然李善注子虛賦謂服虔說以勺藥爲藥名今煮馬肝猶加勺藥古之遺法晉灼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於義爲長李雖從晉並列服義陸說即本於服固未可深非耳此草一名餘容一名將離古今注云相贈以芍藥相招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芍藥一名將離故也羣芳譜言芍藥又有犂食黑牽

夷婁尾春諸名又言此花以揚州爲上謂得風土之正猶牡丹以洛陽爲貴也夫牡丹芍藥香生於花不在柯葉牡丹木本芍藥草本豔麗富貴皆稱國色故牡丹又名木芍藥而品第羣芳者或以牡丹爲花王芍藥爲花相

齊風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說文云蠅蟲之大腹者從黽虫會意謂其蟲腹大如黽也陸農師云蠅交其前足有絞繩之狀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夫蠅類不一此言其在室者其色蒼故曰蒼蠅爾雅釋蟲云蠅醜扇郭注好搖翅埤雅云蒼蠅亂聲言羣蠅搖翅作聲與遠雞之聲相亂也蠅爲常有之物人人習見或言生敗灰之中或言茅根所化究無實指也

並驅從兩狼兮

毛傳云狼獸名爾雅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埤雅云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善逐獸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獵師遇狼輒喜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說文云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疏云狼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夫狼爲野獸處處俱有形似狗而毛色蒼貪殘害物白頰者尤狡捷其或效他獸聲及小兒啼聲俗曰狼嗥主不祥有智多疑人亦廣設疑陣以制之或作深阱內藏小豕以誘其入或於山澗要路各掛繩網多燃火繩逼之走壙擊以手礮往往有獲其皮溫而毛厚可爲褥和其糞燒煙直上不斜名曰狼煙又名烽火禮內則云狼臅膏玉藻云右虎裘左狼裘此陸說膏可煎和皮可爲裘之證今俗間有取狼皮爲裘者而狼膏可食則未之聞（械林案周禮庖人共六獸後鄭注有狼左傳五牲杜注有狼內則狼臅膏外又有狼去腸語狼實古人供膳所常用也）其云狼猛捷人不能制而習獵之家惟打虎者乃稱妙技至於取狼則如探囊取物

不足誇耀也

折柳樊圃

毛傳云柳柔脆之木埤雅云柳柔脆易生與楊同類夫柳木多柔而不脆故可揉之爲桮棬互詳將仲子杞柳篇

雄狐綏綏

狐山獸詳北風孔疏云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左傳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也案焦氏易林云雄犬夜鳴雄鼠在後梁女木蘭辭云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是獸以雄雌稱者不惟狐邶風雉鳴求牡又與牝雞一例散則相通信矣

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

麻枲也見丘中有麻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詩緝云莠草似苗也說文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械林案段注禾粟下猶言禾粟間也傳疏莠草挺出直上非若禾粟向根下垂故曰揚驕驕者揚之意小徐繫下揚相連非是）李氏本草云莠草秀而不實故字從秀穗形象狗尾故俗呼狗尾草原野荒田多有之孟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趙注莠之莖葉似苗魯語云馬餼不過稂莠注莠草似稷而無實（械林案莠不以稷此韋昭以粟爲稷其意仍言云莠草似粟耳亦非無實熟則易落人不覺也說見九穀考）蓋莠生於田其初生與苗相似亦苞亦秀亦有實粒疏而小或無粒穀中皆有之在稗田中者曰風稗在稻田中者曰秔稗在麥田中者曰鈴鐺麥在粟田中俗名穀莠草本草所言象狗尾者乃指粟田中之莠其莖葉皆似粟其穗毛長宛肖狗尾雖有實不可食或謂莠即稂小雅大田詩云不稂不莠稂莠並賦則莠與稂自是二物郭注爾雅謂稂爲莠類是言稂與莠相似非云莠即稂也（械林案說文[illegible]禾粟之莠生而不成此之謂童蓈或作稂段注不成謂之童蓈已成謂之莠此蓈莠二字連屬之義童蓈一作童粱童或作董九穀考謂稂即狗尾草莠狗尾草其說文之童蓈另一物按爾雅翼亦謂稂即爾雅之孟狼尾程說爲長）

盧令令（械林案令卽鈴之借說文引詩作獜獜云健也此三家字）

毛傳云盧田犬孔疏云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漢書酷吏傳云昔韓盧之取菟也（械林案菟卽兎之借）上觀下獲應劭注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注良犬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忘殺王莽傳云遣將不予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顏師古注韓盧古韓國之名犬黑色曰盧（械林案稗疏田犬用黑者能捦禽於不見也）蓋田犬卽今獵犬習獵之家常有畜者與守犬相似而腰細口大足長行最捷善解人意俗呼細狗出邊外韓爲今山西地轉未聞有獵犬也

其魚魴鰥

毛傳云鰥大魚鄭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詩緝云傳以鰥爲大魚蓋孔叢子之說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遂以魴鰥與鱮皆爲大魚箋以魴鰥魚之易制者蓋以魴本中魚與盈車之鰥大小相遠遂以鰥爲魚子（械林案下傳魴鱮大魚則此云鰥大魚亦魴鱮之類傳意本不謂大當專車正義引孔叢子爲證殊失毛旨爾雅鰥魚子李巡注凡魚之子總名鯤鯤鰥字通此鄭義所本但魴鱮皆魚名不應鰥獨總謂魚子傳義爲長）夫諸儒注詩或從傳或從箋魴鱮既爲中魚則鰥亦宜爲中魚衞人所釣之鰥偶得大者而詫異之必非常有之物且得之笱中笱之大能幾許豈可入盈車之魚哉鰥一名鰄一名黃頰關左東北三江中皆有之俗呼曰鰄條（械林案以鰄爲鰥乃李時珍說後箋已駁其非惟經義述聞謂鰥卽今之鱓子魚卽爾雅之鮀其說甚確）本草云鰄魚卽䱉魚一名鰥魚鰄敢也䱉啗也食而無厭也又其性獨行故曰鰥李時珍云鰥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啖魚最毒池中有此不能畜他魚傳箋雖異大小皆以相制爲說取義自精或謂此但以魚類之衆與從人之多亦可備一解也

其魚魴鱮

毛傳云魴鱮大魚鄭箋云鱮似魴而弱鱗夫魴卽鯿也體扁而短與

鱮迥異此乃云相似近誤陸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鷗或謂之胡鱅陸農師云鱮好羣行相與故曰鱮相連也故曰鰱夫此魚今俗猶有呼鰱者其餘諸名則未聞東北大江蓋廣有之體圓而長鱗細肉粗味不及魴多肥可食陸氏言不及茹未免鄙之太過矣郭景純江賦云鯪鰩鯩鰱善注廣雅鰱鱮也司馬長卿上林賦云鰅鰫鰬魠郭注鰫似鰱而黑通雅鰫鱮類也鰫當卽陸疏之鱅是鰱鱅皆古人所珍今俗呼胖頭魚亦以其頭大名之

魏風

言采其莫

毛傳云莫菜也陸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爾雅釋草云須薞蕪郭注薞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李氏本草云薞蕪卽酸模一名酸母一名山羊蹄所在有之根葉花形並同羊蹄但葉小味酸爲異其根赤黃色此草關左廣有生山野田畔根如朽木春生苗莖高二三尺數寸一節細者內實大者中空葉莖俱似河蓼開青白細花子似榆莢而小莖分青紫二色莖紫者酸而澀莖青者酸而滑鄉人采嫩莖食之呼曰酸漿燈籠草亦名酸漿而與此物迥異此草古名莫以味酸故名酸模薞蕪爲酸模轉音酸迷酸母亦酸模之轉音乾絳又酸漿之轉音也或有以莫爲綦者（械林案齊民要術以莫爲爾雅之綦月爾）紫綦爲蕨別名蕨名迷蕨莫名酸迷故誤合爲一或以薞蕪爲蔓菁爾雅曰須葑蓯又曰須薞蕪葑爲蔓菁葑蓯薞蕪同名曰須故誤合爲一紫綦葑蓯味皆不酸莫味獨酸食之者衆此可別山陰陸氏言莫如楮實而紅吳越人謂之茂子此又似以爾雅之藨莓當莫莫茂爲轉音藨

莓與茂亦爲轉音故誤認爲一也（棫林案切韻莓音茂俗作莓有每梅二音韻皮苗反黔人讀若拋）

言采其桑

桑見定之方中

言采其藚

毛傳云藚水舄也爾雅釋草云藚牛脣陸疏云藚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李氏本草云澤瀉一名鵠瀉一名及瀉一名蕍一名芒芋一名禹孫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性能瀉水故名瀉禹爲治水之人澤瀉爲治水之草故名禹孫失爾雅以藚爲牛脣以蕍爲蕮郭注以藚爲水蕮以蕍爲澤瀉似爲二草陸疏併之爲一爾雅一物而兩載者篇中多有正不必强分也

園有桃

桃見桃夭

園有棘

毛傳云棘棗也蓋酸棗見凱風（棫林案說文棘小棗叢生者傳以棗釋棘則小棗而非酸棗矣）

坎坎伐檀兮

檀堅木也見將仲子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毛傳云貆獸名鄭箋云貉子曰貆爾雅釋獸云貈子貆蓋貈即貉之本字說文貉者北方豸種非獸名（棫林案段注謂今字皆假貉爲貈造貊爲貉是也）貈下云似狐善睡獸也貆下云貉之類（棫林案段改貈之類然許書大例說解多隨俗用字不必改也）曰貉類言貆與貉相似而非一物與爾雅異正字通云貉似貍銳頭尖鼻斑毛溫厚可爲裘墨客揮犀云貉狀似[illegible]性嗜紙人或擊之行數十步輒睡夫貉爲山獸凡大山中皆有之俗呼曰豪子豪貉字音之轉形似犬蒼黃色毛𣯛輕煖集皮爲裘貴亞於狐性好睡獵人往往乘其酣睡掩取之人之酷嗜睡者鄉俗呼之曰睡豪子是睡爲豪子本性也貉與貆亦轉音字貆與貛又同音許氏以貆爲貉屬殆以貉爲貛也（棫林案稗疏據考工記貉不踰汶謂貉在河北不應有貉此貆當爲貛李時珍本草亦謂貆與貛同考草人鹹潟用貆鄭注貆貛也賈疏爾雅貈子貆或曰貆故以貆與貉爲一今爾雅作貈子貆子貗郭注貈一名貛貉以周禮注疏與今爾雅不合謂草人之貆乃貗之譌字貗豕屬與貛爲一物故鄭釋以貛或又謂草人借爲貛賈疏不悟貆爲借爲貛乃改爾雅以申注義今按賈亦巨儒不應肌造如此或所見爾雅本異而鄭以貛釋貆果如所疏然若附則以貆爲貛不爲無據也）貛似豕毛蒼白斑駁不純皮厚爲褥去潮溼形與貉似而與貉異類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毛傳云獸三歲曰特廣雅云獸四歲曰特（棫林案盧召弓云齊傳三歲曰肩廬傳三歲曰新則此傳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盧說甚確古字四作亖與三書積畫故轉寫致誤歲謂以縣貆爲例特當是獸名考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則縣特當爾豕歟）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毛傳云鶉鳥也此鳥俗名鵪鶉見鶉之奔奔

碩鼠碩鼠

鄭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此惟解碩字之義而未解碩鼠爲何鼠鄭氏注易晉如鼫鼠引詩此句爲證是以碩鼠爲鼫鼠也（棫林案鼫碩字本通易釋文鼫子夏傳作碩）陸疏云碩鼠樊光謂即爾雅鼫鼠說文云鼫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棫林案稗疏通釋後箋皆謂碩鼫雖通而詩碩鼠非即五技鼠五技鼠乃荀子所謂梧鼠引據甚悉謂若此則說文爲誤而蔡家又不敢公然駁許陸疏駁闕碩鼠亦有五技似欲附會爲一乃又謂此鼠非鼫鼠立義不定徒使覽者迷悶耳王疏廣雅則合碩鼫五技爲一不加辨駁作者蓋用其說）爾雅釋獸鼠類中有鼫鼠郭注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此鼠關左有之居土穴大如鼬鼠皮如鼲鼠好食豆俗呼豆鼠年老成魅惑人廣雅云鼩鼠碩鼠也埤雅云鼫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兩前足而舞一名雀鼠一名碩鼠性貪好在田害稼禮言迎貓食田鼠碩鼠亦田鼠類也

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棫林案說文作悉蟹

毛傳云蟋蟀蛬也爾雅釋蟲云蟋蟀蛬郭注今促織也亦名蜻蛚方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陸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棫林案埤雅作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注引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蓋蟋蟀種二有在野在家之異其在野者圓頭修股形似阜螽而小色黑如漆翼短不飛而善躍多居黍禾田中其在家者形畧同色微蒼而有白花文暑居庭外石砌敗垣之中或居古牆頹壁之下應秋則鳴白露乍涼聲徹夜不息天漸寒則移進堂屋故此詩曰在堂寒漸重又移居竈畔故蟋蟀名竈馬俗呼曰趨趨即促織二字音聲之轉前明宣德間宮中好作鬬促織戲則蟋蟀又爲好鬬之蟲考王仁裕開天遺事云每秋宮中妃嬪以金籠捉蟋蟀置枕畔聽其聲負暄雜錄云鬬蛩之戲始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蓄之則此戲自古有之蠡海集云蛬性陰妒相遇必爭鬬此皆家蟋蟀非野蟋蟀也陸氏言蟋蟀正黑有光者此爲野蟋蟀又言蟋蟀有角而蟋蟀但有鬚未見有角者殆誤

山有樞隰有榆

毛傳云樞荎也樞一作蓲見魯詩又作藲爾雅釋木云藲荎郭注今之刺榆棫林案魯詩借用蓲字毛詩借用戶樞字爾雅加草於樞以別之漢地理志山樞字與雅同似正體而實後造之字故說文無藲夫刺榆之名今俗猶如此呼此木初生多刺鋒銳如針大小成行密綴枝上每刺下各生葉一叢嫩時采之可淪爲蔬陸疏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爲茹美滑如白榆榆之類數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蓋刺榆白榆不惟木理異結子亦異白榆子如錢刺榆子如粟嫩皆可食嵇康養生論云榆令人瞑博物志云啖榆則眠不欲覺此言凡榆之葉皆然不專謂刺榆也刺榆葉比他榆狹小粗糙紉澀不光澤外有細齒木色黃白最堅韌生長最遲非近百年不克成材木理多蟠絲制爲器具花紋可珍用者貴之嚴氏詩緝云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釋木榆白枌孫叔然云榆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枌以枌爲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誤矣夫爾雅榆白爲句枌爲句陸氏誤以白枌爲句故嚴氏正之棫林案隸古緝云嚴辯其當但謂是陸氏之誤則草木疏並無此語豈誤記許爲陸平按許非云榆木白枌故陳說如此然說文此條有爲後段本改榆榆白枌全用釋木語則無語病王叔友謂許當作榆木也白者枌尤善是東門之枌乃爲白榆此詩之榆乃渾指諸榆榆爲隰木山間亦有俗皆以木色命名如黃榆赤榆之類多非古義爾雅於刺榆白榆外又云無姑其實夷此又爲榆之一種名曰姑榆郭注姑榆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本草集解又有榔榆一名榆類之多可想見矣

山有栲隰有杻

毛傳云栲山樗杻檍也棫林案說文栲作㮠檍作櫄無杻杽下之隸文杻乃杽之變體側書作丑非從子丑字或以書杻隸字非爾雅釋木云栲山樗杻檍郭注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杻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或謂之栲櫟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多曲少直枝葉茂好華如練而細蘂正白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孔疏云俗謂曰檍樗栲漆相似如一棫林案櫄乃杶之或體杶見禹貢一作橁見左傳今俗借椿爲櫄久假不歸椿本別一木見莊子又名樗李氏本草云椿樗栲一木三種也椿木皮細肌實而赤嫩葉香甘可茹樗木皮粗肌虛而白其味臭惡歉年人或采食栲木即樗之生於山中者木亦虛大梓人或用之然爪之如腐朽故古人以爲不材之木夫栲爲山樗杻爲檍木爾左俱有栲名臭樗杻名紐筋臭樗與香椿枝

葉皆似黃蘗但椿葉芬香嫩時可食樗葉薰臭木亦空虛僅可作薪
杻葉似榆木最强韌匠人取之以斵車輪此木絲理旋轉而生故名
紐筋又曰牛筋牛筋蓋言此木之堅紐筋蓋言此木絲理曲也晉唐
應制詩多用萬年枝卽杻也杻名檍借取億萬之義注者以爲冬青
誤杻轉爲紐又轉爲牛皆音聲之似也

山有漆隰有栗

漆栗皆木名見定之方中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毛傳云椒聊椒也鄭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
升非其常也棫林案阮文達據爾雅朻者聊朻與捄同傳文也上當有捄字乃以捄釋聊舊讀聊爲語詞非是按阮說極允箋一捄之實卽承傳而遞言之也爾雅椒椒醜菉菉與捄亦同今本鄭箋誤從手作捄爾雅釋木云椒大椒郭
注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椒陸疏云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莖葉堅而
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

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
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
其味似橘皮島山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寇氏本草云
秦地所產故名秦椒今則處處皆有種之者多雖名曰椒而不呼曰
秦有名爲秦椒者是草本實似小瓜味最辛生青熟紅與此椒迥異
李氏時珍云椒始產於秦今處處可種最易繁衍其葉對生一枝五
葉莖葉有刺四月生細花五月結實生靑熟紅大於蜀椒其目不及
蜀椒光黑也羣芳譜云椒一名花椒一名大椒一名椴一名秦椒生
秦嶺泰山瑯琊間秉五行之精葉靑皮紅花黃膜白子黑氣香最易
繁衍此物今俗亦呼花椒食品所需種於園圃雖長遠條而無大樹
葉如槐而小刺亦對生實如梧子皮色紅而不光潤乾老自裂中銜
黑目味辛而香調和羹湯無家不用未見有取此合茗茶者離騷云
雜申椒與菌桂兮又云懷椒糈而要之九歌云奠桂酒兮椒漿九章

云折芳椒以自處皆於椒之馨香有取焉邵疏爾雅云本草有秦椒
蜀椒兩種蜀椒一名巴椒一名蘑藙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
短實細蜀椒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於葉間如小豆顆而圓
皮紫赤色此椒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肉厚氣味濃耳
夫陸氏所謂竹葉椒似今俗所用之胡椒其所謂海島之長粒椒似
今藥材中所用之川椒邵氏所謂秦椒蜀椒皆爲花椒所謂蘑藙者
卽茱萸此說文所云椒屬者也禮內則云三牲用藙是古茱萸亦佐
烹調之用凡椒味皆辛芳此詩則不取其味之芳而取其實之蕃所
以喻沃之盛大蓋言椒爲小木今不得忽其爲小而已見其遠條矣
憂深慮遠忠告之心溢於言外惟遠條故見蕃衍非於實之多少相
較量也箋言椒少實似非詩義棫林案後漢紀注引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又第五倫傳注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鄭言少實蓋徒欲以反常爲喻而不覺轉失椒性也

綢繆束芻

詩緝云芻草也說文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

綢繆束楚

楚小木荊也見漢廣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毛傳云杕特生貌杜赤棠也爾雅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
棠此蓋言白者名棠赤者名杜同爲山梨而色有赤白之別非別木
理之赤白乃別果實之赤白果色白者細而甘果色赤者粗而澀杜
赤皮梨也說文云杜赤棠也牡曰棠牝曰杜舍人曰白者爲棠赤者
爲杜爲甘棠爲赤棠陸疏云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
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舍人說與雅合陸說與雅戾而與今所目
驗合許說尤新異如以棠之色分牝牡也安見白者屬陽赤者屬陰
邪如以結子不結子分牝牡則杜固結子棠亦結子也邵疏爾雅云
甘棠味滑美而杜味酢澀此味之殊杜赤棠白者棠此色之殊牡曰

棠牝曰杜此牲之殊繫傳謂木牝牡者去其牡則牝者不實夫果分
牝牡桃杏中往往見之獨生者不結實有雙株則結如見有不結實
者取彼結實樹枝削作橛釘此樹腹上則結實矣亦有於樹下鑿池
樹影照於水中亦結實物性異常其理不可測也然而棠之不結實
者則未之見此木多特生枝葉密比蔭及一畝者蓋常有之詩義言
杕杜有葉湑湑而盛以反興人之孤子獨行無助傳旣以枝葉不相
比取正興立解而於次章菁菁又解作葉盛不免自相矛盾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毛傳云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鄭箋云君
子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爾雅釋木栩杼郭注云柞樹
此一鳥一木關左俱有鴇俗呼曰鶮栩俗呼曰尖柞陸疏云鴇鳥似
雁而虎文連蹏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栩今柞櫟也其子爲皁或言
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郭璞云鴇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

豹陸佃云鴇亦名鴻豹易林曰文山鴻豹段成式云鴇遇鷙鳥能激
糞射之糞著毛悉脫上林賦鳿鸝鵠鴇顏注云鴇卽今俗呼爲獨豹
者也豹者鴇聲之訛耳蓋鴇形似蒼色家鵝羽毛有文不似豹而有
豹名以鴇豹音相似也李氏本草云鴇水鳥也其飛也肅其食也齝
肥腯多脂肉粗味美此鳥大如雁形亦相似色蒼黑無後趾故不能
木棲鴇性同雁雖爲水鳥不食蟲魚惟於田中尋食遺粱鴇與雁肉
皆屬五葷持齋所忌然雁則昏禮用之取其性貞而鴇性淫污則爲
人所同賤也或云此鳥純雌無雄有他鳥映日高飛則鴇低飛下承
其影卽孕俗因呼爲百鳥妻呼娼女之母曰鴇義亦取此然鴇實有
雄者其說不可信栩一名柔毛傳爾雅作杼皆字相似之訛說文云
栩柔也其實皁一曰樣卽橡也柔一作芧莊子齊物論云狙公賦芧
司馬彪注芧橡子也此木多生於山葉花俱似栗其實亦如栗而圓
外有殼包其半殼名橡斗貨之染皁實名橡子食之微澀木皮似柞

而輿作異作葉大而闊栩葉狹而長郭注以栩爲柞誤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稷黍見黍離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

棘山棗也見凱風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桑見定之方中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

稻粱俱穀名爾雅釋草云稌稻虋赤苗芑白苗郭注稻今沛國呼稌
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爾雅翼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
水一名稌然有黏有不黏今人以黏爲稬不黏爲秔械林案稬之言懦故黏者以爲
名稉之音硬故不黏者以爲名稉卽秔之重文稬俗作糯一作穤又有一種曰秈比秔小而尤不黏
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爲早稻秔爲晚稻六書故云稻性宜水亦有同

類而陸種者謂之陸稻記曰煎醢加於陸稻上今謂之旱稜械林案管子謂之陵稻
南方自六月至九月穫北方地寒十月乃穫羣芳譜云稻一名
稌有秔有糯禮記祭祀謂稻爲嘉蔬械林案疏爲疏大之義後人或誤加草故釋文有作蔬之本
周官有稻人漢有稻田使者蓋通稉糯而言也有水旱二類南方土
下泥塗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澤土宜旱稻種類甚多色之紅白亦
異關左地廣土厚穀類最繁稻粱俱有稻呼曰稉字亦作秔或亦呼
曰稻黏稻呼曰黏稉間呼曰糯亦作稬無水稻惟有陸稻其白稃皮
者曰白稉其赤稃皮者曰紅稉無他異名或以稻之黏者爲稌集韻
稌稬稻也是也或以不黏者爲稌周禮食醫注鄭司農說稌稉也是
也考說文稻稌互訓則稻稌爲大名而稬稉爲分別黏不黏之名故
訓間有參差而今俗不問黏不黏槪呼曰稉至稌名則無之古義所
以日晦矣粱卽粟俗呼曰穀米名小米莖葉似稻而皆有毛稻實似
麥粟實似黍穗之大者長尺餘似狗尾草農人隨其形色呼名或曰

粱蜀黍卽高粱俗名紅粱莖葉似粟黍而高大過數倍實多赤亦有白色者廣志云有具粱解粱有遼東赤粱赤粱卽高粱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杜赤棠也解見前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毛傳云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葛爲蔓草詳葛覃楚爲小木詳漢廣蘞亦蔓草爾雅釋草云蘞菟苽說文云蘞白蘞也或作薟繫傳云本草白蘞藥也一名菟苽作滕生根似天門冬一株下有十許爾雅之蘞郭注未詳觀於鍇說可知卽許書之蘞亦卽毛詩之蘞陸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毛晉陸疏廣要云本草蘞有赤白黑三種疑此是黑蘞也夫蘞名白蘞是言其根色白者其子色黑者名黑蘞其根表裏皆赤者爲赤蘞處處有之蔓延草中莖最細葉似山藥開小白花其根每節結實形如芋藥材中用之名白蘞子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

棘見凱風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毛傳云苓大苦也卽甘草邶風簡兮詩曰隰有苓是苓生於下隰地非山草采苓山巔者蓋以無爲有也下二章采苦采葑類此林案苓非甘草考說詳邶風朱竹垞何彼門謂此詩之苓乃蓮之借字其說云水草而采於山巔喻人言之不足信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毛傳云苦苦菜也見谷風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毛傳云葑菜名也亦見谷風

毛詩多識卷五終

毛詩多識卷六

長白多隆阿著

秦風

有馬白顚

毛傳云白顚的顙也孔疏云釋畜馬的顙白顚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的今本爾雅作馰郭云戴星馬義本舍人易說卦傳震於馬爲的顙林案說文日部的明也引易爲的顙馬部馰馬白額也又引易爲馰顙此蓋易有二本許兩從之爾雅殆亦有馰的二本的正字的俗字說文雖下又云一曰馬白額則馰顙一名雖震之初爻爲陽二爻上爻爲陰陽色白陰色黑初爲首有白毛在首之象顚爲頭頂馬之兩目正中有白毛的然著明如戴星然曰白顚

阪有漆隰有栗

漆栗俱木名見定之方中

阪有桑隰有楊

桑楊皆木名桑見定之方中楊爲柳屬而與柳異王氏羣芳譜云楊有二種白楊葉芽時有白毛裹之及盡展似梨葉而稍厚大淡青色背有白茸毛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簌簌有聲高者十餘丈大者徑三四尺青楊比白楊較小樹亦聳直高數丈大者徑二三尺葉似杏而稍大色青綠北方材木全用楊柳槐榆四木是以人多種之夫楊在關左不止二種青白之外又有赤蒼色者俗皆因其皮色命名葉有大小之分形皆相似其葉俱互生不對生葉初萌有膠相黏亦無白毛相裹青楊之花似絮春老飄飛白楊於葉前作花纍纍成穗紅紫亂枝色極穠豔王氏所言白楊似今響楊大葉長蒂因風作聲猶非俗所謂白楊也植宜下隰地木質不甚堅而能任重二三十年便成巨材是嘉樹也

駟驖孔阜

毛傳云驖驪阜大也孔疏云檀弓言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則驪爲

黑色蓋驖卽鐵言馬之色黑如鐵也禮月令孟冬駕鐵驪冬季水旺水色黑駕鐵驪從冬令也字又作載漢書地理志云車轔四載小戎之篇棫林案載蓋戴之誤驖之渻說文云驖馬赤黑色夫馬之毛色黑而帶赤者頗少宜爲今之鐵青色

載獫歇驕

毛傳云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爾雅釋畜云長喙獫短喙猲獢猲獢二字皆從犬是爲六書本字歇驕是爲六書假借字嚴氏詩緝云以輕車載田犬之獫歇其驕逸謂休其足力然則盧令令之盧亦不宜作韓國駿犬解邪僻矣

駕我騏馵

毛傳云騏綦文也左足白曰馵孔疏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綦也爾雅釋畜云馬膝上皆白惟馵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棫林案孔疏引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此蓋郭晉義之文惟馵與惟騱同惟皆語詞郭强加分析恐非說文馵馬後左足白也從馬二其足謂於足上以二爲記識是馵本左足白之專稱而膝上皆白者亦借以名之此與牛七尺爲犉而黑脣者亦曰犉同例白膝上皆白惟准與面顙皆白惟駹句例同易說卦傳震於馬爲馵足震之下一爻爲陽色白上二爻爲陰色黑故白足之馬有震象今俗名四足皆白之馬曰雪裏跕棫林案徐松謂爾雅啓蹄騱馵四種俗謂之孤蹄其馬性多桀驁云能妨主惟後右足白者謂之鞭打孤蹄乘馬者右手執鞭足以厭之今按徐說爲後世乘馬家言詩馵異以駕兵車方誇其盛知古不忌也

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毛傳云黃馬黑喙曰騧鄭箋云赤身黑鬣曰駵孔疏云爾雅有駵白駁駵馬白腹騵說者皆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騂故爲赤身黑鬣說文駵下云赤馬黑髦尾也與箋合騧下云黃馬黑喙與傳合驪下云馬深黑色與魯頌傳純黑曰驪合棫林案釋畜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以騧承駩似騧爲白馬而黑喙者之稱與毛許相戾諸儒謂爾雅白馬乃黃馬之誤其說甚是觀郭注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則郭本必作黃馬可知

蒹葭蒼蒼

毛傳云蒹薕葭蘆也蓋蒹又名菼又名萑葭一名蘆又名葦詩中言葭菼言萑葦言蒹葭皆竝舉二物雖同爲水草而其類有別爾雅釋草云葭華蒹薕葭蘆菼薍郭注葭華曰卽今蘆也注蒹薕曰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薕藡棫林案藡或作萑藡蒹薕爲一物云似則爲二物矣郭義非注葭蘆曰葦也注菼薍曰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是葭蘆爲葦蒹菼名薍二草有分不容混也棫林案郭意似以蒹葭菼爲三事草木疏署同皆非是蒹葭二物蒹菼則一物毛傳說文夏小正傳分合皆不系大車傳蘆乃亂字說見前說文云葭葦之未秀者又云葦大葭也又云薍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或作菼又云蒹萑之未秀者是葦之初生爲葭稍大爲蘆長成爲葦今用以織筐籠牀席者皆葦也爾雅又云葦醜芀芀卽華言葦類不一皆有芀秀遇風則飄揚如雪聚地如絮也蒹亦葦類而與葦異其始生則名菼萌方出水色白微青大車詩毳衣如菼是言毳衣爲白青色也長大名薍長成爲萑七月詩云八月萑葦言薍與葭至此月已秀實已堅固可織蠶箔不得仍名葭薍故曰萑曰葦孔疏云薍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夫小雅小弁鳴蜩與萑葦並列蜩鳴爲五月斯時葭菼稍大宜名蘆名薍而乃曰萑曰葦不必秋老始名萑葦也其截然二草宜分其隨時異名有定而無定不必強分也蒹卽荻草古文作藡淮南子作蔏荻之高者不過五六尺葦之高者至丈餘荻莖細如蒿梗葦之大者則如小竹葦之中空荻之中實二草之別在此也漢書鼂錯傳萑葦竹蕭顏注云萑薍也葦葭也古無以萑葦爲一物者棫林案舍人李巡樊光注爾雅皆誤以蘆薍爲一草作者偶未覺耳闢左於葭猶呼曰葦於蒹則呼曰荻或曰江荻薕葭萑菼之名隱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毛傳云條槄梅枏也棫林案傳云條槄乃以本字釋借字之例毛意條爲槄之假借非謂條一名槄也爾雅有柚條毛不據彼爲訓者蓋橘柚南產非終南所有耳陸疏云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

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不可食爾雅釋木云稻山榎郭注今之山楸又云槐小葉曰榎大而皵楸小而皵榎郭注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榎老乃皮麤皵者爲楸小而皮麤皵者爲榎李氏本草云楸葉大而早脫故謂之楸榎葉而早秀故謂之榎左氏傳使擇美檟爾雅注引作榎榎卽檟之或字說文云檟楸也述異記中山又有楸戶著名楸籍埤雅楸梧早脫故楸謂之秋一作萩史記貨殖傳千樹萩其人與千戶侯等是條也稻也榎檟也楸也一木四名爾雅以葉之大小皮之粗皵分楸榎本草又以葉之早脫早秀分楸榎實則一類也梅一名柟釋木云梅柟郭注似杏實酢此誤以梅爲酸果考說文梅柟互訓本義自謂大木其酸果之字別作某後世假梅爲某而梅柟之本義遂晦詩中酸果柟樹並用字皆作梅蓋召南曹風小雅四月之梅酸果也秦風陳風之梅柟木也陸疏廣要云爾雅之梅

柟乃似豫樟者古稱楩柟豫樟景純不得以似杏實酢解之樊光爾雅注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楩葉似豫樟無子孫炎注同陸疏言梅似豫樟樊孫義與之合足正郭注之謬（械林案郭注南山經梓柟云柟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南爾雅以爲柟郭於彼注最明了注雅不應歧出疑似杏實酢非郭氏原本如說文已分別梅某兩柟下乃竄入可食二字亦非許君原本皆後人習聞梅爲酸果反以本義爲怪而改之耳）貨殖傳言江南出柟梓任昉言黃金山有柟木一年東榮西枯一年西榮東枯張華謂之交讓木羣芳譜言柟生南方故又作楠黔蜀諸山尤多其樹童童若幢蓋枝葉森秀不相礙若相避然又名交讓木文潞公所謂移植虞芮者以此葉似豫章經歲不凋新陳相換花黃赤色實似丁香色青不可食幹甚端偉高者十餘丈粗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紋理細緻性堅耐水今江南造船皆用之堪爲棟梁製器甚佳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蓋良材也是梅一名柟一作楠又名楩子虛賦云楩楠豫章楩楠並用似屬二物而樊說合爲一者蓋梅之木色有赤白二種白者名楠赤者名楩也北方無楠楸有刺楸小槐亦有楸名而皆非此詩之條此詩言終南所有皆爲山木梅條並詠皆爲大木條爲山楸不得誤以爲似槐梅匹豫章不得誤以爲似杏

交交黃鳥止于棘

黃鳥鸝也見葛覃（械林案黃鳥黃雀也故傳曰交交小皃以爲黃鶯誤與葛覃同附說詳彼）棘酸棗也見凱風

交交黃鳥止于桑

桑苞木也見定之方中

交交黃鳥止于楚

楚小木荊也見漢廣傳箋皆謂黃鳥之止適得其所夫楚非大木集者不安古借作辛楚解陸機詩慷慨含辛楚是也棘古借作急迫解小雅玁狁孔棘是也禮喪祭用七喪事之七獨以桑木爲之說者謂取桑喪同音之義詩言止桑殆亦同意得所之注疑非詩旨也（械林案虞東學詩亦謂以黃鳥之失所止興三良之不得其死）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毛傳云晨風鸇也爾雅釋鳥云晨風鸇郭注鷂屬陸疏云晨風一名鸇似鷂青黃色燕頷鉤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晨借字說文作鷐亦以鷐風爲鸇孟子爲叢敺爵者鸇也趙注云土鸇左氏傳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則鸇允爲鷙鳥之最矣此鳥關左廣有之形似鷂羽藍灰色有花文圓目凸出爪鉤而利長尾健翼其飛迅疾有聲故有風名食雀不食燕其取雀亦以爪捉不以翼擊問彼畜鸇之人亦言其不捉燕陸誤本草言鷂屬食燕則死此又可證也晨風卽隼小雅鴥彼飛隼言其捉雀有準也晨風卽鳶大雅鳶飛戾天言其飛疾如弋也鴥疾飛貌鬱木盛貌詩言鴥者爲晨風鬱者爲北林晨風既見其鴥北林既見其鬱矣而君子則未之見故憂心欽欽焉此章二彼字與下章二有字爲對文傳

言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北林上下語意似隔膜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

毛傳云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檓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駮梓榆也其樹皮靑白駮犖遙視似駮馬下章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謂獸夫柞櫟槲屬木蓼椒屬陸氏舉秦人語釋秦詩意主槲屬說文以櫟爲櫟木梂爲櫟實意主椒屬許別栩櫟爲二攷之本草則栩櫟原爲一木爾雅所謂櫟其實梂者與栩實橡正同櫟今俗謂之尖柞與名槲之柞有別是柞櫟之名關左亦有呼者不僅秦人語也孔疏引孫炎說云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橡實有斗橡斗裹實內藏其半外露其半不得謂栩實不可言梂也段注說文云陸以爲秦詩當是柞櫟今觀許

氏櫟梂二字連屬正與陸所云木蓼子房生爲梂者合然則許意謂木蓼也草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樣斗木部栩下云柔也其草一曰樣此則謂草斗爲櫟實正陸所謂秦人謂柞櫟爲櫟又云栩今柞櫟也草下櫟實字非木部之櫟許意栩柔樣草爲一物是名柞櫟亦名櫟而非柞也亦非子梂生之櫟也柞與棫爲類櫟似椒檓鄭箋大雅云柞櫟也則以柞與柞櫟合爲一耳然則栩櫟一物栩柞亦一物乎非也蓋柞槲柞櫟二木相似而非一種柞櫟之實名橡其殼名皁斗非柞槲之柞也柞槲葉大而微圓一名大葉櫟一名波羅樹一名槲科皆槲柞音聲之轉柞櫟葉狹而長似栗俗名尖柞槲有柞名櫟亦有柞名故致淆亂陸謂栩卽柞櫟柞櫟卽櫟不謂栩與柞櫟卽柞也柞櫟初生作叢故名苞年近百始成大材漢書李恂傳拾橡實以自資注云橡櫟實卽此柞櫟也駮木名非獸名陸義爲長以獸名木古恆有之如羊桃牛棘鼠梓鹿梨皆是也或曰羊牛鼠鹿雖爲獸而桃

棘梓李仍爲木故可以木名然爾雅言李亦名駮矣不疑李名駮又何疑此木名駮哉六駮之木一名駮馬堅韌似檆芬芳似椒葉小似榆皮斑似柏木色白而細紋有香氣割爲器皿於暑月盛羹湯二三日不臭敗俗呼曰爆馬爆駮字音之轉或曰火焚此木聲如爆竹故名此木關左有之生於大山人跡罕至之處見者卽伐故無大材楊氏丹鉛總錄云駮馬今北方名報馬生輝縣山中是蓋不知此木之性遇火則爆故以爆報同音字爲名孔疏據山海經有獸名駮以申毛義然詩中用物惟取其常山隰所有當屬習見漫及怪獸不足信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

毛傳云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孔疏云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夫唐棣常棣皆名棣而此棣爲山所有似非唐棣唐棣爲隰木常棣乃爲山木疏云未詳孔氏蓋疑此棣爲常棣也棫林叢經稠之

例對文則別散則通經文明曰唐棣常棣故傳據釈義分釋之此經但曰栘棣故傳不暇別白渾舉一棣以釋之不可泥也常棣卽郁李木低叢生結子似李而小甘酸可食又有似櫻桃者則爲常棣別種顏注急就篇云其子熟時正赤可啗俗呼爲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生於山岡若唐棣不生於山爲大木不叢生此棣云苞是常棣也檖說文作椽引此詩亦作椽云椽羅也卽今山梨一名樹梨一名楊檖爾雅釋木檖蘿郭注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疏云檖一名赤羅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如梨者李氏本草云山梨野梨也處處有之山梨如杏其木紋細密赤者紋急白者紋緩夫野梨多生於野不種自生雖名山梨山中頗少葉似楊而有鋸齒實似杏而蒂最長花白如雪瓣五出紫蘂香芬關左所見十數種總呼曰山梨又曰酸梨渣滓粗澀堪食者少而其佳者甜香至美有玉乳快果諸名郭云似梨陸云如梨蓋以圓梨相比言檖不若圓

梨之大故曰如曰似也樝木有赤白二種實亦有甘酢二種其木理花紋色赤傳云赤羅赤言樝木之色羅言樝木之紋也樝實之佳不能純甘而俱帶酸意實大者不過寸餘熟爛香美未有脆者埤雅云榻樝木紋細密如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此言山梨不一木理亦不一惟花紋如羅者名樝也

陳風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毛傳云枌白楡也栩杼也夫枌子名莢栩子名橡莢名楡錢橡名皁斗枌多種於閭里栩多生於山邱栩見鴇羽枌則楡之一種也爾雅釋木云楡白枌郭注枌楡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說文云枌枌楡也孫炎云楡白者名枌鄭注內則亦云楡白曰枌或以楡爲白枌者誤傳以枌楡皮白本諸雅義釋爲白楡白楡葉似刺楡而大結莢勻圓纍纍如貫每莢中有子五月卽老風吹墜地著土卽生乘嫩采取調

醯醬烹食之名楡錢羹禮云堇荁枌楡免薨滫瀡以滑之是枌入食品自古已然此詩之枌言在東門蓋里樹也里中之樹多植楡栁埤雅云楡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人就以息焉漢書郊祀志云高祖禱枌楡社枌楡鄉名高祖立社於此故名枌楡今俗鄉社亦多植楡歷年旣久遂成大材其枝葉繁密其外皮蒼白近木內皮色白而黏滑匠人造車恆用之

不績其麻

麻枲也見邱中有麻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毛傳云荍芘芣也椒芬香也鄭箋云男女交會而相悅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爾雅釋草云荍蚍衃葥戎葵郭注荍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葥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蓋蚍衃卽芘芣字作芘芣以此花爲草類字作蚍衃以此花顏色赤其花不一色郭曰紫女色近之陸疏云荍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其與郭陸異者惟崔豹古今注云荊葵一名戎葵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紫紅青白黃五色合荊葵於戎葵顯昧爾雅荍葥分列之義羅願駁之極是李氏本草亦云蜀葵之小者名錦葵卽荍也其花大如五銖錢粉紅色有紫縷文或謂此卽戎葵非矣蓋荊葵自似蕪菁戎葵自似木槿不可混也然此二草莖葉相近小別大類花容亦同以比女色則荊葵猶不及戎葵之肖鄭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華者木槿也而戎葵似之是則此經之荍雖名屬荊葵而義包戎葵矣故羅願又謂荊葵卽戎葵之類初析之而終合之斯通識矣廣雅云荊葵荍也荊葵聲轉爲錦葵爾雅翼云荍一名錦葵花羣芳譜云錦葵一名荍叢低葉微厚花小如錢又名錢葵色深紅淺紅淡紫皆單葉開亦耐久凡此皆以荊葵爲荍與郭注陸疏合此花在關左有大小之分荍花小如錢一名荊葵俗言

其莖似荊一名錦葵皆言其色如錦也其類荍而花朵大如酒盞者曰戎葵一曰蜀葵戎蜀皆言其大如大豆名戎菽大粱名蜀黍之例二葵皆有宿根亦有子可種小葵葉如絲瓜有歧杈莖高二三尺每葉依莖下有花一簇花五出結子圓如小豆粒一粒有數子大葵葉似小葵而大倍之莖高丈餘故有一丈紅之號一葉依莖處有二三花陸續開放花瓣二三層結子如大錢形橫圓縱扁數片相黏每片內各藏一子似小豆小葵紅紫色者最多亦有白者大葵紅白色者最多亦有黑者皆可治痢及婦女赤白帶疾俗呼黍菊呼小葵曰小黍菊大葵曰大黍菊又呼之熟季花此黍菊字音之似還海北呼曰大叢花小叢花蓋以凡葵之類皆叢生也（臧林案郝疏爾雅言京師呼秫稭登萊呼秫稭[illegible]葵菊音亦相似實則皆蜀葵之轉耳阮文達亦謂秫稭卽經典所謂葵）如此習見之花而由黍菊上溯荊葵錦葵錢葵戎葵蜀葵芘芣荍葥今古輾轉幾不可識格物之學談何容易葵在古爲蔬類可烹食故七月言烹葵燕地烹葵爲羹卽

今之黍菊葉則黍菊洵爲葵也此詩言男悅女贊以如荍義取其色女悅男貽以握椒義取其香椒卽花椒見椒聊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魴魚名鯿也見汝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鯉魚名郭注爾雅釋魚鯉下云今赤鯉魚陶氏本草云鯉最爲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正字通云神農書曰鯉爲魚王有赤白黃三種夫鯉魚處處有之鱗色雖殊而爲一類生於河中有沙石處者鱗作金黃色鬐尾俱赤俗名金鯉生於泥澤中者水濁而不清鱗作黑色鬐尾亦黑俗名黑鯉蘇氏本草云鯉脇鱗從頭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每鱗之上各有小黑點三十六者六六之數六六陰數也此魚傳無說碩人四月之鱣傳皆釋爲鯉說文鱣鯉二魚互訓似鱣鯉爲一物闕左鯉猶名鯉鱣則名秦

黃分爲二魚形色亦異爾雅鯉鱣鰋鮎鱧鯇連文注家合并爲三魚名郭氏分釋爲六魚名最爲明析毛許皆誤

可以漚麻

麻枲也卽線麻見邱中有麻

可以漚紵

說文云紵緐屬細者爲絟布白而細爲紵書禹貢厥貢漆枲絺紵一作苧草名張衡南都賦云其草則藨苧薠莞王褒僮約云多取蒲苧益作繩索蓋以草之生於地者言曰苧以苧之績成布者言曰紵春秋傳云子產獻紵衣陸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剝之以鐵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裹韌如筋者鬻之用緝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蘇氏本草云苧麻舊不著所出今閩蜀江浙多有之苗高七八尺葉如楮葉而無杈面青背白有短毛夏秋間著細穗青花其根黃白而輕虛二八月采之此草北方不出而苧麻苧綫苧布爲商賈常販之貨許言苧爲緐屬緐下又云枲屬本爲野草今則種蓺之以廣其用緐又作蕡俗名蕡麻棫林案蕡卽緐之異文又作顈見雜記

可以漚菅

爾雅釋草云白華野菅郭云茅屬此言菅爲茅類非謂菅卽茅也說文云茅菅也菅茅也二字互訓則是合菅茅爲一物夫茅可爲苫蓋及供祭祀縮酒用菅可爲繩索及束物織履屨用此詩言菅與麻同漚未聞茅亦可漚也春秋成九年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正義引陸璣詩疏云菅似茅滑澤無毛肋宜爲索漚及曝尤善此言菅可代絲麻未聞茅亦可代絲麻也小雅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菅茅分詠本屬二草菅茅在關左徧地俱有而他草之可苫屋可綯繩勝於菅茅比比皆是故菅茅未見人用也

東門之楊

楊大木見車鄰

墓門有棘

棘小木見凱風

墓門有梅

毛傳云梅枏也夫詩之言梅者有二一枏梅一杏梅其梅之名枏者則爲大木其梅之類杏者則爲果屬傳於召南摽有梅曹風其子在梅小雅侯栗侯梅皆無說而於秦風有條有梅與此詩梅下皆釋曰枏終南之梅與條同生於山條爲楸梅爲楩大木成林從其類也而此詩首章曰有棘次章曰有梅棘梅並詠枏非棘類似不宜釋之曰枏鳲鳩之詩次章言其子在梅三章言其子在棘與此詩首章言有棘次章言有梅正同棫林案據王注天問則此詩兩章皆作墓門有棘蓋三家本與毛異則此梅不宜爲枏宜爲似杏之梅矣

有鴞萃止

鴞或曰鴟鴞詳繹爾雅說文及諸儒傳注竊不以爲然夫詩中有鴟
鴞連言者如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是也有鴟鴞分言者如爲梟爲鴟
翩彼飛鴞是也鴟鴞連言則此鳥名雈乃爾雅之茅鴟郭注所謂鵂
鶹是也單以鴞言則此鳥爲梟乃爾雅之梟鴟郭注所謂土梟是也
或者疑之以字作鴞不作梟不知鴞梟同聲古多通用郭注爾雅狂
茅鴟云今鶶鴟似鷹而白注怪鴟云卽鴟鵂注梟鴟云土梟三鳥皆
名鴟皆爲惡鳥土梟卽梟也巴蜀異物志云鵩鴞體有文色俗因形
名之曰鵩又名訓狐一作梟則是鴞卽梟也毛傳云鴞惡聲之鳥也
鄭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樹因惡矣
陸疏云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蓋鴟鴞爲茅鴟大
如家鴉梟最小大如鶉鴿此言大如斑鳩正是梟也說文云梟不孝
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在木上段注云漢儀夏至賜百官梟羹

漢書音義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獍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
吏祠皆用之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
其惡鳥故食之也此鳥頭圓目大形如貓關左俗呼曰貓兒頭羽色
蒼黃有斑文食蟲亦食桑葚古人取入食品禮內則言不食鴞胖謂
脇側薄肉不堪食餘皆可食也莊子言見彈而求鴞炙亦謂鴞美可
炙食不必盡屬欲絕其類也史記賈誼傳云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
坐隅楚人命鴞曰服淮南子云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注鼓造謂
梟梟羹古制故高說云然梟卽鼓造之合聲也邵疏爾雅言鵩爲鴟
類非梟然茅鴟怪鴟夜飛晝伏不入人家至梟入人家則屢見之世
以爲不祥主喪亡亦最驗則鴞的是梟卽鵩也其首有雙毛角似貓
形俗又呼曰野貓諺云野貓進宅無事不來是古今同惡之鳥也蓋
不惟其聲惡其性尤惡梟雛能飛遂食其母餘頭不食懸於枝上故
字或作梟從鳥頭在木上於六書爲指事也鴻雁之義鴛鴦之貞今

人皆食之而梟轉不聞人食風俗變遷飲食亦然矣墓門之詩小序
云刺陳佗也佗爲陳桓公弟桓公疾佗弑太子自立佗之簒逆無君
與無父等以食母之梟起興此引喻之最近者詩緝云鴞怪鴟也鵩
也鵂鶹也卽瞻卬之爲鴟也則是將三鳥而誤合爲一鴞鳥俗所恆
見無綠色者陸疏亦微誤

防有鵲巢

鵲善營巢見鵲巢

邛有旨苕

毛傳云邛丘也苕草也孔疏云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
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陸疏云苕苕饒也幽
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
生食如小豆藿也棫林案勞豆登之借字豋野豆見類篇或作豍

邛有旨鷊

毛傳云鷊綬草也鷊一作虉爾雅釋草云虉綬郭注小草有雜色似
綬說文作虉引詩亦作虉釋義與傳雅同類篇引詩又作虉虉正字
虉虉或字鷊借字陸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夫鷊爲鳥名述
異記云吐綬鳥大如鶴五色出巴東山中若天晴則吐綬長一尺須
臾還吞之一名錦帶功曹此草雜色成文如鷊故卽以鳥名名之字
加草所以爲別耳

有蒲與荷

蒲荷皆水草荷見山有扶蘇蒲生水澤其類有二一名香蒲一名臭
蒲臭蒲味薰臭根寸寸有節在泥中節節生芽葉高一二尺餘直立
不下垂脊棱如劍出穗結子如燭形香蒲其香在花通稱昌蒲或單
呼曰昌又名昌歜又名昌陽又名堯韭或名荃名蓀說文名茆薜山
陰陸氏云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爲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
道也昌或加草作菖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十七日菖始生菖者百

草之先於是始耕南方草木狀云番禺澗中生菖蒲一寸九節北方氣寒蒲生於三四月葉如萱草長而肥闊高七八尺餘五月間從中抽莖開細花色黃如屑細子攢簇成穗如棒杵形俗呼曰蒲棒其花微有香氣其蕊屑細若金粉入藥名蒲黃其葉亦可作扇其根蟠曲有節嫩芽可食周禮謂之蒲葅春秋傳三十年傳云饗有昌歜杜注昌歜昌蒲葅凡入藥之蒲與爲葅織席之蒲皆香蒲也臭蒲無用也

有蒲與蕑

毛傳云蕑蘭也鄭箋云蕑當作蓮夫渠實也箋以上章言荷下章言菡萏易蕑爲蓮意在三章一律然蕑亦水中香草與荷原不相戾荷蓮菡萏同物文義雖較完整古人手筆要不若是拘也改經字以就己說似可不必鋮林案據釋文正義則箋語是蘭當作蓮鄭改傳文非易經字

有蒲菡萏

毛傳云菡萏荷華也說文作菡蕳說解云扶渠華未發爲菡蕳已發爲夫容鋮林案附說見鄭風萏山隰之當草木疏作未發爲菡萏已發爲扶蕖扶渠乃荷之大名非華巳發之名也陸說大誤

檜風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

毛傳云萇楚銚弋也鄭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爾雅釋草云萇楚銚芅郭注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如桃花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鋮林案傳疏據本草圖經子細如麥該據諸謬麥字疑來字之誤陸疏云萇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名醫別錄云萇楚一名御弋陶氏注云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本草云羊桃莖大如指而弱蔓柔葉大如掌上綠下白有毛狀似苎麻而圓其條浸水有涎滑又名羊腸又名細子爲其實如棗核楚辭云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王注橘柚美木苦桃苦木洪興祖補注羊桃苦味故謂之苦桃此蓋言羊桃實苦非木苦也羊桃北方未見而諸家說各異或言葉長而狹或言葉大如掌是其葉之大小不一或言花白或言花紫赤是其花之顏色不一詩曰萇楚古曰銚弋後世曰鬼桃苦桃名亦因時改移也鋮林案郝疏謂羊桃即今夾竹桃

曹風

蜉蝣之羽

毛傳云蜉蝣渠略也蜉蝣一作浮游又作蜉蝤又作蜉蝣渠略一作蟟蠌鋮林案說文作𧖴蝣渠略借字蜉蝣或字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略郭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陸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夕死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傳殷衆也浮游者渠略也漢書王褒傳云蜉蝤出以陰顏注蜉蝤甲蟲朝生而夕死方言云蜉蟻秦晉之間謂之蟟蠌郭注似天牛而小有甲角李氏本草言蜣蜋

蜉蝣天牛皆蠐螬蝎蠍所化蜣蜋即蛣蜣莊子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是也天牛即今俗所呼之水牛牛畜中有水牛一種此蟲名與之同生朽木糞土中朝生暮死或云水牛即蜉蝣水牛雖亦甲蟲似蜣蜋而體長二寸餘色黑頭紅兩鬚如角氣味臭惡與陸所言可食者不合郭言豬好啖之陸言燒炙噉之而今則未聞食者淮南說林篇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詮言篇云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是蜉蝣雖短期非必限以朝夕說者甚其詞耳此詩蓋以蜉蝣之羽翼與人之美其衣裳采采楚楚自矜其華而忘其壽之促是以上句與下句也諸儒皆以蜉蝣爲甲蟲樊氏獨言如蝎蠋形似蠶與甲蟲迥異鋮林案詩正義引樊語鵜作鶘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毛傳云鵜洿澤鳥也鄭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爾雅釋鳥云鵜鴮鸅郭注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

俗呼之為淘河說文云鵜胡汚澤也或作鵜段注此鳥單呼曰鵜以其胡能抒水故又名鵜胡也陸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械林案正義引鶚作鶚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夫鵜之名不一曰洿澤曰淘河曰鵜鶘又作鵜胡洿澤又作鵜鶘又作汚澤又名犂鶘又名犂塗又名淘鵝蓋鵜鶘轉為犂鶘又轉為犂塗洿澤轉為淘河又轉為淘鵝曰胡言其形曰淘河言其性曰鵝言此鳥似鵝也鵜性最貪食魚無厭故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也鵜有胡能竭池水故淮南子云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也晁以道云鵜之屬有曰漫畫者以嘴畫水求食無一息之停有曰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俟魚過取之漫畫今俗名海畫刺無尾長喙形似魚狗信天緣一名信天翁形似鶩而無絲毛俗名縮脖鳥皆小於鵜雖同為食魚之鳥而非一類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鳲鳩即布穀春秋傳所謂鳲鳩氏司空者也好食桑葚故在桑一名桑鳩即以在桑得名衛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傳言鳩食葚則醉桑葚醉鳩薄荷醉貓犬醉虎物性之異不可以常理解之本草所以謂桑葚鳩之酒薄荷貓之酒犬虎之酒也其子七者鳩之子數不必定七此偶舉以起興蓋言鳩之子雖有七而君子之儀則維一也毛傳云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陸疏說同鳲鳩一作尸鳩秸鞠爾雅作鴶鵴說文作秸鞠漢書注作秸掬方言作結誥字之異聲之轉也先儒解經多遵舊聞未必盡由目覩如鳲鳩哺子今多見之數子共居一巢似無行次彼安能依序而哺之微論鳩子遇食呱呱爭噉即令不爭而雜錯羣居鳩亦未必能記某已食某未食某宜先哺某宜後哺也必欲均平非七子七巢不可矣鳲鳩伏雛多居樹窟從未見其營巢孔疏言平均如一無正文蓋相傳為然已疑此說之難據漢書鮑宣傳云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漢儒沿襲舊說見諸章奏總由誤泥春秋傳鳲鳩為司空司空平水土其德均一之意而附會之械林案郝疏爾雅云箋於鳩巢言其性拙傳於養子言其平均俱據詩生訓此於舊義亦有微詞後箋則云鳲鳩均一之德經師相承其說甚古朝夕上下亦必目驗而知如鳩性不樹止桑扈不啄粟之類古人博明物理究極羣書非可據所不見妄生疑異愚按後箋說是也惟信好者知此意耳鳲鳩在關左見於春耕之候伏雛已成即去至則不知其何自來去則不知其何所往朝夕長鳴日日習聞古今皆因其聲名之如布穀郭公秸鵴之類心中先有此字再聽其聲恰相肖也段注說文言鳥之名皆由其聲信哉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梅杏類見摽有梅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

棘棗類見凱風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榛橡類見簡兮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毛傳云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孔疏云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爾雅釋草云稂童粱郭注稂莠類也爾雅翼云稂惡草與禾相雜故詩人惡之說文云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或作稂陸疏云禾莠為穗而不成崀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邵疏爾雅云陸璣所說與許叔重同稂為穀之有稃而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磽瘠之地與夫雨暘之不時人事之不齊禾不能成實則為稂豐年則無之大田所以言不稂也農家穫稻則簸而揚之以去其稂然稂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鶩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械林案稂有三說說文與陸孔疏以稂為禾之秀而不實者郝氏爾雅疏衍其義作者從之此一說也段氏據釋文引改說文禾粟之采作禾粟之莠謂不成謂之童蓈已成謂之莠而陸疏禾秀亦為莠之

漢後箋傳疏從其義此又一說也爾雅翼謂稂即爾雅之孟狼尾九穀考從之此又一說也三說皆各有據然細按之如前說似稂即禾如段說似稂即莠皆不得特爲一草與經云稂莠並稱者不甚合九穀考定爲狼尾義獨爲長鄭箋此詩云稂當爲涼涼草蕭蓍之屬諸儒皆不識涼爲何草胡氏據釋文稂又音良謂即子虛賦之藏莨漢書音義之莨尾草亦即爾雅之孟狼尾是則後說幷合鄭義洵定論矣

至於下泉之詩則舉童粱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幷及蕭蓍以見庶草之盡卒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稂莠追思盛治所由寤歎而不能忘也此皆言稂即是粱稂粱同韻穀實既已成米則爲粱穀實尚未成米則爲稂即今之秕粱與莠異書仲虺之誥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莠爲似穀之草秕爲不實之穀也凡物之小者曰童童猶曰粱則粱不必無米即今俗所謂半仁之穀也百穀中不必皆有莠而百穀中則皆有稂年豐則稂差少耳爾雅之童粱爲稂狼尾爲莠郭云稂爲莠類蓋言穀實不成類莠非言莠即是稂爾雅翼言稂爲惡草猶以稂爲莠也誤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

毛傳云蕭蒿也即香蒿見采葛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

毛傳云蓍草也陸疏云蓍似藾蕭青色科生棫林案爾雅苹藾蕭郭注今藾蒿是藾蒿亦蓍之類　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白虎通云孔子謂蓍之謂言耆也老人歷年多更事久能盡知也埤雅云草之多壽者故字從耆蘇氏本草云蓍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二三十莖至多五十莖生便條直所以異於衆草也秋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形如菊花實如艾實夫蓍在諸家多言其用惟蘇氏釋其形色較詳是爲玩占之草也易傳云蓍之德圓而神又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蓋取蓍草五十莖兩手隨意分合之觀其奇偶以別陰陽之數故許氏曰易以爲數也傳聞蓍草生於文王孔子墓地他處無兩聖墓不在曹此詩何以詠蓍邪韓詩外傳云孔子之野有婦人哭甚哀使問焉對曰向日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不忘故也此又以蓍爲薪蓍不必盡屬神靈之物而亦非罕見之草矣此詩蓋言稂蕭蓍之草不勝洌泉之寒小國之弱不堪強侯之侵黍苗陰雨冀得賢伯據序詩作於曹共公時其當重耳脩怨國破君執之會乎思周之盛疾晉之橫意悲而語隱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黍穀之黏者見黍離

毛詩多識卷六終

毛詩多識卷七

長白多隆阿著

豳風

有鳴倉庚

毛傳云倉庚離黃也孔疏云倉庚一名離黃卽葛覃黃鳥是也爾雅釋鳥云倉庚商庚倉庚一作鶬鶊離一名鵹一作鴷詳見葛覃

爰求柔桑

鄭箋云柔桑稺桑也蠶始生宜稺桑此卽桑葉始生者桑成大樹發葉較遲在野之桑未成樹萌芽略早可求也芽始成葉故曰柔

采蘩祁祁

毛傳云蘩白蒿也所以生蠶孔疏云爾雅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曰皤蒿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白蒿所以生蠶此蓋言蘩可以生蠶非言蘩飼蠶集傳誤會毛說乃云蠶生未齊不可食桑故以蘩啖之豈知蠶不可以食蘩哉蠶子未生古者采蘩以浴之此術今已不行詳見采蘩

八月萑葦

毛傳云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曲一作筁說文云筁蠶薄也又作苗揚子方言云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萑葦水草也詳蒹葭

猗彼女桑

毛傳云女桑荑桑也鄭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爾雅釋木云女桑桋桑郭注云今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此言女桑爲桑樹之小者桑小生條故條長又名桋桑桋亦作荑非桑荑也桑荑爲前章之柔桑不宜又重言之上言條桑是爲大樹盡桑條不伐則來年枝葉不茂此爲古制今尙行之若樹本小則不堪斬伐葉已采矣條須聽其滋長故云猗蘇氏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爾雅桋桑桋祇訓小故郭氏又引當時俗語爲注葢伐桑條之候桑葉已盛此時已無荑桑可取也傳以桋爲荑葉誤讀

七月鳴鵙

毛傳云鵙伯勞也與爾雅釋鳥文同鵙一作鴂或名題鴂伯勞或作百勞或作博勞或名百鷯或名伯趙郭氏云鵙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氏春秋昭公十七年傳云伯趙氏司至者也樊光曰伯趙司至以夏至來冬至去爲其來去以夏至冬至故曰司至夫夏至陰生鵙應陰鳴禮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夏小正五月鴂則鳴易通卦驗云小暑伯勞鳴淮南子時訓注云五月陰極於下博勞應陰而鳴夏至爲五月中小暑爲六月初諸說微有不同然言鵙之鳴大略在五六月之間今忽言七月與諸說似戾鄭箋於是曲解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嘗考豳地在今陝西

居近西陲寒來宜早易說卦傳言乾爲寒爲冰位西北故云寒冰禮云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皆是西陲早寒之證也王肅又曲解之曰古文五字與今文七字相近故又訛爲七因一字之難明而欲改經以暢己說則其失尤甚於鄭嚴氏詩緝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爲殘賊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補傳曰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毛西河續詩傳云七月鳴鵙以起下八月載績言鵙應陰而鳴五月一陰生至七月三陰生矣陰氣漸盛鵙鳴愈甚養蠶者宜績絲製衣以禦寒氣離騷云恐鶗鴂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也亦言草木零落之幾兆於鳴鵙也春秋傳言伯趙氏爲司至是鵙之至在五月中因初至而聞其鳴故曰始鳴鵙之去在十一月中由五月至十一月皆有鵙鳴非七月後鳴極將去也鵙之去不在七八月間也但此鳥闕左未見識者絕少張茂先禽經云伯勞飛不能翔直刺而已形

似鸛鴰鸖鴰喙黃伯勞喙黑此言鵙之形焦延壽易林云鵙則單棲鷙必匹飛此言鵙之性陸農師埤雅云鵙能制蛇鵙鳴在上蛇盤不動楊用修丹鉛錄云鵙能搏擊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侯飛輒擊之俗呼謂鳳凰皂隸蜀名鴛鴦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鵙之俗名亦可知也

四月秀葽

毛傳云不榮而實曰秀葽草也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物成自秀葽始說文云葽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段氏注云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一語之轉必是一物似鄭不當援王萯也劉向謂苦葽今則不識味苦應夏令也詩緝引曹氏說云葽遠志也爾雅釋草云葽繞棘蒬注云今遠志其上謂之小草本草言遠志一名蕀蒬一名繞葽一名細草四月采根陰乾參訂諸說知葽爲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

毛不指葽爲何草鄭疑爲王萯陸璣亦無明說曹氏以爲遠志證據甚明劉向以爲苦葽今遠志苦澀醫家以甘草熟煮之乃可用也本草言遠志生泰山背宛句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根黃色形如蒿二月開花白色根長及一尺泗州出者花紅根葉俱大於他處夫郭注爾雅言遠志葉如麻黃赤華本草言遠志葉如蒿白華土性不同種類亦異其根入藥稱上品能治健忘益聰明故名遠志而苗極細微故名小草鄭箋引夏小正以葽爲王萯蓋王萯乃月令之王瓜今俗名赤雹與葽迥異孔疏云葽之爲草書傳無文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夏小正作王萯而生秀自異本草言萯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夫孔氏雖不識葽爲何草而疑鄭氏以王萯爲葽之非蓋以王萯秀於七月開淡黃花結小瓜生青熟紅內有黑子是生於四月非秀於四月也段氏注說文據劉向說以爲苦葽邵注爾雅亦據劉說言葽非遠志段氏以葽爲夏正之幽遠志爲細草藏於衆草之中不易尋采頗有幽意而幽字從幺與細小之義亦近遠志味苦與苦葽之名亦合葽幽與繞蒬皆爲轉音是葽爲遠志明矣毛西河以葽爲苦菜苦菜即今俗之鴨兒食草雖秀於四月而無葽名苦菜名荼六章云采荼此何不言秀荼也總由不詳此草誤據夏小正禮月令王瓜生苦菜秀二語而作此解徐氏又以葽爲狗尾草失之愈遠矣

五月鳴蜩

毛傳云蜩螗也爾雅所載之蜩凡七種一曰蜋蜩二曰螗蜩三曰蚻蜻蜻四曰蠽茅蜩五曰蝒馬蜩六曰蜺寒蜩七曰蜓蚞螇螰郭注蜋蜩云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注螗蜩云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注蚻蜻蜻云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曰鳴蚻虎懸注蠽茅蜩云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注蝒馬蜩云蜩中最大爲馬蟬注蜺寒蜩云寒螿也似蟬而小

青色月令曰寒蟬鳴注蜓蚞螇螰云卽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李氏本草以五月鳴者爲馬蜩一名蚱蟬一名齊女較諸蟬獨大而色黑夏正言五月鳴者爲良蜩唐蜩今之蜩鳴於五月者其形頗小其聲直而長其鳴於立秋候者其形巨黑兼綠色其聲曲而遠及過別枝猶曳餘音此謂之蟬是爾雅之寒蜩也俗呼曰秋凉又曰接凉言此蟲鳴則氣凉也又有形尤小色青長翼而聲近鳴咽者俗名吉了乃接凉字音之轉關左有蟬無蜩關之右至虛龍蜩鳴漸多形色黑而小於蟬槐柳陰中聚衆雜鳴音如鼎沸大雅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詩人善取喻也王氏論衡云蠐螬化腹蜻腹蜻坼背出而爲蟬或云蜣蜋所轉之丸久而化爲此蟲或云蟬卽蜣蜋所化由不潔轉爲至潔也古者蜩入食品見禮內則今未聞有食者矣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狐狸皆山獸名爾雅釋獸云貍子貄說文云貍伏獸似貙關左俗渾

呼曰狐貍究之狐自爲狐貍自爲貍二物判然不相似也蓋狐形似狗貍形似貓狐毛一色貍多斑文禮檀弓云貍首之斑然此貍有斑文之證也宋史安陸州貢野貓之名至今俗猶呼之其形與家貓略同或黑毛或犂文比家貓身軀較偉面腰俱長大者長二尺餘毛厚而細圓目娟娟足最捷恆入村竊雞食正字通云貍野貓也有數種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圓頭大尾者爲貓貍善竊雞鴨斑如貙虎方口銳頭者爲虎貍食蟲鼠果實似虎貍尾黑白錢文相間爲九節貍領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爲香貍卽靈貓也南方有白面尾似狐者爲牛尾貍亦名白面貍又登州有貍頭魚尾者名海貍是貍之類不一而總名野貍家貓亦名貍有貍奴名所以別之曰野也貍有食鼠者觀其捕鼠趨縮之步不失尺寸後鄭注周禮貍步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廣雅云玉面貍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夫野貍之可畜以捕鼠者今則未見其恆見者爲

貓貍集皮爲裘名山貍毛微脆光滑如濡貴亞於狐香貍海貍亦間有之香貍之毫用之製筆禮內則云狐去腦貍去正脊古今食品之異不可與俗論也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毛傳云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鄭箋云豕生三曰豵夫豵豜皆野豕冬獵所獲豵小則私之豜大則獻之所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也說文云豵生六月豚小爾雅云豕之小者爲豵一作猣豜一作肩齊還詩云並驅從兩肩兮一作豜又作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集傳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夫斯螽莎雞蟋蟀本屬三蟲先儒無有併爲一物者後學亦多從三蟲之說蓋以此三蟲其名異其性異而其形色亦俱異爾雅釋蟲云蜤螽蜙蝑螒天雞蟋蟀蛬三物三釋是非一物也其證一郭注爾雅云蜤螽蜙蝑也俗呼蝽黍螒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一曰樗雞蟋蟀今促織也一名青蛚邢疏云蜤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螒一名天雞一名莎雞一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六月莎雞振羽蟋蟀一名蛬詩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爾雅分斯螽莎雞蟋蟀爲三蟲郭氏邢氏亦以三蟲解之不爲一物也其證二毛傳云斯螽蜙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迅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傳引爾雅以解斯螽而莎雞惟言振羽則已分斯螽莎雞爲二物矣箋未明言斯螽莎雞蟋蟀爲何蟲而指之曰三物其不名爲一類可概見矣其證三陸璣疏云斯螽揚雄曰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聲聞數十步莎雞似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爾振羽

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夫幽州卽今關之左右未聞呼斯螽爲春箕呼莎雞爲蒲錯者然其名不同則其物亦異而言二蟲之形色亦較詳是不與蟋蟀爲一物也其證四嚴氏詩緝云斯螽蚣蝑也蚱蜢也舊說以爲卽螽斯非也莎雞絡緯也促織之類也此以斯螽非螽斯斯螽爲馬蜡螽斯爲飛蝗本非一物其以莎雞爲促織類蓋言似促織也其辨斯螽甚是而其言莎雞則混入蟋蟀然亦不爲一物也其證五山陰陸氏云斯螽江東謂蚱蜢善害田稼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聲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夫蜡類食苗本有此蟲而斯螽多居水草間不食禾莎雞雖鳴不似紡緯是言斯螽莎雞皆誤而言莎雞非促織略同嚴氏亦以斯螽非莎雞莎雞非蟋蟀也其證六虞氏天香樓偶得言斯螽莎雞蟋蟀爲三蟲亦引爾雅郭注及陸疏爲據其云斯螽一生九十九子周南螽斯羽卽此斯本語助故或云斯螽或云螽斯其云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

紡緯其云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此言三蟲形色不必盡是其言斯螽即螽斯與邢氏同與嚴氏異其言莎雞爲絡緯與郭陸俱異與山陰陸說同其言蟋蟀則似野蟋蟀而其分之爲三則亦略同諸家也其證七蜙蝑也蟦蟒也舂箕也蚱蜢也是斯螽有四名天雞也樗雞也酸雞也蒲錯也是莎雞有四名蛬也促織也投機也吟蛩也是蟋蟀有四名各有其名各不相混禮月令季夏之月蟋蟀居壁是六月即名蟋蟀不以六月名莎雞也王褒賢臣頌云蟋蟀俟秋吟五月六月非秋不能動股振羽而鳴也蟋蟀之鳴以翼不以股此言動股則斯螽非蟋蟀也莎雞鳴以翼則飛行而鳴於野不鳴於家此言入在牀下則莎雞非蟋蟀也是爲三物非一物其證八此三蟲關左皆有斯螽俗呼曰草螞蚱莎雞俗呼曰撒達蟲蟋蟀俗呼曰家趨織斯螽形似蝗而小色青黃翅有花文長股善躍股動摩翼作聲非兩股相搓而鳴頭微方無角有角者其聲在翼不在股陸疏言斯螽長角誤莎雞形似草蟲土灰色外翅蒼黑色內翅淺紅色艷如桃花內外翼祇二層亦無毛黃昏之候繞原低飛振羽之聲蓋沙沙然小兒拍手作響便止於地郭氏言莎雞赤頭陸氏言羽毛數層誤斯螽似蝗而實非蝗蝗爲害稼之蟲沴氣所生不習見螽則常有者羣蝗食禾螽惟食草蝗飛有聲不惟股不鳴其集於地翼亦不鳴也莎雞形似斯螽而色灰蒼飛行有聲止則不鳴恆在野不入室音則沙沙不類紡緯蟋蟀之在室者體色蒼有白花文春夏即育不必至秋始生偶逢秋涼四壁唧唧終夜不息嚴氏山陰陸氏謂莎雞爲絡緯虞氏謂蟋蟀至秋始生黑色如漆皆誤陸農師埤雅言莎雞鳴以時故有雞之號義尤近附會也

穹窒熏鼠

鼠小獸之穿屋墉者見行露

六月食鬱及薁

毛傳云鬱棣屬薁蘡薁也說文云鬱木叢生者薁嬰薁陸疏云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赤食之甘廣雅云山李雀李鬱也薁嬰舌也本草言薁名蘡薁今俗呼曰山葡萄蔓葉皆與家葡萄同蔓微細弱葉碎而不整實小而圓如黃柏子色黑味酸不甚甘美處處恆有鄉人采食之夫常棣之實名鬱李亦作郁李俗呼漚李郁音似鬱漚亦鬱音之轉小木叢生花葉與李無異惟實小味酸而澀樹高二三尺關左未見高至五六尺者傳以鬱爲棣屬是以常棣爲鬱別名孔疏乃云爲唐棣之屬唐棣大木又名移本非果類何以云食因毛注而誤增一字便解不去古人之書不可輕加筆削類如此也晉宮閣名謂車下李三百四十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夫以薁爲李此最可異薁字從草不從木毛傳廣雅皆不言其似李葡萄蔓生籐蘿之屬薁在說文列於草部籐本蔓生有似於草則薁非木類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曰櫻薁實大如龍眼黑色今之車鞅籐實是蓋陸疏原本舊有此文今本脫去其言薁實大不至此而言薁爲籐非木類不待辨也或據說文以薁爲山韭然說文引韓詩作食鬱及藿非言薁即藿也藿爲山韭薁爲蘡薁字本不同不得誤合爲一也詩緝云鬱雀李棣唐之屬薁蘡薁也鬱類而小別也既以薁爲嬰又以薁似鬱草木混同蓋無確見矣

七月烹葵及菽

爾雅釋草云蔠葵蘩露郭注云承露也說文云葵菜也尗豆也藿尗之少也尗即菽字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可作葵菹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言今有紫葵白葵二種左傳鮑莊子之足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傳輒低覆其根李氏本草云葵三月種之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似杏葉而肥厚八九月開紫黃花纍纍結實大如五味子熟則紫黑色採取汁紅如胭

脂女子飾面點脣及染布故謂之胡胭脂亦曰點緈子羣芳譜云葵陽草也一名蜀葵一名露葵一名戎葵一名一丈紅處處有之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備蔬茹可防荒儉種類甚多宿根自生天有十日葵與終始故葵從癸能自衛其足又名衛足花如木槿有紅紫白黑數色昔人謂踈莖密葉翠蕚艶花金粉檀心可謂善狀此花已王氏農書云葵陽草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夫本草所言之葵爲蔓草關左未見王氏所言之葵卽今之大蜀菊徧地可種亦最易蕃療疾者恆用之秋生嫩葉嘗見燕趙人烹食潘安仁閒居賦云綠葵含露古蓋以葵爲常蔬也菽豆之總名葵曰烹則葵爲菜葵菽連言菽在烹內是菽亦爲蔬雖豇豍未見於古書然豌爲戎菽載於爾雅藿爲豆葉古人與藜同餐儀禮公食大夫禮有牛藿豌豆莖葉烹調得宜味亦鮮美安見此菽非卽今之豌葉類也晉地農人多食豆葉秦晉連疆風俗宜同亦足徵民風之節儉矣葵菽與上鬱薁爲對文鬱薁二果名葵菽二菜名配合勻稱義理宜然而諸儒俱不加注何也

八月剝棗

棗果名樹似棘而爲大木堅韌理細其色外黃中赤小枝多刺生葉遲於他樹似榆葉而光滑一枝五七葉開小白花結實大如指生青熟紅槩槩盈枝甘美可食爾雅釋木所載有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塡棗蹶泄苦棗晳無實棗還味棯棗凡十一種而棗爲總名棗爲處處皆有之果味甘色赤白者今未見亦鮮有苦者酸棗爲棘羊棗俗名軟棗有棗名而不似棗大棗名洗郭注言出河東郡猗氏縣大如雞卵河東今之山西猗氏縣隷蒲州府棗大者長近二寸謂大如雞卵亦近似之羣芳譜云棗一名木蜜王氏農書云棗南北皆有然南棗堅燥不如北棗肥美生於青齊晉絳者尤佳齊民要術云旱澇之地不任稼穡者種棗則任矣淸益錄云百益一損者棗故醫氏目爲百益紅說文云朿木芒也埤雅云大曰棗小曰棘棗性高故重朿棘性低故並朿棗棘皆有朿故字皆從朿禮曲禮云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儀禮士昏禮云婦摯舅用棗栗左傳云女贄不過榛栗棗脩皆以棗爲實也王氏言棗之佳者生於晉絳而今燕郡亦多出棗商賈販之爲貨果之上品也

十月穫稻

稻嘉穀秔也見鴇羽

七月食瓜

說文云瓜㼌也象形蓋言瓜字篆文象瓜實在纍蔓間之形李氏本草云瓜類不同其用有二供果者爲果瓜甜瓜西瓜是也供菜者爲菜瓜胡瓜越瓜是也在木曰果在地曰㼌大曰瓜小曰瓞其子曰瓣其肉曰瓤其跗曰環謂脫花處也其蒂曰㽓謂繫蔓處也禮記天子削瓜及瓜祭皆指果瓜也夫果瓜亦有三一曰甜瓜又名甘瓜俗名香瓜一曰西瓜又名寒瓜有與西瓜同類而瓤不甚甘曰打瓜肉不堪食其子爲果中佳品市貨瓜仁皆打瓜子也神農本經所載瓜蒂乃甜瓜之蒂西瓜源出西域入中夏較晚元人吳瑞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本草言胡嶠征回紇得此種歸是西瓜自五代時始入中國雖陶氏本草瓜蒂注有寒瓜甚大之語彼時中國西瓜尙未徧有則陶氏以前未有西瓜可知此詩所言之瓜爲甜瓜非西瓜也蓋甜瓜三月下種葉圓似瓠而小蔓延依地五月開小黃花結實大小不勻生苦蒂黏於蔓熟甘香則蒂自落有圓有長有首長末銳脫花處帶鼻或凹稜四五稜者形既不一有色青色白色黃色黑或黑白靑黃相間色亦不一五六月際可食西瓜之熟較甜瓜略晚夏小正言五月乃瓜較今甜瓜之熟又微早何至七月始食之如以豳風爲周正夏之七月卽周之五月不惟七月流火見於本章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他章亦然則此七月非五月明矣詳繹詩義上六句似養老者

下六句似養壯者上六句以六月發端下六句以七月發端可見也然則所食之瓜或是菜瓜廣雅所言龍蹄獸掌羊骹兎頭桂髓蜜筩小靑大斑八名皆是果瓜今俗所見瓜之爲蔬者有黃瓜絲瓜苦瓜冬瓜倭瓜五種可食之時亦多在七月此人人習讀而不曾致疑者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乃今之赤苞入藥用非蔬類

八月斷壺

毛傳云壺瓠也孔疏云以瓠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夫古者瓠匏通稱八月瓠成質堅蓋斷之爲器非食之

九月叔苴

毛傳云苴麻子也孔疏云苴麻之有實者蓋麻分雌雄有子爲雌麻名苴不結子者爲雄麻名枲言苴是叔麻子也

采荼薪樗

毛傳云樗惡木也陸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靑色葉臭蓋荼爲苦菜樗爲臭椿荼非甘滑之蔬樗爲不材之木故農夫於荼則采之於樗則薪之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毛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蓋禾之熟有早晚故先後之名分也黍稷菽麥皆穀名

晝爾于茅

茅野草荻屬見野有死麕

獻羔祭韭

說文云韭菜也一種而久生者也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夏小正云正月囿有見韭禮曲禮云韭曰豐本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內則云豚春用韭儀禮聘禮云韭菹是韭爲祭祀之豆實又爲日用之常蔬也埤雅云韭之美在黃今俗於冬月用草糞培韭根令深厚

溫暖韭生黃芽貨以爲珍俗名韭黃漢書龔遂傳遂治渤海勸民種一畦韭南史周彥倫傳文惠太子問彥倫曰菜食何味最勝對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嫩韭爲嘉蔬老則辛葷不堪食也韭有園韭山韭之別園韭可種葉似薤而肥大高盈尺六月出莖開小白花尖瓣六出攢簇成叢結子色黑暗似葱子山韭莖葉與園韭略同花作淡紫色爾雅釋草言藿山韭即此也羣芳譜又有水韭生水中五六月堪食不葷而脆闕左未見此種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毛傳云鴟鴞鸋鴂也鄭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也爾雅釋鳥云鴟鴞鸋鴂郭注云鴟類言鴟類者以鴟鴞與怪鴟梟鴟皆有鴟名也鴟鴞又名茅鴟郭注爾雅云今鵵鴟也爾雅又有萑老鵵郭注云木兎也似鴟鵂而小兎頭有毛角夜飛好食雞說文云萑鴟屬從隹從𦫳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云鴟鴞鸋鴂也段氏注云鴟鴞則爲鸋鴂鴟舊則爲舊留不得舉一鴟字謂爲同物又不得因鴞與梟音相近謂爲一物又不得因鴟鴞與鴟鵂音近謂爲一物也鴟舊不可單言鴟鴟鴞不可單言鴞凡物以兩字爲名者不可因一字與他物同謂爲一物鴟鴞形似鷹鷂立高二尺餘羽黃蒼斑文頭如兎毛角雙峙圓目利爪晝伏夜出破他鳥巢食其子及卵或入村鄉攫雞貓食之其鳴如撮口相呼嗚嗚不歇又如人鼾睡聲闕左俗名曰橫呼是言其多聲又名曰狠扈是言其性鷙夜集人家屋上鳴主凶喪說文謂所鳴主禍蓋以此也其或夜蹲山嶠長呼不息主天將雨亦有驗莊子秋水篇云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而不見邱山陳藏器本草云鴟鵂夜能入人家拾人手爪知人吉凶故除爪者埋之戶內恐爲鴟鵂所得夫鴟鵂非鴟鴞鴟鵂爾雅名怪鴟又名鵋䳢郭云江東呼鵂鶹亦謂之鵅鵅其聲亦似休留字說文名鴟舊晝伏夜飛往來於深山密林未見其至村里也莊子言撮蚤爲蚤蚤小蟲亦

非爪甲之爪也陸璣謂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懸於樹枝謂之韈雀或曰巧女此蓋以鶗鴂當鴟鴞也鶗鴂一名桃蟲乃鳥之極小者豈能毀他鳥之巢以取其子哉此由揚氏方言桃蟲與鴟鴞之別名韈鷦同釋陸氏不察取之作注而與詩義乖舛不合陸農師嚴華谷非之宜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云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之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其子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窩巢病之者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夫詩言取他鳥之子破他鳥之巢此則云自病其子自壞其巢謂停陸說而並詩義亦失之未嘗目覩其物徒據舊文懸想猜測冀千慮之一得蹈此病者比比皆是也鴟鴞有鸋鴂名揚氏言鶗鴂一名鸋鴂因有以鴟鴞爲桃蟲者鴟鴞字與鵂鶹爲轉音說文言其禍民物近於怪因有一鴟鴞爲怪鴟者土梟名訓狐名鵩鴟鴞名橫呼與狐鵩音似因有以鴟鴞爲

梟鳥者凡鳥夜多目瞶鴟鴞之目夜察秋毫故能破他鳥之巢以取其子鴟鴞入村夜攫貓雞蓋常見之

徹彼桑土

毛傳云桑土桑根也此爲桑根之皮也桑根在土中其皮外黃內白剝而取之柔軟堅韌可代麻蒯

予所捋荼

毛傳云荼萑苕夫苕亦作芀爾雅釋草云葦醜芀是芀爲葦之華荼乃萑之華也孔疏云荼薍之秀穗也顏師古漢書注名蔈錐蓋蔈薍皆萑之別名萑初萌芽似錐萑秀成穗爲荼捋萑穗以藉巢亦鳥之所恆有者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毛傳云蜎蜎蠋貌蠋桑蟲也鄭箋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夫食葉之蟲凡樹皆有樹葉面滑而背澀食葉之蟲常居葉下詩殆以蠋居葉下與人在車下也勞苦似非詩義也說文蠋作蜀釋之云葵中蠶毛傳解蠋爲蟲許氏解爲蠶蓋以蠋形似蠶曰葵中者言蜀葵中亦有不獨桑間始有蠋也爾雅釋蟲云蚅烏蠋郭注云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蟺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淮南子亦云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參考諸說是蠋爲似蠶之蟲見蠶即可以識蠋也今關之左俗尙植桑而食桑葉之蟲較少其有一種青蟲似蠶而細小者即小宛所謂螟蛉也又一種青黃灰色似蠶之蟲足生兩端行則一屈一伸此易傳所謂尺蠖也間有毛戴形不似蠶又有一種比蠶差小蒼灰色吐絲成繭此即野蠶惟食桑葉不食葵藿亦非蠋也莊子庚桑楚云奔蜂不能化藿蠋藿蠋即豆上青蟲大如拇指與蠶酷似俗呼曰豆蟲彼葡萄蘓香鳳仙芝麻黃蘗棠梨葉間皆有似蠶之蟲青黃色有花文或黑黃色前後共十

六足牢據莖葉上風搖不隕亦有色黑者此爾雅所謂烏蠋也山左人呼曰脹牛蟲此詩言在桑野乃是食桑葉者豈西陲有食桑之蠋東方桑樹獨無此蟲乎

果贏之實亦施于宇

毛傳云果贏栝樓也爾雅釋草云果贏之實栝樓郭注云今齊人呼之爲天瓜李氏本草云果贏贏與蓏同許愼云木上曰果地下曰蓏此物蔓生附木故得兼名夫栝樓即果贏二字轉音亦作菰蔞又作苦蔞又作瓜蔞瓜音與姑相近故又有澤姑之名古字頗少古人名物往往借用借果贏爲瓜蔞與八月斷壺言采其葍借壺爲瓠借葍爲蔔相似如曰蔓生附木此詩曰施宇又當如何作解考察名物不能於物之形象性情作解而惟於字義中求之大半穿鑿附會不足信也羣芳譜云栝樓三月生苗引蔓葉如甜瓜而狹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似瓠觚花淺黃色結實花下如拳生青九月熟黃赤色有圓

者有鋭而長者內有扁子大如絲瓜子殼色褐子色綠根一名白藥直下生年久者長數尺秋後掘者有粉夏月掘者有筋無粉果與根皆入藥材此草關左恆有種之以爲藩籬作點綴者蔓細而長葉如苦瓜而厚花似王瓜而大果如甜瓜而小生色青綠八月熟深黃色取根擣之淘洗出粉名瓜蔞粉取子剖瓤名瓜蔞仁

伊威在室

毛傳云伊威委黍也此蟲處處皆有古名委黍一名鼠負一名鼠姑伊一作蛜負一作婦爾雅釋蟲云蛜威委黍又云蟠鼠負郭注云瓮器底蟲陸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似白魚者是也夫此蟲名鼠負韓氏本草言其生土坎中常惹著鼠背猶枲耳名羊負來也又名鼠婦陸氏埤雅言食此蟲令人善淫又名鼠姑婦同類也夫古人因物命名在當時未必無意然五方之語音不同則物名遂遷轉而漸失如燕鶗以形名鵝鴨以聲名鸛鷹以色名至今猶可會意得之若伊威委黍鼠負婦姑以古音讀之音皆相似姑婦似黍鼠音伊威似鼠黍轉音焉必其爲蟲著鼠背食之善淫邪果爾此蟲有何威其形又不似黍也伊威由溼氣所生故俗名溼生蟲遼陽北呼曰潮蟲猶是溼生之意故鄭箋云家無人居則生也關左又呼曰稴米蟲此蟲形扁而勻長灰白色背有橫文黑目雙鬚十四足小者與稻粒酷似凡屋壁溼處恆有之陸氏謂伊威似白魚此爲食字之蟫生故紙堆中及書卷內形似小魚故名白魚又名蠹魚又名脉望漢以前無紙白魚何自生也

蠨蛸在戶

毛傳云蠨蛸長踦也爾雅釋蟲文同郭注云小鼅鼄長腳者俗呼爲喜子陸疏云蠨蛸長踦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說文云蠨蛸長股者或曰長踦或曰長腳或曰長股諸家說雖小異而大意略同蓋蠨蛸爲蜘蛛之別種爾雅所載次蟗鼅

鼄鼅鼄鼄蝥土鼅鼄草鼅鼄方言云鼅鼄鼄蝥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或謂之蠾蝓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之蝳蝓是皆在野之蜘蛛而非蠨蛸也蠨蛸亦名蜘蛛而獨在室在室之蜘蛛亦非一類此爲長足頭腹俱小足有六細如綫而長數倍於身室有人居則蠨蛸多網壁角室無人居則蠨蛸常網戶楣但其網絲縷雜亂不及檐外蜘蛛結撰工巧也唐人玉臺體詩言蟢子之飛爲藁砧歸家之占此即喜母著衣有親客至之意劉勰新論亦言野人晝見蟢子爲喜樂之瑞故俗呼蠨蛸曰喜蛛

町畽鹿場

鹿山獸名見野有死麕

熠燿宵行

毛傳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疏云燐鬼火之名以螢火爲燐非也陸氏埤雅崔氏古今注皆云熠燿螢爾雅釋蟲云螢火即炤郭注云夜飛腹下有火禮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夏小正云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螢白鳥蚊蚋也本草所載螢類有三其有翼能飛者乃茅根所化月令言腐草所爲者也其居傍水際者名水螢唐李卿水螢賦所謂彼何謂而化草此何謂而居泉是也其形似蛆蟲長尾有光無翼不能飛一名蠲竹根所化集傳謂宵行如蠶者指此關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澤故惟有飛螢形如叩頭蟲大亦如之黃白色雙翼長與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飛如星流有人兩手拍擊作聲便止於地向居北燕夏月常見飛螢而大僅如蠅多生牆陰階下城內人家屋宇密比豈有腐茅因思螢爲溼氣所化未必盡屬於草也晉書車允傳云允家貧不常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夫螢火之光本自無多有人捉取其光自閉照字讀書似不足信古今注云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宵燭一名燐是螢有燐名傳以熠燿爲燐本自非誤孔疏不必駁也

鸛鳴于垤

毛傳云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鄭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說文云雚雀也詩曰雚鳴于垤禽經云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鸛生三子一爲鶴巽極成震陰變爲陽震爲鶴巽爲鸛陸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雛則一村致旱災也陶氏本草注云鸛有二種似鵠而巢樹者爲白鸛黑色曲頸者爲烏鸛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鱣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雀卽鸛是鸛爲食魚之水鳥也寇宗奭云鸛似鶴而頂不丹項無烏帶兼不善唳止以喙相擊而鳴李氏本草云鸛色灰白翅尾俱黑多巢於高木其飛也奮於層霄旋繞如陣仰天號鳴必主有雨或謂能致旱災此不經之說至謂泥池

養魚有人升木驗其巢蓋不然此鳥關左亦嘗見之當春日和煦之候有大鳥翔於雲端其大如鶴人指爲鸛背尾色黑故有負釜皂裙諸名但祇往來飛鳴而無作巢久居者若空中泥池風高土燥焉能貯水養魚以意揆之其誣可知說文云垤螘封也韓氏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蟻出壅土鸛見之長鳴夫蟻爲小蟲處處有之蟻又作螘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朾螘蟼飛螘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蠪有翅而飛名蟼今俗則總呼曰馬蟻天晴則啓穴以便出入天將雨則銜土封穴高寸餘如小冢然故名蟻冢又名蟻壞言垤形如壞也孔疏謂將欲陰雨水泉將潤故蟻避溼而上冢嘗見蟻穴多近高地將雨之候蟻又高遷千百成羣往來如織俗名曰蟻行香不盡上冢避水也或誤會毛傳蟻冢之說也天晴蟻或伏穴不出陰則蟻羣出銜土塞穴鸛食蟻見蟻出

而長鳴是雨徵也此詩以鸛鳴興下婦歎以于垤興下于室與下章倉庚于飛興下之子于歸以熠燿其羽興下皇駁其馬同例非賦體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毛傳云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鄭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也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此皆言擧瓜之苦者以喻人之苦古無他瓜詩中言瓜則爲甜瓜甜瓜生則味苦熟則香甘試以全詩衡之桑有蠋蠃有實周公東歸正在夏月瓜未盡熟自是目前景物而首章言始歸在路二章言在路思及家室之荒涼三章言我征聿至是此時之歸士已至家矣不宜失序又言析薪之苦也蓋從軍三年忽歸故鄉瓜延栗薪猶足動懷則是擧小見大擧輕見重之筆未必中有喻意鄭氏訓烝爲久訓栗爲析愈迂曲而失

之愈遠也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鄭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蓋倉庚卽黃鸝熠燿其羽者言其羽鮮明如螢火之光嘗於雨後偶見流鶯映日低飛金黃羽毛其光射目誠有似乎螢火也者小雅言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以鶯比桑扈之文與以螢比倉庚之羽正同夫軍士之歸計在夏月而從征年久婚已愆期備禮卽行不拘霜降冰泮亦情之所宜有者倉庚出以二月蟄於九月羽飛熠燿豈定仲春螢火行宵瓜實施宇迥非春日景物可知古人讀書不必心細也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毛傳云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爾雅釋畜文同

九罭之魚鱒魴

毛傳云鱒魴大魚也爾雅釋魚云鮅鱒郭注云似鯶子赤眼說文云

鱒赤目魚陸疏云鱒似鯇魚而鱗細於鯇赤眼多細文此魚關左俗呼曰赤眼魚或呼曰鱒子魚圓身細鱗色白而微蒼眼中血絲橫貫注家以爲赤眼誠然也大者長二三尺餘松花諸江皆有之漁人言此魚善於避網頗不易取羅願云鱒魚目中赤色一道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鱒食螺蚌

鴻飛遵渚

毛傳云鴻不宜循渚也鄭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陸疏云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如鳧色白今人直謂之鴻蓋鴻爲鵠鶴類名黃鵠亦名黃鶴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毛傳云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孔疏云狼之老者領下垂胡蓋狼爲山獸項下懸皮爲胡胡垂如袋狼老則有之前行跋胡後退疐尾是進退俱難也

毛詩多識卷七終

毛詩多識卷八

長白多隆阿著

小雅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毛傳云苹蓱也是蓋以苹爲水萍鄭箋云苹藾蕭也是蓋以苹爲原草爾雅釋草云苹蓱又云苹藾蕭郭注云蓱水中浮萍藾蕭今之藾蒿傳箋釋苹皆本爾雅箋又改傳作詁者以萍爲水草非鹿所食故也陸疏云苹葉青白色莖似蓍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凡蒿之屬其臭多香而有清濁之別其香之近清者嫩皆可食鹿則不拘香之清濁皆食之王氏羣芳譜言一名蘋一名水花引此詩句爲證而此詩明言在野不言在水萍之爲草浮於水面纖微細弱寥寥無幾鹿爲山中大獸萍有多少足供其食關左多鹿人家畜之亦從未見其食萍則苹爲蒿屬不爲水草無疑也蕭爲香蒿古人采之以供祭祀之用苹之莖葉與蕭近似故有蕭名又以與蕭非一草故又別其名曰藾本草言鹿食九草其中有白蒿齊頭蒿二種則苹蓋齊頭蒿耳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毛傳云蒿菣也爾雅釋草云蘩之醜秋爲蒿郭注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邢疏云此言蘩蕭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蓋蒿之種類最繁總名爲蒿爾雅所載曰皤蒿卽白蒿曰蒿菣卽青蒿香可食曰蔚牡菣卽青蒿之不結子者曰艾冰臺卽艾蒿曰莪蘿卽莪蒿亦曰廩蒿曰藾蕭名藾蒿卽首章之苹曰購蔏蔞卽蔞蒿亦名流蒿曰蕭萩卽香蒿可供祭祀用者凡八種說文所載曰蔬蒿曰蓍蒿曰蔚香蒿曰莪蘿曰菻蒿曰蔚牡蒿曰蕭艾蒿曰蘩白蒿曰蓬蒿曰艾仌臺此不言蒿以艾之爲蒿人所習知也凡十種其曰菣曰莪曰蔚曰蕭曰蘩曰艾者與爾雅同而以蕭爲艾又曰艾冰臺則犯複蕭爲香草葉似藁本艾爲

灸草葉似菊花二草之性不同二草之形亦異也本草所載之蒿亦有數種與爾雅說文大槪相同闕左所有之蒿白蒿靑蒿艾蒿香蒿之外其餘大半無名卽有俗名亦不雅馴要之凡蒿屬則鹿皆食之不必惟食菣也傳蓋舉其一以爲注耳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毛傳云芩草也而未釋芩爲何草本草謂鹿食九草餘則不食九草者葛葉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苨也陸疏云芩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則是芩爲近水之草或云卽水芹水芹生澤畔葉似藁本而微鑒三月初萌布地生五月中抽莖枝岐出開細白碎花結子細如沙香而微辛春嫩莖葉采瀹可食美勝他蔬夫鹿雖野獸取麛畜之則亦易馴居近東邊往往多用木檻爲圈養育以供玩賞者豆藿木葉無所不食皆在九草之外本草之說不足據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毛傳云鵻夫不也鄭箋云夫不鳥之謹愨者夫不一作鳺鴀爾雅釋鳥云隹其鳺鴀郭注云今䳕鳩此鳥又名鵓鳩鵓爲䳕音之轉又名錦鳩又名斑鳩蓋其形似鵓鴿大亦如之羽藍灰色亦有靑白斑點者此以羽色命名也嚴氏詩緝云鵻一鳥而十四名鵻隹其鵓鳩祝鳩鳺鴀䳕鳩鶻鳩楚鳩鵻鳩荊鳩乳鳩鵅鳩鴿鳩鷄鳩也其名雖多而今惟呼曰斑鳩斑鳩在闕左四時皆見春夏多聲似咕咕格格四字拙於爲巢不能緻密惟取數十枝架於樹椏之間疎不蔽體人在樹下可仰見其卵力搖此樹卵或隕墜俗云天將雨鳩卽逐其雌晴則呼而返之又名撥鳩言能撥移其卵雛今有小兒升樹取之以俟其撥則竟不能此說殆不可信或名曰鳩婦則以雨逐之晴歸之也夫雖巢本不密豈能蔽雨雖在平日宿惟棲樹至於伏卵始草草爲窠是累窠者爲雌鳩非雄鳩也逐雌之說亦未必然或名曰拙鳩此鳩不善營巢則成拙矣方言以䳕鳩爲鶻鳩廣雅以鳺鴀爲戴勝鶻鳩爲鳴鳩戴勝爲鳲鳩皆誤春秋昭公十七年傳云祝鳩氏司徒也蓋以祝鳩性孝故以爲五鳩之首杜預注云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也是鵻爲孝鳥此詩取之以興將父言鵻集栩得所安止已勤王事不遑養親栩櫟也俗名尖柞見鴇羽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毛傳云杞枸檵也爾雅釋木云杞枸檵郭注云今枸杞也陸疏云枸檵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夫枸杞爲小木多叢生故曰苞一名枸棘爲其枝有刺如棘又名天精又名地骨爲其入藥可以補精血壯筋骨也本草言春采葉名天精夏采花名長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又名羊乳言枸杞之子甘如乳也枸杞一作苟杞一作句杞一作句已字畫小異耳詩緝云本草有枸杞名仙人杖一名西

王母杖羣芳譜云枸杞二木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如杞之條故兼二名此木闕左山中多有之春生葉如石榴而狹小幹高數尺枝弱似蔓六七月開小紅紫花結實如棗核蒂長三四分餘纍纍盈枝熟紅鮮潤光如珊瑚但味酸而苦不堪入藥李氏本草言陝之蘭州靈州以西枸杞皆作大樹子圓如櫻桃紅潤甘美可作果食此爲枸杞之別種陝西甘州枸杞子味甘不酢入藥爲上品陸氏又言杞爲柳屬柳爲喬木樹非叢生豈得言苞此與將仲子無折於里樹者原非一類易姤卦九五云以杞包瓜釋文以爲苟杞左氏昭公十二年傳云我有圃生之杞杜注杞枸杞易姤卦上乾下巽爲陰息陽消之卦杞爲巽象巽爲木爲高巽木屬陰爲杞柳非枸杞左傳之杞言生於圃枸杞生於野杜注亦不確也

我馬維駒

說文云馬二歲曰駒

我馬維騏

秦風小戎傳云騏綦文也蓋馬之青黑成文者

我馬維駱

爾雅釋畜云白馬黑鬣駱禮月令云駕白駱是駱爲馬之白色者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鬣是馬身色白而鬣黑色曰駱也

我馬維駰

毛傳云陰白雜毛曰駰此本爾雅釋畜文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毛傳云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爾雅釋木云常棣棣郭注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或名棠棣蓋棠常同音常棣花葉亦似棠而小故有棠名本草名郁李言馥郁也花實俱有香氣故曰郁又作鬱六月食鬱薁詩所言者即此也又名雀李

又名雀梅李梅皆象其實曰雀者小也言其實比梅李俱小其子入藥曰郁李仁此木關左最多高者不過三四尺抽條叢生無大樹夏初花葉齊放色白五出繁縟濃密結實肖李生青熟赤紫可采食酸而微澀不如園李甘美俗呼曰漚李漚爲郁鬱音聲之轉陸疏謂唐棣爲薁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其花或紅或白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又謂常棣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又有赤棣亦如白棣葉如刺楡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詳繹陸氏說唐棣之形正是常棣蓋誤以常棣當唐棣也其言白棣實似櫻桃者與郭注略同郭言出於關西此亦言出於關西天水隴西關左關右土產多似今有呼漚李曰山櫻桃者山櫻桃酸而不澀形亦與櫻桃酷似此爲常棣之別種似一而實二也詩緝以常棣爲玉李未知其指而與唐棣並載嚴氏蓋無確見唐棣名移葉大如楊與常棣迥異詩中木屬字義相似者如唐棣之與常棣杏

梅之與楳梅枸杞之與梓杞未見其物徒據舊說往往牽混於以知考察物類多聞不如多見矣

脊令在原

毛傳云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爾雅釋鳥云鶺鴒雝鷜是脊令又作鶺鴒一作鵠鴒別名雝渠又作雝鷜又作鷄渠鄭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夫則飛則鳴猶小宛所謂載飛載鳴飛不已鳴亦不已故郭注爾雅謂其飛則鳴行則搖也漢書東方朔傳云若鶺鴒飛且鳴矣顏師古注云鶺鴒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禽經言脊令友悌凡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中兩言脊令皆喻兄弟故箋謂求其類因此見詩人詠物各有深意以脊令言兄弟與鵻雝與將父將母之義正同是知不識物性不可以說詩也陸疏云脊令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說

文云雅石鳥一名雝鷜一曰精列是雅石鳥精列又爲脊令別名段氏注云精列脊令字音之轉詩緝云脊令雪姑也山陰陸氏云鶺鴒錢母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鳴則天將大雪極驗是雪姑錢母亦爲脊令別名雝渠也連錢也石鳥也精列也錢母也雅也脊令之別名有六也關左每於河溪之側見有小鳥大如雀灰白色嗉下有黑圓文腳尾微長飛則啣留作聲似脊令兩字之音止於地則尾急搖俗呼曰顚尾雀即此鳥也但於春夏水暖時則有之冬寒則不見其名雪姑鳴應降雪在北地殊不然此詩不言其飛言其在原是取行則搖有不安之意以興下兄弟急難焉

采薇采薇

毛傳云薇菜也即野豌豆見草蟲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毛傳云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說文引此詩爾作薾亦訓華之盛常即

郁李見常棣

象弭魚服

毛傳云魚服者魚皮也孔疏云魚服言以皮爲矢之服今俗所用之箭袋陸疏云魚獸之皮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貔其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爲矢服雖已乾燥而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潮回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之外可以知海水之潮其氣自相感也郭景純江賦云魚則江豚海豨注引南越志云江豚似猪海豨豕頭身長九尺闕左東南臨海魚皮之可爲器者沙魚最貴次則爲海狗海豚陸言魚獸似猪似指海豚又名魚貔似指海狗海狗大者數十斤脂油可燃燈皮可製器狗頭魚尾前有二足毛細色黃水陸皆居本草名曰膃肭沙魚海豚皆無毛有毛之魚皮似指海狗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毛傳云楊柳蒲柳也見車鄰

黍稷方華

黍稷穀名見黍離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草蟲阜螽皆蟲名見草蟲

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倉庚黃鳥蘩白蒿倉庚見葛覃蘩見采蘩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

杜赤棠山梨之赤者見甘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鄭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此杞爲枸杞非杞柳杞柳無實枸杞有實有實始可言采故此杞宜爲枸杞也箋以杞爲菜孔疏亦以爲杞木之菜蓋枸杞之嫩葉可茹古以爲蔬

鱨鯊

毛傳云鱨揚也鯊鮀也是言鱨又名揚鯊又名鮀古今稱名各異鱨揚鯊鮀又皆以本韻字爲訓陸疏云鱨一名揚今黃頰魚本草云黃頰一名䱇魺無鱗埤雅云䱇魺魚其臍春夏近上秋冬近下正字通云魺身尾似鮎腹黃背青腮下二橫骨兩鬚羣游作聲軋軋然一名黃頰一名黃鱨蓋此魚名揚名䱇皆鱨之同音字黃頰黃頰是言此魚之色其頰頰異於他魚故以頰頰名之黃魺者言此魚頰骨之聲軋軋也鱨爲處處恆有之魚無鱗黏滑手不可捉身色黃背帶色青腮骨橫互作聲禮月令獺祭魚取用爲祝者卽鱨也陸佃謂鱨爲黃鱗魚性浮而善飛躍故曰揚陸璣亦曰鱨身形厚而長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是皆以揚爲飛因鱨名揚泥執字義附會言之不知鱨非罕見之物其大者長三四尺本不能躍又焉能飛其皮色黃而黃不在骨本無鱗非其鱗之黃闕左俗呼曰黃昂昂與揚義相近鱨行水中頰邊兩刺緊貼其腹一入網罟則兩刺昂然橫互遝網而回

俗又呼昂刺又呼曰回網魚俗名既象其形又得其性網不能取惟罾可獲之又有大而色青者俗名牛尾昂味鮮肥肉極細膾亦貴重可珍如以鱨爲大魚又能飛揚焉有許大之罾而鱨麗之哉鯊一名鮀見爾雅郭注云今吹沙小魚孔疏引陸疏云魚狹而長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夫陸疏原有鯊似鯽魚一語而孔疏削去之孔氏蓋識此魚形色不類鯽也通雅云鯊吹沙小魚黃皮黑斑正月先至身前半濶而扁後方而狹陸氏以爲狹小非也夫鯊多出於山溪頭尾俱圓未見前扁後方者此注不的也嚴氏詩緝引字指云鯔鯊屬異物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蓋鯊爲魚之小者長半尺餘頭至尾粗細略同兩目外凸厚肉細鱗黃白色有黑點文尾不岐冬蟄於沙立夏後始出求食沙河中皆有背有刺不螫人並非異物其說皆誤羅願又以鯊爲重脣魚脣厚如鼉黽夫重脣爲大魚大者至十餘斤身長白鱗肉中有刺味亞於鯉脣似雙脣與鼉黽迥異與鯊尤不

類也然非上品魚俗呼曰沙鑼輪魚

魴鱧

毛傳云鱧鯛也鱧非上品魚處處皆有魴爲鯿花見汝墳鱧之別名亦不一鱧字亦各異爾雅釋魚云鰹大鯛小者鯢邢疏云此卽鱧也其大者名鰹小者名鯢說文鱧作鱶亦注曰鯛廣雅鱧作鱺本草作蠡注曰鯛魚郭注爾雅亦曰鱧鯛也是鱧別名鯛諸家注釋皆同圖經又名黑鱧埤雅又名元鱧則以此魚色黑故名黑名元元亦黑色也陶氏本草注言鱧爲公蠣蛇所化性至難死猶有蛇性然此魚多居深澤大者二三十斤形長體圓黑色大鱗花文似蟒有彝鬣尾頭上有七小孔如北斗星象亦有子生小魚不必盡屬蛇化也俗云鱧魚有毒然人亦常食之不甚甘鮮呼曰黑魚此魚陶云蛇化其頭似蛇鱗花亦近似力最大長至三四尺者一人不能捉取俗呼曰黑魚棒言其能跳以尾擊人也詩緝謂鱧卽今之黑鯉魚蓋以名鱧又名鱸鱺皆鯉之同音字故誤合爲一此詩下章有鯉不應犯複又不宜鱧鯉異字也

鰋鯉

毛傳云鰋鮎也爾雅釋魚云鰋郭注云今額白魚此魚形窄腹扁鱗細白而有光如銀煥色頭尾向上長二三尺餘頗似東海之鰳南江之鰣味極鮮美食品所珍關左東北諸大江皆有之史記周本紀武王渡孟津白魚入舟卽鰋也爾雅鰋鮎連文本屬兩魚傳誤合之謂鰋卽是鮎郭氏謂鮎名鯷江東呼之爲鮧與鰋爲非一物說文亦以鰋爲鮎承訛久矣山陰陸氏云鱨魚黃魴魚青鱧魚黑鰋魚白鯉魚赤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鱨鯊長魚魴鱧則一方一圓鰋鯉則一俯一仰鱨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沈詩緝云此意謂五色之備而大小長短浮沈之不同也然詩人言鱨鯊魴鱧鰋鯉不過如潛頌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

此六魚一一爲說則將六魚又皆有說乎鱨鯊大小猶有未定不必泥可也夫嚴氏僅駁陸氏配合六魚似失而不知其說亦多有難通者其言六魚之色何以遺鯊而魴魚色白亦不青也鱨有大至十餘斤者本非小魚鱧之大者長四五尺不得言中鰋之大不及鱨鱧遠甚何以言大鯊性極沈鯉或浮水而行好作異說不求義理之安未見此六物者幾何不入於十里霧中邪是自誤衆誤人矣

南有嘉魚

毛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鄭箋云南方水中有善魚此皆言魚之嘉而未言嘉魚爲何魚蓋嘉魚一名鮇魚一名拙魚一名丙穴魚李氏本草云嘉美也杜甫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矣河陽呼爲鮇魚言味之美也蜀人呼爲拙魚言其性鈍也夫丙穴有二文選注云丙穴在漢中沔縣北丙地名也水經注云丙水出丙穴穴口向丙故名魚常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任豫益州記云嘉魚蜀郡處處有之狀似

鯉而鱗細如鱒肉肥而美夔州志云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味頗鹹食鹽泉故也范成大虞衡志云嘉魚狀如鱒而多脂味極美劉恂嶺表錄云蒼梧戎縣江水日出嘉魚似鱒而肥衆魚莫及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嘉魚出丙穴在漢中府桃花時則從穴出亦名鮇魚或名鯷爾雅曰鯦當魱郭注云海魚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曰當互此魚或言出於蜀或言出於楚或言出於秦或言出於江海則是所出之地不一或言似鯉或言似鱒或言似鯽則是所言之形狀不一惟王氏言其似鯿卽爾雅之鯦當魱大鱗多鯁與海鰣相似海鰣今俗名火鰣魚又呼曰科鰣魚味甘而美可敵南江之鰣脂肥而鮮足埒北江之鰋稱之曰嘉不虛也其名曰鮇曰鯷曰當魱則是實有此魚非言南有美魚泛泛無所指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詩緝云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夫瓠爲蓏屬古今皆以爲蔬漢書食貨志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正字通云瓠瓜類分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陶氏云瓠或有苦者味如胆不可食非別生一種也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項大腹曰匏瓠性甘匏性苦蓋匏老則皮堅可以爲器而瓠雖至老其皮不堅此匏瓠二物之別匏形不一或圓或扁或長項大腹或首末俱大而腰轉細瓠之形或長或短圓長似方而無稜角如枕形三月間蔓長葉大五六月開白花實在花下結實肥大嫩可烹食味甘而淡俗名瓠子凡瓜蓏之屬蔓依於地則結實少蔓附於空則結實多瓠纍樛木亦取實多之意古之瓜蓏寄於樹今則豎木爲架尤工於古瓠味不苦如遇天旱瓜之類或有苦者此氣候所致非別有此一種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

毛傳云鵻壹宿之鳥鄭箋云壹宿者壹於所宿之木也蓋鵻爲五鳩之一古帝以鳥紀官鵻爲祝鳩氏也他鳩來去無定惟祝鳩四時常有不移其處故曰壹宿傳箋四牡之詩詁鵻性孝以興將父將母此詁鵻壹宿以興下文又燕嘉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毛傳云臺夫須也萊草也爾雅釋草云臺夫須又曰薃侯莎其實媞釐蔓華又曰拜蔏藋郭注云臺可以爲禦雨笠薃也者莎蔏媞者其實蔓華一名蒙華蔏藋亦似藜蓋臺卽莎草薃侯莎是言薃又名莎媞爲莎草實廣雅云地毛莎蔏也文選注云一名戾莎說文云薃侯也一名侯莎爾雅翼云莎莖葉似三稜根周匝多毛謂之香附子莎葉如韭而長光澤有劍脊稜五六月間葉中抽莖高一二三尺餘莖端小葉叢聚開青花結細子莖三稜俗呼爲三稜草根入藥有香名而香味極微無芬芳氣也嚴氏詩緝云以莎草爲衣則謂之簑莎爲草名簑爲衣名莎草又可爲笠此草農人常取之織雨衣故小雅都人士詩臺笠緇撮毛注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鄭箋以爲都人之士以臺草爲笠言笠爲臺草所織可禦暑又可禦雨傳則分言其用究之爲一物也郭氏爾雅注謂笠卽雨衣之類然笠戴於首今俗呼曰斗篷衣著於身今俗呼曰簑衣二物雖同用臺草織成其用則不同也關左水澤之地多生莎草其根連續相附如棗核形兩頭尖采者暴乾以充藥材名香附子羣芳譜云香附子莎草根也一名水莎一名地毛一名水香稜一名地巴戟古謂之雀頭香萊卽藜又作釐爾雅釐蔓華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釐萊爲同音字是也夫釐萊二字古爲同音而亦通用劉向封事引詩貽我來牟作釐牟春秋隱公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傳作會于祁黎來萊同韻黎藜同韻則是爾雅之釐卽說文之萊釐又作藜是萊爲藜草無疑也玉篇云蔾草也廣韻同詩曰田卒汙萊禮月令云藜莠蓬蒿並興欲識萊者尋彼荒田中則得之陸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則是萊爲可食之草春氣初暖萊草始生采嫩苗者淪之爲茹亦常有之但不養人食之久則體浮腫或小泄本草未言萊毒而食者無益則如此詩緝云萊草葉可食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究不知此草處處皆有人人習見嚴氏注詩竟不能識又引朱氏說萊葉有香豈知此草性最寒滑無香氣哉李氏本草藜入菜部園圃廣有不種自生有青紫二種青者莖葉俱青莖微方似有稜葉似茄而薄小外有粗齒面綠背白似有灰七月開細青花結實簇簇如毬中有細子光黑如漆紫者莖有紫線文葉之背色亦紫老莖高七八尺餘可作牀榻及爲杖管幼安之藜牀山濤母之藜杖皆用紫萊之老梗也蔏藋卽藜之紫色者一名拜邵氏爾雅正義云今灰藋莖有紅縷葉銳而青其背白如著沙羣芳譜云藜一名地膚一名落帚則是以俗之千頭草當藜也地膚不生於荒田枝葉上生秋老作帚爲農家必需之物而其形與萊毫不似也萊葉之背

有灰似沙用水洗下浣布最易潔白俗呼曰灰菜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桑楊俱木名桑見定之方中楊見車鄰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曹氏曰杞梓杞也杞柳生澤畔不生於山而梓杞爲大木山中有之陸疏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子爲木寍可合藥李木果名見何彼穠矣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毛傳云栲山樗杻檍也栲卽臭椿杻俗名紐筋子俱見山有樞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

毛傳云枸枳枸也楰鼠梓孔疏云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爾雅釋木云楰鼠梓郭注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陸疏云枸山木一名枸骨木理白滑可爲函板子大如指噉之甘美如飴江南特美謂之木蜜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屋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也枸一作椇禮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疏云椇卽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甘美李氏本草云枸骨樹如女貞肌理甚白葉長二三寸靑翠而厚四時不凋夏開白花實如菱菠子秋熟色緋紅皮薄味甘核有四瓣葉有五刺如貓之形俗呼爲貓兒刺說文云楰鼠梓木廣韻云鼠梓似山楸而黑陸疏亦言楰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一名苦楸溼時脆燥時堅此二木闕左未見宋玉風賦枳枸作枳句六臣注云枳木名枳句言枳樹多勾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此言枳卽是橘踰淮而化不似陸疏所言木蜜之枸骨也楰爲鼠梓鼠李亦名鼠梓鼠李葉似梨而薄小子如黃柏子木白而堅實俗名臭李可食而澀亦非似楸之楰梓也

蓼彼蕭斯

毛傳云蕭蒿也卽今香蒿見采葛

在彼杞棘

杞枸杞見四牡棘酸棗見凱風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桐椅大木皆有實見定之方中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毛傳云莪蘿蒿也爾雅釋草云莪蘿郭注云今莪蒿亦曰廩蒿李氏本草云莪猶峩峩言峩蒿高於他蒿也陸疏云莪蒿也一名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頗似蔞蒿夫莪在關左處處皆有葉似蕭而香不濃莖似蔚而皮不滑叢生高隰亦生山側莖冬不死高可五六尺餘詩言在阿在陵未嘗惟言在沚陸氏胡未之察也莪科高於衆蒿先百草生每叢凡數莖詩言菁菁者以喩當年養育人材如莪之盛

魚麗于罶鱨鯊

爾雅釋魚云鼈三足爲能蓋鼈爲常物此特卽其異者釋之說文云鼈甲蟲也考工記注云外骨龜屬內骨鼈屬玉篇云鼈龜屬一名神守一名河伯從事埤雅云鼈以眼聽穹脊連脅水居陸生淮南子云鼈無耳而目不可瞥精於明也陸佃曰鶴影生鼈思生鼈伏於淵而卵剖於陵以思化也此物凡池澤江河皆有俗呼曰甲魚

薄言采芑

毛傳云芑菜也孔疏引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河西雁門芑尤美詩緝云芑嘉穀也李氏云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補傳云新田菑畝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喩周家善養士卒也夫田中固宜有穀而田中亦自有芑芑言采則芑爲菜可知也是蓋言菜采於田隼集於地喩方叔習兵有法也芑爲荼屬疏言似苦菜芑與苦菜小異葉比苦菜肥大亦不似

苦菜細碎春貼地生秋從中抽莖高至二三尺開黃花似菊而小花乾結子如蘆花而遠飛田中廣有可以生食亦可熟食荼之秀在四月芑之秀在七月此芑與荼之別也芑名苦藚菜俗訛爲曲麻菜

歔彼飛隼其飛戾天

毛傳云戾至也鄭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蓋隼爲鷙鳥關左呼曰雀鷹埤雅云鷹搏噬不能無失惟隼爲有準故準字從隼一名晨風隼之飛如風之疾故有風名一名鳶字從弋爲隼捉雀如弋之射秦詩云歔彼晨風大雅詩云鳶飛戾天曰歔曰戾天文義與此詩同是一物也隼又名負雀爾雅釋鳥云鷂負雀郭注云鷂也江東呼之爲鷣善捉雀因名云陸疏云隼鷂屬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易解卦上六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疏云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注云隼鷙鳥今之鶚也夫隼似蒼

鷹而小與鷂相類不似鶚鶚大而隼小隼圓目鉤喙黃足利爪其尾如舵背羽青灰色腹下白蒼斑文善高飛疾如射飢捕雀食每當春深雀鷹初至里人網設四面其中繫雀作囮紿鷹來捕觸機網翻鷹覆網下捉而畜之以觀其捉雀爲戲其稚者名花鷹又名松兒老者名板鷹皆不知其命名之義而此鳥則常見之詩緝云隼鷂也鷂屬也蓋言隼爲鷂類則可而謂隼即是鷂則非隼之類不一其名亦分類而異禽經云善搏者曰鷹窺立者曰鵰骨曰鶻瞭曰鷂展曰鸇奪曰鵽鸇即晨風鷂名鷂鷹捉鳥以爪鸇擊鳥以翅鸇之猛厲尤捷於鷹鳥鵰之屬皆畏之隼非鷂嚴說誤也說文云隼祝鳩也祝鳩爲雝即斑鳩鳥之最謹愿者豈爲鷙鳥爾雅鷹隼醜祝鳩毫不似鷹也或以隼爲茅鴟茅鴟爲老鵵梟之屬其誤尤遠或曰隼鶻鳩也此因月令有鷹化爲鳩之文鶻鳩亦有鳩名故誤合之豈知隼有數名皆不名鳩而化鳩者正此鳥邪隼爲常有之鳥而諸家或曰鷂屬或曰

鷂屬或曰鷚或曰鶻或曰茅鴟或曰鶻鳩鷙鳥之類幾乎猜盡雖非鷙鳥而許氏以之當隼尤足駭異此詩曰歔曰戾天盡求此物詳觀之何必爲此空測也布穀爲鳲鳩非隼所化隼所化者爲鳴鳩也陸說亦誤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毛傳云鹿牝曰麀爾雅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麀即鹿之牝者今牝鹿無角色黃無斑白點與牡鹿毛色異

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鄭箋云豕牝曰豝蓋野豕也兕則虞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李氏本草云犀字篆文象形其牸名兕兕出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諸處有山兕水兕兕犀三種山兕居山林獲之尚易水兕出水中最爲難得俱有二角兕犀亦曰沙犀祇一角在頂文理細膩斑白分明其力最大不易獲取漢書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顏

師古注云犀狀如水牛頭似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一小角爾雅釋獸云兕似牛犀似豕郭注云兕一角青色重千斤犀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卑腳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夫李氏謂犀之牸者名兕犀兕似爲一物爾雅兕犀分釋則是犀爲二物此物出於西南徼外北方藥材雖用犀角而未見此獸顏氏注漢書言犀狀似水牛非水牛即犀也犀兕相似非一類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詩中有單言鴈者如雝雝鳴鴈弋鳧與鴈之類乃隨陽之鳥也又名陽鳥書曰陽鳥攸居詩中有單言鴻者如鴻則離之鴻飛遵渚之類此爲鴻鵠又名黃鵠形頗似鶴又名黃鶴與鴈異若鴻鴈連言則鴻爲鴈之大者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鴈如禮月令孟春季秋所言鴻鴈則鴻皆鴈也亦有單言鴻而非鵠者如周易漸卦六言鴻漸鴻皆是

雁此不可以詩中之溯例之

　鴥彼飛隼載飛載止

隼鷙鳥即雀鷹見采芑

毛詩多識卷八終

毛詩多識卷九

長白多隆阿著

小雅中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

鶴水鳥博物志云鶴雌頰能耳響則聽遠眼赤則眂遠其色似雪相鶴經云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行必集洲渚止不集林木蓋鶴最善鳴故此詩言鶴鳴易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亦以鳴言鶴也陸氏疏引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是言鶴之鳴多在夜也鶴性易馴近爲人家常畜形如家鵝而不癡肥高二尺餘項長等身丹頂赤目烏喙周頸靑足高翹白羽黑翼今見斂翼之鶴其翼端黑翎皆聚於尾往往誤以鶴爲黑尾者而其實非尾之黑蘇子瞻後赤壁賦言鶴爲元裳縞衣是猶未細察也鶴之氣通任脈與鹿之氣通督脈同故二物皆壽長生不死鶴羽純白故名白鶴亦有蒼羽者俗呼灰鶴聲清而高恆聞數里故毛傳云澤皋也言身隱而名著也埤雅云鶴形定而色白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壽李氏本草言鶴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聲交而孕好食魚尤喜啖虺蛇蛇聞其聲不敢行鶴頂羽作肉珠色白食蛇久則色漸紅老則鮮如珊瑚俗云蛇之毒咸聚於鶴頂也是鶴之品清異於鶖鶴之頂毒同於鴆也崔氏古今注云鶴千年則變蒼又二千年則變黑所謂元鶴也古謂之仙禽亦名露禽或又謂之陰羽

　園有樹檀其下維蘀

檀木名孔疏云善木也見將仲子

　園有樹檀其下維穀

毛傳云穀惡木也陸疏云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績其皮以爲

布又擣以爲紙其葉初生可以爲茹詩緝云穀楮也今楮皮也夫以穀皮造紙今猶盛行呼曰桑皮紙穀有楮名又楮紙實名楮實子本草言楮實益氣充饑輕身不老入藥上品而傳乃曰惡木者則以穀對檟言穀無大木不若檟爲大材也說文楮穀兩字互訓楮穀自是一物埤雅云皮白者穀皮斑者楮雖爲一物而皮色小別爾雅翼云葉無瓣曰構是穀葉多碎如花之瓣葉整名構也李氏本草云穀分雌雄雄者皮斑而葉無椏杈亦開花似柳花春老其花自落不結實雌者皮白而葉有椏杈開碎花結實如楊梅蜜煎可作果食高氏天祿識餘云穀音構木名皮可爲紙王右軍傳云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蓋穀卽山桑有結實不結實之異葉亦有整碎之分其整者葉大而厚花作穗春老穗落其實百不存一其葉碎者小而薄結實纍纍盈枝紅酸黑甘可充果食其似柳花者落不成實其結實爲構者亦不開花桑構初結數十子相黏爲

一每粒端各有細毛彷彿似花而非花也關左植桑養蠶近海處多留心驗之則知李氏考據尙微疏耳

　晈晈白駒食我場藿

毛傳云藿猶苗也詩緝云藿豆葉也古人以藜藿充食品藿卽豆之葉說文藿作𧄮釋云尗之少也儀禮云牛藿注云豆葉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黃鳥黃鸝也見葛覃穀桑穀也見鶴鳴粟穀名王氏羣芳譜云粟米之連殼者本五穀中之一粱屬也北方直名之曰穀今因之脫殼則爲粟米亦曰小米粟古文作㮚象穗在禾上之形[illegible]粱之細者稃高三四尺似蜀黍稈中空有節葉似蘆小有毛穗似蒲亦有毛顆粒成簇性鹹淡養脾胃陳者尤良北人日用不可缺者此穀關左種者尤多呼曰穀子無稱粟者莖高有節一節一葉穗似狼尾草曲而下垂種於膏土則穗長尺餘數百粒聚成小毬密黏於穗每穗凡數十毬實似黍而小不黏稃米俱黃色性畏澇不宜下濕地連殼收藏年久不蠹齊燕高田皆宜此穀洵美種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

桑木名見定之方中粱穀名舊注皆以爲粟然首章已言粟此章不應重出有重出者亦不宜粟粱易字粱疑是今之高粱名蜀黍又名紅粱見鴇羽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

栩木名見鴇栩黍穀名見黍離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

毛傳云樗惡木也孔疏云七月言采荼薪樗樗唯取薪薪惡木也蓋樗非美材俗呼爲臭椿其味臭故云惡不似香椿可采食也又名野樗與栲同類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山樗卽栲下田樗卽野樗樗非良材人無植者自生自長行野者遇此得其陰蔭

以起下婚姻之故素有恩義非野樗比而乃不我庇不如此樗也唐本草云椿樗二樹形相似樗木疎椿木實蘇氏圖經云椿葉香可啖樗氣臭北人呼曰山椿江東呼爲鬼目椿樗二木處處有之椿嫩葉香美鹽漉爲蔬可入食品樗葉味臭其木雖大而皮粗質虛斮之如朽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則樗洵不材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

毛傳云蓫惡菜也是言蓫爲菜而蓫實爲隰草不可食處處皆有春生苗葉狹長一二尺似牛舌莖高三四尺餘色青節間微赤夏初起薹開青白花成穗結子三稜外皮大於蕎麥而實小夏至後卽枯關左俗呼曰羊蹄葉鄭箋云蓫牛蘈仲春時生可采也爾雅釋草云蘈牛蘈郭注云今江東呼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陸疏云蓫牛蘈似蘆菔而莖赤多啖令人下氣此

所言正爲今之羊蹄形色同性亦同也夫傳以蓫爲菜箋則言其可采是爲食物矣然羊蹄味苦有小毒本草言其可製鉛汞療疥癬治禿瘡故此草又有禿菜名味薰臭根名野大黃焙成炭食之豬瀉獸醫取此用治牛馬熱結屢效春苗嫩時其毒未發或可采以代蔬邵晉涵爾雅正義言車前草一名牛蘈又以爲天麻又以爲紫華益母總由不識此草再三亂猜終無一是陸氏言此草最得大意郭注言其方莖紫華似益母不知羊蹄莖有七八稜而圓花似酸模無紫色者傳以爲惡菜味臭有毒俱可以一惡字括之子名金蕎麥亦不可食俗或采之以裝枕囊言治耳聾鄭樵以蓫爲荓荓根可爲蔬蓫根不可爲蔬也亦誤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

毛傳云葍惡菜也鄭箋云葍䔰也爾雅釋葍有二一曰葍䔰一曰葍藑茅郭注云䔰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

一種耳陸疏言葍亦有二其言莖葉細而香者即爾雅之葍䔰也其言赤莖而臭者即爾雅之藑茅也齊民要術云河東漢中謂之葍幽兗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藑根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啖之飢荒可以蒸飢漢祭甘泉或用之夫葍博雅名雀藑說文名茆葍其可食者即箋所言之葍䔰其赤莖者即傳所言之惡菜離騷云索藑茅以筳篿注云香草與爾雅所言之藑茅異非此詩所言之葍也葍名旋花又名鼓子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竹草名見竹竿松木名見山有扶蘇

鳥鼠攸去

鼠獸之小者見行露

如翬斯飛

翬雉也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此與爾雅說文俱同郭注云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左氏昭公十七年傳五雉注雉有五種伊洛之南曰翬雉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鄭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熊羆在山陽之祥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故爲生女蓋熊羆皆山獸本草謂熊羆爲一類熊爲猪熊羆爲馬熊是名熊名羆則以此物之大小分又曰羆即熊之雄者是名熊名羆又以此物之牝牡分爾雅釋獸云羆似熊黃白文郭注云羆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關西呼曰貑羆說文云熊似豕山居冬蟄羆似熊黃白文夫羆爾雅以爲似熊則羆與熊是非一種說文分釋之義同爾雅陸璣謂有黃羆有赤羆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似熊白美亦分熊羆爲二物本草以羆爲雄熊誤矣今關之左東北多山獸有熊羆其小者似狗俗名狗駛其大者似馬俗名馬駛形雖近似而非一類熊羆狀俱似豕豎目長鬣

軀壯毛粗能以四足行亦能立以兩足行足大盈尺冬蟄入穴惟舐其足春暖方出足皮被舐粗皮盡脫弱不能行古人美熊之白今則未聞食者其足名蹯今呼熊掌食品所珍其膽最良能治驚癇藥材所貴埤雅云熊膽春近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四時各易其處向見獵人偶儘問及僉曰不然此說殊不足據熊羆毛不溫潤皮質粗厚古人以此爲裘大東詩曰熊羆是裘今無用者熊羆毛色俱黑爾雅言黃白文陸疏言黃赤色爾雅又謂魋如小熊竊毛而黃郭注云今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尾俗呼爲赤熊大雅韓奕詩曰赤豹黃羆是熊羆皮毛有色黃者矣虺蛇皆毒蟲蛇類不一烏蛇白蛇黃蛇赤蛇青蛇以色名王蛇線蛇花蛇兩頭蛇以形名巴蛇蘄蛇常山蛇以地名而總名曰蛇酉陽雜俎有草蛇水蛇木蛇土蛇四種埤雅云牛以鼻聽蛇以眼聽爾雅翼云蛇常飢每得食稍飽輒復蛻殼冬含土入蟄及出蟄則吐之草蛇能於草上行俗名草爬子水蛇

居水澤俗名水長蟲木蛇棲樹與樹皮相似俗名貼樹皮土蛇土黃色亦居土穴又有一種蛇大於諸蛇皮作黑黃文俗名烏稍蛇蓋蟒屬也虺亦蛇類而其毒尤甚於蛇關左有蛇無虺南方炎地虺毒如火故有於南北方氣寒無此物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說文虺作虫注云虫一名蝮詩緝引舍人說云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博物志云蝮蛇秋月毒甚無所螫齧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採樵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柳子厚蝮蛇文云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啣毒而趨抱朴子云蛇類最多惟蝮中人甚急但即時以刀割去瘡肉投於地其沸如火炙須臾焦燼人乃得活蘇氏本草云蝮有四腳能跳來齧人齧已即跳木上作聲云斫木斫木者不可救也若云博叔博叔者猶可急治之楚辭大招云王虺騫只注云王虺大蛇也招魂云蝮蛇蓁蓁注云蝮大蛇此言虺蝮皆爲蛇漢書田儋傳云蝮螫

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應劭云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顏師古注云爾雅說文皆以蝮即虺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名土虺是許氏諸人皆以虺爲蝮顏氏言蝮別爲一類虺即土蛇蝮有足蛇無足虺即段成式所言草木水土四種之土蛇非蝮也凡蛇皆有毒其毒在口今之爲蛇齧者敷以雄黃卽愈受毒重者以麝香燒烟薰之立效但不知可醫虺毒否也

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毛傳云黃牛黑脣曰犉爾雅釋畜云黑脣犉此不言黃牛者以牛爲土畜黃爲牛之本色不待言也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犉邢疏云言牛黑脣犉又云牛七尺爲犉是犉有二義尸子云大牛爲犉七尺

誰知烏之雌雄

烏反哺烏也凡烏之雌雄難辨猶可卽其羽毛異色辨之至於烏則首尾純黑雖欲辨之以色而色無別爾雅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此似可以辨烏矣然嘗留心驗之見所畜之雞鶩與來集之鴿鵲亦有右掩左而雌左掩右而雄者爾雅之文亦殊難據況烏之偶爾飛來渾然一色卽其左掩右掩之翼亦難遽分於以見古詩人善體物也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虺爲蝮蛇蜴爲蜥蜴舊注謂虺蜴皆毒螫之蟲毛傳云蜴螈也鄭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則似取其避人不取其毒螫然者此詩上言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是宜少安勿躁敬聽陳說不似虺蜴見人卽去則與上文直接遞下而集傳則云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是此二語於上文另轉一意與箋異蓋傳以蜴爲蠑螈也爾雅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則是合四名而總爲一物後儒分之爲二其處草澤者曰蠑螈蜥蜴其棲屋壁者曰蝘蜓守宮蜥蜴卽

今之馬蛇守宮卽今之蝎虎本草云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蜥蜴小而緣牆壁色黑者名蝘蜓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置守宮盂下令朔射之朔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本草分蜥蜴蝘蜓爲二漢書亦分守宮蜥蜴爲二而蜥蜴亦會緣壁似蜥蜴亦爲守宮之屬邵晉涵爾雅正義云此蟲本一物而四名而後世別爲二二者則以在壁在草別之方言云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蜥易南陽呼蝘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蜍說文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今蝘蜓食蝎者多在壁間其在草中者青綠色蓋本爲一物因所在而異其名夫爾雅之釋蠑螈爲蜥蜴亦猶芣苢之爲車前唐蒙之爲女蘿雖多其名而實爲一物是惟言在壁之守宮未嘗言在草之蛇醫也後儒因此二物形色相似幷之爲一又曲爲之說本爲一物因所在而異其名豈知蛇醫處草永不入

家守宮棲壁永不至野乎關左呼蛇醫曰馬蛇田間常有蠅蟲爲食見人則急走人倘逐之則力憊不能行口吐雙歧黑舌與蛇宛似俗謂斷蛇爲二馬蛇則能使接合如一故曰蛇醫呼守宮曰蝎虎常見其在壁上以尾擊蝎食之博物志謂畜養守宮食以朱砂擣萬杵點婦女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是言此物能使婦女守閨也故曰守宮二物形最相似首尾俱似蛇有四足馬蛇色白黃圓點花文蝎虎色蒼黑横曲花文馬蛇之足滑只能行野蝎虎之爪澀故能上牆壁皆有毒而未聞其螫人常見小兒捉弄之亦不知齧是與虺爲類而實不類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此又以蜥蜴非蛇醫乃與蛇醫相似者又倂虺蜴二物爲一物仍名蠑螈不但與爾雅說文刺謬試問蛇醫守宮外果又有此一種蟲邪蠑螈既非蜥蜴何以於蠑螈下又加蜴字邪蛇醫處處皆有本無青綠色者大亦不僅如指也何杜撰至此也或曰十二時蟲一名避役出容州交州諸處狀如守宮身青色大者長尺許尾與身等齧人不可治嶺南異物志亦載此說此似可爲蜴能螫人之證然詩人用物惟取目前常見者此忽取之域外殊不可信且此蟲名十二時不名蜴不宜據之作附會也

田卒汙萊

孔疏云萊者草穢之名此卽藜也見南山有臺

不敢暴虎

虎山獸名見大叔于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鳴鳩鶻鵃也鳩類不一何以知爲鶻鵃曰以此詩言戾天知之蓋鶻爲鴉鶻形似雀鷹雀鷹之取鳥以爪攫鴉鶻之取鳥以翼擊鶻翼最健奮翮上飛轉瞬之頃刺入霄漢鳴鳩之飛似之故有鶻名鵃鳩同音是鵃卽鳩若斑鳩則爲祝鳩性好横飛一飛卽止不能戾天故知

鳴鳩爲鶻鵃也毛傳云宛小貌鳴鳩鶻雕或疑雕爲鵃之訛而杜預左傳注亦以鶻鵃作鶻雕鶻雕同爲鷙鳥雕字非訛不必疑也爾雅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注云似山鵲而小尾短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鳥惟鳴則有聲郭曰多聲是亦以鳴鳩爲鶻鵃也本草云鶻鵃一名鶻嘲北人呼爲鵃鷯鳥其鳴云鈎輈格磔自呼也邵氏爾雅正義云鶻鵃好以春朝鳴其聲連屬如相貫故郭以爲多聲此言鶻鵃之鳴在朝而其鳴實無定候今當日暮鶻鵃羣飛繞村而鳴聲連不斷愈飛愈高至於雲表則見其鳴恆在暮也禮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太平御覽引蔡邕章句曰鶻鳩也鳩先是時鳴故稱鳴鳩拂猶搏也陽氣所感故搏羽是鶻鳩卽鶻鵃此鳴鳩爲鶻鵃之證而拂羽爲搏羽亦爲戾天之證詩緝云鳴鳩鶻鵃也卽氓詩食葚之鳩郯子所謂鶻鳩氏司事也莊子所謂鷽鳩非斑鳩也山陰陸氏云莊子所謂鷽鳩笑之者也多聲故名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强故也陸璣謂一名斑鳩似鶉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夫以鳴鳩爲斑鳩固非而以鳴鳩爲鷽鳩亦非鷽鳩爲山鵲鳴鳩俗名青鶹子廣雅云鶹鶹也鶻屬此鳥形似鶻故曰鶹此鳥羽爲青藍色故鶹曰青且飛且鳴倦息於樹從未見其控地欲與鷽鳩比附轉言翰飛爲勉强則亦不識物性矣此鳥不能營巢惟奪鵲巢以伏雛形似鷹木屬爲鷹所化仲春鷹化爲鳩此鷹爲雀鷹此鳩爲鳴鳩他鷹不化鳩他鳩皆非鷹所化也古帝紀官鶻鳩司事以其春來冬去也若斑鳩則四時皆有鳴鳩不食桑葚食桑葚者爲鳲鳩傳說本誤嚴注又襲毛傳之誤或曰斑鳩孝鳥與下有懷二人相關不知此詩所取意在戾天以鳩飛之高與所念之遠義又別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毛傳云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孔疏云菽云采之明采取其葉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毛傳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蟲云螟蛉桑蟲果蠃蒲盧郭注云螟蛉俗謂之桑蟃果蠃卽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則是螟蛉爲蟲蜾蠃爲蠭二者非相似之物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育養之以成其子說文云螟蠕桑蟲也蠣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是蛉作蠕蜾作蠣蠭作𧖲字畫各異而訓詁無異陸疏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云呪云象我象我蓋步屈卽尺蠖桑上亦有此蟲螟蛉似步屈而腰間有足似蠶而纖細口吐絲懸樹上槐桑樹上最多曰桑蟲是桑樹上之蟲也蜾蠃爲土蜂爲其銜土作窠故名蜂屬之腰皆細而蜾蠃比他蜂俱小銜蟲入窠之候必鳴一二刻始飛去陸云象我象我此亦會意之言今俗則

云似我似我也聞之亦近似焉許氏陸氏言蟲化蜂說同於鄭而陸說尤詳揚雄法言亦謂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夫先儒解經多有師承蜂負桑蟲化爲其子與誨子式穀意似相關故後學多信從之至於陶貞白著本草而其說忽異曰今有一種蜂黑色蜂甚細銜泥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粮也其一種入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之物無雌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斯爲謬矣作詩未審而夫子何爲因其僻邪此言螟蛉不能化蜂蜾蠃自能生子乃負螟蛉飼子非取其化陶氏之說異於先儒者一也韓保昇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言蒲盧負桑蟲以成其子也今有人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似粟在死蟲之上果如陶說蓋詩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是韓氏亦言蜂自有子不待蟲化說遵陶氏異於先儒者二也李含光曰祝變成子近有數見者非虛言也蘇頌曰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瓜子之類非一桑蟲蜘蛛之變爲蜂不爲異也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者此二說與先儒合而寇宗奭本草拾遺又非之曰諸家之說不敢舍詩之義嘗坼窠視之果有子如粟米大色白而微黃所負青蟲卻在子下不與諸蟲相著陶說近之此寇氏說同韓氏仍主陶說韓氏之說猶聞於人寇氏之說得之目覩李蘇之說不足取信也異於先儒者三也李時珍曰蠮螉之說各異今考諸說並驗其卵及蜂之雙雙往來必是雌雄當以陶氏寇氏之說爲正李氏蘇氏之說爲誤蓋果蠃自有卵如粟寄在蟲身其蟲不死不生久則漸枯子大食之而出正如蠅卵附於蠶身久則卵化穴繭而出也列子言純雄無雌莊子言細腰者化則自古已失之矣今屢破其房見子與他蟲同處或子已去而蟲存空殼或蟲成蛹而子尙小蓋蟲終不壞至成蛹子乃食之而出

此說義亦主陶爲親自歷驗之語比韓寇之說尤詳異於先儒者四也嚴華谷詩緝引解頤新語云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漸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大蠭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此綜陶韓寇李諸家之說而其義則全襲李氏其言蠅卵寄蠶猶小有誤者蓋寄卵於蠶之蠅爲青蠅非蒼蠅穴繭出者爲蛆由蛆再變蠅穴繭時尙未爲蠅凡養蠶之家皆常見之然其取蜾蠃之生不取螟蛉之化言甚辨

也異於先儒者五也余因後人之說異於先儒嘗於書屋見有銜土爲窠之蜂亦屢破而驗之見蜂始生之子寄於他蟲身者形如米粒黃白色長而不圓少大者形如巨蛆再大者有頭足再大則生翼欲出矣其未成者蟲蛛盈窠將成者蟲蛛爲蜂子蝕殘蜂已飛去則此穴已空惟餘蟲蛛蛻皮也是蜂長成之候則蟲蛛無餘陶氏諸家之說洵不誣矣蘇氏言其如粟之卵未必非由祝蟲而成然一穴之內負蟲至於十數則當盡化爲蜂何以一穴內僅成一蜂邪豈惟祝一蟲餘蟲未嘗祝邪詳察諸說復繹詩意是非詩人不善體物亦非聖人因詩之僻詩殆言螟蛉蜾蠃異類猶可負之以生其子豈父子天性相關獨不可教誨以善使其似之哉詩中比興類取大義此詩先言采菽繼言負蛉以上四句興下二句若式穀黏合蛉蠃立解則采菽又作何解詩義無誤恐儒者之解有誤陶氏諸說得之目驗毋曰先儒之說必不可破也學者說經宜求其是前人有誤未嘗必欲後

人襲之致一誤再誤邵晉涵注爾雅堅執舊說則是以耳爲目惜當時無人親執此物使彼目驗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脊令水鳥一名雝渠今名顚尾鳥郭景純所謂飛則鳴行則搖者也常棣言脊令在原義取其行之搖有不安之象以興急難此詩言脊令之題義取其飛則鳴有圖遠之義以興邁征禽經言脊令友悌詩中兩言此鳥皆喻兄弟因知不識物性者不可以說詩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桑扈小鳥處處皆有人所常畜或以爲今之蠟嘴則誤爾雅釋鳥云桑扈竊脂毛傳云桑扈竊脂也鄭箋云竊脂肉食今乃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傳訓桑扈名竊脂本爾雅箋雖言桑扈肉食而未言其肉之必出於竊也陸疏云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脂膏故曰竊脂郭氏爾雅正義亦云桑扈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如是則竊脂之名蓋由於盜竊脂膏名之矣而孔仲達駁之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竊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元竊黃豈復竊盜元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虦貓魋小如熊竊毛而黃竊毛皆爲淺毛竊即古淺字竊元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則竊脂爲淺白也夫孔氏訓竊爲淺引爾雅竊毛爲據是言脂可盜毛不可盜也語辨而明邵晉涵爾雅正義云孔疏所辨非徒不達物性又不明於詩義也今桑扈色青翠春暮常在叢薄間孔疏定爲淺白當由未識此鳥以臆決之且三百篇著言物性前後互見宜得會通詩不云乎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云鶯然有文章是鶯者指其色之青翠而言後世以黃雕爲黃鶯亦言其文采也若如孔疏以桑扈爲淺白之鳥然則白鷺白鷴亦可云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乎夫物性各殊不可以強詞而奪桑扈竊肉而食其性然也淮南說林訓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則是桑扈之竊食脂膏古人盡物之性以正其名至今可得之目驗豈得強所不知斷爲淺白哉至於竊藍竊黃竊自爲淺不得與竊脂一例爾雅命名有取諸聲者如鶌鳩之名鶻鵃鳲鳩之名鴶鵴有象其形者如燕爲白脰鳥倉庚爲黧黃以及竊藍竊黃皆是也有指其事者如鷹鶉爲剖葦鷏爲蟁母鴷爲斲木暨桑扈爲竊脂皆是也古人命物之名原未嘗預立定制孔疏徒知竊有淺義遂欲併竊脂而訓爲淺白然則釋鳥有鷣負雀謂鷣能捉雀釋蟲有草蟲負蠜豈可謂草蟲之負蠜乎蠦蜰一名負盤豈可謂能負盤匜乎以是推之則竊脂之竊爲盜竊之竊竊藍竊黃與獸類之竊毛爲竊淺之竊義本殊途言各有當不窮物性而望文生義此無異高叟爲詩多見其固也夫孔氏駁舊注而以竊元竊黃相比則是惟據本文邵氏駁孔注而以鶉鶌鸒鷽相比則是外尋枝節爾雅於諸扈同一言竊不宜淺盜互詁此無庸辨即以桑扈之色言之其爲淺白人人習見從未見

有青翠色者如以郭注爲據郭惟言其爲青而未言其爲翠今於淺白之色多呼曰青如毳衣如菼正言毳衣爲淺白色也桑扈本屬淺白之羽而乃云青翠有文又云得之目驗欲將誰欺其或見魚狗之類妄以桑扈當之也試以竊脂言之彼桑扈日日求食入豈能日日適野卽適野亦不必定攜脯肉也如必待竊而食則桑扈之不餓死者有幾如曰飛至人家竊食則桑扈爲野禽恆棲林木從未見其飛近人家至人院落者盜肉之說本不足據而邵氏乃津津言之多方曲喩以攻孔疏不知其所指孔氏之病皆其本身自犯之病爲之備載其說者以見多讀古書最易滋佞足以惑人聽聞也桑扈之性易馴鄉人常有畜者大如蠟嘴羽色亦似嘴黑尖銳稍曲黑眉如黃淺青白色所以有竊脂名喙下翼間皆有花文所以有鶯羽鶯領之稱又有淺藍淺黃淺黑淺赤色者此卽爾雅所謂秋鳸竊藍冬鳸竊黃夏鳸竊元棘鳸竊丹者也形體比雀微大而好食雀不能用力直攫

每乘雀之不意搏而食之或捉雀之雛亦食蟲類詩緝引山陰陸氏說言桑扈有二種爾雅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鶯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夫鳭鷯卽鷦鷯是桃蟲非桑扈棘扈爲九扈之一亦非桑扈乃以爾雅兩載桑扈於上下相連之文併而爲一、賈逵左傳注一春扈二夏扈三秋扈四冬扈五棘扈六行扈七宵扈八桑扈九老扈此爲九扈若棘扈卽桑扈則九扈缺一扈矣同名竊脂一則盜竊脂膏一則翅領鶯然不切竊脂立訓尤爲怪事總由不識此鳥愈牽混而愈支離其誤愈遠也如此習見之鳥而注釋倘反復聚訟不能斷決立言之難蓋信蓋若此哉關左因桑扈多聲俗呼曰麻噴噴冬扈能捉鶉俗呼曰鵪鶉䶂子又呼曰冷噴噴遼北呼桑扈曰白哼囉子又呼之曰戶不剌

毛詩多識卷九終

毛詩多識卷十

長白多隆阿著

小雅下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毛傳云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鄭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爾雅釋鳥云鸒斯鵯鶋郭注云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孔疏云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詞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傳以斯爲語詞故單言鸒爾雅雙言曰鸒斯猶俗呼燕曰燕子呼竹曰竹子與下柳斯鹿斯同例字書斯亦作鷥猶之振鷺或作鸒鷺本無足異孔氏之辨亦多事矣鸒斯卑居皆同音烏雅亦同韻原可通釋傳作連珠訓以此學問之精粗正不必於此等處吹毛索也周官夏官羅氏掌羅烏鳥鄭注云烏卑居之屬水經注引孫炎云卑居楚烏詩緝云烏有三種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燕烏燕烏卽爾雅之白脰烏古有鴉經占吉凶南人喜鵲惡鴉北人喜鴉惡鵲師曠以白項者爲不祥蓋鸒卽今之山老鴉俗呼曰山老呱其聲呱呱不已故名呱此鳥似慈烏而大鴦腹下白不反哺又名楚烏又名大鴦烏其飛數十成羣頗傷禾稼烏鵲兩種鳥無日不鳴四時常有何吉何凶亦無取此作占驗者鴉經之說不足信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桑梓俱木名見定之方中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

柳木名見將仲子蜩蟲名見七月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萑荻也葦葭也見蒹葭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鹿山獸名見野有死麕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雉山鳥名雊雉聲也見雄雉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兔野獸名見兔爰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毛傳云毚兔狡兔也鄭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孔疏云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說文云狡兔兔之駿者戰國策云東國逡者海內之狡兔也又云狡兔有三窟傳訓毚爲狡疏訓毚爲大說文訓狡兔爲駿駿亦大也義俱通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毛傳云蜮短狐也孔疏云洪範五行傳言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楚辭云魂兮無南蜮傷躬只是蜮之害人古說皆然抱朴子言蜮狀如蜩五行傳言蜮狀似龜李氏本草謂此蟲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後狹腹軟背硬負甲黑色似蛣蜣甲下有翅能飛鉍鉍作聲頭有一角長三分餘有六足雙屈前足抱拱其喙正如橫弩上矢之狀蟾蜍鴛鴦能食之鵝鴨能避之關左止水渟聚之處雖旱不涸蘋藻之中則有蟲似蛣蜣甲黑如漆腹色淡白此亦蜮屬但不災人爲異博物志云江南水溪中有甲蟲名射工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官壺涿氏掌黜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卽蜮類蜮之腹下足刺如槍有毒螫酉陽雜俎故又名抱槍漢書五行志言春秋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傍能射人南方謂之短狐夫蟲豸之生因乎水

土毒蠱之物五方俱有何關人事劉氏言蜮生南越由於女淫魯在山東何以有之不足信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毛傳云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爾雅釋魚云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元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蟦小而橢此言貝之屬凡十種古人用以爲貨漢書食貨志云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埤雅云貝以其背用故謂之貝相貝經云朱仲受之於琴以遺會稽太守嚴助其略曰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曰紫貝赤質紅章曰珠貝青地綠文曰綬貝黑文黃畫曰霞貝此下有浮貝濯貝嘶貝慧貝此言貝之屬有八種名與爾雅俱異今不行此貨故亦無能識者易震六二億喪貝注云貝資貨粮用屬也書盤庚具乃貝玉疏云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

爲貨如今之用錢然史記平準書云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是古之用貝與錢並行而貝尤貴於錢如今之用錢與金銀金銀貴於錢數十倍也夫古既以貝爲貨而又以貝爲飾魯頌云貝胄朱綅是也陸疏云貝水中介蟲其文采之異大小之殊甚衆此詩貝上冠以萋貝下綴以錦意不在貝之可貴而在貝之有文言貝本非錦以萋斐之文成之則似錦矣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虎山獸見大叔于田豺山獸之小者爾雅釋獸云豺狗足說文云豺狼屬狗聲夏小正十月豺祭獸禮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漢書郊祀志云豺獺有祭顏師古注云豺摯搏之獸形似狗陸佃云俗云瘦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關左東北大山有豺俗呼曰豺狗小似尨善搏噬偶見大獸一豺吠而羣豺集互齧大獸咽喉腹肋任彼咆哮跳竄堅不脫口待獸已死則羣咂食熊虎之屬皆畏之史記周本紀云如豺如離喻言武士之猛山居人家惟言豺之食獸而不言其啞人孟子則以豺狼爲嫂溺不援者比左氏春秋傳云戎狄豺狼又云豺狼之聲漢書孫寶傳云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班固東都賦云豺狼懾竄豺皆與狼並言豺小於狼數倍而其殘忍害物與狼不相遠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毛氏菁菁者莪傳云莪蘿蒿也爾雅釋草莪名蘿抱根叢生本草名抱娘蒿春嫩亦可食山陰陸氏云莪一名角蒿詩緝云爾雅言蘩之醜秋爲蒿醜類也蒿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名蒿蓋以莪形蒿則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老大爲蒿則粗惡不可食故菁莪以喻人才而蒿止爲鹿食也莪蒿處處有之生於山原每叢數莖葉略似蒿而不香細於蘩蔞根莖歷冬不死逢

春復生俗名山蒿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

毛傳云蔚牡菣爾雅釋草云蔚牡菣郭注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牡菣無子者陸疏云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而長一名馬新蒿夫馬新廣雅作馬先入藥名茵陳蒿老梗經冬不死來歲在發故名因陳古名菣或作墼野田多有之說文菣名香蒿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

毛傳云穫艾也艾即刈也嚴氏詩緝引之直作刈鄭箋云穫落木名也爾雅釋木云穫落郭注云可以爲杯器素邢疏云穫一名落素謂楪也夫素者言此器由於生成不假人工爲之箋從爾雅不從毛傳陸疏云穫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其材可爲杯器張景陽七命云剖椰子之殼注云椰樹似檳榔實大如

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殻卽核也此木閩左所無而此器則常見之乃商賈販來以爲貨者可代匏用名曰椰瓢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栗梅木果名栗見定之方中梅見摽有梅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

毛傳云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說文引此詩句鶉作䳜鳶作鳶孔疏云說文䳜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鷲孟康漢書音義曰鷲大鵰也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蓋鵰似鷹而大健翮長尾圓目鉤喙强悍多力閩左鵰有數種其羽純黑色者名皂鵰其羽黃白文者名花鵰其大者能捉狐貉名坐山鵰翮翎作箭羽皆良鳶卽鷂字經文作鳶鷂類也似鷹而小善高翔其攫物如射故從弋卽隼也又名鷂夫鶉爲鵪類不能戾天先儒故引說文字作䳜鳶能高飛依經原文自可作詁故不從說文作鳶而詩中首句多有用韻者鳶天淵三字爲韻故鳶作鳶亦非韻也

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鱣鮪魚名見碩人

山有蕨薇

蕨薇皆山蔬名見草蟲

隰有杞桋

毛傳云杞枸檵也桋赤楝也夫枸杞非隰木而與桋楝相配則疑爲杞柳嚴氏詩緝注四牡集于苞杞云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杞爲山木也此詩集于苞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杞皆枸杞也枸杞也山杞也杞柳也是杞有三也蓋詩中之杞誠有三種而其類宜於上下之文別之將仲子之杞植於里牆宜爲杞柳北山之杞言采四牡之杞言苞宜爲枸杞湛露在彼杞棘杞與棘爲伍杞亦有刺非大木亦宜爲枸杞有臺之杞生於山宜爲山杞此詩之杞生於隰枸杞生高原非隰木與桋不相配故不宜以枸杞釋之是宜爲柳杞柳隰木也桋大木也爾雅釋木云桋赤楝白者楝郭注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爲車輞白楝葉圓而岐爲大木陸疏云楝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楝白者爲楝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郭陸皆釋桋有赤白二種桋又名楝桋爲楝之赤色者閩左此木多有俗呼曰色木色楝音近葉細而薄似薜荔而五岐皆尖銳木稺色白至老則中心俱赤五月開小碎黃花似桂而不香結子三角似菱而細木堅爲車材木瘦制器花紋可愛陸氏謂其葉如柞郭氏謂其葉圓而岐皆誤詩緝引曹氏說改桋爲荑似爲杞之荑與上句蕨薇不稱也尤誤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杞枸杞爲枸杞故言采見四牡

采蕭穫菽

蕭香蒿見采葛菽豆也見生民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

茨蒺藜也茨一作薋楚辭章句引作楚楚者薋茨見牆有茨棘酸棗見凱風

生我百穀

穀類至多通名曰穀有曰五穀者周禮天官疾醫云以五穀養其病注云麻黍稷麥豆有曰九穀者周禮天官太宰云三農生九穀鄭司農注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又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有曰六穀者周禮天官膳夫云食用六穀注云黍稷粱麥苽稌有曰百穀者爾雅翼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屬助穀各二十種凡百穀

黍稷彧彧

黍稷皆穀名見黍離

疆埸有瓜

瓜蓏也夫瓜有二種有果瓜有菜瓜此詩下句爲是剝是葅毛傳云剝瓜爲葅也鄭箋云農人於田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葅貢四時之異物是瓜爲葅又剝而淹漬之此爲菜瓜也

不稂不莠

毛傳云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稂即秕粱莠爲似苗之草稂見下泉莠見甫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毛傳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鄭箋云此四蟲者恆害田中之穉禾爾雅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陸疏云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或云蟊螻蛄食苗根爲人害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

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螣食禾節言貪狼故曰賊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孫炎云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許愼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冒取民財則生蟊夫泥字作詁未必盡然洪範言休咎中庸言位育人事成於下天道應於上前儒立說各有深意正宜存之以爲貪墨者警也蓋螣爲蝗俗名螞蚱蟊爲螻蛄俗名地剌蛄賊似蠹食果者色赤食禾者色白禾秸中恆有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桑扈竊脂戶不刺也見小宛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毛傳云鴛鴦匹鳥鄭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古今注云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埤雅云鵠好外反鴦好內思正字通云鴛鴦紅頭翹尾黑頭有白長毛貫杏黃色具文采蓋此鳥形似鳧喙扁趾連頭事俱紅雄者羽毛

五色文采陸離雌者羽毛淺黃無文采水澤間常見之有則必雙無單棲者俗呼曰鴛鴦鴨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陸佃埤雅云蔦是松柏上寄生女蘿是松上浮蔓此言蔦自爲蔦蘿自爲蘿是二物也鄭樵通志云寄生有二種大曰蔦小曰女蘿此則幷蔦蘿爲一物爾雅釋木云寓木宛童郭注云寄生樹一名蔦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是蔦爲木屬枝生蘿爲籐屬蔓生蔦蘿判然非一類也此可以證通志之誤陸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似覆盆子女蘿今兎絲蔓生草上黃赤如金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與兎絲殊異此分蔦蘿爲二與爾雅合而言女蘿爲兎絲非松蘿則又與毛傳異毛傳云女蘿兎絲松蘿也此言女蘿爲兎絲又名松蘿陸氏乃言女蘿爲兎絲蔓生草上而詩明言施松非言施草顯與經戾不可訓也蓋寄生不惟生於松柏而楡柳樹上尤多直枝而有

岐杈枝葉俱對生葉似榴而厚脆冬寒不凋經霜雪而倍綠子似大豆色或黃或赤破之有黏汁本無根託樹爲根俗名凍青蘿則如籐纏繞於樹葉小長圓不一各自爲根蔓寄於樹樹本漸大而籐深入皮之內俗名絡籐淮南子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又云茯苓掘兎絲死又云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此蓋言松下茯苓與兎絲同氣可見兎絲亦施松之物兎絲亦可名松蘿豆藍蓬蒿之上皆生兎絲彼爲草上兎絲此爲木上兎絲猶之同爲藟蓄而有水生陸生之別同爲芎藭而有草本木本之別兎絲原屬寄生之物生於草上者類草生於木上者類木同名女蘿爲其寄生處異遂判爲二物不容混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茯苓之根是言菟絲之下必有茯苓茯苓惟松下有之此亦兎絲即女蘿之證本草分茯苓兎絲爲二又分女蘿松蘿爲二蓋由藥性不同功用各異故分言之經文明言女蘿施松柏爾雅明言女

蘿爲兎絲不必强分致生異說漢書禮樂志云豐草葽女蘿施應劭
注云女蘿兎絲也此又一確證矣關左東北大山松下常生茯苓閒
彼劊藥材者云冬至候斫松留其根年久根腐始生茯苓諸儒言下
有茯苓上有女蘿是非伐去之松矣古樂府云南山羃羃兎絲花北
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云兎絲
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
如草皆言女蘿兎絲爲一心是一物而有兩名也讀者詳之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毛傳云鷮雉也鄭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爾雅釋
鳥云鷮雉說文云鷮走鳴長尾雉也陸疏云鷮微小於翟走而且鳴
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叢毛長
數寸肉甚美林慮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蔣綜云雉
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淸人二矛重鷮韓詩作此字言以鷮羽飾矛
也是鷮亦雉類尾獨長關左無此雉也

析其柞薪其葉湑兮

柞栩類木亦與栩相似栩葉長而尖柞葉團而圓柞之異於栩者以
此柞稱枝有四稜木漸大則皮皺厚稜亦漸隱性堅强風雨剝蝕數
十年可以不腐俗亦呼曰柞木長極遲百年始克成材其葉大如荷
葉長蔕名波羅葉實亦似栩而微長亦有斗包其半斗上粗毛茸茸
然名曰槲斗詩緝以柞爲栩蓋以栩名尖柞有柞名因誤爲一類耳

營營青蠅止于樊

說文云蠅蟲之大腹者埤雅云青蠅亂色蒼蠅亂聲是蠅有數種此
則惟舉其二蒼蠅居室中青蠅居野外蒼蠅色黑青蠅色綠二蟲之
名以色別此詩比讒是爲青蠅青蠅比蒼蠅微大日營營於臭穢不
惟求食兼以育子俗呼爲綠豆蠅毛傳云營營往來貌鄭箋云蠅之
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於樊欲外之令
遠物也詩緝引劉氏說云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聲則營營
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蛆復變爲蠅其穢敗
於物無有紀極也此以營營爲蠅聲與傳異而亂聲者爲蒼蠅非青
蠅雞鳴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經文自明以日日習見之物說之
者尙不能的儒家注書不可盡信類如此矣

營營青蠅止于棘

棘小木酸棗也見凱風

營營青蠅止于榛

榛小木山果也見簡兮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藻水草見采蘋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蒲水草見澤陂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毛傳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鄭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
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羞大豆之葉名藿古以爲蔬小宛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七月七月烹菽皆爲豆藿以豆藿芼牲以蘋藻芼
魚亦古禮之禮文如此藿爲陸草故用之芼牲藻爲水草故用之芼
魚各從其類實有條理三代以後未聞有此矣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鄭箋云芹菜也爾雅釋草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芹一作菦
說文云菦菜類蒿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高誘注云芹生
水涯蓋卽今之水芹菜也又名野芹山陰陸氏云芹潔白而有節其
氣芬芳而味不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
慘於腹也本草芹又作蘄一名水英有赤白二種二月生苗葉似芎
藭莖有節稜而中空其氣芬芳五月開細白花食之與園芹略同夫

野芹處處皆有生於澤畔莖葉花子皆似園芹但園芹莖單野芹莖岐園芹莖半圓野芹之莖通體俱圓園芹大如箸野芹之莖粗倍之園芹莖無節色青綠野芹莖有節色有紫者味芳而微辛不至螫口慘腹也陸說未免過甚矣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柞木名見車舝蓋柞木生葉比他木較遲關左氣寒柞葉生於立夏以後秋霜葉乾仍黏於枝風吹不隕至來年新葉生舊葉始落也

毋教猱升木

毛傳云猱猨屬鄭箋云猱之性善登木爾雅釋獸云猱蝯善援邪疏云猱一名蝯善攀援樹枝說文云蝯善援禺屬蓋蝯卽猨又作猿從虫從犬字無異義埤雅云狨一名猱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制字從柔以此猨卽猴之類長臂善嘯便攀援故其字從援或曰猨性靜緩故從爰猴之德躁以爲猨之德靜以緩陸疏云猱獮猴也楚人謂

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獮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也本草名狨生川陝深山中似猴而大毛長而黃輕捷善緣木邵氏爾雅正義云猨與沐猴靜躁不同而狀相類單舉其文則或謂之猱或謂之猨連舉其文則謂之猱猨管子云緣高出險猱猨之所長人之所短也墜岸千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猱猨飲焉今猱猨好攀援其飲水輒自高崖或大木上纍纍相接而下飲舉相引而上信若管子所言矣是猱猨猴三物形色小異而爲同類故注疏亦互爲立訓舊言猨產西南今關左亦間有之每於秋果熟時由山海關北諸大山牽引至醫巫閭山采果食人常見之形有大小之異而總呼之曰猴似狗而面微圓赤目狹腮能立作人行好緣樹尋果食升木其天性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

柳木名見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蒲注又見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注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狐山獸名毛色多黃見北風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毛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鄭箋云臺夫須也都人士以臺皮爲笠孔疏云臺草名可以爲笠夫臺卽莎草織以爲笠禦暑禦雨皆可用傳則分言之實一物也見南山有臺

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鄭箋云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孔疏云蠆蠚蟲也通俗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此蟲處處有之形似地螻而扁闊青色八足前二足作雙鉗如蟹長尾有節尾末有鈎向上螫人最毒居老屋敗壁中晝伏夜出守宮好食之相傳此物生子坼背而出嚙食雌蠍已盡然後分行一生六十六子俗呼曰蠍子本草名蛜蝌廣雅名杜伯孝經緯云蜂蠆垂芒爲其毒在後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傳云

蜂蠆有毒史記淮陰侯傳云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蜂蠆並言而蠆之毒尤烈於蜂也陸疏云蠆幽州謂之蠍酉陽雜俎言江南舊無蠍開元初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往往有之故俗名曰主簿蟲或曰主簿卽杜伯兩字聲近致訛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鄭箋云綠王芻易得之菜也詩緝云綠木賊也夫綠爲王芻見淇澳郭氏爾雅注名鴟腳莎本草名曰黃草言可以染黃色與文章藍草爲一類鄭箋以綠爲菜此草俗名三角菜本有菜名也木賊有莖無葉可以錯木俗名錯草與王芻迥異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鄭箋云藍染草也孔疏云藍可以染青淮南子云青出於藍夏小正云五月啓灌藍蓼禮月令云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說文云藍染青草蓋言此草之汁可染藍色故名藍也本草所載之藍草不一

一名蓼藍葉如蓼一名菘藍葉如菘一名馬藍葉如苦蕒一名吳藍長莖如蒿而白花一名木藍長莖如決明葉似槐凡五種皆可染色王氏羣芳譜云藍染草也有數種大藍葉如萵苣而肥厚小藍莖赤葉綠而小槐藍葉如槐葉皆可作靛此言藍有三種所謂大藍者即馬藍小藍即蓼藍槐藍即木藍仍在本草五藍之內惟名小異爾雅釋草云葴馬藍此僅爲藍之一種周禮掌染草注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是言三物皆爲染草蒨即茹藘染色紅象斗即橡斗可以染黑藍染青也通志云藍三種蓼藍染綠大藍染碧槐藍染青三藍皆可作澱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關左所有惟蓼藍春種生苗葉似莧莖高二三尺寸餘一節一節一葉六月花開成穗似蓼花色紅而艷秋後成子似蕎麥三稜而細黑光如漆俗呼曰澱草花初開時刈取莖葉泡爲綠汁外加石灰收取濃液以染藍色一入綠二入碧三入青五六入則色益深入藥名青黛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

魴鯿也見汝墳鱮鰱也見敝笱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黍穀名見黍離

隰桑有阿

桑木名見定之方中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毛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鄭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爾雅釋草云白華野菅郭注云菅茅屬陸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及曝尤善也夫爾雅陸疏皆言菅爲草名頗似茅原野有似葦之草而細小中空此爲茅也山岡有似荻之草而堅韌中實此爲菅也茅葉莖皆有毛菅則無毛茅根味甘而脆菅根味淡而長有筋此菅茅二草之別也菅用水漚之則柔韌可用東門之詩云可以漚菅是言菅漚於池非言已漚者始名菅也說文廣雅皆以菅爲茅蓋菅爲茅之別種非菅即茅此詩菅茅分詠可驗也孔疏云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白茅俗曰茅針草見野有死麕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

毛傳云鶖禿鶖也說文作禿鵚古今注云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山陰陸氏云鶖性貪惡其毛辟水毒好啗蛇劉氏魯都賦云綠鷁蒼鶖是鶖羽色青也李氏本草云禿鶖水鳥之大者青蒼色長頸赤目頭項皆無毛其頂皮紅色如鶴頂其喙深黃色而扁直長尺餘凡鳥至秋脫毛則禿此鳥頭禿如秋毨如老人頭童翼長廣五六尺舉頭高六七尺嗉下有胡袋足爪如雞黑色性貪惡食魚兼食鳥雛埤雅云鶖性貪惡俗呼禿鶖一名鴜鵝飲膳正要云鴜鵝有三種有白者黑者花者俗名胡鴜鵝其肉色亦不同元時猶有鴜鵝之供關左無

鶖其性類鵝其狀類鶴惟頭禿爲異鵝見鶴鳴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鴛鴦水鳥似鶩而羽色與家鶩異飛則同飛宿則同宿故又名匹鳥杜甫詩云鴛鴦不獨宿也此鳥有物傷其一其匹則不食而死孟郊詩言鴛鴦會雙死也戢其左翼者是言插喝於翼蓋言其宿廣雅云戢插也凡鳥之宿無論長短項宿則必回其頭插喝於翼而其頭左回者多右回者少留心驗之其說不誣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

黃鳥鸝也緜蠻鳥聲見葛覃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

毛傳云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蓋瓠爲甘瓠匏屬古以瓠葉爲菜今無食者見南有嘉魚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兔山獸之小者見兔爰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毛傳云豕豬也蹢蹄也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爾雅釋獸云四蹢皆白豥孔疏云豥者蹝疾之言白蹢名之爲豥是蹝疾於餘豕夫蹝疾驚駭凡豕皆然不必蹄白者始然爾雅祇言名豥非驚駭也易曰見豕負塗是豕喜處泥中白蹄爲泥所塗不恆見至雨多泥爲雨滌白蹄見矣有豕白蹢久雨之徵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毛傳云苕陵苕也將落則黃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爾雅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本草言苕有數名一名陵時一名女葳一名茇華一名瞿一名陵霄引蔓依木而生高數丈春初生枝一枝數葉尖長有齒花開夏秋之間一枝十餘朵赭黃色陸疏言苕一名鼠尾花紫可以染皂羣芳譜云陵霄花一名鬼目一名紫葳

處處有之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亦植野生者蔓纔數尺得木而上即高數丈蔓間鬚如蝎虎足附樹上甚堅牢花大如牽牛花頭開五瓣赭黃色有紅點夏中乃深秋更赤八月結莢如豆角長三寸餘子輕薄如榆仁此草闕左未有嘗於燕晉園圃寺院見之支木立架以供賞玩王氏言其鬚如蝎足蔓草中多有類此者亦可謂善喻矣其花始開色黃至秋則紫故有紫葳名鄭箋本草各據一時言之故紫赤赭黃之色小異陶氏以苕爲瞿麥瞿麥俗名石竹莖如竹葉亦如竹高尺餘非蔓生亦無赭黃色者殆以苕一名瞿故誤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兕虎皆獸名兕見吉日虎見大叔于田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狐山獸見北風

毛詩多識卷十終

毛詩多識卷十一

長白多隆阿著

大雅

駟騵彭彭

毛傳云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孔疏云郭璞爾雅注騵騮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高誘注淮南子云黃色白腹曰騵與毛傳爾雅俱異禮檀弓云周人尙赤戎事乘騵則騵本非黃色傳疏皆同爾雅而上周下殷之說亦有解不去者馬之毛色上赤下白間亦有之若殷之代夏亦取上白下黑者乎恐馬無此毛色也

時維鷹揚

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鄭箋云鷹鷙鳥也爾雅釋鳥云鷹鶆鳩郭注云鶆當爲鷞字之誤左傳作鷞鳩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傳云

爽鳩氏司寇也杜注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裴氏新書云鷹在衆鳥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詩大雅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奮揚也正字通云鷹雄形小雌體大生於窟者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骹長者起遲六翮短者飛疾禮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注云雛學飛季秋之月鷹乃祭鳥注云欲食鳥先殺鳥不食夫鷹大如鴟羽色青蒼而有黃白斑點金目鉤喙黃足鉤爪獵者畜之名曰黃鷹今人於鷙鳥之屬恆以鷹呼之而類分大小其小者僅能捉雀名雀鷹其大者捉雉兔名兔鶻史記酷吏傳時人號郅都曰蒼鷹言其性好殺也本草又有虎鷹翼廣丈餘能搏虎如此大者闕左未見鳩化之鷹乃鸇屬非此詩所言之鷹也嚴氏詩緝關雎注云左傳郯子所述五鳩詩中皆有之雎鳩氏司馬此詩所言之鳩是也祝鳩氏司徒鵓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鶻鳩氏司事鷽鳩也小宛之鳴鳩與氓詩食桑葚之鳩是也

歐陽氏以居鵲巢之鳩非鳲鳩則又在五鳩之外也蓋五鳩皆備於詩嚴氏之說然矣而其注亦有誤者睢鳩爲司馬卽魚鷹祝鳩爲司徒卽斑鳩鳲鳩爲司空卽俗所呼之拖鴣乃布穀字音之傳鶞鳩爲司寇卽此詩所言之鷹鶻鳩爲司事卽青鵻子爭鵲巢者鶻鳩不食桑葚食桑葚者爲鳲鳩鶻鳩好鳴故又名鳴鳩以其爲鷹所化其形猶似鷹與鵲爭巢猶有鷙意不在五鳩外而亦非鷽鳩也

緜緜瓜瓞

毛傳云瓜紹也瓞㼌也鄭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㼌故謂之瓞孔疏云瓜瓞瓜紹之瓞也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㼌故謂之瓞瓞是㼌之別名故云瓞㼌也爾雅釋草云瓞㼌其紹瓞郭注云俗呼㼌瓜爲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㼌夫瓜瓞之說諸儒皆本爾雅近本之瓜俗名主根瓜其實小不如後結者大此詩以瓜爲

蔓草義取綿綿而長以喻周世世侯伯歷夏及商所來者遠也其以瓜瓞小大作詁者鑿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毛傳云堇菜也荼苦菜也鄭箋云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蓋堇卽野芹荼卽苦菜處處有之亦處處食之爾雅釋草云齧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則是堇爲菜名其味苦與荼爲同類孔疏云芨堇草夫芨雖名堇又名烏頭乃藥草中之有大毒者是誤據也堇爲野芹有水陸二種小雅觱沸檻泉言采其芹是爲水芹此云生於周原與荼同詠是爲陸芹夏小正云二月榮堇是堇二月生苗關左氣寒四月始生葉似藁本而整其莖靑近節處色紫枝多岐細花密蔟結子如粟米以其與園芹相似故有芹名蘇氏云堇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蕺花紫色禮內則云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鄭注云冬用堇夏用荁荁亦

堇類謂用之以調和飮食也堇性滑似葵故又名堇葵郭注云堇味苦今所見者其味微辛蘇云堇花紫色今所見者其色俱白堇可食不異園芹若烏頭乃藥材之下品一名烏喙國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烏頭又名奚毒淮南子云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而良醫櫜而藏之有所用也烏頭又名雀芋酉陽雜俎言雀芋狀如雀頭飛鳥觸之墜走獸過之僵陶貞白言以烏頭擣汁敷矢射禽獸十步卽倒烏頭性毒如此雖生周原豈能變哉蓋堇荼之味皆苦此地所生味甘如飴故取之以徵土性之美潘安仁閑居賦云堇薺甘旨是堇亦有甘者不獨周原有甘堇矣

柞棫拔矣

鄭箋云柞櫟也棫白桵也柞見車牽棫山木之小者爾雅釋木云棫白桵郭注云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此木關左有之木色深黃中心黑赤幹直不曲中有細孔可刻爲杖子大如小錢圓扁

勻淨文理極細俗呼曰扁旦核綫穿成串以供手玩韓保昇云棫出雍州樹生葉細似枸杞而狹長花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莖多細刺其實五六月熟陸疏云棫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卽柞也夫柞爲大木棫爲小木大小懸殊本非一類詩中有單言柞者如維柞之枝析其柞薪是也有柞棫並言者如瑟彼柞棫柞棫斯拔是也若棫卽爲柞詩中何以分言又連言之棫名白桵棫有木質色白一種而黃質赤心者多不得以白質者當柞也說文棫柞二字不連文亦分釋之許氏不以棫柞爲一木柞一名槲一名大葉櫟與櫟相似又有櫟名而非一種箋以櫟釋柞猶誤

芃芃棫樸

毛傳云棫白桵也樸枹木也爾雅釋木云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櫟

榛楛濟濟

榛小木山果也見簡兮楛荊之赤者一名紫荊一名雉尾荊世傳肅愼氏楛矢即此書禹貢云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注云楛中矢榦是以楛爲矢夏后時已有之非周武時始見於貢也陸疏云楛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織爲斗筥箱器又揉以爲釵故上黨調問婦人問欲買赭否日竈下自有黃土問欲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夫榛楛爲二木皆叢生無大材乾竇皆輕榦直可爲杖俗則並呼之曰楛榛楛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鳶羽蟲魚水蟲鳶見采芑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

柞棫木名柞見車舝棫見緜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葛藟蔓草名葛見葛覃藟見樛木

修之平之其灌其栵

毛傳云栵栭也與爾雅釋木文同郭注云栭樹似槲樕而小子如細栗江東呼爲栭栗陸疏云栭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輮李氏本草云栗有數種其大如指頂者爾雅所言栭栗也是栗爲果實木亦美材故與灌木修平之不與菑翳爲伍盡事芟除也

啓之辟之其檉其椐

毛傳云檉河柳也椐樻也陸疏云檉河柳生水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節中腫似扶老今靈壽是也宏農共北山甚有之爾雅釋木云檉河柳椐樻郭注云檉今水傍赤莖小楊椐腫節可以爲杖詩疏廣要云檉非獨知雨又能負霜雪天寒不凋有異餘柳李氏本草云檉柳小榦弱枝插之易生赤皮細葉如絲婀娜可愛一年三次作花花穗長三四寸水紅色如蓼花南齊時益州獻蜀柳條長狀若絲縷者即此木也椐一名樻陸氏以爲靈壽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注以爲扶老杖服虔注云靈壽木名顏師古注云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陳藏器言椐生劍南山谷在今之蜀地關左未見此木檉則處處皆有不生河畔多植於園圃以供玩賞榦正赤𦬁而不光澤長條歧出葉似邪蒿而細花似水蓼而促北地嚴寒經冬落葉不耐霜雪酉陽雜俎言涼州有赤白檉今惟有赤檉無白色者南都賦言檉似柏而香檉脂曰檉乳今所見者殊無香氣而亦不見有脂爾雅翼云檉名雨師天將雨檉先起氣以迎之故名梁江淹檉頌云木貴冬榮檉實寒色南方地暖始然也本草衍義名檉曰三春柳今訛曰三川柳又呼爲觀音柳

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毛傳云檿山桑也柘無注爾雅釋木云檿桑山桑柘亦無文說文云檿山桑有點文者柘柘桑是檿柘皆木名爲桑之別種檿爲山桑枝

榦與園桑相似薄葉而小葉多椏似花叢生無大木飼蠶最宜絲名檿絲書禹貢曰厥篚檿絲檿桑條長條皮上有白斑點桑椹最繁纍纍盈枝熟可食柘與山桑枝葉畧同惟枝上有刺葉上有毛爲異葉亦薄有岐杈亦可飼蠶漢書五行志云周宣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虔注曰檿檿桑也顏師古注曰檿山桑之有點文者埤雅云柘宜山石李氏本草云柘喜叢生榦疎而直蠶書云柘葉飼蠶爲絲中瑟琴絃清響勝凡絲考工記云弓人取材以柘爲上其實狀如桑子而圓粒如椒名佳子禮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周禮夏官司爟變國火以救時疾注云夏取桑柘之火漢書揚雄傳云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是柘爲桑類古則與桑並重也關左呼檿曰野桑呼柘曰刺桑

柞棫斯拔

柞棫木名柞見車舝棫見緜

松柏斯兌

松柏大木名松見山有扶蘇柏亦松類而與松異爾雅釋木云柏椈是椈爲柏之別名椈一作鞠說文云柏鞠也六書精蘊云柏陰木也木皆屬陽而柏向陰指西蓋木之有貞者故字從白白西方正色也李氏本草說畧同埤雅云柏之指西猶針之指南也夫柏之種類無多藥材所需惟取葉扁側生者名側柏處處可植其幹直上高入雲表木性緩細絲理雕刻爲器永無裂紋葉密成片冬寒不凋開小黃細花結子如山查形色青有皺紋霜後自裂每顆中有四五子似牛蒡子剝取仁芳芬可食俗呼曰片松子仁曰柏子仁枝榦四出未嘗專一指西陸氏以針之指南爲比驗之當前柏樹殊不然也

麀鹿攸伏

鹿山獸麀鹿之牝者見吉日

鼉鼓逢逢

毛傳云鼉魚屬陸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其皮堅厚可以冐鼓說文云鼉水蟲似蜥易長丈所續博物志云鼉長一丈其聲似鼓埤雅云鼉鳴應更吳越謂之鼉更又鼉欲雨則鳴里俗以鼉讖雨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取鼉漢書馬融廣成頌云左挈夔龍右提蛟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樹靈鼉之鼓是古冐鼓多以鼉皮爲之或云鼓聲逢逢象鼉鳴

豈水有芑

毛傳云芑草也詩之言芑者有三蓋三物而同名一芑穀一芑菜一芑草薄言采芑之芑傳以爲菜即今之苦蕒維穈維芑之芑傳以爲白苗即穀中之白稃蜀黍此芑傳以爲草生於水畔是水草詩緝以此爲穀與傳異夫蜀黍非水穀此言有於豈水非穀類也

蓺之荏菽

毛傳云荏菽戎菽也鄭箋云戎菽大豆也爾雅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孔疏云樊光舍人李巡皆以戎菽爲今胡豆郭璞言春秋齊人來獻戎菽管子言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郭氏等以戎胡俱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后稷種穀不應舍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羣芳譜云豌豆一名胡豆一名戎菽一名青斑豆一名回鶻豆一名蹕豆一名淮豆一名國豆種出西胡北土甚多八九月下種亦有春種者苗生柔弱宛宛然故有是名蔓生有鬚葉似蒺藜兩兩相對嫩時可食三四月開白花如蛾形結莢長寸許子圓如丸可炒食此豆處處有之今俗惟呼曰豌豆字亦作豋李氏本草云豌豆百穀中最先登嫩時青色老則斑麻故有青斑麻累諸名此物其用最廣烹其嫩莖爲菜煮其青莢代穀磨之爲麪作餅無不宜者爾雅釋詁曰戎大也鄭箋訓戎爲大本此解戎爲胡泥矣

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麻麥穀名瓜瓞蓏屬俱見前

維秬維秠維穈維芑

毛傳云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虋赤苗芑白苗郭注云詩曰維秬維秠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是皆以秬秠爲黍穈芑爲粟黍性黏俗呼曰秘子粟性不黏俗呼曰穀子黍米名黃米粟米名小米陸德明釋文云秬今蜀黍也蓋蜀黍今名高粱一名蘆穄一名蘆粟廣雅名荻粟又名木稷其莖數寸一節一節一葉與蘆荻相似故有蘆荻名其名粟名稷者高粱大於粟稷莖葉亦與粟稷相似故兼有其名猶之名蜀黍也邵晉涵爾雅正義云李巡言黑黍一名秬說文言鬯黑黍一稃二米以釀也或作秬秠一稃二米天賜后稷之嘉穀也前人誤以稷爲黍遂不能辨秬秠因有疑爲古

之異種後世所不經見者今以人所爲曉者分晰言之稷者北方所謂小米黍者北方所謂高粱也鄭注月令云黍秀舒散屬火素問金匱眞言論云南方赤色其穀黍王砯注云黍赤色又云中央黃色其穀稷注云色黃而味甘也今小米色黃而高粱色赤夫人而知之不待辨而明也黍爲高粱以種植之時驗之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今高粱布種南方在三四月閒北方則早者二月遲者不過五月尙書大傳淮南子說苑俱云大火種黍菽糜據其最後者言小正則兼該始終是小正所謂黍卽高粱也以種植之地驗之荊揚宜稻故南方雖種高粱不甚以爲重雍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謂黍稷稻故北方高粱之種最廣今直北屬國在古雲中郡外境不殖他穀惟種高粱孟子所謂惟黍生之也蓋其地解凍遲而降霜早高粱以暑月種穀葉既成霜早不害歲收爲糧此孟子所謂黍卽高粱也又以物性及施於

用者驗之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今高粱有秔稬二種南方種者皆秔而植穗北方兼二種或穗垂似禾南方以爲餋餌而北方之寠者爲飯及糜而其性皆黏故云禾屬而黏者也後世釀酒者稬稻大麥小米爲最著而說文獨舉黍者稻麥稷雖可釀酒而以食爲主高粱雖亦爲飯而以釀酒爲主故獨於黍曰可爲酒是說文以黍爲高粱也再以俗諺所稱者證之釋文以黑黍爲蜀黍食物本草云高粱一名蜀黍案大者爲蜀本於雅訓今高粱亦有短小者而大率皆高大是黍其本名蜀言其大也四方殊語則北方曰高粱浙人呼之曰粟亦曰蘆穄皆假借爲名而山東謂之黍黍山西曰豈黍福建於短小者呼之曰黍此雖不可爲典要亦可見黍之名未盡亡也學者誤以黍爲小米則無以解於秬秠因傅會牽合以秬爲小米中黑色者然小米偶有黑色非常種也況夫秬所以釀酒卽使秬爲小米則今釀小米爲酒者

率用黃色之米未聞擇取其黑也至於秠爲一稃二米則小米實無此種不得不神奇其說疑爲古嘗有之後世所不經見夫詩言嘉種皆陳常時夏粒食無疆奚取於世不經見者爾雅又奚取而釋其名狀以示異於人哉陸德明知稷之不可以冒黍也故秬云今蜀黍也米白穀黑今高粱成熟外有黑稃稃內米赤閒有白者陸氏蓋得之目驗非臆說也一稃二米不特小米無此種亦爲他穀所無惟高粱有之南北種高粱者皆習覩之不以爲異也然則秬秠爲黍黍卽高粱無可疑矣或疑今高粱酒其性酷烈必非古之秬鬯然今北方富室有釀高粱爲黃酒者功用加倍故不常釀釀成之後其味芳醇古者以共宗廟之祭詩書言秬鬯一卣以昭恩禮之隆則亦非常用之酒矣夫先儒注疏皆以秬秠爲黍皆以粟之性黏者爲黍以糜芑爲粟以秬爲高粱始於陸氏邵氏旁引廣取證秬爲高粱並秠亦爲高粱他穀無此種其識可謂卓矣試爲細繹此詩糜麥黃茂已述於前

此章蓋言初得之穀特曰嘉種其類不一名之曰秬曰秠曰糜曰芑也蓋以南北之地所種之穀總計之南方田溼宜稻北方田高宜粱麥豆之屬亦種而不如稻粱維多后稷教稼正在雍冀之域是宜高粱之地不宜舍高粱而重黍也黍爲處處常種之穀而實爲所不能多種之穀高粱在北方種者居其大半是嘉種之宜爲高粱一也魯頌閟宮詩云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秬與稻不與黍稷並言是秬非黍明矣稻宜於水秬宜於陸穀類雖繁他穀之大小相差無多惟高粱則獨巨以比他穀或大至一倍或大至二三倍秬字從巨言其大於衆穀也此嘉種之宜爲高粱二也郭注爾雅言糜爲赤粱芑爲白粱則糜芑亦宜爲高粱粟有白者無赤者而高粱俗曰紅粱則赤者尤廣名爲粱是高粱之名猶存此一綫也黃鳥之詩首章言無啄我粟次章言無啄我粱粟粱分出則粱必非粟古之高粱或名爲黍或名爲粟或名爲稷蓋高粱爲穀種類最多其稃黑白赤黃色

色俱備五方各以其類似者呼之故名不一此嘉種之宜爲高粱三也高粱結穗有直立者如粟粒之繁密有下垂者似黍穎之疏稀一稃二米他穀所無惟高粱始有名之曰秠字從禾丕丕亦大也言其一稃二米又較他穀獨大也此嘉種之宜爲高粱四也高粱在北方三月播種八月刈穫小正言二月穫黍正應其候若彼似稷之黍而性黏者則種於五月穫於七月北方暖晚寒早孟子言惟黍生之是黏黍非蜀黍也粟稻之黏者皆可釀酒而蜀黍之不黏者亦可造酒他穀之酒則用釀高粱之酒則用燒今之燒酒其味辛香高粱之黏者亦可釀酒而用之者惟燒酒則盛行之關左高粱種之者多收成亦廣土俗養生全倚此穀然用以燒酒消耗過半邵氏言高粱主釀酒不盡也然此酒則燒之非釀也高粱之類熟有早晚然相差不過一月許春種秋收處處皆然說文言大暑始種邵氏言不畏霜寒皆非目覩之言也高粱之實惟有紅白二色其稃則具五色其高大者至丈餘小者亦有五六尺其䕸皆大一圍非他穀比所以曰秬曰秠實紅者色如赭實白者色如粉所以曰穈曰芑莖葉根穗皆似黍故名黍以其大於黍故加蜀以別之是穈爲赤粒蜀黍芑爲白粒蜀黍秬爲黑稃蜀黍秠爲一稃二米之蜀黍似稷而黏者爲小黍高粱爲大黍陸氏釋文今之蜀黍一語可以發千古之矇矣

取蕭祭脂

蕭香蒿也見采葛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葦葭蘆也孔疏云葦初生爲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此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

黃耇台背

爾雅釋詁台作鮐耇魚名也毛傳云鮐背大老也鄭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疏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揚子方言云鮐老也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言背皮如鮐魚釋名曰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張景陽七命云萊黃之鮐注曰鮐海魚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夫黃縣漢屬東萊今隸登州山東省極東之地南北東三面臨海故有鮐魚此魚大盈尺無鱗皮色青黑而有黃白斑文頗肖老人顏色俗名鮐鮁

鳧鷖在涇

毛傳云鳧水鳥也鷖鳧屬孔氏陸氏皆引蒼頡解詁以鷖爲鷗埤雅云鳧好沒鷖好浮李氏本草云鷗者浮水上輕漾如漚也一名水鴞江海湖泊皆有之鷗說文作鷗云水鴞也正字通云鷖蒼黑色羣飛鳴隨潮往來風起輒飛至岸渡海者以爲候閩左爲近海之區水鳥頗繁其有蒼白羽色如鴿者人目曰鷗又呼曰海貓離騷云駟玉虬以乘鷖兮王逸注云鷖鳳凰別名非此詩之鷖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

毛傳云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爾雅釋鳥云鶠鳳其雌凰郭注云瑞應鳥高六尺許陸疏云鳳凰其雄爲鷟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麐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廣雅云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義腹文信膺文仁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漢書昭帝始元三年鳳凰集東海宣帝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四年鳳凰集北海地節二年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神爵四年冬十月鳳皇集杜陵十二月鳳皇集上林嚴延年傳云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鳳凰下上賢之光武帝十七年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郟縣東觀記曰鳳高八尺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章帝元和二年鳳皇集肥城詔曰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注云鸞鳥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雞身赤毛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夫鳳爲罕見之

烏太平之世應瑞而出黃帝時鳳凰巢阿閣周文王時鳳鳴岐山其爲祥禽自古至今言無或異前漢昭宣之世鳳凰屢見後漢世祖章帝之年鳳亦來集彼時漢祚中興祥瑞屢臻理固宜然至於安帝政由鄧后紀綱墜矣延光三年鳳見濟南當此災異頻書之候而猶有鳳名之曰祥人不敢信吳任臣注山海經於是謬其說云鳳有五爲瑞者一爲孽者四皆似鳳並爲妖一鷫鷞二發明三焦明四幽昌是鳳不爲祥鳥轉爲孽蟲矣此詩以鳳凰之集喻吉士之多意以得人爲瑞不專取夫鳳鸞也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毛傳云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瑞應圖云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遁甲書梧桐可知月正閏歲生十二葉每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處則知閏何月立秋之日至期一葉先墜羣芳譜云梧桐一名青桐一名櫬皮青如翠葉缺如花人家齊閣多種之其木無節直生理細而性緊四月開花嫩黃如小棗花五六月結子莢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開裂如箕名曰橐鄂子埤雅云橐鄂子皆五其子似乳綴其上柔木也風俗通云梧桐生嶧陽山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清雅蓋桐有青白二種以其皮色分之梧桐爲青桐爾雅所謂櫬梧是也榮爲白桐與梧桐小異梧桐葉較白桐差小開白花五出花子如珠垂莢外淮南子云梧桐斷角注云柔勝剛也夫木片斷角不止梧桐爲然凡柔木皆可用嘗以楊柳木片鋸牛之角誠驗

如蜩如螗

毛傳云蜩蟬也螗蝘也此言蜩名蟬螗名蝘下句如沸如羹言如羹之沸沸羹非二物蜩螗亦不宜爲二物傳於豳詩五月鳴蜩注云蜩螗也小雅鳴蜩嘒嘒注云蜩蟬也毛蓋未嘗分蜩螗爲二物也爾雅釋蟲云蜩螗郭注云蜩螗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則是蜩螗又名蝘蜩即是螗爾雅郭注又可證也楊氏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蛥今禮月令出於呂覽呂不韋書著於秦地仲夏之月言蟬始鳴孟秋之月言寒蟬鳴方言秦晉爲蟬一語固與月令巧合矣然考鄭氏詩譜蕩詩作於厲王之世是詩作時周未東遷周猶居於秦地則已謂之蜩螗矣揚氏之說可盡信哉陸疏言螗爲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蝘蚆一名蚻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前漢書五行志引此詩句顏師古注云螗蝘也即蚻蟟也然北方諸省則通呼爲寒蟬餘名則未聞有呼者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桃李木果名桃見桃夭李見何彼襛矣

菀彼桑柔

桑木名見定之方中

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蟊賊害稼蟲見大田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鹿山獸名見野有死麕

寧爲荼毒

荼草名詩中所載之荼有四谷風誰謂荼苦則苦菜也東門有女如荼則茅華也良耜以薅荼蓼則委葉也皆言荼毒是草之有毒者入藥名澤漆爾左俗呼爲貓兒眼鄉人取此草莖根華葉擣爛投於川澤毒魚大小盡死荼毒生靈此物爲最澤漆生於山原處處俱有俗名亦同人人皆識若苦菜乃可食之物豈有毒哉如曰荼苦殺蟲故曰毒此詩上文明言爲民未言爲蟲書湯誥弗忍荼毒亦言虐萬方百姓李華弔古戰場文荼毒生靈萬里朱殷皆言毒人若苦菜爲常食野蔬不能毒人伊誰弗知豈可以其殺蟲指爲有毒之草乎夫櫝

椰殺蚘百部殺蝨芸香殺蠹柏葉殺蟆皆不言其有毒奈何以毒加荼況荼可殺蟲亦未聞其所殺爲何蟲儒者解經每於解不去者隨意杜撰豈知其一往難通哉澤漆四月生苗葉似豌豆而厚濃綠繁脆斷之有黃白汁中抽高莖再生旁枝五月開花圓小深黃頗似貓眼俗蓋象形名之其汁著人皮膚立時紅腫痛不可忍須急洗去其毒最烈此草多生於磽土沃田中極少諺云好地不生貓兒眼好兒好女不用管斯言信矣

炰鼈鮮魚

鼈水中介蟲見六月

維筍及蒲

毛傳云蒲蒲蒻也鄭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孔疏云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爾雅釋草云筍竹萌說文云筍竹胎也陸疏云筍四月生惟巴竹筍八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唐書百官志云司竹監掌植竹葦歲以筍供尚食本草云竹有雄雌雌者多筍於竹根行鞭時掘取嫩者謂之鞭筍冬月掘大竹根下未出土者爲冬筍並可鮮食爲珍品南淡乾者爲玉版筍鹽曝者爲鹽筍蒲香蒲其萌可食與筍同貴見澤陂

魴鱮甫甫

魴鱮魚名魴見汝墳鱮見敝笱

麀鹿噳噳

麀鹿山獸名麀見吉日鹿見野有死麕

有熊有羆

熊羆野獸名見斯干

有貓有虎

毛傳云貓似虎而淺毛者也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郭注云竊淺也此蓋言虎毛色淺者曰貓虎之毛色本異關左所見惟青黃二色毛色淺者亦有之無貓名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毛傳云貔猛獸也爾雅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郭注云貔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熊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夫貔有狐名而非狐類其皮似狐其形似豹豹亦虎屬而形異於虎虎形似貍豹形似犬書牧誓云如虎如貔禮曲禮云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貔與虎並言又與貅並言則貔洵爲猛獸矣豹之白者名貘而貘實非豹郭氏爾雅注云貘似熊小頭卑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豹之爲物不似此也豹亦摯獸詩言羔裘豹飾易言君子豹變是豹之皮可貴而其皮又以文爲貴也說文云貔豹屬豹似虎圜文是豹類於虎貔類於豹史記五帝紀云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涿鹿之野注云六者猛獸可以教戰貔與諸獸爲伍則貔非狐可知雖郭氏言貔虎豹屬陸

氏言貔熊羆屬說有參差而其爲猛獸則一也廣雅以貔爲貍貓此蓋以貔名白狐故誤爲同類究之貔爲豹屬不似貍也豹之毛色多白爾雅翼言㡯州有黑豹洞冥記言浪坂之山出青豹色如翠正字通言豹狀似虎而小白面毛赤黃文黑如錢圈中五圈左右各四者曰金錢豹文如艾葉者曰艾葉豹又西域有文如金線者曰金線豹蓋虎之毛色青黃豹之毛色白羆之毛色黑是其常也貔之白豹之赤羆之黃是以罕見之毛色爲獻也

秬鬯一卣

毛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鄭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夫傳以鬯爲草而箋以鬯爲酒蓋以香草雜於米中釀酒至酒已熟惟見酒不見草傳於釀初言箋於釀後言之也說文云鬱芳草也一曰鬱鬯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書洛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傳云黑黍曰秬釀以鬯草是鬯爲

鬱草釀成今以白芷當歸菊花木瓜制麴猶其遺意鬱卽藥材中之鬱金色深黃味香又名鬱金香

蟊賊蟊疾

蟊賊害苗蟲見大田

爲梟爲鴟

鄭箋云梟鴟惡聲之鳥漢書谷永傳引此詩句顏師古注云幽王以哲婦爲美實乃爲梟鴟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山陰陸氏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夫梟爲土梟俗呼貓兒頭見墓門鴟一作雖說文云雖鵄也大如鷹鷂蒼色隱有斑文圓目鉤喙爪能攫物段氏說文注云鴟今江蘇俗呼曰鷂鷹盤旋空中攫雞子食鮑照蕪城賦云寒鴟嚇雛莊子云鴟得腐鼠皆此物也蛇蛙魚蟹及人所棄自死之畜鴟皆啄食兼食豕犬之糞貪而且穢無如此鳥是其形惡其性惡不獨其聲惡矣爾雅有鴟鴞茅鴟怪鴟皆與單言鴟爲各物蓋鴟鳴其音鴟鴟然故名鴟山左人猶呼爲老阿鴟關左呼爲老鵮子

毛詩多識卷十一終

毛詩多識卷十二

長白多隆阿著

周頌

貽我來牟

毛傳云來牟麥也廣雅來作麳牟作麰注云麳小麥麰大麥漢書劉向傳來牟作釐麰釐來古通字麰爲牟之本字羣芳譜云小麥名來苗生如韭成似稻高二三尺實居殼中芒生殼上生青熟黃秋種夏熟具四時中和之氣亦可春種至夏便收然不及秋種者說文云麥屬金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牟大麥也莖葉與小麥相似芒長殼與粒相黏未易脫小麥磨麪作餅餌食大麥止堪碾米作粥飯用及飼馬用此其所以異也漢書武帝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顏師古注云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夫大小二麥釀酒造麴用者尤多小麥有秋種者名冬麥其於春種者名春麥冬麥性微平春麥性熱本草言小麥有毒惟蘿蔔可解二麥皆有芒大麥之芒尤大麥之殼有色黑者名烏麥種於二月穫於六月禮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關左節氣不能然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毛傳云鷺白鳥也夫鷺古名鷺鷥又名絲禽假海錄云一名帶絲此以其羽毛細長毵毵如絲故有絲名又因其色白名白鷺又名雪客亦言其色白如雪也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是鷺有赤色者然赤鷺不常有常有者色皆白故傳訓爲白鳥亦有蒼灰色嘗於水澤見之爾雅釋鳥云鷺舂鉏郭注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李氏本草云禽經言鸛飛則霜鷺飛則露其名以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如舂如鉏之狀故曰舂鉏林棲水食羣飛成序潔白如雪一名屬玉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靑齊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

皆謂之曰白鷺此鳥頸細而長腳青善翹高尺餘短尾長喙頭上有
毛數十莖長細如絲將欲取魚則弭之蓋鷺羽絲長可愛故古人取
以飾翿陳風宛丘言值其鷺翿是也古者以鷺飾鼓隋書樂志言鼓
柄翔鷺其上是也夫鷺柄鼓上必有取義或曰鷺爲鼓精云

豐年多黍多稌

毛傳云稌稻也爾雅釋草云稌稻郭注云今沛國呼稌夫稻爲五穀
之一五方皆有下溼地皆可種江以南多種水稻河之北多種陸稻
呼稌者少間呼曰稻惟呼曰粳米名白米或名大米或名老米三月
布種八月熟其莖葉似小麥穗實似大麥實皮粗澀黃稃者多亦有
赤稃黑稃者稃內之皮或赤或白皮赤者濕皮白者凉黏者名糯香
者名秔皆美穀也

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鄭箋云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羅願云鰷其形纖細而

白故名白鰷又名白鯈淮南子云不得其道者若覩鯈魚注云鯈魚
小魚正字通云鰷呼參條魚長而小時浮水面性好遊故名本草云
鯈江河中之小魚也性喜浮故荀子以爲浮陽之魚此魚好作水上
遊莊子觀於濠梁言鯈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也潘岳閒居賦云玩
鯈魚之潎潎注云潎潎遊貌也凡近山溪之水多鰷魚大者長三寸
餘體狹而扁似柳葉形鱗細潔白好羣遊貪餌易釣雄者䰽尾色紅
鱗微綠俗呼爲紅翅魚雌者色白如銀俗呼爲白漂魚山陰陸氏言
鰷似鱨而色白鰷本白鯈而形迥不似鱨此由鰷鱨連文而誤爲一
類山海經北山篇言彭水鯈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
音如鵲夫此經多誌怪物最難信玉篇以之釋鰷則尤誤鱣爲秦黃
鮪爲鮇鮥鱨爲昂刺鰋爲白魚鰋非鮎鱣非鯉鱣鮪見碩人餘見魚
麗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蜂飛蟲一作䗬又作蠭爾雅釋蟲云土䗬木䗬郭注土䗬云今江東
大䗬在地中作房者啖其子卽馬䗬注木䗬云今荊巴間呼爲蟺其
似䗬而小在樹上作房又食其子夫言啖其子食其子者蓋言蜂之
子初生如蛹未生頭足色潔白可啖食也說文云蜂飛蟲螫人者李
氏本草云宣歙人好食蜂兒山林間大蜂結房土人採時著草衣蔽
身以捍其毒螫復以烟火薰去蜂母乃敢攀援崖木斷其蒂一房蜂
兒五六斗至一石揀狀如蠶蛹瑩白者以鹽妙暴乾房中蜂翅足已
成則不堪用此言取蜂之法曲折詳明是天下實有食蜂之地禮內
則言爵鷃蜩范皆入食品范卽蜂也是食蜂自古已然也爾雅翼云
蜂類自多其黃色細腰者謂之稺蜂又蜜蜂人取而養之一日兩出
而聚鳴號爲兩衙其出采花者取花鬚上粉置兩髀或采而無所得
經宿不敢歸房中闕左所見之蜂亦有十餘種多不能名爾雅所言
木蜂其色黃而黑大如螻蛄齧木屑作窩居樹窾中俗名大麻蜂爾

雅所言土蜂色黑微黃大如天牛穴地作窩毒螫牛馬至死飛聲薨
薨然俗名地雷蜂其居草中比他蜂差小名草蜂其釀蜜者比青蠅
微大名蜜蜂其在房檐下齧紙作窩似蓮蓬倒垂數十爲羣者名黃
蜂其負螟蛉處竹管及銜土作房者名細腰蜂尾端皆有刺螫人被
蜂螫者取蚯蚓糞搽之可解埤雅云蜂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
蜂本作䗬或作蠭又作䗬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鷦之所謂鳥題肩也或
曰鴞皆惡聲之鳥孔疏云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
鳥鷹非惡聲不得曰皆惡聲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
婦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
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爾
雅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鴱郭注云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小鳥而

生鵰鶚者也陸疏云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少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
故俗語云鷦鷯生鵰夫傳訓桃蟲爲鷦卽鷦鷯也段氏說文注云單
呼曰鷦累呼曰鷦鷯鷦鷯謂其小取義於焦眇也方言云自關而東
謂之巧雀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韈雀或謂之巧女江東謂之
桃蟲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
韈然故名韈雀他鳥爲巢或占全樹桃蟲爲巢繫於枝頭一枝已足
故莊子云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也爲其累窩性巧故名巧女又
名巧婦又名巧雀又名女匠又名工雀爲其羽色微黃又名黃脰雀
巧女一名關左至今猶如此呼小如彈丸其伏雛亦如之其巢多繫
臨水樹枝形似韡韈良然從未見其始小終大傳說或泥詩義箋又
附會傳說而尤誤者夫爾雅廣桃蟲之名則言其名鷦傳以詩言拚
飛疑鷦不足以盡其義故言其始小終大箋欲實桃蟲之終大因疑
其爲題肩爲鶚郭注爾雅卽直言其生鵰陸氏疏詩又言鵰由於化

輾轉牽引愈誤愈遠人情好異焉知不爲邵注桑扈目覩其盜脂膏
邪張氏云此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是桃蟲化鵰
之說已有不信之者孔氏亦疑之因未實見此物故不能實指爲非
彼桃蟲非希見之鳥而未見者則不能識毛鄭已誤於前後之學者
不能據孔疏詳加考察如邵注爾雅段注說文仍遵舊說試思桃蟲
之巢大僅盈寸雛化爲鵰其巢何以能容西河毛氏云始因其名桃
蟲則以爲蟲繼見其拚飛則知爲鳥千載之夢至今始白也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毛傳云集于蓼言辛苦也說文云蓼辛菜薔虞也爾雅釋草云薔虞
蓼郭注云虞蓼澤蓼邵氏注云蓼有多種舉虞蓼以該其餘也蓼與
蘢古相似而葉稍狹其子謂之蓼實吳氏本草云蓼實一名澤蓼古
者用以調和禮內則云膾秋用蓼又云鶉羹雞羹鴽釀之蓼蓋取其
辛以爲和也其雜生田野間者能害稼故良耜云以薅荼蓼夫澤蓼
生於水故曰澤良耜言薅是爲水田陸地不生蓼也蓼種最繁而皆
相似王氏羣芳譜所載有青蓼香蓼紫蓼赤蓼馬蓼水蓼木蓼凡七
種惟青蓼香蓼水蓼可食水蓼較他蓼差小葉似柳花作長穗淺紅
色味辛而苦故傳言辛苦也

有椒其馨

椒小木其實香見椒聊

其饟伊黍

黍穀名稷之黏者見黍離

以薅荼蓼

毛傳云蓼水草也孔疏云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爾雅釋草
云蒤委葉郭注云詩云以茠蒤蓼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夫荼名委
葉僅見爾雅注疏之家皆未詳其形色蓼爲水草生水田中莖葉俱
似游龍而小高尺餘寸餘一節一節一葉花淺色微紅作長穗俗名

河蓼荼王氏以爲陸穢爾雅作蒤從水亦疑爲水草也

魯頌

有驈有皇有驪有黃

毛傳云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此以馬之毛
色各異而命名驈驪爲黑色皇黃爲黃色爾雅釋畜皇作騜別作𩦺

有騅有駓有騂有騏

毛傳云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孔疏云
騅駓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色之毛相間雜騂騏爾雅無文騂爲
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騏
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有驒有駱有駵有雒

毛傳云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
孔疏云驒色有淺深似魚鱗也色有淺深斑駁隱鱗今之連錢驄也

騂雜爾雅無明文騂爲赤色若身黑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騂

有驔有騢有驒有魚

毛傳云陰白雜毛曰駰形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爾雅釋畜云驪馬黃脊曰騽爾雅音義云驔說文作驔是爾雅之騽卽詩之驔說文云驔驪馬黃脊與爾雅釋騽正同傳以爲豪骭釋驔骭者脛也豪骭謂骭上有修豪也與爾雅說文俱異騢爲形白雜毛卽今之赭白馬俗呼曰砂馬

振振鷺

鷺水鳥絲禽也見振鷺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

爾雅釋畜云青驪駽郭注云今之鐵驄也孫炎云色青黑之間

薄采其芹

鄭箋云芹水菜也卽野芹見采菽

薄采其藻

藻水草也見采蘋

薄采其茆

毛傳云茆鳧葵也說文云䓘鳧葵䓘卽古蓴字是茆卽蓴菜蓴亦作蒓字從純純爲絲名則以此草莖細如絲也或呼曰蒓絲陸農師云蓴逐水而性滑故亦謂之淳菜陸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可以生食又可鬻江南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博雅云䓘茆鳧葵也夫茆有鳧葵名荇亦有鳧葵名名既相同兩草之形亦略同而實非一物毛傳說文皆以鳧葵名茆李氏本草則分鳧葵水葵爲二言荇菜爲鳧葵蓴茆爲水葵又名鳧葵以其菜可食如葵也又名馬蹄草以其葉形似馬蹄也羣芳譜云蓴一名茆生南方湖澤中最易生種以水淺深爲候水深則莖肥葉少水淺則莖瘦葉多其性逐水而滑惟吳越善食之葉如荇菜而差圓形似馬蹄柔滑可羹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大如棠梨中有細子三四月嫩莖未葉細如釵股黃赤色名稚蓴又名雉尾蓴體軟味甜五月葉稍舒長者名絲蓴九月萌在泥中漸粗硬名瑰蓴或作葵蓴十月後名猪蓴又名龜蓴味苦而澀不堪食取汁作羹猶勝他菜于寶云今之鯢䗲草堪爲葅江東有之或名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卽猪蓴是也闗左有荇無蒓荇名曰菜闗睢詩言采言芼則荇亦可食而俗皆不知亦不名之曰荇但渾呼之曰水草而已茆本可食而古亦貴之周禮天官醢人有茆葅晉書張翰傳翰見秋風起思松江蓴羹鱸鱠命駕歸蓴菜之美可思矣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毛傳云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箋云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此言鴞食桑黮其音則變好音以鴞言而細玩詩意似言物懷善治鴞懷泮林之好音猶人之聞仁聲來歸也黮變鴞音他無依據亦從未聞鴞有別聲也古注之誤多類此

元龜象齒

毛傳云元龜尺二寸蓋龜爲介蟲貴在甲利用卜象爲異獸貴在齒可制器爾雅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是龜有十種而不必皆靈可決吉凶又曰龜三足賁又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此言龜之形不同鄭氏周禮注云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此言龜之色不同此詩言元乃龜之大者又曰獻蓋言可用爲卜者書禹謨云昆命于元龜金滕云今我卽命于元龜大誥云王遺我大寶龜易云舍爾靈龜是寶龜靈龜皆有用以爲卜者潘岳秋興賦云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注引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

莊子曰願以竟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死爲留骨而貴乎其生而曳尾泥塗中乎二大夫曰生而曳尾泥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此謂可貴者蓋神龜也象出於外國爾雅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漢書張騫傳云身毒國其民乘象以戰顏師古注云象大獸垂鼻長牙李氏本草云象出交廣雲南西域諸國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肉倍數牛目纔若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物飲水皆以鼻捲入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則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長六七尺說文云象南越大獸三年一乳古訓云五年始產六十年骨方足夫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傳言所以摘髮葛屨佩其象揥傳言所以爲飾采薇象弭魚服傳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言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是皆以象骨爲器春秋左氏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用象骨者所貴在齒也象爲異域之物李氏言其形體最詳亦最確其皮似癩灰白色食稻米稻草以其皮爲屑敷金瘡立效

黍稷重穋稙稺菽麥

黍稷菽麥皆穀名黍稷見黍離菽見生民麥見思文

有稻有秬

稻稌也見鴇羽秬高粱也見生民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松柏木名松見山有扶蘇柏見皇矣

商頌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毛傳云元鳥鳦也鳦一作乙又作鷾鴯今俗曰燕羽色黑故曰元或曰燕爲水祥故名元元者水之色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松柏木也見前

毛詩多識卷十二終

跋

右毛詩多識十二卷清拔貢岫巖多隆阿所著也其書舊有三本一爲嘉業堂刊本鐫於吳興劉氏校讐極審並有程棫林按語文字亦似幾經修正者惜止六卷未爲完璧一爲遼陽張氏排印本乃張繡江之後裔所印卷首卽以繡江名署之較刊本稍遜一爲遼陽袁氏藏書舊鈔本文詞煩冗譌奪最甚今玆所印卽據三本互校擇善而從前六卷以刊本爲主後六卷以排印本爲主其三本並誤則檢所引原書是正之綜觀斯著以辨鳩鵻螽杞爲最精芄蘭桑扈鱨鯊一一釋以俗名尤見博洽惟解唐棣爲楊茶毒之荼爲貓兒眼之類似難徵信至於黍稷穈芑則失之愈遠要之不愧實事求是之作治毛詩者不可不一讀也校勘事竟聊識其顚末並附所見如此後之君子以考覽焉丙子初夏義縣金毓芳跋